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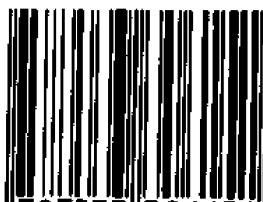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三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0/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辛墾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32開本 44.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三二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盛明百家詩選三十四卷首一卷(二)

〔明〕朱之蕃選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周時泰刻本

一

清源文獻十八卷

〔明〕何炯編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程朝京刻本

二〇六

盛明百家詩選三十四卷首

一卷(二)

〔明〕朱之蕃選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周時

泰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百家詩選三十四卷》提要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二十七

金陵蘭嵎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七言律詩二百三十五首

張周田周幼海諸公山莊燕集次韻

秦梁

蔣家三徑入雲開更有高松蔭石臺蘿薜自容山客
隱桃花翻引使君來到門澗水常環屋捲幔林香忽
薦杯借得鶯歌留此醉仙舟須待月中回

送童子鳴游泰山

明詩選

七律卷之三十七

三頁十四

向平願畢已稀年五岳空懷思惘然君去御風躋日
觀我猶漱石枕山泉嘗因海岱多靈跡幾欲方壺訪
列仙若到大夫松下憇倚雲長嘯寄新篇

乙卯新正謁郡歸途有述

強仕

新正草色已青青省俗郊原緩轡行雪霽寒江添碧
色風傳田鼓入春聲老翁閒學兒童戲僻壤猶存太
古情豈爲紅芳耽逸賞且從黃犢問深畊

上南天門

王瑛

危峰迥揭乾坤勝一覽平收齊魯青已約風塵烟際

立不妨笙鼓谷中聽松出萬曲秋堪摘霞洞千尋冷
不局讀罷磨厓仍日觀却疑身世到蒼冥

道出建陽書坊有作

依山客旅披雲至抱磻苔蹊帶雨過問寺暫留松榻
靜觀文欲訂野人訛樓開烟竹僧茶熟巖落風泉鳥
語和騁目不勝行思劇樵漁晚送隔村歌

送丁戌山人還閩中

黎民表

木蘭江上動深秋千里誰憐汗漫遊家共白雲天外
遠身同明月海邊留秦人望逐桃花水楚客悲生杜
明詩選 四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頁全

右洲來本無機歸亦待不知何處是菟裘

阻風李陽河驛

滿目川原百戰餘旅情芳草共蕭疎蒼山十里逢秋
滿野水殘燈見夜漁地近瀟湘多暮雨鴈來湓浦少
鄉書故人憶我停雲外惆悵烟波少定居

送子鳴還浙中

崩緱何事滯長安握裏驪珠只自看詞客暫留青瑣
直故人偏戀綈袍寒歸心自繞龍丘樹塵路誰彈魏
闕詞莫道長楊須獻賦江湖猶抱釣魚竿

承羅浮外史見過山房

東陵今日學爲園芹曝何心獻至尊漫有聲名傳谷
口空勞車馬駐夷門清冰銷夏沉朱李涼月邀人倒
綠尊自道羅浮堪吏隱肯將名姓紀軒轅

又

誰擬南陽有臥廬蓬蒿二徑閉門居祇緣好事能構
酒應爲窮愁獨著書闌暑氣催鳴鳥變新涼風過落
花餘雲山正值追歡日入洛才名信不虛

旅先生祠

駱文盛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頁全

富春山下鬱春烟曉日樞衣古廟前遺蹟不隨陵谷
變高名常與日星懸灘聲汨汨流偏急松色蒼蒼節
更堅慚愧十年南北路遠心空寄白雲邊

訪友塗中滯雨

長河波浪渺無津疋馬西風日易曛客舍况逢三日
雨故人猶隔數重雲山容慘淡當窓見鳥語啁啾近
水閒信有路難行未得旅愁鄉思益紛紛

春日郭氏山亭次壁間韻

騎馬春郊遠興生參差樓閣望中明杯間日暖花爭

發谷口雲閒雨乍晴淡靄翠浮深樹合迴峰青落小池平壺觴竟日淹留地坐倚清酣聽鳥鳴

奉和姜貞齋宮諭扈從謁陵

旌旆翩翩露未晞千官朝擁百花圍鑾輿迴觀紅雲繞儋取雙瞻彩鳳飛宇宙分明唐氣象山川掩映漢光輝叨從幸與枚臯列簪筆惟應日月依嚴城候發

其二

行宮森邃簇朱干紫氣龍文見鬱盤縹緲爐烟隨仗馬紛紛供帳屬儀鑒天顏共喜瞻依近文從偏承禮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青字

莫寬朝列即同儔以發滿身清露不知寒行宮早朝

其三

淡蕩東風歷九丘欣欣花鳥遲宸游從知雨露恩長渥未信衣冠禮獨優千里祥光隨日轉三春和氣與雲浮壺漿此日逢迎地士女謹呼樂未休永安遲暉

其四

永夜纔瞻斗柄迴齋宮忽傷九霄開風清黼座雲連幄塵淨僊壇月滿臺浩浩泉源隨地發深深松檜自天培皇心久切園陵祀不爲三春雨露來諸陵陪祀

其五

羽騎翩翩歷翠微昆明時復候清駢迴流腕出疏龍磴噴沫晴濡建鳳旂海脉遙通元浩浩雲光交映自輝輝橫汾却笑當年事祇嘆秋風木葉飛駕幸九龍池

其六

雨霽靈山紫翠橫彩輿西引路迴盤垂垂弱柳紫千騎冉冉晴雲擁百官王氣自應開福地春光長合駐僊靈步湖盡舸還相待時見微風動碧瀾駕登十八盤嶺

其七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青字

曉曉曉日初迴輦藹藹春風復上臺倚遲蒼松浮淡靄侵壇碧草淨纖埃層嵐迴觀金山麗華燭雙懸玉殿開盛事於今誇始見倚那清頌更須裁駕還謁金山二陵

其八

綠絲芳湖霽景開翠華遙自翠微來波翻紫荷迎仙舸風送紅霞上壽杯縹緲花香浮島嶼葱蘢佳氣護蓬萊當筵擬獻嵩華祝染翰慚非沈宋才駕奉聖母泛舟西湖

春日邵園宴集

東風池館稱幽尋何啻南溪十畝陰自喜佳賓還邂逅

迥底須清景在山林坐移碁局苔堦淨行傍鶯聲柳
徑深忽向高亭生遠興滄浪聊復動長吟

其二

南園更覺風光別乘興重來散馬蹄僂僂不辭苔徑
遠扶筇過過石橋西花香拂拂時薰蓋湖水溶溶近
拍堤臨畫瀟湘真在眼凌高虛擬覓丹梯

院中紅杏

詞垣地接瀛洲近紅杏花開麗景新初過雨痕香欲
散遙窺霞彩色俱勻憐芳曉折枝枝豔送酒時巡樹

四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

樹春忽憶故山棲息地一枝高閣對嶙峋

午日駕幸西海泛龍舟有述

彩絲金縷應佳辰翠苑晴開麗景新泛泛龍舟誇角
觥離離鳳管聽韶鈞雲光自動蒲觴影花氣長浮綺
席春幸共枚臯危仙蹕願歌天保答皇仁

送沈夷齋諫垣謫官錢塘

江亭立馬思依依送客那堪對夕暉燕市炎蒸三伏
熾潞河風雨片帆飛東西岐路從漂梗南北高峰好
振衣況是清時憐直道不妨杯酒暫相違

送胡少巖引疾歸蜀

拾遺家住浣花溪忽向秋風憶舊棲鴻翻遠衝村雨
散馬頭斜拂棧雲低心懷報國須焚草興到看山且
杖藜青瑣同趨定何日不勝西望思悽迷

宮柳

城隅東風春可憐參差弱柳弄春妍銅池曉散霏微
雨碧殿晴開縹緲烟度水飛花隨御輦輦繞枝啼鳥近
芳筵無言脆質零秋易松檜同看閱歲年

院中葵花

四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

都城五月芳菲少唯見葵花向日紅枝直不妨風力
顏色妍偏愛露華濃名園衛足功須記野客傷根刈
豈能獨把一觴還自詠南薰人在玉堂中

夏日喜雨

隱隱雷聲何處聞城南雲氣晝氤氳滂沱忽送西堂
雨沾灑全消大地氛喜對新涼晴掃榻好迎佳客細
論文益榴况有餘芬在不厭傳觴對夕曛

九日邵園宴集次桂洲閣老韻

都門風景邵平園上相閒開九日尊地有樓臺元近

郭徑多榆柳却連村山頭涼吹從軟帽水面晴雲故
傍軒莫訝黃花能醉客游歌千載見皇恩

邊警

颯颯涼颼吹野蒿雲中聞已度天驕烽烟夜逐邊雲
起殺氣秋騰塞壘高寧武三關無險隘晉陽千里散
旌旄中原猛士今何處不見臨戎控寶刀

其二

醒校能開五石弧崑崙山下日號呼三千訖說全軍
覆百萬驚看盡室屠列刻寒風冤慘離離衰草血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上

其三

嵐縣方歸俺答旌石州仍駐吉囊兵乘驕巨測胡兒
騎坐困真憐漢士營重鎮百年須鑠鑰總戎今日是
書生西風獨上高城望慷慨何當一請纓

其四

西去誰經亂後州傷心風日氣颼颼人行萬里無烟
火鴉噪千村有燭燼古堞盡隨秋草沒長河空帶夕
陽流哀哀鬼哭何時已偏共殘更咽戍樓

其五

將軍新珮虎盤囊白馬翩翩下朔方烽火未聞清內
郡捷書先遣到長楊論功自合叨殊錫雪耻誰當築
受降借劍有人還激烈幾迴抗疏上明光

其六

矯矯忠宣思不羣安危四海望逾勤謀猷每動先皇
聽談笑能清遠徽氛小范甲兵威建武老种經略播
河汾可憐遺績今誰繼諸鎮創殘不忍聞

其七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上
妖殺西來點點浮矢心寧忘朔方警倉皇已失先時
戒閒暇誰爲後事謀飛箭可能清絕漠長城須擬壯
神州登壇孺子堯何及肉食那紓聖主憂

其八

邊雲漠漠暗邊臺颯沓胡沙漫草萊豺虎正逢多事
日瘡痍須仗濟時才留田實見先零困繫頸虛傳頗
利來千載太平還坐享未應輕遣玉門開

單懷驛聞駕還志喜

山水湖襄去路遙遙歸無乃聖躬勞風行萬馬宵馳

蓮塵擁千官曉趨朝元有壺觴迎父老豈無霖雨下
雲霄星軺未遂趨行殿起聽晨鷄首重翹

明月寺次壁間韻

乘興來尋明月山丹梯應不礙躋攀旌幢縹緲烟雲
外臺殿參差竹樹間幽徑落花僧未掃高秋斜日鳥
初還狂歌不盡徘徊意憑醉臨風更倚闌

宿昌平劉諫議祠

諫議祠堂日已頽入門蕭瑟但蒿萊英風砥自懷千
古行潦那能奠一杯人靜雞鳴啼夜雨月明風露冷

元祐卷之三十七

三言五

更除不盡徘徊意手按殘碑思轉哀

遇湯陰黃武穆祠

城上日曛曉武穆荒祠在眼中飛構暮雲猶宿
古牆唐柳自春風和戎已信金縢力破虜誰論鐵
馬功千載令人重悲詫不勝清淚濕枯蓬

南屏山宴集

湖上風煙淨可憐一尊開傍菊花前丹梯颯沓仍隨
聽白鳥翻飛故近船踪跡乾坤元不礙襟懷山水自
相便兩峰南北尤奇勝拄杖還須躡翠巔

飛來峰洞小集

莫訝看山趣自偏杖藜今日與悠然尋雲不覺深無
路探壑從知別有天佳句可能酬勝賞芳尊聊得共
高賢斜陽不用催歸騎擬借僧房一夕眠

宿中天竺

斜日重過湖上林乾坤幽意愜招尋雲依佛國三天
近路轉松陰九里深自喜琴尊偕勝侶况憐猿鶴有
清音燈前忽起烟霞思兀坐中宵動遠吟

祈雨有感次陸東坤大令韻

明詩選

元祐卷之三十七

三言五

秋來轉覺炎威熾千里那堪稼穡枯避寢不辭三日
禱登壇還擬百神孚靈飈忽向圓頭起甘澤遙隨鳥
翼敷矯首玄功猶未歇晚來雲氣更模糊

花朝宴集任嶧峰司諫宅

紫陌春風引興長玉壺春泛鬱金香鶯聲晚度龍池
外花氣晴薰瓊闥傍唐代風流傳畫漢家詞賦有
輝光多情更擬深宵醉華月華燈况滿堂

送魏淺齋中丞撫兩河

翩翩旌旆潞河津萬里旬宣簡命新未訝臺端重風

裁郎看河上見陽春榴花日映官亭酒柳葉風清驛
路塵吉甫于今誰繼誦驪駒聊同別筵陳

送鄔佩之福州太守

燕臺春曉雪初晴五馬翩翩出禁城閩海天高飛鴈
遠潞河風駛片帆輕三山樓閣烟霞思四野桑麻雨
露情公暇自知多雅詠紫清還協鳳簫鳴

送許元寵之任都昌

江亭杯酒晚踟躕執手那堪思黯如岐路風烟千里
分交情桑梓十年餘雲松慙假琴尊適霄漢還看羽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與舒官署况聞堪眺望捲簾山色到匡廬

送張子居使錢塘兼訊東橋令叔

雲漢漠漠曉出空野寺芳尊此日同鄉思忽馳飛鳥
外歲草空老別愁中星辰北闕情應戀花柳南州興
不窮歸見東橋須問訊關河久矣候征鴻

送客

高城木葉下蕭蕭無那涼颼日更飄簪笏曉辭金闕
下佩旌秋指碧山遙攜琴莫漫尋僊侶採藥惟應伴
野樵獨有主恩渾不忘幾迴飛夢在丹霄

送童內方官詹省覲還楚

十載鳴琚近紫宸賜還今日及青春牽風水行迎僊
軻炫日山花照錦茵色養豈論金馬貴庭趨趨慰白
頭人沅湘自昔多芳草採擷還看入佩紉

送客歸蜀

漠漠輕塵擁畫輪江山今日獨歸人蕭條暮景驚黃
葉迢遞鄉心動紫尊三徑菊松還舊業一川風月自
新隣青城漫擬僊蹤近國病民勞恐愴神

齋居次張水南學士韻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十五

紫霄深鎖院重重啓戶遙看月在東泉泉爐烟浮御
氣遲遲宮漏滴銅龍雲飄金井烏啼樹霜冷瑤壇鶴
唳風耿耿寸心渾不寐幾迴瞻候沈寥中

對菊小集次盧涑西太史韻

淺紅深紫信誰強晚色今看獨讓黃客至祗應供一
笑詩成不覺到斜陽風流已占陶園景翰墨仍薰漢
署香盡飲不須愁酩酊邊戎今已奏于襄

再次康礪終太史韻

簾捲虛堂曙色蒼幽藂惟見菊花黃爲園未擬開三

徑勸客猶堪具一觴
樂樂秋容明几席
脩脩涼氣襲冠裳
憑軒不盡徘徊意
自起狂歌款夕陽

十月菊

月華雲影映虛堂
晚色猶看菊有黃
但遣清尊供勝賞
豈論佳節過重陽
繁霜莫漫凌孤植
寒雨空嗟落衆芳
醉裊翹枝滿吟髯
不妨兒女笑清狂

至日試筆

搖落那堪暮景催
東風忽向帝城來
亨時漸啓三陽泰
和氣先傳六管灰
生意自憐宮外柳
含芳誰寄隴頭梅
朝回幸有鑾坡侶
好共清吟一舉杯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音五

郊居

疎慵無那病中身
委巷移居似野人
綠竹旋栽從夙好
青山相對作新隣
門無車馬寧嫌僻
坐有琴尊豈是貧
况復中朝書問絕
丘園應得遂沉淪

郊行

病起尋春到水涯
幽閒真愛野人家
柳陰繫舸聽啼鳥
苔徑移觴數落花
緗緗烟雲開迥野
翩翩鷗鷺浴晴沙
不須更覓滄洲路
吟對南山興轉賒

秋日雨中友人過訪

苔徑蕭蕭日已荒
閉門終日坐焚香
高情忽在雨中駕
一笑同傾花下觴
谷口煙光秋漠漠
簷前樹色晚蒼蒼
重來不厭無佳賞
黃菊東籬漸有芳

紫山姚子新居

幽窗小堂開望近
南山爽氣來春水
野塘魚潑刺午陰
松徑鶴徘徊焚香燕
坐時繡帙對竹閒
吟一舉杯莫訝蠶塵
今始隔冲襟久已淨
纖埃

登樓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音六

獨登溪上樓
晴天爽氣開新秋
霏霏竹葉翠相映
萬壑嵐光青欲流
仙侶東南憶勝境
浮雲西北懷神州
壯心耿耿誰與晤
坐對一鷗聊解愁

夏日友人攜具過訪

款山亭上雨蕭蕭
坐對爐薰午未銷
倚檻餘花猶自媚
到門佳客不須招
芳厨已許攜珍饌
野店還堪買濁醪
劇飲不妨歸路暝
醉乘涼月渡溪橋

寄題吳氏東林山眺遠亭

聞道青林霽景開
古松巖畔有層臺
悠悠去鳥天邊

下漠漠飛帆渡口迴
採樂侶依雲並宿
吹簫人與鶴同來
何緣坐我孤亭上
笑對清尊亦爽哉

種竹

南園種竹已成蹊
新竹抽梢忽復齊
風檻乍看青鳳翥
雨簷翻愛綠雲低
炎天小簞時堪展
野客清尊日與攜
興到不須供翰墨
錦聯隨意節間題

春日過舍弟小園看花

藜杖尋花溪上行
春來聊遣病中情
寒輕野渡冰初泮
雲散芳郊雨乍晴
華館未須誇艷冶
小園差足慰平生
並鴈預擬過從屢
醉與東風結好盟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卷二十七

西天目中略

十載尋山力未任
名山今日獨登臨
到來石塢雲初起
行過松房路轉深
危磴近看青漢接
孤村遙見翠烟沉
陰晴况值須臾變
幻景翻令一賞心

村居

野情多與世情違
茅屋山中獨掩扉
稚子漸開松菊徑
老妻親製薜蘿衣
茶烟裊裊浮青幌
花雨濛濛濕釣磯
更喜年來稅稔熟
療饑無藉北山薇

春日登道場山樓

絕磴躋攀力不任
登樓尤覺勢嶮巖
嶮微城郭千家雨
迤邐桑麻四野陰
風景自應稱勝槩
壺觴聊復動長吟
乘風幾欲招黃鵠
獨倚危闌望遠岑

望湖亭

山徑逶迤深綠苔
望湖亭上一徘徊
搏風鸛鶴翩翩下
帶雨帆檣繣繣迴
轉盼已疑塵世隔
盃胸真遣宿醒開
春寒不盡登臨興
明日須還載酒來

歸雲菴詠雲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卷二十七

菴畔閒雲冉冉歸
候雲長日坐荆扉
遙看縹緲來僧榻
近愛霏微冒客衣
野性自知堪作侶
病情何幸得相依
徘徊更訂山中約
白首同棲願不違

春日西園瞻起

大恩昨許故山歸
別墅今開竹下扉
衰病低緣親藥裹
閒身真稱著荷衣
古松巖畔蒼烟合
芳草池邊白鳥飛
布被幾回春睡足
起看新水上漁磯

贈九野孫山人

九野山人風雅流
抱琴何意到林丘
瓊琚未擬才華

並水石真憐氣味投對酒屢移花下席看雲時上竹
間樓山中笋蕨還堪具草榻無妨數日留

辛亥立春試筆

簫鼓喧填西市街兒童驚報送春來未誇彩勝光華
異却喜陽和次第回老態不嫌雙髻改壯懷偏傍一
尊開東郊况值新晴候好待扶筇探野梅

郊居用唐荆川太史登墩韻

紫蘿裊裊迎風柔主人自愛林塘幽溪頭白鳥數回
下座上青山長日留衰病不禁文字役樂歲幸免機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晉全

寒夢嚴花凋草更解意攜酒遲我青山游

春暮遲人不至

春初元擬接清歡詎意春深尚未還簷外落花時片
片水邊啼鳥復關關芳園載酒同誰往絕嶠看雲只
自憐清夜不須勞夢想計程應已到吳山

元夕山居

莫道城中景物饒村居聊爾度良宵華燈自向山亭
簇濁酒聊從野老招未許年華增白髮獨憐身世遇
清朝更闌不寐情何極坐對西樓月影高

雲岫寺王肖溪大令宴集

雲岫幾雲雲不飛老僧長日伴雲棲參天竹樹陰陰
合巖崖近巖巖最最低過雨流泉穿石下啄花幽鳥向
人啼我來正值朱炎候却喜涼生白苧衣

晉魏子華雲松樓

古松修竹紛蒙茸童子揖客巖扉中階下翩翩舞獨
鶴簷前鬱鬱盤孤松玄談未暇祖莊列古意直欲探
鴻濛吹簫更與坐明月仰視黃鵠翔天風

客有過山莊談時好者心頗厭之賦此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晉全

為我出館十年餘冷淡何殊釋子居利欲驅人還自
笑於事過眼即成虛清宵露濕機頭白日風初枕
畔香洗耳高蹤那更得好將生計問樵漁

來月樓試竹茶鑪

王 瑛

樓在空中月在濠茗鑪小試欲生濤火兼文武功非
易香瀉漪瀾品亦高六碗通甯客我共一尊低唱任
渠豪乘風便為蒼生念何日顛崖命可逃

寄唐應德內兄

王立道

知君航牘與時疎不為功成學漢疏垂釣溪連嚴子

懶躬耕人擬葛公廬因窺壤氣常隨鶴欲似全年更
種樗莫倚一丘能自老巨源昨有薦賢書

贈隱者

高車人蓋意已疎鶻冠短褐墻東居丹經鋪案晚食
後黃犢繫門春種餘負薪野店與沽酒學圃隣翁時
乞蔬愚公亦近北山住爲問險路今何如

同梅用陳石村點韻

陸九川

茂苑長風吹客衣巾車寒叩白雲扉百花潭空冰雪
今七日聞來消息微多情後會春事動有夢已逐羅
帶飛

七律卷之二十七

言全

清承何醉行吟盡東閣今夜玉人歸未歸

懷潛坤兄客濡須

陳東川

春風別淚濕羅衣旅雁南飛客未歸江莢野花秋渺
渺楚雲吳樹思依依關山望斷登臨廢童僕情親故
鄉結渾國水寒涼節度鄉心應解憶鱸肥

秋懷

幽栖地僻竟淹留霜葉黃花又入秋才怯馬卿徒病
渴情如阮籍未醒愁江天搖落初聞雁雲物淒涼倦
倚樓不盡心期成浩嘆幾回空自看吳鉤

寒夜偶成

荒城擊柝小齋空情味蕭然客裡同短箔斜分簷外
月乳鴉啼散隔林風杯傾玉蕤餘寒灑花暗銀燈剪
夜紅悵別悠悠心正絕數聲連鴈寂寥中

陳氏來益齋留別

香凝燕寢石齋幽帟帳青綾伴客愁迢遞鄉心銀燭
夜淒涼風雨候蟲秋松花滴酒難爲別蕉葉題情漫
紀游明日歸舟重回首水雲沙鳥思悠悠

石村草堂看月同姚陸二子

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言全

高雲落木江村暮遠道孤帆客子來姚合舊知誰繼
武陸機先達更憐才草堂影亂青蘿月花嶼香傳白
菊杯永夜氣酣歌激烈雁啼霜落斗西迴

花朝過三徑草堂因觀魚於東濠

日值花朝未見花柳風寒帶草堂斜緩尋春去出溪
水網得魚來問酒家貧老烟霞無長物分甘藜藿是
生涯光陰忽已春分候且對芳樽閱歲華

三徑池上獨坐候客

池上虛亭獨坐時東風吹動碧連漪殘花委地春無

力灌木連陰午止遲世事歷餘蒼鬢改機心忘盡白
鷗知故人有約休相負轉眼芳菲又過期

人日立春

喜逢人日又逢春物候風光滿眼新行樂莫教虛好
景尋芳宜早趁香塵鬢邊白雪從伊老花下清酤不
計貧詩草奚囊無定跡雲山隨處任吾真

次竹沙燕志逸韻

二月梅花學雪飛山人留客閉岩扉溪魚入饌銀鱗
細野菜登盤翠甲肥老去欲尋勾漏訣年來久息漢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全

陰機五陵裘馬非吾有隨意春風白苧衣

睡覺

睡覺衾單更覆衣斷鐘殘月曙光微春歸有日寒猶
在老去無心夢亦稀久雨簷花方住落風高雲葉故
應飛送春莫負扁舟興楊柳晴溪綠正肥

和友人石塘宴會韻

湖南佳處漫停車紅葉凌寒玉露餘吟嘯雞聲茅屋
近飄颻帆影水雲虛牧兒引犢行隨草漁父鳴榔故
對景留人忘去住言歸不覺月明初

塔院雨中述懷

許穀

花宮白日飛山雨卷幔蕭條几席寒細細陰苔生古
壁濛濛香霧遶空壇身依魏闕龍光近家在鍾陵鴈
字難回首秋巖羅月好石林應負竹皮冠

扈駕上陵

斗轉星迴下玉京天行雲從指金城輕寒不上山龍
袞初日遙含彩鳳旌陵外煙霞圍帝宅空中霜露切
皇情微臣扈蹕瞻新典詎數橫汾近侍榮

夏日有懷江村園亭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全

聞道楊園敞翠亭雜花千樹映疎藤竹間彩石藏靈
異檻外清泉散鬱蒸臥聽蛟龍吟玉澗坐看風雨下
鍾陵黃塵束帶慙高誼回首蒼松去未能

歲暮

湖西清暑鎖煙霞藥裹關心早放衙四海虛名慚綵
筆百年多病憶丹砂床頭綠酒偏欺客夢裏青山每
到家苦涉風塵非上計江邊空老刺桐花

九日寓分宜有懷玉泉子

談玄日奉紫霞裾楚此分襟亦愴予道路秋霜旌節

外屋梁明月夢魂餘乍驚白鴈排雲度空負黃花滿
目舒此際萸萸尊逢令節知君高興復何如

春早同州士通遊江上諸山 舒 纓

山前山後足登臨冷艷幽芳稱客心江竹斜連殊有
韻寺槐初發未成陰北來午浪兼雲湧南下春帆指
巖深述作誰當陶謝手忘言聊倚最高岑

別署

遠市幽居稱獨潛當極風竹亦祛炎霧侵虛壁苔將
遠雲起迴塘水自添隣並玄林松偃戶人間白晝鳥
鳴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一 三百全

穿簷圖書滿架時尋樂何必含悲賦病楠

集顧士奇西十里莊

背城西去水莊幽野景無涯盡此收小閣臨池虛有
亭高臺壓徑爽如秋心怡坐隱花偏寂興洽行歌鳥
自酬更喜主人多遠韻酒酣林夕未知休

夜行海門有感

獨夜羈遊東復東野煙浮岸月浮蓬身驅吏事愁無
寐路阻親聞望未通燈火暫明村屋遠棹歌相應海
天空水程風旆長爲客又覺春殘落紫桐

山齋

小作茅齋倚翠屏林陰浦色總移形天連楚岸平宜
眺潮過吳門遠可聽澹愛禪心僧許近靜無人跡鶴
來停更憐竹戶斜臨水爲納春風夜不扃

江樓晚會

江天欲暮更徘徊靜覺春潮洗俗埃翳石藤蘿渾欲
遍鎖樓雲霧不曾開衣沾白漫星河近座接清輝月
御來沉醉愛依山翠裏樽前無事可相猜

曹贊府山堂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百全
塵滅空齋撥滅心羨君高逸此來沉煙浮竹徑宜春
酌風起萍池稱晚吟早擬就遠輕仕進還矜許掾便
登臨清虛何異滄浪畔時與鷺鷥濯淺深

如臯同黎明府夜會聚玄亭

玄亭多景暫容分春夜相看靜可欣鶴羽迎風當座
立蛙聲報雨隔牆聞共憐萍路逢佳會自愧花時作
剝員漏急華譙樽未罄愛君清興薄飛雲

又

江縣春深樂意多倚亭花樹翠連柯幽知潤洽雲生

座乍覺寒侵雨灑莎砌下發聲憐細蚓燈前爭焰憶
飛蛾正陪妙語歡無極不記浮生事若何

江野

江野春深綠不稀林風帶雨濕農衣苗連新水蛙初
出草蔓平坡犢正肥從古幽風真遠俗當時莘叟自
忘機百年生計應憐此未說樊遲學稼非

郊寺餞別鎮山

尹臺

傍郭塵昏曉日微出郊路靜過人稀客停簇騎穿蘿
逕僧迂禪堂啓竹扉含濕柳煙浮席動颺空花雨入
明詩選 七律卷之三十七 三百六

蕭飛江南秋至尊鱸美羨爾揚帆今獨歸

送劉唐巖太守赴任嘉興

水岸春風動絲旄煙郊柳色暎朱袍股肱暫借淮陽
出刀犢懸知渤海勞列戍軍屯憂戰餉三吳民力困
征漕時艱合展平生許肯使煙塵暗呂刀

送劉嵩陽冊楚藩

溫新

雪日飛旌出帝州玉壺載酒送行驂丹霄雲擁天書
去青瑣人傳諫草留楚甸鄉山應駐馬洞庭春浪好
移舟知君最切匡時念細采民風上冕旒

遊寺

莫如忠

香界追攀十載曾薜蘿深處翠微局齊梁古跡譚雙
樹水月玄心鏡一燈山鳥弄晴春冉冉閣雲凝碧畫
冥冥校簪莫訝歸無侶猶有逢迎白社僧

春日遊虞山

興在春山獨遠尋行隨杖屨歷欽岑千盤磴出花間
路百轉鶯調谷口音石洞流雲藏窈窕海門初日變
晴陰更臨絕巘看飛瀑頓覺清泠洗客心

太白樓

明詩選

七律卷之三十七

三百六

樓層樓霄漢隈南城山色鏡中開不知仙馭游何
處長擬星辰謫上台林杪鶴巢珠樹過日邊鯨負海
濤來秦碑魯殿俱銷歇未覺浮名勝酒杯

十八夜讌集倪公甫

莫是龍

華館邀懽夜未央西樓寒月正蒼蒼芳尊坐暎青雲
色綵筆爭傳白雪香十郡英游成合并六朝遺跡豈
荒涼羈懷易覺秋容盡階下蕭疎木葉黃

顧仲方招隱園

清秋乘興訪名園巖壑蕭疎桂樹繁花外小橋綠斷

岸竹間蒼岫引飛軒空山猿鶴堪招隱蒲地煙霞久
避喧翻笑淮南重方術八公徒著養生言

寒日與何翰林登虎丘時郡太守禁游讌山色
雅靜因坐移日有作

林丘寂寂對寒暉半鎖荒苔立馬稀何處齋鐘心共
遠當年歌管事全非空潭雲氣生衣冷幽壑泉香入
酒微盡說高陽罷游讌尚容山簡醉中歸

懷秦子仁季

經春爲客抱沉疴深夜懷人入夢多玄思欲勝非馬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百五十一

辨清狂誰和飯牛歌樽前意氣遙相憶世上紛華近
若何寂寞山堂感離索蕭蕭風雨集庭柯

瓊姬墩吳王夫差愛妃葬地在金鏡湖上

宿娃昔日侍君王千載遺墟草樹荒雲冷翠帷消艷
質月浮金鏡倚殘妝忽辭寵渥先朝露空以蕭條伴
夕陽一自胥臺走麋鹿不知誰復識高唐

登燕子磯次韻

曹大同

百疊蒼屏一徑通背巖亭子枕江雄歸雲擁樹深藏
寺嶺嶺連城上逼空高戶煙花晴照裏六朝興廢水

聲中閒情徙倚虛明界鐘磬蕭蕭落晚風

靈谷寺

一抹閒雲鎖法堂萬松寒翠灑衣裳山迴易激風雷
氣地僻長聞藥草香功德臺荒餘鹿豕丹青殿古自
齊梁千年王氣瞻鍾阜幽贊功多福正穰

十廟避暑

古殿樓遲過轍稀疎慵真與物情違炎天樓閣虛相
映僻地風煙靜可依山拱紫微饒王氣湖搖玄武瀉
晴暉自憐心跡元超絕客裏尋幽總當歸

宿牛首寺

招提高占碧雲岑展眺真懷出世心晝日殷雷喧絕
壑暮霞法雨灑空林蓮花界淨天香護貝葉經翻道
氣深一自借眠禪榻穩幾迴清夢落巖陰

山行

山行表裏鏡光浮雲起無心似水流花氣熏人翻怯
午巖陰欺酒忽疑秋古苔煙霽開蒼徑垂柳風柔掩
畫樓金館瑛臺迷處所斷霞千尺掛丹丘

村居

軒窗洞啓見南岑片片閒雲依素心三里川原明樹
彩一區門巷靜花陰寓言不廢步兵酒託志長揮中
散琴池上行歌採蘭芷自餘芳馥媚幽林

城陰小構奉次姚錢諸鄉丈

結構因便山澤居委懷終歲在琴書雲藏戶牖高眠
穩月映松杉起步徐緱嶺寄情堪馭鶴濠梁託興好
觀魚不嫌路入疎林寂一任紆迴長者車

張計部左遷二守携樽過訪

書省風流見偉人燕山冰雪洗心神清朝共羨連城
明詩選 七律卷之三十七 三首全

一樽傾倒柴門月肯信高樓繫隱淪

相國寺阻雨對菊飲和上人 呂時臣

南歸舟楫出陳留風雨催寒坐沃州賴有幽花堪遣
興可憐黃髮不禁愁藏中佛蹟看唐碣城外河聲走
汴流弔古幾來經劫地一尊聊共野僧酬

村家阻雪寄張給事巽卿

絕夜孤村旅食稀金河冷氣濕征衣并橫斷岸人難
渡雪壓空江鴈不飛懸夢短燈三宿暗酬恩長劒七

星微不堪索寞悲遊子歲晚閉山未擬歸

出越江寄張孺毅

病餘初下越王臺杜宇聲乾謝豹閑兩岸亂山隨棹
轉半江落日送潮來夜行曲水春無賴曉度西陵首
重回四海交游半凋替幾時采藥向天台

雨中渡錢塘留高大夫文中宅出新詞譜以侑
觴

碧雲芳草滿天涯相見應憐歲月遲半夜開尊留客
處片帆帶雨渡江時青蓮許結山中社白雪教傳郢
明詩選 七律卷之三十七 三首全

上詞且辭且調休問訊浪遊原不計歸期

諸公邀登甘露寺留別

天風飄忽芾袍輕雨度登臨慰客情疎磬雨催山寺
曉亂帆春放海門晴江迴鏡甕三吳盡潮過金陵七
澤平明日別離何處問斷腸煙樹漫蕪城

集市隱園得霞字 何良俊

大市南頭一逕斜蕭然門巷靜無譁扶疎竹樹籠寒
日浩淼湖波逗晚霞天外喜逢江海客寒宵同醉隱
淪家老梅亦似含情待故傷山楹著數花

乞休得請

三年騎馬客南京解組歸來夢亦清豈有文章留玉署但將杯酒寄閒情臨春閣廢猶餘柳玄武湖荒勝有鶯昨夜梅花破幽寂爲傳春信到江城

春日花前聽節箏歌作

瘦鶴支離病客身黃鶯嬌小帝城春花前莫遣清尊歇頭上應添白髮新縱飲已忘身外事當歌且惜眼中人秦淮花月如天上幾欲乘槎一問津

山中酬唐太史見訪

萬表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

山齋寂寂臘初深披衲朝朝聞梵音我已出家惟帶髮君來聯榻與同心天涯避地因多病幻跡隨緣即故林明月滿庭殘雪在那堪孤雁返山陰

秋江晚望

龔秉德

萬里煙波屬上游海天風氣接高秋山連京口盤雲出潮轉江門帶月流鴻鴈空傳南下字關河猶阻北來舟乘槎歲晚無消息落木蕭蕭滿渡頭

雨花臺眺望有感

崇臺縹緲出雲孤春日憑欄覽壯圖江逸潯以遙辨

楚山連京口半吞吳秦淮風土今昔王謝豪華問有無回首長干傷往事六朝煙雨泥靡蕪

除夜言懷

鑪煙燭靄靜相兼綵勝椒花手自拈梅吐寒香分玉砌竹搖清影上牙籤幽懷忽訝丁年近華髮應憐子夜添獻罷春盤渾不寐霏微雪霰度疎簾

訪蔣南泠隱居賦贈

君家淮海擅詞源逸氣翩翩道義存種竹每分蔣翊選著書常臥茂陵園日高花影朝侵案月轉潮聲夜到門世事浮雲那可問客來唯有一開尊

秋日感懷

江城砧杵動高秋南鴈不來故倚樓戎馬猶聞朔塞急烽煙重繫海門憂閒菱翠篠存基局愁折黃花對酒甌羈宦十年歸未得幾回清夢繞滄洲

過護國寺

瓊樓遙接萬峰陰絕壁香臺路轉深煙靄連雲迷上界鐘聲和梵出空林庭留老樹傳僧臘案有殘經定客心不爲逃禪叅法象聊依慧境散幽襟

遊天台深處次王儼潭韻

一入靈山逕轉長遙瞻華頂鬱蒼霞光初放連天
碧藥氣微薰滿澗香草蔓丹鑑懷葛令雲深桃水失
劉郎赤城本自迷來路虛擬僊姬度石梁

送徐太史

劉鳳

使車朝發白雲邊萬里春帆細雨懸正憶鶯花江上
月可禁楊柳薊門煙蓬萊氣色揮毫裏漢署風流獻
納前聞道聖朝行幸少知君未擬賦甘泉

憶廬山

明詩選

七律卷之三十七

三百七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色重屏風九疊倚芙蓉虹霓日射康王
谷河漢秋懸玉女峰巖上游龍飛瀑水隍中積雪灑
長松石梁更出天池側慧遠匡君總未逢

戲爲壯歌贈衛生

西市相逢仗劍行髭鬚拂拂丈夫情誰令貧賤身逾
重能使賢豪意獨傾賞酒定須從武負停車莫不過
侯羸從來唇舌真堪貴千乘爭如一諾輕

登江中觀音閣

魏學禮

亂石迢遙插斗邊客心欲墮片帆前清才早擅懸江

總孤閣秋登憶仲宣地圻長洋浮日月天迴東極下
風煙憑欄却羨西飛鳥雙翼橫空望杳然

贈嚴山人

君平棄卜着蘿衣晚歲移家住翠微煙外藤花隨澗
落峰前瀑水逐雲飛青山不到浮塵色高調堪憐白
玉微向夜江關占斗氣采真知與市朝違

秋日中丞嘉嶺董翁召過草堂宴菊卽席賦謝

王崇古

廿年滄海鮑廬舊三徑延山興味真司馬豈貪獨樂

七律卷之三十七

三百八

明惠愛旣歸身青山繞屋開仙掌碧水浮塔長
棋局有綠隨杖屨初蘭餐菊共頤神

石亭館與友人夜坐

李時行

客裏逢君屬暮秋別情歸思共悠悠燈前細雨催黃
葉酒內知心半白頭露氣暗浮水簾冷蛩聲偏助草
堂幽欲期後會應難定且對青尊一暫留

憶昔

一別蒿萊奉紫宸金門通籍寵光新清宵曳履趨仙
闕薄暮鳴珂出禁闈萬戶笙歌連落日五陵車馬動

飛塵江湖此際瞻依切清夢猶馳漢苑春

其二

甘泉獵火接天齊塞路天寒雨雪迷李廣封侯慙射
虎劉琨報主憶聞鷄關河殺氣摧楊柳沙漠烽煙困
馬蹄爲報嫖姚寬比顧元功先遣拜瓊圭

其三

憶昔吳門秋可憐淡煙疎柳夕陽天青山易得芳時
樂口難逢寡和篇茂苑舊遊孤月外橫塘新曲晚
風前只今臥病雲山隔野水蘆花一釣船

四七律卷之二十七

三首

其四

冷落天宮海氣微茫煙渚隔沙丘寒催砧杵千家
月雪滿關河幾樹秋聲亂塞雲聞鴈過光侵池草見
螢流感時王粲心徒切獨倚荆南萬里樓

新秋感懷

酒罷高歌清夜闌年來猶自滯長安片雲將雨消殘
暑斷鴈迎風動早寒鄉國渺茫勞夢遠江湖飄泊識
交難欲歸未定緣何事短缺無心向客彈

贈陸郎中歸隱林屋

石林幽勝遠人羣清隱于今獨有君暑去未消岩下
雪風來猶帶澗邊雲半窻月色留僧話一徑松陰共
鶴分遙想北山著書處他年應不愧移文

西苑卽事

沉沉晝漏不聞喧緩步聽鶯出禁垣風送飛花來上
苑煙含細草遶長門日邊鳳闕攢雲氣柳外龍池積
雨痕清路金貂賓從過其傳許史近承恩

巫山雲

十二峰頭映晚暉非煙非霧轉霏微因風吹入襄王
夢帶雨飄神女衣野樹影中凝不散啼猿聲裏濕
還飛不知秋去天如洗萬里悠悠何處歸

四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

酬陳鳴野見寄

千里勞君問索居江空歲晚獨愁予祗緣嶺外無來
鴈莫道天涯少寄書草徑秋深吟蟋蟀石池霜冷落
芙蓉關河迢遞風塵隔兩地同看月色虛

送徐子明書記赴邊

赤塞塵沙迥未平多君意氣喜論兵已經楚上三年
別還作雲中萬里行霄雪射鵬青海岸秋風走馬白

狼城卽隨驃騎承恩澤猶勝芸窗老此生

夏日同姚子玉費子文遊雲居寺

蒼煙白石滿空山野寺深藏亂竹間遊客謾隨清磬
入老僧長對落花閒潭邊宿雨從龍去樹底殘雲伴
鶴還盡日臨流恣幽賞披襟坐遍石苔斑

小浮丘閒居

門巷春深晝不關堦前蛸跡雜苔斑隣沽任可長留
客市隱何須更買山有興獨尋芳草去無機唯愛白
雲閒坐臨磐石看流水日暮空隨倦鳥還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一

借姚唯之宿甘露寺

城頭山勢隱樓臺千古禪宮向水開帆帶暮雲歸海
去風吹明月過江來幾宵清話分僧榻一片閒情付
酒杯世事悠悠君莫問寒潮東下幾時回

秋夜與子伯話舊

石榻留君坐夜深蕭蕭秋意動霜林西風隔水誰家
笛明月滿庭何處砧燈下一尊黃菊酒天涯十載故
人心別來知抱愛時念握手驚看雪滿簪

隱居

隱居何必向山林松徑行歌散素襟門外蒼苔來客
少雨中啼鳥落花深談玄喜就高僧坐對酒長呼孺
子吟身似閒雲隨所適悠悠出入本無心

經易州界

塞北時聞鐵馬嘶薊門霜柳漸淒淒天邊野燒連烽
火城下寒砧雜鼓鼙陰積草荒狐隊出平原風急鴈
行低尊前不見悲歌客易水東流何日西

同徐子與諸君過顧司寇若翁山樓

王世懋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一

上集次高萬壑陰空山白髮著書深長松老作虬龍
蒼古磴閒從薜荔侵西望吳門紫匹練東迴若水寫
鳴琴開樽復借儒生色倒屣誰酬國士心

橫塘春汎

吳姬小館碧紗窻十里飛花點玉缸蠟屐去尋芳草
路青絲留醉木蘭艤山連暮靄迷前浦雲旌春流入
遠江棹裏長干聽一曲煙波起處白鷗雙

秋遊牛首山宿圓歌菴菴在山巔勝絕晨起眺

望還下山再飲僧舍

紫閣平臨百尺臺，清秋八臥碧崔嵬。千峰忽避江流出，雙闕遙分曙色開。捲幔雲來窺伏枕，隔山鐘動喚銜杯。扶筇亂拂蒼烟下，縹緲諸天首重回。

夏日同表考功王祠部集吳氏水亭

聯鑣南去是新豐，河朔情深市隱中。公子壺觴能卜夜，大夫詞賦有雄風。城陰晚飭疎窓落，潭影清涵小閣空。此際接羅應懶着，怕教歸路笑山翁。

寄贈許奉常

茅堂卜築抱清溪，雅勝偏宜玄晏栖。臺榭長江憐鳳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首三

上門長碧郁愛烏啼，風流六代人中識。秀色三山酒外迷，一自太常齋罷後，那能不遣醉如泥。

登北固山對金焦二山作

一上春山眼自醒，海門東望去冥冥。斷鰲誰爲分三足，驅石猶疑到五丁。隔塢花深侵夜白，高城柳暗帶江青。相看尚有風波色，何日滄洲是客星。

送陳太史奉使冊封岷榮二府

金泥玉冊紀江臯，封拜親承帝命勞。使者千秋申帶礪，詞臣三殿下旌旄。陽臺色借青雲秀，故郢聲迴白

雪高間道連天洞，庭澗知君何處醉霜毫。

夏日同黎惟敬梁思伯李惟寅楊懋功丘汝謙康裕卿曹子念集鄧園得山字

武陵溪水市朝間，河朔深杯勝可攀。檻外生烟浮綠樹，城頭過雨出青山。荷香細納涼風入，潭影徐收落日閒。今夜鄉關清夢裡，吳姬江上採蓮還。

聞王百穀至却贈

百穀受故相袁公知，每有羊曇之勳重來京師，意多感慨。

燕臺蕭颯下冥鴻，客散平津夜月空。匣得隋珠還作劍，料來徐劍已成虹。風塵暗失西州路，氣色重開碣石宮。寶瑟自珍矜不奏，問君竿調可兼工。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首四

有感

長笑何時向碧山，歲華誤落利名關。梅如輕別隨風下，湖似多情帶月還。曉鏡誰能饒白髮，開尊暫許借朱顏。欲如徐福尋蓬島，縱未長生亦得閒。

飲酒

菊間被酒竹間行，待得雲銷看月明。莫笑郎當鮑老態，已知傾倒魏生情。丹楓葉落分溪色，黃鳥羣鳴雜雨聲。曉起凭闌紵衣薄，秋風吹夢墮江城。

春日出舍

小窓惆悵度春朝酒態詩情半未銷絮起渾疑風外
雪溪深半帶雨餘潮開簾待月花香滿掃榻通雲竹
韻遙寬喜舊時雙紫燕巡簷認處語相招

送別

洲畔蘆花到野橋曉風催浪伴歸潮醉中捉月憐波
淺別後看雲恨路遙江月遶闌非故國霜華驚夢又
明窗問君鼓柁游何處問向韓翁試洞簫

聞后叙懷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五

不厭前村月旅邸雖貧日往還我柳印疑彭澤
時看花林勝武陵問冷泠曲澗常穿竹漱漱寒雲又
過山無復塵埃留夢寐縱居朝市亦清閒

拜將壇

久尚覺風雲隱見多勲業憑誰明帶礪功名從古愛
燭波淮陽悔不終垂釣沛上空聞猛士歌

途次

滄江舊客此相過一片離心萬里波卽有榮華隨蟻

夢恐無情緒聽驪歌魚龍出沒舟將動牛斗氣盈劍
未磨明日思君向何處寒雲衰草望中多

草堂有感

試從樵叟問芳隣柯爛歸來局已新更憶花開曾爛
熳空傳酒熟自逡巡公能獨樂如君實我欲幽棲似
子真世事本皆長夜夢只今誰是未眠人

獨坐

坐榻蕭閒似早秋蟬聲竹韻更相留吟詩不覺衝京
井束帶何堪見督郵椒局欲分憐楚漢椰瓢初挂憶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六

策由祗應山叟知名姓麋鹿隨來到處游

渡關

時赴故人桐廬尹之招

方攸躋

飛雲萬疊到峰巒飲馬泉流且擬鞍南望鯨鯢蒸海
氣北來衣劍入秋寒支離道路家仍遠憔悴江潭淚
未乾踪跡何勞關吏問富春灘上訪魚竿

太未懷歸獻二兄

卽向滄江覓釣絲莫將蹤跡道旁疑世情眼底秋蕭
索芳草山中歲別離亂後朋遊疎舊社歸來風雨聽
新詩相思何限池塘夢藜菊深杯好共持

酬徐子九日築塘之作

十畝園林擬辟疆，初分曲水值重陽。荷鋤帶雨疏新溜，疊石銜階築小塘。即有靡蕪相映發，旋看鴈鳥自迴翔。新詩不少臨池興，更約登高泛菊觴。

冬日同朱希程徐實夫集米氏昆玉宅

迴唐夾路紫苔斑，拜石風流尚可攀。入座朋遊傾北海，開簾草色引南山。霜前杞菊偏生態，客裏琴尊足改顏。敗絮百年須汝革，余將投老武陵灣。

寄余德甫年友

李律卷之二十七

四首

爲儒門早掛冠，章江歸去老漁竿。寒帷南越鯨波靜，高枕西山劍色寒。世上虛名悲燕雀，秋來幽谷憶芝蘭。樵川倚杖霜楓暮，萬里愁心寄羽翰。

贈皇山人姚舜咨

李文麟

家如顏巷一瓢餘，入室猶看滿篋書。仙夢多迴茶熟後，生涯獨念歲寒初。論詩已自超凡象，正字逢人辨魯魚。白首曾期雲外賞，煩君先卜鹿門居。

登第後不得便省悵然有感簡二兄及弟

共憐絳服舞庭前，忽造金門去日邊。帳裡衰顏經歲

別愁中長日幾迴眠，人於雪後黃河渡。書到秋深白雁傳，正藉茅生雞黍奉令人。忘却得歸年。

其二

偶沾微祿愧疏臣，却憶田園念所親。萬里還鄉常在夢，一身作客幾經春。天邊遠樹迷征路，江上歸帆只送人。坐對謝家池畔草，悽然吟就一傷神。

石村陳子初至舍下晚拉予登舟同諸公飲

霜前擁篲柴門迥，郭外褰裾江樹幽。仲舉久懸徐穉榻，賀循今上季鷹舟。水河疊浪奔鳬渚，星野扶城結

明詩選

李律卷之二十七

四首

居。雨地報難惟此會，詮文載酒共淹留。

郊下贈謝山人

余應舉

別時水雪滿河梁，別後春風草色芳。落日重逢潯水曲，停車一醉酒壚傍。貧從兒女憐生事，病把詩篇苦

夜飲萬芳功宅

萬里重鳴闕下珂，故人門徑復相過。薄遊可奈紅塵甚，不飲其如白髮何。仙掌秋風寒欲寫，客懷明月醉還歌。功曹見說閒書記，懶慢誰曾叔夜多。

張吏部席上留別得秋字

明發孤帆又楚州華陽不惜此淹留
星辰歷亂開尋夜露辟陰森別院秋
白壁向人多按劍黃金闕世幾披裘
亦知平子逢時思莫爲羈人賦四愁

病中偶述

霜天寒日照蓁床身世都從病裏忘
晏起杜門無俗駕清齋高枕有名香
乾坤未厭新戎馬歲月還看老驢驢
衰白主恩何以報不因留滯比馮唐

匡南斗西二丈見過賦謝

明詩選

卷之二十七

四首九

曉晴江城二月花閉門空自惜年華
興來高枕青山就新篇白蛤斜盃外物
情還燕雀人間道術信龍蛇夫君不並
尋幽駕誰問蓬蒿仲蔚家

答張肖甫見訊

鳳塵歸後遠人羣不遑娶其類上聞
聽馬殷勤憐楚客雙魚迢遞到江濱
年光暗覺隨流水世路何妨臥白雲
獨有明霞餐未盡將因千里報夫君

苦熱奉簡子深用晦二丈

江國朱炎酷未平火雲長日薄柴荆
詩篇且就鑊冰

句車馬誰爲觸熱行無計天漿回病渴
多時箕踞廢逢迎君家二阮風流在爽
氣常浮玉塵清

懷姚鳳麓謫居

李 裴

自從東郡別君侯不復題詩上酒樓
故國鶯花牽客夢大江風雨動人愁
春陰漠漠魚龍臥夜氣寥寥浦溆幽
此日憶君腸欲斷况聞消息又黃州

同丁尹登齊山晚歸汎舟清溪

江城積雨黯霏烟盡日無人水接天
偶有清觴留上客便從遠浦聽鳴舷
香花僧室看成翅離落山家秋

明詩選

卷之二十七

四首十

可憐不用題名剗斷石古今踪跡總塵緣

夜過揚州

半夜揚州倚棹過起看江北舊山河
吹簫事往餘明月跨鶴人歸空遠波
白浪風高飛舳舻畫樓天靜落笙歌
紛紛衰柳行人淚欲賦蕪城意已多

赴崑山留別兵曹諸丈

王用章

濟時全仗出羣才安攘許謀次第裁
共策勛名登畫省還期圖像上雲臺
羽書西北堪長慮民力東南可重哀
別後相思何處寄祗應清夜望三台

駕幸西山九龍池擬作

沈仕

容衛森森御路迴，六龍驥首下蓬萊。山驚輦過雷霆激，池喜天臨日月開。千柳似迎汾宴啓，萬花如護錦京來。明良擬欲誇昭代，愧乏王褒作頌才。

施恒齋工部臥病省中詩以問之

方新

仙郎何事不朝天，偃蹇風塵病未痊。花下焚香鶯共坐，省中欹枕月同眠。相如賦興愁偏好，杜甫詩名瘦。直傳我亦東窺病，起絨書爲寄白雲篇。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首

湖山橫紫閣，落平蕪。一聲斷鷺，天同遠。十里兼葭路。村紆似畫，王維情不盡。濡毫重擬輞川圖。

送楊別駕赴調青州

東方形勝古營丘，五馬看君托乘遊。地接扶桑知日近，城懸碣石與天浮。揮毫久已淹書記，對酒還應鄧督郵。自是仙才能傲世，謾從方外覓瀛洲。

贈孫獨山擢貳處州

三載紆歌遍武城，忽傳露冕越中行。裴旻已得神仙秘，五馬同膺刺史榮。山繞蒼春樹，遠水浮松渚。暮雲平，登臨爲有陽水興，贏得人傳吏隱名。

次莊浪作

莊浪秋水泛驚濤，漢使西征望日勞。日落坡臺嚴斥堠，雲連粉堞擁旌旄。天涯有淚河流急，故國無書鴈影高。祇爲幕南功未就，風塵又上鵬鵠袍。

莊浪雲閣望雲頂凌霄羅漢三峰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首

欲學雄飛已出塵，埃外拄杖時穿霧。雲中騎鶴神仙何處，是不知身在碧琳宮。商顏道中，予以上言時事，故歸田里，時過商顏，感而賦此。

合解綬遙從丹里過，臣罪當誅惟自訟。帝恩難報總宜歌，故園况有新畬在。種秫何妨歲月多。

東還遊華山紀興

十年曾見華山圖，此日何緣返故吾。稅駕漸看塵世遠，拂衣真與野雲孤。風含水洞從喧寂，日擁烟嵐乍

有無一笑希夷如可遇何須乘鶴到蓬壺

又

常愧登山不識山如今始得恣躋攀烟霞已斂神仙骨木石寧違處士顏坐定此心無外慕行吟隨處有餘閒回頭爲謝山靈意不惜清風送我還

題王四瞻美山

沈明臣

洞門幽徑絕塵都翠壁紅亭總畫圖山影到池萍葉新花發帝地石闌扶仙人吹玉雲中起帝女將金埒上可欲吊閻闔蒼莽外西施空與醉姑蘇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五

奉寄大將軍戚公元敬

漢將行邊萬馬嘶雙懸金印靖雕題地浮珠海連三越天盡烏蠻過五谿南紀定新標日月西人應共泣雲霓春風帳下歌鐃吹早晚乾坤罷鼓鞞

同郭次甫江上遲曾使君不至時宿雨忽霽

朱永年

遠游留滯客荒城一夜離心芳草生常候殘潮廻野艇只愁涼雨暗深更捲簾江上青山出開閣天邊宿寓明孤館燈消人散後恍疑落月夢初驚

獨往爲郭次甫作

早辭塵侶入深山衣髮行歌心自閒躋坂風秋月
上坎雲洗藥古松間赤文常辨三天字石髓應探九
轉還此去流沙長不返遙瞻紫氣到秦關

與郭次甫夜話懷金二

朔風蕭瑟送寒潮窮巷何人慰寂寥綠酒醉來逃綬
冕青山歸去賦鷓鴣殘燈照夜孤鴻杳皓月澄江一
水遙明發有懷俱不寐何時雞黍共相邀

龍潭道中曉行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五

山蹊跡見生平歲暮荒郊五馬行樹杪凍雲隨葉
山風殘月逐人明寒原漠漠飛鴻盡古戍蕭蕭朔
氣涼室願瞻民憫止伯鸞無限出關清

送谷明府還歷下

高才脫畧漢公卿何事依依意未平常共閒雲棲古
寺獨騎羸馬過荒城關河水帶春潮綠驛路山橫暮
雨晴稷下風流勝文藻爲余長揖謝諸生

二侯子夏日見訪

嗟予皓首臥煙霞五畝荒園處士家倦鳥依雲時出

幽泉瀉澗半浮花山深白晝無車馬雨歇松梢滴
露華誰倚揚雄學奇字祇應呼酒對侯芭

吳用時相訪遽別作

栽茅種竹在交蹊萬事無心酒一卮隱几窻前聽好
鳥捲簾池上爽殘碁閒居能賦慙潘岳醉後哀歌和
漸添青眼故人欣握手一麾相別易成悲

秋日江上

楓林影裏白雲殘梅福都門早挂冠到岸谿聲欹枕
聽江山水色捲簾看霏微灝氣金天爽蕭瑟清秋玉

律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五

寒窗何事雪均悲失職獨行幽谷詠芳蘭

慰民止諸兄下第

落葉紛飛一棹東濛濛細雨逐西風驚心又是三年
夢賦賦虛傳七札工欲采芙蓉秋草蔓誰言驟裏驥
聲空蕭條歲晚青衫弊長劍還看氣吐虹

送方子瞻

潮平岸闊見江城雲裏孤帆繫客情豈爲浮名傷遠
道獨憐奇節負平生夢回落月人千里夜對寒燈鴈
一聲歸到故園逢歲暮梅花殘雪掩柴荆

夏日同何元朗金子坤郭次甫過天界寺

霏霏梅雨濕青林長夏蕭然灌木陰花掩禪房驚晝
淨鐘鳴梵閣入雲深清泠石溜迴紆徑蒼翠嵐光下
遠岑自是平生戀空寂况逢勝侶愜幽尋

月夜過燕子磯

青山杳杳孤帆逝落日天邊芳草生清景高懸松際
月飛流直下石頭城盤崖接漢岳蘿暗綺閣憑虛拂
雨晴暝色催鐘投古寺故鄉回首暮雲平

冬日移居江上

律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七

四百六

朔風搖落靜郊墟棲息衡門自晏如開徑但期延二
仲下帷將欲競三餘東郊種黍欣逢歲南郭吹竽懶
曳裾永夕陶陶誰共話祇應懷古獨躊躇

春雨初晴出郭臨眺

臨岸春雲送雨過半江流水淨涵波柔條細縷牽情
遠紫萼青附惹恨多野寺尋幽驚草綠芳郊騎馬覺
風和朝陽盡捲寒巖霧萬井煙光奈夕何

七律詩卷之二十七終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二十八

金陵蘭嶠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七言律詩 二百二十一首

冬日駕幸大峪擬作

吳 擴

虎賁千隊出京畿萬騎龍驤逸翠微
山色遙迎明主輦爐香偏惹近臣衣
雲成葦葢當空駐雨作天花傷輦飛
共羨陽春敷草木宸遊萬壽願無違

崔駙馬山園遊宴

平陽池館接青霄閬苑瀛洲路不遙
帝女巧將霞製

詩選

卷之二十八

四

錦仙人長以鵲爲橋樓前疊石雲生座
洞裏探梅雪滿條夜醉幸同詞客賞月明
還聽鳳凰簫

陪王葉谷蔣南冷陳五山諸公焦山遊宴

仙嶠桃花錦作叢明霞千疊照龍宮
逍遙雲漢慚高士領略江山有數公
蓬島直疑帆影外笙歌半落水聲中行
春草藉尊前醉一笑浮生總雪鴻

春日訪時川姜憲副山莊

鹿門高臥謝塵氛春日乘舟一訪君
楊柳千林絲綰露梅花萬樹雪和雲
閒中歲月還堪賦病後尊疊却

易醺攜手夕陽飛鳥外劃然清嘯四山聞

同華許諸君橫塘舟中漫興

四月溪深花氣微遠烟明滅閃晴暉
柳條蘸水碧於染麥穗連雲黃不稀
雙燕掠波分畫槳片霞生雨灑春衣
同舟况是高陽侶汗漫三江未擬歸

偕湯都督遊茅山

繡壁巉巖路百重宿雲飛盡見三峰
泉生碧沼明珠媚樹簇仙樓翡翠濃
笙鶴忽遺瀛海馭風雷長繞石壇松
遊遨願假茅君術攜手青天騎白龍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四

和張秋官詠雪限蘇長公舊韻 張士淪

兔園此日眩歸鴉縞帶輕翻逐小車
跨蹇有橋通客思巡簷無樹認梅花
一庭帶月侵宵幌幾點隨風過別家
忽訝竹枝當筵折呼兒攜杖手交叉

吳門送王伯熙之楚赴孫漢陽之招時余將入粵

粵

陸 弼

楚粵春烟隔杳冥天涯分散可堪醒
月飄漢水孤帆白雲落荆門萬樹青
卽有鄭莊稱結納豈知王粲感漂零
尺書倘爲題霜橘鴻雁南飛是慢亭

謁于肅愍公墓

荒墳隣近鄂王宮異代孤臣伏臘同北狩忽聞哀痛
詔中興多仗保釐功百年天地回元氣五夜松杉度
烈風聖主祗今恢廟略玉門聞已罷和戎

入閩關

羣巒馬上俯崔嵬海色遙臨睥睨迴萬里職方周地
盡千秋風氣漢時開危峰春晚吹雪急峽天晴忽
起雷聞道粵南猶列戍將軍誰是伏波才

富陽舟中七夕

明詩選

卷之三十八

四百九

雨歇風林涼氣生天涯瓜果共凄清孤舟此夕看牛
女多病何人念馬卿高枕白雲秋色淨推篷落木大
江平故園回首空明月多少青樓怨別情

抵家喜會社中諸友

竹林歸日有諸君尊酒相看坐夕曛白髮故能欺倦
客青山猶足慰離羣邊淮葉落千砧送平楚烟寒一
鴈聞賦後孤城明月在誰能不憶鮑參軍

送戚進士世秀請告歸泗州畢姻

歐大任

金門詔許出關遙淮水乘龍意氣驕鵲青雲隨去
騎鳳凰新月在鳴簫花搖屏燭春開宴星引天津夜
度橋想是聽鷄還戒旦含香催入聖明朝

南溪泛舟遇雨客有懷江南者共賦中字

城西陂上晚溟濛越客扁舟望不窮渭水雲沉波色
裏長楊秋在雨聲中乍飛鶴子翻池白欲盡荷花墜
露紅多少燕姬愁翠黛共將離思寄江楓

同邢太史陳明府楊山人姚使君集姚鴻臚市
隱園翫梅花得東字

明詩選

卷之三十八

四百十

新年春色滿簾櫳翠羽繽紛遶幾叢莫以羅浮疑嶺
外且看姑射在江東瑤華片片非因雪玉貌盈盈不
避風却憶何郎清詠處揚州高閣白雲中

入攝山訪棲霞寺慧光上人

蓮社曾書發願文青山今日始尋君錫分阿耨池中
水鉢覆頭陀石上雲花落經從桐院讀燈殘鐘向竹
牕聞遠公莫笑攢眉客一入東林亦不羣

送江山人遊大梁訪詩友

丁一中

青萍逸氣繞天涯只問名山不問家聞道梁園偏好

客正逢江總欲停槎
采風夜檢囊中草
瑤筆春生夢裏花
鄴下從來才彥集
知君此去掇瑤華

陳春宇太史聞余談衡山之勝有作因次韻答之

梁 孜

七十峰頭一探奇
素心元與白雲期
山僧解說談經石
樵父能傳治水碑
峭壁迎風蒼樹合
懸崖蔽日古藤垂
寰中勝絕應難賦
擲管多慚白雪詞

憑虛閣酬秋厓方丈

金 鸞

古城迢遞俯清溪
高閣憑虛引御堤
涼雨乍收千樹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四首

清夕烟初起
萬家迷空
白髮悲前事
重對青山憶

題猶自染遊虛
故苑碧桃飛盡草萋萋

懷天界理師

二年不見葦航公
潦倒江湖鬢若蓬
地遠每憐蹤跡異
時違應念甲庚同
慣牽短夢南山雨
頻擬疎鐘北寺風
何日重攜老居士
石牀秋蘚坐談空

感燕

故園門巷近烏衣
但見花開燕子飛
一自天涯與相別
可憐春盡未知歸
綠楊庭院傳聲香
芳草池塘頽

影稀何處脩梁更堪寄
日斜江上倍依依

送章容菴之任西川參軍

客館途君君且行
天涯歲晚重含情
迢遙江水三巴路
悵望星橋萬里程
沙鳥夜深仍北向
塞鴻霜冷更南征
西川節度今嚴武
莫道爲儒厭講兵

酬保定總兵招遊靈谷寺

半山蒼翠鬱森森
白日鋪十里陰
扶醉出城便瘦馬
破忙移席就幽禽
草荒四壁僧堂古
花散千巖法座深
幸託軒車附韋布
野亭春暖共追尋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四首

寄吳七泉

清酒經年別江上看雲
此際情鴈陣影疎天更遠
清聲斷月猶明風流故態行應健
潦倒閒篇想未成
何日齊雲重相挈
白羊隊裏訪初平

再過劉月川莊居

馬首西連返照還
斷雲將雨過昭關
坐分花氣疑臨水
行愛鶯聲更入山
魚鳥已通前夜夢
風塵盡改昔時顏
野田舊路猶能記
十里蒼巖萬木間

登齊雲巖

春水桃花路不迷却從白芷望丹梯靈風乍捲龍
伏宿雨初昏虎豹棲滿地石羊呼作隊入山瑤草種
成畦此身更欲窮何處獨立中天萬壑低

清明客京口袁兩峰山樓值雨

他鄉逢節正淹留海色江聲共入愁南去烟花迷楚
苑北來風雨徧揚州林深白晝常疑暮春老餘寒半
若秋村酒有時來地主野花無語對山樓

秋興

秋高閨闥帶輕烟迢遞孤城接楚天紅葉漸深傳鴈
鳴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習圭

初令地鵝眠閒愁底事頻書咄沈思何人復
去六通生涯近無那廢湖猶有種魚田

父

陰浮雲入思深物情生態看銷沉南朝臺榭多子
音風流不似今背嶺夕陽明遠燒隔江霜葉下
西風蘭芷還堪把擬向孤琴結短吟

西湖苦少保墓

待使將軍志滅金宋家元不念微欽臨危叩馬書生
口立主班師寧相心膏血已隨魚肉盡關河猶見犬

羊侵崖南舟楫湖邊墓山鬼何知恨到今

題張十二兄草堂次遂翁元老韻

主人茆屋亦經年曾採西江竹數椽四壁圖書成雅
集五更風雨入幽眠園林不緝花常滿車馬無驚地
自偏誰更高情似張旭疎狂都作飲中仙

除夜客和陽僧舍

獨煨餘火向天涯僧舍逢春有所思百里是家歸未
得半生如夢醒何時空室坐久殘年逼短角聲乾子
夜遲遙心清燈對杯酒小窻兒女憶還期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習圭

哭壽州范子

故人不見范西河零落河亭舊釣蓑宛馬到時芳草
盡杜鵑啼處落花多祗緣鍾子琴堪廢誰道張華劍
可磨萬畝湖邊一杯酒春風愁見起微波

簡新安汭溪程子

與君別來有幾年笑我相逢無一錢多病文園今老
矣窮途阮藉終陶然燒燈對酒夜不寐看燈尋山春
可憐桃葉渡邊游女出還能歌舞上吳船

新安道中寄懷諸稚

故嶺重經楓葉凋旅懷蕭索伴歸樵冰霜在道無干
里肌骨侵寒已半消石面亂雲隨馬度樹頭殘雨逐
人飄翻思前後溪亭別窈窕清商酒一瓢

再過吳少叅隱居

十里平疇水一灣白雲疑在杳然間彈棋客至方移
席問字人來始扣關勛業舊傳裴綠野風流元許謝
青山城中亦有西園約爲惜高情數往還

留宿葦航方丈

山僧坐臥一枯牀信宿相留共此堂竹裏候涼秋漸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習五

去燈前聽雨夜初長風塵少見安閒地醫藥多存老
病方莫謂無生翻有碍十年踪跡在滄浪

酬田水竹

憐君自負好襟期不使閒愁入鬢絲山寺夜遊無宿
酒草堂日賦有新詩家貧祇許書連屋秋盡還應菊
遶籬何用別來頻問訊西風滿眼是相思

泊安慶

小舟未繫已三更尚隔舒州十里程銀漢漸傾秋水
冷玉蟾將吐夜潮生出鄉地遠書難致澤國天寒夢

屢驚何待東風多用力一囊詩草半帆輕

泊潯陽悵望蘄州谷明府蘿壁

遙對西風首重搔美人猶自隔江皋不知漢水千尋
廣空見廬山萬仞高紅葉映天惟鴈度黑雲歸樹有
猿號琵琶莫訴江州怨一夜清霜滿鬢毛

馮少宰山莊宴集酬乃弟稚山上舍

沿市湖邊水漸平煖風吹送落花輕一春苦雨空啼
鳥十日看山幾出城席地放歌酬勝會仰天長醉笑
狂生午橋舊有裴公墅漫屬羣賢紀姓名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習五

山房葺完雜興

李元昭

烟雲低覆石林平鑣轂遙違野築清香借隴梅鋪作
樹翠分巖竹結爲楹通蹊更暢栽花興引水仍娛灌
藥情燕雀不嫌棲息陋飛鳴猶似賀新成

村居寄王雲谷

綠竹紅蕉茅舍清幽棲真不羨簪纓春娛谷口耕雲
興夜暢溪頭釣月情鮮折梨花宜釀酒嫩攀芹葉好
炊羹從教陸海翻塵浪高枕南窗睡不醒

春雨

平園春耕芝木芬曲最高臥鹿麋羣花除浙瀝飄山
雨竹棟陰森宿海雲挂壁嬾看秋水劍開囊閒誦馬
蹄文鴉來倘馭浮丘鶴爲覓玄霜訪少君

泛溪

白面蒼髯臥海涯短袍高笠泛仙槎沙中鷗鷺翫晴
雪水上虹霓變晚霞野笛何妨吹葦葉山杯况復飲
蓮花盤遊隔浦聞鷄犬不道桃源去路賒

贈大光和尚

眉含珠火大敷光照徹羣陰會九陽身外有身堪了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置主

了色中無色可忘忘神龍夜達談經席慧鶴朝窺演
法牀從此不須思而壁本來覺處卽空王

村居寄丁端峰

竹院茅堂晝掩關瑯門畫戟懶追攀且教紅葉留秋
色莫遣黃花落晚顏鏡裏星垂知髻改尊前雲遶見
心閒期君早謝冠裳累共我長吟水石閒

遊虎跑山東靈峰上人

飛鳥瀨馭駐遊軒笑躡青蓮霞外行潭淨蛟龍盤樹
影巖虛鐘鼓奏泉聲塵心已向金繩悟幻跡應從寶

鑑明嘯傲何須論解脫宛如身歷梵王城

獨坐

解組幽棲丹壑深蓬頭長日罷招尋烟霞更愜歸田
興水月應諧出世心隔徑輕簫調鳥語當門冷翠結
松陰鳴絃寫徹陽春曲惆悵何人是賞音

靜

山居窈窕慰藏修終日齋心坐水樓空裏塵飛看若
霧穴中蟻鬪聽如牛冥冥跡與洪濛莽默默神同混
沌遊從此已知超劫外更須何處訪蓬丘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置主

山中寄淮陰葉廷溪吳射陽二社長

紫竹編門晝未披斑鳩刻杖老堪支塵纓始覺槐根
夢儒馭應懸鶴背思疊下焦桐徒自惜懷中垂棘竟
誰知遙人問我幽棲興萬疊蒼山對酒卮

福惠山聽講兼柬幻居法師

葱蔥珠樹遠祇園耿耿金繩披梵筵龍爲聽經離遠
海鶴因護法下遙天玄霜白雪皆非道翠竹黃花總
是禪若遣浮雲恒滅盡會看明月印諸川

又

松巖日暎慧燈明竹澗泉調梵樂清滅跡疑登般若
筏冥心似造涅槃城一靈悟處元無語萬法忘時詎
有生可惜已歌和彌衆更誰能解郢中聲

九日登許員外山亭得蔡字

仙人華館九霄披勝覽仍乘青女時當坐海雲停若
蓋隔簾山雨散如絲玉尊暖泛迎霜菊銀鼎香調帶
露葵興劇何妨重秉燭歸途未惜馬蹄遲

甲寅書事

苑頭耿耿射雲中太史逢占爨起戎百里晝飛妖侵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置九

十蹊宵聚鬼磷紅伐謀未必乖長技禦敵還須建
遠功廟樂祗今宣大武乘車何處覓非熊

春日醉臥

山家無曆不知春但見瑤衡復指寅
逖世似非巢樹叟耕田疑是鑿
垓民林花弄色看仍舊谷鳥調聲
聽更新縱飲何妨賢聖醉高眠應與
斗牛隣

郊外晚行

岸噴凌風雙髻蓬西郊散步獨支筇
白憐河影雲中淡青愛山光雨後濃
每託琴聲宣逸調常憑酒力助

衰容秋來自怯山袍藥旋采殘荷待月終

雲遊還山東一二隣曲

頻逐雲遊歸舊山蔬珠纓徹掩柴關夕陽半嶺鳥聲
亂春草滿庭人影閒綠酒且教娛野興丹砂聊遣駐
顏頰懸知閭闔三花秀不阻飛輪猶可攀

山中閒適

散袒秋風酒乍醒窓間拋却種魚經攜筐上谷攀雲
母荷錦中林馴地丁靜去觀心猶勝月閒來檢髮漸
如雪冷然自覺銷諸妄獨抱玄珠遊窈冥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置千

遊五雲山

海上磯臺烟霧披嶠嶽磴道杖藜遲當巖古樹如蚪
偃向浦奔潮似馬馳野醞且教分石髓山肴聊遣割
松脂徘徊自愜探幽興何必尋真入武夷

方郡伯童憲副偕集沈山人宅復開舊社次韻

五馬歸來笑語同浮蹤已定不隨蓬幽情每寓朱琴
上俗念常遺綠竿中舊燕啄泥將作壘新篁迎雨漸
成叢相逢幸復開蓮社此日何由得遠公

宿張少嶽山樓

山樓窈窕淨塵氛野思綢繆坐夜分展榻且教延落
月收簾莫遣凝飛雲花前嬾試虹霓劍竹下閒談龍
虎文此夕林泉宜盡賞天涯鼙鼓不堪聞

秋日閒居寄遠禪師

星杓西指夜初長漸覺莎雞啼近牀松葉露紫溪徑
曉桂花風繞洞扉香消間接紙修琴譜治病濡毫訂
藥方惟殺山童懶尤甚滿階狼藉禹餘糧

唐太史荆川晚過村居留飲

薄晚仍過長者車沿村更問野人廬呼童挈甕旋沽
酒高選

西律卷之二十八

置手

酒欸客投竿方捕魚月影相牽林影亂風聲互荅水
聲虛瓦爐香裊逸情暢閱遍窓間蚪蚪書

村晚答陳山人

陶壁藤蘿垂暮陰空林絡緯候秋吟坐臨島月翻黃
卷眠傍溪雲枕綠琴榮辱皆因生幻體悲懣盡是滅
與心年來灑掃何多懶門外風飄松葉深

林下東沈山人

霧壑霞峰展畫圖蓮離茅屋著潛夫爐橫宿火煨紅
芋甕汲清泉灌綠蒲帶螭傷晴川上飲鵲鷗臨晚樹

中呼而今悟得空王理喧寂俱忘只自娛

尋濟陽黃海岳不遇

馮惟敏

欸段衝泥日易斜經旬纔上小清槎旋呵彩筆題雲
樹自把瑤卮對雪花叔度雅懷能忘物春申豪氣不
謀家無情最是山陰月也伴歸人到海涯

送嚴石溪博士

蚤年已著進賢冠遲暮無嫌憇一官爲謝山窻憐我
病定知詩酒繼君難流漸夜渡風穿袖古店晨興月
滿鞍珍重臨岐仍握手相將仗策入長安

明詩選

西律卷之二十八

置手

訪郭五遊不遇

占得名山最上頭下方環抱大江流禪房空鎖陳蕃
榻道岸先登郭泰舟鎮日煙霞成變幻兼天波浪任
沉浮幽人不是甘岑寂好鳥間關足唱酬

東招郭五遊

幾度尋幽不厭頻清江浩蕩隔風神郡齋亦有談玄
處城市非無大隱人壁水橋邊春雨滑日精山上夏
雲新光陰流轉渾無賴到此閒行任爾真

夜登金山絕頂

亭在丹霄第幾層
悠然吾與月同升
望中更覺天無際
立處惟愁地不勝
風靜沉沉聞梵磬
雲開隱隱見漁燈
吏情最喜滄洲近
欲託幽棲恨未能

曉山攜榼客署詩以謝之

共是悠悠客裏身
天涯相對自相親
山城趨走風光轉
官署徘徊柳色新
元亮有情傳綠酒
鄭虔無俸買青春
清明前後霏霏雨
觸目鶯花冷笑人

石頭城有懷

石頭城下進寒潮
靜聽疎更夜寂寥
生計已拚尋舊跡
歸年猶自滯歸橈
空悲浪迹淹三楚
無復傷心問六朝
城裏故人知健在
何時散步度江橋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置書

俠者

徐渭

門門一見不通名
入肆開尊俠氣生
却說吳中姓梅者
曾過燕市吊荆卿
路逢知己身先許
事遇難平劍欲鳴
自古英雄成濟處
也應君等爲橫行

白燕

閒庭盡日見還稀
院院梨開去漸微
別殿幾年埋玉匣
舊人何處認烏衣
春風水面徒聞語
夜月梁間好

美輝安得姚家紅線縷
却看片雪帶花飛

又

西飛歲歲候青陽
花發名園何處藏
天子郊禩呈瑞色
主人臺榭有輝光
輕翰掠雨綃初剪
小尾流風練愈長
萬里東歸看易沒
海天元是白雲鄉

落花

吳姬壓碎砌痕丹
越女腮嬌曙色寒
下急共知辭樹易
去遙定是返枝難
千門細雨陰晴換
萬里浮雲天地寬
莫向御溝隨柳絮
漫空作雪蔽長安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置書

齊雲石
初新之

漢京何用記神君
福地僊居處處聞
懸水千絲非雨散
層山百葉是蓮勻
鋪明上與毫光合
瓦碧平將樹色分
慕道無如明王切
萬年應馭鼎湖雲

嚴江茅大夫鹿門見贈賦答爲別

漢將移軍細柳營
每從高會聽鳴箏
惟應落帽當筵醉
那取從軍載筆行
彩鷁停風維曉岸
斷鴻隨雨入秋冥
江堤芳草霜中盡
明日將誰寄別情

北上別丁肖甫於虎丘

少年同學並青瑣一劍孤飛何處天別後相思應與
共向來心事尚難傳樹連古道冬催雪水泛寒燈夜
泊船自是陽關歌不得祇憑尊酒醉君前

徐州道中寄諸陶兩翰君

散裘短策去翩翩昨奉離觴似隔年目送浮雲悲遠
道心隨飛鳥向遙天河流遶岸紛成渡馬驟將塵踏
作煙客裏自甘如此景不堪持贈玉堂僊

於鎮岱樓

宗室健根

四十年前此一登重來筋力倦難勝古今岱嶽仍雄
峙近人家幾廢興皆壁寒花留晚色斷灣秋水美

七律卷之二十八

置玉

霜澄憑闌不盡登臨興歸路通衢半已燈

送部北溪分憲關中

司璫舍舊逐臣憲臺分陝拜恩新自緣明主思賢
士不許循良借魯人華嶽曉雲明牙錦函關紫氣迷
征輪轉憐此去三千里安得黃河十丈鱗

與戴節推話

宗室觀樞

綠陰深處動卿雲聚首深憐日易曛氣入芝蘭元自
分爲鳥雀喜同羣當筵松影清無間隔院花香靜

有聞對話傾心渾不盡探玄重啓玉函文

挽琴士張良玉

聞道琴高乘鯉遊人間從此大音收荒臺日落鶴空
聽幽壑雲深水自流遺曲誰傳絕代譜鳴蟬空老一
庭秋可憐辜負鍾期賞風雨年年山鬼愁

別詹生南歸

淪落彌生悔壯遊武林殘月夢歸舟鄉心激切輕千
里行色蕭條有一裘枯柳尚牽離別恨凍雲不解歲
寒愁欲知此後思君處山館塵生榻未收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置玉

首夏遣懷

造物相看情頗親百年元是一閒身風塵混迹寧由
我歲月勞形總爲人花外雲光當戶亂雨餘晴色捲
簾新對時自愛清和景半榻名香別有春

重陽前三日漫興

疎鴈殘霞霽景空滿天秋色到簾櫳千郊雨足麥初
播萬國舟停河未通一笑世情拋度外十年舊事戀
胸中流光轉盼重陽近又發黃花四五叢

又

菊含蓓蕾雨初收
梧葉霜遲碧尚留
雲物有時堪遣興
風煙何意不銷愁
市廛調遣空滋弊
田野租庸困未休
眼見乾坤多事日
愧無奇策報交遊

中秋過天雄同謝茂秦集元美舟中夜半至館

陶別去

顧聖

平堤煙柳暮蒼蒼
相對吳歌卽故鄉
百戰東南愁轉劇
幾年漂泊話猶長
櫓搖深夜波如練
簾捲中秋月似霜
樽酒論文共王謝
醉來分手亦淒涼

東郡別鄒子序入鄴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曹王

送君漳浦歎離睽
此日相逢手重攜
蹈海魯連非爲趙
談天鄒衍尚留齊
高樓倦倚寒雲斷
長鋏悲歌曉月低
何日扁舟尋舊隱
放歌同泛越來溪

雪後登鄴城樓懷新昌王

雪盡高樓萬里天
客裘凋敝思淒然
梁園尚未來枚叔
鄴下寧能老仲宣
樽酒自傾春欲動
梅花不見月空懸
無由縮地供詞賦
錯憶山陰夜放船

自林浦江上泛艇將至鼓山禪寺簡黃子

林世璧

浮舟爲訪子雲居
掛席樵風返照餘
江上人家連水竹
山中雲氣接空虛
欣逢法界三天靜
況值煙花二月初
處處鶯聲芳樹裏
寄言求侶意何如

黃岩道中

葉芳

黃葉蕭蕭下翠微
寒風歲暮薄征衣
亂泉當路馬蹄濕
落日半峰人影稀
旅食難辭漂母飯
隱居空愧首陽薇
仙山自是堪吾老
何必江東泛棹歸

留別沈鍊師

碧水蒼山十萬重
抱琴歸去憶僊翁
人間無路逢王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曹王

晉洞裏何年訪
葛洪瑤竈夜看丹
火候玉田春養紫
芝藥閒心勝事誰
能共知有隣家白
兔公

送郭道人次甫還海上

幾日逢君話息機
孤帆江上忽東歸
白雲還戀青山去
黃鶴終思碧海飛
島樹含花迎竹杖
秋風吹浪濕仙衣
相隨欲學長生訣
只恐丹砂事已非

留別張琯文

蕭颯河山飛白雲
京華歲暮欲離羣
人同聯壁那堪拆
劍合雙龍未忍分
落葉乍於行處見
寒砧偏向此

時聞挂帆獨自沿流去千里滄波正夕曛

龍江阻風寄懷真州繆以道

聞河霽客阻江風無那歸心久向東一夜忽驚生白髮
崇朝惟見下丹楓蕭蕭細雨寒沙際隱隱孤舟遠浪
中此地思君最岑寂獨將尊酒對秋空

春暮

周東田

寒重山城花不妍石池苔蘚片連錢絲絲不斷五旬
雨忽忽欲經三月天丹雘有緣通瑞鶴草堂無恨托

人生總被浮名繫莫向東風看紙鷁

殘息

七律卷之二十八

習堯

殘息微微重自憐秦箏齊瑟兩茫然規中不斷華池
水火上初開太乙蓮十里鶯花南國路一成煙雨故
山田桃源古洞雲深處欲問漁郎又隔年

孤山林和靖墓

放鶴亭空煙水餘林生曾比作樵漁千年白骨留荒
碣十里青山繞故居道在欲追箕穎操詩成真惟茂
陵書春來何限新桃李落盡梅花夜月虛

岳武穆廟

匹馬河西拜岳祠武林又見向南枝孤忠盡作生前
夢百戰空餘死後碑海氣有時開日月江湖終古走
蛟螭一尊欲弔黃龍府多少英魂泣數奇

于肅愍墓

于墳偏近岳家丘俯仰湖山涕泗流社稷難輕冤莫
問乾坤再造死何愁錢塘白日千峰晚玉塞黃塵萬
積秋秦晉祇今烽火急不堪醺酒拂吳鉤

吳山絕頂春望

亂風雄赤茫然酒入高峰客自憐湖色西含山壁
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習堯

百年莫向沙頭問南渡烟波無奈釣翁船

嚴子陵祠

古柏蒼藤覆廟庭野泉奇石引沙汀江山忽落漁翁
釣宇宙長懸客子星千里弔君尊酒白十年慚我劍
鋒青却思耿鄧排闥回首雲龍盡杳冥

秋懷

千古殘碑見渚沙聞聞山碧帶枯槎錦城烟雨迷王
國江市笙歌半酒家墓冷要離寧有劍館空西子尚

餘花壯懷回首吳歛發胥水天寒散暮鴉

玉液館新成臺圖

芙蓉池館鎖朱欄玉液泠泠秋一灣
尊酒映人嵐氣綠砌苔移席野花斑
牀頭鶴影月橫壁門外虎聲風
滿山夜靜瑤臺倚天立我來剛見白雲還

再過京山縣觀音崖

李言恭

車塵十里楚江西今得高山且暫棲
湖海幾年違故國春風兩度入招提
飛泉常傍懸崖落野鳥獨藏深
林爲覓老僧談四諦半樓烟月暮雲低

七律卷之二十八

留聖

別徐雲堅

霜寒江郭正斜暉又送孤裝出翠微
湖海空勞離夢遠風烟從此故人違
汨傷異域君南去書憶衡陽鴈
北飛明日雲山不堪對滄洲細雨思依依

同柏友遊山寺

野夫懷抱屬林丘又得同君白社遊
十里松杉秋雨徑半山鐘磬夕陽樓
閒將村酒問黃菊坐對溪雲出
暮流作客何緣遇公瑾令人常醉楚江頭

和黃淳父諸君餐英館候菊之作

王懋明

載酒看花花未開繞籬寒水半軒苔
幽姿不與羣芳競晴窗還憑妙句催
紅葉欲隨秋共老青山休笑客
空回主人寂寞重陽日應喜王弘寃後來

垂柳

城西幾樹漸堪攀濯濯低臨水一灣
慣長枝條妨別路解將顏色映春山
風流往日憐張緒婀娜誰家學
小蠻客子停驂勞悵望鄉愁撩亂夕陽間

落梅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留聖

清月疎烟樹樹明東風昨夜厲江城
玉鮮委砌疑無地香粉隨人覺有情
粧態鏡前春思減笛聲樓上旅
魂驚衰遲錯被年華惱一卉飄零百感生

寄梁伯龍

聞君游倦復還邛共說年來賦益工
任俠好看虬客傳躬耕聊繼鹿門風
雲林獨往常心醉花月幽居有
夢通一自過門題鳳後至今猶魂在樊籠

信溪舟中寫懷

客子南浮遠莫論日憑山水慰離魂
兩崖鐵石疑烟

古一欄春流過雨渾時序暗將愁鬢改風波常使戒
心存迷方遲暮何爲者安得躬耕老鹿門

表江客思

琴書留滯賴江濱迢遞東歸正及春啼鳥不知鄉國
異桃花空笑客囊貧看山自幸銷幽癖沽酒無由覓
故人飽歷風波倦行役一丘端可寄閒身

朝天宮

王_々涑

百折烟梯繞石城天門冉冉傍雲行瑤壇過雨藤蘿
翠上樹朝風鶴鶴驚煉藥欲分丹竈火步虛時聽洞
壑_々七_々卷之二十八

留_々王_々

蕭_々綽

還山

潘_々綽

荷葉花開游子還迎人園鳥倍關闌客行不覺生青
草歸興依然對碧山莫問妻孥還怨色且憐丘壑少
懸顏柴門一入車聲斷藁桂道遙更自攀

趙太史招同童山人集栢上人禪房得辰字

康從理

白雲低映壁蘿新暇日招攜境自春祇樹香浮懸錫
地蓮花青傍坐談人家留南國空銷鬢業爭東林可

寄身暫向長安原是客休因歡聚記星辰

同陳惟錫太史王儀父太僕李惟寅環衛山人
童子鳴管建初梁思伯館中分得聞字

藤蘿挂月影紛紛簾捲西堂半白雲綠酒浮沉心可
寄青山離隔夢何勤林昏野鵲憐余倦露泥庭蘭討
客芬楚奏吳歌俱寶瑟淒淒誰奈向秋聞

秋日同諸友過栢上人禪房分得霏字

空花晴墮晝霏霏一片秋雲欲染衣白馬舊開雙樹
青南山高似六塵稀池蓮似愛僧能爭林竹猶憐客
_々七_々卷之二十八

喜黎惟敬司馬至分得中字

嶺海春雲幾夢中烽烟無地問飛鴻歌來白雪傳京
國愁處黃塵起朔風貰酒久拚裘褐在何人猶愛寶
刀雄漢庭才子如林日作賦誰能似爾工

寄黃淳父兄

一別金閭郭外亭向人垂柳十番青書無千謁囊猶
水病有烟霞跡似萍江上扁舟孤夜雪鏡中華髮亂
秋星長干花月傷心麗入夢誰能淚不零

新春寄黃六

李元昭

流水潺湲蠟戶虛終朝默坐懶披書鳥聲尚覺春前
澠梅影應知臘後疎風洲山妻供濁酒雪晴田父薦
嘉蔬衰年未得資生計且向林塘學種魚

署中秋懷

張佳胤

吏隱官依一畝宮案頭幽鳥坐秋楓樓高散帙青天
上露滴繁花綠樹中小景會心無遠近轉蓬隨地可
西東虛慚絳帳橫經日空使諸生侍馬融

送范生永州

王達

落日疎煙馬影孤茫茫破浪接平蕪往來自喜生清
世登覽真能懼壯圖地向鷗邊分二水船從花外識
三活明年兩處相思日君在零陵我在吳

題江山清遠圖

十年騎馬戀徵官萬里江山次第看白浪翻空秋意
早翠屏留雪曉光寒帆檣遠近龍魚現樓閣高低宇
宙寬皓首歸來渾不忘一燈風雨夢長安

送茶陵劉槐庭

江雲漠漠路茫茫江上東風逐去航花落曉堤青草

合雨晴春清綠蒲香一聲孤角來邊壘萬點群峰接
故鄉料得到家應有感舊栽松柏過人長

岳陽樓夜泊次韻

酒醒長嘯獨登樓樓下蒼茫水自流路隔諸峰湘浦
晚天濤一鴈洞庭秋雲開月朗生吟思霜落風清散
客愁燈火幾家黃葉外角聲知是古巴州

戊午元旦

文徵明

黃鳥風聲遞好音白頭窓下整冠巾喜聞海上風煙
息又是人間日月新霽景騰暉金勝曉煖痕霏雪玉
梅香竹常藏酒尋芳去綠滿郊原草似茵

金陵眺古

祝允明

江雨平蕪野燒乾西風吹雨打長干盤龍去後金釵
蝕擒虎來時玉樹殘結綺閣中香地歇景陽樓下水
花寒秦人豈識千年後終古神州奠石盤

香奩冬詞

孟淑卿

默坐深閨思有餘霜威漸覺襲衣裾青綾被冷無鴛
夢紫塞天寒斷鴈書竹葉舞風侵戶響梅花和月上
窗虛雙蛾爭似庭前柳寒盡春來忽又舒

郭次甫下焦山訪予賦贈 朱察卿

躡蹻常隨舊往生開門今喜得逢迎青霞已領山中
葉白雲初嫌世上名委巷看花寒氣薄高樓觀海暮
潮平十年一作三江客明日重爲五嶽行

張月鹿免官歸却寄

老拜功曹祿甚微性廉常食武林薇車無意蒹葭翻成
謫江有鱸魚合早歸仲蔚階前芳草茂翟公門外故
人稀憑君詞賦凌三謝推轂於今事已非

又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四首

畏途誰任雨疎慵况復高才豈易容天地由來同野
馬古今那肯好真龍百年白髮難逃鏡何處青山可
駐筇我亦浮沉波浪裏避人無地着孤蹤

徐子與僉事與李子鱗參政同載入都舟次吳
門寓書因寄

朝天北指五雲中渺渺孤槎二妙同白雪驚人今日
見黃金收馬舊臺空御車尚以關河阻奏刺先將姓
字通柱下昔年曾結客大夫無媿古人風

寄謝茂秦

憶昔長安並馬遊醉來曾向酒家留風寒易水荆生
劍霜落燕山季子裘白雁廿年誰折簡青山何處獨
登樓當時投贈驚人句風雨常生匣底秋

送友人之邊

胡笳吹冷玉門霜投筆當年意慨慷百戰能騎千里
馬一麾曾斬右賢王青萍已照鬢邊白金印誰懸肘
下黃今日送君仍出塞好從王朔問行藏

賦得塞上征人

黃雲蔽日愁十年常出隴西頭馬前箭落烏孫
月後笳吹白帝秋身在却因思報主功成誰謂欲
封侯明朝定繫單于頸不愛燕然姓氏留

送秦水部之金陵

念爾才爲水部郎悲歌空有淚沾裳酒分南浦蘋香
細帆帶西風雁影長燕市雲深天杳杳金陵秋冷樹
蒼蒼可憐粉署良宵月猶照烏臺舊日霜

寄徐紹卿

莫叔明

街杯高館念離羣何處壺後醉裏聞覓信愛逢秋水
掉迷人惡說暮山雲簷間獨鳥翻殘葉墜下名花照

浴照世事于今有千變空林無計却從君

冬客金陵東徐道潛

顧允默

非嗟銀翰委樊籠歲杪那堪是客中斜影曉寒山際
月聲宵永樹間風屐穿東郭何人問裘敝西秦此
同賴有高情徐孺在時將杯酒話鴻濛

經蘇五娘廢宅

少年無限惜韶華曾共周郎醉狹斜笑指石橋東向
路來金屋阿嬌家香車去後惟荒草舞榭銷餘但
不用天台流水此中陵谷也堪嗟

秋夕次周芝孫韻寄梁伯龍于越

留聖光

懷君提劍武林游鴈影蛩聲繞戍樓七校倦看刁斗
月六橋驚換鼓鼙秋西施溪上花辭醉嚴子灘頭柳
帶愁吳越不須談往事歸來同我伴閒鷗

送張憲副游西湖

童珮

共說張騫逸興豪長安不戀錦官袍一官老去無恒
業廿載歸來未二毛冀北寒霜忘舊錢江東秋水白
輕舸詩篇後夜西湖上定有星辰映翠濤

越來谿

衰草荒雲路欲迷可堪移棹越來溪千江歲杪家仍
遠十里烟寒水自西練氣數行將日落山形幾點入
鳥啼溪東莫問行人廟一樹棠梨野鳥棲

錢塘酒家與虞山人話別

行程十日共枯槎一片寒江對浪花枕上水聲聽綠
綺篋中衣色關青霞山川未必多岐路崑壑從來是
一家醉倚舵樓還惜別可堪城上亂啼鴉

茅山題王道士山樓

茅山題王道士山樓
樓居在凭檻渾疑倚碧空過雨泉聲生枕
席綠崖人語出房櫳當窓星斗應宜夜入座烟霞不
爲風况有王喬茲學道洞簫長日彩雲中

秋日閒居

花發芙蓉一徑秋閉門山色又西樓竹牀不礙供高
臥草屨寧須續遠游簾幕無聲啼鳥去雲霞滿地夕
陽收攤書笑檢南朝事沈約何曾拜隱侯

無題

曲廊佇立話無端倦不勝衣春自寒花外覓消雙蛺
蝶帶邊心折小闌干腰肢怕近黃昏看指甲羞將紅

雨暉星斗滿牆暉未寐待兒偷語月團圓

又

共憐結隊試宮商獨恨差池錦瑟旁掌上未曾爲舞
燕曲中先自奏求凰情牽別事偷彈淚愁逐新聲暗
結腸歸去玉釵渾自墮不堪銀燭背人藏

初至燕京宿報國寺英上人禪房

李英

驅馳萬里至燕闕下馬投居野寺閒上界清都連北
關中天禪院近西山下聽齋磬逢僧話暗數郵程損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習至

客顏此夜思鄉人更遠天涯何處問刀環

長安早秋

清宵玉露下金溝草色淒淒倦倚樓鵲雲中雙闕
曉芙蓉天外萬山秋文園獨抱經年病杜曲誰憐遠
客愁此際不堪勞極目大江南北路悠悠

歲暮旅懷

天涯留滯歲將除短髮蕭條嘆客居楓葉共飛遊子
夢梅花不見故人書雲浮關樹千山盡夕照江烽萬
里餘回首旗亭心更遠每看征馬一踟蹰

送鄉友南還

翩翩旌旆去如飛獨立河梁對落暉皂帽不堪爲客
久青門頻送故人歸看雲經歲鄉書絕臨水傷春樂
事稀燕粵迢迢萬餘里塞鴻聽盡思依依

愁思

曾是滄洲舊釣徒西風落魄寄江都望中故國千山
阻別後經年一字無庾嶺烟霞秋思遠楚天風雨暮
帆孤誰憐飄泊他鄉客不爲尊鱸滯五湖

欽和御製山居詩賜靈谷寺住持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習至

釋宗泐

偶向溪頭坐石磯水禽沙鳥自相依敢言有道忘人
境祇欲無心契祖機莎草似茵迎日軟荻芽如玉到
春肥品屏半掩歸來後步履脩廊月色微

和程續古秋日見過兼次韻

上方高處古禪關一曲清溪萬疊山松樹不嫌僧共
老菊花應笑客能閒西風岸口孤帆轉落日林邊獨
鳥還一自兵餘行樂少且須今日盡歡顏

贈郭子莊之南昌

一騎新辭白下橋，豫章南去雨蕭蕭。元戎妙略歸孫

楚，賓客英才重鮑昭。近水高城江勢轉，倚天長劍斗

光寒。湖邊孺子亭猶在，應采芳蓀賦大招。

寄鎮厓先生

時留京總裁禮樂書

釋仁發

蓬萊宮闕五雲東，龍虎山川錦幃中。盡說黃金延郭

隗，誰知白壁起申公。春秋義氣諸侯懼，南北車書萬

國同。卻望鈞天纔咫尺，一琴涼月寫松風。

二月三日泊瓜州渡與吳菴同賦

漠漠夕陽收楚樹，昏昏客舟度鐘聲。來北

明詩選

庚子卷之二十八

四百五十三

因帆將燈影過揚州，雲銷碧海天無際。波撼金山地

欲浮，獨恨壯遊非昔日。滿江風露夜如秋。

湘湖謾興寄獵微生

藕花風起晚涼多，高據柴床聽棹歌。芳草不歸支遁

馬，白沙唯見右軍鵝。人家隱隱連桑柘，僧梵悠悠出

薜蘿。今夜湘中好，明月相思無奈故人何。

寄櫟隱南州

聽徹南岡杜宇聲，東州故舊獨關情。湖鄉草色迷春

雨，水院楊花落晚晴。百寶不如燕石貴，一錢誰買越

江清唯應便覓支，郎去馬上看山直到城。

午橋柳莊

十里烟沙接野塘，五株垂柳覆羅牆。官情都付河東

老，往事休談洛下莊。翠影連雲春正晚，鴛聲到夢日

初長。相邀須待花飛盡，倦客愁多易感傷。

三月廿八日早渡浙江

塵事縈心不暫安，天涯憂抱若爲寬。人因病久交遊

絕，士到名成出處難。水國鷄鳴催客渡，山城花落送

春殘。會當一壑忘情去，得共雲松老歲寒。

明詩選

庚子卷之二十八

四百五十四

寄伯貞戴公

東望湘雲客思多，故人歸計近如何。江都夜月看花

夢，海國蠻烟荔子凋。落日麒麟猶草野，滄江鷗鳥亦

風波。碧桃窓下聽春雨，誰肯金貂換綠蓑。

題雲門翠微深處

溪閣重重翠嶺遮，無時雲氣濕袈裟。千峰樹色藏朝

雨，六寺鐘聲送晚鴉。筆塚天寒收柿葉，茶壇風落掃

松花。倦遊每憶消閒地，早晚扁舟向若耶。

過何氏山林

十年海國厭風波，地老天荒此地過。
白髮幾人江上老，青山無恙越中多。
社尋廬阜沙門遠，詩愛揚州木部何。
要看仙家棋局散，不妨松下爛樵柯。

題張伯雨初陽臺倡和卷

笙管聲沉綵鳳飛，朝陽出海散晴暉。
一時文物推延祐，五夜丹光起太微。
歲月無情詩卷在山川，如故昔人非。
祇應湖上梅花月，照見荒臺獨鶴歸。

四月九日與斯道衍公登虎丘

紺宮高涌碧崔嵬，曾是秦皇駐蹕來。
虎石半銷金氣滅，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四十五

盡翠崖中斷，劒池開岩僧掃。月千峰，淨山鬼吟風萬壑。
哀老我登臨，春已晚，落花吹滿講經臺。

十一月十九日崇福菴對雪

海城三日北風顛，南雪今朝見臘前。
一色盡封閒草木，雙眸驚失舊山川。
逐臣愁絕藍關馬，倦客思回剡曲船。
令殺梅花吾不恨，疲民多少望豐年。

贈海上六如仙

祇陀園裏六如仙，不住僧房卽市廛。
歲月消磨囊底藥，雲山廢盡杖頭錢。
老來白雪秋盈鬢，謫罷青天月

滿船自說麻姑新，有報海波昨日又桑田。

石蟹泉

神竒驅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嘉。
晴帶溪雲穿曉籜，暗隨山雨走寒沙。
玉臍圓映波心月，瓊液香浮沼面花。
擬待春風招社客，焚香來試九溪茶。

過張侯舊宅

畫戟門開宿草新，一過此地一沾巾。
歸來燕子驚新主，開到梨花又暮春。
雨榻無因連海曲，星槎何處泊天津。
夢中相見猶平昔，翻訝傳來信未真。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四十五

次韻答唐羽士

長笑千金養客軀，靜將雙眼閱乘除。
盡拋身外無窮事，遍讀人間未見書。
鏡曲西風來款段，槎頭新水上編魚。
悲調幾度懷同谷，雪後黃精擬共鉏。

次韻答康郡馬

支許三生是舊遊，遠征不必動新愁。
胡奴踞進蒲萄渚，宛馬嘶首藉秋雪。
外屯兵開鶴陣，月中飛箭落旄頭。
要知別後相思處，但看長淮日夜流。

次韻答靈隱禪師

沉沉蓮漏滴初乾忽忽天涯歲又闌
貝葉讀殘香篆盡梅花吹斷角聲寒
舊文每許閒人錄新句寧容俗眼看
共喜太平林下客暮年生計託蒲團

次韻沈文舉忽見梅花

看梅曾感故園情每到開時別恨生
舊樹已從兵後盡新枝忽見水邊橫
夢回山閣梨雲白月滿江城盡角清
欲寄西湖早春信楚天霜冷鴈無聲

次韻贈空同外史

掛風瓢學許由翛然一室客皇州
日高松頂眠方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晉辛

隱月落梅邊詠未休老去不趨朝
士別醉來聊作野人謳憑誰爲寫維摩影
安得丹青顧虎頭

雪洞

玉戶玲瓏巧製裁水壺皎潔絕纖埃
千秋不解崑崙崑凍七日驚看混沌開
花散瓊臺春不盡光浮銀海月初來
道人坐久心源淨一水泠泠曉定回

遊廬嶽

帆掛東風十幅蒲西行五日指匡廬
柳岳湖口知彭澤山落船頭見小孤
白雨亂峰皆瀑布紫烟高處是

香爐茲行安得王摩詰爲掃蓮花社客圖

秋日晏坐

釋方澤

紫微紅薇覆院香翠屏蒼壁暗生涼
陶心淥水魚初躍流目層霄鳥正翔
避地向來追角里入秋親覺近羲皇
昨宵與客當明月木榻茶鐺已坐忘

楚江秋曉次石田翁韻

釋明秀

山川搖落露華晞野寺鳴鐘破曙暉
千里人烟江郭靜數聲漁笛水禽飛
寒惟刀尺風霜早日遠關河信思稀
叢菊又開身在客長沙誰念未成衣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晉辛

懷太白山人

塔前黃葉堆欲滿湖上白雲閒
自來千里秋風悲斷鴈兩峰寒日憶
登臺未能明月同移棹想見黃花獨
舉杯吟遍長松千萬樹南屏落日寺門開

中秋汎澈澈湖董蘿石許東山朱西村陳句溪
許九杞孫太白沈紫峽同賦

人物百年滄海上釣竿裊裊拂珊瑚
前峰吹笛月在水中秋放歌秋滿湖
夜靜魚龍迴浦澈天低星宿動
掀蒲山川勝槩自今昔天柱洞庭還有無

早春進艇赴棠陵石屋之招

烟霞舊誼經年別，人日書來促我行。
想見巾車停石屋，倚遊山水有春鶯。
風移丹楫高江曉，雲去衣裳遠樹晴。
擬把梅花共罇酒，月明那惜夜兼程。

梅花賡西村韻

東絕深山萬木荒，一枝歲晏獨含芳。
水邊月落寒無夢，簾外花明夜有霜。
甘向風塵棲草莽，不隨桃李傍門牆。
春園盡借陽和力，顏色何曾帶雪香。

許泉亭成簡蘿石翁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留

隱居晚歲卜西岩，叢棘荒烟手自爇。
抵爲巖泉藉疎豁，更堪基局傍松杉。
杖邊陰壑四時雨，檻外風江千里帆。
嶼南老人有高致，許泉名已爲吾剡。

留句溪養病山中

病臥山中且莫歸，我憐白髮故人稀。
焚香竹裏哦詩坐，行藥池邊看鳥飛。
省已有方須避地，求閒無願已忘機。
孤裘三十年還在，丘壑相看只舊衣。

散鶴沈一之別號

縞衣玄裳無可並，青田丹丘何處求。
傳書自惜遲三

島縱翻還看，向九州野竹漁沙閒。
立晚滄江水月獨橫秋，堦墀豈羨乘軒寵。
曾伴西湖處士遊。

錢塘懷古

梅花零落孤山路，放鶴亭前月自高。
宇宙兩間真處士，勲名千古一鴻毛。
書無封禪存遺稿，祠有軒裳列布袍。
惆悵先生招不起，滿湖烟雨暗蘭皋。

小寒食寄王仁甫

禁火空齋猶短褐，流鶯多事尚關關。
此生天地惟憂道，何處江湖不著閒。
春雨書邊長碧草，梨花病裏過青山。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留

青山前來入社，仍沽酒看竹吟詩。
任往還。

秋興

木落關山歲暮時，風雲萬里憶京師。
著書獨惜虞卿老，懷古猶含庾信悲。
海郭清砧寒近搗，山樓短笛夜深吹。
江南秋水平如鏡，祇恐無人照鬢絲。

和東濱先生餘春園作

沙寒竹淨草堂深，細雨鳩鳴不過林。
采藥已知同馬樂，種瓜猶似邵平心。
晚山留客酒初熟，春草閉門詩細吟。
不減風流習池興，青山白浦可招尋。

勝果山中懷朱陳二翁

西閣暮鐘雲氣陰南山秋色故宮深半巖落日照江
雨萬里長風吹桂林喜見燈花頻入夢病憐物色獨
關心青天兩夜負明月黃葉思君祇自吟

宿靈隱次棠陵韻

月上前峰烟霧消隱隱樵歌天竺橋泉鳴寒澗石齒
齒風吹落木霜蕭蕭白首相逢意自好黃花未發秋
無柳燈前忽憶棠陵客雲榻山尊負此宵

懷瑞石草堂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寶王

新年三酒故人意梅花一枝應抱愁牀頭日高殘雪
在竹裏鶴鳴春澗幽遜世豈惟忘盟榔安居終得藉
林丘已知賓榻青霞地獨自吟詩憶壠頭

秋日登棲雲巖

黃落山川入望遙行過雲巖憶前朝秋風廢苑悲叢
棘明月珠簾想玉簫島嶼晴浮漁浦樹江湖寒上海
鮮橋迢迢西崦斜陽路惟見歸鴉趁暮樵

浮朴園

棲息渾同太古時丈人只有漢陰知竹深春雨煮黃

獨松下晚山歌紫芝豈謂全生因抱病祇緣避俗得
無爲衣裳更帶烟霞色鶴鹿相隨杞菊籬

嘗茶

小堂春晚正寥寥洗水烹茶帶雨燒病起不知紅葉
老開門忽報白雲招松邊落日明虛閣夢裏西山度
野橋我已慵書今數月恠來幽思在芭蕉

高御史世德告病還陝

釋魯山

酬國曾無鄉土夢赤心今爲病悞違鴈從沙塞寒時
過人向秋光淡處歸笑典朝衫償藥價慢將荷葉製
明詩選 七律卷之二十八 寶王

偏衣林間歲月如流水五夜遙應看紫微

次謝與槐王古直二公見訪韻

釋果斌

野寺尋春春欲歸松陰淡淡鳥聲微峰頭返照雲來
暗谷口殘花雨過稀雅致忽驚王逸少清標真覩謝
玄暉山深已隔人間世何得浮塵更點衣

次韻荅仁山劉公

不因流景惜華年甘守東林冷淡禪愧我性空聊假
悟何人心印得真傳茶浮石鼎時開煮窓對雲山日
晏眠却恨根塵除未盡賡酬猶爲了詩緣

除夕

白髮盈盈愧昔賢，疎慵虛占好林泉。
茗甌細啜迎新序，篝火重添續舊烟。
竹響巖城千炬發，雲埋凍屋一燈懸。
山鐘聽徹渾忘寢，坐待金烏上碧天。

宿東林寺

訪舊匡廬幾處登，芒鞋那畏石陵嶒。
欲開萬里通霄眼，須作孤峰獨宿僧。
荷錫不驚林下虎，煮茶聊借佛前燈。
烟霞儘有吾僭分，着個蒲團豈不能。

答王戶部問禪用韻

釋希復

詩選

卷之二十八

四

遺物表元無意，禮法區中亦匪心。
欲以此生明夢幻，故將微妙入幽吟。
離空已墮聲聞淺，卽有還迷覺海深。
大道本來超性相，何勞岐路漫參尋。

寄月田

講從東郭辭羅什，禪向西山禮道林。
世法豈因迷色相，祖機曾已悟幽深。
蘿床石塔非凡界，鶴唳猿啼總妙音。
定起欲呈心所得，了無文字可成吟。

送僧錄講經崇遠

羽士周思得

錫飛空出帝京，烟霞蹤跡水雲情。
袈裟靜疊曇華

影靈籙清傳，貝葉聲翠竹岩前。
看有相磐陀石上話無生。
房前舊栢松枝老，弟子應看偃蓋青。

舟中寄張外史

羽士盧大雅

棹郎催踏春溪舫，阻我辭君散木亭。
江水未應春去漲，鄉山偏向別時青。
烟波釣艇新衝雨，河漢仙槎舊犯星。
輪與仙都吉居士，一簾山雨聽鶉經。

夜坐

羽士章志宗

窓間獨坐忘脩脩，一盞寒燈伴寂寥。
風是故人能自至，月爲佳客不須邀。
金甌泛酒飄春霧，石鼎烹茶響夜潮。

詩選

卷之二十八

四

一卷蔬珠閑誦罷，紛紛鸞鶴下青霄。

秋分日同友人山行

羽士錢月齡

鵲愁暫撥作山行，秋日平分氣轉清。
溪影照人風已息，稻香撲袖雨初晴。
古今在眼青山色，歲序驚心白鴈聲。
更喜同遊俱物表，採芝坐石看雲生。

秋懷

碧天風露灑梧桐，雲錦浮華月正中。
仙侶夢隨三島遠，野人興寄一杯濃。
丁丁玉斧侵圓魄，隱隱鸞笙度半空。
願得年年當此夕，清光長照醉顏紅。

教坊獻詩

鐵氏淑秀

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挽臨粧鏡雨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

教坊中呈原問官

鐵夫人次女

骨肉相離舊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淚垂玉筋辭官舍步斂金蓮入教坊覽鏡幸無傾國色向人休學倚門粧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送弟就試春官

沈夫人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留李五

自少離家侍禁闈人間天上路依微朝迎鳳輦趨青瑣夕捧鸞書入紫微銀燭燒殘空有淚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雨登金籍同補華蟲上衣衣

秋興

陳夫人

小塘蒲柳漸蕭疎露滴銀牀下井梧隱去陶潛戀松菊歸來張翰憶尊鱸雨收殘暑蟬聲咽風送新涼鴈影孤每爲悲秋減懷抱任教香冷博山爐

行閩山見居人以竹引泉

陳夫人

行盡山溪路渺茫幾家茅屋對斜陽引泉竹溜穿廚

入墮粉松花遠舍香樵徑無人閒臥犢石田得雨漸分秧平生頗有山林僻欲向溪邊結草堂

秋夕

陳夫人

水滴銅壺夜漏停樓頭月午牕初醒丹爐養藥重添火小閣焚香再禮星撼撼風聲飛墜葉輝輝燈影照寒屏樵余忽爾成奇夢直駕長鯨過洞庭

吳山懷古

朱氏靜菴

萬里中原戰血腥宋家南渡若爲情忠臣有志清沙燕諸王無心復汴京北塞春風啼蜀魄西湖夜月照瑤箏百年興廢空陳迹回首吳山落照明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留李五

春雨

雲漠漠雨如絲花浦西園蝶未知金屋曉寒鶯語滑畫樓春曉燕歸遲宮桃有恨啼紅淚烟柳多情斂翠眉檀板金尊久寥落孤城愁聽角聲悲

湖曲

湖光山色映柴扉茅屋疎籬客到稀閒摘松花釀春酒旋裁荷葉製秋衣紅分夜火明書屋綠漲晴波沒釣磯惟有溪頭雙白鳥朝朝相對亦忘機

夜坐

吳蟾初出悄無眠數盡更籌覺暮寒柳色弄陰春已
聯角聲吹月夜將闌金爐火冷沉烟細羅幌風生蠟
炬殘獨坐空庭望銀漢碧天如水露溥溥

秋夜

月轉梧桐夜未央繡屏斜裊篆爐香金風初起桂花
落玉露無聲秋夜長碧海望窮仙路遠紫簫聲徹晚
天涼葉槎欲共天孫會惆悵銀河路渺茫

寄夫

王夫人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習字七

鴈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
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日暮其雨其雨怨
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

庭中牡丹盛開詩以賞之

馬夫人

翠霧紅雲護短牆豪華端稱作花王洛陽宮裏楊妃
醉吳國臺前西子粧芳露淡勻腮粉膩暖風輕度口
脂香開時亦自知珍重靜鎖春風白晝長

憶姊和韻

孫夫人

作夜寒梅已着花新枝折取寄天涯鸞翔霄漢還千

里人隔燕吳本一家無那看雲憑畫檻懸知望月倚
牕紗錦牋况復傳佳句詠雪高才未足誇

聞鴈

帶月穿雲晚亦過數聲嘹唳近銀河川源萬里來何
遠關塞千重度更多曾寄尺書歸上苑還拖秋影落
寒波天涯旅客愁聞汝嗚咽心奈若何

越城懷古

海國淒涼千載恨滔滔都付水流東千年霸越人何
在一戰吞吳事已空弱柳新垂黃鳥轉荒臺猶在綠

明詩選

卷之二十八

習字八止

烟籠只今惟有稽山月曾吐金輝照故宮

新秋

潘夫人

窓前初日掛銀鈎水色山光總是愁花落碧苔閒白
晝鳥啼庭樹弄清秋紛紛黃葉隨風舞落葉寒泉倚
檻流月色滿簾多意趣蕭然物外自神遊

七言律詩卷之二十八終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二十九

金陵蘭嶠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五言排律 一百零五首

賦得桃塢送別

高啓

何地芳菲滿吳趨曲陌西藏經非漢壘種樹似秦溪
未暇忽段起過春猶雪迷葉開渡江唱花憶映門題
祈禱或傍水遊處每成蹊偶來因送客腸斷有鶯啼

行真娘墓送蟬上人之虎丘

明詩選 卷之二十九 乙
色山城滅佳人能久妍斷碑山寺裏小塚竹林邊

南風帶苔花暮雨細情留吳苑客夢逐楚臺仙
高僧方宴坐身在散花天

月夜遊太湖

微尋林屋隱還過洞庭遊遠水初涵夜長天盡作秋
滿如青草澗月似白蓮浮萬壑風傳笛三更斗挂舟
葉應隨鳥散山欲趁波流浩蕩吾何適鷗夷不可求

聖壽節早朝

天啟聖圖昌流虹叶夢祥飛龍起江左戰馬放山陽
御柳垂閭闔仙桃熟建章遠人陳貢篚近侍浥爐香

金鏡千秋錄瑤池萬歲觴小臣歌拜手堯日正舒長
送人之吳江

番虹橋下路此地隔江湖沙樹應多積寒魚半是鱸
風將菱唱遠舟帶夕陽孤離別琴三疊悲歌酒一壺
不堪憶君處烟雨滿秋蕪

陪干進士馮明府宿遂初庵得心字

山中因訪古方外遂幽尋曲逕綠迴澗高標出亂岑
舍舟留北渚借屐過東林野色無寒色雲陰助夕陰
煙波皆客意猿鳥共閒心風引虛林磬泉流別院琴
明詩選 卷之二十九 乙

寒帷蘿蔓入掃壁土苔侵花韻空禪性松聲學梵音
翻經仍用貝布地不須金小舞塔前鶴微鳴柳外禽
鴉昏爭亂葉蛩冷罷孤吟樹影分隣屋秋聲急暮砧
平蕪供眺望密雨值登臨景勝驅塵想形忘泐素襟
几延寒閣靜燈燭夜窻深古蓄僧開供芳醪客自斟
黃柑來野市紫鱗出溪潯契合元非舊情親已獨飲
知師甘寂靜愧我嘆浮沉明日天涯去何時重盃簪

三教堂蘭若

勝地傳三教空山少四鄰溪流舊回合峰勢此嶙峋

松桂風吟夜莓苔雨度春經殘蘿逕月燈掩石龕塵
堯率疑天界維摩恐後身布金還長者携酒屬詩人
心遠雲堪卧門開鳥自馴早祈蓮社就來此息貪嗔

逢牛尊師

道逢牛道士把酒醉雲房龍問壺中訣人傳肘後方
久知是鳥更指石為羊遣興聊題翰無言但括囊
秋星明劍氣夜月釀丹光酣飲從傾倒神遊極混茫
別情波渺渺歸路樹蒼蒼又懼扁舟去尋雲到草堂

久日同林秀才遊衍真觀

明詩選

群卷之二十九

三

遂島煙霞合琳宮日月開洞陰常積雪地古半藏苔
竹已成龍去人因訪鶴來欲飛王令鳥且醉葛洪盃
果熟經時換炊香待夢回晴光偏悅鳥臘色尚欺梅
意靜寒泓水心同槁木灰鳳笙如可學吹月上瑤臺

雨後溪園即事

何景明

偃息春朝晏輕陰散野園山雲行翠壁溪雨度河源
鷺浴晴相倚鳬飛暖自喧疎楊映遠岸細草入平原
開徑徒懷侶臨流且避諠豹終隨霧隱龍豈怨泥蟠
鴻鵠皆千里雞豚自一村幽棲何限意難與世人論

送金中丞赴延綏

邊貢

上郡防胡切中丞入陝遙隼旂明曉甸鏡吹轉春橋
二月花新綴三川雪正消北門來寇準西極使班超
國仗和戎利人傳破膽謠按圖收地險堅壁阻天驕
程樂欲偏將經綸翊聖朝長城一身是詎數霍嫖姚

夜登定山

殷雲霄

湖泛洞江水夜躡定山石延蘿踞虎豹嘯波動潮汐
鳥鳴馬吏官疑入羽人宅林靜江有聲雲昏岸無迹
萬壑成尖閣遠觀風勢依峰峻月色連江白

明詩選

五群卷之二十九

四

飛鴻鳴遠浦潛蛟舞深澤飄飄千里舟肱肱獨遊客
飛帆拂海逸思遠鳬繹乘桴嗟有志棲巖悲失策
薄宦竟何有幽期誰與適覺迷道有獲舍欲情無逆
春言詠白駒聊以慰今夕

送黃少卿子任致仕歸南海

孟洋

不見黃生久居然鄙吝相相逢笑語地忽動別離情
諫院名猶重容臺秩更清江山萬里去書劍一帆輕
五嶺道無數杜鵑聲

百戰無寧日窮年作宦情故山惟夢到異域獨燈明
水雪淹公子風塵掩客星無家杜陵老經亂鄭康成
比望關河回東遊歲月更安危仗王室鼎食愧昇平

薰橋

楊慎

綠綺試新霜金丸綴紫房美人憐節物含笑出長廊
素手勞親摘朱唇不忍嘗濃薰九微火清芬百合香
捧持青玉案投贈白雲鄉桃李終成俗芝蘭豈並芳
直堪頌屈子未許柳潘郎羅帕分珍賜猶疑出上方

蘇東田居寄子雲希尹

薛蕙

五排卷之十九

五

疎散棄舊裾歸休依井閭自知非宦侶雅意是閒居
伐木構新宇種苗開舊墟踟躕寄農圃出入偶樵漁
歲晏風霜早田家耕穫餘官牆懸耒耜敝籥貯詩書
談笑過隣父喧呼避里胥綻衣添敗絮酌酒費枯魚
揚子貧猶在嵇生懶未除驚驂忘蹭蹬落羽謝吹噓
嘿嘿寡同調悠悠無起予近來思二仲相念復何如

送楊石齋

社稷功成後山林避寵年遭逢誰可並出處獨超然
反側當前日經綸邁昔賢殷憂興聖主至治格皇天

凶豎同摧朽蒼生盡解懸廟謨隨指顧臣節見周旋

智勇千夫敵勲勞百辟先賞仍虛裂土名已重凌煙

握緊慚周勃揮金笑魯連急流嫌盛滿介石慕貞堅

許國心恒切還鄉與偶牽留侯初相漢樂毅晚辭燕

異域無歸路高風進退全草停黃閣詔花簇錦江船

水儘星橋側茅堂雪嶺邊雲霞深綠野卉木富平泉

事業存鐘鼎儀刑照簡編景朝瞻翊戴四海憶陶甄

白首歸休記青春送別蓮衣冠望行色端不異登仙

奉送自廣利公履歷記旋三十韵

五排卷之十九

六

蔣山卿

帝室何多故親藩自取亡從教賜几杖詎意缺鉞折
氛祲霾彭蠡妖星宇豫章官寮甘就戮郡縣泣惟殃
百戰爲魚肉宗人化犬羊漫看傳羽檄妄欲改冠裳
司馬當分閫留都况接疆算籌期克勝師旅素張皇
倚角遙成勢風聲孰敢當焚舟繞走敵掃穴已擒王
北關紆憂切南征獨斷剛六軍行自將千乘擁前行
事異炎離斗時維律應商投戈回落日出號肅秋霜
露布收江右行宮入建康威儀喜重見禮數覺周防

莫原金扉啓朝正玉珮銜戟門替履集陵寢旌旌揚
山左瞻龍虎臺荒識鳳凰煙花春爛熳霧樹晚蒼茫
注駕遠京早樓船跨海長承恩仍危跡激賞共登牀
直清臆急笳吟白露涼風雲隨浩蕩日月共翱翔
劉向論思暢揚雄賦頌光經綸才必異畋獵兆非常
世賞更絃轍朝思引棟梁中興宜陋漢舊俗好歸唐
幕府空留滯詞場屢激昂騰騰事業徒倚卜行藏

山獄留別主人兼欲有貨

王廷陳

途殊尚藉岐路暫相看生死交情見飄零客計難
五排卷之三九 七

原思寧是病范叔果非寒有玉嗟三賦無金報一餐
渴鱗斗水活窮鳥一枝安莊鳥吟何切馮驩歌未聞
平生流水引不惜向君彈

初歸故園作

結髮負奇志辭家作遠遊一言侵絳灌萬死脫幽囚
倚伏虛疑鵬光芒隱射牛敢云疲漢戟實已敝秦裘
習隱希玄豹忘機對白鷗生涯惟素業吾道已滄洲

寄劉松石

鎮擁三邊重銜兼八座榮韜鈴臨玉障仁義卽金城

神武雖無敵天威亦有征塞煙烽裏合隴月笛中明
直應師方壯恩驅命始輕何云無上策已見戢佳兵
虎豹爭爲用風雲立可生書隨飛箭去檄至倒戈迎
百勝非天幸諸戎不日平橫行邊地拓獨坐虜塵清
質子趨周道降王詣漢京歌鐘時自勞戍鼓遂無驚
定遠元校筆終軍枉請纓不言防衆忌求退爲功成
但使龍庭滅寧邀麟閣名

自三台河泛舟至鳳巖

雲雷水雲興茲乘風日和纜牽仍擊汰棹輟且隨波
明辭選 五排卷之三九 八

竊慕太公釣猶欽孺子歌野風散蘭杜潭影翳藤蘿
曲岸行逾近支流入轉多蟲魚衝艇躍鸞駕狎人過
漸覺傍洲退迴看遠岫羅詭容綠爽出逸思向空摩
嚴子瀕若此秦人源匪他再來津恐失歸路奈愁何

題陳子隱居

愛君多野興築室傍溪源霜月蘆花暎香風蘭葉翻
卧聞春水至坐聽榜人喧鷗鷺何多喜龍蛇但久蟠
臨流傷逝者達命願終焉素業江鄉在高情栗里存
陽林垂釣艇皆徑讀書軒雲疊憲中岫霞開石上尊

蒼藤齊刺壁綠條半遮門豈厭漁樵侶惟耽場圃言
園秋收芋栗村晚納雞豚歲月老將至襟期誰與論
應知巖洞裏別自有乾坤

登五華寺閣十韻

馬汝驥

寶閣開千仞丹梯繞五華春攀入霄漢晴望出煙霞
碧宇靈初淨瑤京路不遐西方標舊嶺比極壓龍沙
臺倚黃金直泉飛白玉斜綵雲張拱繡朱日度窻紗
若聞天樂巡簷拾雨花古松扶佛座踈竹間僧家
若唐樹川浮瀚海樵登臨雖信美詞賦愧三車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九

夏日閒居

許宗魯

漸老遠塵慮乘閒耽索居庭軒初日永花竹尚春餘
久止杯中物長拋架上書園荒同仲蔚病渴似相如
擇木從它鳥栖淵信我魚行藏何所寄隱几讀潛虛
春日遊興慶故池

昔是皇家苑今爲藩園池景龍餘舊號花萼尚殘碑
鳳館榛蕪合龍舟歲月移藤垂千尺蔓樹拱萬年枝
芳草王孫賦霓裳帝子辭翠盤懷妙舞玉台想橫吹
佳麗前朝跡興亡異代時乘春聊命賞覽古一興思

海變旋成陸臺傾已就夷授琴增慷慨徒感雍門悲
藉田導駕 周君祚

天后躬王藉垣臣喜景從黃衣來日畔珠履下田中
一檢嚴遺矩羣推見至同勤勞懸玉體行幸值青宮
彩仗旋移旭靈旗滿禦風沾塗龍目覽驚蹕虎賁供
懋德侔春育皇仁洽歲豐惟應周后稷歷服並無窮
送木齋閣老致仕

旌蓋催晨發煙霞入望新寵恩黃閣重心事碧山親
同真辭位留侯早乞身繫維虛夢寐瞻望渺參辰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

天節堅終始神功付隱淪鳳飛元快覩鴻舉定誰馴
柳足龍泉雨花明蘿壁春笑歌淹日月步履出風塵
勲業清時範文章奕世珍高標振遐軌懷企獨傷神
懷袁尚之草堂 蔡羽

袁子藏經地曾登溪上壇塵風生夏幕寂藹過秋蘭
院靜意虛綠階空翠墮寒竹知香節老荷憶錦房殘
池草誰同賦松琴獨自彈滄江煙霧濶何日對琅玕
遊玉筍山 傅汝舟

玉筍開山遠金壇瞰谷重靈光流世界瑞氣渾春冬

險灘千盤磴參差百轉峰宿雲長抱殿遊鶴不歸松
虎洞泉爲雨鯨樓石作鐘韭抽堯葉淨桃發蕤花漫
道士隨黃犢仙人駕赤龍丹爐七焰滅瓊錄九霞封
亂竹通飛佩繁芝礙放節愧爲福地客叨躡羨門蹤

題賓野堂贈胡竹亭司寇

王慎中

芳村帶近郭大老此安居闢戶延遙巘爲園激淺渠
虛亭脩竹拂曲沼小萍舒閣貯恩存詔門懸子告與
家中婚嫁畢世上是非疎日抱藥邊甕時巾花外車
親把筆抽牘自藏書揮金燕閭里何似漢庭疏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一

送中丞洪洋趙公鎮關中詩

屠應峻

專主復臨戎長城倚上公嚴威清塞外淑氣滿關中
節鉞唐開府山河漢故宮折衝紆武畧禮樂自文雄
問俗耕耘遍觀兵玉帛同星占紫微潤月候白狼空
經濟無遺策蕃夷不異風佇看歸吉甫燕賚有彤弓

自夏徂秋候旨未得歸

袁泰

徂暑慙流滯何時許罷歸過湘無鴈到望闕有鷁飛
拙宦心真懶傳經事已非周任稱就列梅福嘆知幾
瘴癘炎州劇蓴鱸澤國肥江湖隨處好早晚築漁磯

晉濟寺同孟中丞作

唐順之

宛轉雲峰合微茫鳥路通閒來竹林下醉臥石房中
陰礪泉先凍陽崖藟尚紅攀蘿探虎穴憇石俯蛟宮
上客思留帶山僧不避驄夜深清嘯發流響入寒空

詠天壇梅花

名卉來南土奇葩曜上方花遲疑避雪葉早爲迎陽
靈液滋玄幹仙雲拂素裳無言恒欽笑不謝暗飄香
夕伴芝房月朝承兔苑霜飛窺玉女鏡舞撲羽人觴
凝結千年實先呈五出粧帝羹如可和持此奉明光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一

喜峰口觀三衛貢馬

貢道走東胡關門控北都每逢金鏡節來獻玉驄駒
酋長花當後山川松漠紆天衣沾糾駢國馬出駒駝
乞賞孫隨祖專兵婦代夫珥瑤珠錯落祿祿錦氍毹
繁舞呈鞮韋侏言驛象胥白狼回右衽黑水作通衢
明堂端拱日王會正堪圖

次朱夷白山人韻

沈愷

祥麟在空野文斗鬱南天有約人難至無言意已傳
才名馳藝苑藻思溢瑤篇門有先生柳家無負郭田

鹽時漁笠澤雪夜棹吳川取適元非酒知音不在絃
閉來調鶴病慮澹厭花然久矣心無累飄然思欲仙
漆園辭祿日果父挂瓢年羨爾成眞隱相期淨物緣

來鳳亭集

皇甫湜

中休一延賞小苑足風花高響流清韻長陰覆綠華
心靜山扉雲望賒竹氛含早露鳥影曳殘霞
會可娛芳夜無愁繫日斜

龍九龍池

王廷幹

龍門開碧苑池色映丹丘芳樹綠塔轉清泉入戶流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三

名園花氣滿虛谷鳥聲幽草間停清蹕雲峰帶彩旌
水憐空鑑照山望歸烟浮印此消千慮何須覽十洲

秋日懷劉蔡二子

朱衡

風激江流細霜飛林影多積沙含風露草樹蔭餘蔭
泥蟄非龍臥居閑可雀羅評文懷子建登眺憶羊何
同是青霄客相隨白壁坡明珠輝合浦神劍躍蒼波
省旭高雲閣宮花爛玉柯恩光同給錦出入共鳴珂
黃葛樛相引白珪石可磨含香鷄轉樹酌酒月棲蘿
文學持金鐸中郎賦蓼莪繫予慚弱羽寂寞抱清柯

離緒增忉忉冥心保太和爲冠初製褱授服已寒荷
望極關雲渺秋深塞鴈過採蓉徒自把取瑟爲誰歌
將隨明月影一夕渡金河

過河津雍令焯請遊龍門

喬世寧

十年懷勝覽今始眺巖隈青嶂中天立黃河一線來
橫高海雲入峽斷禹門開鼓吹驚龍窟烟嵐裏酒杯
晴看霞散綺時聽水轟雷慰此遠遊客還思博望才
况乃同倚望鄉臺秦塞臨流見汾陰往事哀
况乃同倚望鄉臺秦塞臨流見汾陰往事哀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四

張子明庭招飲岳陽樓

君開湖上酌招覽洞庭樓細雨昏平野遠山來四愁
烟雲噓楚澤天地入滄洲瑟憶湘靈曲臺悲帝子遊
喧聞漁父世延望羽人丘擬泛無邊島誰爲不繫舟
長風迴去鴈極浦點輕鷗綠爾客情切黃昏立未休

題王司馬甘節杖

鄧俄

靈壽懷榮賜青藜憶夜燃何如甘節杖長伴采芝仙
林下消搖興山中自在緣月明吟屨穩雪霽素琴聯
几倚雲停後肱撐野眺前化龍知得道引鶴愛尋玄

老至怡鳩玉春來挂酒錢休論桃竹賦蔗境賴延年

茶夢閣詩

經閣倚空明與同鄴架清太玄纔草罷隱几夢初成
碧乳烹鐺月龍團啜露英泉香懷陸羽蝶影悟莊生
竹裏雙雕鶴壚邊一短檠覺來默無語窗外淡烟橫

燕京篇

李攀龍

燕京豪傑地杯酒爲君陳雙闕西山下諸陵北海濱
前門行雨雪黍谷變陽春騶衍初臨碣荆軻故入秦
黃金來駿馬白壁售佳人定鼎還先帝千年正紫宸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五

和殷卿咏梅篇

忽憶探梅句深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江天
影落青樽裏花生探筆前新妝縈素練白雪灑冰絃
南園昔堪寄春風病獨憐更慚清思減不及兔園篇

至邳州贈李于鱗

王世貞

不淺停車興寧因戀濁醪客顏迴把袂吾手任持螯
十日布衣飲千秋冠蓋勞北風寒趙瑟明月隱吳刀
淮海身難下乾坤首並搔宦情餘汝在物譽借詩逃
一別安孤枕相知仗二毛白雲空在望誰益太行高

送萬郎中恤刑楚中

都門惜別地草色更油然爾去金鷄詔應過嶽鴈天
春波巫峽滿夏澤洞庭偏干羽堯階後輶車禹淚前
鶯啼五溪渡花發百蠻烟賦就如相問江梅玉笛邊

傷春

二月春過半蕭條甚往年無風蕩白日不雨失青天
邊塞還聲鼓侯家自管絃命輕微病後心老欲歸前
多病怯看花艷更憐祇應長兀兀一室坐安禪
送黃資禮謫判漳州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六

爲謝山人贈顧生

白簡當年疏真無愧古人舉朝迴氣色中貴失精神
日月流言事風霜敢諫身向來餘萬死此去有孤臣
別地荆榛滿之官橘柚新濤驅千障雪花散萬家春
任俠非凌守虛懷欲近民臨岐繞朝策爲爾重沾巾

東郊

游客爭歸趙虞卿亦見尋立談雙白壁笑却千黃金
解道國恩重誰同交誼深崎嶇依一老流落見餘心
擊筑無燕市悲歌有越吟揖子還拂袖碣石暮雲沉

東郊不忍駐歸馬，叩柴關春或留天。上愁應滿世間酒，尊憑破涕朝事總銷顏。黃髮誇能老青雲，恐失還檀兮虛坎坎。桑者自閒閒，何日乘新雨扶犁有故山。

香山寺

聞鐘尋古刹，高入白雲層。北極諸天擁，中原一氣憑。攝衣凌恍忽，飛磴插峻嶒。不謝菩提樹，常明慧遠燈。雙星垂井動，片石抱蟾升。怒蕩搖風檜，殘鱗圻雨藤。切欣曾鐵馬，迷路有金繩。忽憶宸游事，千林色倍增。真定劉使君，月夜宴城北池亭觀捕魚。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上

竹窗客寧貴，如棠公豈頻。水光迴拍檻，秋色散驚絳。吹冰星飛動，穿深月隱淪。生涯捐浩蕩，末路赴逡巡。空嶽金縢細，霜飛玉筍新。異鄉王肅名，南國李鷹尊。有自烹鮮理，吾何祝網仁。風波仍病骨，天地漸窮鱗。萬事徵漁父，孤懷信校人。無煩問濠上，莊惠定誰真。

王承羅倅邀余天雄郡閣因携謝盧登焉

郡閣諸賢在，誰堪展齒高。渾流寫衣帶，任嶺出秋毫。喋起千家月，松迴萬壑濤。新篇携謝眺，若士起盧敖。羅友須羊肉，王猷似馬曹。禮寧緣我設，興自任君豪。

夜色歸長劍，天風任濁醪。詩成誰第一，欲解鵝鵝袍。安東侯縈有述。

樹影旌旗接，濤聲鼓吹兼。雨拖殘日脚，山割亂雲尖。淮艦雖寬闊，齊師未解嚴。瘡痍心轉塞，骨肉淚頻沾。恩澤詩書負，烽烟號令添。如何重推轂，翻使捷書淹。遊靈嚴寺十二韻。

爲拾祇園竹，名山結願偏。登臨恍初地，徙倚更諸天。不改芙蓉色，微添蘿薜烟。松雲移疊嶂，花雨助鳴泉。蔭橋青從引，苔衣碧任穿。井猶雙鶴浴，瀑似片虹懸。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上

磬發僧歸定，燈餘客借傳。新茶收月共，淨甃割霞眠。未叩無生理，聊追有漏緣。空聞飛錫杖，不見布金田。盡切終成幻，降心返離禪。祇應何所住，一鉢付流年。賦得臨池柳

梁有譽

拂岸青陰合，縈堤翠色稠。聲從笛裏聽，影傍鏡中浮。水與柔情漾，波將舞態留。腰肢憐楚細，眉黛學孫愁。濯濯恒籠霧，依依詎耐秋。堪憐張緒去，誰復擬風流。妙高臺謁蘇文忠公像

長公不可作，遺像見丰標。臺接丹丘月，門臨滄海潮。

一官空白首十載爲青苗玉簡芳名紀瑤編綺思饒
感時真慕賈著論每凌晁伊昔金蓮過何年斷梗飄
投珠人共惜毀壁禍難銷舊蹟嗟夷漫荒祠更寂寥
砌間衰草積牖暗暮雲影哀些難成調忠魂詎可招
丹青猶藹藹松檜已蕭蕭漁火連江暗霜鐘振磬遙
旅懷多感激行矣寄長謠

仲冬朔日修復山中舊社得寒字

白社何年別青山此日看風塵雙鬢短江海一尊殘
猿鶴驚人去松筠掩徑寒馬卿遊獨倦羊仲過同歡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十九

帙向風林散琴迎露菊罽幽居知節換拙養見交難
今古仍蟲技乾坤白鵝冠登樓共詞客踈豁望飛翰

喜梁李二山人入社

騷壇稱二妙名自早年知磊落看前代飛騰羨此時
黃初窺製作綠綺共襟期浪迹猶存古高談亦解頤
賦才愁裏逸俠氣醉來奇霜下梅花詠風前桂樹詞
握珠君自惜投璧我無疑南國空舒嘯東方謾嘆饑
古人何寂寞吾道豈磷緇燭星垂戶開尊竹蔭池
藥闌齊染翰花塢半彈棋更擬持竿去長歌滄海湄

經行高嶢追挽楊用修太史 張佳胤

君自投荒日飄零瘴海間風雲辭玉署歲月謝紅顏
著述愁中盡詩篇病後刪大名留死諫前席阻生還
石表何因折泉臺不可攀知無封禪草誰問碧雞關
僮僕將孤櫬文章遍百蠻空餘載酒處寂寞鎖青山
爲襄垣王長孫賦上磐二十四句

突兀中條石霞標衆所宗飛磬纏二曜絕壁頽千峰
湖波遙通海風雷慣作龍芝童藏玉檢金液灑芙蓉
瑤草王孫賦僊兒帝子蹤漢機璇派遠燕碣彩雲封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三十

靈髓流丹穴秋花盡紫茸瀑泉吹嶽雨石鼓和霜鐘
結屋依青桂捫霄藉短筇髮窺天女鏡衣挂大夫松
指顧三千界空冥幾萬重由來招客者自有八公從

塞下

謝榛

青山行不斷獨馬去遲遲宿霧開軍壘寒城見酒旗
沙連天盡處霜重日高時慘澹甲兵氣蕭條榆柳枝
黃河帶西北紫塞限華夷烽燧重關動瘡痍列郡悲
乾坤疲戰伐將相繫安危寄語籌邊者功名當自知

其二

路出古雲州風沙吹不休烏鷺下空磧駝馬渡寒流
地曠邊聲動天高朔氣浮霜連窮海夕月照大荒秋
擊鼓蕃王醉吹笳漢女愁龍城若復取俠士幾封侯

送胡戶曹伯常遷襄府左史

歲晚襄陽道憐君去國賒宦情仍雨雪世故自龍蛇
太澤寧無忌多愁未有涯襟期同賈傳風景卽長沙
作賦湘娥浦談經帝子家此懷傾竹葉何日寄梅花
漢水度春鴈楚山橫暮霞浮雲渺不極直北望京華

送劉別駕達夫之襄陽

明詩選

五排卷之三十九

王

曉日長安陌當歌駐落暉黃初新有作白下舊相聞
幸此應劉會其如道路分寶刀占氣象綵鷁動風雲
秋淨漢江色天低鴻雁羣平生懷古意幾讀峴山文
早遊盤山憇古公蘭若

薊門隨去住遊眺此身輕雲起千峯白泉流一澗清
寒沙餘馬迹初日散鴉聲恰似長林轉翻依峭壁行
古苔連石淨秋菊帶霜明欲盡孤高處還多曠逸情
空中踈磬落松下老僧迎碧玉開禪徑黃金作化城
共言離有象誰會入無生何必匡廬上遙尋惠遠盟

送中丞許公伯誠出鎮昌平

才名動海內白首華山阿闕世存涇渭逢時謝薜蘿
幾年懷趙壁獨醉發燕歌賦陋陰常侍功高馬伏波
金鉏傳鴈塞鐵騎渡榆河長嘯將平虜雄圖定偃戈
春生千嶂早雲傍七陵多應憶論文侶山城一鴈過
七夕留別汪伯陽李于鱗王元美得知字

久客言歸意畱連幾故知鵲橋星度夜燕館月沉時
天上纔歡合人間又別離晴分絳河影秋動白榆枝
桂酒還成醉萍蹤不可期年年湖海上今夕定相思
明詩選 五排卷之三十九 王

新秋東郊遊囑

俞允文

高齋散涼氣秋郊欣遐矚曠嶺赴遙波清雲響疎木
日入會田作荒蹊鉏鉤斲孤村生夕烟新苔入鳴犢
歸來無餘物山月亂簡牘

園居

窮居寡儔匹園廬有餘清落葉覆荒池疎林映高城
野田刈穫盡霜畦蔬復登寒月無密影中夜露氣凝
是時囂煩息沉思方入冥沉冥乃道真一悟還自驚

簡性初

王禕

念爾乃多病天寒近若何或疑詩作崇莫訝藥爲魔
帶緩知腰瘦巾深怯髻蟠雪聲燈外聽香氣枕邊過
客至還題鳳書成卽換鵲寂寥鸚鵡賦慷慨處度歌
夢記青綾直春回絳綫多尋芳倘能出南陌共鳴珂

朝天宮

姚廣孝

六代興王地千年上帝宮絳扉隨日啓黃道與天通
左掖龍威盛西垣虎勢雄瑤壇侯碧落貝闕際玄穹
聖闕璇璣迴回廊晶壁崇蓮房翠竹裏亭起雜華中
金仙游玉局同瑞雲春匿匣香霧晚空濛

五排卷之二十九

二十三

寒爽低瀛閨清虛鄙華崧蘇翻空界黑旌曳下方紅
樓響鐘初叩臺明鏡乍磨丹光晨掩旭劍氣夜成虹
寶錄吳紉闕陰符蜀綺籠爐氛烟縹緲簾影月玲瓏
偃蓋松承露垂嬰檜引風神龜時出沼儀鳳暮栖桐
綠髮乘虬客青衣放鶴童辭凡脩素默望聖達淵冲
定錄思茅固全生慕葛洪尋真須到此不用問崆峒

江湖覽勝

陸深

芳草天涯路乘潮舴艋輕三生今世業萬里一鷗盟
山送杯中影灘縈枕上聲微風采石渚圓月岳陽城

賦就漁燈讀詩成旅鴈驚滄浪甘世味澆滌足浮名
波靜安三峽雲開見兩京遙遙湖海外吾獨羨吾生
廿五日夜漏既嚴抵安德水驛有僕自北來遇
之得家書

已附還家信應知去國心一身還我有雙髻爲誰侵
松藥如無恙琴尊或可尋刪經存相鶴臨帖課來禽
小窗開蘆渚枯棋閱橘林遠山春雨靜新水夜潮深
乘興客移棹素心朋盍簪野情偏浩蕩秋意正蕭森
我何勞問昨今沙田綠海稔無藉雨爲霖

五律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自述一首上盧記室

王謳

結茅臨水次種樹入雲山涼月琴尊雅清風杖屨閒
拋書休承夕鍊藥鑄衰顏舞鶴行遊處吟猿坐卧間
高情竟不翳逸駕迴難攀竹逕教兒輩經時獨自還

秋望

古人多曠度棄世忽如遺頽憤思清水商歌覓紫芝
形骸還自得富貴須何時不受浮名洗寧爲好爵糜
祗今五斗祿豈易百年期望望故鄉遠悠悠落日遲
斜狼喧正急冠蓋愴多悲漂蕩誰堪託蒼皇走路岐

秋日園林覽物

秋風吹園樹涼露下花稍摘果驚猿掛攀枝覆鳥巢
竹移開小徑屋破葺荒茅池水流殘葉離蟲擁墮苞
結露節物變寒暑歲時交却念生如寄因傷吾豈匏
他鄉饒淚眼舊業久相拋

其二

旭日照高原寒陰生晝昏野人催釀秫秋雨閉柴門
黃花亂尊前白露繁徒開元亮還未理楊朱園
空變俗情方自喧支離那更合懷寒徒爲尊
攜友登山去無妨採桂蓀

五排卷之二十九

二十五

金山

黃省曾

圓嶠長江裏攀遊拂斗槎潮吹香殿草泉閣寶林霞
四集帆檣色中盤日月華龍宮開法藏鰲界出蓮花
鵬海紅樓復沿濤紫蹬斜不須三島問宛爾入仙家

步虛詞

潘思

虛靜由元始冲和象帝先蛻形凌日月飛步役風烟
詰曲流沙道紆徐函谷關青羊三萬里玉笈五千言
赤水玄珠見朱陵紫氣旋瑤臺紛鶴轡石室度雲耕

環佩來蓬島遺聲落九天

七夕

蘇祐

會合雙星夜關山一葉秋蛛絲縈暗壁螢火薄危樓
露下涼生戰雲深翠挹稠橋應橫鵲度河似向人流
天上調琴瑟人間望女牛義和催早發機杼迴生愁
虛益堂元宵對雪觀燈

莫英抽青陸蘭膏散綺筵詎知六出瑞來映百枝燃
燭花銀爲樹星橋玉作壺九龍疑噴水雙鳳儼浮烟
共會東王隱慙謝女篇東風回朔氣設擬物華偏

五排卷之二十九

二十六

送顧參軍之滇南十韻

吳子孝

歲寒雲色慘言赴洱河營披籍螺山遠登車寶劍橫
謝庭親禮樂漢苑狎公卿綠髮仙姿少青箱世業成
顧雍殊重晉王粲始之荆飛檄驚諸詔紆籌偃五兵
珠纓蠻女浴毳布焚人迎贈策添雄氣持祛悵別情
柴門稀過轂雪路有離聲他日相思苦汀洲芳草生

奉贈學士潯陽先生

沈翰卿

國瑞昭文采虞廷識鳳凰皇仁覃化遠仙祚與天長
寅亮功難泯臣鄰道愈光殊恩賚麟玉清廟薦珪璋

草長三芝秀花飄百和香紫毫揮雅頌常得侍君王
送亭臯憲副自渥中還朝十五韻

包節

十千勞粉署萬里制邊城坐掃單于壘頻移屬國營
無野戰渙水但春耕曉月臨弓白寒霜入劍清
政方成挾纊人已擁離旌竄逐誰言念慙慙獨有情
言未稱鮑叔此日見虞卿不改青松色猶存白水盟
一臂相送乍沾纓王粲淹荆楚班超返漢京
道雲漢待嚴程柳拂星帽綠花侵錦飾明
五排卷之三十九 二十七
陷河逢候雁入塞迂遷鶯正飽驚愁極那堪別緒并
街恩徒感激何日慰平生

山中看梅次葉茂長韻

秦梁

永結山中侶言尋澗畔梅疎枝春近發早樹臘初開
細香浮閣離離影上臺月臨渾不見風舞却飛迴
奈艷冰爲骨玲瓏玉是才瘦因經雪凍孤不倚雲栽
竹外愁聞笛松間笑索杯飄來疑落絮積處雜蒼苔
興劇扶藜至吟成泛馬迴不知三徑裏頭白幾回來

秋鴈得頻字

黎民表

風煙驚柳塞霜氣入蕭晨度險追飛急凌空顧影頻
沒雲還結陣乘霧正迷津乍起搖邊思長鳴逐旅人
稻梁翻累性繒繳正防身不及雕梁燕銜泥遠見親

對菊小集吹稽川南太史韻

駱文盛

庭菊開何晚深秋益自憐密看低翠幄圓訝綴金錢
過雨香逾遠含霜色更妍孤根彭澤後上品洛陽前
暫下鑿坡直時偕禁署僊人清渾比玉酒濁漫稱賢
慷慨論今昔蹉跎閱歲年斜陽從酩酊華燭更留連
倚檻風生快題詩錦映聯景光還自愛倉卒見華顛
明詩選 五排卷之三十九 二十八

送劉四山別駕還茗城

乾雨爭氛埃涼風霽景開野橋閒駐馬暫共街杯
自惜分攜屢偏驚節序催悠悠鄉望遠黯黯別顏摧
雙鬢先秋改孤帆帶月迴暝烟淮浦暮晴日峴山臺
鴻翻情空繫棠梨手自栽翩翩雙健羽遲爾日邊來

假山

疊石僅踰丈崢嶸勢在茲巧因圖畫得工類鬼神施
仄徑苔初合陰崖草已滋浮嵐凝翠篠危影墮清池
潏潏魚翻藻關關鳥轉枝風迴吟榻畔月上捲簾時

藤蔓侵衣桁花香入酒卮平生山水興對酒有餘思

題胡汝方靜遠齋

舒繆

靜遠君能會棲遲總莫過玄同楊子宅樂擬邵公窩
釋景栽疎竹怡情養綠莎含章經緯足愛道鬼神訶
雅語傾如注幽懷澹不波未須行路惻物外意偏多
春夜予適遠行顧士奇舉餞且期曰莫負牡丹
開因足其言

僕走嘆非才孤踪遍野苔輪囷終弗售狂簡不知裁
其近投轄清歌聽落梅玉山看欲倒金燼坐成堆

五排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候曉行旌發傷春杜宇哀主人仍見祝莫負牡丹開

夏夜寓地壇道觀作

龔秉德

朱旂初應律赤芾屈方壇影落千年樹香飄五夜壇
玄宮佐僊鼎瑤草出雕欄步葉雲生履牽花露拂冠
星垂瓊宇澗月轉玉階寒飛靄薰蘭蕙鳴簫引鳳鸞
芝童調石髓羽客授金丹燕坐心能寂高眠夢亦安
汾陰良可賦寥廓見才難

徐公子西園十二韻

邸第通衢北僊源枕郭西經年厭塵市此日遂攀躋

窈窕穿霞洞逶迤度水畦棋枰分別墅蓮舫泊前溪

疊石迎人立叢篁刺眼迷雕甍藏密景綺澗挂晴霓
酒載邀雲酌詩成借竹題香亭含薜荔芳樹隱棠梨
丹穴餘蜎蜎蒼苔印鹿蹄衣沾飛絮雪屐惹落花泥
金谷名堪竝蘭亭興與齊鳳臺纖月轉不復問青藜

遊錢塘紫陽宮

李時行

桂宇開三島蘭宮列九仙雲霞塵外境日月洞中天
寒溜披澄練晴峰擁碧蓮磻虹朝散綺松吹夜鳴絃
藥圃芝疑露丹田玉吐烟雨關牛度日華表鶴歸年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三十

木投黃庭訣先參紫氣篇杯將金液泛鼎以寶香燃
身陟凡區表心游太古先靜探玄妙理茲意竟誰傳

秋日遊道場山伏虎寺酬信上人

伏虎何年寺閒來偶一登乍隨歌徑入還向曲闌凭
山晚烟光澹天寒水氣澄斜陽雙去鳥野渡一歸僧
馴鴿棲祇樹清猿嘯古藤飛樓風外笛孤塔月中燈
已悟西來意因叅最上乘欣陪支遁語聊此滌塵膺

訓徐伯臣見寄

孺子南州彥新詩海內傳因風奏金石使我挹蘭莖

鸞甯蘇門隱鳬飛漢代儒襟期同白社人物似斜川
登陵盧敖杖浮游范蠡船閒居知有賦習靜久懷玄
綠綺烟霞外青山几席邊黃初窺製作墨綬謝塵緣
草聖夸前代萍踪憶往年關河看咫尺吳粵隔風烟
服氣神符妙修真寶訣全懸知千載後石室秘瑤篇
賦得西湖新柳次韻

裊裊六橋春依依萬樹新似紫離別恨如待冶遊人
端雨系條怯含煙翠色勻笛聞心易折眉畫夢難真
秋水驚歌扇飛花雜舞塵風光邁劉阮何必問桃津
明詞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送韋元戎出鎮古田

廣右盤深曠炎方氣候偏春分山果熟歲杪澗花然
出使清遐壤封侯定幾年劍橫消毒霧旗閃肅蠻煙
勒石依巖洞安營傍海天它時勲業著應共伏波傳
謁孝陵 歐大任

萬方勞我祖百戰定中原涿鹿千戈戢周京禮樂繁
驅除開日月洗滌正乾坤睿筭千夫廢深仁萬戶溫
畫江盤鳳閣卜洛俯龍門圖像英姿奮山河王氣存
鼎湖雲已泣銀漢浪先翻弓與胡髯墮旗隨汗血奔

夕陽原廟樹春色霸陵園宮監藏金甲祠官供玉尊
禹謨垂後代堯典重正元松路容趨走文思頌帝恩
曲池咏 丁一中

九斗山堂下穿池曲引泉岸容依磬折雲影學弓懸
脉帶河流轉源同洛澗纏魚游斜入渚鷗渡半凌煙
洗硯成蒼壁垂花作絳璇芳蘭緣窈窕文藻漾洄沿
開徑連藍屋爲欄象蜿蜒似依盤谷勢如泛曲江船
遊遊息迴遭得靜便主人幽意愜襟度抱虛回
江漢同海淵源悟入禪潛蛟何日起霖雨滿堯天
明詞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三十一

臥病山中黃白山人王淮孺過訪十韻

李元昭

臥病滄江曲冷然塵事清門閑無駟馬院靜有流鶯
傳傳幽人至頻呼稚子迎跡踈難辯貌心洽只知名
乍會儀容肅俄看義氣傾止教論翰藻未許話簪纓
暮雨留王粲春風對禰衡山醪釀丹桂野飯煮黃精
生死盡交誼炎涼殊世情期君敦古道永結歲寒盟
乙丑中秋李陽坡太守雲坡給舍席上玩月賦

謝十二韻兼呈張竹亭吏部陳芝默憲使劉海

山京兆

馮惟敏

蟾窟曾聯步龍門今共登平生期不淺此夕興堪乘
古調推康樂秋風感季鷹諫垣方注望京兆已先徵
憲度清三晉英標邁五陵相將人似玉况對酒如泥
花影涼逾醉杯光碧欲凝笑談惟有託離合苦難憑
莫問圓仍缺應知墜復升看山兩不厭涉世一無能
帝敕僕陰轉衣單露氣蒸醉歸還並駕指點絳河澄
擬唐人望春亭侍遊應詔 林世壁

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

碧殿晴煙繞芳亭曙色開人間春乍轉天上煖先迴
繞樹黃鸝語街芝白鶴來御筵應待月清簾不需埃
別苑金爲閣離宮玉作臺簾紋龍隱見屏影鳳徘徊
萬柳依雲幄千花雜錦苔光搖青羽扇香落紫霞杯
珮玉中宵響笙歌永夜催上林還有賦終乏馬卿才
蓮鼓山

縹緲翠微巔登攀接上玄由來名勝處不異古今傳
湖壑多幽草虛源響亂泉曇花朝映日巖樹晝含煙
除海雲霞滿逢空島嶼連芳靈遂翰墨遺跡仰神仙

地迥江聲遠山迴鳥徑偏坐看郊甸小何處辨迷川

奉贈御史大夫汪開府伯玉二十六韻

沈明臣

鄆谷千靈會明公一代賢中丞鎮夷夏開府奠山川
神武稱諸葛文章重馬遷簡書魚鳥畏號令鬼神傳
能以天王寵而隆大將權有鋒皆選勝無陣不摧堅
繡斧春花並朱旗曉日翻越繇東冶郡騶駘漢時邊
歲月千戈外閭閻揖讓前烏山樹銅柱丹微刻燕然
華屋詞人賦邊屯壯士田助庸同取日氣色上凌烟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三十四

金印看如斗毛錐擬似椽漢營閒細柳越劍洗秋蓮
昂上鯨波息雲中象闕懸七閩勞底定四海藉生全
瞻落雕題國名飛白雉天功成不自有道在敢居先
河朔暑三避暑樓月幾圓碑番羊祜淚豆掩晏嬰肩
已載拊循重尤嫌覆轍偏鵠鴟賦姬旦蕙苒諒文淵
東避流言日南旋罷鎮年高堂雙黑髻舊業一青蓮
聖主恩原沃功臣力盡宣際黃饒藥物未可覓神仙
夜坐 張弼
來京偶獨坐不覺到更闌畏暑天多暑貪閒世不閒

經春無一事統郭自羣山酒熟將誰共詩成只自刊
無端飛動意都付寂寥間

邊城秋思

高應冕

落葉下荒城黃圖灞水平胡笳鳴塞曲秋鴻落邊聲
新驅域干戈舊戰爭秦雲連古嶽楚水帶蠻荆
夢繞關山月心飛故國營草黃思北狩沙白想南征
藤結梧桐老霜楓橘柚清病愁憐宋玉歸興擬淵明
歲晚天涯客寒衣何處聲殊方猿哭夜鼓角動離情

文衡山太史

明詩選

五排卷之二十九

三十五

風流文太史高蹈古人羣招隱獨先我幽情深感君
只憐吳越隔詎意死生分遼海歸玄鶴江山空白雲
百年還造化絕代仰人文檢書思摩詰翻書憶右軍
石湖期再往流水不堪聞

法華山房爲敷竺曇賦

釋宗勑

山房白日靜正對五蓮峰猿坐沼邊石鶴巢簷外松
閒門無客到深徑有雲封座冷千林雨香殘半夜鐘
道情耳淡泊身計得從容莫戀一枝穩鳥飛無定踪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二十九

金陵蘭嵎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七言排律 十二首

送胡侍御謫廉州

屠應峻

侍御舊宦嘉禾有甘棠之愛焉近以抗疏獲
譴感時撫舊惻然有贈云耳

甘棠漠漠遺陰在栢府淒淒曉色清爭道封章向雙
闕驚傳逐客下孤城朝廷補袞誰能預臺諫匡時義
不輕神鼎豈容魑魅遁高梧今有鳳凰鳴一麾滄海

明詩選

七排卷之二十九

三

官猶在萬里鄉闕亦驚遠水楚天無鴈影秋風秦
嶺雜猿聲賈生共惜長沙傳汲黯終辭禁闥行山繞
九疑雲欲暮珠還合浦月初明南江獨處依銅柱北
極遙看是玉京寄語大廉秋月道好畱晴影照歸旌

桂林卧病書懷

袁 麥

南中春半已飛花客裏傷春更憶家舊說炎荒惟象
郡今來卑濕倍長沙山嵐弄雨初疑霧海氣披躊忽
變霞杳杳蒼梧分嶺外迢迢銅柱極天涯殊方物候
偏驚早到處夷風未慕華日報峒蠻騷戍堡時傳江

墮却鹽楂投戈共喜交州順游金猶嫌荔浦諱遠道
甲兵愁阻絕羸軀店瘡苦交加折腰元亮醉先賦病
肺相如思轉賒鼓柁新秋還甫里柱門終日卧官衙
尊鱸自足供餽粥蕙苾休教載使車莫恠掛冠胡公
早二毛無意戀烏紗

送玉成沈僉憲還吳

萬士和

異途誰許爾忘機懶性應知與衆違白日卷舒吾自
愛清溪翻覆世難依楚鄉七澤旋驄馬吳苑三江狎
漁舫秋林未收陶令去尊鱸初出季鷹歸搏空摯鳥

明詩選

卷七排卷之三十九

三七

方舒翼縱轡名駒不受轡詩酒放教塵跡遠圖書奪
得宦情微于公折獄家還大子產爲邦國始譏東海
游鷗看獨運南山藏豹更增輝栖遲未許終衙宇寵
澤仍將照繡衣籍繁明廷占姓字席前宜室遲音徽
余生敢謂三冬足客路長驅四牡駢廿載舊交重聚
首一官同地復分飛提攜絕塞勞相伴談笑清宵數
解圍蠻觸有爭皆是累殺臧多技揔成非可憐衰朽
垂垂老暗想光陰冉冉稀天道人心俱若此不如林
下掩柴扉

送同年劉朝宗之任瑞安

梁有譽

日出城烏啼不休長安客子苦難留寒烟滿路搏征
蓋衰草連天生別愁共道風塵辭北極獨憐山水得
東甌飛雲渡口千家樹梅雨潭邊百丈流海氣蒸人
長似夏山光依郭迥宜秋畫閑鳥影下廳事夜靜潮
聲到縣樓羨爾花前飛鷁去與誰嗒際抱琴遊蒼生
貢賦嗟方劇赤縣循良看獨優燕越迢迢相憶否天
涯遙望白雲浮

寄吳舍人明卿

明詩選

卷七排卷之三十九

三

故園伏枕感居諸楚粵相思萬里餘尺素不傳衡岳
雁寸心空念武昌魚才高宋玉還成賦價重荆金只
校書落日浮雲聊望遠秋花春草倍愁余東方待詔
官仍拙北海開尊歲不虛驥首雲霄還諫獵側身江
島願爲漁祗憐後會形容老轉媿前賢德業疎郎署
昔時堪浪迹干戈何地可安居忘憂豈有中山酒抱
病長乘下澤車知己相逢如問訊朱明洞口一茅廬
二君詠謂李憲副于鱗王憲副元美

張敕

侍臣高價總班揚二俊才兼七子長辨覓何緣聯鳳
著登龍遙羨接鵷行十年舊雨鷓鴣杓一夜秋風辟
荔棠得句向來推李白投冠今已並王陽關心西省
成千載回首南枝是兩鄉歷下爲誰瞻泰岳吳中元
自說干將山河不隔雲霞契詞賦同爲日月光倘念
平生飛動意笑論張緒似春楊

大祀園丘喜甘露降應制

汪廣洋

至簡園丘祀顯穹先期法駕幸齋宮山紆紫氣迴雙
闕日射紅雲擁六龍八表清明羣動喜一誠感格百

明詩選

七排卷之三十九

三九

靈從露垂甘露凝珠顆松偃香蕤合翠幃凡物均霑
神物化天心允與帝心通絕勝寶甕陳終夕奚待金
莖倚半空漢苑醴泉非旨美梁園瑞雪謾形容小臣
際遇承恩澤涓滴何能答九重

上壽

節鉞專征握帝符東南黎獻望來蘇長驅白日纖雲
淨直掃滄江積翳無紫極高秋逢電繞彤霞清曉聽
嵩呼諸侯玉帛承筐篚殊譯河山入版圖五福載陳
昭往昔百男重頌渾歡娛不期赫赫銘鍾鼎况乃乾

乾究典謨虛席每延多士語解衣終見遠人孚周家
仁厚流芳盛端與明時作範模

暮雲春樹送張謙

王偁

岐路逢君賦遠遊傷心雲樹粵江頭輕陰向夕花前
度秀色將春雨外浮却訝梁園看漸杳恍疑巫峽散
還收白衣靄靄迷征旆翠幄籠籠引去舟惜別不緣
今日賦高情那記昔人言遙連蜃氣江東暝迴帶猿
聲渭北愁夢覺微茫沙上驛醉來掩映水邊樓宦情
已共青霄水別思空隨綠水流若到上林成五好分

明詩選

七排卷之三十九

四

餘垂蔭及南州

夏日遊菴山寺燕集

王恭

塵中何處避炎蒸靜愛空王澹愛僧沙界樹涼晴作
雨石渠泉響暗流水青山載酒隨閒到飛閣觀潮倚
醉登水繞蓮花通寶藏路迴蘭若轉金繩仙人碁局
埋幽草開士禪扉閉古藤荒殿烏啼時近榻香臺猿
臥夜窺燈老來行止愁無地病後懽攜魄有明明發
別離方外去何時清興又同乘

夜逢張震峰年丈十韻

王用章

離思年來夢幾成相途喜極却沿纓都門雲樹頻勞
望故國風烟倍感情司理憐君猶帝里分符愧我向
江城催科自信應多拙平允須知早著聲鳬舄敢期
臨魏闕鸞書行見下瑤京震湖南去魚龍落漳水泉
流日夜清秋入高原晴露重宵深虛館月華明論心
那覺燭煩繼悼往寧辭酒數傾塵世茫茫雙短髻宦
遊渺渺一浮萍凌晨腸斷還分手愁覩遙空鴻鴈征

郡齋同元美賦得明字

李攀龍

落日千山短髮明蕭條轉見故人情時危小郡徵求
明詩選 七排卷之十九 四十一止

少秋到高齋臥理清豈謂文章妨遇合深期偃蹇負
平生論心對我杯中物握手看他世上名遂使浮雲
愁大陸何來二子在孤城風塵如此仍爲守愧爾新
詩滿帝京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三十

金陵蘭嶠生朱之蕃選校門人周時泰校梓

五言絕句 三百八十三首

折楊柳歌詞

高啟

高枝拂翠憶低枝垂綺庭春風千萬樹此樹妾門前

戊婦詞

妾在當奉姑郎行當報君男女各有役死生從此分

全并怨

照不羞見影汲水嫌手冷閒立梧桐陰烏啼秋夜永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一

題畫

橋廻綠水斜春樹隔烟霞隱處誰云淺千峰只一家

新月

纖纖掛柳西斜影低窺閣黃昏難久看初生是將落

尋胡隱君

渡水復渡水看花還看花春風江上路不覺到君家

西寺晚歸

遠寺別僧歸隨鐘出烟嶺犬吠竹林間斜陽見人影

淵源堂夜飲

懸燈照清夜葉落堂下雨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

過師子林

雨餘鳥語涼斜陽竹深見頻來非看花借讀高僧傳

西陂

芳草水東西春風路欲迷歸時不覺晚山與夕陽低

畧上人房竹

幽篠半梢橫山窓颭月明上人禪定久不怕有秋聲

訪張司馬不值書園亭壁

亭午鵲鳴雨果園花已稀偶來因忘去非待主人歸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黃氏延綠軒

葱葱溪樹暗靡靡江蕪濕雨過曉開簾一時放春入

江上漫成

春色到江濱江花樹樹新行吟憔悴客誰道亦逢春

懷蜀山人

靄靄衆山暝秋禽鳴澗竹知君高咏餘聽鐘掩窓宿

焚香

斜霏動遠吹暗褰留微火心事共成灰窓間一翁坐

久別幼文偶見其畫遂題

幾疊蜀山雲秋林半夕暝畫中藜杖者相見只疑君

次韻及禪師懷王水曹

千峰一寺遠雲滿跣趺處無客伴孤禪懸燈照深樹

龍門飛來峰

風吹峨眉雲東依此山住我來不敢登只恐還飛去

蔡村田家

田中春盡歇烟火西林起獨立候歸人柴門夕陽裏

新月

楊基

光斜鏡露迴影沒眉鋪黛香烟隔院來知有佳人拜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三

長沙雜詩

湘人夢後斜枕湘江起樓下倚闌人簪花照春水

山中春景

張羽

半嶺紫扉曉東風昨夜狂樹頭花落盡滿地白雲香

秋夜臥病

清齋夜方寂臥病誰相親秋螢如有意殷勤來照人

咏蘭芽

舊土紅初茁綠池綠漸繁道人偏愛惜不敢下階行

看菊懷孟載幼文

有月曾同賞無山不共遊別餘數載後空對一籬秋
移簾

移得山後蕉種傍山前屋扶疎數葉開還如山後綠
送呂庸南 徐貢

雪色上征衣雲沙鴈自飛去家千萬里只解送人歸
次衍師韻

偶因故人留不遂林下期遙知看月處爲我立多時
寄遠曲 宋濂

淡墨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通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一 四

其二
關河勞夢魂欲見杳難憑照君文繡帳相近不如銀

春晚 劉基
疎雨隨風過輕寒薄暮歸猶憐數花朵辛苦駐春輝

京師得家書 袁凱
江水一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

龍江夜行
細雨滿江頭行人夜未休歸心與烟浪相逐下揚州

新蝶

怯露依芳蕙驚風入繡幃莫將羅扇撲更待清圓飛
絕句

門外青青草今年更覺深前時玉釵墮侍婢不能尋
其二

月落長門去千門夜色濃夢間無限樂不道在官中
松溪書屋 王達

一榻半書卷主翁如此清松風與溪水夜夜作秋聲
題畫和俞嘉言韻

小窗夜半草窗門掩落花身閒常懶出不是薄韶華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一 五

其二
向晚雨初過南湖水氣涼隔簾有荷芰不必更焚香

題畫雙魚
雨晴春已暮花落水初深好共潛游去人多結網心

桔槔亭 李東陽
野樹桔槔懸孤亭夕照邊開行看流水隨意滿平田

雜畫
春岸桃花開江頭夜來雨借問垂釣翁中流深幾許

雜畫

月黑山更昏江深雪無影中夜權歌聲幽人夢初醒

蘇臺曲

草深香徑合花冷屨廊空惟有吳宮水春城四面通

其二

樓臺春後掩環珮月中行莫上胥門望寒潮昨夜生

西園秋雨

雨來催我竹十日忽成林笋出無人見蒼苔深更深

夢中作

陳獻章

楊柳梢梢梧桐但疎陰小臥不出門不知秋已深

詩選 五絕卷之三

六

題琴泉圖爲胡守之

邵寶

手弄朱絲絃音從太古傳山中無和者幽澗落寒泉

江遊

莊泉

秋來乘艇子出浦更悠然鳥白江初濶天空月正圓

酌泉

石珪

往往城中水不如郊外甘如何城市客不肯住城南

夜鐘

山寺數聲鐘霏霏度林薄夜久霜氣嚴林間下棲鶴

砧聲

西嶺無情石東林枯木枝如何明月夜觸手動秋思

閨怨

當年人對月共說兩團圓如何人不見明月又今年

榮門

夏鐸

二里橋路人家水影中柴門經日掩紅葉滿籬風

下明君讀王半山明妃曲因作

荒戎荒有氍毹枉自深眠看邊月滿夜夜漢宮心

大江

此水今日見金山舟楫分明在風波欲渡難

詩選 五絕卷之三

七

春曲

春風度山閣凭軒望江路簾動時有香不見花開處

相和歌

美人羅帶長風吹不到地低頭采玉簪頭上玉簪墜

月夜吟

月出東方高刺刺燈下語漂搖林中籥淅淅如寒雨

江行雜詩

日出青蘋濕江渾路不分昨宵驅雨至知是海南雲

贈王左史

君家百甕酒留連胡不飲花月我自來醉即花間寢

送客歸吳

顧璘

草際日華淡水邊雲意閒翩翩五陵客騎馬入秋山

葉澄雜畫

古琴彈古調今人誰愛聞獨往山中去因聲寄白雲

書畫上

平江浮夜色遠鴈帶秋聲渺渺孤帆去前山月正明

車中雜言

山鳥啄山果飛鳴高下叢適性乃真樂豈羨黃金籠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八

出居庸

熊卓

沙上望行人日暮愁心絕江南四時春過地五月雪

戍樓角

王九思

裊裊空中雲隱隱樓上角西風吹不斷時向雲邊落

梨園

芳春繁雨露老圃鎖莓苔一徑無人到梨花任意開

別楊子

朱應登

分飛若秋鴻乍見如春鴈未盡別離心愁看別離面

車復驅車

孫一元

驅車復驅車起拂車上露願作車後塵逐君車輪去

瞻起

睡起散幽躅荒岡春日西野雲飛不起寒壓竹枝低

雜畫

盡日不見魚風高網罟冷蹋船歸未歸江波蕩人影

山後

何景明

水漲孤村白天垂四野青開門秋雨霽閒步郭西亭

其二

竟夕雨連舍今朝雲出溪輕雷千嶂外斜日數家西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九

獨立

獨立對秋陰冥冥望河渚只見沙上烟不見烟中雨

白雪

舞雪流中堂揮袖拂不去細看簷外花半着庭中樹

其二

暗逐梁塵起潛隨燭影流似憐歌舞處故故入高樓

其三

梅花開雪中相看闢奇絕常教雪似花莫遣花成雪

題畫

渺渺春山雲離離春江樹君看江上山不是人間世

其二

古洞入青冥山通武陵渡漁郎莫放舟恐失花間路

曉望

海色茫無際蓬壺鬱不分縣城臨島淑座裏日生雲

春草謠

塘上草離離照妾春羅衣待君君不來滿庭螢火飛

雜遣

遶貢

古坡暮遙遙車馬度同爲城外人不識城中路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十

其二

閉門聽春雨開門寡行旅借問橋上翁河水深幾許

其三

征夫慕前侶杳藹出幽林欲度溪橋去山中暮雪深

其四

鳥啼青石岡日照紅泥坂杳杳雲外鐘山僧獨歸晚

其五

月色沙上澹山雲天際浮春江萬里濶獨見一漁舟

其六

近浦寒潮落平沙返照紅不嫌歸路晚家在板橋東

其七

旭日上東峰山人睡正濃洞門無鎖鑰長是白雲封

山中雜詩

下馬古寺門偶與山僧遇相對兩不言蟬聲在高樹

十月奉迎長洲叔泊諸昆賞花值雨不果

康海

已醉花前飲花神豈避人欲將花盡發故著雨留人

晚渡

徐問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十一

霜白城下寒江空夜船渡蘿月轉依微照見行人路

題扇寄邊華泉

俞泰

木葉迎風下孤亭傍水開何時尋舊約載酒過江來

題畫次韻

小舸繫烟汀誰知笛裏情寒蘆風瑟瑟正是晚潮生

代題小畫

俞暉

江閣雲冥冥千山雲外青山人何所往江上有孤亭

江南樂代內作

徐禎卿

三長在江南不愛江北住家在閶門西門垂篋柳樹

其二

野鳬生雛時乃在河汴中可憐生羽翼各自戀孤叢
送范靜之遷威州

玉壘爲糟蘖巴川即酒泉乘舟捉明月直到女牛邊

開河

方思道

開河河不開萬舸在平地海市不得觀見此河中市

宋村睡起書

山翁載酒來曲澗風林冷醉鼾響如雷客來全不省

采蓮曲

常倫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十二

素月開歌扇紅蕖艷舞衣隔江聞笑語隱隱棹歌歸

其二

棹發千花動風傳一水香傍人持竝蒂含笑打鴛鴦

春日過山家

楊慎

山牀壓春酒滴作澗泉聲與君終日醉松風吹復醒

宮中樂

薛蕙

偶過昭陽館雕櫳閉絳紗捲簾通一笑落盡滿庭花

晚春

日長鶯語歌中酒眠高閣庭院寂無人春風掃紅萼

早秋

爲愛新秋至朝來步水濱微風猶未起涼意滿青蘋

泉源

蔣山卿

泉源渺難測流水去未已杖策恣幽尋有聲白雲裏

西齋

閒情無一事空齋玩道書不知秋已至落葉滿庭除

雜述

王廷陳

對酒願一醉醉後忘悲辛憐子亦楚產不似獨醒人

題謝文學雜畫冊

許宗魯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十三

山雨來未收溪雲低拂樹禪林杳諳中孤磬流烟霧

其二

草閣生畫涼南風滌炎暑幽人坐忘言靜聽泉石語

馬大母輓

夫死子未生妾在心已死子成妾有終持此報君子

楊花

周君祚

三月楊花暮看花并送春茫茫渡江去白日易愁人

登真定大悲閣

高叔嗣

青山地北橫白日天南落欲緩故園思聊憑最高閣

題東門壁

試走夷門道徘徊念此身抱關空有客虛左竟何人

從軍辭

樊鵬

月下鴈同黑飛鴈墮古壘陣雲如此深何處胡塵起

秋夕

王寵

秋風日夜清房櫳有佳色悠然東窓下落落群松直

自君之出矣

王格

自君之出矣園花歲歲開常將朱戶掩愁見落花來

宮怨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十四

上陽春色晚綠沼結青蘋莫向披香院鴛鴦愁殺人

多景巖

袁表

應接無閒暇日與賞心遇惟應山中人解識山中趣

野步

新月生西嶺窈窕穿叢薄林深不逢人時有松子落

迴鴈峰作

北鴈不南去南人今北歸故鄉愁尚遠欲與鴈同飛

松關

錢南雅詩爲吳副使作

唐順之

月出照松關松陰正滿地恐有山僧歸終夜不須閉

筠徑

面面隔深竹茅齋在何處遙聞犬吠聲試從此路去

小虹橋

採花與汲澗幽事俱在山朝向橋上去暮向橋上還

靈芬精舍

山人愛長生辟穀亦云久何以濟朝饑紫芝大如手

良友軒

竹

室中若有僧多談笑每相聚日暮各自歸此君獨不去

蓮花閣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十五

春催金谷曉一望百花齊不作遼西夢從渠着意啼

山中雜詩

宗室拱樞

同我家何有山深多白雲巖前泉溜下對語不相聞

其二

好共山中宿山深無曙鷄五更松吹發惟有亂猿啼

登釣臺

天上徵書至先生只釣磯翻疑輪壁意不似故人時

齊前杏花不開荅子安見問

蔡汝楠

春樹殘寒色孤芳能自持若言全盛日翻是落花期

題鷓鴣

王維楨

野禽雖微細知結寒士衣不學鴛鴦鳥偏登玉女機

寺中看花

喬世寧

幾日病不出飛花滿地紅非關風雨妬色相本來空

三山門春望

江門望春草不知春已暮天邊白鳥飛疑是來時路

莫愁湖送客

相送莫愁湖愁生煙水處鄉心共春草萬里隨君去

遠望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十六

江山開秀色天地入新秋日暮浮雲散鳥飛天盡頭

寶界山絕句

王問

日暝得魚歸妻子歡自足繫舟湖水邊上山伐黃竹

又

山人披羊裘石上閒垂釣終日不得魚倚竿自吟嘯

題文姬歸漢圖

馮惟訥

邊柳拂鵝旂山花照貉衣驚心問關吏春色幾時歸

磁州曉發

何遷

水落草初茁沙暄花欲開自憐江閣上人共早春來

鷄鳴山

一榻雷孤巖千峰在小樓月中雙鴈下無限秣陵秋

畱別張雲村

借君雲外村醉我林中酒一別秋山深寒花照雙牖

夜集俞汝成讀書園和韻

施漸

山間有別趣處處種花枝縱使漁人入花深路轉疑

又

遙登仙閣上深似謝元暉好客常開選看山不出扉

東林寺前作

梁有譽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十七

山色斜依寺江流曲抱村時有山僧出殘陽獨掩門

又

寒日照流水晚風吹古樹遙聽暮鐘聲依依渡江去

秋日雨中過黎氏山房

偃蹇復何爲把經倚庭樹忽驚山鳥喧登樓看秋雨

湖上雜言

宗臣

幽人夜不眠松下倚寒石秋月落江潭千里湛空碧

寫興

汪廣洋

彭蠡驚濤急匡廬積翠重東林瀟灑地只合臥雲松

過吳城山

夜過吳城下不眠閒倚窗
遡流雙櫓健搖月下西江

江上

昔從江上去今從江上還
家僮笑相語又過小孤山

贈孫炎

建業孫公子文如李謫仙
江頭看明月醉枕酒餅眠

題道士青山白雲圖

張以寧

仙館白雲封青山第幾重
道人時化鶴巢向最高松

其二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十八

長愛青山好行行入翠微
今朝山頂坐下看白雲飛

其三

行到溪源盡青山無俗氛
道人拈鐵笛吹起滿川雲

其四

只道溪源盡遙聞鐘磬音
却尋流水去行盡白雲深

其五

雲氣曉來濃前山失數峯
道人夜作雨呼起碧潭龍

木槿花

朝昏看開落一笑小窻中
別種蟠桃子千年一度紅

玉簪花

月女烏雲滑瑤笄墜許長
花神藏不得清露一簫香

太和縣

曉掛船窗看蒼茫暝色分
前山知有雨流出滿江雲

題淵明荷鋤圖

唐肅

荒逕日自理手中三尺鋤
何當去非種得似漢朱虛

西城夜月

趙迪

西城有明月照彼崇臺上
萬籟夜沉沉清光獨相向

建嶼堆藍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十九

微茫江上峰青青雨中積
幽人興無窮開門對秋色

春思

許君繼

新柳堤上黃遠水沙際綠
東風何處來忽滿清溪曲

題畫

華幼武

霜柯起涼颼苔石帶寒雨
一片林壑姿條然不知暑

題紅梅

練子寧

仙子六銖衣翩翩月下歸
洞簫吹紫玉春色醉如泥

題畫馬

姚廣孝

身被五花雲才超異比羣
莫教空老去須借霍將軍

懷師子林因上人

自作京華游每憶林間屋何似白雲閒長年寄深竹

題老檜圖

盤盤鬱虬枝陰陰墮虹渚欲共水邊人時來聽風雨

山中見王畹

身外留黃犢山中畊白雲不隨樵子去無路得尋君

題焦石鳴鶴圖

石間雲氣微焦陰露華薄不見定餘僧空山獨鳴鶴

題許由棄瓢圖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二十

獨坐雲深處迢迢達市朝若知身是累應不棄山瓢

題獨釣圖

天高日華明江清水光動何事尚垂釣不入飛熊夢

湖上

曾 榮

少婦含嬌羞逢人隔花語荷露濕衣裾不是陽臺雨

客中春晚

郭 登

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又歸來

送人隱松溪

王 偁

送爾松溪上猿聲樹樹聞夜涼弄溪月衣上拂松雲

題美人撲蝶圖

爲惜韶華去春深出綉幃撲將花底蝶祗爲妬雙飛

古鏡

王 恭

寶鏡何年鑄龍紋積暗塵非關磨洗倦恐照白頭人

歸鳥

片影雲邊沒孤聲月下微雲霄千萬里何似故巢歸

訪鄧山人

飛鳥落藤花林幽小逕斜白雲深解意相與到君家

鄧山人幽居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二十一

林虛孤鳥白花落孔泉香寂寂垂蘿下圖書共一牀

送老兵還鄉

解網辭邊將蕭條白髮新無家也歸去勝作異鄉塵

崇溪景

張 弼

悠悠下村路望望皆煙樹何處讀書聲山禽忽飛去

其二

滄海明月來古戍行人靜驚見顛張書滿地藤蘿影

其二

橫岡春草深牧牛牛易飽短笛三兩聲歸來山月皎

其四

前岡新路捷後岡舊路長負薪歸長路捷路有豺狼
畫虎

群虎人所畏人怒群虎戮試看堂室間坐卧爛斑得

咏白頭公鳥

春來又春去無計爲雷連鳴鳥亦頭白誰能長少年

咏百舌

休誇黃金喙間關巧弄聲幽篁已垂實老鳳欲來鳴

古意

五絕卷之三十

二士

桔槔如離腸輾轉千萬轉只見山高底不見路近遠

又

離腸如桔槔輾轉千萬遭桔槔有時歇離腸常自勞

觀貢白鼠

白鼠黃金精將迎萬里程若將勞費計千里馬猶輕

觀貢猿

通臂能探果愁眉似失群明廷不爾愛只愛李將軍

畫景

艤棹秋花灣相期且未還不須愁日落明月在東山

渡船子

張琦

人因登岸去吾亦受錢歸萬物平如此百年無是非
泛舟

人事山兼寂江清酒亦清晚來多少興獨樂月中鳴

醉翁

春缸深如井野酌不覺暝不知眼底花却訝梧桐影

柳鷺

口銜未央泥更營甘泉壘楊柳未可託坐見秋風起

風竹圖

五絕卷之三十

二十三

鷺竹如草書捺亂不成行只疑風霧裏爛醉過瀟湘

草蟲圖

雨片臨汀住斜陽赴暝收跳魚劃水面讓我一天秋

詠猿

朝山偷橡栗暮海懷魚鰕長臂何爲者謀生亦有涯

溪船

家業計多少茶鑑及釣鈎橫行烟月裏誰敢犯虛舟

海棠

微紅初上頰便覺春多夢窗外有人無鳥踏花枝動

松鼠上樹

赤厓已磨霄青松復十丈鼯鼠求未足直緣高枝上

鴈圖

誰能鷄鶩汝坐占水雲長江南無限好終只是他鄉

拾薪女

風葉狂飛面霜藤短刺衣勿傷楊柳眼畱取望即歸

四皓圖棋圖

苟面乾坤大機體日月忙中間藏一著畱待定儲皇

秋鐘圖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二十四

金谷春消歌梁園雨正深前身遊冶子終有惜花心

清明日

地爛清明雨風吹楊白花鳥聲連日靜春過野人家

出城

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繁野渡晴水落春山響

山人觀書圖

溪深知地厚髮白見松青雲坐寒生骨風吹山海經

飲酒

戒飲長防病停盃愁不禁計量輕與重愁比病還深

西崗樵唱

采薪歸長晚月出以爲期歌聲隔西嶺互答飯牛詩

次韻題雪竹

謝鐸

層厓凍欲裂百卉淒以殘此君強項甚凌厲欲欺寒

下山

生愧入山深寧知下山險下山路多岐入山塵不染

金字牌

岳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遂班師河南州郡復陷于金乃盡淮以守

未飲黃龍府先悲金字牌英雄恨不滅血淚滿長淮

古松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拔地長松樹空山幾歲年無煩問梁棟自足老風煙

弱景

羅柔

梅天三日雨洗出溪山綠沙頭散髮翁坐看鳬鷺浴

題張性夫小景

顧清

寂寂空山裏春和草自芳隔溪人不見髣髴喚劉郎

其二

水木陰森處茅堂四五間主人容直造攜手看青山

其三

秋氣看林麓蕭條門戶閑兒童拾松子日暮不知還

其四

積雪斷山路柴扉晝不開明朝稍晴霽先看屋東梅

題扇

敲火然青竹磨刀割素鱗江湖真樂事輸與洞庭人

春日雜書

清晨戒童子竹戶不須開昨夜東風惡蒼苔有落梅

兩峰書屋

明月照前峰影向北峰落幽人夜啓扉驚去松梢鶴

題畫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二十六

小艇臨江岸公彌竿只漫垂無魚亦歸去不到雨來時

貓

周 垧

久得主人養重勞蜡日迎花陰休捕蝶鼠輩正縱橫

桑柘塢

錢 琦

三月雨初晴桑柘忽滿隴田夫荷鋤歸呼婦浴蠶種

觀稼亭

稻熟及秋時農夫尚未炊十家九待食官人知不知

過鄭時耀莊

十年不相見相見情如舊白日薄桑榆臨別幾回首

寄楓林徐月湖

朱 諫

芳時不戀人浮雲空在目獨自把深杯醉向花間宿

閒居

道人睡未醒韶華去何駛門外落花多溪流亂紅紫

又

十步見青山五步見流水短屐松下行孤舟柳邊艤

月下親蓮

莫 止

荷花親無語宛在水中央露添明月高下宿雙鴛鴦

看雲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二十七

莫莫在山椒可望不可挽何當檐下來卷臥匹吾嬾

韻留城老父語

顧彥夫

年年河汎溢處處地荒蕪舊有逃亡屋如今屋也無

初夏

陸 深

行蟻醒槐夢游蜂靜蜜衙嫣然成一笑更愛雨中花

思亭

衫綈鬱參天山深含紫烟秋高霜露裏落葉滿亭前

觀水碓

圓機答高杵急水激飛輪枯槔已多事愁殺灌園人

魴鱖堰

顧可久

魚麗何從從舉鱗色如錦呼兒貰酒來獨與溪翁飲

雙榆陌

樛枝布重陰永日貯虛靜中宵明月來復此散清影

秋曉感興

王 謳

宦跡倦風塵愁心驚歲月長安空不歸秋老南山蕨

石洞

萬古此深洞尋仙偶獨來春風人不見洞口自花開

贈張東沙北上

敖 英

出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二十八

金壺一斗墨吟美惱花鳥蓬萊雲氣深清夢鈞天曉

寄征夫詞

絕塞無烟火即行日荷戈子卿食雪處借問雪如何

連雲棧

朝朝木末行路險色惆悵絕壁何蒼蒼猿聲在天上

賣兒詞

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莫比在娘邊

又

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不斷猶望夢來歸

題墨湖小景

斜日溪橋路尋詩問草亭秋聲滿喬木吾與鶴同聽

次後水石翁

錢百川

落山當畫眼松花滿身落雲深石牀冷不收長伸脚

九江雨泊

顧夢圭

家近舊仍少情繁夢不清芝山連夜雨春盡九江城

南浦

謝承舉

江人南浦浦上有古亭日日送行客年年芳草青

我江釣魚圖

出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二十九

晴窗終無象羊裘浪有名野夫忘姓字孤釣漢江清

桐井

寶木不可投吟餘茗可煮山翁詩夢醒石闌響秋雨

雨中

張時徹

薄衣不勝高臺風雨暗秦淮爲問采薪者白雲何處來

送廖雲卿

替我黃金尋行行人白雲芳草隨君去啼鵲不可聞

擬四時詞

蘇 祐

曉樓十二欄簾捲怯春寒燕泥香墮地知是杏花殘

其二

一曲水畔亭簾展清無暑香散菱荷風涼生薛荔雨

其三

露下衣裳冷夜長砧杵多流光人懷袖人如明月何

其四

寒雨淅淅寒雲滿虛閣梅花自多情對雪開如約

閨中絕句

孫宜

五絕卷之三十 三十
多情夢不成高樓吹角夜腸斷玉關聲

五絕卷之三十

封侯事莫定萬里望君歸未足蘇秦婦無愁不下機

有懷兩弟

一別忽一載楊州在何地天邊一鴈飛疑自揚州至

湖中泛舟

湖水牽翠帶湖光沉碧山湖中正有月今夜不須還

病中懷白貞甫

吳子孝

帝里復秋色風林葉目鳴美人不可見白露滿高城

楞伽寺

一入白雲裏蒼筠遶石壇獨眠秋滿寺風雨灑衣寒

小景

唐詩

山人獨酌罷醉臥秋樹根落葉似風雨夢中曾不聞

嚴灘

張意

先生爲名隱世人爲名爭靜聽風雨夜驛榜不停聲

題畫

姚廉敬

江空天影多烟暝林麓斷孤舟倚蕪葭零落寒雲亂

寒陽曲

黃省曾

且買提壺去醉漢江酒笑殺杜征南沉碑管身後

江南曲

五絕卷之三十

轉蓬本無依僂願作轉蓬飛飛千里道或與君子逢

古意

瑯枕芙蓉獨芳帷翡翠空聊將雙黃鵠飛我綠琴中

其二

君夢妾不知妾夢君不識安得兩夢偕相逢皆此夕

宿遷蝗

不見鳳臨國惟看蝗蔽天休盡草田麥留炊茅屋煙

題文德承山居圖

林步深轉佳川島互澄秀不到車馬塵紅日自成晝

放水燈

皇甫湜

風靜河流細雲開月在波
燃燈添夜色常願慧光多

水至二首

喬世寧

門前春水至溪上酒壚開
無數客船過郎從何處來

又

莫望橫塘水橫塘白鷺多
雙飛君不見日暮奈愁何

右白雲

謝鐸

拔地長松樹空山幾歲年
無煩問梁棟自足老風爐

題善權僧畫雲林小景

何良俊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三十三

孤嶼媚清漣疎林帶華薄
亭空人不歸夜雨幽花落

芙蓉沼

宗室觀煙

秋水照嬋娟落霞相掩映
自有清霜姿不與東風競

梅墩

誰將庾嶺梅栽傍草玄宅
一夢入羅浮覺來山月白

藥畦

墾石種芝朮可以制頽齡
不讀郭耽傳時翻本草經

夜坐

玉來

懸燈照清夜葉落堂下雨
客醉已無言秋蛩自相語

瀟湘恨別

高應冕

湘水自清漣僊舟渺難繫
離恨逐波流恨重流難去

湖上醉歸

日日醉湖濱山風吹葛巾
不緣花柳媚難負酒家春

宮怨

趙綱

長信恩猶薄昭陽寵正新
如何天上鏡獨是照愁人

西郊

山關啓翠微霜鐘自晨夕
花裏一僧來泠泠振金策

寄洛陽李五秀才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

三十三

未得吳公薦空憐賈誼才
年年三月裏相憶看花來

旅夜

駱文盛

蕭蕭風雨夜獨坐憐寒燄
要識愁中意空林杜宇聲

松下小憩

攤書松下眠細草如茵軟
忽有天風來濤聲在高巘

華陽洞

石洞華陽古深探極杳冥
不須燃燭照坐久自明生

紫雲洞

我來紫雲洞正值紫雲凝
邀雲石牀坐相與結平生

村居雜言

飛花郊外路啼鳥水邊村莫厭過從少青山日在門

仲夏西莊喜雨用老杜好雨知時節爲韻

十載客京畿風塵何擾擾白首來山中始信爲農好

其二

插秧當此時正值西山雨新水漸滿畦水風來許許

其三

山中好藏拙衣食苦無資辛勤事畊稼朋輩未應知

其四

明詩選

五經卷之三十

辛酉

佳樹陰陰合荒村雨過時披蓑去隴上餉彼牧牛兒

其五

葵榴花欲燃更值端陽節門外客不來一觴聊自撥

款山亭十友吟

有序

款山亭十友者侶雲道人之所與友也道人

自分蹇劣無能友當世之士又不敢尚友古

人因自附於草木之無情者庶幾不我拒也

然此十友者亦非凡卉儔也其清姿雅操素

質幽芬有未易倫擬焉者徒區區托跡於其

聞葉得彷彿以自裨耳不識十友肯與之

締盟否也爰作十友吟率爾扳贈寓冀望之

意云

蒼髯翁

松

翁得一何蒼翁性堅以朴華采不外揚因得老丘壑

抱節君

竹

萬葉多紛披君獨抱高節引領北山阿孤踪許誰躡

冰雪人

梅

人冰雪腸成歲養冰雪雖乏梁肉姿丰神自高潔

明詩選

五經卷之三十

三十五

晚香居士

菊

居士何所爲日向東籬臥幸自有餘芳不妨時已暮

懷素子

水仙

閒尋水石居忽與子相遇冲襟一以投徘徊不能去

碧蓑道人

菖蒲

山中有道士挂體惟碧蓑風雨曾無恙何須製薜蘿

秋江逸客

木芙蓉

客從何處來寄跡秋江上本無桃李顏不與春風抗

月露主人

梧桐

月色淡於水露華涼復滋主人中夜坐清興屬誰知

幽芳處士

自抱幽芳僻來尋處士踪清風知我意引我入林中

雲華仙蓮

仙人何所游水國散幽躅冉冉雲華姿天然出塵俗

山行

杖藜渡溪溪深路復迷忽聞山大吹行過竹林西

自

曹大同

自
時翠照無精思君如春葉逐日苦心生

五絕卷之三

三

淮南謠

呂時臣

食糗猶得生食草多遇毒何如服毒死免遭官府辱

其二

處處哭爺娘村村賣女子非圖我獨生不忍與同死

江南雜咏

龔秉德

積雨盈圩岸田家報有秋野人爭穫稻閒却采菱舟

江南曲

李時行

蕩漿越江邊烟深江水綠不見採蓮人空聞採蓮曲

春曉

枕上雨初歇庭前花亂開春風在高樹啼鳥去還來

族思

寒月下疎桐清霜醉晚風客心元自冷不是爲秋風

少年行

鬪鷄金作距戲馬玉爲鞭薄暮誰家宿青樓大道邊

幽州馬行客歌

王世貞

女郎初嫁時日日稱阿母女郎抱兒歸日日稱兒父

其二

阿母不嫁女阿母故相惱教作綉鴛鴦鴛鴦是何鳥

五絕卷之三

三十七

折楊柳歌

莫作中女郎懊惱不可言大妹得蚤嫁小妹得娘憐

其二

下馬繡盤龍上馬金襴袴男兒好彩服只是耀他鄉

高陽王樂人歌

手携雙雕弧射殺雙飛鳬不將向家去將向酒家胡

歡聞歌

感歡千金贈亦擬報千金數盡人間物無如儂寸心

衛河

河流曲曲轉十里還相喚那比下江船揚帆忽不見

題畫

手自樹濁醪醉臥泉聲裏月午醒始知微風落松子

休公不食書此惱之

野夫飽飯罷散髮臥南窗亦作降心計無心可待降

題壁

塵襟烟霞展長房日月壺有鄉皆是醉無谷不名愚

閑恨

東窗坊前柳蕭郎手自栽藏鴉今漸穩只是不歸來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三

夜宿碧雲寺

幽人夜無寐初月銜山閣不見月出光但見松影落

定公堂

定公創招提鑿破青山色惜哉不住心翻留有爲跡

送內弟魏生還里

骨肉他鄉別干戈遠道心倘過楊子渡約畧較愁深

其二

阿姊扶牀泣諸甥繞膝啼平安只兩字莫惜過江題

謁臺還道逢海上宋使君戲贈

問君何爲來問余何爲返欲答兩不言青山去人遠

留客

吏事君休怪城好閉門此生無長物但坐有清樽

雙栢

良宵坐來未念此栢下雪鶴驚時一過亭亭如孤月

署日見客

客自龍巖來我當科頭出語客幸勿嫌宋人偶游越

盛宗秀才茂登池亭

李攀龍

寬中采蓮舟落日菱歌起坐見浣紗人紅顏照秋水

明詩選

五絕卷之五十

三九

早遊

胡安

遠客訪樵徑翻嫌地未幽重岩吾欲卧雲冷不能留

閑意

妾心如古井湛潔祇自知蒼天有見處春風無到時

其二

妾心如古鑑昏蝕內自明縱令墮地碎猶作冰玉聲

樓上

一麾山水郡衡麓帶湘流無暇登臨去時時倚郡樓

秋日卽事

流螢飛復下照我獨坐時秋風不解意吹汝過前池

古意

芳蘭生幽谷歛葉悲秋風蔓草自得意綿延官道中

其二

清貧有餘懽不知茆屋小朱樓周道旁誰向此中老

暮春

連日得纖雨洗我竹上塵隨風度佳響不獨有清陰

齊中對羣卉

吳國倫

蘭蘭自幽芳艷桃嬌不持濃淡各有適合情好向誰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一

甲

題畫

吳擴

得魚換村醪獨酌成酩酊月白夢覺涼江風吹不醒

美人圖

秦女吹玉簫哽咽不成語夜靜月還來蕭郎眇何許

送諸禪僧征倭寇

入山惟見性出定卽降魔振錫諸天靜還聞奏凱歌

猛虎行

張士淪

月黑風怒號山村閉深戶聞道城中人白日逢猛虎

留雲亭

歐大任

山僧攬白雲已補稻田衲何人持贈君更伴山中榻

促織

金鸞

終日不成粧誰家絡緯娘幾時纔一疋添作舞衣裳

銀河

月出影漸沒夜深光倍明鵲毛看又盡填到幾時平

薄暮

垂柳拖新綠橫橋瑣斷煙采蓮人已去空繫木蘭船

胡無人

李元昭

將軍出北荒萬里烟塵息烏獸棲窮廬驕胡遁無跡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一

甲一

春雨畦

馮惟敏

雨從深巷來生意正瀟灑高臥綠蕪中連朝抱甕者

題畫

徐渭

夜寒霜露湍飛鳥去何處秋白月蒼蒼空亭數株樹

爲沈嘉則題枯木畫

長幅小藤父題詩挂帳紗萬枝無一葉留待雪爲花

白牡丹桃花圖

桃艷比天姬花王富貴姿楚襄春日下閒坐選蛾眉

試劍石

顧聖

石上誰試劍高歡猶著名霸業浮雲盡黃花秋自生

長闌怨

林世璧

玉殿星河迴金宮春夜長笙歌何處響彷彿在昭陽

奎章樓望月

獨上高樓望迢迢秋月光誰言秋月好祇是斷人腸

子夜

周東田

念茲手中線牽纏不成把但可綴郎衣不能繫郎馬

味玉蘭山茶

王崑崙

絳英交玉樹雪外晚霞新趙家雙姊妹濃淡總嬌春

謝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四一

客星亭

太史奏何急故人眠未醒從來天子座幾見少微星

南屏山懷孫太初

萬里訪林逋南下屏山鶴我來不見君日暮潭花落

烟霞樓夜半聞鶴嘯

鶴嘯松樓寂烟霞清客竟長吟倚秋簾涼月照蘇門

月夜泛石湖

船載青山去南湖借月華醉眠秋氣冷兩袖白蘋花

揚州歌

寒風吹馬頭十月下揚州酒市堪留宿家家有莫愁

其二

羅衣束素雲繡履裘纖玉低回不自前含嬌滅華燭

松石臺

潘緯

倚松踞磐石無伴坐亦好不信石無塵松風與灑掃

宗將軍戰場

王穉登

空血戰中丞深閉門桐鄉城北路流水沒孤屯

其二

有求募士無骨可封侯負却生時相班超是虎頭

明詩選

五絕卷之三十

四二

送光甫北上

顧允默

故國遍妖氛知君喜策勳有文堪諭蜀何必學從軍

秋閨

張文柱

秋風起深閨寒衣在長路今夜月華清照見雙棲羽

索居

遺榮因屏俗偃仰一丘間開筵但聞鳥閉門猶見山

其二

終歲臥青蘿閒門野鹿過所懷雖白雪不向郢中歌

秋江送別

釋宗泐

江頭楊柳樹秋雨更蕭蕭可惜長條盡那堪折短條
蓮社鍾

方深區內緣久負社中約惆悵暮鍾聲徘徊度林薄
梅花莊水軒望清遠不至

望君水軒西恨殺前村樹日暮溪雨來扁舟在何處
題青山白雲圖

白雲吾故鄉青山吾樂土誰將千金裘換此一蓑雨
問春

春風吹春來散入翠芳去花謝鳥聲聞春歸向何處
題詩

岸闊波流漫山低天勢寬興濃忘返棹明月照人寒
漫興

春草當階綠茶烟竹外青洞門深閉後註就蔬珠經
其二

白雲松頂落寒泉石上流殘棋未終局月掛西岩秋
重陽

獨坐小窗下幽蛩不絕鳴青天孤月淨滿耳是秋聲
江上

江上水正平日照西山口遠樹一尺長呼闕風吹柳
暮秋

野色滿園中閒情立晚風菊花含雨艷楓葉醉霜紅
題畫

是倚青山下人歸蒼莽中未開雲外戶先聽水邊松
潘夫人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三十

金陵蘭嵎生朱之蕃選投門人周時泰校梓

六言絕句 八十首

題詩

徐 貴

樵林夜鳴楓葉僧扉寒掩烟羅夢裏秋山十二不知
若處雲多

卽景

史 鑑

綠樹原頭淺草青山谷口飛花記得南湖良夜月明

明詩選

六絕卷之三

梨

落屋清明日

何景明

獨樹桃花自發高樓燕子誰家可惜年年春色催人

白髮天涯

江南思四首寄曹毅之

燈下雨鳴秋舫浦口潮迴暮鐘何處相思不見江南

聞遍芙蓉

月冷荒祠苦竹秋清玉殿蒼苔一望雲帆無際沙明

白鳥飛來

細雨寒城催棹夕陽孤嶼鳴鐘到寺莫題蕉葉渡江

爲採芙蓉

竹淨娟娟帶月山寒窅窅沉暉天邊晚樹獨眺江上

春潮客歸

江南春思

王廷相

落花閒閣隨水芳草萋萋掩門誰道江南春色能禁
風雨黃昏

送范侍御蘇山北上

邊 貢

草旗低拂垂柳驄馬嬌嘶落花碣石春風萬里盧溝
曉月千家

明詩選

六絕卷之三

兜

田園樂二首

薛 蕙

一徑垂楊高下數家流水東西麥隴青青雉雉柴門
寂寂鶯啼

荷鉞朝耘瓜圃披衣夕偃蓬廬甕裏數升綠酒枕中

一卷丹書

夏日林枋田家六首

高叔嗣

手疏偶然辭主腰鎌率爾爲農今日田園自許平時
車馬相從

千家競作雲中萬木齊高路口來過杖策牆頭

方桂枯梓

芳樹不知冬夏荒城何計春秋有客今辰携手無人終日科頭

輕殿會臨池上方牀好坐林間醉酒壺乾未已賦詩坐久忘還

斜日深林度鳥微風亂柳鳴蟬茅屋人歸水際柴門路絕天邊

芳樹不知冬夏荒城何計春秋有客今辰携手無人終日科頭

明詩選

六絕卷之三十

四八

春日遊鄭氏莊

黃佐

寒食園林載酒暖風簾幙啼鶯高閣一回歌枕小樓何處吹笙

春雨燕坐偶成

簾前春雨闌珊竹外鳴鳩往還隱几只銷香篆舊薇開遍東山

次郭兩山韻

沈愷

清沙翠竹交加錦石文禽相逐分明數點漁燈照見村茅屋

秋

坐月敲砧何處迎風弄笛誰家驚起天涯鄉夢吹殘江上蘋花

田家

倪瓚

山鳥下窺窻牖春風時過柴門避世何須鄭谷作書已絕巨源

題畫

碧山溪頭喚渡銅棺山下尋僧水榭汀橋曲曲風林雲燈層層

明詩選

六絕卷之三十

四九

題良官草堂圖

結屋正臨流水開門巧對長松爲待神芝三秀移居華蓋西峰

爲曾高士畫湖山舊隱

厭聽殘春風雨捲簾坐看青山波上鷗浮天遠林間鶴帶雲還

題畫

王恭

白首支離傲世青山獨坐忘言長嘯一聲何處斷雲流水仙源

墨竹

秋影半枝金蕊上
池涼露何多誰把玉簫吹斷
湘紅一夜寒波

觀泉

張弼

山巘高低如繡溪
流屈曲無聲幽人閉戶不出門外
小橋自橫

送客

日晚烏啼山樹雨
晴馬踏香塵人向紅亭惜別客依
芳草傷春

明詩選

六絕卷之三

五十

答俊上人惠竹

張琦

靈根過江三里淺
碧遮山一重風靜幽藏孔翠雨來
寒翳僧鐘

別真一上人

緇塵路上不遇猿
鳥羣中偶逢白首搔時斜日青山
別後微鐘

次都元敬

羅柔

春水初生官渡萌
茨正接山家白鳥來巢五柳青猿
去采三花

曉發僕山驛至丕禮驛

湛若水

草色初看過雨山
光乍見收霞烟火數椽茅棟荒籬
一樹桃花

市橋道中

春草氣蒸行李朝
花露滴征衣悵望平原雨濕欲尋
舊路雲迷

武陵道中卽事

張時徹

歇馬夕陽西下開
尊皓月初生正愛庭前樹影忽聞
溪上鐘聲

明詩選

六絕卷之三

五一

日暮紫石棧穿雲
莽莽修蹊河漢乍看上下行人
不解東西

田家樂

茅舍東方日出鄰
家何處朝春黃鸝喚起春睡猶在
芳洲夢中

海近長飛霧雨山
深自起朝霞遶屋短長松樹延籬
紅白槿花

籬外人行犬吠樹
頭日出鳥驚壁上高懸耕耒織麻
自補魚罾

碧草自繞階前青山正當屋角驚開水鳥還來掃却
林花更落

鴈度只在高雲人行不到空谷閒看數點紅梅獨坐
一林青竹

雜景

張意

暖日晴風竝麗杏花燕子爭飛惹却王孫遊興怪來
典盡春衣

贈過玉山鍊師

陳鳳

吳水長通越水玉山高並稽山願乞金龜換酒與君
同詩選

六絕卷之十

三

同醉花間

玄鶴朝隨絳節赤虹夜貫丹臺小洞雲扃自啓重霄

露殿初迴

閒居雜咏

駱文盛

絲樹門前香謁青山座上盤旋稚子晨炊麥飯道人

午坐蒲團

池邊雨細花落簾外風清日長呼兒採藥蘿徑對客

攤書石牀

漫興

草閣鑪熏栢子松房紙帳梅花七碗盧翁風味一尊
陶令生涯

金陵弔古

何良俊

周處臺前草長莫愁湖上雲深不惜英雄代謝獨憐
紅粉消沉

江南春遊

龔秉德

芳草萋萋蔽野遊絲裊裊浮空彩鷁飛遙遠近畫橋
流水西東

風吹桃葉柳葉雨打梨花杏花竹塢一灣春水石欄
明詩選

六絕卷之十

三

興處人家

游薊城樓

王世貞

登危不妨蠟屐踞坐自側烏紗鉄嶺高天一線漁陽

落日千家

順義公署雜興

架上道書數卷牀頭濁酒一瓢不作莊叟齊物笑他

嵇生絕交

風寒濟南道中兀坐肩輿不能開卷因卽事戲

作排體六言解悶當喚白家老婢讀之

有論已乖養性無書自成絕交且從李耳視舌不與

陶潛關腰

袖中束書數卷車後挂酒一瓢任爾風塵度日猶勝

政府逍遙

欲雪千山自暝將風萬樹知寒償債半生車馬誤人

一世衣冠

明年罷官歸去山田不論俸錢三山六水任意兩粥

一飯安眠

車公一言月引李廣百戰不侯自是人間常事莫將

月高選

六絕卷之三

五四

造物追求

醉後放言

快哉老伶荷鍾至竟還輸一籌死亦不須埋我教他

蟻樂為愁

神仙自有官府朝市翻誇隱淪何用為渠評騭醉鄉

且住逡巡

杖頭一瓢共飲但醉莫問姓名無才無德老子半癡

半點先生

高秀才讀書南莊

吳 嶺

竹色遙連野色禽聲近雜溪聲芳徑幾多香絮夕陽

無限幽情

花徑一鉤新月牙籤滿屋清風板梁明時傳說草玄

漢代揚雄

金山城晴眺

山下健兒牧馬海上孤城安然柳塢漁家曬網沙村

蟹籠炊烟

石塔

毆大任

之棠耳貂何在六朝喬木幾家獨有鴈王古塔青天

胡胡選

六絕卷之三

五十五

片片殘霞

攝山頂法光禪師草菴

不是頭陀苦行由來佛性自圓破金闍支白石瘦藤

高柱青天

別黃方山

金 鸞

風靜湖邊簫鼓月明天際樓船別我幾時重會與君

今夜同眠

秋夕

閉戶盡消百慮燒燈常到三更山靜寂無人語夜涼

微有秋聲

小景

雨過更添山色水流偏帶花香啼鳥聲連遠樹行人影度斜陽

齊居夏夜

馮惟敏

對立長松百尺旋栽新竹千竿山月一鉤初上江風半夜猶寒

戶牖光低戶江干暝色入樓好月故侵書案清宵不下簾鉤

四詩選

六絕卷之三

五

山居樂

李言恭

徑杳無車馬萬山忽有人家相問不知歲月惟見開花落花

夜靜白雲鶴睡春深紅樹鶯啼若問幽栖何處胡麻流出山溪

村晚

山下數聲犬吠村中幾處人歸短笛醉橫牛背斜陽正對柴扉

四景

釋仁發

露華輕勻蝶粉風花亂織蛛絲舊雨故人何處夕陽獨立多時

崑石重圍舊岳湘簾半捲新晴喚起北窓幽夢綠槐陰裏蟬聲

湖蓮朝垂紫葭山葉夜響枯藤張椽乍歸吳下荀卿猶在蘭陵

曉港雪迷歸櫂曉齋寒徹重衫恠底欄釵落盡春風昨夜江南

嚴潭道中

釋宗泐

四詩選

六絕卷之三

五

古水灣頭漁艇夕陽山下人家風起一溪白浪秋來滿路黃花

山中小景

四山一片秋色坐客獨坐茅亭渡頭紅葉如雨石上長松自青

惜春

朱氏靜菴

桂樹遊絲旖旎樣飛絮輕狂杜宇喚將春去小桃落盡紅香

六言絕句卷之三

終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三十一

金陵蘭嵎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七言絕句

三百一十六首

少年行

高啓

下直平明出禁門笑提樽局伴王孫寶刀不敢輕輸
郎明中沙場欲報恩

涼州詞

關外新楊早換秋行人落日旆悠悠隄山高處愁西
望只有黃河入漢流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秋卿

欲挽長條已不堪都門無復舊氍毹此時愁殺桓司
馬暮雨秋風滿漢南

送呂卿

遠汀斜日思悠悠花拂離觴柳拂舟江北江南芳草
遍送君併得送春愁

春思

愁兼楊柳一絲絲客舍江南暮雨時自入春來才思
減杏花開過不題詩

夏夜宿西園酒醒聞雨

飛蟲繞燭夢迴遲荷葉齊鳴雨一池不爲素紈猶在
手定疑秋夜乍寒時

江上偶見

阿姬不畏晚寒多綠舫紅衣柳下過蒲浦秋荷已零
落如何猶唱采蓮歌

過保聖寺

隔江寒霧隱樓臺遠近鐘聲放艇來亂後不知僧已
去幾堆紅葉寺門開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雲山樓閣圖

碧樹香亭錦繡連畫廊應見亂離前如今風景那堪
寫廢寺空山鎖暮烟

次韻春日謾興一首奉酬外舅達翁

水邊簾幙遠籠花遊女時時出浣紗記得橫塘沽酒
處畫船明月載琵琶

舟歸江上過斜塘

漫漫林塘水沒沙清明初過已無花春寒欲雨歸心
急懶往扁舟問酒家

與內弟周思敬晚過雁蕩僧舍

同過溪橋日欲曛，遠林殘葉似栖鳥。
照公院裏堪留宿，已有梅花有酒無。

秋江晚渡圖

鷗鳥飛盡一洲蘋，帆帶秋雲度遠津。
底事愁看蒿中，暮鴉曾送渡江人。

寄丁二侃

江上斜日草初黃，日斷歸鴻隔楚雲。
傳它因君相近，佳處思家處即思君。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背而美人圖

欲呼回首不知名，背立東風幾許情。
莫道畫師元不見，傾城雖見畫難成。

夜雨江館寫懷

愁解尋人不得醉，小窓疎竹雨來時。
江湖今夜全家客，猶勝飄零兩處思。

憶把羣亭聽歌示徐幼文余府卿

清歌一曲動梁塵，只憶當時淚滿巾。
何況春歸花落盡，眼前漂泊兩三人。

題畫

楊基

葉葉衣裳帶雨裁，白鷗江水淨無埃。
偶然扶杖沙邊立，不爲看山獨自來。

梁園聞鴈

萬里飛來一鴈聲，梁園枕上夢初醒。
誰憐今夜江南月，又是空齋獨自聽。

春陰

東風剪剪入粧臺，行覺春愁掃不開。
非是薄羅能耐冷，捲簾貪看燕雙來。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春勝

風送楊花滿綉床，飛來紫燕亦雙雙。
閒情正在停針處，咲嚼殘絨啣碧窓。

題十二紅鳥

何處飛來十二紅，萬年枝上立東風。
楚王宮殿皆零落，說盡春愁暮雨中。

題扇

幽蘿灌木蔭青溪，水鳥忘情自在啼。
正好從容看山色，淡烟衰草夕陽低。

春暮西園雜興

踈疎簾影漾微波
庭戶無人鳥自過
一樹楊花三日雨
池塘春水綠萍多

夏夜蓮渚泛舟二首

冰漿不用蔗漿調
聞得荷香酒自消
一派江聲蒲船月
却愁容易度今宵

玉簫低與玉笙調
度未成腔意已消
雪白芙蓉香一色
總教人不愛春宵

雲竹居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

五

風雨酒微醺
白露漢漢濕練裙
底事夜深清不寐
半窗竹影半窗雲

春半

春深能沒亂鴉石
泉清可見魚蝦
一年春事餘多只
有南風棟子花

送陳明善之真定

風塵贏得長毛斑
不爲臨岐一愴顏
五日北風三尺雪
馬頭遙見太行山

觀蝶士女爲公亮題

紅綃衫子雪霜肌
女伴相邀去賭棋
花底忽逢雙蛺蝶
背藏羅扇看多時

雨後看廬山

萬仞蒼巒一道泉
幾重雲樹幾重烟
歸來記取屏風樣
寫向茅齋聽雨眠

舟中詠雪珠

鮫人捧淚泣東風
亂柳明珠向短篷
欲采綠莎紉作佩
清江春水落花紅

鯉魚山阻風天甚寒雨皆成霰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

六

江南天氣太無憑
草色烟光暖欲蒸
向晚鯉魚風乍急
盡吹小雨作春冰

望武昌

春風吹雨濕衣裾
綠水紅粧盡不如
知是漢陽川上女
過江來賣武昌魚

祁陽道中二首

曲垣低檻是誰家
門戶深深閉落花
千百黃鸝萬竿竹
夢覺應不到天涯

紅深翠密不成蹊
脩竹玲瓏巧更低
黃鳥未知花又落

落野棠屋裏一雙啼

白鳥

張羽

門前春水下輕鷗來往偏能近釣舟却似南唐圖畫
裡杏花蒲葉滿汀洲

野市

隔籬春筍冬差出滿路野花撩亂開屋角布姑啼正
急敗絮分雨過山來

別李寄間

客道未暖各西東望斷吳山杳雪中燕子不來春又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

七

老清襟離思落花風

野步即事

村北村南叫鴉鳩山前山後雨初收牧雛不管蓑衣
濕一笛春風倒跨牛

夏雨新霽圖

看圖憶得住山阿茅屋深深隱薜蘿風雨過來啼鳥
白雲更比綠陰多

寄陳麟處士

先生九里松間住松下橋橫玉一溪想得清吟山月

夜秋雲滿樹白猿啼

舟中似文性之山長

朔風吹浪打篷窓夜靜寒威不可降自嘆閒人閒未
得扁舟載雪過吳江

約友賞梅不至

一樹兩樹花如雪十里五里香不歇玉人未來愁思
深三更立盡孤筇月

題畫寄友

舊是雲山自在身誤將書劍逐風塵犢車何日移家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

八

去還作條桑種杏人

小遊仙二首

洞口春泉漱碧沙樓臺彷彿蔡經家赤鸞銜得金盤
子鄭向窻前樹樹花

朝遊碧海不騎魚鳳引霓旌鶴引車吟得步虛誰解
和歸來閒倩少霞書

宮詞

舞衣不着罷熏香金鑰無聲白晝長憑仗玉奴休弄
笛恐驚池底睡鴛鴦

閒行

徐 賁

綠樹黃鸝處處山，偶從溪上看雲還。
人生未許全無事，纔得登臨便是閒。

咏蟬

愁斷齊奴一寸心，誰知青女怨猶深。
長吟莫戀宮前柳，黃葉秋風自不禁。

書馬

立仗歸來出御堤，園官爲解錦羈泥。
春流芳草無人渡，何處東風自在嘶。

明詩選

卷之七

九

晚尋王隅隱居

君住湖南水竹深，夕陽孤棹此相尋。
子規啼散門前柳，漠漠春光淡淡陰。

折蓮子呈孟載

落盡紅衣見綠房，折來猶帶水雲香。
柔絲零落芳心苦，未及秋風已斷腸。

題嫩梅

新花的樂更玲瓏，學弄芳妍小礫中。
凍蝶寒蜂謾相妬，今年纔得試春風。

題倪雲林竹

春江誰唱竹枝歌，春雨蕭蕭傍竹多。
欲借琪園一竿玉，桃花磯下釣寒波。

將往吳興徐行正以詩見送奉荅

自喜吟身得自由，長尋酒伴與詩儔。
閒雲流水平生意，何處山中不可留。

過南垞赴黃德讓招

風暗沙村晚漸平，相邀應得遂閒情。
南塘水滿人來少，疎雨寒波一舸行。

明詩選

卷之七

十

上青山尋王張二山人不值

此日尋君竟不逢，閒行直到最高峰。
歸時已是斜陽後，惆悵荒山寺裏鐘。

閏七月十五日夜作

河帶疎星淡不流，露華蛩響遍新秋。
柝聲纔罷砧聲起，總是居人也自愁。

居龍河寺懷高季迪

與君長辦酒家錢，共結山盟與水緣。
今夜重思舊遊處，一龕閒坐佛燈前。

九月十七日聞雁寄董莊

晚意秋陰雨不分
清蘆沙竹護寒雲
鴈聲客裏誰先聽
愁絕惟應我共君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
扁其居曰復初齋
宋微

余詩

宋濂

昔日撥棹照五兵
今時喜見泰階平
春風綠酒扶殘

劉基

小兒如婦
掩屏倦簾
忍見燕雙飛
不知春色能多

七絕卷之三十一
上
少總向昭陽柳上歸

秋興

梁間燕子去悠悠
絡緯寒蟬管領秋
誰遣莊周化蝴蝶
蝶不勝憔悴爲花愁

題湖山烟雨圖

湖上青山烟雨寒
湖中一棹欲歸難
白蘋自老東風裏
腸斷黃昏獨倚闌

次韻和王文明絕句漫興

芙蓉湖上夕陽低
楊柳枝頭一鳥棲
獨倚闌干看山

色白雲飛過若耶溪

題小畫

夕陽山下水鱗鱗
一葉輕舟釣白蘋
謾道江湖堪浪跡
荻花風雨更愁人

過蘇州

姑蘇臺下垂楊柳
曾爲張王護禁城
今日淡烟芳草裏
暮蟬猶作管絃聲

送醫士賈思誠還浙東

西風嫋嫋水鱗鱗
一曲離歌淚滿巾
殘柳數株鷗數

七絕卷之三十一
上
點夕陽江上送歸人

憶昔

憶昔上林花發時
黃蜂掠亂蝶參差
如今花落枯枝在
付與秋蟲掛網絲

有感

漫漫陽春不見秋
人生得意總忘愁
茱萸謝盡芙蓉發
清夜吹笙月滿樓

春日雜興二首

雨隱滄江霧隱山
鄉關迢遞寄書難
病來只貯春風

到不擬春風曉更寒

日出江空曉氣柔白蘋風起渚烟收夜來一餉三更雨送盡飛花入海流

道興

萋萋芳草掩重門幾樹斜陽照斷魂坐愛微風起蘋末月明簷鐸語黃昏

絕句漫興

風光何故惱閒人我欲乘槎一問津蒲地綠陰迷斷夢五更啼鳥不勝春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五十一

十三

陪鄭明德倪元鎮遊天屏

袁凱

百花洲上百花開花是吳王舊日裁吳王去後無消息歲歲看花人自來

淮西夜坐

蕭蕭風雨滿關河酒盡西樓聽鴈過莫恹行人頭白盡異鄉秋色不勝多

題倪元鎮畫和鄭明德韻

土苔疑綠上松根前輩空留翰墨存寂寞雲林堂下路一條殘雨映孤村

題陳長師壁

蓮幙歸來興更饒一聲孤鶴起松濤呼童戒却窓間燭坐待簷牙月影高

二月一日出門遣興

晝長危坐獨無聊聞說春光到柳條乘興出門行數里杏花殘雪未全銷

題瓶梅

孤山堂下玉層層幾度尋君策瘦藤折得一枝香滿榻半窓斜月帶殘冰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五十一

十四

枯木竹石

王綬

蒼蒼寒色未知春野石荒苔古澗濱一段閒情誰可共相知殊是寂寥人

花上白頭翁

欲訴芳心未肯休不知春色去難留東君亦是無情物莫向花間怨白頭

峽中雜詠

峽裏山高多晝陰未昏烟景暗秋林停舟晚飯舵樓底猶有夕陽明遠岑

題竹贈潘晦初

燈下狂歌酒半醺興來爲爾寫秋雲故人湖海如相問骨立蕭然似此君

題荊州劉給事子偉贈行卷

客裏逢君話舊遊醉中曾上仲宣樓君家正近樓前住風送江聲日夜流

中秋臥病

今夜中秋月自圓病軀誰復對嬋娟清光深有憐人意轉入針窓落枕邊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十五

戲賀俞行之納寵三首

歡娛良夜喜更長惱殺多情同舍郎枕冷衾寒眠未得春風只隔一重牆

金猊香冷酒微醒銀燭光殘月正明今夜情懷非別夜有人低語喚卿卿

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

題靜樂軒四首

前溪水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曉過宿酒未醒眠未

起半窓紅日鳥聲多

竹几藤牀小硯屏薰風簾幙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雨添得芭蕉綠滿庭

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生涼湛碧空獨倚闌干待明月紫簫吹散木樨風

斗帳藏春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記看得梅花又一年

爲榮陽辛沈彥初寫竹

更散庭空罷曉衙湘簾深映翠交加清風一榻琴三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十六

并邱笑河陽滿縣花

寫竹題寄華叔端

不到君家已十霜種來脩竹倚雲長月明滿地蕭蕭影想見幽人詠晚涼

題枯木竹石寄李公實

晝畫溪邊水拍隄繞隄高樹倚雲齊君家正在樹深處滿地綠陰山鳥啼

題鴈二首

聯翩飛處影橫斜暝色和烟暗花枝遠水微茫秋萬

雪飛林壑曉初晴坐對琅邪眼倍明却憶夜來清夢裏滿空鸞鶴上瑤京

憶故妻

悼亡又是十年餘男已成婚女已歸翻覺而今悲更切客中穿盡舊縫衣

寄熙上人

浦源

孤愁無處覓高僧欲問楞伽竟不能遙想山中禪定夕半窓殘雪一寒燈

送友人

明詩選

卷之七

十八

孤舟春別萬花西雲淡山青水蒲溪料得客愁何處足綠陰官舍聽鶯啼

題青山白雲圖

青山欲轉綠溪迴古木春雲掩復開不識桃源在何處但看流水落花來

題仙山春晝圖

萬壑千山闕綠苔仙家春日碧桃開長安甲第羅鐘鼎何事留侯辟穀來

過湖舟中望寺

出浦平波忽遠開隔湖烟樹有樓臺歸舟未得尋僧去空聽鐘聲出寺來

晚過張林山

名山幾度欲尋幽此日雖來不暇游一棹黃昏過山下疎燈絡緯滿林秋

墨竹

翛然石上碧琅玕葉葉凌風翠羽寒記得西窗明月夜一枝滿洒影中看

梨花

明詩選

卷之七

十九

春風臨蕩柳花飛度水穿林點客衣昨日短長亭畔路蹇驢如在雪中歸

和鄒仲熙侍讀題畫

錢仲益

雨晴新綠長鷗波地僻渾無轍迹過亦欲買山尋隱計不知何處白雲多

爲僧題畫竹

故人迢迢碧雲遙吹徹西亭紫鳳簫白鶴未眠山月上滿庭寒綠夜蕭蕭

墨梅

珠樹斜臨洗硯池墨痕吹上半開枝香魂不散冰心
在一任玄霜染玉肌

題秋日林亭畫

雨洗煙嵐夕氣涼冷風激激樹蒼蒼采香亭下看雲
處零落秋花滿石床

雙鶴圖

梨雲夢冷月輪高雙鶴長鳴出九臯嘹亮一聲聽未
了蒲山風瀑響松濤

春在

李東陽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五十一

二十

馬去平江煙水空短蒲脩竹自成叢東風一片滄浪
夢春在瀟湘細雨中

華表鶴圖

城郭人民果是非千年誰見鶴曾歸都來一覺人間
夢錯向黃冠問縞衣

戲題屠元勳小扇

蒼苔白石淨無塵十畝青山絕四鄰剩欲選名此中
去祇愁詩債遠隨人

牧牛圖

雨足平田水亂流祗應牛背穩如舟歸來記得前村
夢月滿千山一笛秋

畫馬

野花開盡紫騮嘶老樹風高落日低十載沙場無一
戰老來林下齒霜蹄

柯敬仲墨竹

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祇數
葉蒲堂風雨不勝寒

初晴

陳獻章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五十一

二十一

初晴樓上燕飛飛樓下歌人白苧衣一曲未終花落
盡滿林啼鳥送春歸

訪山家次韻

清泉煮蕨愛山家夜飲西巖望月斜澗底白雲留不
住半隨紅雨落天涯

天台圖

邵寶

東南佳勝是天台劉阮當年亦偶來仙藥有無君莫
問山中桃似世間開

拜石圖

風騷回首一茫然漫浪如公亦可憐
傾是拜人偏拜石而今猶說米家顛

元宵應制

石琚

龍燭騰光鳳吐烟
千花爛熳月團圓
君王欲駐行春輦
侍從先擎七寶鞭

七夕

七月七日風雨多
御橋南望水增波
鴛鴦自向沙頭宿
不管牛郎信若何

山中襍興

夏鑣

明詩選

七絕卷三

主

何處風光欲斷魂
水邊雲裡有芳園
馬蹄不識山家路
相趁溪聲到小門

題梅月圖

秦旭

孤山山上月明多
長憶西湖瑤坡安
得扁舟吹短笛
梅花香裏一經過

聖節間駕出塞二首

李夢陽

千官北首望龍旂
萬國車書集鳳闈
八駿穆王秋色遠
幾時親擁白狼歸

萬乘時巡萬壽臨
鑾輿漠漠磧沙深
非忘殿閣呼嵩

日應繫單于款塞心

送周判官

明鐙絲酒五花裘
客舍新秋螢火流
問君不飲緣何事
明日出城風葉愁

送吳生

吳子乘春東入吳
飛花獻舞鳥提壺
此去屬君多載酒
直收春色過西湖

春日宴王孫之

紫宮華嚴殿春風密
樹初花日映紅
向暮酒闌香不斷
始知春在綺羅中

明詩選

七絕卷三

二十三

絕句

將軍鐵騎戰金微
八月長安盡搗衣
砧聲欲落三更月
翡翠樓頭鴈却飛

京師春日漫興

十日不出花盡開
城南城北錦成堆
即教閉戶從花盡
莫遣看花不醉回

題富翁扇

沈周

翡翠堂深酒殢人
風簾吹上一鉤銀
門前惟見春狼

籍却惜飛花散四鄰

題畫二首

草房仍著薜蘿遮
地幻林深獨一家
只道春風吹不到
門前依舊有梅花
綠陰如水逼人清
隔葉黃鸝坐久鳴
一箇樹根非八座
白頭箕踞有誰爭

題蕉贈僧

山僧心共迹俱閒
未限居山與出山
長對芭蕉閒不
過時留一偈葉中閒

明詩選

七集卷三十一

子由

大旱

桑悅

火輪常貯綠陰間
龍臥空潭盡日閒
一日甘霖過窠
宇白雲無語自歸山

題陳希夷睡圖

史鑑

世事紛紛類奕棋
蓮花峯下睡多時
春風引入華胥
國忘却浮生在亂離

寄吳鳴翰湖上

紅塵不到三山遠
家住蓬壺鏡裏天
隔浦落花雙屐
雨過門流水夢漁烟

多時不到南湖上
花落鶯啼又一年
有約畫船同載
酒短篷春雨看鷗眠

寄友

柴門流水釣磯閑
夢繞天涯髮已斑
酒債詩逋還未
了又隨人去看青山

醉題西朶壁

西風蕭蕭吹客衣
黃溪道上行人歸
一聲長笛起天
外白雲滿山霜葉飛

題許子厚扇

明詩選

七集卷三十一

子玉

好山多在石湖西
草色新年綠未齊
亭子半開脩竹
裏一簾春雨鷓鴣啼

偶成

一年春事已闌珊
天意應於好景慳
落盡桃花終日
雨逢人空自說遊山

塞下曲

城下黃河城外山
羌兒騎馬唱歌還
磧西亦有閒花
草莫信春光不度關

和答吳廷暉

一春多雨更多風猶有殘花茂草中縱使君來不
賞冷香和露泣微紅

寄杭州友人

西湖湖上水初生重疊青山接郡城記得扁舟載春
酒滿身花影聽啼鶯

楊柳枝詞

杭濟

東風裊裊拂朱闌萬樹千條綠未乾玉笛聲中人不
見倚樓烟雨正春寒

過武夷次羅一峰韻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二十六

秀結峰巒地有靈紫壇瑤草不知名春風幾換人間
世不盡溪流日夜聲

題梅花卷

脂香跡影詩中妙小閣春風畫裏看彷彿西湖水雪
夜一枝清瘦不勝寒

偶興

芳尊獨坐小園春白髮花枝相映新多少長安車馬
上看花老眼障紅塵

送李獻吉餉軍寧夏

杭淮

征車兀兀馬充充西度秦城吐谷東萬里白沙寒照
月羣山陰壁夜吹風

塘南淺淡野蓮白塘北高低秋蓼紅思君只在別離
處跨馬時來明月中

醉翁亭待客

幽期有客久不至漸看山中白日斜不有巖阿數枝
竹是誰相伴坐烟霞

宮詞

張鳳翔

已倚宮闈望月圓水輪乍轉殿東邊明宵更倚宮闈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二十六

看爭得清光復似前

為蕪城載卿同年寫扇韻

平生詩句付奚童空向東皇問桂紅一榻烟雲千里
外蒲樓風雨萬山中

見梅

慣依書舍與漁家多在山根共水涯小院可人唯一
樹月明印得半窓花

詠梅

儂是鍾期君子牙一冬相對了生涯夜來更費過江

夢庚嶺相尋雪徑斜

武皇南巡舊京歌

顧璘

千年寶曆自南開
八葉神孫暫北來
日月更臨龍虎
阜雲霞重抱鳳凰臺

朝閃龍旂入建康
暮收飛檄定吳疆
會稽勒石羞秦
帝滄海歌雲笑穆王

射虎南山黑霧摧
斬鯨東海白波迴
吾皇一出清天
下豈爲揚州花月來

張侍御平海凱歌

明詩選

卷三

二十八

繡服南行草樹榮
樓船南下海波平
儒生舊負勤王

略天子新聞破虜名

南郡冰霜肅憲威
東吳山水拱皇畿
青春冉冉江花
發白日遲遲海燕飛

美人幃子

晚多幽思不成粧
徒倚閒臺玉漏長
明月漸低天杳
杳梅花枝上有新霜

南江吟一首爲孫從一按察作

我愛前賢太白豪
欲呼此水變春醪
四海清平身不

老與君終日醉蒲萄

寫顧山人屋壁

熊卓

亭前流水春沄沄
門外浮塵路不分
風日小堂君自
足踈簾矮榻看山雲

皇帝南巡歌二首

朱應登

西北風烟一道開
東南王氣息氛埃
日下霓旌千騎
谷天邊龍馭六飛來

後湖春水綠如波
簫鼓中流發棹歌
不是陳魚追魯
事要因圖籍重蕭何

明詩選

卷三

二十九

春暮風雨戲贈看花諸君

春過穀雨芳菲減
風信朝來第幾番
即使從今渾不
雨門前已是綠陰繁

北園春日雜興二首

朱曰藩

煙柳河橋玉萬絲
殢風嬌雨斷腸時
樓頭小婦含顰
立背倚紅欄把一枝

茸茸碧草動離門
白馬洲前暮雨昏
惆悵江南好風
景一帆春水遲王孫

邊人曲

孫一元

燕山風高白草枯月明何處夜吹蘆邊人戍久不怨
聽淚濕腰閒金僕姑

晚泊江村

半江黃葉飛晴雨萬里長天生短艚村酒瓦瓶呼渡
急石門山月去人高

醉着

瓦瓶倒盡醉難醒獨抱漁竿卧晚汀風露滿身呼不
起一江流水夢中聽

桃源圖

明詩選

七絕卷三

三十

溪上春風笑語溫溪頭春水漲新痕中原逐鹿人誰
是桃葉桃花自一村

夜泊閩間城

欲行未行風力柔吳門挂席夜正幽秋水半汀鷗共
我好山兩岸月隨舟

寄青空道人

斗酒長歌對夕曛相思無奈隔重雲夜來夢到西湖
路白石灘頭鶴是君

西湖

十里飛花送酒卮六橋兒女蹋春詞無人會得漁翁
意獨立晴湖照影時

飲龍井

眼底閒雲亂不開偶隨麋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元無
取消受山中水一杯

元夕懷都下之遊

白馬金珂上苑東六街歌舞散香風豪遊已作三年
夢愁對春燈此夜紅

諸將入朝

明詩選

七絕卷三

三十一

天下山河有洛中漢家州縣滿山東將軍不畫麒麟
像士卒休論汗馬功

戰士歸來皆武冠紫纓驕馬跨金鞍可憐萬國城頭
月照見沙場白骨寒

少年生長在邊城介冑南征蟻虱生馬上朝來橫吹

曲梅花一半是吳聲

贈呂揮使

壯士承恩天上還黃雲白雪暗西山破虜未傳青海
函封侯須到玉門關

閨情

秋風嫋嫋吹羅衣美人夜泣紅燭微郎騎白馬臨邛
去樓上年年燕子歸

送鄉人還

楊柳花飛蕪草青故鄉南望幾長亭城邊客散重回
首愁見孤鴻落晚汀

行邊

王廷相

翰林上郡跨雄圖况是君王拜郅都夜發金符催出
塞朝開幙帳獻榆胡

明詩選

卷七 絕卷三

三十二

潼關

天設潼關今陡城中條華嶽拱西京何時帝劈蒼龍
峽放與黃河一線行

過驪山

玉女霓裳鬪彩虹君王仙去鳳樓空祇今惟有垂楊
樹晉得寒蟬咽故宮

海上雜歌

崑崙水落大荒東漚作天池四海通漂洋九地虛空
裏搖蕩三辰宛轉中

金陵歌二首

吳楚亡來議定都過江一旅卽平胡東南誰道終偏
霸請看高皇創業圖

一自燕山開帝闕守邊不復調長征由來密邇防胡
便可見文皇厭舊京

雪中雜歌

甫田膏脉潤成酥大野螟蝗凍已枯學士休論郢人
賦今皇只好富民圖

迎鑾曲六首和劉希尹之作

明詩選

卷七 絕卷三

三十三

金陵今古帝王都碧石清江一畫圖五聖百年虛想
像鸞輿曾到此間無

自采民風問老農微行不遣近官從那知天子關天
象到處雲成五色龍

青龍山下虎蹄新玄武湖中躍錦鱗錯意吾皇好漁
獵不知還訪後車人

弓如滿月向江開箭插寒潮捲浪迴水上鼉鼙莫深
避我皇元爲射蛟來

瑟瑟金風鳴玉鑾路車何日到長安官河不似江濤

險只恐秋深白露寒

疊鼓凝笳入禁中似聞韶樂奏南風
通明殿敞秋雲碧閨闔樓開曉日紅

答台峰侍御見候

葵花半紅山雨來不辭沾濕看花開
主人莫掃花前徑恐破青陰與綠苔

東潭窳子將赴潛山以碁几留贈

綵几文楸光照雲僧室長與對斜暉
翻愁置我南窓下一度臨棋一憶君

明詩選

七絕卷三

三十

金陵逢方日升

燕市分携十七春白門相見白頭新
鳳凰樓畔含香侶江海飄零有幾人

贈長垣宗室

瑤室青編萬卷餘宮中誰道日閒居
家臣昨夜長安去猶向君王乞秘書

俞國昌大叅贈小松二株

鬱鬱青松尺許長似看顏色有風霜
何時却覩千霄勢六月濃陰覆草堂

次白巖韻寄閒齋少宰

登臨隨處見題名想像當年載酒行
山翠不遮牛首寺江流長抱石頭城

唐仁夫出使廣西

樓船風景入春多鏡吹聲中故里過
兩岸綠楊陰不斷聞江知是柳州河

送顧侍御出守馬湖

五月瀘州蕉葉黃武侯祠下水如湯
行人莫惡南中熱自有參天古柏長

明詩選

七絕卷三

三十五

送潘伯振守漢中

石代凌雲鳥路賒漢中城府枕三巴
楓林落葉猿聲滿那得行人不憶家

次正齋韻題石岡圖

白石岡頭榆柳新蒼蒼茅屋貯深春
山翁不注揚雲易怪底門無問字人

題林下一人卷

臥龍山下結茅新乞得匡時未老身
此日此菴真獨幸天涯多少未歸人

柳塘雜興

溪煙漠漠水迢迢搖蕩春風幾萬條不傍御園歌舞地只愁宮女妬纖腰

避喧

興在桃源山水間幅巾藜杖每忘還沙田雨濕青牛臥石洞花深白鹿閒

曉起口號

春眠不柰鳥聲催起立荒園傷古槐怪底幽尋苦無力夢中曾上故山來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三十六

卽事

康海

美酒何須玉枕盛前溪且喜白雲生相將一醉青莎上咲殺人間浮薄名

山中雪夜喜潛成先生見過

俞樾

窓涵凍月梅花瘦雪夜逢人話亦清更汲山泉煮溪茗共醒塵土百年情

夏日訪友

萬綠新齊花影沉四圍脩竹絕塵侵主人不見客來去看盡白雲山色深

京館閑寫

天風吹出埽垣聲剗亮綠山午夜笙錯認闌門折楊柳一時飛夢滿江城

武帝侍

柝宮憑几畫成王淚落銅仙月似霜王母不來方朔死茂陵松栢自斜陽

從軍行

徐禎卿

武師壯年初出師橫行十萬弱林兒隔河追斬呼韓將馬壘高懸太白旂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三十七

青天磧路挂金微明月洮河樹影稀胡鴈哀鳴飛不度黃雲戍卒幾時歸

燕京四時歌四首

御柳垂絲拂建章銀冰千片落金塘烟花萬國行與度遙指蓬萊春日光

岩殿金泉枕碧山清涼樓閣五臺間赤日不行葱嶺北雪花長繞玉門關

薊門桑葉落滹沱代北浮雲鴻鴈多莫向雲中傳尺素空將明月對頻蛾

葡萄新酒滌流霞十月燕山雪作花天子後庭誇玉樹昭君胡服拂琵琶

送蕭少府

矯矯雙鳬塞隴分武夷殘雪半春雲玉洞只愁仙隱去洛陽花下不逢君

送頤馬湖孔昭

錦水由來勝若耶蘭橈三月汎桃花巴兒見客能歌舞蜀女明妝笑浣沙

中秋宴城西樓別張子言

孟洋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三十九

八月天高河漢流丹峰翠壑迴西樓不堪鴻鴈長爲別風樹蕭蕭萬杵秋

春草

王韋

帶雨和烟不可名春風處處不勝情于今南浦知多少卻向王孫去後生

送何希漢遊羅浮

戴冠

聞君有意覓丹砂裹飯朝來海上槎倘見葛翁頻問訊洞天曾共醉胡麻

憶友

園林鬱鬱暮鴉棲惆悵王孫日已西孤枕夢兒無處江南春草又鶯啼

春興

紫燕銜泥故故飛白鷗依渚自忘機青衫烏帽風塵裏惆悵雲山何日歸

春日設興

燕姬十五未經愁終日含情獨倚樓浩渺不知春已去忽驚飛絮撲簾鉤

題扇頭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三十九

野老騎驢何處來柴門日暮背江開小窓春盡綠陰滿雲黑不知山雨來

聖上西巡歌

韓邦靖

海日遙疑上將袍胡霜不及侍中刀兵臨瀚海冬無雪騎轉陰山馬正驕

長樂宮中朝聖皇蓬萊閣下見諸王簫韶定奏雲間樂岐上還應有鳳凰

文皇宗社萬年長形勝幽燕天下強西伐東征俱已了好揮干羽坐明堂

杭州吟東段夢瀑

萬事誰能却酒杯孤山老樹復開梅江南雪片霏霏薄騎馬煩君日幾回

漫成二首

漆且河邊兩岸沙遶隄十里盡桃花春風縱使隨流水落日猶堪鬪彩霞

沙苑煙光近白樓黃河清渭兩交流牛羊落日新丘

堊楊柳春風古渡頭

解悶一首東何大復孟無涯

明詩選

七絕卷三

四十一

秋日花開亦可憐紛紛黃葉墮霜前江邊草樹清沙濕雲裏樓臺細雨懸

春興二首

山城二月落花飛衆綠成陰結夏幃風動珠簾香不散扶持春事有薔薇

十里晴烟散薔薇輕寒乍煖試清和柳眉杏臉桃花淚各有春愁誰最多

竹風詞

方思道

竹風長掃玉蘭干徙倚深宵白髮寒月上海門林影

亂欲從雲外跨青鸞

晚洲吟

鴛鴦湖邊落日明荷花十里權歌清丈人自折碧筒飲醉倚胡床海月生

四景

第三句俱有去字

江閣端居野波閒泉聲樹影掩柴關孤琴試問從何去踏遍蒼雲萬疊山

亂山兩岬一江橫烟樹濛濛山下晴釣艇自來仍自去江風不動水禽鳴

明詩選

七絕卷三

四十一

黃葉白烟秋正深野橋藜杖自蕭森誰傳消息山中去急向門前掃竹陰

青山畫閣雪漫漫凍合乾坤盡閉關何事獨騎驢子去浮生不放此時閒

遠游曲贈鄭繼之還閩

薛蕙

鏡湖綠水盡難成五月南風茁茁生越女舟中歌白苧道人醉臥酒船行

春日漫興三首

昨夜雨聲喧菌閣今朝花影照柴扉正欲相邀社中

客酒家不肯當春衣

草芽半吐參差碧花菜初開淺淡紅安得黃金高北
斗盡輸青帝買東風

二月黃鸝滿樹飛歌喉宛轉世間稀謝公雖有東山
妓不及儂家金縷衣

官詞四首

禁圍處處鎖名花步障層層簇絳紗斟酌君恩似春
色牡丹枝上獨繁華

閒倚闌干看柳條可憐渾似董妖嬈東風何處吹桃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四十二

李空費心情學舞腰

荷花簇錦柳垂絲一片丹青太液池御榻獨留清暑
殿宮娥空唱采蓮詞

白雪霏霏拂玉闌銀缸耿耿夜漫漫熏籠火冷青綾
薄不管娉婷不耐寒

杏花

東風作意辦年華先釀輕紅上杏花楊柳初生燕初
到春光併屬野人家

題扇三首

張含

青山茅屋白雲邊落日放歌何處船鷓鴣鳴處
惱知爾欲來同醉眠

微風輕舫破烟霞欲過茅山道士家好是悠悠人境
外閒看秋水誦南華

出塞曲

蔣山卿

單于秋色白堪哀霜滿天山黃葉摧落日懸軍度沙
漠邊頭惟見鴈飛回

從軍行

雪嶺愁雲凍不飛黃沙白草路人稀邊城春色惟看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四十三

柳看到青時春已歸

宮詞

十里湖光引玉泉僊娥遙上木蘭船最憐一種天然
色竝向中流採白蓮

楊柳枝詞二首

歌臺舞榭綠雲遮細雨微風燕子斜小小風流今在
否行人猶自說蘇家

多情如醉復如眠何處逢春不可憐莫怪臨堤易憔悴
朝朝常繫木蘭船

郡齋五日簡劉子

郡齋五日思依依客裏清尊興自違微雨隔簾人不見蒲庭蕉葉落花稀

昭州歌

西行幾日斷人烟明月千山響杜鵑試上越王臺上望瀟湘秋色滿南天

除夜

若論百年添是減可憐今夕送還迎眼前光景一何速坐擁紅爐直到明

明詩選

七絕卷三

四十四

南巡舊京歌

陳沂

橫戈八駿戰功收夾舸雙龍水面游紫蓋風雲過浦上錦帆煙月下揚州

放內苑諸禽

多年調養在雕籠放出初飛失舊叢祇爲恩深未能去朝來還繞上陽宮

宮詞二首

翠符紅蓮水殿香不知簾外易生涼夜來許賜金莖玉月日驚看玉樹霜

後庭仙樹是誰栽春盡重門鎖綠苔聞說翠華籠燭過上陽宮裏看花來

送文待制謫吳中二首

幽人心性本玄微偶被簪纓入瑣闥江北不隨丹橘變天南又伴赤松歸

輞川摩詰丹青外珠寺羲之翰墨餘此日風流知不減田園歸去賦何如

宮詞

許宗魯

失寵羞看鸞鏡明可憐粉黛亦無情六宮近日新粧明詩選

七絕卷三

四十五

盛欲效蛾眉画不成

畫美人圖

錦靴貂帽媚丰姿翠袖籠寒不自持老眼朦朧陶學士畫中如見党家姬

劉進士思敬妹丈約東城看花他客所奪作此謝之

看花自是閒人事却爲看花盡日忙十里名園空在望忍將春色負劉郎

贈歌者

聞道王嬌有後身相逢如見漢宮人當時錯怨毛延壽自是丹青畫不真

歸夢

許相卿

故山秋老親闌冷游子夜長歸夢多獨倚蒼茫動幽却慚容易脫漁簑

月林僧舍

月午天霜破衲寒梵音蕭颯度林端經殘香燼秋寥次時有風枝語夜闌

述懷一首

陸果

明詩選

卷七

四十六

身有鷄衣屋有茆交游得謝世途勞何時始是吾真樂獨對鑪烟夜月高

獨坐吟八首

若將烟水論嚴光不若無名杜五郎一室坐來三十載更無一步到東牆

吾生無用亦無求吾在吾廬吾自由今日偶看庭草長門前無客罷梳頭

歸來不覺過三冬我學無生兒學農聞說錫山山路改要尋蹊徑懶携筇

我愛花紅紅便稀經年綠暗暗人衣日光不誠何時過有客到門常落暉

南隣有客繫青驄京洛風光邸報中聽說新聞皆似舊南柯庭蟻午牙蜂

青珠箔綺羅筵鸞燕爭春傍管絃終歲未曾嫌寂寞何煩苦樹有新蟬

力弱元來種植疎紫薇花早碧窓虛機心猶與蠨蛸角芒上牽絲自起除

三更枕畔聽雷鳴風雨南來亦動情自是要將星斗

明詩選

卷七

四十七

流雲半山月半輪明

咏家笋

入夏因何太瘦生此君不似肉多情山泉一注青雲濕爛煮清風看月明

午門觀雨

周君祚

帝里風雲夏日涼西山暮雨接扶桑泉通澗道垂天練彩斷虹霓跨海梁

初夏江岍閒步

東望城郭千山連下有樓閣生雲烟可憐佳人招不

到落花紛紛吹笛邊

凱歌詞

黃佐

錦鸛白馬出新河
簇隊吳娃善凱歌
譜得昇平新樂府
內家休按舊雲和

題八駿圖

徐階

瑤池踪迹已塵埃
駿骨空貽後世哀
何事漢皇猶未悟
萬人纔博數駒來

雪夜

傅起岩

春寒日日雪成冰
凍合江城十萬家
紙帳高眠清入骨
五更飛夢遶梅花

明詩選 卷七 絕句

四八

釣璜圖

大老冥栖清渭頭
偶來入夢却基周
于今江海弓旌冷
落木蕭蕭烟雨秋

爲陳同野秋官題南園石湖讀書處

蔡羽

古枯禪堂在澗西
碧雲寒處我曾棲
綠萍不斷南園路
水檻陰陰鳥畫啼

陳氏藏書西舍觀水仙

行來洛浦太纖纖
羅襪生塵底用嫌
莫道江南春雪少
何池須下水晶簾

丙戌十月十日出京題謝諸送客二首

文徵明

別酒淋漓蒲路岐
酒闌無奈客東西
多情獨有斜陽色
一路殷勤送馬蹄

三載忽聞長樂鐘
夢覺常繞五湖東
此身忽在扁舟上
眼淚疑是夢中

景德寺

明詩選 卷七 絕句

四九

古屋無人犬護籬
偶拋塵土得幽棲
不知何福能消受
滿地松陰一鳥啼

題養逸圖

榮貴匆匆僅目前
靜中光景日如年
荊州運甓成何事
不博柴桑一醉眠

次韻閻采蘭春日苦雨

坐看閒雲樹杪行
苦緣花事較陰晴
誰知野老東郊外
一尺春泥帶雨耕

寫閒舟圖寄葛汝敬

小舟依渡不施橈正似閒人遠世驚滿逕綠陰初曠
起坐臨流水看春潮

簡陳以可

侍樂亭前新雨足曲池想見碧於苔不知落盡繁花
後曾有何人看竹來

題畫

遠山漠漠翠眉低疎樹離離帶淺溪蒲目秋光無着
處夕陽剛在小橋西

漢宮詞

屠應峻

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五十一

七寶爲臺錦作墀曾將金屋貯蛾眉菱花玉鏡當年
賜春日緘愁不忍窺

題畫二首

畫裏分明憶舊遊羣峰相對草堂幽疎簾野竹三更
月桐葉江風萬里秋

雨過遠江催暝色殘霞曳日明沙磧蒼山相對野猿
啼一片飛帆楚江碧

七言色寺長卷三十一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三十二

金陵蘭嵎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恭校梓

七言絕句三百首

湖上絕句

王寵

古木朱藤踈着花淡雲斜日淨江沙黃金臺上無推
殿白石山中有歲華

庚寅歲九月廿六日寓治平寺紀事

湖上盡日看雲生枕上平湖一片明二十年來長嘯
客山中松栢解知名

明詩選

七絕卷三十一

五十二

古泉新齋對丹楓作

紙窗棐几竹間房一樹丹楓倚夕陽吸盡茶甌猶不
去野人偏自戀秋光

贈錢光祿元抑掛冠還山

羨殺漕湖卽鏡湖桃花流水入虛無南歸不向君王
乞元是滄浪舊釣徒

芙蓉闌下解朝衣白石山中長蕨薇借問季鷹思玉
鱸何如方朔隱金扉

月

娟娟霜月夜寒侵宿莽澄湖入望深自笑山中雲臥客一牀林影類棲禽

初夏

夏木沉沉綠蔭濃後峰鶯語應前峰石牀曲几閒調息消盡浮雲意萬重

同王子美湖上看月

百尺星橋卧綵虹青天飛鏡水涵空憑君看盡人間月誰似湖山枕簟中

戲簡補之與之

明詩選

卷三十三

五十二

伏枕聞君樂事偏銅蟬金鴈總堪憐何時共醉桃花馬解書春衣當酒錢

塞下曲

王格

昨夜銜枚渡白狼彎弓射殺左賢王千群雜虜須臾沒風起黃沙滿戰場

燈夜曲

煙火煌煌照玉京催花喚月六街聲懸知後殿開神闕散出霞光萬派明

千金一刻此芳春况復天邊月色新曲巷小橋隨意

去明燈處不留人

峴山歌

袁泰

春水桃花綠映人曉煙楊柳萬條輕歌船合沓晴湖戲游騎聯翩綺陌行

高陽行

陳束

高陽年少事橫行重俠由來不重生奪得雕刀搖雪色騎將飛馬蹙風聲

海上凱歌贈湯將軍

唐順之

海上秋高朝氣清營中賈勇競先鳴疊嶂亂翻旌幟

明詩選

卷三十三

五十三

寧驚海盡作鼓鼙聲

仇將軍南征歌

獨承節鉞控南州親寵由來冠列侯昨夜輕寒生幕府賜衣初着紫貂裘

晴原羽騎簇油幢繡帽爭先蹋鞠場不惜千金收猛士欲將尺組繫名王

塞下曲贈翁侍郎總制三首

君侯生長在炎洲塞外層冰草木愁祗憐軍士猶寒色臘盡轅門不御裘

管平謀國最深忠每與公卿見不同但使湮中無寇
血不須麾下有邊功

青塞草羽書稀士女駢眠畜牧肥戲看侍兒呈舞
馬醉邀幕客對彈基

送張伯純還關中

陳鶴

憐君獨棹渡黃河西北山川入雍多料得到家春未
至馬蹄半在雪中過

真州訪譚子羽

海上尋君路半迷畫船如入武陵溪橋迴忽見桃花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五十四

水知有人家在樹西

登金山

瓜州霜落鴈初飛鐵甕城寒樹漸稀南國興亡在何
處金山殘月夜潮歸

對月有感

拱榭

萬戶嬋娟秋更清九霄靈液渺金莖關山此夜情無
限不待高樓橫笛聲

昭君詞

羅洪先

王嬌事本不足傳古今作者多主悲怨至所

謂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斯於

忠信也薄矣予實病焉間嘗有擬竊取哀而

不傷之義辭不盡達覽者其正之

愁向胡天別塞垣一聞南鴈一銷魂妾心縱得隨明

月解近君王不解言

馬前雙臂海東青擒得哀鴻不忍聽我欲南歸無羽

翼問渠何事度龍庭

邊愁

沈愷

半天明月照邊州萬里胡沙滿地秋南鴈不來愁欲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五十五

絕爲誰傳語寄征裘

登太白樓

春風一渡魯陽水夜月三登太白樓安得狂如四明
客金龜換酒散春愁

野宿

瓦燈伴坐轉淒涼野店不知更短長爲問隣人夜何
似松梢和月過西牆

春日江行

江上逢春思欲迷楊桺如入武陵溪竹間流出桃花

水疑有僊家住隴西

咏梅

獨憐何遜愛梅花
昨夜風塵不怨嗟
吾亦年來就此癖
梅花開處即爲家

憶家

家住雲東一畝廬
薄田休笑歲無儲
霜黃柿葉收千斛
畱待歸來學草書

園居雜咏

愛山長日與山居
懶性偏于靜處宜
白眼茫茫爲誰語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五十六

語青山落落自相知

一上高樓分自投
煙雲花鳥自相酬
月明海國三千
里人在蓬壺十二洲

和張王屋夏日閒居

亂後林丘幾處存
誰知城郭自江村
時危轉覺歸來好
萬事無如不出門

世路從來不定波
黏天風浪近還多
何如燕坐西湖上
飽即看山醉即歌

和李雲亭侍御園居

君家種竹已成林
吾亦年來愛此君
風靜捲簾看不厭
滿階湘水濕流雲

采菱謠

采菱采菱河水陽
蘭橈搖漾春風長
有曲只消低自語
莫教聲蕩驚鴛鴦

見桃花有感

長安門外見春桃
躍馬東風興未消
記得去年今日事
隔樓呼酒喚吹簫

山行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五十七

凌風騎鶴曉翩翩
西入名山訪洞天
只合剪雲爲野服
相携來露浴青蓮

傲吏翩然道世氛
偏于野性似離群
饑來欲煮山中石
醉後高眠洞口雲

虛舟

喜無書畫又無詩
萬里飄然獨徃時
却笑當年泛湖者
只多身外載西施

望瓊花觀

瓊華自古稱佳麗
此來亦可嗟二十四橋空夜

月歌臺都屬野人家

河陽馬上看江寄謝司直

皇甫湜

秋空立馬大江堤天畔雲山望欲迷何事愁心學潮水朝朝暮暮秣陵西

詠白鸚鵡

皇甫湜

慧性能言冰雪姿玉階曾亦侍光儀年來翠袖爭承寵詎足霓裳進舞時

送僧之楚

千里雲隨一錫孤楚山深處是荆巫湘江秋盡多關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五十六

芷笑採幽芳當折蘆

揚州詞

皇甫湜

維揚此是傷心處曾說畱連佳麗春二十四橋歌舞散清江花月尚宜人

贈僧

遠公曾說在東吳今日乘杯入大都獨抱禪心臨水寺白雲飛盡月輪孤

蘆溝橋歌

跨壑疏龍架石梁錦茵寶馬度春光青山繚繞游塵

外萬戶樓臺鎖夕陽

重入武夷九曲

蔡汝楠

一望群峯出玉林煙中輕艇向清潯曲溪最似桃源裏誰道重來不可尋

詠庭前菊

絕憐三徑蕭條日自有凌寒菊滿叢若數從前花幾樹開時誰不借東風

命僕置酒

十斗酒可銷憂况復青山入畫樓莫道春水方典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

畫宮袍猶見篋中畱

魏子華藏書樓

散帙逍遙水口過北窓晚翠蔭松蘿時人空笑藏書癖玄晏先生恨未多

聽松堂

尋山出郭道人情靜夜攀依宿化城借問大還君不答滿山松作老龍聲

將至錦官城述懷

揚子猶餘宅一區草玄精爽在西都吾今已謝雕虫

技欲問如何是壯夫

畱贈青陽令嚴蒙齋

西遊未入成都肆喜與君平半路逢歌馬秋山紅樹裏立談閒數九華峰

春雨登樓

王廷幹

吳中羈客感年華江上風流勝習家向圖輕煙含柳樹隔簾疎雨濕梅花

春野齋

朱衡

繁煙細草玉溪潯溪上燕堂古樹陰讀罷南華無一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事石壇雲暖落花深

送陸道士南歸

薛應旂

燕市秋風百草黃衝星騎馬拜明光雲帆羨爾東歸去更向深林倚石牀

綠蘿菴次王仲山韻

虎溪止水淨無瀾照見秋光樹影殘一任苦空元自得有人披衲坐蒲團

苦熱行

五月長安熱更偏黃塵赤氣鬱相連九龍只在昆池

裏何日爲霖洗碧天

後湖行

喬世寧

湖水遙通御苑流青天倒映五城樓中林煙霧開三島何處神仙更十洲

湖上春雲接海雲湖峰海日晝氤氲玄精化作龜蛇影紫氣紛飛龍虎文

邊事

十二團營羽騎多長安道上日鳴珂賭錢沽酒燕姬

詩怕聽將軍出塞歌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六十一

春山獨步

王問

春深原樹綠仍齊山樵芙蓉水漫溪獨自携筇上山去小亭猶在萬峯西

示諸孫

曾看燈下爭梨栗今日階前學聚沙手葺遺經祈汝讀石田荝屋舊儒家

津亭席上觀舞

黛鋒鉛鐳刺人腸自古房幃戒作荒一枕任教歌舞散芙蓉廉幙水風涼

訪吳山人不遇

山人家住九龍西，寒壓壘煙向晚低。
深巷竹門常不閉，獨搖吳棹下清溪。

贈茅山道士

曾向華陽洞口過，三峰高處白雲多。
仙房隱隱依巖竹，清夜經聲出薜蘿。

出郭書所見

縣家稽籍選丁男，斬將奪旗俗未諳。
滿地謳歌春雨後，何時重見舊江南。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六十二

十南先生以直諫謫瀋陽二十年始得歸贈詩一首

邊城久住漸成翁，幾度思家一夢中。
白水護田秋稼熟，歸來仍見舊江東。

天目山歌一首壽吳興吳丈人 馮惟訥

南山近接赤城標，遂海斜瞻玉蝀橋。
時有仙人停白鹿，芙蓉峰上坐吹簫。

早蘭觀兵

早蘭一戰淨胡氛，千古惟聞霍冠軍。
二月河橋水未

解沙場日暮起黃雲

金城關外雪嵯峨，龍尾山前湧白波。
春風一夜流淞盡，漢使明朝欲渡河。

聞砧

吳維嶽

槐庭過雨澹秋陰，南浦芙蓉夜月深。
錦字不來江水濶，重門何處又敲砧。

謝大石王孫寄書

尺練叢山疊錦雲，興來誰復讓書裙。
花前停筆凝思處，盤礴春風酒半醺。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六十三

曉起見烏龍山白雲飛口占 范惟一

翩翩出岫本無心，杳靄橫空結影深。
映日漸看成五色，隨風還欲潤千林。

道院初春偶作

施漸

避人長自卧幽居，鐘磬寥寥一室虛。
僻性猶嫌近塵事，春來欲廣絕交書。

漫興

久不逢人道姓名，從來愚谷寡將迎。
教兒莫漫除秋葉，庭葉自深人自行。

海上

嚴城笳鼓接雲霜，海清秋蜃鱗藏。日照煙墩人不見，朱門歌舞奏新腔。

冬日偶言

姚咨

小閣疎簾卷暮曉，閒將雙劍辨龍文。茂先已往無人識，獨倚寒雲數鴈群。

雪夜訪柚山人不遇

寒日荒荒野色微，憶君多暇卧晶扉。不知卻往溪橋路，雪滿空林猶未歸。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二

六十四

臘月二日風雪齋居寄補菴丈

歲暮江寒雪似沙，巧穿庭樹亂飛花。思君不及同清賞，白髮爐熏旋煮茶。

春日漫書

門掩春風海燕斜，偏題詩卷惜殘花。不堪疎雨清明過，夢斷臨邛舊酒家。

詠白蓮花

露沐空庭曉氣涼，一枝婀娜吐清香。獨憐號國真顏色，水珮風裳冷淡妝。

為山兄以簷蔔花見寄

勁葉凝陰翠欲流，葩橫白玉冷香浮。分明入定林間佛，光散陂池五月秋。

比濠捕魚歸舟即事

一夕西風水盡還，魚牀半露釣綸閒。滿濠秋色歸來暮，近市重城欲閉關。

落日餘光映斷霞，數株衰柳倚風斜。漁舸並繫荒洲曲，隔水青帘是酒家。

杏花

鄧儀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六十五

仙姿嫋娜映瑤階，不過東風不浪開。最是曲江春曉曉，紅香飛繞錦筵來。

次韻答舜咨

秋來十日枕書眠，石鼓陰符註幾篇。細草幽花孤興在，肯飛吟鳥過南川。

秦淮漁唱

張之象

秦淮煙水碧迢迢，雲白天青暮靄消。一曲漁歌垂柳外，不知清廟有簫韶。

世具養疾齋居賦此奉訊

春光爛熳不勝情何事梁園病馬卿想得閑關隱
遠小窗欹枕聽流鶯

賦得舞蝶尋花

翠蝶紅粉艷春陽一種風流欲斷腸可恨相思飛不
到夢爲蝴蝶過東牆

平壩官舍同高卿丈夜話

許邦才

同在異方爲客久每於盃酒見情親鄉愁話盡逢明
月滿地落花山館春

九日小山招許殿卿

李攀龍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二

六十六

十載衙杯望白雲天涯此地歎離群重來秋色生雙
鬢更折茱萸插向君

秋日懷王元美

江南風色夢扁舟薊北煙花傍酒樓無那故人搖落
盡汝君何處不悲秋

林泉觀

盟漱焚香坐翠微煙霞猶在芰荷衣恁來不作人間
夢一夜寒泉拂牖飛

送鄭參戎之銅仁

銅柱遙臨幕府高武陵溪水日滔滔桃花不及
色併與春光照錦袍

射策當年補虜才提兵又度百蠻來秋霜已避千將
氣春鴈應同結陣回

和玉函觀觀伎

清邵花發彩雲深片月低懸玉樹林此夕應逢秦女
醉新詩偷得鳳簫吟

四里山

清酒濁酒泛黃花門外蕭蕭五柳斜此日登高人盡
醉誰知秋色在陶家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二

六十七

再送許右史

金輿山下小清河河上朱樓疊素波此日爲君西北
望浮雲不似客愁多

送殷正甫內翰之京

紫禁清秋五夜閒金莖玉樹少人攀不知帝遣神仙
吏更直蓬萊第幾山

塞上曲

燕山寒影落高秋北折榆關大海流馬上白雲隨漢

使不知何處不堪愁

懷明卿

綠草西望彩雲間
九派長江九疊山高卧不須覽石
鏡秋風慙悴侍臣顏

秋日東村偶題

西風蕭瑟病如高
枕從他世上疎莫道浮雲多變
態還將秋色到茅廬

早夏示殿卿

海上青山遠
屋簷斜蕭條重柱使君車到來縱遠柴門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 六十八

閉只在東隣賣酒家

寄劉子方斗酒

每到花間憶錦溪
春醪今日爲君攜山中儻值看花
伴醉裏新詩好共題

十日陶令過東村

傳前無恙滿籬花
柳亦蕭蕭映日斜正好故人成一
醉風流那不似君家

寄謝茂秦

聚馬朝朝四十秋
當時雙璧暫相留于今客散平原

館說着還鄉已白頭

答元美問余近事

賦罷凌雲氣不降
長楊羽獵妙無雙老來却解人間
事攤得玄經覆酒缸

九日

黃花白髮病中新
壁上常懸漉酒巾九日空齋似寒
食更無風雨亦愁人

和吳提學登蓬萊閣

王世貞

坐看紅日應天鷄
曙色中原一瞬齊雄視古來誰得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 六十九

似崑崙高柱大荒西

虛無紫氣隱蓬萊
水落天忽對開已借餐薈爲島

嶼還從蜃口吐樓臺

留別諸子

金河楊柳未堪齊
馬首傳觴白日低俠客自來輕別
甚醉乘虹雨薊門西

閨怨

開道邊關樂事多
前庭蹋鞠後庭歌不知刁斗聲中
月曾照流黃錦上梭

西宮怨

露井香生百合開
夜深明月在青苔
春風自怨歲華
鎖那有西宮玉輦來

點點蓮花漏未央
乍寒如水透羅裳
誰憐金井梧桐
露一夜鴛鴦瓦上霜

西興詞

留君無計恨匆匆
盡酒停杯曲未終
船到西興湖已
落明朝還起石尤風

青樓怨

輕風細剪越羅寒
紅淚徐傾嬌鳳殘
一曲停筆還自
語不知春思爲誰彈

從軍行

馬首垂楊折送行
酒闌長揖寶刀橫
軍中最是多兄
弟不唱陽關第四聲

夜深鄰帳送胡笳
三月春寒雪作花
吹盡關山楊柳
曲壯心元自不思家

鐵騎橫驅瀚海塵
戈船直倚瘴天春
不知南北功多
少羞作麒麟第二人

涼州曲

玉門春色勝臨洮
敕使東來賜錦袍
聞道酒泉香似
酒不煩銀甕貯葡萄

採蓮曲

千枝婀娜媚朝陽
風汎紅衣露碧房
疑是吳王開水
殿酒深初散越姬粧

題畫贈別王使君

別酒踟躕日易曛
青山處處惜離群
莫言秋色難分
贈君自青雲我白雲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二

七十一

飲歐陽鎮朔卽事有贈

旌旗春飈白龍堆
教客休停鸚鵡杯
歌舞未殘飛騎
出月中生縛左賢來

寄紫荊龔都督

牙旗高擁黑雲間
匣裏并刀龍雀環
夜夜胡笳吹落
月秋聲不敢近燕山

蓬萊閣

高城鐘鼓響蒼茫
海若鎔波浴太陽
灩色中天徐散
盡空青一點是扶桑

初月弓彎碧海秋亂峯如鏃礙雲流皎人只訝秦皇
至使者還疑肅慎畱

秋思

庭梧一葉鴈初飛無那金河信轉稀夜夜銀燈機裏
畫狂夫猶著去時衣

送張五嶽游武夷

徐中行

何年方外駐紅顏雲氣飄飄五嶽還歲暮里中曾不
往看梅又過武夷山

北山訪梁思伯諸子不過

梁有譽

明詩選

卷之三

七十五

竹塢無塵日已曛數聲啼鳥隔花聞平蕪一望涼風
起吹落江城萬樹雲

此日相期汗漫遊獨尋猿鶴北山頭池塘花落無人
管空鎖蟬聲一院秋

閨情

萬里關山無盡期年光春色使人悲柳花只似悠揚
夢日逐東風少住時

送王比部元美使江南

宗臣

千門羽檄正紛紜搖落西風此送君匹馬關山秋色

裏胡笳吹斷萬峯雲

過采石懷李白

楚水秋風薜荔高千帆明月大江濤娥眉亭下芙蓉
色猶似當年官錦袍

華陰送李道士

張佳胤

高秋明月照秦山東去浮雲不可攀已遣天風吹紫
氣爲予招送過函關

夜過朱僉憲省署

黃菊西南相對開浮雲片片五華來聞君匹馬將東

明詩選

卷之三

七十五

首明月愁人海上臺

時事相逢一柸膺虛堂蟲語亂秋燈鄉心共寄昆明
水不盡巴渝更秣陵

宿太華山寺

萬點春星枕上生何來黃鶴四天鳴蓮燈十丈垂虹
氣疑有金仙跨海行

焚香高卧太華煙鶴唳松濤夜不眠欲識此中無住
著海心月在白雲天

無題

周詩

蒼蒼樹色隱河梁別有相思欲斷腸明月獨憐人去後只將清影伴淒涼

送朱懋道北上

月明愁向此宵多執手河梁意若何千里雲山青不斷片帆何處宿煙波

秋日六橋晚步

六橋秋水渺長堤萬疊青山鳥亂啼若遇桃花正開日豈應重問武陵谿

聽磬

王陽徵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一

七十四

嗚嗚磬聲沸竹絲涼生白苧早秋時玄關日暮無人到花落晴川漾碧漪

送徐進士謫建陽少尹

謝榛

長亭別酒見平生越水吳山去國情欲采江蘺何處泊一帆秋雨聽潮聲

送周秀才歸錢塘

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夜開樽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美人南去采芳蘭春色偏宜江上看天竺峯頭讀畫

處白雲長自傍人寒

寄武當山張隱君

辭官遠傍楚天涯洞裏燒丹是爾家七十二峰人不見獨衝春雪看梅花

園居

俞允文

蕭蕭無伴獨爲家靜裏經春任物華綠樹千章啼百舌香風吹盡紫藤花

山行

遠樹高低不斷林半山落日半山陰白雲杳杳向空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二

七十五

虛一入松溪霧已深

花山一首

王穉登

寒崖綴寺屋重重白日蕭然山翠濃瓦雀近人香積飯山僧禮佛石堂鐘

湖上梅花歌

山田香土赤如沙上種梅花下種茶茶綠採芽不採葉梅多論子不論花

家家山色對春湖日日春風聽鷓鴣門前楊柳藏魚市屋上梅花當地租

虎山橋外水如煙，雨暗湖昏不繫船。此地人家無點
日，梅花開遍是新年。

聞道湖中盡是梅，兩山千樹一時開。估客片帆春雨
後，載將香氣過湖來。

織錦辭寄侍兒

燈前織錦雨吹窗，忽憶行人未渡江。織出鴛鴦才一
半，待郎歸日始成雙。

思竹

孫 蕡

洞庭春盡水溶溶，錦瑟聲寒起鴈龍。行客欲投薪水
明詩選 卷之三十二 七十六

佩亂雲遮斷九疑峰。

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

華髮朱顏六袞餘，還鄉猶駕軟輪車。龍江閣吏如相
識，應止青牛乞著書。

寄王彥舉

綠楊陰下玉驄嘶，絲絡銀瓶帶酒攜。夢入南園聽夜
雨，不知身在蔣陵西。

過揚州

江上垂楊覆白蘋，斜陽啼鳥斷吟魂。朱樓翠箔今何

在一帶寒城鎖暮雲。

出蜀

白帝秋高木葉黃，蜀中長是雨浪浪。瞿塘水落旋渦
小，一路看山到岳陽。

紅梅

瑤池王母閨風西，夜燕群仙錦繡圍。月落參橫天向
曙，醉騎丹鳳繞湖歸。

折楊柳枝詞戲贈朱文昭

綠陰馳道繞隋宮，拂雨撩煙送晚風。萬樹千條都折
明詩選 卷之三十二 七十七

盡，不堪回首畫橋東。

小塘山居

壁月斜窺夜氣清，禪棲無夢客燈明。山中萬籟俱岑
寂，惟有松風答磬聲。

題扇

涼風吹動影蛾池，百頃秋波漾素輝。十二玉闌閒倚
徧，桂花清露濕人衣。

東吳棹歌

汪廣洋

玻璃冷浸洞庭山，霜竹攢攢橘柚斑。白髮吳娃笑相

語官船不似釣船閑

九日觀太白山雪

日日登高賦遠遊偶逢九日轉多愁青山也解行人意遙對黃花共白頭

曉發睢陽

霜重清寒透紫貂睢陽城外發行輶西風滿目蘆花白疑是秋江上早潮

清遠峽

山酒吹香綠蒲飄轉回隨峽放蘭橈年來不奈愁成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七

結都與春風付柳條

江口渡捕魚者

芳草渡頭歌竹枝晴天小艇放鷓鴣比鄰爲報春醪熟帶睡持魚貫柳絲

宿寧國山家

夾路蒼松鎖暮霞清溪流水帶寒沙荆扉不掩雲長住此是山中靜者家

蘇溪亭

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闌燕子不歸春事

晚一汀煙雨杏花寒

臨溪橋

石磴盤盤臥濕雲山深瑤草不知春馬頭忽見梅如雪縱有輕寒不着人

空谷無人響暗泉隔溪茅屋見炊煙東風故遣飛花出知是桃源別有天

山中清隱圖

上屋山前雲氣多濯濯水流幽澗阿青松白石有如此歲久不歸生薜蘿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七

嶺南雜錄

石磴微塵茉莉香椰瓢滿貯荔枝漿木綿花落南風起五月交州海氣涼

昨河流水碧潺潺落潮生草木閑一片海雲吹不起越人遙指是崖山

題月落潮生圖

張以寧

參橫天末樹陰收風響盛根海氣浮笑語漸聞燈漸近誰家江上早歸舟

題小景

崔曄江頭秋稻花顛風吹柳一行斜漁舟細雨得歸
去白石滄江何處家

衢州詠爛柯山効宋體

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閒
樂只換山中一局碁

夜泊零浦

零浦四更潮已平蕩舟月落唱歌聲山中應是夜寒
雨流出落花春水生

過桐廬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八十

江邊三月草淒淒綠樹蒼煙望欲迷細雨孤帆春曉
起青山兩岸畫眉啼

有感

馬首桓州又懿州朔風秋冷黑貂裘可憐吹得頭如
雪更上安南萬里舟

遇故人胡居敬臨江府送至新淦

逐浮榮老未歸便歸生事已全非人生只合藏名
姓白首青山一布衣

晚照軒

倪瓚

南湖春水碧於天夢作沙鷗狎釣船綠樹拂簷風雨
急覺來依舊北窗眠

簷前幽鳥自相呼池上紅蕖映綠蒲五月夜涼如八
月一窗風雨夢南湖

次韻春雨

春林微雨見東郊桑葉陰陰斗百勞可憐柳絮飛春
水無復縈空百尺高

絕句

醉喚吳姬鬪舞筵風櫺花陣亦迴旋愁生細雨寒山
外詩在青蘋白鳥邊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八十一

雪不止重寄
清夜焚香生遠心空齋對雪獨鳴琴數日雪消春已
過一壺花裏聽春禽

嵩贈馮文仲

知君住近西湖曲湖水淪漣似輞川窻下青松高百
尺時時落雪滿琴弦

題仲美陳君畫

杜老茆堂倚石根往來西瀼與東屯一庭
明書音

色自起鈎簾盡綠尊

六月五日偶成

坐看青苔欲上衣一池春水靄餘暉
荒村盡日無車馬時有閑雲伴鶴歸

正月二十六日漫題

柳雲汀樹晚離離飲罷人歸野渡近
暝起香消金鴨尾獨聽疎雨打窗時

雙井院前小立

山色微茫好放船秋深野水夕陽邊
西風更灑旅蒲

詩題

七絕卷之三

八十二

山溪雨沙鷗自在眠

清明後題

野棠花落又清明楊柳青青人耦耕
春物闌珊成底事半江疎雨暮潮平

聞竹枝歌因效其聲

鈿山湖影接松江橘葉青青柿葉黃
要寫新愁寄音信西風斷鴈不成行

辛丑仲冬十一日題王以中所作畫

嫋嫋風枝墨未乾美人湘水逐笙簫
恍然一枕遊僊

夢清影縱橫山月寒

奉曹德昭

谷口桐花落絳霞僊帆初泊野人家
蕭關館裏春苔合看到塔前芍藥花

題畫

唐肅

溪風吹冷菱荷衣一葉船頭坐未歸
含顰陶朱養魚訣不知流過綠苔磯

重樓閣出青林下視黃塵十丈深
獨奏詩人行到處萬山雲氣一囊琴

詩題

七絕卷之三

八十三

雲林古木

石上清陰走怒螭一身都著薜蘿衣
若爲借得靈槎坐去訪銀河織女機

題宮人圖

洗花染線刺春羅鳳翼雙飛錦作窠
暫起非關針力倦海棠時節困偏多

贈別毛先輩

王穉

赤日黃塵徧九垓故山無日不興懷
西溪精舍君歸看書帶春深綠繞齊

諸暨道中訪方隱君不遇

竹屋新成繞澗阿年來避地隱煙蘿門前不是長安路却笑行人也謾過

題畫馬

沙苑秋深青苜肥五花毛色爛生輝奚官莫把青絲韉自是龍媒不受羈

春早漫興

洩雲漏日淡無光薄暖輕寒互送將醉眼莫憺春色淺東風新染柳絲黃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八十四

宿寧遠縣道中題田家

耦妻抱子白頭翁遠出城西近塢東却笑長安名利客半生多在別離中

題梅花

趙廸

曾訪西湖處士歸蒼苔古道到人稀門前萬樹春如雪風送餘香入客衣

題畫竹

山陰脩竹子猷宅曾記當年醉裏過別後不知茶甌畔蕭蕭寒影近如何

簷簷小谷水邊莊花落春泉砌底香十載別來成遠夢
雲還幾竿長

題山水

幾家茅屋水邊村花落春潮夕到門溪上數峰青似染居人說是武陵源

江上千峰紫翠浮松門苔徑映清流茅堂雨絕湘簾曉臥聽空山一夜秋

梅花

每逐空香砌底尋春來幾度入雲深不知風雪孤山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八十五

夜還有幽人月下吟

幽岑晚眺

白雲深處野人家倚杖閒吟日未斜江上數峰看欲盡晚鐘殘月入蘆花

白蓮花

渚宮水殿夜沉沉賜浴華清寵最深涼露滿天人散後羽衣還向碧波心

題畫扇爲友人黃宗武賦

瑤宮林館碧桃開林下吹笙引鳳來遙想當年相別

處彩雲明月滿蒼苔

送林漢孟之溫陵

年來知已各離群
况復春深又別君
柳色青青芳草綠
停杯淒絕一江雲

題高待詔雲山圖

影庭花影亂紛紛
禁漏春深靜獨聞
端笏玉堂無顧
同歸空閒染故山雲

聞歲卧病

郭奎

春滿文園渴未消
自從人口過花朝
不知楊柳將春
別尚遲

色綠到淮南第幾橋

贈白紵山庵道人楊玄中

四望亭前姑熟溪
道人種玉住山西
古松數株秋滿
屋青鳥月明時一啼

書所見

一樹古梅花似雪
半臨驛路半臨溪
美人玉笛吹何
處零落空山鳥自啼

德興山中

石橋斜日萬山陰
雲清寒溪雪滿林
獨有梅花看不

厭江南春色故園心

路入深山忽有村
隔溪煙火似桃源
漁舟不喚行人
渡洞裏春寒靜掩門

懷歸

許繼

東風漠漠柳絲斜
啼鳥聲聲隔彩霞
人散客憊春色
靜獨將離思看飛花

謝惠紙繩履

質比青絲舊制存
淨含秋水白波紋
爲君遠謝泥途
迹者向空山踏曉雲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八十五

病中雜言

忙裏身心病裏閒
高眠長日對青山
天邊飛鴈將秋
色遠在微茫落照間

題梨花錦鳩

華幼武

暖雲閣雨近清明
一樹梨花剪玉英
紫陌正堪同拾
翠莫教枝上錦鳩鳴

詠新月

解縉

玉皇昨夜宴群僊
醉舞霓裳寶髻偏
失却玉梳無處
覓晚風吹在碧雲邊

題高

何處煙嵐水竹居高人策杖賦歸歟想應抗志浮雲外靜洗紅塵讀舊書

市橋會郭千戶作

沙磧茫茫塞草肥枯樺峰上暮煙飛交河北望天連海蘇武曾將漢節歸

寄劉日昇

靈祐祠前想舊遊甲中誰念客中愁西風梧熟溪橋晚雲落荷花幾片秋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五

八十八

寄邵隱君伯賦

倪峻

舊與君家咫尺居竹籬茆屋共丘墟幾番步月曾相過諸子燈前夜讀書

寄李仲寧先生

倪敬

一白攜書謁帝扉春山誰共拾靈芝蕭齋記得驚湖上敲落燈花夜半棋

小景

雨餘流水抱孤村天際青山鎖白雲滿地落花春寂寂道人清晝未開門

題雨竹圖

鷓鴣啼斷雨紛紛獨倚蓬窗酒半酣威鳳不來秋已老暮雲凝碧暗湘南

題畫

溪雲靄靄樹團團溪上幽亭六月寒日暮看山人已去水禽飛上石闌干

御溝秋柳

官柳如雲隔御河秋風披拂遠鑾坡枝頭猶帶青青色應是天門雨露多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五

八十九

為百花寺竹峰上人題梅

練子寧

曾向孤山占早春肯同桃李媚時人暗香疎影黃昏月應共禪心不染塵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姚廣孝

西風飛錫度如舟來向湖山作勝遊七十二峰青一色君看何處獨宜秋

秋蝶

粉態凋殘抱恨長此心應是怯淒涼如何不管身憔悴猶戀黃花雨後香

東園

池流脉脉草綿綿深夏無花也自憐散步更宜斜日裏一叢黃竹數聲蟬

題聰上人山居圖

結樓曾向萬峰間放鶴歸來錫已閑夕景無多蕉唱斷疎鐘寒溜繞空山

井陘淮陰侯廟

擊趙提兵取井陘道傍古廟獨存名可憐千載難言事都作松風碪水聲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九

憶別

曾 啓

一家去住兩關情行李蕭然又出京記得別時寒食後斷煙殘雨石頭城

即事

片片飛花逐水流傷春何處最多愁紅粧獨倚闌干曲望盡征帆不下樓

閨夢四時詞

燒殘紅燭綉房深簾外春寒入翠衾夢裏不知離別後笑接雙帶綰同心

涼沁紗幮苗苗風簾紋斜印玉肌紅覺來淚濕香襟

枕一敗雲情是夢中

月過銀屏映象床秋風微透越羅裳無端一枕相思夢爲雨爲雲總斷腸

流蘇寶帳錦毳毼侍女添香夜幾回孤夢豈知水雪積日寒猶自到陽臺

閨思

王 雱

冷落殘箏十指疎良人遠戍近何如悽頭數盡南飛馬不見遼陽一字書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九

題僧自悅山中白雲

度壑穿林元是幻風收雨散却還空要知自悅與持贈都在青天片月中

夜泊潯陽江驛

度盡名山問楚湘扁舟此夜泊潯陽琵琶聲斷知何處江水江煙自渺茫

雨中過洞庭

昨夜南風起洞庭曉來湖上雨溟溟忽看天際驚濤白失却君山一點青

題方壺子墨竹

林弼

方壺僊子御風還雲外珊珊響珮環吹徹鳳笙山月
冷參差玉管落人間

鸚鵡

隴頭春樹拂雲紅學語聲嬌弄晚風上國祗今辭遠
貢莫愁彩羽閉雕籠

聽雨軒圖爲王彥舉題

山窗酒醒夢魂清竹外松邊點點鳴蒲礪寺前千尺
瀑都隨黃葉作秋聲

明詩選

卷之三

王恭

送人從北平軍

王恭

薊門霜葉正紛紛不見燕臺見陣雲君去試看臺下
草何人更憶樂將軍

題方壺道人山房

洞門一逕入煙霞九曲溪泉繞洞斜鐵笛一聲山月
冷獨騎黃鶴問僊家

羽人住處是僊源蔓草藤花掩洞門
見唯餘寒溜與霜猿

題張良歸山圖

柏却朝簪別漢家赤松相候在煙霞如今悟得全身
計不似從前博浪沙

聞子規

枝上聲聲怨落暉居人聞此也沾衣啼時莫近湘山
路更有長沙客未歸

詠秋風

青蘋江上響蕭蕭吹得林間萬葉飄何處關心寂淒
切數株殘柳灞陵橋

輓道士

明詩選

卷之三

王恭

雲臥山房秋草青步虛聲斷月冥冥淒涼行到空壇
上拾得松間舊鶴翎

秋色

清曉微茫帶遠鴻晚隨殘照上丹楓莫將風笛頻吹
却恐落鄉園野樹中

訪僧不遇

寺門深閉對青山可處浮盃更未還萬壑千峰人不
見蒲林霜葉磬聲間

村居

草徑茆扉帶軟沙。兩林鷄犬幾人家。青山盡日垂簾坐。落盡棕櫚一樹花。

海城秋晚

西風一鴈海城頭。羌笛聲中水亂流。楓葉蕭蕭山月下。戍樓殘火幾家秋。

客舍聞搗衣

山館猿啼碎客心。更聞何處響孤砧。數聲驚覺還家夢。一夜挑燈憶故林。

村居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九十四

楓林草屋半蒼苔。寂寂柴扉映竹開。啼鳥數聲春自好。五陵年少不曾來。

山窗夜雨

深澗垂蘿暗竹房。半枝殘燭雨聲涼。蕭條樹葉千峰裏。不獨啼猿斷客腸。

山樓對酒

樓前積水映蒼苔。卷幔孤雲落酒杯。更盡一樽秋雨外。故山曾有幾人回。

碧筒飲

七絕卷之三

試折青荷當玉觴。綠莖通處瀉瓊漿。幾回醉買西樓月。卧載連舟夢亦香。

澹游雨竹

夢入零陵見舊丘。忽聞瑤瑟不勝愁。覺來一片空山雨。散落瀟湘萬葉秋。

詠白蓮

綠浦涼雲澹不收。露臺僊掌夜悠悠。玉簫吹斷瑤池月。錯認華清水殿秋。

爲鄭彥林題畫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九十五

谷口雲深夕磬微。隔林樵唱數聲稀。興來一片松蘿月。長爲清光入夜歸。

送老兵還鄉

曾逐嫖姚出漢關。故鄉寧負老來還。到家莫恨無金印。數畝山田夢亦閒。

胡兒吹笛

雪淨陰山片月孤。數聲羌笛起單于。不堪吹作梅花調。多少中原客在胡。

書朱氏家藏畫鷹

一別長楊脫錦條秋風閒立氣偏豪紛紛野雀休驚
嗔自向山林惜羽毛

題陳衛之雲松軒壁畫李白觀泉

朝別金鑾是醉鄉香爐飛瀑晚蒼蒼布衣早悟雲泉
興不到秋霜清夜郎

題楊叅將衣冠乘馬小像

劉太夏

博帶烏紗步驟遲風流不似陣前時將軍豈是忘戎
事要使邊人識漢儀

夏木幽居

聶大年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九十六

溪山到處有芳林著箇茅亭在綠陰黃鳥不鳴花落
靜不知澗水夜來深

蘭

不隨凡卉競陽光石上藁生也自芳瑤瑟不鳴湘佩
冷一林春露爲誰香

題王茂才小景

滿庭芳草落花深彷彿書聲在竹林俗客不來塵事
少門前一半是槐陰

題陳待詔雲山

流水桃花路不分山中亂石是羊群一從誤作游僊
夢誰管青山與白雲

題彥順畫中小景

水禽沙鳥自相呼遠近雲山半有無一葉扁舟兩三
客載將煙雨過西湖

嵩山水

松陰艇子小如梭魚不吞釣水不波一曲淞江歸去
晚遠山橫黛夕陽多

題牡丹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九十七

移春檻裏錦成圍萬斛天香夜染衣可惜春光留不
住朝來化作彩雲飛

爲劉士亨賦菊莊

平泉無石午橋荒衰柳殘蟬送夕陽爭似君家三逕
裏西風葉落有寒香

絕句

便溪公館似僊家下馬開尊日未斜醉裏不知身是
客石臺臨水看荷花

題畫

綾塹青蹀躞軟沙畫橋煙樹酒旗斜玉樓人醉東風
晚高捲紅簾看杏花

夏日次侃禪師韻

高亭暑夜景相和涼月綈衣挂薜蘿楊柳風輕湖面
闊不知何處藕花多

夏日小窻睡起書懷

黑甜清睡竹房幽風向南來冷似秋一色荷花三十
里夢中猶自說杭州

題王牧之先生梅

明詩題

七絕卷之三

本末

醉騎欵段踏晴沙吟訪西湖處士家新樣越箋三萬
幅題詩大半爲梅花

行廣信道中

煙火弗次四五家小園深巷樹欹斜鄉山咫尺不歸
去羞見滿田蕎麥花

題畫

張弼

石磴縈紆直又斜上方臺殿隔煙霞孤舟倚岸無人
渡啼鳥聲中自落花

春夜

半亭涼月落花香剪剪輕風颭燭光杜宇一聲春夢
醒鄉心千里客愁長

題西浦盟鷗冊子

吟弄清風綠水塘白鷗時拂芰荷裳年來不獨忘機
事一箇閒身亦自忘

姜太守廷器惠竹絲簾

分得黃堂一丈簾清風碧沼浪纖纖鶴鳴晝永文書
靜不放沉煙出畫簷

喜晴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北平

連日雨聲今日收乾坤依舊是清秋高歌莫放行雲
過恐作三湘百粵愁

懷友

懶展殘編倚小窻竹風灑面睡魔降懷人應是懷
我目斷蘼蕪燕子雙

飛花渺渺送春歸忽漫鉤簾對夕暉竹下小池雙燕
翠嚙魚飛過綠苔磯

絕句

空濛山色晴還雨綠繞溪流直又斜短杖微吟過橋

去東風滿路紫藤花

方文美畫

花落春歸客未歸
仲宣樓上倚斜暉
故園遙在三江外
綠遍藤蕪燕子飛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三十三

金陵蘭嵎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七言絕句 三百一十八首

竹鄉卷子

張琦

太行山高楊子深
一分平地直千金
便須種竹三千箇
中起詩樓卧晚陰

太乙圖

海水近天三四尺
僊人入道幾千年
東華欲去無舟楫
乞得山頭玉井蓮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百一

半間卷子

日出今朝事又生
強於忙處寄風情
柳花落地春多少
也與兒童懷臂爭

石田畫幽人

無事山中怯睡魔
起來江上踏寒莎
月從十五秋光滿
今夕梧桐影又多

書蘭亭記後

高竹深溪春事幽
文章千古說風流
我今猶恨當時筆
欠寫新亭一段愁

舒嘯草堂

杜陵新樣草堂低，堂下江春碧蔕齊。
歌嘯有懷誰共識，一鶯相對主人啼。

六月二十八日陸行至彭城病暑改從舟口占
一絕

妾以千金重此生，出門無蒂一身輕。
南風不動江流靜，綠樹偏舟者樂行。

早發滁州

一雨人家水滿田，情農夫婦日高眠。
山行有客騎羸馬，已過黃鸝深樹邊。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三

墓樹

作花莫作墳前樹，三日清明便化泥。
猶道春來愁尚淺，黃昏添上子規啼。

射黃羊

黃羊歲老欲成精，血汚將軍箭鏃腥。
莫把蒐苗稱小事，明年持此破先零。

聽潮樓

白日高眠海岸東，潮聲長滿竹樓中。
憑誰借取黃州

筆細寫新涼六月風

淵明圖

劉公虎步方疑主，陶令鴻飛遠避人。
親手種松今老大，晚風落日伴孤臣。

溪翁

已隨抱朴子同歸，漸覺雕龍世事非。
打坐溪邊照真影，年來啖菜也豐肥。

兄疇子

直下簾端放一絲，神明教爾報佳期。
不知今日深閨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三

裏曾念天涯卜喜時

題無音卷

纔見春城歸荷篠，便將諸念定中消。
雲簾撲地深如海，不放鶯聲破寂寥。

彭城懷古

沙塢人去鳥成群，南北原頭此路分。
莫問蒯通爭鹿事，大風吹散霸王雲。

鈞勒竹

雖無大嚼飽公卿，終是西山餓骨清。
昨日黑甜秋影

下小風吹得醉鬢橫

題萱爲吳約中

萱花歲月重於金白髮長來不自禁今日見花須下拜幾家春草到秋深

東坡畫風竹

東坡妙墨入神功喜怒愁歡畫竹中富貴玉堂貧手段醉來長掃伯夷風

一老

瘦來湖石似吾形墮髮茶烟白亂青靜洗條堂支膝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四

坐傍人稱是老人星

舟中

歲晚舟中見物稀紅霞碧水與斜暉鴛鴦隔浦誇人立看我天涯獨自歸

四皓

風裏飛花未帖然靜中碁子動機權在山泉水青天色流出人間不似前

漁父

滿地江湖堪著夢何王門下一蓑衣半欹笠子遮雙

耳西塞山前逆雨歸

雪舟圖

凍雨積強三尺雪夜風吹滿一更潮歸時不減來時興銀燭滄江醉未消

質菴卷

東鄰花發開筵候皓齒清歌緩夜愁手握素藤開院立嬾開醉眼說風流

雪月

雪片停飛雲滿天月光到地舞嬋娟此時若載西湖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五

鶴好與林逋共一船

王如行乞改南曹

拄笏金門憶寢闈乞移南署傍春暉太行山外天多少自此屯雲帖不飛

雪景圖

閒將憂喜關時物一色乾坤決皆閒欲倩東風問滕六幾時還我水南山

春山獨坐圖

雨過山腹作春晴十尺飛泉落碎瓊野老忘機吾不

信一方白石與雲爭

病起言志

草野歸心日夜謀青鞋布襪上扁舟蓼花東岸人西
浦相對芙蓉各點頭

二月二日

江上輕雲覆戶低杏花開好未沾泥伯勞猶更嫌春
淺背坐東風不肯啼

怨雪

只堪江上點漁蓑獨客天邊奈爾何燈焰不明窓影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六

白半床山崩夜寒多

春日曲

高枕傷春睡未蘇半醒殘夢遶珊瑚鳥無聲處妨人
見花欲低時要我扶

送許習之

黃山閣外竹鷄啼舴艋風前白浪齊今夜勸君多酌
酒陽關只在燭光西

古亭

寒潮風退磯頭白高樹紅欺葉上青飄瓦敗簷秋影

老路人題作斷腸亭

晚次太湖口

湖邊長路白如蛇湖上青山亂似鴉楊柳曲塘燈火
起不知舟楫到漁家

十月三日早發溪上皆白雲漫詠

每插白雲天上國未經身到作閒疑朝來舟楫微茫
裏身在雲中自不知

魚盡

身是神龍伏氣機十年江海借魚衣也知形色非天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七

性一夜風雷踏浪飛

松月圖

膝當木几耳當松夜色新生秋海東千古今宵有聲
月道人坐寂寥中

書懷

萬事勞形百不親買花沽酒了餘春我今雲王雲爲
客來到山中掃石頻

送周侍御之京

歌聲裂石上秋雲草意川客亦送君細刷街頭桓典

馬長安人識舊毛文

感遇

青山花外旖旎日秋水溪邊寂歷僧眼勤百年大地裏閒來此處幾人曾

唐子畏山水畫

蠻天梅雨雜江潮五月青林未可樵泥白草深歸舊隱一支山路入中條

山堂

馬前一鶴伴于還萬卷圖經又未閒獨喜年來堪自明詩選

大曲肱無禮對秋山

靜聽秋聲卷

秋聲先到翠山堂六尺孤幃未受涼我愛靜時天不靜半天急雨抗斜陽

閒居九首

酒費猶將鶴料分竹房幽靜窄如裙高秋老興無昏晚暝撥江船憂寺雲

一縷晨香入眼青猛然援筆注茶經兒童階下管閒事來報鄰翁醉已醒

不爭棊道懶彈琴臨帖觀書偶用心新水鵝黃三百

箇門東流過似山陰

高簷昨夜雨如江日出池晴竹一窓金鯽與人相狎慣亂遊波面復成雙

山乘木屐水乘舸綠柳門前畧似陶客亦可來無大嚼黃鷄秋壯一拳高

面江臨渚畫開門此是東城第一村在醉歸來雙袖墮櫻桃滿地引兒孫

一飲還堪盡一升酒邊萬事不相能春來但覺詩神明詩選

減夜半烹鷄祭少陵

好酒三盃粥一盂數莖頭髮下千梳明燈矮屋松油氣看到人間未見書

山客敲門不肯應青藤倚壁坐橫肱秋懷萬里誰知我天目孤雲鴈宕僧

秋日墓下懷恭人

君逐飛花泣斷魂我如病竹倚僧門五年一別路猶在不肯歸來看子孫

盛木採菱舟

聞闔門前水半城採菱船去月如燈禾漂黍爛無
息明歲農夫學種菱

春詞二首

愁結強胡酒用兵相持三月未能平不如兩物都忘
却散漫春窓鳥一聲

曉月流光過海棠池邊初日已蒼蒼遠書正好逢春
寄水面遊魚尺五長

觀刈稼

細雨晴來不濕衣雲黃水白正斜暉豐年猶恐多狼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百十

籍坐看兒孫拾穗歸

歌枕面山小圖

樹臥溪流人偃石野虛涼雨入脾清手橫一部南華

千山轉斜陽字字明

題畫有感

千秋觀下水入田水落秋晴山近天賀監宅前鷓鴣
路酒船歸去夕陽邊

寄語盜酒客

癸未四月一日夜人入盜酒

綠醕春香賽碧波忽煩吏部夜相過臥教守者毋驚

逐我盜乾坤酒已多

送陳東之之廣右

高燈夜語正堪聞白髮又送君崩樹不能遮望
眼直隨飛鴈入南雲

遊惠山

龍口飛泉出洞靈薔薇花白野鳬青道人亦有登臨
興歸買春山置草亭

海棠

東牆西院正春寒露下新花濕未乾絕似太真眠不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百十一

足枕痕留與上皇看

風雨泊黃岡涇

船隨歸燕入黃昏楊柳江南到一村行傍人家求夜
火東風亂雨不開門

枕上作

山中飽飯廢三餘老眼無尤懶看書夜半不眠非有
約滿天風雨響櫻櫚

贈送趙廷堅隱者

謝鐸

小橋流水人初去落日青山酒半醒一道吟情將別

恨相望直過嶺頭雲

題子昂書少陵茅屋秋風歌

黃屋飄零海上山北風吹雨淚斑斑一椽不庇東陵
土愛向誰家寫萬間

苦雨東黃吏部世顯

野木更傳風雨惡黍田生事不宜秋白頭父老泣相
語典盡春衣錯買牛

題竹

日落鷓鴣啼遠林寒雲漠漠漲秋陰誰家船上竹枝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十一

曲鳴鳳不來江水深

送陳師召

秋盡湘江鴈未歸馬頭黃葉向人飛多情正怯東郊
路一夜西風又客衣

咏歸人

羅 柔

東嶗移家西嶗住邂逅修琴入城去棹歌不覺路遠
遙棲鴉已滿門前樹

西山小集和敏齋韻

小橋編竹貼溝低入盡青山滿屋西就裏幽禽渾有

意好音偏向落紅啼

山游

紫笋紅櫻帶露肥夕陽滿地竟忘歸習家池上方呼
酒直待青宵月到扉

有感

布谷亂啼細雨外催耕又喚綠楊中幽禽不食官倉
粟纔到農特便勸農

題畫

青鞋誤踏天台路洞裡烟花別樣春容易去來陵谷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十一

變斷橋流水隔紅塵

平分空翠群峰立湖上晴波一鏡開落盡梅花春事
晚夕陽紅處鶴飛回

雨齋試茶

溪口夜生瓜蔓水梅雨絲絲助耘耔山童無事試茶
爐滿地濕烟飛不起

梅窓

雪隨春色上南枝幻出羅浮一段奇疎影半窓清夜
永翠禽聲裡月來時

枳花

老屋踈籬自一家
催耕聲裡舊年華
東風不問春多少
少開遍牆陰枳殼花

睡起

梅雨淹留未放晴
村橋泥滑斷人行
野翁睡起無聊賴
消受幽禽三四聲

古澗

脉脉流泉鳴石罅
雞豚花竹自成村
仙家別有人間世
不放殘紅出洞門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四

漫興

頭白詩翁不世情
翠屏高倚看雲生
扶蘇日轉松蘿影
火煖茶鐺鶴數聲

題觀山圖

一帶雲林屋數間
緣江路僻石臺閒
飛花滿地無人到
獨自登臺看遠山

夜步

錢文

睡熟城中十萬家
老夫乘興步江沙
白龍西浦青楊樹
挂起蓑衣月正斜

室家新造草樹欣榮記興

安穩茅柴屋數間
起來開眼見南山
千帆白日墻頭過
一鳥青天樹杪還

從軍

湯胤勣

曉隨金印出邊州
晚送歌聲入御樓
剪取白羅飛綉幙
旗竿十丈挂胡頭

遊仙

月照參差海上峰
飈輪度處滅行蹤
玄冥宮裏留宵宴
傳得新方解擾龍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十五

掛樹玄猿朗朗呼
薛陵石壁字模糊
癡龍領下珠如月
照見囊中五岳圖

鶴擎斜披出市諠
青霞窟裏聽啼猿
半酣騎着壺公杖
直遡黃河到水源

若木枝頭露未乾
五雲噴水浴鴉翰
須臾轉過金鰲背
九點齊州鏡裏看

縱妓

閑臨金鯽小方池
自掬清泉洗面脂
約伴海棠亭上去
袖揮花影坐彈碁

錦衣歸釣圖

顧清

天上歸來錦作袍
吳江春水泛蒲萄
傍人未識扁舟意
猶道先生學釣鼇

同以祥赴試過張性夫宿

夢破滄洲明月低
水村依約有鳴雞
江神借我天風便
滿柳枝枝盡向西

明妃和汪抑之

宣王六月駕戎車
武帝旌旗萬里賒
獨以一身寧四海
明妃何恨泣琵琶

明詩選

卷之三

百十六

楊妃

漢家妃子度金微
裂面西風損黛眉
教得後來人解事
只從金屋撫胡兒

宮體四首次良金韻

鵲樓樓深月到遲
倚闌閒弄玉參差
侍鬟記得新腔去
又向花間教雪兒

水殿涼多夢易醒
昭陽歌吹隔青冥
絳紗還有同來伴
奉帚金門候曉星

領得銀環柰別何
更煩同伴畫雙蛾
一般昨夜龍池

雨偏有垂楊葉上多

瑪瑙階邊蛺蝶花
玉闌低轉畫廊斜
大家近日親經史
不向宮門候小車

除夕招王德馨

客舍長安歲屢遷
屠蘇明日又新年
共君只向燈前酌
兒女兒童計後先

題畫

朝陽欲上萬年枝
九色光芒射紺衣
昨夜銀河濟靈駕
雲華宮裏未禁飛

明詩選

卷之三

百十七

美人

周 垺

寶賦無金抵白蟻
蛾眉空似舊時妍
東風釀得愁如海
開到荼蘼又一年

燈夕前一日風雪

柳未垂眉草未芽
無端風雪滿京華
東皇似與春粧惡
萬木先開一樣花

雨夜

北來三月鄉書斷
明滅秋燈伴寂寥
正是客懷禁不得
可憐終夜雨蕭蕭

題畫

江南桃李褪殘粧始見深紅上海棠山鳥似知頭白
盡却來花底惜春光

對雨有感

素衣不覺變成緇兩鬢新添鏡裏絲無限江南鄉土
思滿天風雨倚樓時

送原懋和

已欠溪山半月遊東裝歸去可能留春寒梅柳多消
瘦併夜都門送別愁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百十八

明妃別怨

萬里胡天衣別離難爲情在出宮時君王非是無恩
澤妾自無錢買畫師

言懷

此行乞老復何疑衰病惟應兩鬢知可笑一場開富
貴長於春夢不多時

閒眠

小樓低榻對窗鋪除却閒眠一事無誰道長安天最
近長安門外即江湖

過內苑

京國重來鬢已華十年流落在天涯不知宮樹高多
少馬上頻掀單眼紗

遊開元寺

錢琦

借得公家一日閒却來林下訪名山白雲飛盡僧歸
院忽聽鐘聲杳靄間

贈趙雲溪

朱諒

孤館松間月色寒相逢同作客中歡後期只在東山
下一架薔薇帶月看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百十九

春夜獨坐

花遶春香入酒甌山頭明月下簾鈎彩雲一片隨風
散誰伴歌聲出小樓

雨中

孫偉

盡日高齋聽雨眠數聲春燕語梁邊舊磯水漲知多
少一夜清江阻釣船

石竹叢陰露不乾晚移殘興看春闌落花風裡無人
跡細雨誰憐翡翠寒

西湖景爲朝陽上人題

天竺高峰柱一藤夕陽遙見過湖僧鐘聲敲上杭城
日潮氣寒吹半嶺燈

送廖汝謙入蜀

乍涼江水上新潮何處西風萬里橋一片離心向秋
月中鄉思與人遙

宗鎬過予因留待雨用韻

莫止

竹裏清風忽報君雨將來處共看雲吾亭且爲須臾
坐索有坡公志喜文

南禪晚步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千

露氣纔生塔影寒廣庭花草入秋殘風鈴不語遊人
散留得虛閒待我看

玉簪花

月姊搔頭雪色瓊碧叢高挿細香生夜深不用銀缸
照山靄濛濛月自明

近午獨行溪上

相岸新波泛落紅柳絲撩亂颺晴風不知餘得春多
少行過溪橋日未中

海天鳴鶴圖爲張真人作

老鶴長鳴海日升珊瑚樹長玉陵嶒樓臺十二春無
際人在蓬萊最上層

丙子除夕

陸深

一枝銀燭坐更闌小几攤書只自看家在江南四千
里有人今夜說長安

題扇

秋滿江亭生紫煙綸竿穩泛木蘭船多情只愛芙蓉
水便得鱸魚不賣錢

西園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千

綠陰紅雨大江頭遠有三山近十洲花外畫輪蓮葉
檣夜深燈火上西樓

春日雜興

惜春無計爲春留獨倚元龍水上樓無數飛花隨宿
雨海門東去更春樓

任城題楊閭直夫泉香書屋

水紋花氣闌精神疑是成都賣卜人傳得一區揚子
宅藥苗閒洗雨中春

題竹隱卷

拋却閒緣謝畏途短床方簟竹間鋪睡餘滿地西風
後亂掃枯枝下酒壚

步虛詞

風雪滿山深翠微暗塵不上菱荷衣夜來拄杖成龍
去斜倚枯藤送落暉

芙蓉花下石闌干茅屋空山生早寒養得一雙朱頂
鶴有時騎向碧雲端

閨詞

簾下風來月影過蕭蕭梧葉下庭柯起看鳳曆論時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五十一

令夜刻如今未是多

大駕東征歌

顧可久

將軍勇氣橫九州三尺干將丈八矛電掣風馳汗血
馬投鞭欲斷大江流

憶關中

王 謳

秋日山中菊酒香野人長醉臥繩床閒門鳥雀休相
聒睡起西林看夕陽

塞上

黃雲白草上高樓一片交河出塞流雲裡晴沙南鴈

下數聲畫角起邊愁

遊淮南曲

高捲珠簾白玉鈎吳歌楚舞幾時休市橋燈火三更
夜客醉歸來月滿樓

村家避雨

偶來避雨野人家茅屋青山一半遮只待秋成官稅
足濁醪計取醉年華

偶成

西風昨夜捲長松吹却雲山一萬重病起不知秋色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五十一

老小池猶自問芙蓉

月夜泛江

敖 英

歸鴉啼散野烟沉漁火遙連楚岸深石壁露涼山月
小孤舟人在半江吟

送吳石岡致仕

短棹輕舟下急湍梅花天地北風寒去思碑在甘棠
下野老時來掩淚看

彭城

戲馬臺空日欲西楚烟飛斷野鳥啼憑高讀罷黃樓

賦回首淮山一髮低

聽潮臺

聽潮臺下月來遲
夜半潮生總不知
待得潮頭高似屋
倚闌閒看弄潮兒

秋興呈邊華泉公

池頭一雨送新涼
小坐茆亭月近床
和得竹枝三百首
西風無鴈寄瀟湘

題華石窓小景

亭亭孤嶼帶維舟
漁火光搖鴈影秋
月滿瀟湘天在望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頁三十四

水竹枝歌好不知愁

出郊

春事不知還幾許
城南今日探芳菲
鳳凰臺前好春酒
醉到日西騎馬歸

澄心亭爲徐郎中賦

茶竈烟消鶴夢殘
盆池風細藕花寒
案頭一卷先天易
衙罷焚香獨自看

昭君圖

啼紅遠別漢宮春
消袖胡沙滿鬢塵
若論琵琶能靖

虜王顏應合畫麒麟

宿鳥鼠山野館

西風無伴獨登樓
鳥鼠山空鴻鴈秋
家在五湖烟水外
何人燈下說邊頭

毛女圖

秦宮一別竟忘還
飲露食風駐玉顏
却笑祖龍仙分薄
蓬萊空望海邊山

謁顯陵紀述

明樓十二碧欄干
倒影圓池秋水寒
池上月來風不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頁三十五

動寶珠光映老龍蟠

太嶽紀遊

偶來雲臥紫霄宮
露洗瑤臺月浸空
夜半星官朝北斗
步虛聲在萬花中

桃花口送吳會曹還京

送君直到桃花口
兩岸桃枝盡著花
醉折桃花揜行

自遣

赤壁磯頭夢鶴迴
玄都觀裏看桃開
古來陳跡那堪

說風雨樓臺酒一杯

蜀中送張西野翁致政

都把臺中諫草焚松風澗水鶴爲群北窓一枕羲皇夢猶遶蓬萊五色雲

竹枝詞

采薪還著嫁時裙石磴崎嶇踏凍雲薄暮歸來欲沽酒當壚恐是卓文君

望夫不化江頭石只爲高堂有老姑無限苦心無處訴一燈風雨夜啼烏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夏王

歸田志喜

玉壘靈關是畏途鷓鴣相愛費招呼老臣不戴黃冠去一曲清江即鑑湖

江心桃竹可爲杖拄杖還山不受呼要與林逋同放鶴六橋春水隔西湖

竹嶼花潭漠漠烟買溪占斷白鷗天晚來誰弄桓伊笛我欲追隨嬾放船

孤舟破浪下南沱過却瞿塘險不多我與山靈原有約歸來霞外結行窩

我愛薌林水石居青雲冠蓋往來疎南隣野老頻相過勸我多雙種樹書

花邊爛醉竹邊眠不羨揚州鶴上仙已把離騷束高閣相逢休問卜居篇

茶烟裊裊竹爐邊赤脚來參玉板禪莫說玄都舊時夢看花不記是何年

別業漫興

門對寒江舊不斜旋開三徑學陶家秋來不問登高節日日携壺醉菊花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夏王

塘上作

橫塘春水下鳬鷺曲徑迢迢謝馬蹄欲種桃花三萬樹恐人疑是武陵溪

怪松圖

老龍蛻骨作靈怪飛入徂徠成古松何處忽傳常偃筆蒲堂風雨見遊龍

寄一湖翁

五湖風浪高於屋此處沙明少浪花惟有白鷗三百箇飛來相伴作隣家

過洞庭

十載西來過洞庭，君山還似舊時青。
何當爛醉已陵酒，喚起東坡說酒經。

送高致卷入覲兼扶持還家

桂楫蘭橈送板輿，竹爐松火煮江魚。
鳳凰臺上月如水，照見行囊幾卷書。

一溪翁詩來約尋春次韻答之

二月東皇欲放春，龍岡先報物華新。
不知下甕春深淺，拚却詩人作醉人。

明詩題

庚戌九日感懷

百六

西風捲雨鴈連天，懶插茱萸學少年。
借問登高舊時伴，幾人潦倒醉尊前。

宮詞

朱豹

一自承恩入禁宮，嬌姿渾不數芙蓉。
曉風吹醒巫山夢，知在湘簾第幾重。

野興

山頭日氣含殘雨，溪上雲陰送晚風。
欲散幽懷還獨步，薜蘿深徑有殘紅。

過戚里廢宅

風動疎簾喧鳥雀，舊時流水見豪華。
夕陽不管興亡恨，猶上危牆影落花。

過靜安寺

空山無事易黃昏，僧抱孤雲臥竹根。
寂寂迴廊春欲暮，落花滿地不開門。

宋宮人斜

落花滿地無人掃，白骨青山幾暮春。
夜半幽魂常問月，趙家宮殿屬何人。

明詩題

庚戌九日感懷

百五

蘭溪道中

叢叢綠竹遠溪涯，竹外山樊一樹斜。
忽聽踏歌聲隱隱，始知深處有人家。

山脚澄潭長綠蒲，雙雙水鳥自相呼。
日斜漁父收綸去，自向村間酒沽。

晏臥

錢百川

老來閒殺舊青緇，一箇華胥落枕邊。
莫遣癡兒催盥櫛，晨炊未熟且高眠。

栖雲席上

到手深杯不放閒時時長有好容顏山中學道神仙侶白首焉知酒是丹

月夜

小街月白門不關更深無人相往還爰得殘尊對吾影醉拈詩草月中刪

和顧東橋新營息園

張袞

槽壓新醕鱸已肥草玄亭上鳥飛飛琅邪邴客清秋興隨意薺苔坐落暉

送徐世功歸吳

顧夢圭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手

送子逢春祗自傷春江滾滾閱人忙欲將楊柳攀行騎却爲梅花憶草堂

月夜宴徐氏園池

三山明月照池臺竹裏歌傳玉笛哀碧水似連銀漢冷青鸞疑度石城來

觀海

三州十縣水雲圖估舶田禾逐浪飛邑井深愁化魚鱉省臺休議採珠璣

鷗羣魚隊日相親髮短心長一病身虛望神州邀羽

客漫乘秋水作波臣

清河阻風

蛟舞鯨翻浪雪堆蕭蕭朔氣鴈銜來雲中不辨江南樹滿地蘆花照客杯

吳歌

謝承舉

秦淮女兒歌柘枝隔淮吳兒唱新詞聲聲互荅綠楊裏正是離人腸斷時

夢中作

瑤瑤洲畔拾芙蓉玉女青童兩隊從明月一江天似水夜涼騎鶴下西峰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手

秋興

牢落乾坤鳳不游醉舒雙眼上高丘振衣笑倚西風外看盡江南九月秋

李潛夫畫

銀河無路泛仙槎一舸空江此是家殘月照人秋睡穩不知清夢在蘆花

天姥山

謝少南

嶺高風急樹全稀遊隼翔鳶力亦微五夜先邀紅日

影四時長見白雲飛

募兵行

猿臂虬鬚不解文生來提劍濁河濱
讐家莫記從前事今日朝廷靖虜軍

金勒雕鞍騾裏才何須論價買龍媒
總拚樂土千人產蹙踏沙場萬里開

飛鞋塵中問酒家帽簷猶戴射場花
絃筇今夕鑑頭醉明日乘胡度磧沙

猛士行贈韓玉淵都閫赴江西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五十三

風雲魚鳥目中無自負生來七尺軀
肘後即看懸斗印囊中早已貯陰符

渡河

飛浪遙看沙岸分乾坤萬里抱氤氲
微茫海外浮紅日迢遞關西上白雲

復渡

冰泮崑崙水盡流清明河上柳烟稠
榜人得意移青雀羈客含情愧白鷗

冬夜

王珂

風高雲凍鳥飛斜古木寒門掩萬家
況是九原消息動暗將春色上梅花

訪月上人于武康之泉池菴用韻

張震

山頭月上泉生色山下泉流月有聲
止觀傳燈同水月一輪長照萬潭明

從軍行

潘恩

崇米疊雪暗金徽畫結黃雲涼不飛
遙見長安來驛使共歡明主授征衣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五十三

隴水梅花明月光三軍高壘駐燉煌
玉門不閉通西使天馬蒲萄入建章

赴蜀寄武昌丞胡后坡

聞君作吏近黃州暇日將無赤壁遊
賦罷好鑄山石上莫教蘇子擅風流

閉關詩爲張御史作

武皇欲出居庸防胡御史欲閉關拒之

張時微

金戈鐵馬遠從戎漢帝由來好武功
但使至尊無失德單于不敢近居庸

遼疆自古慎防秋周穆虛爲八駿遊千載祈招作明
戒休憐李廣不封侯

明妃曲

蘇祐

琵琶聲斷朔雲橫
鞞腥分邊馬鳴粉黛可憐翻結
虜蛾眉誰道盡傾城

擬閨情

八月嚴裝觀紫宸
蕭條旅邸不禁貧幾回欲解金釵
寄却恐青樓贈舞人

望河謠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夏商

河上青山山下城
天晴常見水西營羽書夜報搜河
套露布朝傳罷戍兵

秋雪

九月邊州散雪花
三關烽火淨塵沙胡兒僵臥長城
下淒斷穹廬夜半笳

塞下曲

將軍營外月輪高
獵獵西風吹戰袍箴策無聲河漢
轉霜華露氣滿弓刀

太白山人

孫宜

越北江南自歲華扁舟隨處即爲家何因一及蒼龍
騎共爾青山臥赤霞

城東草堂雜興

草閣柴扉此卜居
苑花池竹傍清虛門深白晝常辭
客地僻青春早著書

長門怨

明月低回渭水津
漢宮花草月中新清光欲向西樓
轉莫照樓前薄命人

題司中拈屏

馮世雍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夏商

蔽芾槐陰障日濃
敬軒高臥納清風翠禽不語還飛
去意在瑤花琪樹中

題畫

山樹嶺嶺鳥道通
僧家樓閣占虛空曹溪歸晚雲衣
濕人在翠微花露中

金陵春興

獻花巖畔碧嶙峋
上拂星蒼下海瀛遙見仙人騎白
鹿萬山明月坐吹笙

夏日登木末亭小集

萬樹蟬聲響碧山亂峯高寺與相關石狀笑解青袍
臥短壑長松夢亦閒

寄懋上座

吳子孝

笛貴須臾石間火聲華一霎樹頭風與師共笑紅塵
客開眼不知空是空

題虎丘僧無言翠微樓

幾日春陰廢宴遊日斜乘興到僧樓樓前溪水應相
惜蕩漾殘花不肯流

石湖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頁六

萬頃石湖山影空寥寥雞犬越溪東烽烟未息征徭
急隴上耕夫盡挾弓

吳下竹枝詞

唐詩

儂家住向越來溪五月荷花路欲迷郎君來時休用
問門前楊柳一行齊

清溪即事

薛甲

好雨那堪廿日怪桔槔聲滿綠楊間有時荷笠歸來
晚戴得溪頭明月還

昭君出塞

張意

看取殷周衰季世多因女禍燭官中君王遠色明妃
遣名是和戎實禍戎

江行

姚廉敬

孤槎衝雨入寒汀雨後屏山遠送青今夜月明何處
泊殘鐘聲裏到長亭

竹枝詞

陳鳳

翠袖紅裙水上輕荷花荷葉兩盈盈斜陽落盡未歸
去獨自江頭待月明

春盡

岳岱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頁七

山間石徑少年行飛盡桃花津水平只有草菴春不
去短垣修竹自流鶯

塞上曲

顧存仁

永寧東路逼胡奴直北開平是上都寒日傍城隨陣
沒遍山燐火泣妻孥

青青塞草暮雲平上谷晴嵐接紫荊誤道左賢還夜
獵直傳刁斗到天明

過故人宅

高應冕

昔年歌舞屢曾過曲盡離闌樂事多梁燕不來朱戶

掩古牆月色上藤蘿

春湖圖

山北山南多酒家
勸君莫惜醉流霞
一聲棹底春歸曲
落盡西陵千樹花

曉起

花落春殘不掩扃
一簾斜日醉初醒
偶來池上尋鷗鳥
驚見芭蕉數葉青

續元宵詞

綺羅都是少年遊
髻插梅花並馬頭
醉向香街失歸路
唱歌重過翠雲樓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夏承

路唱歌重過翠雲樓

和答王山人春日見寄

趙綱

子規聲斷夕陽斜
竹裏柴門掩落花
幾度春來問行跡
武陵深處欲移家

寄贈

幾日聞鐘動別情
翠微空見夕陽明
遙憐托宿中峰夜
禪榻烟花夢亦清

贈俠少年

包節

早隨飛將戰龍沙
日晚收營過狹斜
下馬直趨盧女

肆蒲樓喧笑擁琵琶

聞鴈

二月河梁聞鴈來
欲探鄉訊強登臺
來時定向江干過
舊隱曾開幾樹梅

閒居口占

秦瀚

花徑風晴步履徐
雨窓小几坐攤書
陰晴不定吾何問
一任浮雲自卷舒

畫石南廬次仲山韻

秦梁

江漢歸來久息機
扁舟湖上弄朝暉
生涯惟有漁竿在
鷗鳥從今盡不飛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夏承

在鷗鳥從今盡不飛

汶上道中將會王學憲信麓漫懷

王瑛

曾躡芙蓉攬岱峰
東來林麓賞秋容
霜天葉落分襟外
人在寒城樹幾重

野橋獨步

狎風羣翼沙邊驚
夾岸新楊雨後天
詩在野橋忻獨往
溪山留興欲忘旋

元夜曲

黎民表

蕭史乘鸞下帝臺參差仙蓋拂雲來分明禁苑春先到
萬朵芙蓉月下開

宮詞

漢王離宮太液傍舞臺妝粉暎古楊林穿翡翠渾無
色花拂殘絳并是香

金屋無人奉屬車君王初誦上清書日長不用教歌
舞自繞琪壇學步虛

書大庾館舍

越鳥朝啼苦竹林故園予亦有歸心解鞍旋酌山錦
明詩選

酒滿地青松自作陰

七絕卷之三十四

百四十一

皇覺寺偶題

駱文盛

五里蒼松石徑迂乾坤此地可安居閒心不共雲來
往長日清風一卷書

出通濟門

都門清曉月光微在再東風上客衣日影漸高煙漸
歛一川楊柳色依依

午門春讌

帝城春曉列春筵珮玉珊珊鳳闕前沾醉但看同拜

舞不知今日是堯天

送客之閩中

星軺冉冉下雲霄山水間南道路遙我病不堪仍送
客一川秋色況蕭條

午門春讌遇雪醉歸口占

東風吹雪下瑤壇片片飛花撲酒寒馬首醉歸春色
裏太平光景在長安

枯木竹石圖

片石峻峻勢亦奇幽篁古木更相宜東風莫漫憐芳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百四十二

草晚節貞心抵自知

出郭

青袍白馬興翩翩行盡芳原又石泉豈是陶翁棲息
處數株垂柳在門前

苦熱行

暑氣方張六月威餘炎恐逼漢宮闈何當一瀉天潢
水萬歲山前作雪飛

太液湖波深復深鳬鷺兩兩出波心何緣乞得三千
斛散作南郊一日霖

農事村村何太忙，鋤禾當午水如湯。唐皇自有清虛殿，却愛薰風夏日長。

城上驕陽不可禁，無端燥石與流金。蓬萊自有扶桑樹，不借人間六月陰。

十年病渴雨何堪，走狂呼太劇。顛短壑青公無處覓，漫從候館說冰山。

嶧山冰山是主家，疊疊沉李更浮瓜。衝炎道上誰家子，乞得寒漿只自誇。

西莊漫興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西莊

買園近作幽棲地，種竹栽花興不孤。莫遣隣人來問字，但令山鳥勸提壺。

宿洪村普靜寺

問水尋山路欲迷，白雲携我入招提。紅塵不到跣跡處，碧樹春風鳥自啼。

雪曉

夜聽蕭蕭枕上聲，清輝早已透疎櫺。兒童不用驚相報，玉樹瓊花料滿庭。

秋日遣興

細雨高原草樹蒼，秋風時復送新涼。閒閒綠野惟三徑，坐款青山但一觴。

雨中雜興

池上櫻桃開乍繁，雨中顏色忽摧殘。無端老眼模糊甚，却與梅花一樣看。

山人

山人住近竹林西，山鳥山花目自怡。幾度獨行山下路，紫簫長對月明吹。

桃源圖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西莊

水遠山長何處村，桃花開徧竹間門。相逢莫問興亡事，且向花前倒一尊。

邊庭春思

夜來飛夢繞吳關，楊柳枝頭雪已殘。曉起却憐身是客，望雲還上賀蘭山。

涼州詞

荒臺漠漠起秋雲，擾擾胡兒萬馬羣。莫倚西風弓力勁，管中今有霍將軍。

便面小景

一派飛流落遠山竹窻欹枕聽潺湲閒將甲子論今
古門外浮雲幾往還

漫興

春光冉冉莫蹉跎老去看花興若何試數堦前紅藥
莖今年較比去年多

牧兒

東風吹雨過前溪草長平原小犢肥短笛數聲歸去
路半山明月照蓑衣

南巡歌

王立道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高唐

千騎如雲駐楚坡楚人從此解燕歌諸君莫作思歸
調指日鑾輿復渡河

贈伯泉都督

直下金門帶劍行蕃酋夷使盡遙驚將軍莫是今方
叔私向傍人問姓名

題石溪

磊磊白石清溪深柳花漫天晴復陰扁舟罷釣自來
去無人更識滄洲心

采蓮曲

陸九川

二郎祠前多異香石湖湖邊多女郎翠袖濕雲金釧
落白蓮爭采並頭房

吳飲

陳東川

輕舟泛泛水沄沄掠亂風鬟半髻雲采得白蓮花朶
朶澹妝不妬石榴裙

守歲

溫溫木火地爐紅斗柄初迴漏正中此夜年年除未
盡蓬門依舊領春風

三徑幽居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高唐

索居日檢太玄經門徑無人草自青閒臥石床清夢
穩白雲時共宿虛亭

病中自遣

庭宇荒蕪倦掃除焚香孤坐小窓虛酣餘睡起渾無
事閒檢青囊一卷書

送朱山人

許穀

野客乘舟莫比來逡巡還傍斗南回告余天上彤龍
闕不換江邊白石臺

柳枝詞

舒繆

綃霧紫煙媚色齊楚王宮裏關腰時可憐風雨摧殘
後葉落枝空冷自知

柳枝詞

幾見江郊絮點衣一生心事半生違鷄聲休得催人
起夢裏歸家也當歸

送人歸臨安

尹臺

憶昔觀潮浙水樓尚思濤勢簸層洲君行試觀黃河
漲何似錢塘八月秋

孤鴈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夏大

北去南來侶盡分孤飛長自惜離羣已憐邊塞飄寒
影況入江天萬里雲

西湖采蓮曲

湖市羅裙映玉缸蘇隄楊柳拂船窻采蓮誤觸鴛鴦
起飛向花間還自雙

和韻

莫是龍

客到雲林暮景斜竹房幽處護烟霞留君共盡清尊
興數借慈燈照落花

秋日田居懷友

曹大同

秋淨橫塘鴈影微美人咫尺渺音徽相思兀坐寒林
寂霜月欺人弄夜輝

丘壑藏真野性宜簪冠芰服任離披烟霞徑路無人
人賴有同心數寄詩

紅梅贈徐麗人

射姑仙人餐絳霞熒然五內發金砂等閒一夜東風
起吹作長安第一花

送陸翰林惟安使衡府還鄉

呂時臣

疎月輝輝風颭斜鏡詞夜轉九天槎淮南淮北霜烟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夏大

路春到鄞江君到家

訪袁服周不值

黃石橋邊巨勝花數間茅屋隔林斜沉沉野水風初
動岡阻山南處士家

題自畫竹石寄陸五湖

何良俊

西風吹動闔閭城海上蕭疎竹樹鳴爲愛君家庭宇
靜試分碧幹助秋聲

白下春遊曲

撲翠蛾兒裊意勻杏紅衫子逐時新裝梳莫訝朝來

別無棠桃花解妬人

出塞

劉鳳

轅門初啟鐵驄驕轉戰方酣海月搖射取妖芒光墮
地千層殺氣一時消

送李朗

帆開樽盡不勝悽劍舞花飛夢已迷千里離心鴻鴈
後萬家煙雨楚天西

送人從軍

烽火遙遙不記年角聲吹月落胡天秋風已入空閨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高天

裏關塞何曾離枕邊

送人之比

魏學禮

萋萋芳草覆江沙燕子歸時不在家惟有海棠花上
月隨君千里到京華

送司馬朝卿還蜀

李時行

相如仗節茂陵歸春日春花照客衣萬里巴江天際
落錦帆一片去如飛

廣陵與孟十七酌

高樓花撲玉缸香愛客吳姬歌興長沉醉不知君別

去醒來猶臥酒壚傍

有感

三輔頻年說募兵黃龍羯虜幾時平兒童月下吹簫
管半是秋風塞上聲

續曲歌

日射紅粧映水光踏歌蕩樂過秋塘蓮衣落盡蓮房
老猶有西風蓮葉香

白下別宗秀才

逢君忽復送君行客路悠悠江海情且盡殷勤花下
酒由來醉裏別離輕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三

高天

秋懷

葉落吳門一夜霜悠悠離思海天長殊方不爲無知
已自是人心戀故鄉

遊泰山

路入天門眇九州三山隱約海東頭此身迥在雲霄
上俯視黃河一線流

明堂最上接天池封禪靈虛迹尚遺漢碣半留千古
字秦松高偃萬年枝

日觀平臨滄海東天鷄啼處夜方中遙看金暈扶桑起照見峰頭萬樹紅

千重雲闕闌嶙峋白晝風雷走百神石室春深人不
到空餘玉簡照乾坤

時養特過金陵訪余爲絕句贈之李素善奕

王世懋

幾展孤筇任所之相逢猶是舊襟期謝公墩上同回首何事人間不奕棋

煙波雜興

胡安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頁五十一

雲掩空林鳥欲還小舟長泊釣魚灣從來世事如流水不到滄溟未得閒

湘江雜興

百丈牽風浪作山別情何必恨陽關蕭蕭客坐依燈影知是瀟湘夜雨閒

客窓雜興

曲檻蒲團別樣春疎簾盡日障紅塵不知門外誰敲竹祇有清風是故人

酒渴呼童汲井華借眠苔徑日初斜小窗紅葉時飛

下誤作春風送落花

俠客詞

刎頸深期早絕裾壁完曾慕蘭相如囊中手擊仇人首自笑荆卿劍術疎

出塞詞

獨騎神駿飲長城悞入重營黠虜驚鳴鏑聲中連馬爭看飛將願求名

從軍長逐霍嫖姚欲斬樓蘭意未銷千騎忽來輕敵少且從雲內落雙鸞

明詩選

卷之三十三

頁五十一

秋盡

籬畔黃花照紵衣寒城紅葉待風飛月明長繞河橋路正好歸時客未歸

田家樂

日出鋤禾日暮歸燈前兒女笑牽衣尾盆濁酒尋常醉松下清風自掩扉

七言絕句卷七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三十四

金陵蘭嵎生朱之藩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七言絕句 一百七十四首

別弟君肅歸莆中

方攸跡

泉聲箭激瀉長溪短笠輕帆暮雨低
雙淚已隨楓葉落亂山况聽鵲鵲啼

奉酬吳使君雪中送酒戲贈一絕

夜雪紛紛午未休
樵溪忽作剡溪流
使君一甕來春色
不必親乘訪戴舟

明詩選

卷之三十四

夏圭

送約卿之姑孰

張九一

南去驪龍處處愁
握中明月大江流
秋道傍按劍空相視
何物風塵可暗投

團扇初裁素月痕
無端秋色送黃昏
蛾眉解使宮中妬
但得長門亦主恩

月已江流淨暮烟
蘭舟簫鼓望青天
倘逢賦客能鸚鵡
縱是疎狂也可憐

送吳子彬叅議如蜀因扶持還閩中

十二峰回抱錦湍
桐花青鳳畫中看
野筒美酒巴渝

舞蜀道于今未是難

崑山

沈明臣

桃花楊柳共西灣
曾唱菱歌帶月還
已落今莫問滿城烟雨過崑山

昭陽郡中送薛子歸鄆

明月照西樓
萬里青天一鴈秋
君去不知何日到夢魂先逐大江流

遊白雲觀

吳擴

古壇真氣直氤氲
洞口春深草樹薰
仙人駕鶴知何處獨向山中禮白雲

明詩選

卷之三十四

夏圭

楊靳二公園

相國名園夾道開
綠楊深鎖舊樓臺
多情最是呢喃燕不厭空梁歲歲來

出塞行

姓字曾傳塞北知
驍雄誰似羽林兒
彎弓射落雲中鴈驚走單于十萬師

吳門歌

虛閣層樓暑氣無
吳姬賣酒日常爐
銀床一醉堪消

夏不用扁舟泛五湖

門前春草入秋蓬獨立無言意萬重清漢沈寥江月

白玉人何處採芙蓉

宿能仁寺

鴈堂寂寂敞青冥日暮空林見一僧禪意客懷俱洞徹中宵無語坐燃燈

出廬山至嶺店題壁

孤雲飄泊竟忘還採藥棲真鴈宕山曳杖偶隨流水出白沙荒僻又人間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二十四

百五十四

題歸參軍春霽居廬冊兼呈少華中丞

清朝磊落鮑將軍文武才名衆所聞烽火不傳邊塞靜千山立馬望春雲

過彈琴峽

懸崖峭壁磴千盤峽裏天光一線看繞澗琴聲聽不盡分明流水曲中彈

上谷初夏見桃花

寒北風寒物候遲客心迢遞阻歸期山城入夏桃花發却訝江南二月時

與王虎文叙別

阿戎年少任才賢萍水重逢二十年客計蕭條何所贈共分明月下蒼川

觀牡丹作

語燕流鶯春日遲白頭爭恐負花枝去年作客臨邊塞穀雨思家正此時

雨後漫興

張士淪

春來何事惱詩翁十日郊原信不通倚枕曹騰清睡起一番花事雨聲中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二十四

百五十五

晚泊毘陵朱君携酒過集舟中

孤城春水浸桃花白髮逢君酒重賒一曲清歌滿船月不知今夜是天涯

清湖道中

風塵疲馬尚天涯湖水蕭蕭日易斜一片離心秋色裏江南開遍木棉花

鳥棲曲

歐大任

月落未落烏將棲可憐夜半窓前啼閨中少婦停梭泣淚濕鴛鴦不成眠

金陵元夕

舊京門巷盛繁華，雙鳳銜燈出帝家。
寶馬嘶殘三月玉，笙吹過五陵花。

綵樓醑飲紫雲升，六代繁華未足稱。
鴉鵲盧龍春色裏，滿城歌吹萬家燈。

登鷄鳴寺憑虛閣憶舊遊

道林精舍掩松扉，江左重來舊客稀。
二十八年今幾在，閣前鶯囀杏花飛。

答汪中丞焦山兄懷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十四

頁五

京口扁舟繫廣陵，書來聞爾亦尋僧。
支公應解留安石，猶憶山房昨夜燈。

從軍行

飛狐道上行人絕，倒馬關前建旌節。
塞寒榆葉不作錢，山凍楊花盡成雪。

送潘象安歸省

梁攸

簫簫聲華滿上京，秋來忽動綵衣情。
松門舊社行吟處，應聽山鶯憶發生。

吳門

金鸞

闔閭城外花如烟，洞庭山水連天安。
得弄花緣水去，與君同上木蘭船。

春城曲

雨餘芳草遠萋萋，春煖遊人信馬蹄。
日暮畫樓歸去晚，落花香裏路東西。

寄吳厚丘

春來爲客又經秋，歌舞從人笑白頭。
明月一川天萬里，釣船何處不堪留。

白苧詞

明詩選

四七絕卷之三十四

頁五

美人終夜理吳機，白雪新裁作舞衣。
莫把君恩倚闥扇，西風容易入羅幃。

泊天津

月明天際酒初酣，直北雲深海氣涵。
一夜潮聲來枕上，夢中猶似在江南。

塞上曲

李元昭

十載操戈戍白狼，兜鍪壯顏蒼蒼來。
爲報閨中婦，落休歌陌上桑。

胡笳歌

龍塞草黃胡兒驕摘蘆卷葉吹秋宵穹廬喚起關氏
睡獨抱琵琶對月調

春日宴山中

東風吹影葛巾低坐撫霞尊醉似泥莫遣紅粧歌麗
曲碧桃枝上乳鶯啼
野衣輕剪白雲飄春染蒼顏酒未消愛殺陌頭楊柳
弱臨風學舞小蠻腰

柳枝詞

馮惟敏

枝頭相對坐流鶯送客間關啼數聲只恐長條攀折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頁五十六

歸人從此不牽情

營老春歸思渺然空懸斜日咽新蟬庭柯昨夜涼風
發搖落于今又一年

再遊招隱寺

萬木陰森雨氣浮恠來五月似深秋風前借著高僧
茶不換人間狐白裘

烏江

鉞騎彫殘草木多江東已屬漢山河楚人只有虞姬
在泣聽君王垓下歌

張昞

張昞

空堂綠樹花圍屏無奈庭前花亂飛試向鏡中看
春歸

墨竹

李東陽

石屑壓捲暮瀟秋風吹老碧琅玕蒼蒼月色蕭蕭
倚作空堂一夜寒

調題李于長畫

陳獻章

青山影裏人家少綠樹陰中石逕微偶出洞門回首
望白雲何處有柴扉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頁五十九

竹枝詞

何景明

十二峰頭秋草荒冷煙寒月過瞿塘青楓江上孤舟
客不聽猿聲亦斷腸

塞下曲

沈愷

山蟠碣石傍雲浮水入黃河天倒流歸夢不知秦嶺
隔却隨明月落南州

武夷曲

鄭善夫

石鼓雲樓天漠開飛泉幾道白龍迴探元笑入桃源
路黃雲裏風雨來

野翁自傳

傅汝舟

野翁獨住蒼厓顛閒賣紫芝供酒錢時時醉倒松花
上不分麋鹿來同眠

擬古宮詞

黃省曾

中秋月鏡五雲開妃子凭闌太液來猶恨清光看不
盡勅教明歲築高臺

楊柳詞

千載姑蘇送客時金昌亭畔柳如絲于今一樹無人
種怕與春風管別離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

百六十

夜發末陵

秋番江柳綠烟齊客路芳花踏馬蹄早擬歸心似明
月今宵先度虎丘西

爲周明府題報聽圖

綽約春雲結舞衣彩繩飄忽蕩晴暉輕塵不逐迴風
舉誰數霓裳掌上飛

昭君怨

沈周

分入深宮無出時單于今日見蛾眉干戈信仗蛾眉
息耳讓他人買畫師

桃源洞

馮惟敏

花落花開春復春春耕田鑿井自乾坤秦皇駕海求仙
藥不逐桃花一問津

畫梨花

徐渭

烏啄梨花花欲稀去從何處趁風微傍人不解春光
晚只道清明有雪飛

梨花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憑誰寫素蕊萬里曉天微有
暈終宵明月欲無痕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百五

龜山凱歌

短劍隨鎗暮合圍寒風吹血著人飛朝來道上看歸
騎一片紅冰冷鐵衣

旗裏金鎗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廝養眠營
窺自向霜槽喂鐵驄

沈君索題所畫賀人新婚

荷花如妾葉如郎畫得花長葉亦長若使畫蓮能並
蒂不須重畫兩鴛鴦

凱歌一首贈曹君

曾從幕府事南征羽檄傳來急似星
報道秦戎深入處當鋒還有一背生

寄王元美

顧聖

聞說三山海上頭釣鼉誰共使君遊
春來擬到蓬萊閣適看仙人十二樓

送盧枏遊金陵

詞客風流白下過鍾山回首鬱嵯峨
只今王謝烏衣巷燕子飛來春草多

江海誰知客子心落帆何處一登臨
鳳凰臺下暮雲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五卷三

合燕子磯邊春水深

春宮詞

林世璧

綠樹鶯啼曉夢催春風花落滿蒼宮
中盡日珠簾捲惟有雙雙燕子來

秋宮詞

碧天涼月湛悠悠獨上高樓望女牛
昨夜西風何處起宮中無樹不知秋

遊仙詩

縹緲清邵白玉堂丹青樓閣互翱翔
曉來恠得瓊枝

摩庭樹新巢幾鳳凰

樂邑還舟渡馬江

山色西來若畫屏長江一帶抱沙汀
扁舟日暮乘流下疑是秋風過洞庭

平倭凱歌

欣欣濯水向時榮燕子春巢處處成
元帥定將駟馬控百花香裏看春耕

自九鯉山中還至何嶺俯見白雲作

拂袂朝來辭翠微遙疑何石梁歸白雲
翻在青林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五卷三

下一帶翩翩送客飛

丙午九月八日

周東田

寒蟬泣露商絃切老驥嘶風玉壘遙
從此便知心計拙願乘綏嶺學吹簫

宮詞

長信宮寒落木深班姬搆素泣秋陰
西風寂寞齊紈扇明月娟娟照妾心

二八佳人三五仙風隨幸廣陵橋分
明記得霓裳曲春夢微茫月影遙

紫翠陰陰闌草堤柳風澹蕩舞衣吹衆中獨有宜男
草贏得金釵百子池

昨夜君王幸董賢六龍雲錦燭青天嬌羞空有芙蓉
色女伴相憐明鏡前

碧塵縷縷暗香篝湘簾空牀螢火流紅葉一窻題未
得月明秋水聽涼州

何處文星動帝廬却憐狗監薦相如漢王親御蓬萊
殿夜半燒燈讀子虛

宵來玉母許仙盟青鳥銜書下帝京方朔白多靈秘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二十四 頁四

語蟠桃親受許飛瓊

珊珊雜珮姣何翩一顧傾人再顧仙小妹舞腰風欲
舉新聲還有李延年

倦倚雲屏起久思隴山鸚鵡立花枝能言飼爾香珠
稍傳與君王團扇詞

複道冥冥綉戶扃燈花落盡曙烟生春寒肯怨鴛衾
薄暗拂珠簾望小星

上巳春迴太液池天青水碧晚妝遲一痕初月垂芳
樹學得纖纖新黛眉

三調清平白雪高玉纖將研霽霜毫酒仙却恠春寒
薄御手臨船覆錦袍

山色移青入畫眉綺疏春旭寄幽思蜀藤新進松花
紙臨出曹娥江上碑

御溝秋水玉泠泠片月初生雲母屏雲盡瑤臺環珮
冷碧螢飛盡盡珠經

玉作飛花映月痕晚風吹雪照千門寒梅莫報春消
息別殿笙歌自綠尊

蘭陵桃花園月夜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二十四 頁五

蘭陵綠酒武陵花春色朦朧醉月華折得柳枝穿赤
鯉輕梳隨意度朝霞

西湖歌

雲淨湖光曉鏡開晴鸞飛影照樓臺蘭舟恍入丹青
障昨日王維載筆來

紅苧輕衫白苧詞澄湖開眼碧山眉仙郎有約蘇堤
曲十二橋頭月落時

蘇小墳西是妾家門前都種白蓮花郎來好認當壚
處石上瑤琴覆落霞

不須開國似錢王，但覓湖山雲水莊。
鯖鮓尊羹鱸膾炙，飯醉鄉應許捕魚郎。

夢與逋仙下斗杓，數聲孤鶴白雲遙。
玉漿傾盡梅花發，雪壓西泠第一橋。

避暑九龍山醉中得口號

七十二君不我逢，文章豈是本來容。
早知無限離魂處，苦日與樊生作老農。

九龍泉石靜醍醐，大地浮漚幻有無。
六月枯桐鳴白雪，火雲飛盡暮山孤。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夏六

雨夜與吳化父兄弟宿虎丘梅花樓懷舊

夜窗寒雨濕袈裟，石倚生公問法華。
猶記昔年春雪霽，禪心和月照梅花。

留別栢後山

李言恭

兩岸白雲隨去棹，行聞絕壁響寒猿。
夢魂驚斷巴陵月，每遇吳人問故園。

送童山人南歸

康從理

一日風塵髣髴斑，蕭蕭羸馬出燕關。
誰憐匣底雙龍劍，十里芙蓉照暮山。

楚塞吳關葉正飛，片帆高挂月華歸。
桐江舊有垂綸地，待我雙開白石磯。

春園

莫叔明

誰家小婦泣銀缸，桃葉楊枝黯綠窗。
日暮樓頭蛛網上，爲看蝴蝶不成雙。

送薛商隱還姑蘇

莫爲蕭條在客中，送君猶有片帆風。
天寒毛髮緣愁白，日暮容顏帶酒紅。

送李封君歸馬平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夏七

東風吹浪綠江低，千尺飛花岸不齊。
沙上鯉魚無數在，傳書好向月明題。

贈別

年少辭家莫畏勞，山間綠樹戍樓高。
桃花不合渾如淚，和雨紛紛上客袍。

贈泉石上人

顧允默

雙樹常看護白雲，寂寥趺坐一香焚。
鳴泉似度蓮花梵，怪石疑繒貝葉文。

偶成

張文柱

水滿晴原花滿城幽扉春盡不聞鶯山中薜荔深
隱江上芙蓉遠寄情

春江別

江雲如縠草如茵白馬朱鞍別故人細把絲鞭天外
指落花流水斷腸春

金陵元夕曲

玉樓沉沉華月輝踏歌女郎遊未歸六街火樹銀枝
合時有紅雲一片飛

雨中簡顧懋倫

童珮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夏年六

凍雨擊牀日未昏辟疆園中春鳥喧虎頭醉臥奚奴
散竹裏何人聽扣門

登泰山

黃道

初從小徑翻疑坦漸入層梯始覺危三十六盤行欲
盡白雲到處故相隨

日觀稜層俯區宇雲開恍惚接蓬萊七十二君封禪
處殘碑無數沒蒼苔

碧空先輩挽詩

釋明秀

獨聽鍾聲坐夜闌袈裟何處問豐干浮雲忽滅心燈

在一樹梅花月影寒

紅梅

綺紗籠月倚春江薄袂生寒藉酒降欲寫清愁寄東
閣綵毫硃露曉臨窻

過孫山人故居

溪邊野竹映寒沙茆屋青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
雨春風開遍野棠花

入山訪舊

釋魯山

十年閉戶慵遊覽今日尋幽入澗阿流水漸高雲漸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夏年九

下幾家茅屋隔松蘿

送許廷綸

柳花飛蕩草萋迷蹴踏東風任馬蹄野鳥不知鄉思
苦更來行客耳邊啼

訪張佩之不遇

幾度尋君不見君門前高樹掛斜暉踏春馬向誰家
去一鳥空啼滿地雲

洪山寺荅郡守楊公來韻

釋果斌

葉落曉階風自掃窻虛夜榻月相依感君清話空塵

耳何待溪邊洗是非

春江曲

釋宗泐

春江沉沉春水滿柳條拂水蒲芽短
鴛鴦睡美不畏人日色遲遲素沙暖

題徽宗山鵲圖

落日黃塵五國城中原迴首幾含情
已無過鴈傳家信獨有松枝喜鵲鳴

對菊

滿簷看花更惜花誰分秋色到禪家
一年一度催人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二十四

百七

老相對無言日又斜

步虛詞贈湯煉師

風送仙香度玉墀朝天歸路月明時
忽逢子晉雲中下借得龍笙鶴背吹

偶作

竹外茅齋橡下亭半池蓮葉半池菱
匡牀曲几坐終日萬疊青山一老僧

暑夜

此夜炎蒸不可當閉門高樹月蒼蒼
天河只在南樓

上不借人間一滴涼

徵宗雪江獨棹圖

艮嶽秋深百卉腓胡塵吹滿袞龍衣
淒涼五國城邊路得似寒江獨棹歸

題畫

開門寂寂掩芳春坐看梨花帶雨新
鳥自白頭渾不覺可堪啼向白人頭

山水圖

危峰削玉出雲端仙館霜清古木寒
記得匡廬秋雨後彭郎湖口倚蓬看

明詩選

七絕卷之二十四

百七一

後彭郎湖口倚蓬看

寄水軒

月初初開白露零淮河水落遠山青
一聲雁度秋雲冷吟到黃昏月滿庭

題畫

釋仁發

嶺雨平原烟樹重翠厓千丈削芙蓉
招提更在秋雲外只許行人聽曉鐘

黃全雪鷺

臨春却立頂絲垂水闊風寒萬里遙
百鳥不飛魚在

藻黃蘆叢底雪深時

寄勤無逸

相思何處異雲泥石上猿聲馬上雞今夜煮茶泉畔
夢隨風直到太行西

題日觀畫葡萄

短衣狂走至元僧醉唾驪珠十斛冰定起山樓寒月
上一窻風影寫秋藤

題黃鶴樓圖

仙樓縹緲隔蓬萊黃鶴西飛竟不回倚遍闌杆秋水
明詩選 卷之三十四 頁三

潤征帆一葉漢陽來

鷺絲

雨聲瀝瀝瀉秋荷雪羽翩翩映綠莎莫倚前灘栖息
穩江湖一日幾風波

題越王臺

筆上爲臺積恨深營門金氣尚森森當時吳破非兵
力只在西施一捧心

宿參寥泉

湖寺吟行日已西水花烟柳接長堤秋燈照見空梁

字猶是坡仙手自題

題山農畫紅梅

天女花來紺殿春將軍樹老錦衣新暗香流出溪頭
去候殺漁郎遠問津

姑射仙人厭雪霜染花重換壽陽粧空令巨室癡兒
女寒夜燒燈看海棠

題許由棄瓢圖

風瓢厭聽樹間聲擲向中流擊艇輕喧寂於人本無
繫先生何事未忘情

明詩選

卷之三十四

頁三

宋高宗題觀瀑圖

千仞巔崖勢欲傾飛流濺眼雪花明天風捲入秋雲
去都作江南夜雨聲

題畫猫

踞如獰虎視耽耽更愛脣蟬一點含幽館日長山鼠
靜黃萱花下睡初酣

題祥止菴畫潯陽雪意

我愛潯陽九疊屏芙蓉華蓋望中青誰將司馬琵琶
淚洒作寒江雪滿汀

題牧牛圖

石田耕罷又斜陽
歸路前村晚更長
天下承平無運餉
桃林烟草正茫茫

對雨憶周山人崑陵

釋方澤

鷓鴣啼過越王臺
五月江南雨不開
莫是長安偏近日
至今遊子不歸來

塞下曲

長隨驃騎度交河
雨雪天山夜負戈
莫謂歸家貧到骨
黃沙白骨不歸多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頁十四

溪庄卽事

寒逼西堂布被重
江頭楓葉想應紅
天明自起看霜色
不在江頭在鏡中

鄭山人至

別後翩翩幾處遊
馬蹄強半在皇州
六街笙鼓閒相聒
可似青山一榻幽

初晴

羽士周思得

天街十二正春陽
小草離離雨後香
吹徹瑤笙人更寂
桃花洞裏日初長

題畫

溪山溪樹綠層層
羅徑雲深少客登
湖上扁舟能借我
載將詩思去尋僧

夢遊仙詞

路入丹丘訪赤松
紫雲堆裏曳孤筇
一聲白鶴三珠樹
身在蓬萊第幾峰

雲樹蒼茫月正明
座中還遇董雙成
玉簫吹罷桃花落
猶記霓裳譜上聲

山中瑤草應無種
洞口桃花別有春
一局殘棋天地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頁十五

老武陵溪上不逢人

春曉

羽士盧大雅

弱柳搖烟落絮輕
綠陰初長小池平
杜鵑處處催春急
不是東風太薄情

林泉

羽士章志宗

一炷清香一卷經
琳琅振響徹雲扃
仙人跨鶴凌風下
玉笛雙吹入紫庭

落花

庭前俄見衆花開
陣陣飄香入座來
何事東風太無

藉紛紛吹落滿蒼苔

悼亡

孟淑卿

瑳瑳羅袖濕啼痕深恨無香使返魂
豈惹化存人不見一簾明月伴黃昏

長信宮

滿階紅葉雁聲頻未巷秋深最愴神
君意一如秋節序不教芳草得長春

春日偶成

潑眼韶光日正長蝦鬚簾捲燕飛忙
畫樓綠暗歌楊明詩選

柳舞榭紅多睡海棠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
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秋夜

豈花雨過晚生涼林館孤眠怯夜長
自是愁多不成寐非緣金井有啼螳

席上贈妓

石榴裙子稱纖腰唱歇新聲換玉簫
背立東風偷拭

淚爲誰腸斷爲誰嬌

登樓

爲憐春去不登樓纔上南樓動遠愁
滿地落花紅雨亂接天芳草綠雲稠

秋日書懷

蟬咽庭槐泣素秋幾行新鴈度南樓
天邊莫看如鉤月釣起新愁與舊愁

竹枝詞

朱靜菴

西子湖頭賣酒家春風搖蕩酒旗斜
行人沽酒唱歌明詩選

去踏碎滿塢山杏花

橫塘秋老藕花殘兩兩吳姬蕩漿還
驚起鴛鴦不成浴翩翩飛過白蘋灘

初夏

落盡殘紅日正遲薰風一夜拆薔薇
池塘雨過無人到滿地榆錢鶯亂啼

病中作

別盡寒燈夢不成擁衾危坐到三更
不知何處吹羌笛落盡梅花月滿城

客中卽事

華屋沉沉乳燕飛
綠楊深處嘯黃鸝
疎簾不捲薰風靜
坐看庭花日影移

秋日見蝶

江空木落鴈聲悲
霜染丹楓百草萎
蝴蝶不知身是夢
又隨秋色上寒枝

染甲

金盤和露搗晴霞
紅透纖纖玉筍芽
翠袖籠香理瑤瑟
綠陰新綻海棠花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夏八

中秋憶婿

鄒賽貞

銀漢無聲夜夜清
良辰忽感宦遊情
東山遙望人千里
想亦停杯對月明

秋詞

潘夫人

翩翩黃葉落西風
月滿池亭秋夜空
萸菊酒香人已醉
白蘋江冷度哀鴻

渡錢塘喜晴

王素娥

風微月落早潮平
江國新晴喜不勝
試看小舟輕似葉
載將山色過西陵

春日卽事

王夫人

金針戳破窻兒紙
引入梅花一線香
螻蟻也知春色好
倒拖花瓣上東牆

七夕

馬夫人

靈鵲成橋事有無
人間今夜憶星姑
倚窻坐久秋聲動
一葉西風到碧梧

貢方夫人墨竹便面

一枝翠影舞孤鸞
蕭洒清風澗谷寒
想是仙娥明月夜
數聲吹下珮珊珊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夏九

桃源洞

潘夫人

桃花開盡幾重重
綠水青山映遠空
欲向仙家探消息
茫茫古洞白雲封

漁者

漁父瀟湘著碧蓑
水光山色興偏多
試看塵世浮雲夢
黃葉秋風下遠波

梅花雙鵲圖

雙雙枝上共徘徊
點點梅花向日開
不識飛禽緣底事
高聲似欲報春來

題扇

萬里飄然一葉舟，煙波渺渺滿江秋。
漁翁多少歸來興，看盡人間富貴愁。

咏柳

烟柳青青葉已齊，半簾紅日小鶯啼。
玉樓人靜悲橫笛，惟有東風吹向西。

剪剪輕風二月天，如絲楊柳滿庭前。
子規驚動深閨夢，起捲朱簾看翠烟。

春詞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百全

小窓閒坐月朦朧，望斷天涯思不窮。
黃蝶亂飛花影裏，却疑春在杏花中。

西園

依依楊柳映蒼苔，滿樹桃花映日開。
不知燕子棲何處，此際東風依舊回。

連雨

久雨堦前鋪綠衣，烟迷竹樹影稀移。
黃鸝交坐窓前語，說盡春愁來伴飛。

臨江趁陸過瑞州馬上晴望

李英

舍舟蕭水驛程催，遙望西鄉霽色開。
一片鄉心幾行淚，楚天無數鴈飛來。

十月京師紀事

蕭關風急馬頻嘶，四塞河山動鼓鼙。
獨立高臺望烽火，胡笳多在薊門西。

送鄉友南還

一片鄉心對落暉，風塵去住兩相違。
自憐燕市長爲客，又向河梁送客歸。

明詩選

七絕卷之三十四

百全

七言絕句卷之三十四終

盛明百家詩選卷之三十四

金陵蘭嵎生朱之蕃選授門人周時泰校梓

詩餘 九十三首

轉應詞

高啓

雙燕去歲今年相見往來東舍西家街得泥中
落花花落花落人在暮寒池閣

感懷

楊基

雷我看山久臨去也重回首雖是春光隨處有
暖風輕霧淡烟疎雨都在江邊柳○自知不是經綸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頁三

手無意封侯印如斗行樂何須金谷友只消尋箇典
衣伴侶同醉金陵酒

春曉

如夢令

昨夜雪晴風小羅幙嫩寒猶悄天氣近花朝江上燕
兒來了催曉催曉隔樹數聲啼鳥

春雪

如夢令

點綴落梅穠李埋沒蒼苔芳芷樓上倚闌人立在玉
屏風裏風起風起都做一江春水

春風

如夢令

銀渚拂波輕度羅幄送寒低護催得百花開又與百
花相妬無數無數吹過畫欄西去

臨湘雪夜

詞金門

東風劣吹下一天春雪單薄被兒寒又怯自溫溫不
熱○依舊起來周折梅影淡橫斜月清則是清更
絕欠他相說

春閨怨

蝶戀花

淨洗胭脂輕掃黛闌草亭邊自初梨花戴一段心情
空自愛風流那得時常在○屈指春光歸已快不捲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頁三

朱簾只恐東風恠花影低將新月碍小闌干外深深
拜

花邊夜宿

菩薩蠻

漸聞門外春江小紅樓子臨江起樓下是誰家一
樣咲花○蘭舟休遠去只就花邊住花影上牙檣
夢覺今夜香

梨花夜月

菩薩蠻

水晶簾外娟娟月梨花枝上層層雪花月兩模糊隔
簾看欲無○月華今夜黑金兒梨花白花也咲姮娥

讀他春色多

題隔屏士女

醉花陰

雲母屏風金縷扇薄映春風面縱是不分明猶勝
肢背後忽忽見○鏡裏花枝簾底燕無處尋方便莫
道不習情秋水芙蓉獨自思量遍

卜居

蝶戀花

人間何處宜閒住除却桃源便向瀟湘去楊柳桃花
不須更覓深深處○白鷺輕鷗爲伴侶女
漁郎男娶漁翁女已辦綠蓑眠細雨料應天意還相

明詩選

詩餘卷之十四

下

感事

浪淘沙

天際草離離鴈南歸冷煙凝恨鎖斜暉胡蝶不知
身是夢飛上寒枝○惆悵倚闌時總是傷悲絕憐紅
葉似芳菲清露自凋楓自落沒個人知

又

蘇幕遮

白雲山紅葉樹閱盡興亡一似朝還暮多事夕陽芳
草渡潮落潮生還送人來去○阮公途楊子路九折
羊腸曾把車輪誤記得寒蕪嘶馬處翠管銀箏夜夜

歌樓曙

槿花

浣溪沙

可怪西園木槿花強將孤艷鬪輕霞不知門外夕陽
斜○應有斷魂隨蛺蝶豈無幽恨寄寒鴉那堪橫被
綠苔遮

詠月

小重山

始映西軒似玉鈎想應容不得一些愁娟娟斜倚鳳
凰樓窺朱戶應自半含羞○今夜正悠悠玉池金岸
總是瀛洲人間天上一般秋銀潢水何事獨西流

明詩選

詩餘卷之十四

頁五

月中梅

賀新郎

王達

記得家鄉日傍湘簾一株索咲古枝擎月今歲花開
人去遠辜負蒲團香雪天有意縱他孤潔萬里一輪
冰鑑淨廣寒官路香休輕別酒杯闌歌聲歇○離離
翠影殊清絕想蟠根綠苔千古冷光明滅玉笛一聲
空吹出芳心千里似結雲淡淡曉風生髮青鳥不來
歸夢醒姮娥妬重愁偏切天所愛休攀折

鶴邊梅

木蘭花慢

江南別後勞歸夢路難通想鶴外遺踪梅邊佳興意

味無窮自來幽致况瑤花千尺玉羽更相從半夜舞
殘斜月一聲唳斷清風○熒熒千古頂丹紅料不比
那時同嘆風塵物表暗香馥郁疎影玲瓏多少乾坤
清氣望東南山水千重知何日幅巾歸去丁寧盡入
圖中

竹邊梅 滿江紅

翠袂凝寒斗杓轉瑤臺初曉破五更殘夢一聲青鳥
跡影橫斜斜餘雪凍玉妃不語窺天巧念古今高節有
誰憐知音少○綠陰底苔花遶清香外春風早想孤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 吳

水底梅 燭影搖紅

露冷下湖波心皎皎沙痕潔一枝斜浸水中天錯認
瑤池雪玉殿春寒尚劣捲珠簾半鈎殘月蒼龍應駭
錦鯉還疑看來殊別○截斷銀河水流不去光澄徹
賞心唯有白鷗知未許人攀折素女心腸如鐵新浴
罷廣寒宮闕自憐別後一寸歸心幾番愁絕

雪中梅 喜遷鶯

垂虹亭畔數百里玉樹瓊林不斷鞭影敲寒馬蹄踏
凍是處梅花堪玩皎皎呈輝關潔幾度使人迷眩香
撲鼻見一枝斜斜竹稍相伴○君看難盡處百里懸
崖風捲花零亂細剪清冰輕鋪素練新月一鈎雲綻
當時緩吟低唱鶴外風生高岸于今聽得一聲畫角
數聲長嘆

杖頭梅 醉蓬萊

記夕陽江上看罷行雲折梅歸去一片春風在杖頭
高處滿路清香滿肩跡影咲清狂如許玉質娟娟水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 吳

燈前梅 水調歌頭

華館鐘初歇湘簾捲暮寒青燈一點照見玉樹影薄
薄棋子幾番敲碎欲上瓊樓高處吹笛倚闌干楮帳
香初歇春風雪未乾○銀缸淺蘭膏暈夜漫漫坐來
閒別處心事起千端今日天涯久別何年酒邊歡從
折取一枝看但得孤根在何憂會面難

餅中梅

漢宮春

簾幙沉沉正門掩微寒樹籠新旭明窓淨几手貯一
瓶春綠古心誰賞有參差萬株羣玉真堪愛一枝斜
倚東風潤資瓶腹○鶴邊夢覓春熟似無言有意暗
傳芳馥釀成生意一段風流俱足于今別後幾經年
佳期頻卜看它日拂衣歸去載縛箇水西茅屋

松下梅

念奴嬌

九龍峰下向僧房兩箇長松凝綠一樹瑤花相映發
萬里月華堪掬露濯芳枝鶴行疎影驚落梢頭玉千

明詩選

明詩餘卷之二十四

頁八

秋老幹瀟然同在幽谷○雲聯十畝層陰素娥相倚
無限歲寒心曲一片迴颺忽吹起夜半清香千斛世
念消除凡心滌盡翠髯如沐可憐別後夢中浪翻銀
屋

琴邊梅

畫錦堂

曲澗東頭眾峰凹處坐弄膝上冰絃皎皎一株玉樹
斜倚吟肩風飄暗香疑兩袖澈孤根一脉流泉雙耳
潔滌去塵心江空玉鏡高懸○娟娟良夜永疎影瘦
清風兩鬢瀟然彈到曲終人靜露顆初圓斷橋流水

孤蓬底裁雲剪水鶴同還真無價萬古西湖清事幾
屬逋仙

觀勢

蒲庭芳

種樹成陰開渠引水君看此理分明爲灾爲福都同
此心生設逞機權智巧無人禍定有天刑強凌弱損
人益已高築子孫城○誰知欺不得九秋風雨一旦
顛傾筭從前俱錯枉費經營不若處心平易行事處
莫布深坑都無用一區善地畱與子孫耕

息交

蒲庭芳

明詩選

明詩餘卷之二十四

頁九

友道凋零滴風鼓扇伯牙已破瑤琴陶潛歸後萬事
總無心茅屋數椽而已人不滿地松陰出門去青
鞋布襪處處是山林○世情都掃盡雲邊長嘯竹裏
孤吟更休言榮辱毀譽升沉且共清風明月占斷了
得古來今閒中趣一聲幽鳥春水落花深

浩歌

蒲庭芳

雨濕殘雲草涵晴色浩歌獨倚風前烏紗巾上萬里
觀青天自咲平生迂懶心似鶴不慣塵緣春來好落
花飛絮斜日淡平川○古今山獨在人非秦晉海變

夢覺忘言歌聲絕江山無限情在白鷗邊

夢覺

滿庭芳

貧自何來富從何得一貧一富俱空以貧求富得失
兩勿勿何必躊躇計較身死後貧富消融醉中醉夢
中成夢埋沒幾英雄○若教都勘破任他貧富不碍
窮通肯輕將外物梗我心胃俯仰乾坤今古嗟世路
南北西東高歌罷一聲長欵雙目送飛鴻

靜坐

滿庭芳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百九十九

門葉風清松梢雨霽坐看雲起青山寥寥無語花落
綠苔斑點檢平生踪跡愁裏過綠鬢朱顏今朝醒虛
名擲去終日閑柴關○沉吟誰與伴一爐香篆白鶴
飛還又何須擾擾來往躋攀縱使功名成就心已碎
百困摧殘思量遍黃金萬鎰難買一身閒

慎言

滿庭芳

心發於中言形於外嘵嘵少吉多凶論長話短於已
有何功何況垣墻有耳平地起沸浪狂風分明見蘇
秦掉舌身裂已無踪○奔來都是禍不如緘默如醉

如聾儘由他疊疊誇爾英雄且對白雲流水花影下
一曲絲桐知心處相忘相愛江上兩三峯

量力

滿庭芳

鳴嚇驚風蠅追騏驥看來多少堪羞錢應飲水腹飽
未知休謾使身心憔悴求富貴有命難求却如夢乾
坤萬古落日照荒丘○人生誰肯悟紛紛競美展轉
在誰細思何用空自添憂豈若隨時隨分饑吸枝
渴飲清流逍遙處筆床茶竈烟水一孤舟

自釋

滿庭芳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百九十九

日轉桐陰露翻蓮葉閒來獨步空庭臨池擲罷涼動
葛衣輕自揣平生蹇劣於世味轉覺無情真堪笑文
如班馬到底底是虛名何如歸去好游心造化寓意
逍遙又何須談說坎止流行花下半壺綠醕微醉後
雨腋風生踈狂慣一聲長笛吹破晚山青

和劉龍洲詞

念奴嬌

知音者少算乾坤許大着身何處直待功成方肯退
何日可尋歸路多景樓前垂虹亭下一枕眠秋雨虛
名相悞十年枉費辛苦○不是秦賦明光獻書北闕

無驚人之語我自匆忙太未許贏得衣裾塵土白壁
堆前黃金買笑付與君為主尊鱸江上浩然明日歸去

其二

乾坤納納望夕陽山外斷雲飛處惆悵往來人似蟻
彼此區區爭路一枕清風一竿明月一艇芙蓉雨可
憐俱誤利名一點心苦只合自展高懷獨開老眼
口與心同語富貴百年能幾許千古文章黃土紅葉
溪邊白鷗灘上此景真無主婆婆老子早晚拂衣去

和戴石屏詞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百九十二

一曲狂歌有百餘言說盡平生費十年燈火讀書讀
史四方奔走求利求名蹭蹬歸來閉門獨坐贏得窮
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儕平日愁嘆之聲○空餘豪
氣崢嶸安得良田二頃耕向臨叩條器可憐司馬成
都賣卜誰識君平分則宜然吾何敢怨螻蟻逍遙戴
粒行開懷抱有青梅薦酒綠樹啼鶯

其二

天際青山海上羣鷗頗識王生本無心事金堂玉室
丹崖翠嶽占取高名年少文章于今可笑濯足西江

秋水清真慚愧兒童劇戲蠅語蛩聲○龍峰九點崢
嶸賣劍買牛思學耕昔賢已矣人皆有志此身何幸
正遇昇平竹葉琴邊梅花鶴外布襪青鞋儘自行更
堪愛綠蘿深處一箇流鶯

和趙先生韻蘇武慢

轅固歸來公孫成就莫問世間工拙白鳥無機青山
無主儘可與君談說何況酒釀松華香燒柏子彼此
是非都絕獨許他詩客禪僧咲傲烟霞風月○到今
日一視賢愚兩忘榮辱任他樓護唇舌種菊編籬栽
松闢還占作林間豪傑木落秋高雨餘雲散幾點遠
峰斜缺諒此時情趣悠然只可自家怡悅

詠懷

潘庭芳

浩浩生涯悠悠岐路嗟哉底事多忙虛名微利一日
九迴腸記得長安旅店鷄唱曉燈淡寒霜騎瘦馬出
門西望殘月尚霽光○歸來心已倦回頭夢破贏得
踈狂有時將舊事載自論量撫掌開眉一笑百歲裏
浪飲何傷休迷戀青山流水千古自斜陽

題春遊圖

憶秦城

波凝穀蘭芽透土明紅玉明紅玉柳絲千尺暖風搖
綠袍琴路遍南湖曲問渠何處尋芳躑躅芳躑躅斷橋
流水杏花茅屋

題晚泊圖 德泰娥

愁如縷誰家落日敲秋杵敲秋杵淡烟疎柳故人何
許別來每限關山阻江鴻影落芙蓉渚芙蓉渚短篷
孤燭幾聲疎雨

題畫 雨中花

李東陽

正愛月來雲破那更柳眠花臥簾幕花微鞦韆人靜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百九四

酒盡春無那迢遞高樓孤寂生縹緲笛聲飛墮恨
曲短宵長院深牆迥憑仗風吹過

其二

何處玉樓朱戶如隔煖煙香霧荷芰池中菡薇架底
風落花無數三十年華容易度薄命任他分付恨
小露盤空茂陵人老誰獻長門賦

其三

月下桂花如繡門外月華如畫雲母屏開水精簾卷
照見姮娥瘦記得中秋風雨後今夜清光依舊怕

犀簾風高玉盃露冷空把仙裙綰

其四

三十六宮臺殿一夜雪華飛遍旋撲翠簾更窺疏綺
還繞流蘇轉人世幾回驚歲晏天上春光應先想
白雪歌成冰顏醉也誰見東風面

壽邃菴先生 風入松

一冬天氣暖如春風雪避長辰玉堂黃閣非凡世神
仙是官府中人御酒香分琥珀宮袍光動麒麟華
陽翠織軟紅塵無日不車輪公心自信清如水何曾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百九五

石門與諸公別 滿庭芳

黃葉蕭蕭白沙隱隱梁安峽裡孤舟斯文戀戀無計
可舉雷更欲相從談笑奈故園桑梓日繁心頭休辭
醉淒風苦雨醞釀晚來愁畫舫青簾烏絲紅袖歌
舞醉揚州于今憔悴空想少年遊琵琶撥斷相思調
總無如青衫司馬風流南城外梅花開遍能寄一枝
不

寓京師作 蘇武慢

桑悅

自嘆先生無心落魄將謂人人同已濶步長趨放言
高論也沒來由如此浮梗棲身虛舟度世箇箇相逢
歡喜有知心說破交情一半後頭恠你○我只曉得
覺額爲憂解顏爲笑那去探他肚裏石上尋魚波中
求鹿一切置之不理今古悠悠是非滾滾青史微頭
微尾醉摩挲雙眼橫空太華只如螻蟻

其二

湖海陳人塵客俗狀難入英家羣隊鬢髮蕭疎腰圍
清瘦不是悲秋顚顚雪點青衫風吹烏帽自有酸寒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見十六

風味被兒童天這先生行動如癡如醉○休飲美直
入紗厨輕嘗王食此是蚊蠅富貴龍臥九淵鳳翔千
仞豈在牢籠之內買屋三間鑿池半畝好與虞山相
討試長歌坐石觀天拍手雲霞破碎

其三

日月如梳乾坤似斗四面利名韁鎖逝者羣羣生之
逐逐誰識虛空爲我六欲排開七情勾斷到處天遊
無阻倚扶桑閒看星辰盡是瑤臺玄圃○君知否龍
骨千金虎頭萬里多少青春文武張毅趨承宜僚呵

謬更有雪兒歌舞敗葉蕭蕭寒雲淡淡此是英雄結
果休輕聽漏水銅壺滴盡人間今古

其四

至貴難消凡緣不斷一夕忽遭恩譴瓊闕長辭銀河
直下不記雲濤深淺白日匆匆紅塵滾滾回首清都
路遠歎零金混入泥沙直待自家扳選○常記得金
母朝參玉皇錫宴年少親隨步輦子晉吹笙湘靈鼓
瑟○主歌喉一轉萬象圍身三光繞筆持進詞頭千
春問誰能煉取金丹我欲重歸蓬苑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見十七

偶成

風人松

名韁利鎖苦重重沒箇從容人生自古無根蒂大家
足斷梗飛蓬天際悠悠草綠陌頭滾滾塵紅○東風
未久又西風歲月匆匆蒼梧雲影瀟湘雨暗磨盡多
少英雄千古是非一夢澹烟落日秋空

雨懷

如夢令

夜靜猛風將雨落盡紫榆千樹行客憶江南渺渺碧
天窮處無緒無緒獨與寒燈賓主

丹雨

眼兒嬌

逍遙老子怕閒愁，冒雨蕩孤舟。烟開柳岸，風生桃浪，人渡蘭洲。○青山萬點，分濃淡雲氣，學波流。倚窗無事，吟殘飛燕，數遍眠鷗。

遊王屋山作

賀新郎

李 濂

乘興遊王屋，好春光、駕言西邁。小車黃犢，萬壑千巖，雲霧裴流水。桃花澗谷更遠，望陽臺、泉瀑小有洞天。歌杜甫華蓋君風，投真人牘，燒藥靈砂熟。○平生寂喜名山宿，看晴空、海天一鶴飛來，東麓金節羽衣。紛閃燦落日，初霞映日，蚤欲訪丹經，僊籙拋却塵絲。明詩選

詩餘卷之十四

百七十九

吾願畢近烟羅參井居，當卜其跡跡友麋鹿。

山寺獨坐感懷作

滿庭芳

屈宋騷音馬班文筆超然逸，思凌雲藝林宗匠。天馬目空羣後，代英豪豈少。誰能挹作者，餘芬堪啜。嘆雕蟲小技，塗抹費辛勤。○年來都覩，破絕吟燬，棠靜養天君。學山僧打坐，盡掃塵氛，伎倆皆爲贅物。煩惱障最忌多聞，消閒處，楞嚴一卷，端默對爐薰。

遊石湖追和徐天全

滿庭芳

文徵明

岸柳霏烟，溪桃炫晝，時光最喜春晴。風暄日煦，况是

近清明，漫有清歌送酒。酒醒處一笑詩成。○春爛熳，啼鶯未歇，語燕又相迎。向茶磨山前行，春橋畔放杖徐行。喜沙鷗見慣，容與無驚，不覺青山漸晚。夕陽天遠，白烟生非是我，與山留戀。山見我自多情。

夏日漫興

風入松

近來無柰病淹愁，十日廢梳頭。避風簾幕，何曾捲，悠然處古甕香浮。興至閒書，幾几困來時覆茶甌。○新涼如水，簾紋流六月，類清秋。手拋團扇，拈書冊無情緒。欲展還休。最是詩成酒醒，月明徐度南樓。明詩選

詩餘卷之十四

百七十九

夜坐

空庭人散，語音稀，獨坐漏遲。風吹團扇，無聊賴，桐陰亂露下沾衣。斗轉銀河東瀉，月斜烏鵲南飛。○無端心事，集雙眉，腫思轉迷離。牆西突兀，高樓靜流螢度，疑是星移。何處一聲長笛，等閒喚起相思。

石湖閒泛

風入松

輕風驟雨展新荷，湖上晚涼多。行春橋外山如畫，緣山去十里松蘿。滿眼綠陰芳草，無邊白鳥滄波。○名陽還聽竹枝歌，天遠奈愁何。漁舟隱映，垂楊渡，都無

繫來往如梭爲問玉堂金馬何如短棹輕蓑

行春橋看月

風入松

夜涼斜倚赤欄橋天遠白烟消酒醒顧見花間影微
雲散月在林梢野火青山隱隱漁歌綠水迢迢○當
年曾此醉清宵共艤木蘭桡白頭重踏行春路同遊
伴半已離招夜靜山高月小玉人何處吹簫

蘭湯子重

風入松

西齋睡起雨濛濛雙燕語簾櫳平生行樂都成夢難
忘處碧鳳坊中酒散風生棋局詩成月在梧桐○近
明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音

來多病不相逢高興若爲同清樽白苧交新夏應孤
負綠樹陰濃憑仗柴門莫揜興來擬叩墻東

蘭錢孔周

風入松

日長無事揜精廬繞屋樹扶疎南窓雨過湘簾捲烟
綃帳水簾平鋪午困全消茗枕宿醒自倒冰壺○画
堂風定一塵無香裊博山爐何時去覓山公笑花間
醉樹底樗蒲見說香生丹桂莫教秋近庭梧

和東坡荆溪寓景

鳳棲梧

華雲

野水連天秋蟾如鏡平生膾有長橋興斬蛟原是舊

時人却因二陸知名姓○抗疏遺榮乞身歸去買田
欲向荆溪往千巖萬壑四時遊五株煙雨門前樹

江亭遠眺

蘇武謫

韓守益

地湧岷峨天開巫峽江勢西來百折擊楫中流投鞭
思濟多少昔時豪傑鶴渚沙明鷗波濤淨小艇鳴榔
初歌羨凭欄極目危亭偏稱襟懷澄徹○還記取王
祭樓前呂公磯外一樣水光山色烟霞玄館金碧浮
圖畫屬楚南奇絕紫筠簫待綠醅盃停咫尺良宵明
月拚高歌一闋清詞遍徹馮夷宮闕

詞詩選

詩餘卷之三十四

二首

閑愁

長相思

湯胤勳

枕痕紅怕痕紅獨背花陰立暖風鴛幃恨久空○雁
無功鵲無功銀浦仙槎隱約中佳音甚日通

春思

畫堂春

梨花欲放海棠開一雙燕子飛來錦庭寂寂雨生苔
何處多才○院後林禽結癡窓前荳蔻含胎倚門無
語托香腮心上疑猜

夜飲

醉花陰

月到中天雲四捲玉度香風軟華髮照清罇舞女歌

見一笑都教遺○紅凝醉顏懷初展但恨孟斟淺總
有幾回春夢老來童看結青山蘭

卽事

浣溪沙

燕疊離空日正長一川殘雨映斜陽鷓鴣晒翅滿魚
梁○榴葉擁花當北戶竹根抽笋出東牆小庭孤坐
懷衣裳

天柱峰

長相思

朱諫

天半高地軸遙一柱亭亭萬丈標青泥到紫霄○斷
巨嶺立山椒口脚斜拖雲氣滿仙宮倚碧寥

明詩選

詩餘卷之二十四

二百二

水簾谷

南鄉子

閣底巖頭細水紛紛一片流月照風波無定影悠悠
恰似珠簾不上鉤○谷口雲收似見湘妃鼓瑟遊手
捲鰕鬚香霧裏清秋望斷西山爽氣浮

安禪谷

應天長

禪衣脫挂三珠樹真悟須投真隱處白雲窻下如意
睡春盡不知花鳥去○金砂鋪勝地不染一毫塵氣
面壁十年無語但見天花墜

謝公嶺

梁州令

若屐登山客歷盡雲崖霞壁屐痕猶在白雲中峰迴
路轉千古無人識春來秋去成塵跡一代風流息斜
陽影落溪邊石長松幾樹連天碧○撫景遙相憶詩
句從來清逸池塘春草夢初回無端五馬又費開山
力人非事往皆堪惜霧擁藤蘿密泉聲轉向稍頭滴
山高月落玄猿泣

暮春卽事寄趙澗邊

效晦翁先生回文體

落紅殘景春寒薄薄寒春景殘紅落城古遶江清清
江遶古城○別離傷夜月月夜傷離別心苦見高吟
明詩選

詩餘卷之二十四

二百三

吟高見苦心

京居

風人松

陸深

綠窻午枕睡初酣夢喜脫朝簪覺來猶是長安客垂
楊裏空繫歸驂戀主心依曉闕思親淚濕春衫○玉
河流水碧於藍花外燕呢喃新詞譜就憑誰和重封
罷親手題緘欲待天邊鳴鴈秋風寄與江南

咏雪

天仙子

開夜水花輕不定撲上窻兒如寄信潮橋橋外望
山高一陣低一陣霎時白了詩人鬢○是則是遠近

都難認路入藍關人嬾進青帘斜壓酒壚空描不盡
題不盡平沙留取飛鴻印

都下思家 虎溪沙

綠送蛟冰出御溝黃回鵝柳覆朱樓一場春睡替春
愁○踪跡似鴻渾未定歲華如水只東流家住青山
碧海頭

贈龍南村 滿庭芳

謝承舉

十載鳴珂一朝解組休論官六官微名場却步回首
舊嚴扉寄謝上林桃李閒來看古寺薔薇松窗下架

詩選

詩餘卷之三

三四

裝榻上攬箇老朝衣○清談香一炷同甘野蔌偏厭
輕肥此味君參透何用藏機自作平生自信儘眼前
身後人譏江南好青山兩岸今日故侯歸

自壽 滿庭芳

靈照持觴宗文執盞相將病婆愛金橙甘冽酒觴老
迴黃雞肥嫩飯煮新禾古鼎噴香短檠燒燭骨肉團
圓聚一窩貧家樂又何須珍錯定要笙歌○百年光
景如梭便富貴薰天更若何嘆棋局敲殘靴輪孰勝
筭盤收了誰少誰多炙寒絺裘朝昏盡若且自隨時

守分過方山下有兩枝樵斧一個漁蓑

題嗅花圖 卜算子

蘭麝不聞馨甲煎空遺馥折得妖燒曉艷穠未著遊
蜂觸○秘穉惱人情不上君衣服捧下花枝意已癡
無語吞聲哭

題凭几圖 卜算子

病影有燈知心事無人問上苑春光過二分應少同
遊分○畫障且相偎曲几聊孤隱窗外紅梅開已齊
似識香閉閣

詩選

詩餘卷之三

三五

壽宮保鳳山秦公

千秋歲

唐詩

上相生辰重陽節後景物雖新人似舊緋袍白玉帶
橫腰綠酒黃花香在手聽鸞歌看鳳舞娛仙友○休
論勲業齊山斗休論恩寵三朝久功成身退誰能偶
丹丘隔絕廟堂高白頭管領湖山秀願千秋逢此日
稱公壽

壽唐雪川七十

千秋歲

秦瀚

神仙何有造化歸君手只把閒愁如拔秀何事可攢
眉長時開笑口借問道蓬瀛真樂相同否○清歌

玉泛謔語盤珠定飲典劇管絃奏快活是神仙始信
言非謬祝君壽而今重見東方叟

夏日游竹隱寺

南鄉子

駱文盛

古寺隱叢篁石徑逶迤碧蘚荒夾道松枝低拂愜蒼
涼清露沾衣濕不妨○款步上迴廊老衲相邀入竹
房旋汲山泉供茗碗悠揚風送閒雲下石牀

其二

古木森森曲檻垂蘿歲月深猶記當年棲息處驚
鴻外依然只履痕○往事且休論十載紅塵拂素
襟如就遠公來白社雲林日坐蒲團對碧岑

三

其三

燈火宿雲房不厭今宵清話長擾擾紅塵多少事奔
忙贏得蕭蕭鬢裏霜○無藥駐年光漫說神仙不老
方好向尊前拚酩酊行藏付與天公自主張

其四

雨洗碧山頭藹藹巒光翠欲流歸騎不妨苦徑滑
廳竹下涼生覺早秋○緩步出林丘何日重來續勝
游佳思却憑清夢遠悠悠騎鶴還尋海上洲

明百家詩選三十四卷

通行本

明朱之蕃編之蕃有奉使稿已著錄是編前有萬
曆丙辰自序稱錫山俞公憲碑生平之精力搜羅
四百餘家編帙浩繁難於廣布閱之幾半歲始克
卒業因汰其七八存僅二三友人周時泰謬相許
與用廣梓傳因人成事良足自媿云云其標題稱
百家而首卷所載名氏實三百一十八人蓋用王
安石唐百家詩之例惟以詩分體而不以詩繫人
與分家之說名實相迕首列賦二卷末附詩餘一
卷與編錄之體亦乖其去取尤漫無持擇非善本
也

清源文獻十八卷

〔明〕何炯編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程朝京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清源文獻
十二卷》提要

清源文獻序

泉之有文集舊矣宋郡守真一
實壽諸梓旋罹兵燹復溷胡腥漸滅
靡或遺者即郡乘所志藝文千百中
不能一二鄉先生忤菴何公里居耽
寤證鄉今故爰迺遐搜邇采粹成篇
褒名之曰清源文獻授厥二子藏于
家今郡守新安蘿陽程公憑熊餘暇
博詢故府則憮然慨曰泉固人文淵
藪也如椽生花之筆叢桂春草之詞
厥宜爛焉紀載今自郡乘外散軼靡
存文獻不足一至是乎論世者將奚
徵焉聞先生有茲集則就厥嗣儀部
君稚孝請銓剞以傳而妥不佞序不

陸唯唯蓋吾郡以文鳴者自歐陽行
周始當其離隱潘湖一向中州士角
藝遂與韓退之李元賓輩相頡頏詎
不韡然著哉顧其事父母孝與朋友
信義而伏闕推賢天下高之歐陽子
蓋廩廩篤行君子匪直擅文藝名已
爾群哲嗣興率由斯軌寢昌熾以迄
今日唐史稱閩越地肥衍饒山泉禽
魚其士氓不樂北宦及常衮為觀察
使始擇縣鄉秀氓能文詞者講賓主
均敵禮宴游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
稍相勸仕迺今日之矜耀已益矣羶
鄉榮途羔雉文藝漢史遷謂儒業寢
盛由利祿之路使然今天下士亦奚

庸勸而吾郡士掉鞅游及又寢為
下士弁冕冠裳纓鞞蟬連林立即沉
淪草澤樂飢餒必者亦家握隋珠人
抱和璧岸然足謂無前衆之望吾郡
士也若推鋒然茲集第摭錄往作耳
模繪采於殘縑探澌紋於逝水業已
駭心奪目不可勝收藉令數十載之
後廣遺續編又不知鄧林之瑋幹玄
圃之璵璠奚所厝斧斤函篋矣是今
日所少者非文也
國家方張羅天之網籠絡英雋士奚
必憚北宦徂昔人頗陋故習立德立
言均垂不朽亦奚必逃玄虛擯鉛槧
覓為名高要以挽澆歸淳哉耀還澹

令華實相稱不乖先進矩矱而已由
今頌斯集想見其人或湛涵道真或
勒勛彝鼎或抗節廊廟或葆素林泉
至于揆藻臚詞擬騷賡韻特其餘緒
焉先生採摭雖博而屬意良深踵
躅之前修衍芳規於百禩是所為

序

四

彼哉者安所稱其猶錄何凡例標
之矣不以人廢言固孔門家法也元
凱登庸臯夔稷卨在列即四凶奚害
乎立而家有弗類之子黨有所施之
朋德門仁里不以其故貶重昔人有
云李陵失身隴西為耻夫隴西之有
李陵也其焉用諱惟諸人士咸用為

學松湫則有泰岱溟渤在若就余鄉
而求所為崗巒岫嶂之奇谿壑瀟淪
之勝是編嘗之矣蹤跡未湮渠燠如
見縑緗弗減意指可尋詩有之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能自得師是在于後
之君子何先生生平伉伉勒成是編
而程公勞來綏輯之暇拳拳垂意斯
刻意蓋深乎意蓋深乎西山先生叙
中稱集在宋時成於前守新安程公
而今守程公亦新安人先後數百年
表章斯文倡興闕事而其氏同其地
同亦一異也不佞於前所稱歐陽先
生而下數君子無能為役辱公委命
稽弁簡端致嚮往焉

清源文獻

序

五

萬曆丁酉春正月吉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晉

江莊國禎誤



清源文獻

卷

八

刻清源文獻序

昔尼父考三代之禮取徵文獻以其
彰往詔來關係世教不淺也閩省以
文獻雄天下清源實稱鉅郡自郡人
歐陽行周氏讀書清源山與韓愈李
觀輩同舉進士著聲於唐閩人始知
向學則清源固八閩文獻淵藪也余

清源文獻

序

一

旁受句讀佩服蔡虛齋陳紫峰兩先
生所著說因想慕其為人又想慕其
里中先後多君子何緣得入其境叨
藉芳潤冀以自泚茲謬典郡符游身
賢哲之林既獲事且友之矣亟索唐
宋以來諸名家載籍鮮有存者咸謂
何穉孝氏家藏其先公忤菴先生輯

有清源文獻然收捨殘蠹之餘盈綴
累帙亦足以繫邦人仰止之思焉竊
嘗論之言為心聲人以品重其言純
正而雅馴必其心之光明而洞達者
也必其人之高賢大良品之奇偉卓
絕者也讀其文三復賞嘆惟恐其終
篇也其言怪誕而纖審必其心之傾
險而曖昧者也必其人之奸深邪曲
品之卑鄙庸瑣者也讀其文氣閑意
銷舍之而他閱已今集中所載率多
名儒碩彥之品裁端人修士之華藻
近之則可以檢束身心遠之則可以
砥弘治理折之則可以博綜名物舍
之則可以考鏡風氣言矩於理即末

溢發如王沂公韓魏公產於茲土而
後去為它郡人姑勿論已即蘇司空
留忠宣梁文靖數君子其人品壹何
皎潔磊落也

明興以來名世遞出蔡司成之理學
張少保之經濟王叅政之文章斯其
人於當代所稱鉅公碩儒豈讓哉而
至夫植節惇倫砥行矯脩之士宣猷
熙績致命遂志之儔響振一時輝映
後禩繇唐迄今臚列郡志中者未易
縷數也郡以文獻重不虛矣彼其獻
而文者固多其或獻矣而匪當文然
往往因它文以著文矣而匪當獻然
其文蓋自有足稱者乃今自近世外

散軼遺脫什伯不一二存諸前脩餘
馨賸馥僅寄之斷篇殘簡間失今
不為收輯更邁歲月且歸漸盡惜也
是編所載分門別彙博採旁蒐其人
而文不必當於獻而以文收其人而
獻即不足於文而於它文得以具諗
其槩合之而文獻備焉庶足徵矣今
夫語山則推巖從於泰岱今夫語水
則推潢漾於溟渤斯論其至也若乃
崗巒岫嶂之奇谿壑漪淪之勝微獨
生於其土者每張揚誇詫以為其土
重即非其土之人登臨眺瞻亦且流
連徘徊不能舍去何者亦各言其致
爾吾儕遐矚八荒逖視千古所為願

暇此隴西之所謂美俗也覽斯集
可以惕然省矣是又先生意也程公
雖郡廉明百廢具舉其帥士常先德
器後文藝不佞又特推公意著于編
俾將來尚論者考焉
萬曆丁酉孟春望日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在告奉
召起吏部左侍郎南京禮部尚書仍
予告郡人晉江黃鳳翔撰



凡例

一是集以文獻名文者典籍獻者人賢今不復分者因文以見獻即馬端臨通考而獻寓焉今從其例

一是集自唐以迄宋元世遠言湮載籍已缺偶得斷篇殘簡即如交口對面之快而復恨其少也故有得即收之自明興人文輩出弘正以來家握中山矣故必有集盛行方收之若賢子孫欲揚其先人能出於蠹蟬之餘者亟收之詳於古而嚴於今誠以古不可湮而今有待也

清源文獻

卷首凡例

一真西山守泉時纂泉郡詩文七百餘篇名曰清源文集而復序之曰志以紀事集以載言志經也集緯也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迄今兵亂之後文集無復存者即嘉定志世絕不見淳祐志已無全編嘉靖癸未隆慶戊辰二志又不復詳詞翰然則文獻不足非一日矣茲集誠不可無刻

一新安文獻海鹽文獻淮郡文獻莆陽文獻諸書有不錄生存者重蓋棺也有槩錄生存者慮遺賢也茲集皆彙選既往之文其生存者以待

定未敢輕錄

一爵里名氏之下有論道其生平者皆考據若其人既否只錄所賢蓋古善善長之意宋呂是也其猶錄者不以人廢言也司馬遷曰多初人者大國之風也

一是集詩文俱以世紀先後為次第我朝諸集其收采豐約亦據集多寡而盈縮之非敢有所軒輊也

清源文獻

卷首凡例

一唐初莆田為泉屬縣天寶元年改清源為仙遊亦泉屬縣故林檎林披林蘊林藻許稷陳郁陳致雍陳嶠徐寅黃滔竊承贊諸人俱屬之泉志云某泉州仙遊人某泉州莆田人即宋淳祐志皆纂入泉州有以也自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後始析置興化軍此後人物方屬興化不復纂入矣今文獻既以清源名則不得遺諸賢並收入如淳祐志例

一歐陽詹與邑士王式書述吾鄉儕友有吳播薛壽鄭簡康暉王雲卿皆博雅君子又志有處士王肱之以詩著名晉江吳翊黃為黃蓓陳永何曉夢王文象石自鼎七子詩又有晉江之楊

少陽趙汝褒陳宗道南安之黃晦王允承春之
顧孝初黃豫安溪之楊景申林德秀同安之謝
倫許權薛純儒惠安之江致堯丘崇陳世德皆
有詩名有文集又如謝景山之妹見於歐陽公
所序陳景溫之賦出於淳祐志所推今皆不傳
其片語又如志中所載泉山集郡南集琅瑯集
拙菴詠雙溪集嬾窠集龜峰集容安集玉泉集
條溪集覆瓿集休齋諸集卧龍集省齋集竹隱
集唐黃滔編泉山秀句自武德至天祐凡三十
卷皆其著者今亦不見其一二蓋蒲氏之變泉

郡際遭兵火無復遺者又吾郡僻在一隅傳播
不廣習尚纖齷梓刻不多地氣卑濕蠹魚為害
慨前人之苦心悲後世之漸滅故茲集遺失者
多所收者千萬之一二也昔人有言類集多傳
獨集難久茲集庶幾托類以傳乎

一韓魏公琦產於吾泉陳了翁確讀書於泉今皆
祀鄉賢祠而魏公今太守新安程公復考其自
生之地專祠之府廨方與勝覽謂二名賢生長
於此此郡人所喜談者淳祐志載焉今仍收入
又唐潘存實憲宗時為侍郎漳州未析置之泉

志屬之泉宋王沂公會據譜武肅王之後四傳
至青州益都尉克為公之父沂公與父家益都
弟復歸泉其裔見存沂公去益都時年已八歲
寔泉產也明丘文莊公濬其祖自晉江去瓊為
小官因家於瓊文莊嘗與中丞養浩通譜不忘
泉郡陳真晟舊生晉江移漳之後自稱泉南布
衣皆泉派也亦並收入但精摘其要者不敢如
吾泉先獻之多採也

一新安文獻志程為河南二程之後間亦纂二程
遺文今考吾泉傳家實堯俞之孫始遷于泉故

於獻簡公文亦依例收入

一是編多有聞人達士反不得列者專主于文章
也其人或以功德或以氣節或以政事則自有
載記不待此以為兼美矣故不錄

一引用諸書皆出自家藏故不甚備統俟博雅
志之君子隨見再增或著為續編補遺可也

清源文獻姓名爵里

寓賢 子之去國者或隱身以遁迹或宦遊而德顯
也 近者數十年遠者長子孫焉先之寓賢者實多

唐

秦系

字公緒會稽人建中初隱南安九日山不一
子城內公緒補南泉茶室近公以居張建封
開元中得各德與曰長卿自號東海釣客以
系用為師攻之其後東渡秣陵年八十餘卒
南安人號所居之峰為高士峰

韓偓

字致光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為翰林學士
承旨昭宗時朱全忠惡之累貶鄧州司馬後
兩召不入擊柝南依王審邦作招賢院禮
之有香奩集○李端叔序曰咀五色之靈芝

清源文獻

姓氏

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端霞美動十情○石林
葉氏曰偓在閩所為詩手自寫成卷嘉祐間
高孫奕出其數卷示人願穎公為曹取奏之
因得官香奩集唐書云志亦載其詞皆閩
房不雅馴豈其流落乎聊中姑為載然不
可為訓矣又曰偓明召不行非特避禍蓋終
身不食梁祿其大節與司空表聖畧相等惜
唐史不少發明也

周朴

字太朴吳興人隱安溪永安里所居有塘因名
同塘又隱惠安溪坑山後徙福州為黃巢所
殺○歐陽公口吟唐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
格然亦務以清意相高如用朴者措思尤
極其厚○孫時人稱朴詩月鉅季鍊未及成
而已播人口○曉來山鳥隔雨過杏花稀
急鳥聲碎口高花影盡古陵寒雨絕高鳥夕
陽明高情千里外長歎一聲初皆公佳句也

五代

詹敦仁

字君澤仙遊人嘗詣閩王昶上書昶命發火
軍事不從問清溪縣有傑耳山峭絕高大可

乙

字子真仕閩為鳳閣舍人隱安溪鳳山
家馬有詩集與周朴劉乙相友善
年德稱之有集傳世

宋

陳璣

字榮中號了翁少縣人侍父僑守泉讀書九
日山元豐二年進士甲科仕左司諫諍書九
議大元豐二年進士甲科仕左司諫諍書九
州治陳了翁兩隨侍來守郡二名賢生長於
此○此陳了翁所喜談者淳祐忠曰魏國忠獻王
真侍親于此與繪像焉今忠肅公璣古之直
文○此陳了翁所喜談者淳祐忠曰魏國忠獻王
佳山水賦詩自娛野人參知政事家泉州多
文○此陳了翁所喜談者淳祐忠曰魏國忠獻王
有草堂前後集一百卷

李邴

元

陳旅

陳

黃貞仲

王翰

趙賢

李昭

字榮中號了翁少縣人侍父僑守泉讀書九
日山元豐二年進士甲科仕左司諫諍書九
議大元豐二年進士甲科仕左司諫諍書九
州治陳了翁兩隨侍來守郡二名賢生長於
此○此陳了翁所喜談者淳祐忠曰魏國忠獻王
真侍親于此與繪像焉今忠肅公璣古之直
文○此陳了翁所喜談者淳祐忠曰魏國忠獻王
佳山水賦詩自娛野人參知政事家泉州多
有草堂前後集一百卷

<p>不壽公斥官地盡北窰具柳余備風 年時圖盡十京東刑獄坐元豐 使陝西有車吉被誣盜擇之役過 馬吟却之若樂靜集三十卷要觀 國公韓</p>	<p>傳克俞 字欽之先源人官吏部尚書謚獻簡子孫 今居泉州 馬賢者或誕生其地或其父祖泉人也它遷</p>	<p>王曾 字孝先泉州人後徙青州鄉貢太學士封 第一官右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 國公謚文正公無子養子韓又史合</p>	<p>韓琦 字稚士安陽人父國華知國公王梅溪守 進士第仕右僕射封魏國公建祠府治 祠於鄉賢今郡守新安程藩陽公建祠府治</p>	<p>立濬 字仲深晉江人徙瓊州景泰甲戌進士官至 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p>	<p>薦紳 唐 歐陽詹 字行周晉江人貞元八年陸宣公舉進士公 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 第皆天下選仕四門助教○韓文公曰其文</p>	<p>蘇藻 泉州人字夢復第明經及第即州刺史 泉州人字緯乾明經第太子詹事</p>	<p>蘇藻</p>
--	--	--	--	---	---	---	-----------

<p>許稷 泉州人字君苗貞元十八年進士官 史 進士歷南鎮之時長泰未析也元和十二年 切賊王聲如蔡詩傳於時</p>	<p>陳蝦 晉江人字錫之開成三年進士終刑部郎中 里人字錫之開成三年進士終刑部郎中</p>	<p>歐陽矩 字降之詹從子工於文以事流崖州賜死 刑不竟為書過謝故人自為墓誌人皆憐之</p>	<p>陳黯 字希範南安人十歲能詩舉進士十八上 第源同安仕未與讀書終身號曰場老所著 有拜正○見內曰酒唐書庫有紳莊集十卷今 府格調尤高</p>	<p>盛均 字之才永春人博物強記室前煥以博新雅 一時惟吟為勅勸嘗病白氏六帖跡畧廣成 盛家十二姓氏 所好仕昭州刺史○校選林氏曰盛昭州賢 論高子不歷聘四門等篇其味悠永其辭典其 詹之孫</p>	<p>歐陽漸 泉州人字昭夢乾寧元年進士秘書省正字 詹之孫</p>	<p>徐寅 泉州人字文江乾寧二年進士咸武節度推 官泉州人字文江乾寧二年進士咸武節度推 翁承贊 泉州人字文亮乾寧三年進士左散騎常侍 御史大夫</p>	<p>五代</p>	<p>顏仁郁 德化人字文傑五代為歸德場長號顏長官 時政荒民散公撫之一年祿至二年田萊 關三年民足有詩百篇傳於民間號顏長 官詩邑人途歌巷唱洩而祀之</p>	<p>陳致雍 南唐通鑑泉州仙遊人及第</p>
---	--	---	---	---	--	---	-----------	---	----------------------------

劉昌言 字禹謨南安人太宗朝獻紀聖德詩五十
熙 命直史館南安人得君之文名爲宰相所推舉太
古樂雜言南刑論爲識者所許○王鉅四
詩曰錢熙言南刑論爲識者所許○王鉅四
精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
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云年年落第春風徒
泣於遷鶯處處覓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
李慶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
舉世傳
曾 會 字宗元晉江人端拱二年進士第二人官止
集賢殿修撰贈楚國公于公度公亮
陳從易 字簡大晉江人端拱二年進士太常少卿龍
圖閣直學士有泉山集書制稿西清奏議
六 一詩曰陳舍人當時文方盛之時獨以
清源文獻 姓氏
呂 言 晉江人淳化三年進士官侍御史廣東轉運
使
黃宗旦 字叔才惠安人咸平元年進士第二人冠準
王禹偁錢若水諸公皆重之以刑部郎中出
知襄州卒與同邑李慶孫齊名時人爲之語
蘇 紳 字龍圖慶氏字儀甫同安人天禧二年進士仕
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尚書省
曾公亮 字明仲晉江人天聖二年進士會子方厚
重沅深周容歷事四朝受遺二世春遇極隆
封魯國公贈太師○百川學海曰魯公雖年
八十筆勢尚雄魯子宣謫守鄆陽手寫一東
慰之曰扶方遠六月不語息消長以此
七日自當來復揚經臣維愛而誦之曰此
知其然而爲之神驅於氣使爲也
造 晉江人呂言之下天聖二年進士
紀 字卿材南安人天聖五年進士仕光祿卿

呂 璠 字南安人景祐元年進士惠卿之父原官
蘇 絳 字宜甫神氏弟翥元元年進士知恩州爲
自諫職殺其一家三十六人藏于坎乃縱火
蘇 夏 卿 字知微院預蔡修新唐書
禮部公卿仲子慶曆二年進士仕終直秘閣
禮部公卿仲子慶曆二年進士仕終直秘閣
致茂○崇城遺言曰蘇子容博學強識可以
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與據甚多
曾 孝寬 字孟緯以父公亮蔭補官吏部尚書贈右光
祿大夫
呂 惠卿 字晦叔南安人嘉祐二年進士王安石執政
擢參知政事元祐初論知福州紹聖後累領
清源文獻 姓氏
蘇 隨 字持正晉江人嘉祐二年進士仕傳羅令棄官脩棟
觀字持正晉江人嘉祐二年進士仕傳羅令棄官脩棟
蔡 確 字正學江人嘉祐四年進士尚書左僕射
追封清源郡王後安子諸壻貴震當時高宗即
位進學爲源郡王諸子諸壻貴震當時高宗即
田學之取息夫躬取蔡確逆將歸賦猶楚辭
後語之取息夫躬取蔡確逆將歸賦猶楚辭
曾 慥 字端伯晉江人公亮曾孫懷之弟括之兄
之說纂輯成書其序曰開居銀峰因集百家
州大藥脩陳氏曰爲道樞百二十二篇
州大藥脩陳氏曰爲道樞百二十二篇

採御之法以為殘生寄寓云

張

讀

字聖行安漢人紹聖四年進士以直隸知興化軍居喪廬墓終食終制所交皆天下知名陳瑩中友善為趙清獻所知歿後與李方叔端叔為詩黃門客年八十平李文肅必待哭之曰累日廬生既經年肘見骨

吳

倫

字安人黃宗旦之孫知柳州知馬自號耐閑翁詩集六卷黃維之為序

蔡

茲

字光烈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仕至南恩守為考官取朱熹人服其巨眼謝起宗

陳

知

字仁永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從易之族孫歷知賀州泰檜當國一時前列多叔昂貴

清源文獻

姓

公不少賦盛年即有歸志自隱休居士山邱至會稽愛嚴整之秀留止二年

王

獻

字安道竟命之孫以父察補官初賦正界尺詩李文肅公異之送其女于伯壽伯成

梁克家

明

字叔子江人紹興二十年進士第一人文可石相濟不為同其風度峻整為文渾厚

外

正

字仲志永春人興化令有補察類稿三十卷

留

正

字宗正太師可相光宗為皇太子孝宗之

傳

伯

字景仁晉江人傳容之孫自修之子日誦萬

傳

伯

字景初伯壽兄弟俱隆興元年進士少從

李

綸

字世美第四子以父任提舉廣東有清操

楊

炳

字若晦晉江人淳熙二年進士實謨閣直學

莊

夏

字子禮永春人淳熙八年進士煥章閣待制

留

錫

字端久正之子龍圖閣學士正諸子中錫在

<p>郭 諒字誠之晉江人文肅公孫號順菴</p>	<p>曾從龍 字君錫晉江人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p>	<p>傅烈 字承仲晉江人慶元五年進士知梅州公事</p>	<p>羅夢說 字承仲晉江人慶元五年進士知梅州公事</p>	<p>留元長 正孫碩子</p>	<p>留元崇 端子正孫通判興化軍</p>	<p>留元剛 字茂蔚永春人留正之孫中博學宏詞科嘉</p>	<p>留元剛 字茂蔚永春人留正之孫中博學宏詞科嘉</p>	<p>留元剛 字茂蔚永春人留正之孫中博學宏詞科嘉</p>	<p>留元剛 字茂蔚永春人留正之孫中博學宏詞科嘉</p>	<p>黃必昌 字景父晉江人嘉定十年進士通判衛州嘗</p>	<p>趙時煥 字元晦晉江人宋宗室嘉定十二年進士仕</p>	<p>顏若愚 晉江人嘉定十三年進士</p>	<p>王 字希戴永春人省元嘉定十六年進士能文</p>	<p>曾純 字景亮晉江人嘉定十六年進士</p>	<p>洪天錫 字君瞻晉江人實慶二年進士端明殿學士</p>	<p>洪天錫 字君瞻晉江人實慶二年進士端明殿學士</p>	<p>洪天錫 字君瞻晉江人實慶二年進士端明殿學士</p>	<p>洪天錫 字君瞻晉江人實慶二年進士端明殿學士</p>
--------------------------------	------------------------------------	------------------------------------	-------------------------------------	------------------------	-----------------------------	-------------------------------------	-------------------------------------	-------------------------------------	-------------------------------------	-------------------------------------	-------------------------------------	------------------------------	-----------------------------------	--------------------------------	-------------------------------------	-------------------------------------	-------------------------------------	-------------------------------------

<p>王南一 同安人知漳州紹定二年進士</p>	<p>陳晉接 永春人樸子紹定五年進士第二人</p>	<p>王稼 晉江人端平二年進士從游陳北溪之門</p>	<p>莊彌高 晉江人夏之孫</p>	<p>莊彌邵 字謙山晉江人夏孫官朝奉大夫大府大監</p>	<p>儲 用之子守雷州</p>	<p>梁椿選 晉江人淳祐元年省試經魁官右正言</p>	<p>黃 字景傳惠安人寶祐四年進士台州錄事朱</p>	<p>黃 字景傳惠安人寶祐四年進士台州錄事朱</p>	<p>黃 字景傳惠安人寶祐四年進士台州錄事朱</p>	<p>趙必昇 字伯時太宗十世孫悵望中原慨然有祖</p>	<p>趙必昇 字伯時太宗十世孫悵望中原慨然有祖</p>	<p>趙必昇 字伯時太宗十世孫悵望中原慨然有祖</p>	<p>趙必昇 字伯時太宗十世孫悵望中原慨然有祖</p>	<p>盧琦 字希韓惠安人知永春有名終平陽州有圭</p>	<p>傅定保 字長齡號古直晉江人大德初授三山書院</p>	<p>傅定保 字長齡號古直晉江人大德初授三山書院</p>	<p>莊震孫 字元振晉江人莊夏之玄孫元末薦授郎</p>	<p>莊震孫 字元振晉江人莊夏之玄孫元末薦授郎</p>
--------------------------------	----------------------------------	-----------------------------------	--------------------------	-------------------------------------	------------------------	-----------------------------------	-----------------------------------	-----------------------------------	-----------------------------------	------------------------------------	------------------------------------	------------------------------------	------------------------------------	------------------------------------	-------------------------------------	-------------------------------------	------------------------------------	------------------------------------

<p>莊濟翁 震孫之子洪武三年舉人仕終貢外郎</p>	<p>居賢 晉江人洪武二十年舉人臨武教諭</p>	<p>蔡惟清 晉江人永樂二年進士官至欽州知州入名</p>	<p>朱鐸 字允學晉江人永樂四年進士官至戶部主</p>	<p>楊曜宗 晉江人字世顯洪武中以明經薦授晉江訓</p>	<p>胡守宗 晉江人永樂十年進士仕終吏部員外郎</p>	<p>朱鑑 字用明晉江人永樂十二年舉人官至都察</p>	<p>清源文獻 臣於公偶遺也</p>	<p>何觀 字廷錫晉江人永樂二十年舉人精詞翰以中書舍</p>	<p>何祐 字廷錫晉江人永樂二十年舉人精詞翰以中書舍</p>	<p>敏 字廷錫晉江人永樂二十年舉人精詞翰以中書舍</p>	<p>良 字廷錫晉江人永樂二十年舉人精詞翰以中書舍</p>	<p>李汝嘉 晉江人永樂八年進士官至浙江參政</p>	<p>趙珪 字德用晉江人永樂八年進士官至浙江參政</p>	<p>一 晉江人永樂八年進士官至浙江參政</p>	<p>審 惠安人成化十一年進士仕終貴州參政</p>
-----------------------------------	---------------------------------	-------------------------------------	------------------------------------	-------------------------------------	------------------------------------	------------------------------------	---------------------------	---------------------------------------	---------------------------------------	--------------------------------------	--------------------------------------	-----------------------------------	-------------------------------------	---------------------------------	----------------------------------

<p>清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蔡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鄭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p>王 字介永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官至都察</p>
-----------------------------------	-----------------------------------	-----------------------------------	-----------------------------------	-----------------------------------	-----------------------------------	-----------------------------------	-----------------------------------	-----------------------------------	-----------------------------------	-----------------------------------	-----------------------------------	-----------------------------------	-----------------------------------	-----------------------------------	-----------------------------------

黃鉞 南安人正德二年舉人

傅璠 字默忠晉江人正德二年進士官終餘事

傅概 字廷濟南安人浚之子正德六年進士官至知府

傅綱 晉江人正德八年舉人

郭柏 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官至知府

黃偉 字孟偉南安人正德九年進士官至知府

陳琛 字思獻晉江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至知府

清源文獻 姓氏

史于光 字中修晉江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終餘事

林希元 字茂貞南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終餘事

張岳 字維喬南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官終餘事

黃澹 南安人嘉靖二年進士仕廣東餘事

王慎中 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知府

黃贊 字先之晉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至順天推官

易時中 晉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至順天推官

黃潤 字以誠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至知府

五養浩 字以義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終餘事

留子陳 晉江人嘉靖七年舉人

黃瀛清 南安人嘉靖七年舉人仕戶部郎中

梁懷仁 字宅之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官終餘事

一俊 字居崇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官終餘事

修八閩通志以公與蕭林見於八閩

夫第一云

字以義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終餘事

字以誠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至知府

晉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至順天推官

南安人嘉靖二年進士仕廣東餘事

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知府

字先之晉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至順天推官

晉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至順天推官

字以誠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至知府

字以義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終餘事

晉江人嘉靖七年舉人

南安人嘉靖七年舉人仕戶部郎中

字宅之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官終餘事

字居崇晉江人嘉靖八年進士官終餘事

字道思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知府

字先之晉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至順天推官

晉江人嘉靖元年舉人官至順天推官

字以誠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至知府

字以義晉江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官終餘事

晉江人嘉靖七年舉人

張選	莊用賓	黃光昇	蔡克顯	張天叙	何元述	劉汝楠	徐榮	陳讓	清源文獻	李愷	鄭普	陳露	李奇俊	周天佐	黃鰲
字以學	字君采	字明恭	字尚書	字厚學	字九元	字孟材	字長史	字子仁	字自同	字克忠	字德南	字道章	字江人	字史明	字時鎮
嘉靖八年進士	嘉靖八年進士	嘉靖八年進士	嘉靖十年舉人	嘉靖十年舉人	嘉靖十年舉人	嘉靖十年舉人	嘉靖十年舉人	嘉靖十年舉人	嘉靖十年舉人	嘉靖十一年進士	嘉靖十一年進士	嘉靖十三年舉人	嘉靖十四年進士	嘉靖十四年進士	嘉靖十四年進士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莊如愚	沈亨	李一德	陳彬	朱栢	王時儉	劉存德	黃伯善	翁堯英	清源文獻	沈洪	詹洵	王承箕	黃養蒙	黃天衢	洪朝選
字居官	字江人	字江人	字惠安	字子琴	字志仁	字志仁	字江人	字江人	字江人	字安溪	字南安	字南安	字南安	字南安	字南安
嘉靖十四年進士	嘉靖十六年舉人	嘉靖十六年舉人	嘉靖十六年舉人	嘉靖十七年進士	嘉靖十七年進士	嘉靖十七年進士	嘉靖十九年舉人	嘉靖十九年舉人	嘉靖十九年舉人	嘉靖二十年舉人	嘉靖二十年舉人	嘉靖二十年舉人	嘉靖二十年舉人	嘉靖二十年舉人	嘉靖二十年舉人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官至

之真者規也

東恒檢

字省夫晉江人封經歷所著有西橋隱言

東會

字敦禮晉江人嘉靖中貢士官至訓導

王國相

字志操晉江人嘉靖二十五年舉人官至知縣居官

林一

字震起晉江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至布

張冕

字莊甫晉江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至布

曾承芳

字英遇惠安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終御

莊應禎

字周甫惠安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至布

李績

字存孝晉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鴻

清源文獻

字子傳晉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終

尤烈

字仕令晉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終

薛天華

字思素一字君確晉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

丁自中

字明徽晉江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知

傅夏器

字廷瑞南安人嘉靖二十九年會元官至吏

陳道基

字以中同安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歷南

張峯

字安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終紹興府通

鄭一龍

字千四惠安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

鄭士元

字江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至戶部員

史朝宜

字直之晉江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至

許宗鑑

字應衡晉江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官至

何炯

字思默晉江人嘉靖三十三年貢士官至

王師性

字知州晉江人嘉靖三十七年舉人官永

蔡存省

晉江人嘉靖三十七年舉人官至同知

陳嘉猷

南安人嘉靖中貢士

陳邦顏

字獻社晉江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官

蘇仕潤

字以培晉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官

黃喬植

字以培晉江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官

蕭騰鳳

字明仲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官歷兩淮

王用汲

字明仲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官歷兩淮

李熙

字仲聖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官至

張延表

字伯華晉江人隆慶初貢士官至安慶訓

廖堯表 安溪人貢士官至教諭

黃金 晉江人隆慶四年舉人仕南康知縣

陳記 晉江人隆慶五年進士官至浙江憲副治海

楊廷佃 晉江人萬曆二年進士歷仕通政使

莊履朋 晉江人一俊孫萬曆丁丑進士官至

陳鏐 惠安人萬曆四年舉人

溫顯 晉江人長之裔孫萬曆八年進士官

陳紹功 晉江人萬曆八年進士官至澤

莊履朋 晉江人一俊孫萬曆丁丑進士官至

清源文獻 姓氏 十九

王同休 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吏部

陳學潛 晉江人國子生能詩

秦輝 晉江人國子生仕潯州判官

周訓 晉江人國子生官中書長史又隨

藩王

宋

陳洪進 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官至吏部

藏升

明 俞本敵 字志輔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鄧城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里疑誤

宋 段全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王覺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林宗臣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元 林宗臣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清源文獻 姓氏 十九

林泉生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夏秦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布衣

唐 王毅

宋 梁公護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梁公護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黃子嘉 晉江人嘉靖中武進士知縣

<p>金葵 字吉甫同安隱上宋季舉科廢柱門 其事考亭之學元末起至其家他無所 其遺書以去其著述多無傳者有周禮 世</p>	<p>明陳真成 字利夫一字晦德泉州人成鎮海遂為漳州 自衣先生陳公之墓不忘本也 明理學名巨泉</p>	<p>董澄 晉江人郡學生 晉江人潤之父以潤貴封松江知府</p>	<p>趙本學 晉江人通兵法 信惠安人庠生以非罪死于獄</p>	<p>蔡昭 字養晦惠安人一龍之父以一龍貴封戶部 主事 清源文獻 姓氏 廿</p>	<p>于宗亮 泉州衛人溫陵詩社 江一鯉 泉州衛人溫陵詩社</p>	<p>王朝佐 晉江人善畫畫師元為工以文徵明日王 山人生於泉州一知黃與上同價</p>	<p>陳鷗 晉江人溫陵詩社 李杜 字思貴晉江人與王遵義游為郡諸生棄去 從俞都護幕下大司馬譚綸按為記室因避 地粵西陽朔終焉</p>	<p>黃克晦 字孔昭惠安人孔昭之詩如入幽林長 其樹木皆世所無而盤然翳翳遂老 下卿卿所稱盧謝未識或先以明巨孔 昭詩益多深沈之思者也木之於石 以泰容厲之不虛故日新造構古質 語必自鑄字不虛故日新造構古質 兩約停肉好合慶瞻之若虛即之必 無清察之自呈蓋其才情高競冰埋 無清察之自呈蓋其才情高競冰埋</p>
---	--	--	---	---	---	--	---	--

<p>陳存晦 晉江人 格調迥美奇律鏗鏘氣完而神定 未蓋大雅之風足稱無匹矣○林 天淵處春容五七言近體紀律森如古風 嗣自鳴置諸漢晉建安莫辨誰何</p>	<p>張志騰 字以節晉江人</p>	<p>張志尹 字以進晉江人</p>	<p>張守質 字可甫晉江人</p>	<p>陳欲潤 字爾身晉江人謀子有志聖賢之道為學宮 弟子旋棄去廬于父墓自號涵江布衣</p>	<p>王國輔 晉江人</p>	<p>王文昇 晉江人</p>	<p>何茂先 字隆孝晉江人○陳爾身曰予讀人之文多 矣至觀茂先之作多撫几流涕蓋其孝弟之 清源文獻 姓氏 廿</p>	<p>林甫任 晉江人學諸生究心學問 莊望梯 字彥升晉江人學諸生能文</p>	<p>閻秀</p>	<p>宋陳夫人 內翰蘇紳妻子為丞相封魏國夫人</p>	<p>明吳扶陽 晉江人刑部員外何塘妻以烈性</p>	<p>姚氏 惠安人陳安秀妻以烈聞</p>	<p>釋子</p>
--	------------------------------	------------------------------	------------------------------	---	---------------------------	---------------------------	---	--	------------------	---------------------------------------	--------------------------------------	---------------------------------	------------------

唐

釋智亮

不知何許人或曰身毒人居開元寺東律其
化一博行乞市中人因名曰袒膊和尚其
中十二年九月坐化其徒泥其軀于殿今其
真身猶存開元寺

釋文超

唐溪詩話云唐宣宗微時武宗忌之迹跡為
僧遊方同安夕陽山黃蘗禪師與觀淵聯句
盧氏子字奇途博洽內外學聲聞朝野唐天
祐中賜元號弘教東曰清吟以居之

釋懷暉

京兆府章敬寺泉州謝氏子謚大覺禪師
本郡沈氏子龜洋嶺舊窮無子一日策杖
遇六辟巨龜斯須而失因庵龜洋有虎逐
鹿入庵無了以杖格虎虎告奔遂于正堂
垂二十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

清源文獻

姓氏
中而清源文獻之遺使昇入府庭供養忽與
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言訖異香
普熏奏謚真寂大師

五代

釋省儉

僧姓阮氏清源仙游人泉州招慶院淨修禪
師開侯文進昇號明覺禪師宋興藩相表開
太祖賜真覺師名

釋行言

泉州人今陵報慈寺僧
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錫請開法隆寺

釋法憲

陳洪進勝主漳州報勤寺
居門無姓張刺史陳洪進未奏職時空禪師
中太平興國元年冬戒門人以其遺教

釋清豁

居門無姓張刺史陳洪進未奏職時空禪師
中太平興國元年冬戒門人以其遺教

宋

僧定諸

晉江人學佛兼通儒道宅心岑寂俗類知
中履之外虛空一色曾楚公會與為方外友
晉江人廣福院禪師餘願以持自娛與呂翁
叔石聲叔陳原道禪師居全同社與呂翁

僧法輝

晉江人著釋法華楞嚴二經解行于世
晉江人南嶽芭蕉廣太道禪師受法汾陽放
竊湖湘後省同泰慈明禪師

釋戒環

平江府資壽妙聰禪師永初蘇公頌女也年
三十許厭世浮休院去歸俗客參諸老

尼無著

平江府資壽妙聰禪師永初蘇公頌女也年
三十許厭世浮休院去歸俗客參諸老

釋源文獻

姓氏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曰不讀東魯書不知西來意為文章簡嚴高

釋大圭

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跡明道禪師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僧可庭

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跡明道禪師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釋用平

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跡明道禪師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釋道超

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跡明道禪師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僧咲堂

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跡明道禪師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羽七

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跡明道禪師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譚峭

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跡明道禪師
古無山林枯槁氣自號曰夢觀有夢觀集第

道入紹興中自江東來泉頭黃通草花

清源文獻卷之五

清源文獻姓名野里非

清源文獻名氏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

纂錄

男國子監學正喬遷

禮部郎中喬遠編次

翰林院編修莊履豐

漳州府同知陳紹功廣遺

泉州府知府新安程朝京選刻

本府儒學訓導晉陵馮夢龍校錄

福建按察副使分巡興泉道容管楊際會重閱

泉州府同知吳郡姚純臣

清源文獻卷之一

通判錢唐陸南至

推官晉陵劉純仁校正

晉江縣知縣清遠徐兆鼎

南安縣知縣東莞袁崇友

惠安縣知縣太和劉一陽

同安縣知縣古欽洪世俊

安溪縣知縣涇縣章廷訓

永春縣知縣潛山袁一陟

本府儒學教授長汀李一鈞

晉江縣儒學教諭南平吳會寅

南安縣儒學署教諭劉若個

惠安縣儒學教諭邵武季 巡

同安縣儒學署教諭歐寧葉宗舜

安溪縣儒學署教諭陳陽勝養志

永春縣儒學署教諭順德葉朝陽

德化縣儒學教諭羅源張 潮

三府儒學訓導三山林萬松

歸化揭喬嵩

松溪黃 澹

晉江縣儒學訓導崇仁謝 迎全校

清源文獻

卷之一

二

清源文獻目錄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詩

卷之三

詩調 偈頌

卷之四

制 勅 誥 冊文 表 露布

卷之五

清源文獻

目錄

奏疏 狀

卷之六

頌 贊 箴 銘 文 檄 原 戒

卷之七

論 議 評 說 篇 述 附錄 問 對

卷之八

辨 解 讀 疑 題 跋 雜著

卷之九

書 啓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記

卷之十三

記

卷之十四

碑

卷之十五

傳

卷之十六

行狀

卷之十七

疏文

卷之十八

誌銘

壙誌

神道碑

墓表

墓碣

目錄

清源文獻卷之一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賦

懷忠賦 并序

唐歐陽詹

丙寅歲因受譴季冬之月次于殷墟歷關龍逢墓焉
昔聆其風未嘗不迴腸實涕觀夫榮壘心又增傷遂
寫憤于言為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
篇云

天生彼癸兮用威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
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
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為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

載每廢卷於興嗟蕭條舊邑蒼蒼空陂陷陵成坎古
木無枝或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
騰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
同列惟玉石之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蹇蹇心兢
昂昂而折彼炎炎之原燎信樸樸而不滅寧歸死以
中懷不貪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
善者神胡為是日功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
之空動律中大呂日臨蒙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

乎平陸思懷悽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
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惟
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律和聲賦

以見象聲律以和萬方為韻

唐歐陽詹

詠聲周兮律聲遍人心厚兮國風變伊在亮之既聞
我得變而又見衷思慮始安和道往宗伯官也擇人
乎有才正始化焉選音於無象綴咸池之雅韻去桑
間之末賞焉風晉以雨周筭天長而地廣律則以宮
緊徵詠則從濁揚清且懲流而反正常誠險以歸平
若近若遠非幽非明類無臭等無聲信矣惟時與四

清源文獻

卷之一

二

時之德洽純如奏合彌六合以大成善詠者聲應聲
者律會高低以齊舉偕疾徐而並出跡不得尋功如
何述為災為背曾莫奏於淫君調陽序陰屢見資乎
聖日故得之者體員衡方失之者亡裡絕祀比屋可
戮桀紂罔測其所由率土可封堯舜固知其所以不
然者移風之言曷謂易俗之訓則那我所以清六管
頌賡歌載唱載吹匪墳麓之獨叶一張一弛豈琴瑟
之空和八絃有截四海無波物阜人蕃雖已歸之至
德鳳來獸舞蓋於斯而靡他其理微其用遠論有助
也俾大君之得一考無情焉同八風之吹萬可謂感

新樂我律斯臧發揚六氣孕育群方處植者以之
而成實含識者於焉而壽昌彼離連與粟陸復何道
而稱皇

霓裳羽衣曲賦

唐陳旼

我玄宗心崇至道化叶無為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
之新規被以衣裳盡法上清之物序其行綴乃從中
禁而施原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勝槩俾樂工
以交作儼彩童而相對滿灑合節初聞六律之和搖
曳動容宛似群仙之態爾其絳節迴還霞袂飄颻或
延盼以不動或輕盈而欲翔八風韻肅清音思長引

清源文獻

卷之一

三

洞雲於丹墀之下颯天風於紫殿之旁懿乎樂洽人
和曲合仙意雜絃管之繁飾澹君臣之玄思清淒滿
聽無非冲漠之音颯沓盈庭盡是雲霄之事吾君所
以凝清慮慕玄風無更舊曲用纂成功既心將道合
乃樂與仙同悅康平於有截延聖壽於無窮美矣哉
調則冲虛音惟雅正于以臻逍遙之境于以暢恬和
之性遂使俗以廉平人無爭競見天地之訢合致朝
廷之清淨小臣忝而歌曰聖功成兮至樂修大道叶
兮皇風流願揣侔於竹帛贊玄化於鴻休

履春冰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春冰上為賦

唐陳旼

復道有本戒之在水每翹翹於進守如凜凜之不
累足有懼旁行可矜識安危之在德豈顛越之或承
不敬其心敢微所以本之於有既漸乎履霜戒在不
虞罔輕於狎水方保心於慎獨焉敢測乎涯涘人之
所畏豈造次而可忘道之將行非中人而勿履敗或
間於旋踵義無輕於舉趾不虞其薄君子之行固然
惡居下流詩人之戒深矣其始也陽律掩耀陰飈戒
時因潤下而生德由寒沍以成姿皎若澄虛而體合
上善真然沉響而跡不能欺苟戒之而不履是以履
之而不疑事異涉溱匪棠之褰也德輶如羽知仁可
蹈之則知視險無必素誠可諒罔違日慎之心無易
春冰之上投足而衆流不測委順而中懷是庶慙焉
如擣知大患之在躬生也若浮敢憑虛而用壯孰曰
堅乎匪同介如結寒波而暫聚湛清質以含虛恍若
有亡似乘空於月宇退然如失猶奉身於玉除且異
夫莫來莫往何遵於匪疾匪徐必若懷以勵貪飲以
明信如臨之戒如履之慎則知水德可保冰力可任
匪冰不薄匪水不深彼之蹈者委乎足我之蹈者本
於心又焉能料其薄厚而計於升沉則執德罔愆
永戒意平澹之可觀在清夷之不壞豈知蹈之有

清源文獻

卷之一

四

道行之在德而忽乎淪溺之敗

冰池照寒月賦

以寒淨光潔
望心目為韻

唐林藻

瑤池洞徹堅冰始擢玄天皎晶皎月初圓冰含虛以
縷冷月委照而光寒既合體以凝質故清輝而可觀
爾其氣肅而勁色虛而淨俯視則湛若玉壺仰觀則
爛如金鏡履之者可以慎其矩步翫之者可以滌其
情性嘉乎清篴旁達瞳矐交映閣樓臺則素色彌分
出河漢則清光寥曩良吏觀我以思飲墨客覽我以
興詠懿夫鑒照無隱盈積有方纖埃翳而必見衆象
照而難藏晃兮奕奕耀兮彰彰奪銀河之曉色掩水
鏡之秋光于時群動已息寒夜未央微雲度月以滌
蕩細影拂池而悠揚晶耀兮環林之際朗練兮孤亭
之旁月周天兮有虧池擁水兮難映月在則光瑩月
沉則光滅彼冰也非無自然之色我取映月而增潔
此月也非無自然之光我取籠冰而加澈斯乃以淨
臨淨不瑩自瑩精氣交而上浮光彩融而入暝夫如
足至人遇之而暢襟貪夫對之以勵心豈徒皎然
罔象炯炯爾照臨而已哉向若月隱西峯冰藏深谷
焉得解吾人之昏滯悅志士之心目

晨光麗仙掌賦

以有如曄青天
白日為韻

唐潘存實

清源文獻

卷之一

五

李觀

瞻天既曙峻嶒凝青仰熙熙之旭將吐見高高之
呈形假彼晶光庶有分於清濁挺茲秀異示無雙於
杳冥燦矣而昇岩然相射浮艷華之爛爛靡太虛之
奕奕寫乾坤之巖色先覺瞳矓廓煙霧之餘安轉見
明白疑參若未似折芙蓉杲杲之容漸積慘慘之狀
不如下映而千巖共曉上照而丹霞共舒影曜人間
每當瞻瞻之早跡居物外長承煦煦之初昭昭以臨
我我莫匹向空凝彩若月下之對金莖遠渚流輝異
樓上之呈素質既炫晃之旁達亦孤標而獨出幸當
清淨之晨免蔽沉陰之日佳氣或爍朝雲不還發明
清源文獻卷之一

過驪山賦

以岐推國殘永
紀窮廕為韻

唐徐寅

國血于秦秦皇還化塵塵警而為楚為漢路狂而

今人古人但見愁雲黯慘疊嶂嶙峋時遷而金石
圖地改而荆榛旋新愚聞周衰則避債登臺秦恭則
焚書建國貴螻蟻於人命法豺狼於帝德兩曜昏翳
九圍傾側扶桑幾里我鞭石以期通溟海幾重我驅
山而要塞慘慘九穹嗷嗷七雄三農百穀以休務淬
鐵磨金而獻功九州病萬室空韓趙魏以火滅楚燕
齊而坐窮家有子兮誰得孝國有臣兮爭敢忠九野
分將焉作兆民之主諸侯吞盡方行天子之風星隕
九宵城長萬里血染草木肉肥蛇豕將欲手挂天刃
足挑地紀拙虞舜而短唐堯汚殷辛而長夏癸禍徒
清源文獻卷之一

七

勝景

更窮奢於既歿融銀液雪疏下地之江河帖王懸珠
皎窮泉之日月嶸嶸層層不騫不崩斯高之喉舌方
滑劉項之雲雷忽興輒道一朝聖獻漢家之主驪山
三月火燒秦帝之陵今則草接平原煙蒙翠嶺想秦
更以神竦弔秦陵而恨永華清宮觀鏤雲霓作皇唐

曆者天地之大紀賦

宋蘇頌

晉聖王建官司地因象知天推曆用明於大紀考星
歲自於初躔合三體以為元成書最密舉二篇之定
策備數無愆古有善談載於前志因太初創曆之首
述往聖知時之義莫不究極象數精窮天地有時以
記大啓閉有日以紀乎分至躔離弦望也於此而為
正晦朔昏明也於此而攸示下可辨乎斗建上靡差
於辰次惟君審璣衡之運所以緒正於元功使民知
寒暑之來然後順修於時利況夫曆為一歲之本紀
明太極之基推精稷之至妙豈深思之與知必也迎
清源文獻卷之二

原缺第九、十葉

新陽之脂粉則誣以高樓之羗笛不比色於東鄰之
豔冶則較香於南海之耶律是皆未識梅之丰采而
徒外觀其形迹林逋何遜賦詠何益乎獨不言對花
而默

瓊芽賦 并序

元陳旅

陽之野多汚瘠人穰其芽以為蔬茹雄武邢遵道
治之以代茗飲清腴甘芳能輔氣導血非茗飲所
能及也至治中有旨命如法以進天子飲而嘉之於
乎有瓊芽之名夫弓藥之為物以花豔取重於流
俗至用為藥餌為烹飪之滋皆不足以盡其藥之妙
清源文獻卷之二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十二

自著本草以來至今世始得因導道以所蘊者見知
天子何其遇之晚也余惟物之不遇於世者多矣固
有一無所遇而竟已者而不欲以它伎自衛至晚始
一遇者亦可悲也余年四十又一始為國子助教天
曆二年夏扈從至京因過邢生飲瓊芽而生徵余賦
其辭曰

翁神臯之滿地兮余匹馬而孤征朱光燭陰雨復陽
步瓊芽怒抽寢滿乎郊垌彼婦子之種種兮特傾筐
以取盈蓋淹之以為蔬兮復筆之以為羹友野茹以
進兮至溷辱于腐腥既不得吐屑華以當春兮又

不獨為雅劑以上下乎參苓醴醢生之嗜奇兮
世而相違戶腰艾其摠摠兮則紉蘭而佩之閑靈
之純熒兮曾不得啗其所施乃登廣原涉芳滋披
卉斯珍裁盛以文竹之管屑以綠石之磴淪之以
東輝之以火遂廣延紺霜遜其色丹丘寶露愧其
醴也甘斯埒也留夷軒于芬斯奪也乃若溽暑
既收涼吹初作鸞旂罷獵張宴廣漠舞魚龍於鈞天
厭牛羊於珠澤亟命進乎瓊芽俾得聯於玉食當是
時也金沙紫筍龍安騎火乳窟仙掌蒙頂麥穎皆於
邑以無色甘退列于下左夫何一幽人兮擘孤芳以
清源文獻卷之一 十二

望思樓賦 并序

明張岳

樓王克明之先人築以娛老逮其歿也奠距樓南十
里登樓以望則其藏也與其昔遊也皆可思也故克
明寓以斯名而請年友惠安張某為之賦以道其思
絳河之陰龍潭之滋有高樓焉凌巖景以上騰橫霧
巖中峙群山環委在下兮若舞而翔若拱而起

華光於茅麓兮聽逸響於江瀨時憑虛以縱觀兮
遺情之所寄瞻千里兮會心卷何為兮垂涕嗚呼
嗟宇宙無情萬物有數感物變之無端兮憂與樂其
易趣念斯樓之始基兮果誰人之尺度方其畫棟春
輝綠衣日麗秋水承歡絃歌繼志陋人寰之早秋兮
秋爽鳩以洞視曾日月之幾何兮但見荒墟頽冢馬
鬣索而蕭室闕拱木樛兮淒淒宿草青兮搖曳水幽
咽以含悲兮雲黯勃而凝淚孤兒躑躅以經丘兮亦
嘶歌而慘悴循蓂莢之哀詩兮耿宛鳩之不寐顧仿
佛以如見兮馳管魂於四際精博博以往來兮氣穆
穆以方繼初浙瀝以盤旋兮忽冥迷而漫彌上無高
而不即兮下無深而不至慨寥廓之無有兮息衡中
之纓纓飛野馬於梁間兮度隙光於疏綺風飄飄以
動蒼兮疑颯颯而來止起睇盼於中天兮見長江之
東逝目斷絕而弗舒兮心煩冤以如醉嗟昔賢之慷
慨兮猶追傷於負米顧昂祭之惟豐兮亦何釋於壘
耻極幽明以攀號兮曠千載而一揆非大德之可言
兮寧報施之可擬仰蒼天之浩蕩兮茫不知其所以
樓之望兮有時而窮望之思兮有時而弭收視反觀
顧爾思兮內湛湛而弗貳荒丘之頽兮斯樓之圯兮

爾名永存前人之光兮後人之企

明志賦 并序

明李愷

介鄉陋境考槃在焉抑鬱興懷教音於楚模體於騷聊作超鳴敢云鳳奏

伊嗟其山兮巢山之宇瞻彼終南兮綺里之圃大道渾淪其未斲兮心猷涵乎太古飲犢於上流兮銖塵於兎黼采芝蘭於商丘兮夫豈弋獲於溪輔烏獸群而與居兮麋鹿馴而與娛繫余非斯人之徒兮胡為傍徨於宋魯範余轡而馳驅兮廼服衡於造父建中路而既塞兮還予而卻武韞憤督而不解兮託登

清源文獻

卷之一

十四

陽以采若春雲變而霞變兮朝陽急其淫雨吾將友夫文豹兮冀山君之不吾怒退屏營於中霧兮又失色於遭虎黃鸝鳴於深樹兮鴈鳩飲其拂羽鵲叫余以歸去兮雉以介而罹毋玄鷺翔所止而後栖兮寧無朋而踽踽就綠野而隱几兮信天命之多齟禪宋宋而無侶兮中醜醜而獨酌意酣酣而未醒兮琴瑟樂其載鼓吹孤竹之管兮動南籥之舞歌江南之詞兮間之以靈均之府有一美人下於九天兮笙流伏其如縷奏空桑之琴兮鳳婆娑而來舞余興懷而登

解悵惱而擊股復賡以陽春兮亂洋洋其盈戶

西云誰之思兮西方之人也何切怛傷怨乎既歷之瀟也此于忠而剝腹兮飛廉佞而幸親也西伯聖而美里兮崇侯譖而秉鈞也古固有然兮豈獨靈修之不仁也山蒼蒼兮水粼粼也沮溺百晦兮樂終身也抱貞志以順受兮何有於問津也

蠹木賦

明鄭昭

小園雜植菓木間蠹生不暇與治暮春之月衆芳競發香氣襲人予往玩之或愛其枝葉之茂而忘其心腹之疾攀而隨折因見蠹虫在中動以待斃感之作賦

清源文獻

卷之一

十五

方春發生萬物爭榮既靜觀夫自得亦俯仰而含情步後園以適趣愛佳樹之繁英匪斧斤之斯伐忽根株而自撥相枝葉之無傷而顛沛之何說細觀厥木外宅中缺豈綠竹之虛心奚脉理之內絕爰有一物皆質素章蚋蚋蠢蠢穴于其中殊屈伸而無據若進退之難容居然就食其名爲蠹蟲予於是歎歔悵愴呼兒曹而語之曰是余之過也草木有生而無知中心受蠹而莫治因循日久喪其生理余知培其表而末養其裡維實之食壹至於廣而言之亦風人之

說也兒曹曰願卒聞之余曰噫嘻凡茲植物品彙

不齊叩其性質則有陰陽堅脆貴賤修短之殊雖是以神芝仙桂生於絕域長於天闕根盤九陰香薰日月夏無炎蒸冬無霜雪鬼魅畏之避不敢越迺若三河之隄五岳之麓椅梧生於朝陽栢栗聳乎故國文梓則出走青牛貞松則淒息白鹿復有香生楓柳才美楠楸松子古度平仲君遷周則召伯所憇漢則將軍坐焉莫不紛披宵露傲睨晨烟風雲颺颺節勁心堅含聲抱律黛色參天巢鵲集鳳無慮千年故東海之廟以白木名西河之社以枯桑稱楊葉關於北陸梅根治於南陵豫章以之名郡刺桐因之爲城是皆清源文獻卷之一 十亦

不蠹之木永其壽命而爲神人之所憑也次則徙植河陽移根楚畹苑園縹玉之娛金谷綠珠之選動興臺之栽培窮昕夜之鍾晷燥濕是調腹心無沴花實任其開落春秋忘其近遠若夫孤山淺壤木雖有材風霜摧折牧豎撼排鳴鴉啁鷗菌壓苔埋徒使存心負節淪沒蒿萊外戴癭瘤下拂塵埃桂銷亡而莫惜桐半死而誰哀至如柑橙橘柚之屬層枝剝剝含液抱膏根柢何有於蟠蚪疾痼端起於秋毫幾微不剔至尋斧柯嗟斯木之受病遂付之無可柰何載觀其美初無種類胡爲乎生但有屑木之能曾無聲音之

命與木俱木傾則死惟人物之理一吾於是乎不
是故妹喜蠹夏姬已蠹商棄似蠹周官堅蠹於漆
唐使二季不蠹女寵則國祚固未可論漢唐不蠹官
豎則天下可至今存於戲天地之性惟人爲貴端厥
身心統理萬類遠居飽煖無所猷爲敗家凶國與蠹
同歸物有小而成大事由微而至著是用擬詞比之
感刺

清源文獻卷之二

源文獻卷之二

詩四言古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

明大雅

明傳概

傳公故簡 何著作甚富第若節錄其以存
孝故言其意而仰其人可也

維濟濟之間孰孰淪其上九穹兮其下壤象其有

維何是輿是權其有維何是戶是輪 維上穹之心

弓於穆不渾權輿則有戶輪二端為陽為陰為暑為

寒維上穹之心兮眊之惇惇 維穹在上覆胃無垠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其間廓廓四方巡巡下土隆隆百彙紛紛維穹是尸

蓋毛而曷倫 維物在下弓一塵一埃一毛一支一

蟠一鈎一吹一塤以一而分蓋穹心不僭以尸下氓

維穹在上弓其道匪偏乃鑪乃錘乃埴乃埏匪夸

匪窳匪漫匪愆其誰尸之維穹使旃 維物在下弓

導導倫倫其一曰物其二曰癩維穹在上訓之申申

察之昭昭其道大環 乃物曰氓謂生自溷謂有為

無謂顯為人乃侮穹之權乃干二端既為鬼為域又

商以詮 乃鬼乃域兮乃冷穹之間閣之二層謂

可瞞其下之層漲隔混混蓋其上之層穹心猶存

曰噫若人兮人膈可捫上穹之大匪人膈可捫人
噫可暗穹眊匪可暗且有蟄之心大鈞固然 穹曰

噫若人兮人心匪泯男匪可為婦跖匪可為顏枉匪

可為直澤匪可為尊矧上穹之心固匪可渾 穹曰

噫若人兮有中國孰尊自明有 祖迨 孝室

有孫其中於斯 九廟可觀維穹之心於斯傳兮

穹曰噫若人兮孰蓋軫於還維 孝宗子嘉君

之純乃穹之心於托自君維上自穹自本自原 維

穹由誤中興之原維君承之道之祗壇乃穹是勅乃

廟是憲既憲憲之四方由憲之 憲曰今茲之官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其風其刊上端由若二層其前以對其穹以縫以贊

維穹勅之道其存旃 曰自有國典禮其曰有庸有

敦兮今茲其官其訓其印其版其理其品其釐其立

不維其初維憲其存旃 維上穹惇惇維君諄諄維

斯道綿綿維詩書嚶嚶曰是在類只則所職匪文臣

概述詩以告今人

九穹十六章章八句

於蓋天兮極尊由名有儼承明匪天孰徵兮於蓋天

兮極大由名有儼承明匪天孰明兮 維尊之道孰

量孰稱庶物斯微孰適其形彼物而妖維畏天中

維物而青維畏承明兮 曰八方上下孰適其居
下八方孰禮樂由出承明之戶是則北極有儀其居
維正其北 曰流五常上樞孰轄綦布八方尊卑孰
括維大廉數維尊廉祐尊其父母幹維庶物 維居
上帝匪可測兮維道承與匪可斥兮維戶開軸匪可
瞻兮維制大號匪可還兮 維北其正維物是則古
曰風始宣維禮極如矩而方如繩而直如截而嚴如
畫而一 曰維極北八方權衡烜以大火動以迅霆
乃物是治乃還是刑曰燥曰寒曰陽曰冰 有治有
刑維匪禮樂有權有衡維匪極北極治之大肆妖至
則伏厥權之極妖所自發 既庶吏不治或參或差
帝居是詰曰治以禮乃申以命其北南兮俾之
直指其東西兮其北時亭其南時榮其西時拘其東
時槍詰之三年吏由是青 帝居曰吁弼維刑兮
禮雖小大明堂維綱不聞周官率拜大方法維三
千維父母是降不聞周官是訓四方 曰維禮兮各
正其居曰維刑兮怙終是阻曰五常兮不若其初乃
四方兮無惑無忤 曰尊匪天維 帝是制維
帝是命匪維禮治其以世兮其命無數無四吏
聽政其職

於蓋天十三章章八句

屏居詩

明黃潤

擗簪歸來屏居守拙釣水採山邈與世絕詩書長披
筆歌屢設荆扉晝閑車騎跡滅寤寐昔賢企齊遺烈
靜閱世趨悲憤中結白雲飄浮祗堪自悅

哀松詩 六章

明黃潤

維昔之松家書戶禮登巍仕撫文物濟濟 維昔之
松女織男耕賦甲天下言輸于京 我之牧矣賢魯
才碌黽勉從事慙于尸祿希蹤循良寧事擊搏瘁心
撫字刑清斂薄 我之離矣外艱孔悲曰耄曰倪百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四

里胥追臨岐汨零余亦涕淚迨至于今民尚我思
于今之松倭寇橫縱百千其群聚虺屯蜂室廬焚燬
滿望蒿蔚浪洶三泖氛迷九峯吁嗟淞地之殘兮痛
摧余之肝兮 于今之松戎馬交馳骨肉胥失妃匹
生離女廢厥績農喪厥犂崩奔顛蹶忍此寒飢吁嗟
松民之傷兮痛割余之腸兮

蔡白石乞得留都詩以送之 四章 明李愷

彼兮霏霏彼風之厲冀馬北鳴吳歛南繁彼其之子
糗之以蘭蕙 彼草如苗彼日之暄桂舟春水揚柳
南川彼其之子扈之以離荃 秣陵建邦自彼古賢

金阜之蟠大江為澤龍劍雲飛鳥衣日夕寓興三
忘筌五石 景毫有命自我先王廼立宗廟廼飾

贈兵憲陳午山二章

明李愷

烈修景悠悠路訥薰風飄舟云胡濡滯瞻茲神都
懷予昆弟國步斯艱靡郊多翳誰徹桑土防茲既濟
老夫洗洗小子泄泄 山有豺虎薄言射之晚有蘭
蕙薄言與之人亦有言行道不數君子直躬胡不濟
時湯湯流水胡不相知與爾同急言授斯詩

自勝之鄒望孟廟作四章

明黃克晦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五

苑彼杞柳生于道周我出勝國言邁于鄒大道平平
既直且修豈敢怠思君子所由 我出勝國言策其
馬春日舒舒爰適于野于野于郊有比其舍豈不我
要選舍其下 我策我馬匪匪驕芻之秣之稅于
河濱日將夕矣道遠莫臻中心其悲莫以告人 魏
魏鄒阜翼翼其宇我行不休爰至其所爰至其所式
歌且舞宵止于鄒明發于晷

念母詩六章

明何茂先

載瞻流水有源不已有源不已我身何始 載瞻高
來賴本乃秀有本乃秀我身何佑 我形未續我身

華育相彼羊矣猶知跪足矧伊人矣不念母之
我身未行我母懷負相彼鳥矣猶知反哺矧伊人矣
不念母之報 庭中有木其聲瑟瑟胡不靜斯風也
來激兒失其母終養不得心之憂只其何能息 庭
中有木其聲颺颺胡不靜斯風也來號母棄其子終
養何要心之哀只其何能聊

詩五言古

寓興

唐歐陽詹

桃李有奇質穠標無妙姿皆承慶雲沃一種春風吹
美惡苟同歸喧囂徒爾為相將任玄造聊醉手中卮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六

晨裝行

唐歐陽詹

村店月西入山枝鵲鵲聲求燈徹夜席束囊事晨征
寂寂人尚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
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

唐歐陽詹

驅車覺漸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
去意尚未甘居情諒尤辛萬里東北晉千里西南秦
一履不出門一車無停輪流萍與艸繁早晚期相親

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此古樂府體也黃璞
者太原函醫之諱謂公悅一效卒以此殞身好
僕何哉

散月詩并序

唐歐陽詹

月可說說月古也謝賦鮑詩曉之庭前亮之樓中
說也貞元十二年既開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來
宗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長濟南林蘊頴川
陳訓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
事月之為說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說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
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
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况埃壘不流大空悠悠蟬
娟徘徊桂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
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為說
清原文獻卷之二

也既得古人所說之意宜襲古人所說之作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
素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灩天中火
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
惜此若宜說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沉西方

蜀中將歸留辭韋相公

唐歐陽詹

寧體即雲構方前恒玉食貧居豈及此要欲懷歸憶
在夢關山遠如流歲華逼明晨首鄉路迢遞孤飛翼

詠德上韋檢察

唐歐陽詹

華類太華太室似小室亞相與丞相亦復無異質

事如月臨水肅如松照日輝影五光澄陰森兩意
運枝鸞鳳下同氣龜龍出併力卑夷心通籌整師律
英豪頽回席蠻貊皆屈膝中外佇分途衆瀛待清議
徐十八晦落第公素奇徐才後徐為福建觀察使語及公必流涕

唐歐陽詹

不夏熟大器當晚成徐生異九鳥安得非時鳴
以汲有攸為驅驅無本情懿哉蒼梧鳳終見排雲征
復留侯從効問南渡劉君儼改名聶字音義

五代詹敦仁

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旁陰陽貴協比
清原文獻卷之二

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

援他代易或變文迴避濫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
孫休命子名吳國尊王意羣商電稟僻詭显竅焚異
黑沒踵已非時亦迹舊事絕杰自其一蜀閩是其二
鄙哉仇皆名陋矣越端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
私制迄無取古音實相類牽慮回罔星慮思厓而崇
缶因及嬰虞作史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蕡懷僭偽
吁嗟毒蛟革睥睨飛龍位龔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
廢學愧未弘來問辱不棄奇字難雄博搗文伏韓柳
固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

柳堤詩序

五代詹敦仁

夫柳之性斷根插地遂有生意越一二年而龍晴蔽
陰矣予不知天地生物之心且得以為負未息耕之
便焉况是木剛之則枝葉倍長剪之則芽葉滋多又
時以供火爨之用焉時方春也綠染方勻柔絲裊風
飈詩腸之百結宜吾一詠而一觴也春云暮矣雪絮
飛毵悠揚遠近嘆人生之聚散宜閑居而自適也於
是乘耒就耕書橫牛角鋤且帶經或偃息乎繁陰之
下開卷自得悠然而樂雖盛夏溽暑白扇可置風袪
自快則是柳之繁茂不謂無庇物之効也俄而涼颼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九
颼至一葉驚秋露滴疎枝月篩淡影放出千巖霽色
靜籠數頃黃雲覺歲月以驚心嘆年華之暗度雨雪
飄飄未春而絮青山改色覺老其容既當收斂暇餘
適且呼童削其繁冗伐其朽蠹夫插柳之効予既兩
資其利此筆綴字以示後人使知予插柳之意不為
徒耳仍記之以詩曰
種稻三十頃插柳百餘株稻可供飢粥柳可爨庖厨
息耒柳陰下讀書稻田隅以樂堯舜道同是耕莘夫
倣杜牧之示阿宣詩
宋曾公亮
續女出門去錦繡為肝腸

澄虛閣

宋王獻臣

此地留仙龜仙人去何早一粒藥初成室山絕靈草
龜旁五色土令人百病好况復餌丹人朱顏幾時老
讀書

宋傅堯俞

吾屋雖喧卑頗不其蕪穢置席屋中間坐卧群書內
橫風吹急雨入屋洒我背展卷殊未知心與昔人會
有客自外來咲我苦癡昧且問何為爾我初尚不對
強我不得已起答客亦退聊復得此心沾濕安足悔
無名木

宋傅伯成

堂下有奇木靈根植何時非無棟梁用所歎識者稀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十

匠石不可待山中聊自怡

法石山懷碧桃道人

宋趙必昇

甘霖下焦土漸漬苦不濡城中遊俠兒不識有旱枯
初晴走北山雜還還仙都車徒視豐約蟻陣綠崎嶇
唯我獨南行平烟走平蕪碧桃弔詩仙彷彿聞嗟吁
高臺化平陸曲池已填汙誰收玉女盆不見道士湖
山雨斷昔溜怡雲無寸膚風疎瓊林樹水暗滄洲蒲
懸泉亦北哉欲飲不可斟摧殘火晶屏綠滑春苔鋪
精盤有西意遺構空山隅層巔極目宇結畫清可模
予茲集童冠舞如風雲松陰稽草坐高談遡唐虞

合雙流百里相縈紆青山出萬尖四面環閨
吾想翁在日長嘯嘖雙廬氣槩吞宇宙忘形混樵
客來典衣醉樂極歌鳥烏今觀舊遊地樂極猿猴
室有山數崦僅留宅一區想當涼月夜幻境為蓬壺
成舒所不計乳酒充歡娛緬懷甲申歲曾寫桃川圖
長篇記其後主人喜胡盧持以誇坐客寶玦青珊瑚
回首三十載蒿臺瘞群儒死者日以遠存者還桑榆
餘情不可釋欲去空踟躕黃昏北遊者車馬填通衢
所樂隨所適去取無巧愚

武夷山

元林泉生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千山來武夷勢若群龍趁峰嶸入霄漢一一飛躍如
石城開樓臺神仙之所居高巖掛鐘鼓幽壑藏舟車
一水九曲折烟霞共縈紆昂昂大王峰回顧雙玉姝
變態千萬狀迥與人境殊我行入幽深涼雲襲衣裾
王事有程期未能盡崎嶇瞻望不忍去為之少躊躇
青鸞竟何在落日啼猩鼯鬼工鑿靈嶂想在天地初
不知百粵前誰其宅此都魏王何代人髑髏至今枯
精神在青天此物蟬蛻餘還丹九轉就身外復有軀
雞犬舐丹鼎尚能遊太虛虹橋宴曾孫何不與之俱
邇來二千年誰使恩義踈駝蕒不見遺無人薦乾

金煉丹鼎寒烟覆青蕪當時燒白石黃金池
金果何用亦為僊所需安期不可見此事知有
吾將寒茅來依紫陽廬青鱗既可釣枸杞亦可蔬
遊遊青山間心朗氣亦舒時從二三老野服歌唐虞
換仙果有之不就世人呼長生如可求吾當受其書

述懷

元陳旅

雨過中夜涼殘月在林簾有懷不能寐起步松徑曲
百川日東注何以洗流俗長河在天上手短不可掬

詠史

元釋大圭

教弓設明月決拾生清風一發期必中大射師友同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十一

學成遂專巧教者初無功其心既殺羿天下惟一蒙
含戴亦齒髮位置三才中如何懷此逆天地或爾容
嚙齧果有術肆毒應無泛蚩蚩一為鑒維以保令終

定公生焚詩并序

元釋大圭

吾釋氏者定世古毘吾人客漳久之僑居開元寺業
白以老至元四年秋峒賊來攻城甚急漳人莫知所
出定密而祝曰使城不陷賊吾當火吾身以答已而
果然越六季夏遂索薪為龕室西郊行與眾訣眾聞
之不可乃自燔其間其火之始張也人視之泰然無
意驚惶惴惴色郡人咸大駭異請即其地作塔廟以祠

於乎定以誓故生而自焚宜若得罪於名教者然
夫食人之食而見危不能致命立人之朝臨大節而
變者不亦遠乎哉況定之心以一身全一城之死靡
渝亦宜若無得罪於名教者也抑吾聞之定老出世
學其成就豈此哉人始見其膚耳定之詳子實得之
靈源上人源與之同居又將終始其祠者且請予為
之詩曰

羣兇白日至梯衝舞嚴城疇能身獨死而俾城不傾
定公出茲誓金石開精誠未幾來訊魄復見溝壘清
前言儻云食吾將負神明積薪自厝火怡然就無生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三

何意金石軀倏忽煨燼成顧此乃餘事足為流俗驚
塔廟遂翼異鐘鼓初惶惶為國効死節最哉爾替纓

游龜山

元釋大圭

六月念六日同趙生鄭生許氏兄弟游龜山山有大
石下有遺址相傳歐陽詹讀書于此因造焉相與懷
慨賦詩分韻得魚字

閒情素乖俗樂彼中林居林居未云果幽賞意有餘
出郭青山多佳木亦扶疎並遊得良友方駕泛所如
翠微薄炎景蘿風汎涼裾雲逕步窈窕石門入清虛
少藹豐草綠緜緜以舒蕤祠翳鳴鳥石間清有魚

形神一蕭散疲勩亦已祛黃緣龜嶮東遂即歐陽詹
懷賢仰高躅撫蹟驚廢墟願留石中室畢誦人闕書
茲焉恐遲暮眷眷空躊躇

造唐山人居

元釋大圭

行行野田盡荒蹊入秋水何人有新屋鬱鬱松林裡
欣然造其門晤言乃君子解衣坐微涼超遙適閑美
日澹疎雨晴山色散窓几石上聞鳥鳴林端見雲起
平生事外心即此胡不喜少暇同飲泉幽期自今始

次韻王季鴻游九日山

元釋大圭

季鴻王君携友游九日山過姜相墓感秦隱君能為
卜葬事不暴於世甲以詩余未識其人愛其詩亦次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十四

其韻
有客車馬同新秋在雲巘幽尋意方愜周覽涕欲流
碧草滿地生白石抱空轉下有丞相墳素此牛羊踐
隱君昔深遯芳木足幽寒維時諒多艱此地憩重趺
日長時畫盡歲暮越山遠初月聞嘯歌歸雲同息偃
鶴只喜松高魚心畏池淺有懷莫與同尚古一何緬
姜公寔英材悟主片言善位及台鼎崇職與諫垣還
骨輒方左遷時運蓋多舛澹泊兩相求綢繆永云展
吁嗟日南英梁棟先摧翦微爾收白骨當時委管籥

事傳海陬史氏關光顯千載有若人游歌始相繼
往古漂高蹤來今戒驚蹇友道日以媿殷勤何由遣

臺上晚涼未去

元釋大圭

高臺日將暮風涼未歸客長歌林木秋微靄山光寂
素友適心期幽賞忘物役殷勤松間月照我歸途白

古交行

明林城

古人重五倫朋友居一端平時相麗澤有過相周旋
情或淡江海意常逾金蘭今世倫理薄友道尤缺初
飲食聚首時握手出肺肝高談雜正理終日笑且喧
利害若毫芒倏忽起波瀾翻手作雲雨背面生炎寒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十五

久敬已寂寥世講成空言寄語洛社英燕集留餘歡

古意

明黃河清

流螢渡珠簾秋夜長無極為郎製羅衣淚痕多如織
桃花紅復紅江水深復深花紅強似面水深不如心

次吳朴齋

明黃鉞

客路逢秋風扁舟况晚發水落見丹崖所覺天宇濶
欸乃鳴橈聲宿鳥驚林樾推枕起無言獨對江心月

三鴈

明史于光

三鴈澤中起衝風南北飛願言天際合羽翰復相依
三鴈澤中起飛迷各一方何時能復聚飲啄蘆花傍

孟秋

明黃鉞

玉衡指孟秋堦前鳴促織光陰良易過駭覺光來迫
四十道未聞春言心孔盡空死讀書螢矻矻事鞍飾
持此將安之徒取譏有識迷途幸未遐周道矢焉直
千里雖云遙終當勵餘力

嘉靖大禮詩四首

明王慎中

郊工 頌成也

上親定南北郊之祀乃於國陽建南郊皇皇乎一代
之盛觀王者之大制也作頌成二首

於辟異承序祇德鑒昊蒼觀文釐元命造哲煥令章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十六

詩曰秉周禮納議光文昌經始揆皇覽測臬即靈壤
窺基摩地軸層構羅天網營陵三奇積疏陞四維張
象形以初規效運故乘陽躡踞白虎守蚺螺青龍翔
宅嶽既萃萃偵河亦湯湯縣圃激神嶽蓬壺峙中央
啓度非近算祖烈亦有光道存義軒始典迪夷龍襄
維新弘有謚作固亘無疆康哉宜有詠聖謨始我
皇

運開信景鑠符臻鋪洪敷重役不日成功資神理存
周幾儉千里茲土直離分無間控東戶河苗浸南塢
星辰上佐佐日月旁薄噴中天鬱微立遙望似雲

承東序營奧敞以溫啟華錯綺繡弘敷郁鴻鈞
晶晶列踈櫺將將伉高門勾陳翼紫宮廣袤經周垣
清微集陽宅神居軼埃氛環璋增殊觀昭揭青微文
恒濤輦靈構萬祀永無渝烜烜作者聖率土奉大君
習儀 異典也

南郊工就冬至四日 上親動王輅習郊禮于壇

上威儀卒慶折咸中小臣泛觀其美作異興
地歛浮景休氣郁昭清晨旭派翠葆泰風颺華旌
飛龍躡重霄綈綬在天庭式禮紆皇步篤恭軫聖情
凡几承承寫亭亭雲耀絃秉離臨日鑒乘乾健天行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七

升崇徽帝對納陞揚凌兢周折並圓方興俛以屏營
萬舞羅臯帳廣樂敷咸莖度以哲罔咸文用道自弘
卒事秩無訾百辟具維刑暨暨不顯德千載揚徽稱

園立 肇祀也

長至日 上御法駕臨于齋宮至期舉大祀焉聖
容穆穆天神來格於與休哉作肇祀

天闔直夜啓大輅下嶢嶢繁星燦芝蓋劒佩一何灼
旌龍虎會後御鸞鳳交城人淵伐鼓砰鉦殷鏞鞀
珠黃煥紫幄玉英流長旂玄冥承靈譚百祗欣來朝
后供明水璧壘司庭燎園壇上當太乙光招

百辟會有繹帝昌華門舉穆穆天子德欽欽
禮成百代始律動三辰昭云亭陋前觀虞紫蓀晨紹
西山詩 明王慎中

良辰辰首夏肅軫遊西山山形何崒嶭洲渚亘相綿
奔流既下赴危峰亦上干鈇研石洞窈迤遷飛梁懸
牙龍睇腸谷翠羽蔭陰巒閼室象霞構疏甍憑風騫
豈惟耽遠遊因茲達大觀拾乳厯窳窳擷芳凌嶮岼
渾渚出礧淙霏霏冒隴烟水碧間青藻靈颺出瑤管
履險神彌豁入幽情更延隱嶮懷子真蹈海期仲連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十八

麻姑山詩

明王慎中

雲出本無心擇棲多奇嶽類予慕真勝涉趣不知遠
初緣碧澗行幾傍丹崖轉林追去虎踪磴躡飛猿踐
泉流遙茂深巖谷變陰顯瀆瀑遇留憩石牀時仰偃
桂芳洞裏秋霞映山中晚探異尋前期入幽忘後反
神遊力不忙理愜情俱遣天路如可梯欲以微官免
宿靈源禪院 明王慎中

狗狗有安身一一不能捨形骸自束縛日使道心寡

同片雲閒得此愁蘭若奇峰千萬疊一派飛泉
颯颯天風來松聲如雨丁冥濛衾幃深烟靄翠盈把
不滅慧燈懸照茲四體假始知房闔卧息偃類奔馬
誓欲托名山於焉振靜者荒茅便可芟無為俟聊且
洪芳洲養病山中惠訪草堂因而留館

明王慎中

裊裊桂樹枝涼風日將變生色難久留華光苦流轉
夫君如不來胡以慰偃蹇今夕良何夕悠然適我顏
片雲本在山出岫亦游衍吾園雖蕪沒物意皆踈遠
以茲城郭深豈必山林善開軒散煩促憑檻息步踐
清源文獻卷之二十九

侯民部靜溪招遊甘棠湖陪憲使管復齋諸公

明王慎中

積雨夏陰生瀰漫湖水遍悔為一室拘幸奉方舟宴
遠嶼微出江雜芳正盈旬沿流始泝洄逗浦更遊衍
樹色逐棹迴波容隨望變放情魚鳥閒景曷不知晏
雲氣輕嘉體蘭觴易酬獻一杯已可歡况以偶時彥
酬周雲川太守見寄王鳳洲之作

明莊一俊

鳳洲故鄉翩翩誰與翔一朝生羽翼五采文章
仰視天門遠俯臨滄海長予亦懷人者因之倍感傷
謁邯鄲黃梁廟

明徐榮

仙翁卧石床塵債今纔了一夢入虛清四時無夕曉
幽蹤隨渺鶴春事付啼鳥我欲與之俱應省天地小

昌平道中

明康朗

塵俗相拘迫日夕不遑息暫輟簿書勞山間事行役
驅車出北郊晴烟委園陌松梢露漸稀草際霞已白
初與市塵違忽見山如積明月含半峰流水時歷歷
良似故山中眷言素所適遊子未能歸懷哉安可獲

清源文獻

卷之二

登土木城

有序

明周天佐

已已之變議者云使獨石馬營不棄則王師何以陷
土木逮予登土木城得野老之言謂當時有不記名
弄權太監乃胡種初為虜誘駕至土木時宣府楊總
兵領三千騎護駕虜人終不敢近迺詐肯使楊總兵
歸守本鎮虜遂入驅至此六師遂覆云不淺及馬營
事者予意野老傳聞必自有見痛恨而述之
傷心度雞鳴含淚此登城西望十里原白日黯冥冥
豈乏謀臣者如何勤遠征野老向余前欲說已吞聲
猶如原無賴宣鎮散歸兵六師臨長道虜騎遂橫行

一城遺白骨黃塵十里驚愴惻將百載徒憐素馬

遇邊民徙鎮城外

明周天佐

塞外去茫茫黃塵飛浩浩行見此邊民扶携幼與老
落日關山望遠望住堡莫知爾所適何事勞遠道
管城任東川人常牧草改築依羊河飲馬胡兵搗
遠徙誠亦勞猶勝塗肝腦予聞氣滿胸直欲叫蒼昊
長恨漢飛將出兵苦不早

雲州道中

明周天佐

驅馬雲州道逢人塞外歸借問何為者逃虜相因依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七

憶昔七月中割禾南山陂胡來將我去一去歷三時
收多辛苦夜逃寒且饑自云各有家未識存者誰
自憐勿復道得生且來歸

過田家

明周天佐

五月過田家割麥方暮歸徵租公府吏督責喧荆扉
舍擔管雞黍向吏語依依非敢後官稅命乖田事微
晚場獲無穀婦織不上機此月幸有麥欲救眼前饑
送吏行出門莫知是與非千村多飽吏不見一農肥
行行過村去嘆息淚滿衣

感閭左代送閭左

明周天佐

蕭先非有籍及爾亦何辜托處偶在左夜微北備胡
倉皇指親愛逼迫去犁鋤萬里一朝別奈何此共聞
曾聞長城下白骨成丘墟何日得歸來過門便相呼
家事違已復作遠遊秒秋還茅谷乘船下歸金
谿對景感懷有懷王遵嚴祭可泉

明黃淑清

早發茅谷口秋波放船便靜陰諧鳥聲微雨碎溪面
耳目既為娛心情聊自宴如何持一杯二子不相見

送黃明齋歸姑蘇

明洪朝選

往歲神林居逢君同棲止予抱子興疾君洗巢父耳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十二

同賦招隱吟肯効彈冠喜嗟予學不就冠帶束疲茶
匪勉江東行意君雲霧裡胡為塵土間逢子亦在市
髭髮半霜根垢衣露敝泉良久開口談始憶君名氏
君有博古才五車在牙齒上精蒼頡書下綜姬公禮
義畫卦之初機經兵所起星書甘石文地志神禹紀
探詣各窮源名狀何切理遂令侯貴問傳客播芳美
頗似驚座陳還如使氣彌忽驚風露零頓使家園邇
去來本無心別離亦俟爾夫椒山窈深五湖水清此
請君具扁舟高卧從此始

罵蚊篇 戒貪也

明沈亨

清曉刺鉅刺營營吮肌血吮之未盈腹龍鬚長
噴痛將拍滅飛騰疾如賊點蠢茲小蟲令我腸中熱
癢搔黃昏候燈火時明滅相呼恰成群箇箇皆欣悅
侵夜逐羅帷乘隙肆兇禁苦楚不可當起來放手擊
生者幸脫去死者微軀絕雖生幸脫去能保不磨滅

詠蠶篇 戒惰也

明沈亨

湖州二月天列門採桑女夾河岸上行歛袂抱筐筥
問之欲何為柔蠶饑欲茹遠條擷東丘弱葉摘西野
去去飼之食小大俱得所異時績繭畢采采曜春日
付之染人局就此奇妙質踏踏機杼聲炫爛故無匹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三

絢綺各成行綾羅自充實製以為衣裳長庇百萬室
秋霜下嚴威肌骨生慄慄取以被諸躬寒風驅去疾
縉紳滿皇都垂綰常過膝貢之天子庭龍衮居第一
誰說養蠶苦柔蠶不虛食散作萬家春窮厓生暖色
於人亦宜然素飽廢天職生世一閒身反不如蠶績
不能如蠶績室令人嘆息

讀莊子而約其詞四首

明何炯

老讀莊子書真可祛俗累本言死為樂却是衛生地
不能外生死大小亦何事泰山等秋毫殤彭齊一敵
電下解全牛嚙嚼滿其志善哉文惠君知是養生要

讀逍遙遊鵬鵬等鷺鷥思自小年椿靈自春秋
列子御風行未及至人傳庖祝各有守君子盍歸休
姑射有神人大旱金石流惠子五石瓠慮之江湖浮
傍徨於廣漠勿令若犛牛

今者吾喪我天籟自為鳴是非空無窮道一無毀成
惡乎可不可不見蓬與楹滑殺無所圓此之謂以明
我若同異間相知不相能夢覺却是夢人德徒為爭
物化與天倪原來是兩行

為善無近名緣督以為經所見無全牛提刀看庖丁
學道得其技官止神欲行所以十九年刀刃若新研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四

右師天使獨文軒何必驚寧為帝懸解勿為遁天刑
所以老聃死秦失不用情澤雉百步飲不顧畜樊紫
薪窮火不盡有涯信吾生

榕坡僧舍感秋次韻

有序

明朱梧

潯陽紫極宮李太白有感秋之作蘇東坡黃山谷和
之年四十有九劉後村五十九又和之子今年三十
有九矣解組歸來聽竹感秋而吾里榕坡僧舍新成
次韻言志

慨尔悲素秋西風動林竹齋割露葵根苔衰清泉掬
天邊葉落多月下僧歸獨長松籠野烟上有孤鶴宿

妙香生始聞茅屋築初卜三十有九秋塵囂已
閑居薄榮名安步遠傾覆何事陟華嵩來徃天機熟

步園

明朱梧

金鑣在仗庶幽人宜深谷胡為城邑居朝夕窘拘束
莫非避時艱曾是厭適軸左右散圖書日肝理櫟沐
荷鋤別嘉蔬揅援護萌藥秋岑簪北墟三島瘦剗削
緬眺濯塵襟如在西山曲逃虛嗟何其悵望青松壑

詠召平

史記項羽蕭何齊悼惠王傳載平首尾俱備云明朱梧

蕭劉方草昧鼎士獨豪雄卷身茅簷下隱約如繫
一朝起雲雨飄灑雙蛟龍借問此何誰東陵貧病翁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五

簪笏謝寵耀種瓜青門東晦跡豈徒已矯發拔山公
渡江八千劍暴秦掃地空因為鄧侯客緩頰開神聰
銜戢辭封衛私財佐刀弓猜主失道臨白日嗟其鴻
匪無濟時策累足未央宮相齊一失斷致命若旋蓬
忼慨靡攸吝億變皆玄同馳輪無轍軌萬古欽英風

贈王遵巖

明朱梧

夫子骨柴然五嶽置方寸巨筆如長杠濁世持清論
尋字賓客多制作流傳困何當附南鵬扶搖上九萬

水亭行樂

明王國相

至人發天則駕言入玄關香霭集靈藥乃在水亭

采采不盈握將以駐朱顏一杯收垂露服之壽自
行行欲辟引恍爾在商山沈真遠世久終當餌八還
訪道安期生輕身出塵寰

幽真

明莊應禎

深谷有幽人守真以終老結屋倚山阿扶筇立晴昊
石眠起白雲塘夢迴青草落花洲庭除開門任風掃

詠懷詩二首

明李績

我昔遊京國貴盛修王侯甲第列雕甍朱輪駟驊騮
一朝失權勢窮窶若荒丘人生貴適志蓬蒿焉足羞

滄海渺一粟天地寄浮蟉吾年過半百對酒且淹留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廿六

地隱入小山叢桂滿幽室谷深芳自飄磴絕雲共匿
時與八公遊冥搜玄秘術綠崖採紫芝依洞吹玉律
沆瀣養天真清虛處太乙逸駕不可攀鸞鶴等其匹

擬古四首

明鄭一龍

人世風中燭脩短無定期百齡猶瞬息而况復差池
君看北垆墳壘繁知是誰昔日墳中人曾懷千歲思
一朝歸此宅樵歌付童兒牛山何足淚雍門有餘悲
達哉漆園叟放浪脫塵羈

竊駕本為母餘桃亦食君一事情非異忠罪須更分
古來委命薄事主不長忻合歡掌上珠失意領頭雲

金屋閉阿嬌琴瑟傷卓文雖獻長門賦君心苦不問
程公嚴廷尉門外設雀羅他日懷舊組賓客從前多
物情古如此吾意今奈何聞之古大賢風雅激頽波
臺官不識而相府無經過斯人不可見古道付江河
皎皎雲間鶴清標殊快意如何入衛都乘軒致致至
國人不受甲拍崔公相晉惜哉瑤池姿空為濁世界
始知朝陽鳳遐舉不可致

再至石城紀遊

明史朝宜

窮冬寒氣肅曠野饒悲風客子何好遊薄遊扶桑東
修門去萬里關山阻以重三日怯風水十日遲蛟龍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七

行逢賢達士青蒿倚長松客衣蒼葉旅食羅浮鐘
去國心彌壯懷家夢未通何以發心胸遠水天濛濛
何以躡高步石蹬摩蒼穹有時忽寓日僊衣雜瓶壺
身隨溢埃近心與鳥魚同白社憶陶叟青山憐謝公
當其尋幽興豈惜馬蹄窮返看南枝鳥迴翔息故叢
衆鳥各有托餘生如轉蓬絲絲悲赤黑朱路泣西東
滄波堪垂釣免苑學明農不知他日別又向何山逢
感時二首

明黃克晦

繁霜凋草木谿谷正悽惻玄冥慘不舒改歲固云逼
板堅念牛羊原燎夜輝赫畧師不慮餘辛苦為竭澤

萬物各有因盛衰迭今昔寧見武安門猶內魏其
明月不持滿死魄復生輝江湖自有岸汎濫徒爾為
窮冬百泉壅斜徑入枯池蛟蜃且不容鱸鮓何足悲
臣道惡太盈時去寡所宜周公抱嫌嫌千古享巍巍
獻春氣候嘉百卉懷春陽直木霜霰餘故根猶未傷
枝枝發翠彩華華揚芬芳崇蘭樹九畹欲致江路長
寄書與勾芒雨露宜慎將毋令棘蕪藜依舊生道傍

江行雜詠三首

明黃克晦

江風來自北弭棹江水南白浪聒不息游氣昏空潭
嘯野何蒼蒼引步隨幽探鹿鳴求其牡豐草非所甘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八

江燕啄不食念雛聲喃喃物性固如此游子何以堪
渴飲江中水寧知江水渾停杯久不飲舉杯泥自翻
嗟彼百道流其出皆清源魚龍下噉嚼風波無定端
古人忍饑渴肯矣非空言

江行雜詠三首

明黃克晦

入舟日方出搖搖何所之江黃多山水雲雨來無時
嘉樹生江涯花葉何離離同袍悵以違俛仰能不思
豈無舟中人彼樂各有為水鳥乃無機不馴亦不飛
田夫探雉巢歸如寄伏雌雞雉各為雛子母何能知
羽毛日以異行止漸相離朝啄墜下食暮棲庭樹枝

曉風搖春水百草含歲華格格出疎籬去去何由追
豈忘主人慈雉性自好飛丈夫遊四海家雞空爾為
上巳日符離道中懷社中諸君子

明黃克晦

客行忘日月所占晴與陰驅車渡睢水垂柳鳴春禽
借問此何時靈辰感客心洗爵俯清流有酒不能斟
我家滄海曲勝士森如林雖非蘭亭集亦足視古今
浮觴發幽情雅詠揚清音懷哉道里遙素涕沾衣襟
宿汶上縣

明黃克晦

飄蓬無時休征馬不遑捲北地春已深汶水流如綫
清源文獻卷之二

七

魯邦雖未遙望望隔葱嶺下車出垂楊步履入芳甸
訪古豈不勞懷賢有餘瞻殷勤問行人何處為費縣

太平宮得日字

明黃克晦

江水歛曙烟林葉耀朝日晴峰眩自奇陰崖宵如失
洞府何沉深磴道紆復直鐘閣遺層標蘿壑森蒙密
上為歸鳥巢下作兔窟臺殿嚴依然雷風過仙蹕
玄探天地根白瞰神明室星房闋古苔靈草披霧術
顧惜上木骸再對龍鳳質歲月何詎央屢變軒轅律
一攬珠樹華十隕懸霜實新權寧久稽故跡尚餘恤
臨發復徘徊所懷不但一

出燕都舟行有述奉寄黃鳴周太史

明黃克晦

羣寶不自輝川岳含餘絢君子道自高謙謙若無羨
昔余結遠軌流觀歷皇甸君亦獵華纓載筆麒麟殿
春雪睨未消握手欣相見興文或余思臨觴每留眷
宛在故山中玄風澹相扇古人豈不云在貴不忘賤
夢游武當山懷鄖陽江使君

明黃克晦

祝融奠朱方千古稱五嶽胡不以崇山并列而為六
夜夢登其巔游氣承我足千峰厯險巖如車走平陸
上為帝者居星辰纏其麓崢嶸列人宮參差通巖谷
清源文獻卷之二

三

中有不死人終歲茹草木授我鳥跡書奇字不可讀
徑欲就君明君方縻好祿雞鳴月復入惋嘆淚相續

閩中十子詠

明黃克晦

十子洪永間詩人徐觀察公子與搜求遺稿刻之且
謂馬用昭曰當令黃孔昭人詠一詩君繼之余是行
留閩中久遂賦如左

林員外鴻

鴻字子羽福清人

高廟時以人才薦

授膳部員外郎

帝臨軒試龍池春曉

孤雁二詩一日名動京師已自免歸南食

人源自晉陵以詩來謁鴻使門生二玄見之讀所為詩驚嘆曰此我家詩也鴻因避所居舍之源名日益重云

皇恩審希音臣籥南以雅員外身遭逢百代一王者池名自高孤雁和念寡同聲來遠方至樂伊誰假

陳山人亮

亮字景明長樂人故元儒生也 二祖

皇帝累詔不出曰唐堯在上下有箕顓吾

接迄明時游戲泉石間足矣因作讀陳搏

傳詩以見志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世

陳君嚴整性屢薦心不驚離形誠畏影愛道非近名按山恣流覽酌水臨深清巢許既云邁素尚誰為明

高翰林廷禮

廷禮初名棟字彥恢自稱湯士長樂人也

嘗采唐三百年詩為品彙為拾遺為正聲

文皇帝召翰林待詔遷典籍又善畫號二

絕云

湯士識鑒洞深秉寄刪述輪扁雖不傳郢人固其質

百集獵華纓天祿垂巨筆圖畫胡沾沾顧陸亦儔匹

王翰林恭

恭字安中閬縣人環閣皆山恭家貧嘗樵群山中自號皆山樵者 文廟時以

儒士薦修永樂大典強起至京師年六十

餘老矣同郡王偁戲謂恭曰君無以會稽

章綬故來耶恭答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大典成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

陵皆山樵惟志在林藪室有老萊妻豈羨會稽綬

徵書雲霓光著作醇儒富黃髮賦歸來斧柯無恙否

唐憲副恭

恭字亨仲閬縣人少善聲詩洪武中第進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世

士官終陝西憲副

亭仲懷夙頴誦言穆如風三策承明廬聲華傾桂宮

立臬表吳會轉轂向關中雖非據津要清芬猶無窮

鄭助教定

定字孟宣閬縣人善擊劒工古篆隸書陳

及定辟為記室友定敗亡交廣間已入長

樂居之 高廟末年徵為齊時紀善選

國子助教

孟宣精劒術閬帥資惟帳亡虜跡自深吟苦神逾王

天地網羅郡國屬人望崢嶸博士堂允嗣真儒解

王太史儋

儋字孟敷永福人故西方人也父翰為元

潮州路總管高皇帝聞其賢詔起之

儋自刎死儋方九歲翰友吳海撫之洪武

癸卯舉於鄉文廟時薦授翰林檢討

進講經筵為大典總裁英國公張輔征交

趾表為護行已以言事坐解縉黨逮繫死

孟敷好奇節文藻固天縱既削石渠草遂落交南幹

知稽偶自深黨儋將母眾吐論何翩翩自誅六堪慟

王太史瑛

瑛字中美閩縣人也少有詩名以明經貢

入成均遷永豐尹永樂初以文學表修

高廟實錄擢為翰林修撰大典摠裁官

中美良史才制作固其會混沌判華夷微細起豐沛

續馬璽有光追班亦云最風雅紬繹思濃縟七畧外

周祠部玄

玄字微之閩縣人師事子羽永樂中以文

學徵為祠部尚書郎所著揭天謠諸篇似

長吉云

微之雖性奇師門類如畫龍鬼閼莫窺風雷動豈剛

越隴誰移文為郎竟執戟逢迎浦舍人能辯巴山色

黃司訓玄

玄字玄之候官人其初將樂人子羽為將

樂學官雅所器重及子羽棄官歸玄之挈

妻子入閩中終身師事之已以貢入成均

授泉州學訓導

玄之別劍潭浮家入閩中終身守師說侯芭頗與同

抗節遯難攀樂志忘道窮入官首已白歌詠猶自雄

泉中五子詩

明黃克晦

五子者質含珪璋道懋無濟於場屋餘力工古文辭

雖抱壁握珠情或異致至其凝神入化妙合一揆茲

後先赴春官各賦一詩以贈

何齊孝

大何敬祖列特達抱璵璠學禮匪為容聞詩訓已悖

盛時富制作浩蕩窮詞源摘筆思泉湧烟虹俄吐吞

抗交合千古神賞胡然存客表多才譽主申有道言

調高無和者清風播弟昆伯也既龍躍仲氏亦鳳軒

何穉孝

小何夙秀發天日開清真矯志既云遯邁德難為鄰

聲起絕響詞苑輝青春頰首謝儔輩仰首稱先民

千言不俄頃逼迫氣益振海運圖冀測風御非常
別我向何適厲劍當秋昊萬古寄一息懷哉君所臻

莊中益

中益三世資師友不出戶把筆當群豪志若無千古
睥睨唾唾間四坐迸風雨怒翼雖未搏逸足已絕土
王佐凌鶴鶴節俠傲鸚鵡北上今何其爽氣薄高宇
石渠伯氏宮吹埴坐相誦行天攀文螭步岡倚嚙虎

李世禎

李生有父風弱冠屈先輩清水積玉壺皎潔無內外
復似蕙蘭枝芳芬振瑤佩盤礴作者場白眼視大塊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世五

萬數忽怒蹄春雲恣變態自當一代雄未論千人廢
如彼江漢流百水居然滙舉世相顧言徒豔大廷對

楊惟彥

惟彥鼎鉉器雅志在墳典深心淵水涵風義高雲緬
神生戰勝餘道進斷輪扁準聖雖未能尚玄意非淺
倉皇造字臺鳥獸跡豈珍藻思寄系翰彩色麗虛繭
孰是豪俊人而不勞勉茲行益輝光望慕何由展

秋漲

明蕭騰鳳

百川正灌河兩崖失故道我讀秋水篇還問南華老
新估笑海若以管窺穹昊海若譏河伯未見其浩浩

變桑田時滄海亦行潦小大寧足訖忘言何不可
嚴瀨代嚴先生自述

明蕭騰鳳

田田西京亂於此托節茨節茨誠有托與世偶相違
大德已重光漢使徒驅馳野心本疎懶遂老桐江湄
夫人各有志敢傲萬乘為

鄱湖呈顏別駕範卿

明蕭騰鳳

汎汎鄱湖水桂楫才蘭舟舟中念儔侶興至神與遊
風濤豈不險而我正乘流匡廬一何高雲深山淩幽
山中有仙人茫渺固難求所貴及當年安能俟白頭

感懷二首

明周訓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世六

紅日出東海倏忽逝崦嵫明月皎夜光須臾亦復虧
天運且如此人事安足悲生年即滿百行樂當及時
蕩滌千歲情營營欲何為游子工行役起問夜何其
忼慨私自憐風塵薄我肌紅顏別里巷老至不自知
故人俱白頭把臂爭交頤斗酒相勞苦問我歸何遲
晚首不能答但賦白駒詩斯時夏黃公商山方採芝
登高望八紘未有不死身青塚滿四野見之傷我神
茫茫宇宙間紛何賤與貧鴻鵠摩蒼天萬里一浮雲
鶴泉世所捐鳴鶴乃見嗔淮陰建奇功千載成埃塵
所以顏氏子簞屨止避人所以郊犧牛顛為狐與貉

別黃對茲謫維揚離判

明莊履朋

之子懷漆室自托朝葵根炎旭照衷腸欲排高天關
靈威固難測聊以荅殊恩長沙勝太息一一憂時論
豈彼傲傲者無關所司存銜命寄卑棲遡焉廣陵門
秋風渡黃河落葉颭平原慷慨別高誼望慕蕩心魂
藍車非所伏驥足終騰奔勉矣加飡食孤忠亮至專
詩七言古

鴻門醺

唐王穀

寰海沸兮爭戰苦風雲愁兮會龍虎四百年漢欲開
基項莊一劍何虛舞殊不知人心去暴秦天意歸真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廿七

上項王足底踏漢土席上相看渾未悟

後魏行

唐王穀

力微皇帝謗天嗣太武凶殘人所畏一朝結驪飛上
天子孫盡作河魚餌

暑日題道邊樹

唐王穀

大輪迸焰燒長空浮埃撲面愁濛濛
遑遑逢碧樹含清風清風留我移時住
滿地濃陰顯前去却嘆人無及物功不似團團道邊樹

虞美人草歌

宋曾慥

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

紅業已隨煙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

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
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清血化
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歛眉哀怨
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楚
漢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總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

天開巖

宋王獻臣

小石大石皆羅列造化安排非力設覆者如軒深者
同方者如屏平者席可以安尊壘可以橫琴瑟天邊
鳬兔眼前飛海上波瀾掌中白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廿八

羅浮山

宋傅烈

洪水未必能流山別島安能居人間扶桑夜半光吐
焰洞龍白晝飛塵寰初聞其事驚且異傳言豈或流
於蠻貊將圖牒為考訂山中記載皆班班扶藜喜作
山中行勝處不復悲天慳樓臺自是人隔絕峰岫直
與天回環憑虛搜冥一眺望日觀朱明兩相向乃知
雲浮山更浮二山總在三山上從來凡眼不見識怪
怪奇奇千萬狀我擬靈寶皆國寶不待山人劉三匠
丹崖佛迹直末耳天筆名山世基仗干戈昔日聞馬
羣有壘百尺那能開坐山一笑失道士國勢隨滅如

烟煖清朝祀典歲歲舉慶基福地源源來願

羅浮朱明洞

宋王胄

傳聞此山分蓬島錦繡青霞疊相向飛雲通天兩絕
奇更出上界三峯上凌兢汗漫不可得倩誰圖畫丹
青伏朝真學道走俗子紀實留題出宗匠何當步虛
謁太微森列金庭五雲仗祇園琳宇山崔嵬鬱蔥佳
氣天容開回頭却立曉人境渺渺瘴霧驅氛埃非惟
此地相應領嘆我為爾胡為來他年欲訪經行處請
看好字錢巖隈

羅浮朱明洞

宋留元崇

仙神山羅與浮浮山東來幾千秋蓬萊夜半失左
股龍驚虎嘯王女愁至今兩山翠欲滴却與蓬萊比
小色黃金作橋通九霄水晶為簾掛千尺神仙舊說
何渺茫神仙窟宅今可望仙翁在山泉水香仙翁飛
空松風長我將洗手扣王戶乞杯長生九霞漿幽人
曉來參羽翮直上峰頭看日出鷄鳴五夜見金晶惜
有此景無此筆小臣不敢作奇觀皇帝萬壽如此日

七歌

宋丘葵

崇寧元年北人至撒花切令豪家備階梯禍亂救我

民誠朴日煩無處避富者有銀猶可救貧者無銀
田地嗚呼一歌兮歌已哀天日不見惟陰霾

三宮北狩何時返猿啼鬼哭塵沙遠李陵耶律甘匪
人豈無蔡琰吹胡管江南江北骨成山箭簇紛紛劍

痕滿嗚呼二歌兮歌未休潜然出涕滂沱流

山林嘯聚繁有徒州家買靜勤招呼縣官被命不敢

遜麒麟出幙羣狐狐昨者參州紅帕首高官厚祿恣

狂國嗚呼三歌兮歌三發天翻地覆網常戒

督府養兵如養子帛堆其家粟崇庾少不如意出怨

言恃功偃蹇驕其主道旁老叟哭告予未被賊苦被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四

軍苦嗚呼四歌兮歌始宣悲風為我吹塵寰

富兒諧了西園價身着綠衣足誇詫那知又有價高

人昨日新官令又罷近來書滿只月餘白頭老吏慵

送逐嗚呼五歌兮歌未足末世由來多反覆

十家九室厨無煙兒夫仆後妻偃前米珠薪桂肉如

玉野無青草飛鳥為手持室奉向何許官司有印儼

無錢嗚呼六歌兮歌愈悲天下太平竟何時

我生不辰逢亂離四方蹙蹙何所之欲登山子有虎

豹欲入海子有蛟螭歸來歸來磨堯堅母與蛟鬪子

毒充虎飢嗚呼七歌兮歌曲罷猿啼清晝蟲鳴夜

別友

元王翰

春在潮陽我欲死宗祀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
覆宗絕嗣良可恥今日徵書忽到門丁男屋下三人
存寸刀在手固不惜一死了却君親恩

為趙敬叔賦漢海獸蒲桃鏡 元陳旅

尚方老冶收精銅金膏玉髓開燿耀未央曉月低青
銅六宮秋井生芙蓉當塗妖鬼負神器銅人登車數
行淚空套偶落長安市來與人間照珠翠凝陰室祭

江心龍海兩夜入閩王宮一朝愁殺添上翁破屋日
夜穿晴虹西苑野露堪作酒中有駒駝活欲走趙侯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四

得之莫失手龍女蛟童候之久蓋鄭夾原家故物也

和詹生春雨寒歌

元釋大圭

十日春九日雨空屋貯寒寒色苦曉雪都成陌上泥
暮雲不見城東樹所思今何處相去幾幾許獨將寸
心寄短琴琴老無絃暗塵土東風吹落錦一幅文章
字字成金玉中有苦寒詞調古聲更悲聲歌我不忍
上訴蒼蒼知俗眼瞳人久生脂競收瑣尾遺瑰奇豈
禽乘軒士徒步黃土被繡人無衣天公有意回春機
千林一夜生紅綠長年呻吟掛門人生不解同享
木君勿歌春雨寒我有兩耳愁心百盤爐空葉已灰

風淪苔生綠簷聲夜夜春水懸人間惟我與三同
味鬢髮未白書如山春兩寒歌一闕窮遠在天愁不
得當時短衣夜半悲飯牛何如學取商頌磬金石

次韻陳陽民惜春

元釋大圭

金尊酒滿胡琴語白日長看華在樹東風一夜來戲
人老紅飛盡江南雨勸君莫苦愛流芳紅顏百歲終
黃土山人眼底不見春古檜陰陰翠虬舞

出無車

元釋大圭

出門便有路路與天長盡何處今日出門去不去
時喫苦不得住齋生脚背汗雨流草鞋穿破脚不羞

清源文獻

卷之二

四

大砂小刺踏入肉疼痛連心眉摠慙前村落日孤起
煙客子苦飢還問宿歸來資用無一存大悔三月不
出門白面年少命運好連綿四道肯信無車
一生老

夜間水車

元釋大圭

旱火秋蒸土山熱新苗立死田寸裂而風何處送鳴
鳴一夜水車啼不歇水車身作水中龍赤脚踰龍憐
老翁白水田頭月未落千畦萬畦雲雨同流蘇醉卧
樂家子有耳不聞汝啼苦水龍水龍汝勿苦及物
乃得如汝

築城曲

元釋大圭

築城築城胡為哉使君日夜憂賊來賊來猶隔三百
里長驅南下無一畦吏胥督役星火催萬杵哀哀巨
壘起賊來不來城且成城下人語連哭聲官言有錢
顧汝築錢出自我無聊生收取人心養民力萬一猶
無盜賊不然共守城者誰解體一朝救何得吾聞
金湯生既樞為國不在城有無君不見泉州閉門不
開宋天子當時有城乃如此

僧兵守城行

元釋大圭

僧為兵守城郭不知此謀誰所作但言官以為盜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三

四

在深山霜葉薄朝朝上城候點兵群樵長竿立
險難相看摩頭一驚喚竹作堦鑿殊不惡平生獨抱
我家法不殺為律以自縛卿知今日墮卒伍使守使
受受官約謂僧非僧兵非兵未聞官以兵為誰一臨
倉卒將何如盜不來時猶綽綽敵人日夜狙我城示
以假兵無乃弱我官自有兵與民願放諸僧卧雲壑

有事居庸關

元盧琦

居庸關天蒼蒼關南多暑關北涼天門曉開虎豹卧
石鼓奮擊雲雷張關門鑄鉄半空倚古來幾度壯士
死草根白骨棄不收悲雨哭山鬼道傍老翁人

十餘短衣白髮扶犁鋤路人立馬問前事

言丘墟夜來鋤豆得戈鉄雨蝕風吹失顏色鉄星
帶土花濕猶是將軍戰時血前年又復鉄作門貌猶
萬竈如雲屯生存有功推玉印死者誰復招孤魂居
庸關何崢嶸上天何不呼五丁墮之海外休甲兵男
畊女織天下平千春萬古無戰爭

壺山真淨巖歌

元盧琦

六月翠壺山下客凌晨登山逾絕壁支筇徑上真淨
巖頭上青天纔咫尺高僧十載棲巖幽啓扉相見還
相留欣然坐我斗室底滿室嵐氣生清秋開窓一覽
數千里蒼海微茫等杯水客帆來往烟雨中人家遠
近林巒裏平生讀書苦不多時事如此將柰何蠅頭
蝸角付一嘆會當結屋山之阿

送塗二尹任滿之京

明郭居賢

我來塗水兩餘月盈耳絃歌聲不絕陳侯佐政及瓜
期收拾琴書赴丹閣客中送客情更多挽舟不住將
柰何寒衣慷慨為君舞停杯激烈為君歌蘆花兩岸
秋風早水色連天淨如掃采石江頭酒正香小孤山
下月偏好丈夫生世當有為方今四海皆雍熙知君
此去五雲表三年美政敷瑤壠奏對天顏應咫尺

續天官期第一大施經濟慰蒼生安得區區淦川也

瞻雲為戶部蔡主事賦

明楊曜宗

端明學士賢孫子佐理司徒聲價美寸心捧日掛窮
隆千里看雲念桑梓雲飛有盡天無邊三時望斷心
難懸瑞氣時隨鍾阜雨輕陰遙帶羅浮烟親顏不可
見親舍邈何許倚門正在白雲間身欲隨雲心獨苦
君不見望雲昔有狄懷英至今勲業鍾鼎銘太行極
目一時事知尔千年紹令名

谿山秋霽畧

明何祐

溪頭初收夜來雨萬里雲銷豁天宇天際群峰列翠
屏遠近秋容淨若洗蒼松落落覆蒼苔榕下草堂窓
戶開水亭面面波微靜共坐雄談忘晝永溪中鷗度
鏡光寒島外雀歸林未暝自是溪山景趣多歲月如
流柰老何何日問奇楊子宅相與幽人載酒過

卷之二

四

謁厓山慈元殿故基

明趙珩

胡運當與宋運否龍舟泛海休涯湊慈元草創面南
山間關不廢君臣禮荒基蕪沒斷烟中滄海悠悠恨
不窮獨奠一觴深飲泣黍離歌罷起悲風

送林子賁歸漳

明王宣

半月昏凝秋雨微翔風卷沙塞鴈飛與子別離當此

披手無言涕自垂蒼梧帝子不可見羅浮仙人登
奕棋玉樹瓊枝君愛惜天寒莫遣長風吹

越南行贈郭茂齋憲副

明丘養浩

紀閩中庚寅正月之變也方伯查公約參議

楊公瑀都指揮王君翱皆及於難

越南正月陰風起簸蕩三山立海水猛蛟突獸脫行
蛟雷轟霆擊不掩耳盤空殿地翻刀戟市子公徒具
辟易六街九陌塵霧黃紫微長松雙遭劈於王將軍
武且豪擊賊不死死賊刀弱體血射愁雲高淒風慘
木木怒號郭公劍氣瑩雪濤寶龍玉珥潤鵝膏仗劍
橫梁出門去眼中題題空秋毫飛符掉羽聯偏伍伐
鼓樹旄中甲弩驅兵北嶺雨正霹靂檄連江月當午
連江備急賊氣折公也謀謨神機發猛士摧山勢可
手冥鏗徙海還遭掣鯨吞鼉作會幾時風驅電掃順
區滅郭公功多不自說快馬輕裘照雲月賊頭累累
擁前驅凱旆悠悠向城關城中達官金鼓迎壺漿士
女遠旗旌書生頓樹汗馬伐大夫終標麟閣名麟閣
懸知傳子儀散冕行看賜喬卿君不見遼海頭遠水
東西塞出尤債軍覆將古城下黃蒿白骨聲啾啾安
能續客如公者藩維遠鎮數壯猷坐令豺虎膽魄白

日夕廣麟鳳遊

功德寺

明王慎中

我昔已聞功德寺山遊日暮行始至舊栽松栢森成
行庭空寥廓孤唳魏碑古跌苔半封上有金鷄樓
勒字巖巖長圍龍虎宮棟宇猶帶金銀氣老僧告我
昔年市令我感歎長歎歎宣宗昔日盛行遊四
晏然遠塵收鑿嵌構宇俯喬嶽穿池引水開滄流
慈雲覆頂翔赤鳳靈山統勢蟠青虬萬乘時來過雷
電郊原旖旎閃黃旗神前一侍玉女鳴瑞曳珮凌
清秋危閣登香象緯迫長廊丹碧辰星留綺繡參錯
清源文獻卷之二 四七

過彭城作

明王慎中

晚靡郊原極望平踟躕立馬客心驚疎墩蕪沒項王
煙草棲迷亞父城春去秋來經幾度霸業雄圖不
可觀臺在已無戲馬人誰流猶記收軍處高陵深谷

在翻覆世事回還難定測昔日東歸着錦衣今人但
暮年出隸蕭壘陰除苦霧封桓山烈烈動悲風英雄
百戰終歸盡轉覺身名祗夢中

觀廣範川大書歌

明王慎中

瞻僕清晨登我堂手携大軸墨淋漓直木屈鐵相撐
展舒未畢神開張猛獸崢嶸龍爪利左擎右攫忽
橫翔一波如拳勒盈尺豎戈擊趨掣電光瑠璃側坐
金斜鑿銳鋒斫劍星耀芒華嵩擲石壓虎窟衡霍興
雲起蛟鄉宵雲紛披驚變態一手真看百體藏始知
曾含山海氣鬱勃憤盈不可當細書瑣屑何由泄故
清源文獻卷之二 四八

明王慎中

蒙驛城西開一室主人况復長衰疾商歌欲出聲不
任曳踵將行脛無力賓位坐使苦辭侵昨階漸向蓬
蒿沒兒扶踈蹕為爾興知爾元非車馬客我今已見
觀如翁怪爾猶能鬚似漆朽廢本令顏色醜光輝應

爲羣氣得告言數歲滯風塵足低頭常傷剛赤
引衡鹽滿箱雕鷹在籠銀六翻手板遂巡效趨走壯
志摧藏誰復識清濁未容與世昏見人每露眼中白
時事蒼茫心死灰胡爲錯驚毛髮黑爾遭困頓不自
煎內韃外韃形體澤我病雖備神來守俗目徒看紫
霄煇微爾何由覩德機豈謂泥塗皆棄物大樽浮潮
亦有用枋榆飛鷄真堪適技杖逍遙遂縱歌主人不
病何須策

飲中醉歌題贈李東甲

明王慎中

東甲先生愛靜便辭官正及未衰年忘機不睹園基
清苑文獻卷之二
野好飲多開種木田每詩妙得閑中坐更詫無如醉
後眠子夜絃歌娛客地一春風雨養花天紅英漸委
蒼苔上白髮來侵絲鬢邊世態無端爭夢裡人生何
事勝樽前

康山忠臣廟歌

明陳彬

元運晦冥將向朔群雄紛紛逐秦鹿長江天塹有番
湖真主廟筭爭先着先着點敵拒者誰偽漢陳氏強
渠魁大戰不休五晝夜千艘萬舳舳敢如雷兵家勝敗
本難測怪風衝舟敵圍棘帝王從來自有真忠良誓
心最惜身着袍赴水啓韓成賊衆驚疑不敢凌執戈

丁普郎頭落立舟不仆僵自餘諸臣皆奮戰三
十六人頭血濺蛟螭泣斷湖山昏烏兔驚飛日月變
大慈亦就藏江漢載清水流汚一顧全吳席捲
濟魯幽燕連迅雷建康形勝天下奇金陵鼎足安
黃皇家大統百戰中總歸番湖一着筭康山立廟
報功崇年年祭祀屬縣供紀信張巡如可作諸臣安
肯拜下風我來攝祭瞻遺像猶似當年殺賊樣皇家
恩澤雨露深香火千秋應無恙

晉江歌

明莊一俊

晉江之水陸天津相傳渡江東晉人時代淒涼數百
清源文獻卷之二
戰風流往事懷悲辛光州固始亦陳迹爲王審知隨
入閩祇今猶蒙東晉號衣冠後裔皆編氓我行晉江
草水春垂釣鯨鯢坐隱淪上溯虛齋精理學下驅數
子出風塵風塵數子才非一覽古懷賢淚沾臆李聰
長史諫楚王一去長沙三嘆息陳琛提學養高名淺
說通典刊無極清修諫議史于光笋江王立聲琅琅
少年司農周天佐沉沙沒石何可當四賢寤寐豈後
時百代風騷我得一朝削去金門籍含悲鳴咽空
不爲晉人避亂來江水今人遨遊江水湄虛齋千古
不廢成江水東流無盡期青天白日望三益衰草斷

橋歌五噫

安平行

明莊一俊

淒淒風雨安平行行人道路多哭聲哭聲何為在山
水盜賊充斥紛連營暮春猶見落花下四月採桑盡
西野一望飛塵南畝來滿目紅裙淚沾灑枕籍死者
數百人亦有不死敗厥身高門失節汚迫脅立談不
敢言縉紳縉紳家陷寇逆丈夫束手猥無策千峰
阻說犬羊群十里翻為豺虎迹豺虎食人尚可逃倭
奴雙手善鼓刀三軍魂魄既飛奪一時膏火相煎熬
此曹大半起山谷動引倭奴掠草屋倭奴原是日本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五

人同生天壤非巨僕其徒剪髮相離呼面目轉變在
須臾中幸何苦學夷狄學成往往相傾屠傾屠對面
相決絕居人豈得稱明哲昔時接濟事交通今日反
掌遭遁滅遁滅之禍首者誰千艘萬艘互蔽虧湖絲
銅錢貿交易千賊萬賊皆爾為爾為盜賊累官府東
橋西橋無安土列郡良家盡從軍一縣人民半戎虜
我聞安平初築城擬絕倭奴息盜兵數月經營尚未
畢一朝白刃來縱橫首夏風光忽已幹交交黃鳥何
暇耽本期民事聚農桑豈謂倭奴吹歌管歌管之聲
慘醉酣我軍亦振戰城南城北音書無往路城東

我欲能堪城西潰圍疾如水相望不敢射一矢行陣
翻居石井鄉平地如履安市人言召募數十兵錦
衣肉食相逢迎不聞漢朝一李廣以少擊衆飛將名
只今倭奴總四十其餘倭奴皆因襲我軍並無戰聞
情望風先走何嗟及太平日久忘戰爭何況諸將苦
不征豪家藉此肆劫掠賊退入室更可驚占來所憂
在盜賊未聞良民亦反側詰朝嘯聚出鄉村薄暮荷
戈投落日落日倉皇海上歸孤城雞犬眼中稀攫金
不論貧與富殺人寧知是耶非此地起家本商賈當
年繁盛亦快觀邇來翻作廢康場十室九空一何苦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五
我欲貽書寄轅門盡掃倭奴順至尊但令民兵討盜
賊自然叱咤清乾坤海濱丁壯多膂力嗜殺盜賊若
飲食所求千金重犒師陷陣先登生羽翼軍中號令
如太山豈無管樂出其間白日清源待節制青天佛
國始開顏紛紛佛國亂無象蚩蚩黎民亟稱想閩海
終然坐澄清妖氛誰擬空軟掌諸將貪功非遠猷威
賊只欲為身謀五道出師無紀律主將自利在先倭
人和既違多所失倭奴見之益驕疾此地喪師罪最
浮我欲書之愧直筆直筆視我安平行况與石井鄉
悲鳴棘門萬里知何處每對霜臺望神京神京霜雪

兩邊遠四海蒼生少安飯此行若在神京中卧病五
壘甘不返

興化歌

明莊一俊

興化之歌那忍聞此歌聽之心膽焚興化郡城未陷
時千門萬戶相因依林家九牧起唐代黃家數世半
朝衣其餘列姓分爵祿市井塵肆倍芳菲一朝倭寇
紛然至城門一開太輕易倭寇自智守臣癡詐作劉
軍都督旗傳言天兵救汝急速開城門待我為城中
日望劉軍來一聞救兵諠草萊開門數之六七十示
以心腹無疑猜守臣置此防倭寇豈知倭寇此徒構
清源文獻卷之十
分散城門列行營居民不敢問烽堠三更舉火為內
應城上賊登若蹊徑家家歡喜且睡酣十呼萬呼猶
不醒醒來已覺倭寇聲開門延敵始大驚守臣無勇
不敢戰但得潛身逃遁行逃遁自喜更生恩孤身那
與群盜爭侍郎都憲皆面縛殺戮無數不知名木蘭
陂水本至清玉顏何處可投生倭夷醜類索汝急縱
然死節難為明木蘭陂水在江波棄此不守將奈何
孤城上下無救援縉紳日望空嗟咤此城被圍一月
餘元戎堅壘福清居福清去此數十里海水通楫山
通車不聞羽檄到福州三山兵甲亦當收不開烽火

到泉州清源戍卒亦當求孤城圍久不能守萬姓
哭詎能休城中王帛且勿論城外骸骨如山丘聽信
賊兵入城門守臣失策真愚昏達官貴人不敢沮沮
者欲以軍法論此城文獻天下奇數萬生靈帝所知
元戎重兵不肯救守臣議守空涕洟興化雖離九重
遠頭目手足亦相資雖然蒲兵多怯弱餘勇賈之豈
徒與此時倭寇猶在城諸路曾無一救兵古來烽火
有烽火遠近相屬紛相迎古來封疆決一死焉敢逃
走負堅貞但信都督劉軍好詎知近來亦草草前軍
得志飲膏梁後軍既醉已傾倒元戎不罪罪縉紳縉
紳殺戮是何人守臣不罪罪縉紳縉紳子女汚風塵
我聞張許有完節睢陽死戰真汗血當日祿山百萬
雄此寇小醜何足屑我聞真倭六百人其餘土賊易
摧折莆陽豈無三千士驅之亦足當豪傑但擬招安
為上策上下蒙蔽多柔舌憶昔此邦文物鄉大臣科
道相翱翔尚書林俊有經濟國朝盡說龍鳳祥清脩
給事鄭一鵬奏疏寥寥達明光苦節御史陳茂烈一
介不取動君王數公地下俱含笑九原不起空稿殭
興化已陷泉州危鄰封從此失藩籬唇齒終然相輔
國諫臣早疏入丹墀不救興化救泉州閩中列郡俱

邊憂若使成風不戰守祇令萬姓負災尤喪師失傳
罪者誰棄城覆郡將何仇我願天心垂仁愛盡掃倭
夷出邊塞勿屠興化城中人此邦原有封疆在我
皇震怒發天兵命將出師那輕貸我望天兵遙作歌
滿目荼毒誰肯過天兵速至如奔濤萬年一統靜山
河

硯匣歌 有序

明莊一俊

予在浙東與陸石樓石谿伯仲相友善石谿因贈此
物既珍襲十餘年神物飛動若將有適予廼作歌以
贈文君晚亭蓋楚至人也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五

我家硯匣浙水東贈我者誰石谿公石谿方伯蓄異
物文章浙水生雄風兄弟一門稱二陸父子數世飛
群鴻忽然提携來過我四明山色何夢夢自言此匣
不易得倭人欲獻明光宮十年棄置明山側一朝神
物精靈通中有一硯更奇絕白日紫氣凌青空雲雷
咫尺不可辯烟雨往往來簾櫳須臾靜夜稍延坐又
如秋色掃崆峒蒼茫明月忽遠出滿堂星斗光玲瓏
陸家兄弟苦好奇少者石谿更甚之相見呼我神仙
客吏民一郡來相催有時乘興忽揮灑萬言數語
新詩浙水歸來十餘春文房舊物老風塵相逢忽

二千石知是方城漢水人方城漢水號晚亭千載悠
悠叩六經原騷楚賦本奴僕殷盤周鼓作儀刑一日
視郡來泉州洛陽永鎮滄江流神物所思在廊廟匹
大懷璧為愆尤硯乎硯乎上有白眼若先電已令驪
龍守之徧匣中諸物隨指揮天下珠璣詎能先助君
獻賦金馬門此時同上未央殿

長安道

明康朗

長安道上風瑟瑟紅塵入天馬蹄疾西街車騎如簇
雲翩翩時傍禁城出聞道中元八月時太平 天

子萬壽期詔書戒日開金殿王帛萬國同來儀九重

清源文獻

卷之二

五

淵穆不可見東朝賜宴復賜餞微誠不及扣關門遙
望高玄鬱葱舊歸來束帶更垂裾青雲府裏見尚書
門吏傳呼如咤叱群公衣舄共赴趨吁嗟貧士羞俯
頰束帛何曾謁權府黃金買笑嗤世人一言不合主
者怒主者怒猛於虎貴賤賢愚何須數古來開閣重
禮賢詎必令人棄如土君不見長安市上一巫生流
落祇誦三元經驅雲舞雀來天上腰金曳綬為公卿
一時王侯傾揖讓片言高下生辱榮嗟乎逢怒爾亦
免千金奉道天為轉

洪石磯

明康朗

巖石磯晴日無風水亂飛石崖巉巖不可窺下有毒
龍窟上有危樹枝磯頭峰高幾許雲不歸鳥不語青
天一點蘸寒波古來惟有斷藤處

池上桑

明周天佐

天地不生桑誰人更看絲家盡養蠶何處桑有枝
池上幽人念桑折閑來坐愛綠陰移閨中少婦思羅
綺夜半挑燈畏蠶饑二物俱在春風中自是人情各
有私但得布衣長不厭條桑池上任離離

飲馬長城窟

明俞大猷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主恩重似山有身誰肯恤

蕭源文獻

卷之二

五

臣十有五看青衿十年稽古志何深漸將駢蹏逐時
好生民疾苦每屬心晚得明師虛舟老隱然自負圯
上道此老閉門六十年考訂韜鈴內外篇上下古今
三百戰列陣為圖闡其玄其中一陣卓千古韓信戚
項穀起五孔費將軍居左右樊噲將軍為前阻沛公
居後信居中奇兵出入正為主臣少嘗學一人劍十
盪十決無當沮奇正陰陽手足身以一敵一術如此
返視老人韜鈴旨敵百萬人觸類耳年年西北動風
塵賊入三晉荼赤子驅往驅來氣亦橫未聞向北發
乘矢天子羽檄飛四埏頗求壯士城程羶臣世受恩

二百年臣身受恩又倍然古云主憂臣死辱君命義

臣不如畜不勝大馬戀主情昂昂欲擊吉囊頸壯士

良欽期不至藩國即城守相期未米行匹馬辭親向

長衢生人死別會口無西河之水流東河丈夫義重

水豈殊驅馳六月拜燕山三策藐說公卿問東市買

甲三千葉葉葉光明照體寒西市買馬高纒繫宛轉

絲鞵鐵鍛鞍正陽市上買寶刀摩沙三日神氣豪七

月直撞屠庸去土木城中傷往事鴈門谷口戰場平

遼人戰金人勝從今追吊皆陳迹更論誰敗與誰

成鎮朔相公兵部尚書坐錦羈狂臣抗禮相公前兵

蕭源文獻

卷之二

五

弱營虛縱橫語相公聽之心竦然軍校朝臣軀軀小
相公信臣腹中寬授臣銳武三千士彭彭車馬閱重
邊西風八月渡河垂肘望朔方城魏魏套荒草長城
空魏當時建議棄者誰二十四日駐平虜虜鎬飛鳴
衝城堵嗟臣疾作還執弓踟躕上馬辛浹苦東路將
軍欲為馬革裹西路將軍欲為鐵鋤埋臣笑將軍見
未大戰死腐肉烏食哉九月二十至威遠長城已敗
秦人板天慕道遙起寒色馬渴冰凝飲不得吁嗟飲
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主恩重似山有身誰復恤十
月征騎出長城煙火冲天燦草荆胡虜北遁數千里

寶報明主虜患寧師凱相公問如何明年防秋衛更
匪莽干虜強我兵弱責實練兵應破他有勇知方出
征伐自是干戈中禮樂黃石此語流人間誰道神仙
不留訣由今之兵無變法故事襲沿靡日月相公聽
之復竦然方略相資意未輟忽膺龍命自天推錫臣
分節守南陲盤桓志士感知已相公亦嘆今類違君
恩許歸客滿庭不聞親娘喚兒聲子兒去時母猶健
莫是思兒始病侵吁嗟吁嗟涕交零不為徐庶為王
陵人生忠孝兩字慚何能慰母九原心泥蟠天飛應
龍神先賤後貴和隋邱烽火若通秦上谷九重羽書
更召臣老馬老農自有知庖祝耕織應專宜天地正
氣人須稟不臨大節孰辨之去歲天涯今海濱水中
萍梗漢中雲數奇颺颺功未就自許慷慨志猶存夏
雪冬雷天地合志士滅賊心未絕何日掃清俺倭塵
沒當飲馬長城窟

脩園次蘇長公韻

明黃伯善

江上茅堂郭東村種花時藥養詩魂豈知風雨苦相
妬顛狂霧迷朝昏吟畦漫作蠅蚋藪薜荔低摧菜
菊園一春烏語帶寒澁十番花信負暄溫天惜先生
久憔悴陽官催喚扶桑暝度水晴雲將煖吹還人健

春山有鳴琴春士吟好音正爾春吟時忽為二病侵
清源文獻卷之二

采桑行

明陳嘉猷

采桑復采桑大姑小姑親携筐三三兩兩古道傍今
年桑葉好晝夜飼蠶怕蠶老園麥青青田麥黃軋軋
鳴車當戶縲車未停聲絲未分富家索債官家討阿
母見之不敢言大姑憔悴小姑惱阿嫂語頻頻勸姑
莫苦辛不見蠶食葉絲還人我姑只怨自家貧

春吟

明朱梧

春山有鳴琴春士吟好音正爾春吟時忽為二病侵
清源文獻卷之二

燈市逢觀海詩叔歌

明朱梧

單闕之歲當元正膝風瘍病杯未傾反閉柴荆束華
髮三五無分星橋月青天自憫苦吟身禿病肉骨沾
陽春滿城簫鼓喧柳市隘陌士女摩珠輪室虛見白
不忍睡尋常得酒因人醉天街浩蕩值嗣宗秀色英
香滿裴類扶帷汗雨櫻鵝鳬寡鵠橫空絕塵累溟海
正懸蓬山如月雲如瀆妖童掩瑟王孫頭

雙穿花金纏轡談詩高調盡橫眉問奇降意思交臂
仰嘆千載竹林人徒遺春風勞夢寐

元正讀黃孔昭游廣詩

明朱梧

屬斯榆蕭艾寧識鵬鵬大凌風搏擊上雲霄泰山勃
海猶襟帶春風新入轉山嚶傾耳頻聽夢寐驚蛟腹
眩黼黻星兩鬢盈黃生卓立黃初上突兀縱橫不
可狀忽然懊惱隘寰區振羽羅浮躋瀛漲鉄橋雪水
漸行車簾洞朱明飛天花片片仙衣化蝴蝶人間再
覩直南華較客馬人非郵質有如暗谷流白日夏虫
不可語冰寒徒資章甫與玄端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六

清源文獻卷之三

清源文獻卷之三

詩五言律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編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陪太原鄭行軍中丞登汾上閤中丞詩曰汾樓

秋水潤宛似到閭門惆悵江湖思惟將南客論

南客即詹也輒書即事上荅唐歐陽詹

并州汾上閣登望似吳閭貫郭河通路繁村水逼鄉

城槐臨枉渚巷市接飛梁莫論江湖思南人正斷腸

送少微上人歸德峰

唐歐陽詹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一

不負人間累棲身任所從灰心閉家行菜色見羸容

幻世方同悞深居願繼蹤孤雲與禪誦到後在何峰

山中枉張員外書期訪衡門

唐秦系

常恨相知晚朝來枉數行卧雲驚聖代拂石候仙郎

時菓連枝熟春醪滿甕香貧家仍有趣山色滿湖光

山中贈張正則評事

唐秦系

終年常避喧師事五千言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

山客邀上客桂宮落華軒何事教余起微官不足論

晚秋朱拾遺訪九月山居

唐秦系

逐時人後終年獨掩關家中貧自樂石上卧常閑

添新味殘花帶老顏侍臣當獻納那得到靈山

遊東林寺

唐黃滔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終嫌晚重遊豫作期
等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翻譯如曾見白蓮開滿池

寄方干

唐周朴

桐廬江水開終日對柴關因想別離處不知多少山
釣舟春岸泊庭樹晚烟還莫便求栖隱桂枝堪恨顏

永嘉亂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憶昔吟

五代詹琲

憶昔永嘉際中原板蕩年衣冠墜塗炭輟染腥膻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二

國勢多危厄宗人苦播遷南來頻洒淚渴驢每思泉

癸卯閏亂從弟監察御史敬凝迎仕作別

五代詹琲

一別幾經春樓遲晉水濱鵲鴦長在念鴻鴈忽來賓
五斗嫌腰折朋山刺眼新善辭如復我四海五湖身

九日溪偶成

宋錢熙

漁家深處住鷗鷺泊柴扉雨過沙迷逕潮來風滿衣
岸幽分遠景波冷漾晴暉却憶曾遊賞嚴陵有舊磯

寄九口山僧

宋呂言

日極閩南道雲山隔幾層深秋城外寺白日定中僧

野蔓穿松甲幽泉漱石稜遙思茶話夕敲碎玉池冰

九日山送客

宋趙時煥

頻年為送客携酒訪山靈歸去成何事重來媿此亭
天寬野水白松潤石厓青倚杖思今古寒鷗落遠汀

廣福院寄吳山人

宋僧法輝

夜召山翁酌花間聊撫琴酒香來竹外古意入雲深
月色臨諸水溪光射遠岑擬教塵無客對此滌煩襟

題林知塚

宋劉濤

處士塚三尺吳山松萬株空餘著書稿不見煉丹爐
道古言難合年高勢最孤清朝禮樂備無處用真儒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三

哭樸鄉呂侍郎先生二首

宋丘葵

潮士瞻韓木莆民愛邵棠名隨天共遠身與國俱亡
血碧一時恨汗清千載香玄虬方墮屢蟻蛭恣飛揚

已擬持荷索俄抽似葉身甘為南朝鬼不作北朝臣
屋壁遺文壞鄰州戰血新劫灰飛未盡碑碣托何人

鰲峰

元陳駘

為愛溪山趣朋尊訪舊游久拚黃菊醉况被白雲留
木落千山曙潭空萬影秋坐來飛鳥盡歸思共悠悠

四賢祠次韻

元傅定保

西傑唐遺迹千年此安靈草荒丞相塚雲鏤隱君亭

衣猶綠翰林山尚青因懷水南令愁思遠春江

重五日弔古

元釋大圭

楚國大夫去彭咸從所居祗今浮水馬何處問江魚
真俗悲遺事離騷讀舊書一觴川上酒斜日雨踈踈

世故

元釋大圭

世故占星變吾生共月孤此時無夢寐長恐涉艱虞
山色宜茅屋松花滿飯盂素心將獨往及早謝人徒

次韻詹生懷陳衆中阮信道

元釋大圭

舊游陳與阮不見獨成吟無復此聯璧為誰重鼓琴
朔方文字老南國酒杯深今日風流遠令人恨滿襟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

和林子蒼湖亭晚酌

元盧琦

登臨多野趣未暇問朝簪東海秋聲起西湖暮景涵
江雲連遠樹山雨落寒嵐同是他鄉客相携看斗南

寧化縣作

元盧琦

觸熱來寧化居人已賣瓜田園優五色市井近千家
孤塔凌空聳青山對縣斜瀟條兵火後撫景重咨嗟

靈源洞

元王翰

旭日照高岑天風振遠林不因滄海色那識白雲心
瑤樹空香滿珠林積翠深坐來明月上何處起潮音

正月五日故後言懷

明蔡惟溥

久雨淹南郡春懷思滿襟謬慚百里宰寧愧一生心
遙梗誰相問風霜獨自任金雞晨放赦感激聖恩深

獨行

明釋道楚

不愛城中住長為林下僧往來無伴侶去住有枝藤
遇水相扶過逢山也共登棲身磐石坐愧我嶺南能

山暮感懷

明丘養浩

日落山容瘦風飄木葉披晚雲棲雀鳴殘雪衣松枝
吾道滄洲在浮華白髮知故人俱萬里誰與論心期

冬日蘇臺公署

明黃潤

幽來習靜坐杏院寂無譁門向玄風掩橋連曲徑斜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五

池寒凝水氣石曉淨霜華猿雀前盟負徘徊幾嘆嗟

贈南湖丁隱士

明黃瓚

湖海有高士逍遙水竹居江空山入牖雲淨月侵書
卧釣滄洲上行歌白雪餘猶開仲蔚逕松菊日教鋤

寄福城諸故人

明黃淑清

萬事不掛眼故人牽夢多開門終日裏辭客九秋過
子任扶田耜妻能緝釣簑深期一酌酒聽我白蘋歌

紀變

明黃淑清

嘉靖六年冬十月在縣二十七都有耕牛生人孩其
家識為怪異懼有聞者即死而瘞之近方見其比人

道其事頗詳但忘其日耳余謂愚夫未悟上天垂戒之意不有斯人一發則大事竟淪非天假之耶敢用特笔告我同志

愚夫藏至怪隔歲味連丘不有斯人發誰明為國憂野懷勞夢寐天命託歌謳寄語調元者今應速問牛

遊清源山二首

明王慎中

取路非高足入山力復餘所長元有適於計未為疎高見群生擾閒看四體虛堪嗟二畝半促促邑中居城中長日望翹首起遊思如何咫尺地動以歲年期忽觀草花喜終遭猿鳥疑明歸應復望惆悵使顏衰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六

桐川客舍

明王慎中

風雨慘燈光無言坐北堂主人及中夜問我自何方名姓慚難告衷懷黯獨藏殷勤鷄黍惠欲去不能忘

宿武陽驛同陸毅齋憲使

明王慎中

天秋風雨急山驛易黃昏疲馬依殘櫪衰楊蔽舊門沾塗憐素服舉火愧空飧積緩孤生感幸蒙終夕言

訪友人山房留題

明王慎中

佐爾沉冥甚時常出入稀以茲廬寄愛肯使願空違隱几鳥啼急披襟風到微營營予亦厭將此共高扉

送呂思抑戶部之淮上

明王慎中

窮使發河陽仙郎惜署香家臨京口郡節建海陵求後過全魯花時到相蒼蒼葭葭外明月定相望

送曾汝誠給事使還二首

明王慎中

馬嘶柳帳前使者欲行邊揮羽黃金弭探纓白玉鞭飛雲迷漢月積雪凍胡天燕將聞書泣君看魯仲連太白壓遼城天狼照北平君王親用武節帥奉專征問罪馳輅入觀兵攬轡行當令將士怒歸及凱歌聲

送王堦齋守贛州

明王慎中

露冕何其貴安車朱兩轡凋殘方待收命數豈徒尊偃草知風尚烹魚悟政煩君心已如此相別更何言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七

過梁宅之為即日故居

明王慎中

草暗蟲聲滿閒庭菊自芳人同川上去書向壁中藏厠隅經置筆牆隙舊偷光相憶成今古如何不永傷

訪空同先生故宅

明王慎中

又欲求遺草今來訪故廬北窻存卧席東壁有藏書墨沼春苔長琴臺夜月虛年年桂花發人擬子雲居

哭薛西原

明王慎中

造物意何如伊人果去諸寡妻司几奠門客檢圖書隣杵悲無相朋綰恨忍除百身知不贖空爾淚盈裾

晚周續山內以鍊杖死

事真長已孤生敢自私批鱗當逆處收肉在寒時
機衣仍緒服正寢託形輝片玉今埋矣無因諫用尸

憶塘濱

明莊一俊

剡業在烟水登臨我舊過江山成契濶時序感蹉跎
松竹餘陰滿堦塘夕照多獨憐鷗鳥跡泛泛任風波

經淨業院宿田家

明莊一俊

淨業何年寺秋風此舊過鳴鍾僧已盡飲酒客無多
坐處依黃葉吟來撫碧蘿田家雞黍約因發鹿門歌

宿白石驛和曾筆山韻

明何元述

驅馳王事急車轍粵東西嵐淨千峰出春深百鳥啼
清源文獻

卷之三

風塵懷索落岐路意淒迷何日孤舟去歸與洛水溪

登嶽麓寺

明劉汝楠

廢閣何年寺茆堂隱數楹迴潭空梵影隔竹出經聲
絕嶺人稀到寒林僧自行竄然萬籟寂頓覺道心清

哭楊太僕

明周天佐

識公今已死考德恨無由一疏違雙闕孤標障百流
風高三峽壯氣結五雲秋易得唐生淚川江欲盡頭

良鄉之都城

明康朗

曉隨車馬喧望日渡西原回首天南域驚秋薊北門
風塵終歲事衰薄一身存明發雲霄裏應同燕雀翻

上巳登西署官樓有懷

明康朗

歸向花時好情懸物外幽清都一帳望芳草正堪遊
錦樹多依闕春禽常在樓天涯能適意蕭散復何求

四月晚發黔江

明康朗

出谷驚風清移帆夕水明灘聲宣積潯月色澹新晴
兩岸花迎棹中峰角倚城旅愁與遠思此夜一含情

春日山窓

明陳恒檢

山窓無客話饒睡晝昏然短鬢羞花落狂歌韻鳥絃
寒燈深夜雨春草石塘烟靜者亦何事深畊過暮年

山窓春卧

明陳恒檢

曉曉朝慵起荆扉午未開荒庭惟鳥雀瘦地可松梅
白首纏詩債青山閣酒盃龐公能就我開徑剪蒿萊

雙忠祠二首

明鄧城

守令在卑位殺身惟二公當時要路者不見一人雄
戰苦乾坤赤城摧雀鼠空瞻依立毛髮萬木響悲風
保障江淮固中興再造功風雲三百戰天地一雙忠
廟食春秋在鍾銘宇宙同我來祠下立千古仰餘風

謁項王祠

明鄧城

風雨烏江上松筠覆短垣怒濤摧島嶼英氣隘乾坤
霸略秦俱失如憎漢尚存九原千載恨猶憶在鴻門

春城晚眺

明鄧城

高城千里目清景一開顏人醉東風裡花明夕照間
歸鴛添柳重去驚雲閒欲問北來事衡山鴈未還

送王元美敬美還吳

明鄧城

金闕雙麟鳳蘇門兩弟兄為親辭綬冕憂國撫軒楹
奕世君臣義今時父子情設心已如鶴將作九臯鳴

送陳把總入閩

明鄧城

楚璞元無價吳鉤出有聲少年頻禦侮中歲始成名
燕領封侯骨鷹揚報主情八閩桑梓地蜃氣待君清

贈奕者陳堯

明鄧城

清源文獻

卷之三

開奕久知子今朝乃識君明心如夜月變態若春雲
教機三百度強踰十萬軍吾將操爾術鞭撻大羊群

高士峰

明朱梧

仙衣餘薜荔花石散芙蓉竹老經樓鳳巖深想卧龍
墨池秋草徧藥灶暮雲重著書吾豈敢此地擬巢松

過項羽廟

明王承箕

試劍秦關日咸京即故宮重瞻疑萬國一火失三章
赤帝元天定烏江晚自傷故鄉富貴地芳草映斜陽

喜得昌化作

明黃伯善

路分浙水上山入武林長吏無行縣先生可灌畦

字魚通海市官酒半蘭谿儘足容疎散何嫌並鳥鵲

安海鎮

明黃伯善

店通朝市江船隱暮堤井鹹泉過海土潤樹臨溪
再熟餐場早二潮應候齊他時鼙鼓靜萬室水東西

元夕後漫書與王溪

明黃伯善

月暗藏燈夕春寒改火時江陰留宿雨土力動新曦
已卜麥秋有何嫌花事遲詩人休懶漫啼鳥到茆茨

種菊

明黃伯善

卜茲城市隱借爾谷園姿剪草疎閒逕胎花細挿籬
一秋皆可對九日豈專期意以南山會淵明是我師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十

同鍊師送上人出洞

明千宗亮

竹月含窓曙松風洒衲涼一辭丹室去相送白雲長
草濕山橋滑花飄澗水香紫臺遙望斷惆悵對砂牀

送海上人移棲巢雲

明千宗亮

青嶂巔樓息白雲自送迎束經披石色携鉢入泉聲
小徑松筠長新堂雪月明禪心原不住相對語無生

即事

明陳鷗

訪舊孤村裏尋幽野徑邊綠隨千頃稻紅對一池蓮
遠浦橫秋艇高山入暮筵客居如向日日有新篇

金陵雨夕話趙員外公署

明陳鷗

日暮春雨滿堂終夕陰苔痕依石潤雲氣滯江隈
喜接仙郎語愁為詞客吟新晴俟明發不敢廢登臨

北遊留別社中諸友

明黃克晦

五嶽未曾過一身空自長故人能借馬隣女為春糧
夜雨難將曉春雲鴈作行驪歌君莫唱雙鬢久如霜

圓通寺

明黃克晦

寺外青苔徑將行却自留水風雙樹老暮雨一峰愁
詩壁因名讀經蹄得肯休僧言山翠色更在向東樓

桂少府書屋喜晴

明黃克晦

誰以千金壁酬將半日晴朝來開北牖曙色滿東楹
清源文獻卷之三

山落當軒翠鶯啼渡水聲柴巖欣在目展兩一何輕

呈孫郡丞

明蕭騰鳳

東海一蕭生歸來自北平書無政府字懷有古人情
對客頻呼酒臨流欲濯纓三山不可到日下是蓬瀛

舟泊高郵

明黃金

淮揚曾不遠幾度苦舟橫湖迥天疑接風高浪未平
蟬聲連水日雁影沒孤旅思無愁病登樓動客情

小金山

明陳紹功

昔賢何處去茲地獨留臺智炬無傳火德雲有劫灰
紅心蓬島見山足石門開一樹桃柳暗流鶯幾度來

贈別林尉鄉丈

明莊履朋

發梓勤吾念憑君破寂寥自今花下吏日折道傍腰
象郡風烟隔龍城瘴氣消行春聊佐令亦足採歌謠
詩七言律

獻薛僕射

唐秦系

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采薇逍客未能忘野
興辟書翻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群鷗盡
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苑中

唐韓偓

上苑離宮處霞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階鑄出狻猊
清源文獻卷之三

立玉柱雕成翡翠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
教嘶笙歌錦繡雲霄裡獨許詞臣醉似泥

春盡

唐韓偓

惜春連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浮花歸別
澗斷雲含雨入孤村人閑易得芳時恨地迥難招自
古魂慚愧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為到西園

南安寓居

唐韓偓

此地三年偶寓家棘籬茅屋共桑麻蝶矜翅暖徐窺
草蜂倚身輕凝看花天近函關屯瑞氣水通吳甸浸
晴霞豈知下隸嚴夫子潛指星機認海查

釣龍臺

臺在福州

唐韓偓

無柰離腸易九迴，強攬懷抱立高臺。
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漫島上來。
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
日宮紫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

景祥院

唐徐寅

一溪拖碧遶崔嵬，瓶鉢偏宜向此隈。
農罷樹陰黃犢臥，齋時山下白衣來。
松多徃日門人種，路是前朝釋子開。
三卷貝多金粟語，可能心鍊得成灰。

贈僧亞齊

唐翁承贊

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
一軸新詩劍潭清，十年舊識華山西。
吟魂惜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
應笑乘軺青鎖客，此時無暇聽猿啼。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古

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惜向江村老。
空性元知世路迷，應笑乘軺青鎖客。

題建造寺

五代劉乙

曾看畫圖勞健羨，如今親見畫猶殘。
滅除大半石初初，欠却幾株松未枯。
題像閣人漁浦叟，集生臺鳥謝城烏。
我來一聽支公論，自是吾身幻得吾。

勸王氏入貢寵予以官作辭命篇

五代詹敦仁

華霸圖王事，總非中原失。統可傷悲往，來賓主如鄰。
勝負干戈似局棋，周粟縱榮寧忍食。葛盧頑顛，

思江山有待，早歸去。好向鷺林擇一枝。

余遷泉山城，留侯招遊郡園作此。

五代詹敦仁

當年巧匠製茅亭，臺館翬飛匝郡城。
萬竈純貅戈甲散，千家羅綺管絃鳴。
柳腰舞罷香風度，花臉粧勻酒暈生。
試問亭前花與柳，幾番衰謝幾番榮。

追和秦隱君辭薦之韻，上陳侯乞歸鳳山。

五代詹琲

誰言悅口是甘肥，獨酌鵝兒嗽翠薇。
蠅利薄於青帟扇，羊裘煖甚紫羅衣。
心隨倦鳥甘棲宿，目送征鴻遠奮飛。
擊壤太平朝野客，鳳山深處覺生輝。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古

上呂相公

宋劉昌言

重名清望徧華夷，恐是神僊不可知。
一舉首登龍席，榜十年身到鳳凰池。
廟堂只似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
除却洛京居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

題韓侍即致光詩

宋陳從易

整頭遺集自揮毫，三世傳來紙有毛。
迹為亂離飄嶺海，文從歌頌變風騷。
故都禾黍身難到，寶劍塵埃思漫勞。
百二十篇皆讀徹，可憐先笑後號咷。

香積寺

宋曾會

木門石徑亂雲粘四顧藍光冷射簷鏤霧樓臺陰
潤嘯風猿鳥韻相兼寒嶽路僻馮僧柏古篆香殘待
客添須信苾芻堪愛處滿階芳草正纖纖

遊金山寺

宋蘇紳

九派分流湧化城登臨潛覺骨毛清僧依玉鑑光中
住人踏金鰲背上行鍾阜雲開春而霽海門雷吼夜
潮生因思絕頂高秋夜四面銀濤浸月明

喜雨

宋韓琦

何假噴雷擊怒桴默然嘉澤浹民區經時亢隔羣心
駭數月焦熬一陣蘇已發宋苗安在握再生莊餉不
清源文獻卷之三

九日水閣

宋韓琦

池館隳摧古榭荒此延嘉客會重陽雖慙老圃秋容
淡且看寒花晚節香酒味已醇新過熟蟹黃先實不
須霜年來飲興衰難強漫有高吟力尚狂

夢遊異境

宋蘇隨

夢乘鸞鶴到仙家侍女風流玩月華琥珀盞斟千歲
酒琉璃瓶種四時花金玉藏錄文刊玉石壁題名篆
點砂一枕北窓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

崇政殿放榜

宋蔡確

名姓傳呼下九天宮筆旋題黃甲字禁門已簇香
花驄孤臣拜賜交悲喜相望先分五十年

謁迪上人

宋李邴

數眷招提四面山美師終日掩禪關憑欄人語風煙
上乞食僧來紫翠間萬木深藏雲決莽一溪空鎖月
彎環十年不踏門前路只遣松風送我還

琴泉軒次韻

宋李邴

但怪朱絃韻枯木那知古澗墮寒泉鳥啼靜夜應傳
諸風入寒松擬續絃妙體難尋斤斲處高吟寧墮膝
清源文獻卷之三

揭陽縣東齋九月梅花

宋梁克家

老菊殘梧九月霜誰將先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
厚肯放南枝特地香九鼎燮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
言芳者來冰玉渾相映好取龍吟播樂章

題湧月亭

宋黃子善

星河耿耿瘴雲披鉤氣崢嶸徹紫微輪輞碧空凌象
緯波翻清影射窓扉寒光照夜潛蛟動皓色穿林宿
鳥飛少樹無烟衣有露夜深吟賞欲忘歸

早朝

宋留正

天開曙色鄉雲東一日衣冠遍會同花簇端門迎曉
日柳搖禁院舞春風五音九奏聞韶樂萬壽三呼達
聖聰朝罷微臣歸粉署不勝踖踖耿丹衷

次許宰普惠院祈雨韻

宋莊夢說

華鯨呼客響脩廊杖屨來遊簷蔔堂
壅堵擎天光綽繞遠山排闥翠昂藏
高僧宴坐鬚髯古縣尹新題詩
句香喚雨雨來端有驗會看行旅不資糧

對御唱第詩

宋曾從龍

龍飛聖主重臨軒一介何期預選掄
清問六條當世事力行數語昔人言
慚無高論裨天聽頗有微衷動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十一

帝尊玉陛臚傳四首選擢堅一節報皇恩

水簾洞

宋留鑑

九天飛墜水晶垂不著人間一點埃
六月驚蜚霜色皎四時長作雨聲來
春晴野鷺穿難入月冷山風吹不開
我欲倚藤看翠色憑誰撥捲掛雲堆

肇慶七星巖

宋曾純

斗宿垂精掃碧空嵌巖太古石屏風
天然一道玲瓏穴誰見五丁開鑿功
寶裡乳泉金液點門前瀝水石橋通
與君細說松臺景讀履當年逸興同

鳴峰巖

宋黃巖孫

車錫當年愛此峰直於頂上駐禪筇
巖深疑有僊人宅地僻全無俗客蹤
罇石引泉圍古壁斷烟拖露滴寒松
夜來冷枕蒲團睡夢破一聲殘月鍾

僊遊縣圃訪梅

宋莊彌高

敏手種花幾幾月修治癯圃作名園
真情肯上宮粧額純白難尋匠斧痕
多謝竹君堅石好常携玉友憫冰魂
夜深臺上傳盃處銀燭高燒破衆昏

送毛真人南還

元陳旅

真人不似壺丘子老去都忘杜德機
左乙象文令虎守上方鳬舄背人飛
嚴扉暖翠侵絳帙江渚晴霞上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十一

羽衣游子故園春似海客牕長日聽催歸

送董尊師

元陳旅

羽衣使者青旄節玉案函封紫水泥
朝佩定從花外散天香只向袖中携
暫憐方朔辭金馬終勝王褒祀碧雞
龍虎壇邊銀渚近歸槎還傍露盤低

送趙子期使交趾

元陳旅

曉日承恩紫殿深都門祖道馬駸駸
上書不奏唐蒙策歸橐寧將陸賈金
露入珠盤鮫室白雲生銅柱象崖陰
為君臨水歌黃鵠天北天南萬里心

獨坐

元釋大圭

秋風一來林院深開戶自彈焦尾琴
木寒涼獨飲
白乳雲高下群山陰
老天真有月照閑坐清夜無人同
苦吟古來窮餓得不朽我生與世空浮湛

胡月簡閒中

元釋大圭

秋近清波荷葉圓
葉陰疎處見青天
偶臨湖坐得佳
樹欲傍花行無小船
林院鶴歸山色外
水亭人去夕陽前
深知碧玉壺中樂
一笑臨風揖地仙

王丞石泉

元釋大圭

白石藪藪屋上山
泉聲一道碧雲間
十分如練月同色
萬古不痕天照顏
靜夜竹齋知雨意
清秋茶鼎共清源
大猷卷之三
僧閑甘寒可濯功名念
公子青袍鬢未斑

吾郡

元釋大圭

吾郡從來稱佛國
未聞有此食人風
凶年竟遣心術變
末俗何由古
簪同市近祗今真有虎
物靈猶自避生蟲
諸公肉食無充耳
急為飢民散腐紅

雲榭

元釋大圭

老屋危基雨氣昏
石苔不見舊鏡痕
當年霸業旌麾盡
故國秋聲樹木存
度海雁行驚斷角
近城螢火沒荒垣
無人去買長餅酒
一醉陳王千載魂

送錢將軍北上

元釋大圭

舊國將軍蓋世雄
十年歸卧海門東
舊游臺閣諸公在
當日京師萬馬同行
行李忽來人意外
舩稜重入眼
明中聖心政尔思
頗牧待賜臨軒
肯綮崇

秋日送二徒之京

明僧咲堂

客路逢秋意慘悽
吳歌楚些聽如迷
海天一色雁雙去
山月半規猿自啼
心動故園頻入夢
詩因佳景易成題
孤霞落鷺西風外
更向何山去托棲

追和本寺第五代南海珠和尚和永明禪師山

居詩二首

明釋道超

此界他方法一同
西來東土總皆通
少林密旨傳無盡
大藏經文演不空
刻草鋤雲為祖業
敲床豎拂振宗風
山中城裏住名刹
却是役前造化工

清源文獻

卷之三

明朱鐸

山戀青翠瑞雲濃
雲散天清處處通
此際安居千日會
谷時曾坐九年功
庭前月朗通宵白
窓外花開滿樹紅
衆鳥啣花無覓處
却將轉送牛頭融

送何別駕枯之儋州

明朱鐸

嶺南別駕舊參軍
才思飄飄迥不群
九載紅蓮淹宦轍
一官紫綬荷君恩
棠舟曉發潮初長
竹馬朝迎日未曛
此去莫嫌關路遠
邦人無數候朱輪

集官後舟中自吟

明胡守宗

一指離家二十年今朝喜見棹回船向來塵世期三
萬此去關河剩八千紫詰龍紗光曉日綵帆飛霧展
炎天春風誰料老歸國羞觀鶯花事可憐

送陳則誠之常德教授

明楊曜宗

白門木落滿霜枝有客携書遠別離千里辭家今皓
首一官典教自阜皮扁舟逐水尋花洞古寺乘秋訪
墨池定有高情發新詠不妨相寄慰相思

送夏廷簡四川參政

明楊曜宗

大參承命出金鑾全蜀于今賴撫安千里封疆歸保
障有蠻人物仰衣冠岷江風靜銀濤立巫峽天低白
清源文獻卷之三

雁寒握手都門難遽別玉壺沽酒為君歡

賦得姑蘇臺送林崇信司訓之溫陵

明楊曜宗

姑蘇臺下水東流過客登臨此繫舟極浦樹含吳岫
雨西風帆掛越江秋孤城落月啼鳥起芳草斜陽野
庶遊莫向經行頻弔古桐陰多士待回輶

盆中山水

明莊敏

靜裡乾坤事事清盆中別有小蓬瀛遠分楚水半
巒碧生對吳山一點青瑤草暗穿幽澗石金魚時躍
萍華筒中若有閒田地好結茅簷度此生

送陳脩撰緝熙使朝鮮

明溫良

鳳詔詔下五雲中路入三韓取次通江漲春波
綠海呈曉市炫霞紅文標山斗層霄上人仰衣冠
水東從此朝鮮增紙價新題灑翰徧王公

九鯉湖

明陳睿

何處飛來海上山年華不老水雲顏晶宮月色
書簾整天門迥可曉白日騎魚歸漢表碧桃隨水到
人間我來預訂神仙會九際十洲一夢閒

新居遣興

明傅凱

本尋幽僻事潛藏雅景相迎到草堂碧水蘸光澄遠
漢青山倒影入幽塘花間看鳥隨來往林下分魚任
短長自識盈虛消息意乾坤無處不春陽

清源文獻卷之三

別華使君

明丁儀

昨夜江頭買去船江烟浩渺曉霜天清階乍陟君堪
羨世事乖遺我獨憐萬里郵亭催去鷁六橋芳草忽
離筵逢人若問西湖景歌舞依稀似去年

陶園

明李源

深秋載酒倚芙蓉野色無人晚更濃愛竹不嫌行入
徑捲簾真快坐臨峰花枝斜向船頭掛棋局移來洞
口逢莫道山中全隱逸談農時亦到葵龍

次杜韻

明李源

縱飲狂歌天地寬不因流俗寄悲歡
花開西閣曾遊寺塵拂束窓舊戴冠
歲月忽驚青鎖暮曙光正憶紫宸
宸寒龍輿巡幸知何極帝座頻依北斗看

東郊春望

明李堪

蘭芽柳眼曉江南郭外奇觀酒正酣
山帶晴雲嬌似黛溪添新雨色如藍
蘭舟掩映依芳渡茅屋參差傍夕嵐
羸得春光携滿袖不禁詩思滯歸驂

溧水山行阻雨

明黃潤

豆花麥穗滿平疇細雨霏霏山更幽
泥滑板橋橫澗壑煙輕節屋傍林丘
野塘水漫鳬爭下芳草春深鹿自遊
却笑書堂空海上驅馳南北欲何求

清源文集卷之三

春日寫懷

明黃潤

濟世無能及早歸豈將欲惡與時違
杉松滿意環書榻鷗鷺知心傍釣磯
湖色練鋪由桂棹嵐光翠滴染蘿衣
徒教林下風和雨幸免人間是與非

春日田家樂

明黃潤

春時最樂是田家大麥合和小麥花
舍北泥融將乳燕湖東草長忽鳴蛙
老妻伐木修豚柵稚子添籬籬
簾車入夜燈前團笑語更無愁夢到天涯

夏日郭白峯陳右泉何忤菴諸公枉過草堂次

右泉韻

明黃潤

幽居地僻宜疎散摘刺藤梢經過稀
野鹿閑眠庭草靜沙鷗故傍海雲飛
支離歲月唯耽酒肥遯塵囂久掩扉
不有群賢憐氣合誰令白首訟前非

思親詩

明鄭良佐

無補明時愧素餐思親有淚枕邊彈
縻分半禄朝恩重天各一方面會難每為年齡憂又喜得知衣服燠和寒人生忠孝如虧欠讀盡詩書不足歡

渡瓊海

明黃瓚

夜發滄溟聽棹歌飄蓬逐客任風波
蒼茫雲水連天濶杳渺帆樯一葉過
星月翻濤驚漢墮海樓結屋入秋多
鬼門生度三千里魂斷朱厓五指何

與友人約游清涼室

明黃淑清

十年夢寐憶清涼山自高高水自長
明月沙岩僧幾定好風吹帽客誰觴
烏啼曾作留人語花氣還開撲鼻香
我欲乘秋尋舊隱報君先掃白雲床

欽州天涯亭

明林希元

平生夢不到天涯此日登臨獨舉杯
一水護門朝海去幾家成市向城開
聖朝冠帶從茲盡文趾王租久

不來銅柱功名誇漢將百年流落蛟九才

功德寺

明王慎中

憶昔宣皇遊幸初時看水艦戲西湖江花海石
藏秋浦雜珮華裾駐玉輿天地百年殊感慨日月三
殿自虛無登臨欲下牛山泪檜栢吟風夕照孤

出碧雲寺道中望香山

明王慎中

迴馬已失碧雲寺舉目還望香山陸峯巒近日秀可
結樓閣棲雲深不移靈帝翠旗颺欲下仙人玄鶴飛
相隨瑤花瑤草如可得青藜白簪任所之

奉祈於朝天門迎詞

明王慎中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七

漢主齋居太乙壇方春修祀表祈年祥虬扶籙交仙
葆青鳥叩書近法筵尚重親承蒼玉案羽師跪授紫
泥編長奉先天神道教登釐無謝福為田

出遊城南山寺

明王慎中

一官常懶愛僧閑來往禪機每扣關綠柳開門空自
長白雲出岫不知還欲牽簪紱奈微力豈少罵花非
故山那似匡廬為社者技師不遠栗林間

春日初夏桂洲尚書韻

明王慎中

仙莫二葉耀春明御柳含煙拂禁城北海較水衝氣
動西山霞樹入看平旂迎周甸輝龍藻樂下堯庭

鳳聲獻歲裁花光聖壽晞陽歌舞應時清

贈李介石徵君

明王慎中

廬似於陵不灌園形骸都喪我偏存機當自適宵為
蝶樂少人知曉負暄笑却龐眉謀漢貳嫌將清耳汚
堯言獨嗟太白非愚質顧事陽居學食純

塔濱九日

明莊一俊

山中九日似天涯徙倚松林看曉鴉落帽不知傳勝
事傳盃忽自惜韶華虛塘頻見魚龍影別墅尚懸草
木花借問牛山何處覓顏然得醉即為家

寄俞虛江

明莊一俊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七

元戎駐節在瓊州柳葉軍門細雨秣每念三邊謀壯
伐先聲一日破南酋題詩常見寒山色擊楫自清粵
海流聞道團營徵總帥趨朝詔旨出滄洲

早學泉君邀登西高峯二十年餘矣重來此峰

洞僧無存詩扁猶在愴然欲泣 明蔡克廉
二十年中念交生重遊此地不勝情欲談往事僧何
在猶聽高山鐘自鳴花逕也應憐舊跡春鶯誰復應
新聲縱然學道諸緣靜覺到西峰夢不成

清明

皇陵陪祀

明黃光昇

燕山氣色來天地 上帝園陵照古今雲鑽石城

龍隔隱香飄王殿畫沉沉千峰簇仗旌旗動萬木傳
呼象衛深春草自沾臣子淚孝思長見 聖明心

出郭

明王朝佐

出郭三橋二里餘主人原是浣花居江清木落飛帆
穩遲仄沙崩水竹疎白日小堂喧鳥雀黃昏歸路趁
漁漁欲修歲月無方法好學相如賦子虛

過東平王墓

明陳露

賢王陵廟隱荒山萬仞風高仰止間細雨麟堂芳藪
碧輕陰玉柱舊苔斑白楊颯颯為誰舞青草蕭蕭祗
自閑自古善人應不朽為君惆悵淚還潸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卷之三

飲馬長城窟

明鄧城

八月霜寒邊草枯駢駢驃騎出城隅風高秦堞傳刀
斗水淨湯池澣的蘆果革一身思報主投鞭萬里欲
吞胡但知大馬櫪忠藎敢望麒麟列畫圖

天壽山登望

明康朗

漢家陵寢枕燕山紫氣悠悠沙朔間馳道侵霄芳樹
直幽城藏日落花開羌歌出塞當宵切胡鴈驚秋帶
月還惟有黃花諸鎮成年年長閉北門關

過昌平廢縣謁狄梁公祠

明康朗

裴衣出郭為奇好走馬荒山看古碑落日惟 關

曲空城不見并州兒千家樹影隨流水萬井烟光落
廢陵獨有飛禽來復去時時啼向使君祠

訪湘山寺

明康朗

炎海風烟老歲時邊城搖落那堪期問禪時到清湘
外訪古來觀無量師半壑樓臺鑿錫在千年衣鉢老
僧知雲林日落鐘聲遠自惜焚香願已遲

九月十五日出京風雪中無聞虜警

明康朗

遠看烽火邊城合愁向烟塵南陌分庾亮殷憂空戀
闕賈生流涕欲談軍征衣九月天山雪去路孤舟刺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卷之三

北雲回首向人惟落葉秋風灞上不堪聞

初到梧州謁督府

明康朗

一望征南戰地寬百年征戰隔雲端月明鼓角當秋
壯雪霧旌旗照日寒秋策同趨裴相府分旄誰上伏
波壇漢家銅柱應猶在好拂吳鉤子夜看

歐陽司馬南伐日南海南同時奏凱

明康朗

銅柱東南猶未賓上卿仗鉞度雷津伏波故道斜臨
海赤隴千峰半似秦鼓角晴開瓊樹曉旌旗迫拂日
邊塵功成不計雲臺賞周雅重歌元老人

送商兵憲之廣東

明康朗

南中憲使節旄香賓從雍容滿路光
早歲遲迴青鎖客同時偃蹇高書郎
署中人去三湘兩嶺外鴈稀萬木霜

送劉雪麓都督開府江淮

明康朗

聞道征南挂印還建牙吹角向江天
正憐柳水初傾蓋一聽黔鶩又別筵
馬革隨身猶帶瘴龍泉在匣遠無烟
祇今淮海資雄畧不羨湯侯在鎮年

建武驛送南屏張僉憲還越

明康朗

江亭把酒夕天陰花落鶯啼客倦吟
新種甘棠煥燦清源文獻卷之三

淺欲騎驄馬入烟深常時袖東辭官疏
今日湖邊結社心莫向浮雲傷別念
東山勝事正堪尋

上何作菴師翁

明翁堯英

大雅寂寥孰啓初士林今日得應徐
寒榮已費三冬力記室還誇二酉書
淑世文章歸棧樸驚人事業總蘧廬
無時得脫樊籠絆長對春風嫵櫟樗

四月一日

明黃伯善

獨坐南薰細靄中半庭烟草綠蒙茸
鳥聲未與春俱盡人意便猜花不同
蛺蝶閑過何處慢牡丹空度去年
農村枝解惜韶華曉帶雨淋漓一丈紅

堂燕一窠以六月引雛而去作詩寄恨

明黃伯善

養雛成燕出簷飛向晚鈎簾待不歸
舊壘先秋閒白日新堂何處曳烏衣
因茲重嘆心情薄念爾還憂羽翼微
陋室原非王謝宅當初謬誤却相依

過雲陽感舊

明黃伯善

雲陽郭外水悠悠似與行人說舊愁
太傅誰知甘就吏書生何用覓封侯
茅山香冷家千里楚澤魂歸土一丘
更有西風知此恨桂花零落滿汀洲

哭石華嶽舉人

明黃伯善

一生全為買書貧玉樹西風夢裏身
翰墨中原應有子古今大塊竟無人
江津鬼嘯殘星曉野塚魂歸宿草春
憶昔連床燈火夜仰天搔首淚盈巾

與陳六溪崔栢溪遊浩然閣泛舟于海

明王時儉

誰構龍宮不記年浩然危閣敞中天
波光晃日明虛牖野色連雲暝
画船海遠晴山山遠海烟含遠樹樹
含烟扁舟共此馭風去漫學扣門赤壁仙

送劉省齋歸田

明陳嘉猷

邯鄲虛夢一朝醒笑指雲山訪舊盟
袍笏送將官裡

去琴書擁帶馬頭橫從教桃李爭春寵儘把罌樽對
月傾別後有懷空佇想臨風還聽鴈來聲

何忤菴洗心精舍詩有引

明詹洧

喜友何君蚤歲以忤名菴取孟氏仰不愧天俯不忤
天為修身慎行之益欲得其所為樂者必忤而後可
無忤焉其心固已動矣然金屑雖貴入眼成塵心體
不容一物終有所着反障其真晚年造詣求進于廣
大高明精微純粹之域將平生所忤而一洗之更扁
于洗心精舍獨立無何有之鄉天機流動直樂洋洋
卷之則退藏於密無入而不自得矣又何忤之足云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十二

耶因賦二律用為輔仁之一助云

昭昭心鏡本無形恍惚周流不暫停祇為忤來迷影
像因知中動障虛靈明窓淨几祛塵想掃地焚香聚
德馨忘助兩空真體現雨餘門外紫峰青

高人已把忤心洗精舍乾坤儘廓開惟有一真含宇
泰更無二念擾靈臺碧空雲散青天淨銀漢夜深寶
月來浩浩淵淵神莫測冰清玉潔絕纖埃

九日江望

明朱梧

九日晴雲拂釣磯十年沙鳥悟忘機江頭隨意迸紅
葉箇下何心見白衣霜入鬢華千菊咲天連秋水一

飛夕陽島嶼寒烟積丹灶黃冠有是非

喜晴

明朱梧

野翁排悶酒痕醒百日陰霖一日停紫燕泥巢迴碧
隄黃鸝調羽立花屏簾前東浦多時滿天外南山不
斷青楊子逐貧春易老綠苔封徧草玄亭

陳山人池館

明朱梧

於陵避世棄纓簪百尺高樓石笋南鷗鷺同群長不
厭金銀無氣又為貪一竿絲竹投青鏡半榻衣荷惹
翠嵐獨有違風東海鳥時論秋水宿江潭

送我渡陳公持憲入蜀

明朱梧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三

高唐神女暮雲收駟馬西馳是勝游石鏡月明過劍
閣王輪風急夢刀州霜凋山櫟張黃蓋水濺江蕉卷
碧油回首長安心尚壯莫愁時晚髮將秋

神樂觀

明黃克晦

太祖六龍飛渡江鈞天樂奏百神降壇前餘響浮高
樹梁上輕塵落暗窓華路年深荒蕪合珠林人靜彩
禽雙觀周未媿延陵札欲進遺詩鬢已龐

聽話西苑分得章鈞二字

明黃克晦

白髮三朝執戟郎自言西苑從
龍文結水上驚風雉尾涼楊柳金堤飛孔雀芙蓉寶

殿閣鴛鴦侍臣奏罷歸青鎖宮女舊班入建章

雷殿清虛太液秋至尊多在望仙樓樹深宮闕東西

合月出星河上下流麟圖紫芝春暉暉兔園白鹿曉

吻吻軒轅昂在龍髯斷露箔風簾不上鉤

奉和霜降祀陵

明黃克晦

穿池復土鬱嶙峋古栢森森繞水濱玉殿衣冠猶藻

火尚方甲楯不金銀煙雲宵合龍蛇澤戈戟秋屯虎

豹臣草莽無能觀祀典新詞慚得和陽春

送何仁仲鴻臚

明黃克晦

乍列駕班黼座前懷山歸棹發孤烟蘿蕪曉過湘妃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廟殿炎春迷宋玉田白雪新聲供奉曲悲風古調別

離篇重來何處偏相憶聞我朱陵訪道年

登九日山

明張守質

步入禪關一徑賒攝衣登眺夕陽斜金谿碧落千條

練紫塔光涵五色霞月繫扁舟漁父渡風清古碣隱

君家遊人亦川東山麓醉倚烟蘿學種瓜

成都即事

明蕭騰鳳

錦官田首夕陽邊異代風流亦可憐絃上還傳歸鳳

曲溪邊爭買浣花箋波翻片月峨眉下雲變千秋玉

臺前偏笑楊雄情大拙當年閉閣只耽玄

遊青羊宮

明蕭騰鳳

玄都清境浣花傍柏樹蒼蒼夾路長日月瞳矓閣閣

閃雲霓蜺蛇遠飛梁金書玉版函中出丹鼎芝房洞

裏香仙子不知何處去人間今只見青羊

謁杜工部祠

明蕭騰鳳

壤西路出瞿塘邊杜老曾茲託一椽白首空餘三殿

草翠微愁望五陵煙祠前波浪還依舊江上形容豈

昔年欲問杖藜吟望處西風落日共蕭然

再謁杜工部祠

明蕭騰鳳

杜陵祠屋峽門連重到空庭思愴然不惜良工心獨

清源文獻

卷之三

苦但傷大雅久無傳壤西舊閣知何在斗北孤城夢

自牽把酒高歌風浪湧滿天秋籟落江前

夢中得句

明蕭騰鳳

鎮日懷歸未得歸空嗟世路與心違祇慚散吏猶狗

祿何事孤臣不畏譏晉水八千雲渺渺秦關百二雨

霏霏愁聞一夜驚秋鴈不待天明盡北歸

題雙髻山白水岩

明陳學潛

峭壁懸空草徑斜高低古洞繞烟霞雙堆鵝髮雲中

壁雨結芙蓉天外花馬甲一支千澗水堆城片掌處

人家孤根絕巖殊無障目斷滄溟那有涯

陳山人遠遊初歸訪而有贈 明陳學濬

飄飄書劍一身輕十載相逢白髮生四海浪遊空寄跡
千山題徧不留名雨過舊堂惟舞鶴春迴故國語流鶯
擣前却憶當年別幾度相思對月明

松山寺

明陳紹功

萬疊巖從向水盡數椽老屋倚松開寶殿上下魚鱗
集郡郭紆迤鳥翼迴伊昔談經書草地于今選佛雨
花臺逃名便欲尋僧社曾奈龜筒不易裁

同陳山人遊南華寺

明王同休

象山掩映望中收與客相携汗漫遊夾道松蘿環翠
清源文獻卷之三

合上方鍾磬倚雲浮傳衣賜鉢當年契月色溪聲此
夜幽徙倚却忘清露冷飄然身在玉峰頭

郢中守歲

明莊望梯

湘竹洲前過歲陰放歌真作郢中吟風塵四海關誰
事日夜孤舟繫客心為逐時名催長大坐令吾輩半
浮沉明朝鏡裡看華髮喜帶春光頭上簪

黃鶴樓

明莊望梯

黃雀不知去後年高樓還在楚江邊春來千里看舒
柳日出平川見釣船客思遙憐南國地人家近接漢
陽煙長安天際非難望不似當時恨謫仙

詩五言排律

同諸公過福先寺律院宣上人房

唐歐陽詹

律座下朝講畫明為掩關偶同靜者來正值高雲閣
疎雨方丈內瑩然虛白間千燈智慧心片玉清羸顏
松色落深井竹陰寒小山晤言流曦晚惆悵歸人寰

玉聲如樂

試題

唐潘存實

素質自堅貞因人一扣鳴靜將金並響妙與樂同聲
杳杳疑風送冷冷似曲成韻含湘瑟切音帶舜絃清
不獨藏紅氣猶能暢物情后變如為聽從此振琤琤

青雲干呂

試題

唐林藻

應節偏干呂亭亭在紫氛綴雲初度影捧日已成文
結蓋祥光迴為樓翠色分還同起封上更似出橫汾
作瑞來藩國呈形表聖君徘徊如有托誰道此閑雲

吳宮教戰

試題

唐林藻

強吳矜霸略講武在深宮盡出嬌娥輩先觀上將風
揮戈羅袖卷擐甲汗裝紅輕咲分旗下含羞入隊中
鼓傳行未整刑舉令方崇自可威隣國何勞聘戰功

閏月定四時

試題

唐許稷

玉曆窮三紀推為積閏期月餘因妙算歲偏自成

乍覺年華改，翻憐物候遲。六旬知不惑，四氣正無欺。
月桂虧還正，階蓂落復滋。從斯分曆象，共仰定毫釐。

風動萬年枝 試題

唐許稷

瓊樹春偏早，光飛處處暎。浮三殿日，暗度萬年枝。
婀娜搖仙禁，繽紛映玉池。含芳烟乍合，拂砌影初移。
為近韶陽煦，皆先衆卉垂。成陰知可待，不與衆芳隨。

英德碧落洞

宋蘇軾

此洞誰開鑿，難窮造化原。地開疑窟室，巖透若天閭。
鮮色高低路，樵聲裏外村。雲嵐青欲滴，煙壁翠堪捫。
一帶黏泉急，千枝石乳繁。鼠飛猶白晝，虎嘯近黃昏。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卅个

卷之三

老木吟風韻，枯崖滲雨痕。累遊心靡倦，不到洞常存。
衆喜能兼用，南方可對尊。碧欄秋寸寸，寧負羽皇言。

和王景彝舍人九日作

宋呂夏卿

印物登臨舊，風光老大前。放歌盃酒潤，長日菊花天。
祗有隨群事，常開送客筵。歸心戀城郭，枕手夢林泉。
數負提壺約，重經落帽年。離居相見少，百過讀新篇。

延福寺送封虞佐

宋李昉

曼絕天南郡，岩峴海上城。亂離傷客寓，祖餞喜山行。
磴道緣雲上，嵐光惹屨輕。雨餘秋葉墜，日落暮潮平。
地勢金終出，神光寶殿成。姜墳餘馬鬣，傳鈞但龍鱗。

華國標曾史，騷人際筆耕。乳源清不竭，巖樹老無名。
小憩濤驚枕，高談月徙楹。恭傳幽谷響，琴落亂泉清。
別與孤煙起，遙天一鴈橫。登高兼送遠，誰識異鄉情。

同陳石亭大僕訪顧東橋山庄，因縱遊山寺，承徐九峰道人見問，遂以貽之。明王慎中

端居不自適，訪隱出郊原。一路通樵徑，千山揜葦門。
披雲開竹院，斲石采苓根。農事興南畝，漁歌到北軒。
聞鐘尋遠寺，憇杖眺孤村。虎守林中卧，猿參講後言。
巖花難辨色，谷水不知源。因愧微官傲，彌欽至道尊。
君欲聞好事，書此一同論。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卅个

卷之三

上葵峰黃尚書二十韻

明朱梧

昭代生元老，明刑弼聖朝。白頭猶葵性，弱冠已鵬翮。
迴影傾紅日，凌風背紫霄。三台疏畫接，萬壑注歸潮。
長樂春鍾隔，未央曉夢搖。留侯黃石葆，范蠡五湖撈。
綠樹疑溫室，彤雲想灞橋。履聲八座滿，諫草六曹標。
釐璫榮周命，縣車寵漢寮。馨香餘菌桂，著作富瓊瑤。
山閣涵雷雨，江城拱斗杓。蛟螭纏越劍，鸞鳳倚秦簫。
玉頰題詩點，金龜貫酒銷。倭倭分藥送，太乙把藜燒。
竹暗交窓葉，榆垂夾砌條。宮衣天使問，丹鼎異人調。
老馬羞千里，飢鷹受一招。光陰飛熠燿，蒼葦宿鸕鷀。

枅容先器寒松或後凋掃門伺夜漏操室侍仙韶

暮登永安臺

明翁堯英

秋臺秋更閒仙嶠暮還登杖屨夕陽裏雲霞上層
指途隨倦鳥待月愁枯藤谷轉方聞磬林疎忽見燈
鶴迎初至客犬候未歸僧坐久猶相問同遊各到曾

送周亮州之任

明黃克晦

東郡初為國朱轡已載途符分胥下竹鞭取澤中蒲
土宇周諸父門廬魯一儒寒知河水細晴見泰山孤
絃誦章終滿歌謳里巷俱遙知行縣處五馬正踟躕

花朝迴文

明金重佐

半春花色露微醉客當筵喚鳥移林樹飛杯繞澗泉
亂簷鳴急雨揮袂帶輕烟斷石蒼藤護垂亭碧柳連
爛歌權向暮輝貌惜流年

卷石花山

明金重佐

洞庭遺片石淺翠倚深紅秀淨孤峰並嶢嶢小島同
寒沾垂柳雨晴拂落花風舉手移隨得迴身望忽窮
隕星還照葉栖燕慣依叢自有烟霞氣公然似華嵩

七月十五日暮登永安臺

明陳學潛

夕照當空歛嵯峨向晚登蒼蒼嵐氣積藹藹暮烟凝
歲上高樓杵天邊渺一燈山高遲月色徑險倚蘿藤

水沿崖急踈鍾入谷仍何須愁路曉舉足躡雲層

初夏新晴

明陳學潛

翠袖輕烟歛青郊宿雨餘薰風飛絮盡暖日小荷舒
晒翼喧黃鳥翻波戲錦魚燭龍迴赤道神女息雲裾
未燥囊中瑟初乾案上書生憎殘溜落紅片滿堦除

恭題

宣廟御筆畫花驄馬應制

明莊履豐

章皇摘犀藻玉面寫花驄筆奪千年色圖翻八駿工
螭文來渥水霧鬣降房宮共許真龍出便令九馬空
自矜能躡景一顧欲凌風帝遺留遺跡緬懷駕馭功
清源文獻卷之三
詩七言排律

姜相臺

宋呂造

陪鑾先請誅賊臣鸞臺繼入持洪鈞文石抗辭忤萬
乘武泥謫宦來七閩舊臺可認翠蘿薄餘基猶占蒼
岑新林際紅漿滴嘉巢岩中綠粉封疎筠煙松翻黃
徒偃蓋兩苔疊碧空成茵回首唐風不足振可憐滿
腹藏經綸

春陰長句次李司封古中韻 明王慎中

冬令春行節序殊衝泥立馬歎窮途勞思江國傷蔥
耗旅食京華改柝榆碧動沙光歸雪條青殘雨色入

平蕪閨人弱線脩春服禁草徐風搖夕鋪暖閣邊簾
稀逢友定巢新燕故將雛西風爽氣來天地北關浮
雲定有無世事自憐隨省騎吏情真擬問漁徒燕城
物候催遊子伏枕閑門肺病蘇

博士歐楨伯招飲繡佛齋魏季朗郭建初邵長
孺程無過存上人同集得家字 明黃克晦

四門已下先生榻雙樹因過大士家床上詩書連釋
部桁間袍帶襍絮疎簾映日垂垂白絳帳寒風故
故斜古調已知傾海內同聲猶自滿天涯冰河赤鯉
堆霜餘火圍黃蔬煮綠芽社友舊曾期慧遠門生今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
漫識侯芭酒中為壽身先起醉後留權輿轉賒落日
龍鍾扶上馬寒空蕭瑟數歸鴉陰沉九陌雲如葉颯
沓千林雪欲花為問何時還更約吟鞭早拂五城霞
詩 五言絕句

蜀門寄林蘊

唐歐陽詹

村步如延壽川原似福平無人相共識獨自故鄉情
張建封大夫奏系為校書郎因寄此作

唐秦系

久是烟霞客潭深釣得魚不知芸閣上遺校幾多書

十三歲戲荅清源牧

唐陳黯

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嬾未端正滿面與裝花

壺公山

唐翁承贊

井色斜連北蓬缺直倚東秋高岩溜白日上海波紅

効崔國輔體三首

唐韓偓

淡月照中庭海棠花自落獨立俯閑階風動秋千索
羅幕生春寒綉窓愁未眠南湖夜來雨應濕採蓮船
雨後碧苔院霜來紅葉樓閑堦上斜日鸚鵡伴人愁

鸚鵡

宋蔡確

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
時貶新州待兒名琵琶終焉鸚鵡甚慈公每
扣響板鸚鵡傳呼其名琵琶卒後誤觸響板
鸚鵡鸞傳呼不已公絕絕不樂而作是詩

金鷄渡

宋傅伯成

長江渺天末照此兩山青落日寒潮上蒼烟孤艇橫

姜相墳

宋傅伯成

孤墳古秋風草自衰淒涼埋玉地想像逆鱗時

題憲師壁

宋僧法輝

遠浸溪光碧寒生松檜陰漁舟驚暮雨高吹入秋林

好酒

宋裴道人

好酒喫三盞好花插一枝商量今古事安樂是便宜

桐下井

元釋大圭

風吹銀床蕭蕭古桐樹時有新汲人研落落花

龜峰絕頂

元釋大圭

危石青入雲上有千歲木我來卧其間天風響巖谷

憶梅山隱者

元釋大圭

夢入青山去獨尋雲侶游依稀攜手處月出石門秋

江晚

元釋大圭

長天鳥飛盡兩岸蘆花發何處一舟來清江上秋月

過高郵雜詠三首

元盧琦

飄蕭樹梢風浙瀝湖上雨不見打魚人菰蒲鴈初語

秋風吹白浪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四

白鷺愛秋水獨立仍自行得魚故偶爾驚起亦常情

贈太守之京

元夏秦

離筵對芳草去路遠青山日暮雙旌遠邦人拭淚看

此詩當時流布京邑人稱為二十字珠也

贈黃尹

明黃天爵

映目交庭草入懷拂樹風一官閒無事安坐撫枯桐

懷王志潔愈憲

明董澄

故友經年別思君日幾迴遙瞻閨隴月流照嶺東梅

暮春

明董澄

何處巧流鶯來宿花間語喃喃日叮嚀惟恐春色去

沙溪皇使君

明傅樸

溪汀逢農父丁寧與使君邇年不得飽莫上東封文

携酒

明黃潤

携酒上秋山獨酌還獨坐亭外竹千竿天中月一箇

山居即事

明黃潤

山深塵事稀地僻幽懷愜讀罷黃庭經階前掃落葉

春暮

明莊一俊

春暮未應暮落花即是花祇愁鶯欲老常與醉為家

小居

明莊一俊

雀飲硯池水蝶翻菜圃花雖非高士宅終是野人家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五

四川茶

明莊一俊

蜀道移根日春風得意時不知西苑內亦有此花枝

送呂疊石大尹之藍山

明李愷

月明相水綠日暮藍山青白鷺雲間下雙鳬天際鳴

偶作

明李愷

聞鶯聲已流折柳未盈把此日送東風何年歸故野

春日卧病寫懷

明康朗

春愁日種種庭草忽已長幽鳥時下來坐語柴門上

憶山中

明康朗

蘿薜藤蘿間泉石几床下洛客自不歸山中春復夏

示友人

明李奇俊

春淡豈曾酒風清不用錢空山天不碍角帽往來便

聽松軒獨坐

明黃伯善

鶴入松青破雲歸江白遙固知詩瘦我烟景不相饒

靈書

明丁自申

共臺深鎖篋魚蠹飽殘書怪爾偏知味吾衰媿不如

樵歌貽盧子明二首

明黃克晦

採薪入深林唱歌出幽谷樵歌非無辭辭古不可讀

下峰寒色萬落日有餘映空谷元無人歌聲自相應

春行

明蕭騰鳳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六

薄書有餘暇春行到四郊白雲生樹杪宿雨滴花梢

寄夫

明姚烈婦

傷安何薄命君死妾亦死留與未死心相逢一時語

詩六言絕句

次韻題控巴臺詩

宋李訥

誰道地拘偏仄須知天闕幽妍一畎丹青臺閣何人

淡掃松煙

無題

元釋大圭

樹影半窓明月蟲聲一夜清秋我意浩然千古人間

總是閒愁

塘山詩

明莊一俊

馬洛橋遠道古樓春日芳草聽鶯何處歸來流水

鳴琴自好

見亭

明張志騰

一片青山雨後幾間茅屋橋頭寒鷺飛鷗點點白雲

流水悠悠

嚴子陵釣臺

明黃伯善

一官諫議辭漢千載溪山姓嚴釣石依稀似舊漁竿

寂寞誰拈

田園樂

明黃伯善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六

半谷茂林樵徑一溪流水漁磯漠漠松花釀酒翩翩

荷葉裁衣

北山精舍

明黃伯善

嚼蠟渾忘世味盡脂恐近時名小築北山精舍頻招

東郭先生

重遊江閣

明黃伯善

村醪重醉今日江閣同登去年蓬鬢東西作客青山

南北依然

田翁

明莊望梯

桑麻晚課兒孫租稅先完官府得芹莫說獻心秋爽

設思易婦

詩七言絕句

延平劍潭

唐歐陽詹

想像精靈欲見難
通津一去水漫漫
空餘千載凌霜色
長與澄潭白日寒

梨嶺

唐歐陽詹

南北風烟即異方
連峰危棧倚蒼蒼
猿烟水偏高處
誰不沾衣望故鄉

高蓋山

在南安縣公母山其下其山今尚號高蓋山

唐歐陽詹

按公集不載此詩而大明一統志補之韓文公表詞謂公父母尚存此豈聖母耶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

高蓋山前日影微
昏昏宿鳥傍林飛
墳前滴酒空垂淚
不見叮嚀道早歸

即事呈韋郎中使君

唐秦系

久卧雲間已息機
青袍忽著野鷗飛
詩興到來無一事
郡中今有謝玄暉

時公試秘書省校書郎

荅明惠上人房

唐秦系

簷前朝暮雨添花
八十真僧飯熟麻
入定幾時還出定
不知巢燕濕袈裟

荅泉州薛播使君重陽日贈酒

唐秦系

欲強登高無力也
離邊黃菊為誰開
共知不是尋陽使

鄒那得王弘送酒來

瀑布泉與唐宣宗皇帝聯句

唐黃蘗禪師

千巖萬壑不辭勞
遠看方知出處高
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宣宗

帝微時武宗忌之遁跡為僧進至同安女陽山與師賦此

宮詞

唐韓偓

繡屏斜立正銷魂
侍女移燈掩殿門
燕子不歸花着雨
春風應自愁黃昏

荔枝三首

唐韓偓

遐方不許貢珍奇
密詔惟教進荔枝
漢武碧桃爭比得
枉令東朔號偷兒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

封開玉籠難冠濕
葉襯金盤雀頂鮮
想得佳人微啓齒
翠釵先取一雙懸

五

巧裁霞片舉神漿
崖窈天然有異香
應是仙人金掌露
結成冰入舊羅囊

咏燕獻主司

唐歐陽詹

翩翩夢燕盡堂開
送古迎今幾萬迴
長向春秋社前後
為誰歸去為誰來

塞下曲

唐周朴

石國胡兒向碛東
愛吹橫笛引秋風
夜來雲雨皆皆

月照平沙萬里空

戴雲山吟

唐釋智亮

人閒謬說上天梯上萬千迴摠是迷曾似老人巖上坐清風明月與心齊

農家

五代顏仁郁

夜半呼兒趁曉耕羸牛無力漸艱行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穀自生

山居

五代顏仁郁

栢樹松陰覆竹齋靜燒藥甕經高懷世閒應少山開景雲遠青松水遠堦

清源文獻

王

太言詩

五代譚峭

線大長江扇大天履鞋拋在海東邊世閒多少閑垂釣盡在譚生拄杖閒

留侯受南唐節度使知郡事辟予為屬以詩謝

之

五代詹敦仁

晉江江畔趁春風耕破雲山幾萬重雨足一犁無外事使君何啻五侯封

遣子訪劉

五代詹敦仁

掃石耕山舊子真布衣草履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處知是當年鳳閣人

石雲隨帚掛山鳥傍牛之句

歸山吟

五代釋清豁

聚如浮沫散如雲聚不相將散不分入郭當時君是我歸山今日我非君

題硯水詩

宋曾會

落筆重重見險津不堪憑杖洗埃塵無波浪處生波浪愁殺孤帆過海人

鸚鵡

宋僧定諸

草在金籠好羽儀分明喉舌似君稀不須一向隨人語須信人心有是非

清源文獻

王

刺桐城

宋呂造

閩海雲霞遠刺桐往年城郭為誰封鷓鴣啼困悲前事豈覺香銷滅舊容

威惠廟

陳元光父子有功於閩而史闕焉

宋呂璣

當年平賊立殊勲時不旌賢事忍聞唐史無人修列傳漳江有廟祀將軍

九日山精舍

宋呂夏卿

日暖江空水漲沙白雲平處見人家獨憐此地重陽近柿葉傲霜菊有花

行田同安題康店舖

宋李昉

短衣自獵南山虎正口漁樵不亂群安以宿嫌醉
尉令人翻恨李將軍

雙濟驛 泉州

宋陳知柔

村南村北放黃犢塢東塢西聞鷓鴣麥熟田家飯自
快梅殘野店鳥相呼

耕田

宋王真

耕田博飯未為辱為米折腰真可憐高卧北窓風颭
至更於何處覓神仙

西湖旗亭壁間

宋林外

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
去老却碧桃無限花

天漢橋

宋留正

霏霏細雨濕芝田灼灼桃花照水妍可惜洞門關不
住彩虹天外看飛泉

武夷一曲

宋王克恭

一曲磯頭上小船道人指點過前川丹爐幾處無蹤
跡唯有深林鎖翠烟

勸農詩

宋留碩

春風勾引出郊行小隊迤邐車路平自咲田蕪不廢
去三千里外勸人耕

題衢州客館

宋曾從龍

紅照西沉暫解鞍偶然假館豈求安新豐獨酌誰為
侶坐對窓前竹一竿 公明年題天下

冲虛觀

宋留碩

金闕寒陽護九重洞雲呼吸紫霄通小臣近有祠官
詔欲問君王乞此宮

丹霞嶼

宋林宗臣

嘆憑詩句說丹霞城郭人民數萬家禮接紫陽風俗
厚學傳東魯道源賒

蓮花山

宋林圻

天開五葉蓮花峰神龜引子巢其中千年皮骨老化
石玉色不與凡工同

夜起

元釋大圭

野人獨卧山中屋夜半雨聲清夢熟起來竹下一開
門秋入千峰月如玉

和用平懷南上人

元釋大圭

寒窓貝葉共平生聽盡燈前風雨聲今日悲涼只孤
坐殘編上見蠹魚行

閒杜宇

元釋大圭

隋知覺帝是前生春盡江南憶錦城到處青山有

如何偏起故鄉情

戲成

元釋大圭

城郭無心寄一瓢此身便欲老山椒
山童忽報松華盡又逐扁舟上早潮

謝檄

元釋大圭

謝檄歸來卧白雲祇令心事與誰論
故人不侶蒼苔好歲晚青青一到門

簡郡守二首

元釋大圭

天子臨軒遣老臣亦憂塗炭遠方民
祇應三載清如水不流天南一點塵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帝

近日清聲不及初使君心事果何如
盧公只作桃源縣三載猶同一下車

登屋山題張弘範勒石後

明趙瑤

誰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勝悲
鐫功奇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漁父詞

明何祐

喜聽龍吟懶繫船釣絲風捲浪痕圓
秋江月冷侵入骨欲去蘆花藉醉眠

好惡吟

明鄭昭

生雖同好誰獨留死難同惡誰獨免
不如好惡付

忘一任浮雲自舒卷

寄舊知詩二絕

并序

明田崑

余守寶慶親老致郡行至渡頭見一老人偕妻子挽車留泣曰公去吾民失望矣詰其姓名乃罷役老人楊崇也少頃袖出一青柑跪獻道左且泣且送固辭方歸因嘆曰我罪者猶不我怨方知直道不遠高子燕朋者之事不誣口占謝之并將寫情二絕錄寄相知

村氓揮淚挽歸駝踈懶誰知我不堪落日相看情不盡慙慙更獻一青柑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幸

歸帆高掛楚江湄潦倒乾坤信不羈
昔日淵明今我是黃花秋至醉東籬

夜坐

明李源

茶煙燭影夜銷沉相對高談淨客心
却笑覺家風味惡只將紅袖領春深

輓朱希孔

明王宣

山雨溪風亂釣磯子規啼夜曉星稀
四更池水猶涵照疑有詩魂詠月歸

武夷山

明莊一俊

轉徑入山洞自斜岩挑時結千年花
東風吹與漁人

笛笛飄來四五家

早起

明李愷

二月烟花翠欲流一春伏枕未梳頭忽聞黃鳥依人語何處杜鵑送客愁

南園獨坐

明李愷

綠槐野樹繞南園遲日紅花照酒尊獨坐柴門無一事自傷白髮暗消魂

過東林寺

明康朗

入門遠聽石泉聲坐定時聞山鳥鳴廬岳高僧誰復在白雲作伴虎溪行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五

夜泊昭平鎮即事

明康朗

荒草寒雲漢將營營中夜笛離灘聲變雞啼盡江頭白越客相看候月明

五坡哀文丞相

明康朗

月滿江城葉滿山南豐秋色五坡間故園賓客同時死碧海旌旗何日還

過獻縣

明康朗

黑羊山下澤沔來丁字沽頭濟水迴煙樹數家秋壑裏桑麻萬頃蓼花開

瑞香花

明莊應禎

絕艷讀書臺香閣山茶艷開梅却恠四時好傲除霜雪待春開

寄太平節推應奎弟

明黃淑清

十月金溪秋菊天白衣未到葛巾邊分明想爾龍山頂落帽誰家有萬年

陳畱南睡影

明黃淑清

五季干戈一枕間擔頭天子起華山陳橋厓海須更事公在夢中開笑顏

淮陰廟

明陳嘉猷

百戰有功成漢業全家無計見昇平將軍莫恨君恩薄曾見甘心乞父羹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五

薄曾見甘心乞父羹

隙光

明鄧城

俯首光度一行斜誰遣輕虹引日華細看清塵此中出也隨晴照徧天涯

款乃歌七首

明黃克晦

隆慶庚午秋余從大義渡入三山舟人唱足舞手搖櫓而歌徹夜因惜其詞旨淺薄製茲七首蓋託興寄聲古人不廢無暇論其足傳與否也

五虎山如五虎蹲盡對無諸舊園門無諸去後山空在秋草蕭蕭日又昏

在秋草蕭蕭日又昏

微茫星月下江鄉三十六灣江水長夜半舟人相惜

詞好風日出到洪塘

靈山廟枕越江臯中使三年一換袍神去神來人不

見滿江風雨浪頭高

渡頭相送泪沾衣日暮相思不下幃潮水莫言還有

信渡船兩日一回歸

南堤楊柳北堤榆新樹成陰舊樹枯所恨相逢俱空

寵悔將薄倖怨狂夫

苦竹渡邊苦竹枝常思嶺下常思誰奴自不言誰得

曾江風江雨自應知

清源文獻

越王城裏九江分只見三峰翠入雲山下有山看不

得奴從何處可逢君

藍關

明陳紹功

黃沙不改開雲後綠水猶疑祭鯉還今日旅遊尋故

事瀟瀟風雨滿藍關

調

立春 小重山

宋李邴

誰勸東風臘裏來不知天待雪惱江梅東郊春色尚

徘徊雙絲燕飛傍鬢雲堆 玉冷曉粧臺宜春金縷

南浦香腮紅羅先繡踏青鞋春猶淺花信更須催

中秋月 念奴嬌

宋李邴

素光練靜映秋山隱隱修眉橫綠鵲樓高天似水

碧瓦寒生銀粟萬丈斜輝奔雲湧霧飛過廬仝屋更

無塵氣滿庭風碎梧竹 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

想紫微飛瀑對影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

參橫翩然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呼雲吹斷橫

玉

觀星詞 水調歌頭

宋王識

一雨洗空閣象緯逼人清披襟臺上細看北斗在璇

衡知是南宮列宿初出極星未遠龍角正分明河漢

清源文獻

五元

餘千里風露已三更坐來久書帙散酒壺傾涼生殿

閣冷然邀我御風行擬欲乘槎一問但得天孫領略

安用訪君平莫笑儒生事造化掌中生

吳江垂虹橋 洞仙歌

宋林外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魚村半煙草嘆今來古

往物換人非天地裡惟有江山不老 雨中風帽四

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

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煙障是吾廬任滿

地蒼苔年年不掃 按公工詩詞遊太學時過吳江題

諸公過賞芙蓉即席勸飲 賣花聲

明王慎中

美酒斗十千更對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閒起舞酬花
花不語似解人憐不醉莫言還請看枝間已飄一
片減嬋娟花落明年猶自好可惜朱顏

釣叟 臨江仙

明江一鯉

恰好江州楊柳綠釣竿日暮未收落花流水自春秋
利名釣上餌簑笠一孤舟不計得魚多和少放狂
濯足歌謳眉頭不掛古今愁蓬鬆飛白雪心事問沙
鷗

舟中對景 少年遊

明秦舜藩

清源文獻 卷之十

風然起綠波間樹枯葉殘寒鴉點點行雲片片
零落不勝看 僊棹往來人笑語閑倚欄干一樽河
朔三曲陽關唱徹玉笙寒

偈頌

元和三年示戒偈

唐釋懷暉

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
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
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棄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
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
鐵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

癡勞枉經却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不
實相

示化偈

唐釋無了

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
小還與諸人性相同

示執生禪者

唐釋省儉

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
是處憤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
休鄰或遊泉石或閑閑可謂煙霞物外人

各僧來問心要

五代釋法騫

清源文獻 卷之十

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却覓呈心
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上堂偈

五代釋行言

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
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
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
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
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
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
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

佛偈

宋釋道英

南北東西任險巇古巖寒檜公依依無人到我經行
地明月清風付與誰

寄慈明禪師偈

宋釋谷泉

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
裏汝自匡徒我自眠

蒼馮居士偈

宋尼無著

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
却贏得莊周蝶夢長

抽燈偈

宋僧法輝

分明坐裡見身光迥迥虛明照四方復見身於光裡
現身將光相不相妨九聖共同真去處非九非聖莫
思量

諸善知識開堂于半嶺精舍澄坐普參之外勤

誦經典為此作頌

明王慎中

認取鼻識香不在鼻認取意識香不知意作虛空取
虛空無氣何如刻却鼻頭聞與不聞無二釋迦賺却

阿難阿難枉垂悲淚

右燒香頌

會念經人滿口讚佛不會念經人滿口謗佛是會念
經人一字不記不是會念人以腹為笥是不是會不

會且置且道經中是有字無字

右誦經頌

清源文獻

卷之三

李

清源文獻卷之三終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制

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加食邑制

宋蘇頌

祭有十倫之義施爵賞以爲先福者百順之名本忠孝之自出朕祗被陽館宗嚴禰官配神穹昊之尊流澤幅員之廣嘉與卿士同茲慶休便蕃優渥之恩因無内外之異告于朝案布乃言綸西蕃邈川首領

清源文獻

卷之四

一

西軍節度涼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持節涼州刺史上柱國寧塞郡國公阿里骨生有軼材少負偉略稟天地之義氣得秦祖之遺風奠塞外之封疆繼承列土擁河西之旌鉞坐讓諸羗長雄一方作我西屏屬九筵之講禮盛四海之駿奔來獻其琛實相于祀是用加命王公之數視秩帝傳之崇增并賦於爰田廣國租於真食於戲爾有時享歲貢之恪史不絕書我有餘神觀政之方惠必及下既均承於純嘏宜益厲於忠規往服訓言

先享天祿

勅

皇族出官勅

宋蘇頌

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闕臺晉集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寢遠皇枝益蕃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輕重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睦婣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羣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

清源文獻

卷之四

一

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畫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况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反無定著因俾群工之合議將為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宜從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屬之既竭泊于材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昏之箴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允朕意何疑豈於將來遂頒明命噫自義率祖既殊升降之文因時制宜斯盡變通之利咨爾宗盟之衆固多博識之倫奉承新書當體朕意

誥

丞相趙汝愚嘉定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少保誥

宋楊炳

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趙某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閱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而致其情繁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勵精而更化方建極以

清源文獻

卷之四

中

表

獻漳泉兩郡表

宋陳洪進

臣聞峻極者山也增汙壤而不辭無私者日也雖覆盆而必照顧惟遐僻尚隔聲名願歸蓋地之圖輒露由乘之請臣所領兩郡僻在一隅自浙右未歸金陵偏霸臣以崎嶇千里之地疲散萬餘之兵望雲就日

以雖勤畏首畏尾之不暇遂從間道遠貢赤誠願以事大之心庶齒附庸之末太祖皇帝賜之軍額授以節旄俾專達於一方復延賞於三世祖父荷漏泉之澤子弟享列土之榮榮戟在門龜綬盈室雖冠列藩之寵未修肆覲之儀暨江表底平先皇厭世會嬰犬馬之病尚阻雲龍之庭皇帝陛下欽嗣丕基誕敷景命臣遠辭海嶠入覲天墀獲親咫尺之顏疊被便蕃之澤六飛遊幸每奉屬車之塵三殿宴嬉屢挹大樽之味旬浹之內雨露駢臻至於童男亦荷殊獎恩榮若此報效何階志益戀於君軒心遂忘於墻井臣不勝大願願以所掌漳泉兩郡獻于有司使區區負海之邦遂爲內地蚩生齒之類得見太平伏望聖慈授臣近地別鎮臣男文顯等早膺朝獎皆忝郡符牙校賓僚久經驅策各希玄造稍霽鴻私

清源文獻

卷之四

中

進嘉祐編勅表

宋韓琦

臣琦等言恭聞古先哲王議事以制刑不爲辟蓋人情萬端法制一定持一定之法而制萬端之情欲輕重得宜古今無易不其難哉國家睿聖相繼承平百弊立法本通務歸至當故自建隆以來迄于慶曆之

勅凡詔令所下綱條既繁則必建局命官一加刪定

今之論次所付匪輕風夜以思懼不稱職臣竊以律設大法不能委曲而生意國用中典至於治平而後詳上既極於哀矜下無容於壅塞凡於闕漏皆得指陳前書之載或疎後令之明寔密平亭差惑抵牾且多觸禁之民幾不知其所避舞文之吏足緣之而為奸不有刊裁詎能永久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任德本道無為恢陶唐畫象之仁隆天乙弛罟之惠永惟庶俗期底大中謂制禮以禁未然豈當忘教明刑而使無犯自亦知方願茲請比之文日益煩苛之弊凡閣

清源文獻

卷之中

五

之盈難於徧睹錐刀之末虞乎盡爭時合當更改其先務乃詔臣等特新編葺得盡詳度於是取慶曆編勅暨嘉祐三年終以前續降條貫凡四千三十一道求中而議就約以書存所便安汰其重複至於名篇而附律先例以舉凡會數勅而同一科參舊文而發新意事並出則分從其類禁當立則特為之條皆明著大防稽合前式臣等又以四海之廣獨見莫周雖當局之勤謂所思之已至及約情而用或在理以猶差必欲成本朝之善經固當今天下之公論首祈博訪亟奉俞音果衆說之畢仲亦寸長而備採復詳慶

編勅每條之後必書元降宣勅年月雖云舊勅其實煩文今並改注於目錄逐條之下以從簡便又刑統所附諸勅及參詳條件凡一百三十四道事雜前朝率多衝改審核之際典者為勞今取其見今可行者已入逐門收載外其刑統內諸勅并參詳條件伏請更不行用應中書樞密院聖旨劄子批狀合行編錄者悉改為宣勅共刪修成一千八百三十四條離為一十二卷內有條目繁多者即分為上中下共一十八卷總例一卷目錄五卷凡勅內但行束約不立刑名事理輕者析為續附令勅三卷目錄一卷犯者

清源文獻

卷之中

六

止從違令之坐及錄到慶曆四年正月一日後來赦書德音二卷總三十卷合為一部如得允當即乞特降勅命與刑統律令格式及建隆以來赦書德音天聖中先編附令勅急行其慶曆編勅及慶曆續附令勅并嘉祐三年終以前應係海行條貫今未已編載外各更不行用四年正月一日後續降自為後勅施行自來權茶之法今已刪除其通商之後所立條約自從詳定茶法所條次頒降應未降新嘉祐編勅以前已用舊勅斷遣與奪過公事不在援引新勅訴理之限其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并在京海行及

前見行條貫自依逐處元編定及續勅條行用外尚
有係新編勅無載與逐司舊制不同者並依新編勅
處分蓋以敦崇寬大蠲滌細微較然使其易知欽哉
本乎惟恤譬夫江河紀地狎玩者誠掃震曜發天威
明之共仰其或多方謹飭庶務持循臨文參考於治
宜決事深求於法意自然訟平以息氣感而和能致
太平豈獨稱於周禮終成徽幸茲奚取於鄭書臣等
道鄙少恩志希無害被詔徒知於竭慮訖功殊愧於
淹期或許頒行仍乞以嘉祐詳定編勅為目其新編
勅等共三十卷謹隨表上進以聞

清源文獻

卷之四

七

謝知制誥表

宋韓琦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
青蒲獻議曾微補衮之勤黃閣程文俄玷演綸之任
省譴材之無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兼常撫躬增厲
中謝竊以禁高清切居官為榮帝制坦明作訓攸重
向匪機靈敏給才辯高奇善循四禁之規雅擅一時
之譽則何以徊翔近掖宣暢鴻猷雍容侍從之聯振
便典諛之體宜甄時望以協朝魚如臣者緒迹至孤
器姿無取幼奉搢書之誨早親童蒙之工幸對聖期
優沾辭等藩條閱決罔詳施教之宜儒館並游寢微

清源文獻

卷之中

八

仰酬當康之仁

宋韓琦

臣某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教各一道伏
蒙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使過
以恩勸功斯在寵光所暨愧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
賦顯庸緒迹寒替偶緣末學誤中甲科驟歷榮階繼
塵劇任奉身以直居職惟公逐巧者目為愚夫養高
者謂之俗吏出於聖鑒擢備諫員荷寵既深獻誠必
盡屢刺權豪之失不虞家族之危仰恃含容僅逭放
逐建易官於注筆旋書命於詞垣自右蜀告饑高叙

存驅使傳親諭國靈有利輒言無疵不去所
關少遂息肩朝廷以未殄賊巢方開帥府進預樞
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雖兵旅之宜素非習鍊而人
臣之節當冒險艱拜命引塗忘軀徇難周旋遼微蒙
犯雪霜薦賞武材則罷懦者皆忌激揚忠憤則苟且
者如讎一昨平涼之西酋虜來寇臣聚師以待定謀
而行偏校爭先弗遵於節度眾寡莫敵終及於撓亡
讒胥競搖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誅宸眷念勤
獨明非謬止從削秩尚委典城惟茲天水之雄武控
隴關之要區差雜虞與賦甚繁臣寢不及時食忘其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味力圖後效勉贖前辜重裘禦寒姑自脩而作誠積
毀銷骨實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通微宸襟錄舊特
申昭洗亟復舊聯顧最賢之再生諒煩言之寢弭斯
意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謂儻大
無功匪自指縱之誤覆盆委照遽開日月之明庶今
負蒙之臣得遂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慮謹布教條
明斥埃以謹邊勵純維而禦侮收桑榆之末或振翼
之可期竭犬馬之誠誓填壑之為報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宋韓琦

職職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畫錦之行

獲恩典之特優顧人言而甚愧伏念臣早由科第遂
竊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負諫
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圍疆實存惟於艱阻獨恃聖
神之眷惟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
可屬於大事慶曆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
進登於宰輔俄膺顯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
聖人之嗣服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
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為國持平敢
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慾固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
纏苦形神之耗散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
清源文獻 卷之四

蒙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廊日月之明為照不罪再
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粉社建高牙
之重既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紹蟬之舊叨
歷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真懷於內
外在邊在廼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
糜捐而後已

淮南轉運使謝表

宋蘇頌

贊畫甘泉久玷三臺之末觀風淮甸驟陞數使之榮
朝寄匪輕地望無重愧非才選靡稱厥官姑謹詔期
趣行所部寵靈所被畏惕非常竊以州郡備官所以

分釐於民務朝廷遣使所以宣布於主恩付一道之事權用六條而舉察賦輿出納俾以均輸吏治否臧責之薦黜自匪絲更於事任詎能振肅於治綱若臣者才不足以適時慮不足以經遠偶緣資級之例得從選用之階始自書坊出分使行俄從案服入佐計籌粗收歲月之勞蔑著毫分之效豈謂重遇皇帝陛下察庶工之任使矜久職之良勤拔於省僚受以利器矧惟清海之郡寔據東南之衝昔號輿區今逢樂歲五稼盈疇而遂茂四人勳力以厚生料乎漕運之程無煩趕辦之急惟當敷宣惠澤通究物情緝齊之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二

利病可更立求其本刑政之重輕或失當適其中止期靖嘉少稱論擇若乃事體貌以為風采盡銖兩以歛民財顧在儒愚誠多闕畧重念上慈天覆聖治日新官無內外之殊事悉憂勤之繫昨臣受任之始獲面於清光陛下臨遣之言曲加於勉諭自省最為於疎遠何圖亦記於淵衷豈非以委任之優故特示拊循之厚雖軋坤平施非報謝之可言而犬馬微生第勤勞而思奮儻驅馳之有用期終始以無渝

右僕射待罪表

宋蘇頌

聖恩深厚仰戴昌勝孤迹兢危傍徨靡所切以年頃

大任事率百官人望所歸則論議行而必傳物不與則名器輕而易搖而臣猥以朴愚誤蒙任使上不能謨明國體以熙庶工下不能甄別人才以協衆望謬朝有違擢髮寧窮致招人言上黷天聽名一誅於旬簡罪當賞於冊書雖二聖覆之如天未令投迹於西齋而群言謂其失職豈宜包羞於近班是以屢貢封章冒塵旋繡再紆中札曲諭宸衷捧詔驚惶重自愚省本欲便祈於歸老屬茲方負於罪辜儻布懇誠懼為僭越在臣進退之分敢計重輕於國廢置之閒實關勸沮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矜憐甚懇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二

本無他腸案舉嚴科亟行黜一則安全於介拙尚保餘生一則厭息於煩言遂清朝路

進四明尊堯集表

宋陳瓘

臣竊以獻畝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濶難行葵向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清獻獨因春斷許貢危衷中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合生無意於魚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固續前言之緒聊輸垂絕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卑早之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

墜下於繼述之初首辨明於茲事微臣特將順之盡
在流竄而靡忘鋪張痛詆之言編類辱誣之語初謂
熙寧之輔不媿有商之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
有所弗忍及究觀於懟筆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
之久誣益頌忘軀而往訴合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
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彰火德之盛不敢畏
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謗心於國是彼效尤於
往轍亦苟逞於陳編難以縷閱略舉綱要謂藝祖溫
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奪先美以托
訓為箝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詆訾之極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三

三周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其書寧
忍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
宗首善之宮肇望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誦吏
書獻佞而請觀光乎仲尼乃子嚭聖父之贊比諸孔
子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
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今比
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况一人
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
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跡金

陰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楊億運於
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
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
用之添費徒廣後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
其私怨集于國陸贄黼黻之喻承業以財盡為憂忠
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况臨川之
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
有送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之
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顧川舊學記刊于四紀之前
辟水新雕像成於一壻之手唱如聲召應舍譽隨使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四

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昔宣仁權國
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諡司馬光
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敵為心徒發鎮
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畧不誰何遂
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見
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乖悖蒙蔽裕
陵之衆美眩耀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
目錄三衛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審乎鄧綰之安
排草草乎求摠之傳援考其音聲則荒唱而墮和譬
諸手足則左弱而右強凝若冰山烈若原火愚公老

志蓋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合填波之願歟爾後
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
格天語遙詢要觀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
念臬轢寧逃恭惟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偏照覽
熙豐記動之史倣虞夏採詩之官咨輿議於多方證
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
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
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
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土者皆知
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為先鬻驥者必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五

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忍默乎臣命可
危眾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亭上憫臣
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言多妄
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盛容德裕之尊語武
帝以述景為事忍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一
揆不懲謗史之辜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
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
重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履之辨至美成
於剛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
主獨斷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焉憂之甚明人情僉想

而有待解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
於蔡方人將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為於一壘
一笑之中成允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
豈特進狂簡不裁之書冒臆無奇但盡恭於文字筋
骸已僊當致命於君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
議闔門待盡殞首知歸

台州羈管謝表

宋陳瓘

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
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勤停送台州羈管今
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六

尚書省臣即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
往滯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已到台州城內者猷畝之
志一書可通萬堯之言萬里不隔集群辭而上達遭
一覽以為崇竄路雖遙陳情已畢中謝伏念臣材如
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為能所陳者戴君之義
如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
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
不行毀棄有誤諮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
溝壑果煩換路特建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得延
齡於再造由准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

登車殊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過
陛下天地并容日月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
深仁憫此顛隲欲其存在以身償怨螻蟻之命至微
獨獨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目想清光重干
權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酬

謝賜謚先臣忠宣表

宋留端

先臣盡瘁嘗歷輔於三朝盛代尊名特並稱於二行
恩放當宁感謚闔門臣中謝竊以六家之作以寓表
意一字之加不渝褒貶疇故庸而錫嘉號厥有疊章
軫遺老而侈殊封允為異數未有寵卹存申於明命

清源文獻

卷之四

七

運命載發於幽光極鋪張追往之榮示風勵後來之
勸伏念先臣奮身疏逖值世休明從乾道之屬車分
憂藩翰贊淳熙之禪詔獨相終始內洽穆於三宮外
調虞於萬務劉切之牘隨削今復幾存安危之幾欣
關後將有考視險夷而一致甘燥濕之百羅維時先
皇毓德嘉邸參諸前代採漢家三月豫建之文訂以
本朝撫思誨諸臣奏請之語累形手疏屢罄面陳暨
光廟之鑒秉堅助聖舉之決適福建之俄服遂稽感
典之行退惟餽履之不堪進思哀闕之莫補方效辛
毗引裾之諫適嗟帝鴻成鼎之迎六奏建儲蓋舉先

之定議一時攝禮欲存萬世之常經屬聖體未即
於清安致俞旨亦因而猶豫逮祈哀而垂許紛異論
以他從觀遜辭大寶之王言豈寧考得已之意力存
護兩朝之孝治乃先臣無二之心緣結知明主於生
平斯稔嫉群奸而幾死賴曲全於聖世獲歸沒於窮
閭幸除丁辰著稱甲令惟有虞摠高辛才子之德謂
之八元故我宋易范公純仁之名節以一惠彰善不
高於今日匹休俾繼于昔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振
勵群工作興庶事將丕剔於茂烈復濟雋齒爰加賁
於故臣並隆曲澤烏奕綵綸之播晶榮簡冊之傳臣
最爾孤蹤承茲遺緒夙叨分於郎被曾溫綴於朝紳
垂白暮年焚香先隴瞻已陳之宰木頓沾雨露之新
諒不死之忠魂恍附風雲之舊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八

狀元率諸進士謝表

宋曾從龍

龍飛在御欣逢晉接之初鵠立承恩叨預品科之列
省微躬而匪稱荷帝遇以難堪臣中謝伏念臣等脫
出窮鄉達遭休運粗承師訓淵源之末豈知時政損
益之宜奉大對之若驚愧哀闕之無補萬虞沙汰乃
玷甄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稟舜文明法禹勤儉務
兢業於持盈守成之際示寬大於通道求諫之時宜

不爾不群之材以副哀然舉首之選偶愚忠之見
實嘉會之難逢臣等敢不精白承休激昂立節上
是重之對際時無愧於古人合稷契之忠報國願從
於今日

賀冊皇后表

宋傅伯壽

離日麗天休益縣於寶祚軒星著象位宜正於璿宮
大冊渙揚群情欣抃恭惟皇帝陛下懋昭聖德克謹
化源念宵旰憂勤妙幹萬機之務而夙夜警戒實闕
中壺之賢爰登天作之良用即坤承之重新二南之
風教揭四海之儀刑臣假守藩籓欽聞盛典以婦道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十九

率下既追美於舊章願聖人多男尚伸虔於華祝

進大學衍義補表

明丘濬

國子監掌監事禮部右侍郎臣丘濬誠惶誠懼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持世立教在六經而撮其要於大學
明德新民有八目而收其功於治平舉德義而措之
於事為酌古道而施之於今政衍先儒之餘義補聖
治之極功惟知罄獻芹之誠罔暇顧續貂之訕原夫
一經十傳乃聖人全體大用之書分為三綱八條實
學者修己治人之要章句既有以大明聖蘊衍義又
所以上格君心書雖成於前朝道則行於今代惟

太祖之建極嘗大書於殿壁之間暨 列聖之繼

基屢聽講於經筵之上既已致夫雍熙泰和之治一
皆本乎躬行心得之餘善推所為者固無俟乎盡言
欲全其功者亦須補其闕畧竊觀衍義之四要尚遺
治平之二條雖曰舉而措之為無難不若成而全之
為盡善况有其體則有其用既成乎已當成乎人理
國無一之可遺功豈有一之可闕善法不能以徒舉
本末則貴乎兼該每當繙閱之時輒起編削之念顧
一人之見聞有限而天下之事體多端居一室而料
度乎四方據已私而折衷乎衆務亦固知其不可猶

清源文獻

卷之四

二十

強為其所難是蓋一念區區報國之忠抑亦平生孜
孜為學之志是以頓忘下賤僭效前脩豈不知妄擬
非倫竊亦欲薄陳所見念惟天下之大其本在於一
身人心之微其用散於萬事一物有一物之用一方
有一方之宜所以化之者固本於身所以處之者各
有其道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須人
人不拂所欲伊欲處之適當其可必先講之務盡其
詳考古以證今隨時而應用積小以成其大補偏以
足其全巨細精粗而曲折周詳前後左右而均齊方
正予以衍治國平均天下之義用以收格致誠正

齊之功舉本末而有始有終合內外而無餘無餘必底於聖神功化之極庶以見夫大學體用之全體例采準於前書模範用垂於後學稽聖經訂賢傳別取無遺紀善行述嘉言蒐求罔棄附以管中之所見覲於目下之可行俯竭涓塵之微仰裨海嶽之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智有臨剛明不惑學古訓而獲大道慎儉德以懷永圖發毓德於青宮服膺大訓時潛心於黃卷玩味聖經開導盡忠益之言體驗極擴充之力每躬行而實踐恒日就以月將仁孝之德孚于宮闈元良之聲播于函夏一旦承天而踐祚清源文獻 卷之四 廿一萬邦仰德以歸心大志風成通符漢宮登極之歲小德求助肇啓周成訪落之心首深究於大猷亟恢弘於至治凡新政之大有建置皆舊學之素所講明廣允格致誠正之助臻修齊治平之效太平之治端可計日而待也臣濬下愚陋質荒陬孤生生世無寸長頗留心於扶世讀書有一得輒妄意以著書固非庶卿之窮愁亦匪真氏之去位猥以官居三品慚厚祿以何裨年近七旬惜餘齡之無幾一生仕宦不出國門六轉官階皆司文墨莫試蒞政臨民之技徒懷愛慕憂國之心竭平生之精力始克成編恐無用之陳

言終將履覲幸際朝廷更化中外肅清總綱一新政務儻得徹九重之聽取以備一夜之觀采於十百之中用其二三之策未必無補於當世亦或有取於後人民物於是一新世道茲焉復古好所好惡所惡一人永于育乎兆民賢其賢親其親四海咸尊戴萬萬世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勸營之至臣所撰到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并目錄三卷共成四十帙謹奉表隨進以聞

賀立中宮表

明薛天華

伏以主聖握符秉乾剛而宰治於外母儀作配協坤順以贊政于中光虞之化以昭翼周之基再啓禮承宗社嘉溢臣隣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德湯寬秉一德以紹天休家邦並御端化原以立人風宮室是先王風成於麟趾開睢黃琮之禮既備帝業隆于鷄鳴昧旦蒼籙之兆益昌蓋函夏莫不尊親而九圍允若父母者也臣等職守粵陬心懸魏闕欣值兩儀生成之合瑞多男每祝於華封幸沾元始履載之新恩萬歲遙呼于虎拜

露布

關試嶺西大捷露布

明莊履贊

臣聞天燾萬類發生與震肅並施帝御羣方膺接
撫綏齊耀武雖無黷師則有征鬼方三年命實中於
殷訪太原六月績載詠于周詩蓋將以討醜類之不
庭而亦以佐威靈之未暨我國家乾坤再造夷夏咸
共千百年未有之興圖歸其統馭億萬載無疆之曆
服屬此莫安恭惟 皇帝陛下錫智勇之資兼安
攘之畧益光前烈遠播皇仁四海為家式舞兩階千
羽兆民按堵弘開一統山河窮髮編戶之黎既鼓腹
而頌燕及穿胸雕題之衆尤稽首而杜螳觀顧茲肇
慶之區厥有羅旁之種率其獷悍抗我懷來問罪豈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廿三

難於興師廓氛為煩於動衆棄以不治逋而未誅詎
也年來禍其日稔加狼兵之助雲遂構黨而煽殃深
菁叢林之蔽虧狡焉出入左溪右峒之毒癘蠢爾憑
依虔劉我人民侵奪我疆畝方王猷允塞容臬鳴不
道之邦矧黎庶雜居忍蠶食匪茹之寇前提督臣某
門庭氣憤傳聞疏陳首狀猖獗之兇次及驅逐之典
願一勞以定國異萬里而宣威惟 帝曰咨奉天其
討喜伸借箸之志瞭成聚米之形內召荐膺膚功未
奏臣某幸叨授鉞繼而請纓當神人共憤之深正猥
適殄滅之會乃登壇以誓旅遂分署而出兵淵淵閔

聞動初立而群心賈勇暨暨肅肅詞未畢而衆力超
距組甲耀霜直似從青海飲馬赤麾蔽日便如過黑
山射鵬肅以宵征戒後朝食乘此征南之軌艷彼破
虜之名謂已先聲當自破膽乃羅旁者猶搖蹭蹬之
鱗欲奮螳螂之臂蔓而有毒信以來爭臣策勵六師
檄星馳於插羽並進五道努電發於張機飛廉鼓向
敵之風勢若破竹祝融燿燎原之火威豈合圍始也
狼奔忽焉鼠伏直擣萬山之巢穴盡俘百年之逋逃
七縱七擒誰云南人復反再檄再厲咸道北軍飛來
蓋盪平者五百六十餘巢俘斬者四萬二千餘數臣

清源文獻

卷之四

廿四

謹稽往代復考熙朝未有用兵之神如此非常之捷
者也此皆仰成廟筭恭藉皇靈仁含六合之墟明見
萬里之外三軍用命諸將効忠遂能威龍百蠻風動
絕域執訊馘醜雷殷郡國之交惟告 廟陳詩日麗
天顏之有喜 臣赤心報國白面談兵規卻殺之詩書
謝吉甫之文武因而成事敢自誇張謹遣某官敬奉
露布以聞

清源文獻卷之五

奏疏

代河湟父老奏

唐陳黯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臣等世籍漢民也雖地沒戎虜而常畜歸心時未可
謀則俛俛偷生既遭休運詎可緘默伏思中國之患
遠戎其來久矣唐虞夏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
判故干戈不興事亦宜矣繇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
無之然則享國長久君臣有謀惟是其餘不足徵也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周漢討遼之事臣知之矣請較而論之以為國朝比
且周之伐獫狁也以斥逐為心不常事之故進則過
征退則息兵致其邊鄙無備壁壘不營此乃周之謀
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恃兵之雄深
入窮荒莫計遠邇故雪山青海皆為內封其後財匱
力殫厥功不就遂交和親之好自晚帝屬延法後時
斯為漢之謀失於太廣矣唐有天下過於周漢之道
一家其六合一心其兆人唯茲大戎未能無患常開
元中有將臣善於攻戰振張皇威殲殲虜自秦渭
西而有地數千里此則展拓周疆剪截浸域所謂廣

表得其中矣其後國家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若
戎僞隙侵掠遘州臣等由此家為虜有然雖力不
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相為訓今尚傳留漢之冠
裳每歲時祭享則必服之示不忘漢儀亦猶越翼胡
歸有巢斯之異噫其怨慕也有是陛下親統寰區以
慈仁化育開之得不惻然而軫念乎夫事有可行勢
有必剋苟懈而不為是失古人見幾之義今國家無
事三方底寧獨取遼噓猶反掌耳矧故老之心缺望
復然僅天兵一臨孰不向化今陛下采臣之言則先
遣良將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節制者為之何者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彼功崇矣彼位極矣復將悉力營之哉以此臨事必
多自顧願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
踰一資一級授鉞將兵俟見功庸而後加之爵賞必
能摧克破敵無所愛矣戎翟者亦天地之間一氣耳
不可盡滅可以斥逐之伊周漢之事如前所陳今之
所取願止於國朝已來所沒秦渭之西故地朗畫疆
域牢為備禦然後關邊田飽士卒可以為永遠之謀
迥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棄戎即華世世子孫無流離
之苦生有幸甚

諫作王清昭應宮疏

宋王曾

臣伏聞朝廷設諫爭之官防政治之關非其官而
者蓋表其忠況當不諱之朝復忝非常之遇苟進思
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議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存膺
祕錄作共圖於萬葉超盛烈於百王陛下寅畏寶符
陟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浸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
而清衷濬發成命亟行自經始已來庀徒斯廣輦他
山之石相屬於道塗伐豫章之材遠周於林麓累土
陶甓揮鍾運斤功極彌年費將巨萬掩祈年之舊制
踰歷日之前聞輟貴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領護如此
則國家尊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臺觀之規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三

林

不為不壯矣然則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
敢緘默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焉雖鳩僇
已行未可悉罷苟或萬一采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
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惠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
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所創宮規制宏大凡用材
木莫非棟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處收市至多般運赴
宮尤傷人力雖云召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
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邇者方畢封崇頗煩
經費今茲興造尤費資財雖府庫之中貨寶山積每
藝之下工徒子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

臣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歛之惟艱雖極豐盈地
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貴於謀始智者察於未
形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衆畢臻暑氣
方隆作勞斯甚所役雜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
鼠竄郊鄙狗偷都市有一於此足貽聖憂此未便之
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於時令
裁成不失於物宜靡崇奢侈之風罔恃陰陽之序臣
謹按孟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下
禁衡肩鬱蒸倣擾厚坤乖違前訓矧復早暵卒瘁雷
電迅風拔木飄瓦緇沴之氣比屋罹災得非以昧承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四

林

大地之明效歟此未便之事四也臣切聆中間符命
之文有清淨育民之誠今所修宮閣蓋本靈篇而乃
過興剝掘之功廣務雕鏤之巧雖屢殫於物力恐未
協於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遵祖宗之大猷察
聖賢之深戒還思回慮懲往念來詒將作之官息勤
苦之衆輯寧群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心人心
快望必若光昭大業頌建靈宮將畢前勞聿觀成績
則臣敢效愚計亦可必行但能損彼規摹成其用度
止敦樸素無取瑰奇惟將之以誠明仍重之以嚴潔
名數之際加等是宜實費之資節歛為要俾四海之

內知陛下愛重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昔太宗皇帝
太子李清等官亦不使窮極壯麗臣竊惟陛下宜遵
而行之取為法制以示不敢踰越即鳴謙大德光於
千古矣奈何特欲過先帝之制作手并視西京造太
宗之影殿東嶽置會真之宮觀計其工傭亦皆不啻
中人十家之產然於尊祖禮神則盛矣其於邦國大
計則猶未足為當時之急務也臣料陛下必為海內
承平邊隅清宴人康俗阜時和年豐縱或築宮無損
於事則臣復謂其不然也方今疆場甫定虜廷有姑
息之虞民俗苟完倉箱無紅腐之積况關輔之地近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
素多近甸之民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
復田產秋冬之間饑歉是懼亟經營於神館慮稍鬱
於輿情且往古廢興之端前王得失之事布在方冊
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愚臣一二言焉試
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者之安全乎
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今雖上下
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瀆是旃至
於左右大臣則慮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
則慮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諫之謀未行良為
此也臣惟出從幽介遭遇文明特受聖知度越滌蕩

侍從身服簪裳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功
竊思奮今也其時又安敢循默苟容不為陛下別
而論之乎是以輒率庸妄輕冒宸嚴感發於中無
所顧避陛下寬其鼎鑊之罪矜其螻蟻之誠深鑒古
先試垂採擇無謂創一靈官為細事而弗恤也臣以
為興役動衆尤係事機不可不察也當使鄉校之中
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也天下之
幸也

災異疏

宋傅堯俞

臣伏讀舊史見前世已然之效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六
而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
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陛下操有為之心
以恭儉求治而大雨壞廬舍殺人極衆水入宗廟日
官闕其謹告警懼丁寧切至之如是者何哉臣伏恐
其所以然之故蓋有所傳曰簡宗廟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昔至和大水當時議者亦以為簡宗廟之罰
先帝納諫事即施行今陛下受天下於先帝而昭陵
之土未乾執政之臣導陛下以非義將以濮安懿王
為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是以大失人心上千
天譴事重於昔故害亦過之陛下儻不感悟臣恐大

其仍至更有甚於此者陛下縱不能盡逐執政繼當
應首議之人以謝天下此固天道抑又有人事焉夫
兩日之雨京師之患如此陛下謂人事修乎廢乎賴
天之靈姑為謹懼儻更一日未止者豈無傷敗之憂
陛下得不為之寒心哉臣願陛下取禮官兩制之議
遂定濮王封冊黜歐陽修以暴其所以誤陛下者使
天下較然知此意不出於陛下然後進修子道通廣
言路切責三公以圖後效重黜水官以懲不職庶幾
可以厭塞人情消弭他變此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
動民以行不以言者也若謂降詔責躬許有位粗陳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七

圖終惟始疏

宋傅堯俞

臣聞之書曰慎厥初惟其終又曰慎厥終惟其始始
則念終不敢不慎也終則念始不敢不勉也臣愚伏

人陛下考古御今修明法度恭儉以克己慈惠以愛
人登崇老成開廣言路大義明著仁聲流聞總攬萬
幾得其綱要所以欽崇祖宗導世成俗為子孫百世
之慮甚備非臣筆舌所能形容象雖詩書所載丹青所
傳殆非有以過也可謂有其始矣臣愚不勝奉謂
陛下雖聖性得之適當加聖心焉夫天地無全功聖
人無全能此不可不思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
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有餘
則養之不敢矜不足則勉之以為戒然後無間可窺
而巧偽之徒不得比周而望進今陛下不出房闥而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八

天下嚮風百僚奉職者無它以陛下通達平鈞而政
出於太公云耳苟一時有所偏則好惡之情露百和
羣枉必爭隙而入矣陛下前日積勞之所成就將中
廢而不完矣可不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以圖厥終哉
臣願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陛下不
過臣愚屬以言責非臣褻拙所當蒙被仰貪盛明
勉就職臣輒自惟忖蓋志有向背而材有能否事有
大小任有重輕陛下使臣拾遺補過以輔盛德明義
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方是之時臣極
盡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竊其細故有聞必達

近事輒言則非臣之任又非臣之志也伏惟陛下青
其大節寬其近功因臣所能俾效其力臣終不以狗
馬之年為子孫計畏首顧尾以孤負恩獎惟始之
難陛下既蹈之矣顧不能善其終乎然不可不戒也
伏望陛下察臣懇款不廢其言特賜覽觀則永譽無
悔臣不勝大願

請孝養太后疏

宋傅堯俞

竊惟皇太后有旨更不於內東門同聽朝政臣伏以
皇太后佐佑先帝授陛下於藩邸有不得已遂權同
機務及清躬和豫舉神寶以歸之其始終恩力可勝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九

清源

道哉陛下天畀仁孝思所以報塞固無窮已雖然自
去年以來淺見者妄意宮禁中事頗有浮議流於人
間此睿聰所具悉者也今陛下於九重之內雖日極
曾閔之志行以奉事皇太后天下安得遽聞臣謂宜
順承顏色既致其悃悞又取奉養隆顯之禮可以使
士民共知者速講而數為之自然聖孝之聲亟聞於
四海如是則端拱無為長享天人之助矣至於給事
皇太后之人向者既未得專力於陛下苟見皇太后
復辟慮其智識鄙短未能測乾坤之量不免有所疑
畏臣謂宜錄其勤勞少推恩例上足以慰母后慈惠

之意下足以安左右疑懼之心愚慮所及不敢不言
惟陛下矜其狂愚而特加收採則不勝幸甚

條陳七事防禦二虜疏

宋韓琦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
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慟哭太息豈其過
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
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
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
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
累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十

清源

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
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
自五代迄今每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
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
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
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
四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
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
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
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源諸蕃以拓境土自度

落強盛故借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島峙之勢
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
官軍屢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
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
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必
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
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
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
臣之禮臣恐契丹間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
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十一
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
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
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
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
如哉如欲駐驂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
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
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
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
誠憂及于此冀陛下下一寤而急為拯救也朝廷若謂
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

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
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為之防則功逸而事集
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為陛下計亦
未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
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
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
之地今所立多奇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
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為法可
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
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修故事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十一
終午即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
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
專遠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
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
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
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
備悉廢近謾書之至駭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
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
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貽
靈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師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

待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
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
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
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
則為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為遊幸之所歲運
大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

請詔儒臣討論唐朝故事疏 宋蘇頌

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在昔聖帝明王莫不以
稽考古道為有國之先務故能享御永世垂無疆之
休然往古所行或文或質施之今日各有所宜臣竊

請原文獻

卷十五

主

觀國朝號令風采起邁首王原其典章文物刑名法
制大抵沿襲唐舊其間或有損益亦不相遠然唐之
事迹紛綸無統史官所記善惡咸備善者可以為規
縱惡者可以為商鑒往在慶曆之初仁宗皇帝因臣
僚上言請留意近代典故遂詔儒臣檢討唐朝故事
日進五條曾未朞歲省閱殆遍嘗聞德音宣諭近輔
以為有助聽斷臣伏見陛下祗紹先烈勤勞萬機治
理之間多用仁宗故事外則通英講讀經史內則臣
僚進獻封事古今得失之迹忠賢治安之策固以溢
莊聰而積淵慮矣而臣愚管之見猶有所陳者誠見

陛下稽古奉先之心孳孳不息故敢復僭越而盡言
也臣聞之荀卿之言曰道不過三代道過三代謂之
蕩言其遠而難信也本朝去唐正同三代其事近而
易見易考所宜宸衷之留聽也臣欲望聖慈特舉廢
曆故事詔史官學士采錄新舊唐書中列帝所行之
事與夫群臣獻替之言每日上奏穀事清庶之間特
賜覽觀所冀瑩燭末光增輝日月臣不勝倦倦之願

請重議加役流法疏

宋蘇頌

臣聞業歲嘗有議者欲復肉刑將以寬減重辟而以
此法久廢難以倖行又聞頗患配隸之人轉徙遠方

請原文獻

卷十五

主

監驅役迫經涉寒暑強者有奔亡之虞弱者有疲羸
之困思革其弊宜求厥中昔漢文帝感一女子之言
而制髡鉗代肉刑則有城旦鬼薪司寇之差唐太宗
納裴洪之獻議而立加役流代斬趾則有三歲居作
之限今欲寬省嚴誅又憫配隸轉徙之勞臣愚以為
莫如重議加役流法取當黥貸者依條斷罪髡髮鉗
足畫則居作夜則置之圜牆實滿三歲然後釋之中
間雖逢恩宥未滿歲則不在原免之限其初釋放者
仍送所居鄉貫幾察其出入又三歲不犯故為之罪
乃得聽從便其無鄉貫者鄰近州縣拘管幾察如之

則雖有兇頑之人更三歲勞役之苦且足以懲艾矣
復有鄉保幾察之嚴又足以戒懼也如其性實兇暴
放釋之後不知悔改復為人患則誅之可也投之四
裔可也如此措置不惟無遠道棄亡之患又足以開
其自新之路化暴惡為良民使愚俗知教化亦省刑
止殺之一端也臣才識短淺不周世務姑奉詔旨勉
強罄竭所見如此非敢謂是然禮刑之論實繫朝廷
事體伏望聖慈寬其罪戾特賜裁擇庶幾塵露少裨
山海

考課縣令疏

宋蘇頌

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
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鄉者仁
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
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
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
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
彌具而治效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邪且
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
之科三老廉吏有率表之義由是農民眾而田土闢
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動於力苟致贍足則

升遷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
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
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
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
者是教化無由至而訟獄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
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
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
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勾校簿
書均稽稅賦發姦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
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勵末等自當
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
條有能盡力畝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眾者或群
居孝友宗族敦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
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
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
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
庶幾可致

論救諫臣胡夢昱疏

宋傅伯成

臣惟竄謫之罪甚重陛下於言事者恒有斥貶則是
以共工驩兜之罪加之矣今在列之臣無一人為陛下

下言之萬一貶者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臣
近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風馬
牛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懇效瞽言伏惟垂察

待罪六和塔疏

宋留正

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
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
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
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
謹繳進前後錫賚及告勅待罪范村乞歸田里

應詔上封事

宋莊夏

清原文獻 卷之五
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
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
下體陽剛之德使后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
抑陰助陽之術也

乞容納言官疏

宋曾從龍

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夫人臣心苟愛君誰不欲
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
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
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
臣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

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延得其當况夫聽書之道
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
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
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矣

端本澄源公考察以下愜人望上弭天變疏

明趙瑞

竊聞自古禦災之道人君則修行檢身大臣則引咎
去位然後溥察百僚修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只罪
本方之官舍本源以逐末流者近歲雲南景東衛雲
迷霧慘畫晦八日陶孟等處各有地震雷火等災此

清原文獻

卷之五

六

自古少聞之變皇天后土昭示非常正欲我
皇上勵精圖治永保社稷仁愛之心至矣盡矣近該
巡視雲貴南京刑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樊瑩奏要點退貴州一省參政等官三百餘員意謂
致此災者乃雲貴官員不職所感召也臣竊以為此
等災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政
不在遠政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按春秋梁山崩不書
晉者為天下記異也宋史載真宗時彗出應在齊魯
帝曰朕以天下為憂豈直一方耶詔求直言臧懋
獻而羣戚推古證今雲南災異不專一方可知矣余

夫天地之氣譬人之一身平昔攝調有道元氣無虧而後四肢百骸無滯癰毒不作若居常之寒暑失調飲食失度情欲失節則元氣內損血脉不周癰疽壅腫之作或發於胸或發於背或發于手或發于足未有不由積氣而致者今天下京師其人首也充豫荆徐其胸腹也青齊浙陝其人手也川廣雲貴其人足也手足疾作補其氣血理其榮衛則內氣壯而餘毒自消苟委諸手足自致藥石鍼砭專攻生毒之所竊恐病根未除將入心腹至有不能救矣雲貴晝晦等災異正如手足毒疾之作實由積氣所致今議弭災清源文獻卷之五十九
修政專治雲貴災作處所僻遠官屬豈非舍血氣之本源專治手足之末流與天子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國為一身雲貴雖遠疾痛痒病未有不切於皇
上之氣脉者豈可置雲貴於身外謂非內氣之所感歟夫天下以軍民為根本軍民以財力為氣脉財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人心和而天變不見於四方近年諸邊重鎮寇患不止腹裏地方水旱相仍縣官疲於征歛小民困於徵求蠶不得衣耕不得食舊債未償新債復繼有鬻男以輸官者有出產而無買者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也當此之時雖蠲其租

其常稅猶懼無以舒民力甦民困况役賦愈增於昔時乎今光祿寺諸監局供應進用等物加數倍於先年冗食官員積至數千投充匠校積至數萬脩齋設醮年無虛月僧道聚食無紀寺觀營造無停蘇浙織造頻繁近臣賞賜踰度加以皇親之家侵奪軍民田土網羅内外市利大小内官凡係内外軍馬錢穀衙門日漸加添比之祖宗時又不知增至幾倍大獄據招詞而不敢辨刑官知冤抑而不能更大臣以直言在閒者未蒙起用各官以言事被謫者未經原復文官傳奉者有之武官不由兵部者有之雜流僭濫名器者有之凡皆虛糜太倉之粟剝削百姓之財有乖政體有傷和氣致災之由率緣此者修政弭災孰有急於此哉近有各處奏報災異皇上累下寬恤之詔尚書馬文升等奏請減派恤民皇上即有減免之旨天地好生之心可謂至矣然而宦戚恣橫如故庫局告乏如常使陛下徒有好生之心民財民力日益耗瘁者法壞而不振故也夫法者祖宗之法垂百世以永守者也天子不能自任其法分九卿以各守其法設有如臣前言網利殃民有關諸衙門等事使為大臣者不惜爵寵不避權勢各司所

各任所託堅守祖宗之成憲一不允至再再不允至
三三不允懇乞去位 陛下必曰此大臣何為而
去也必深察而感悟其非矣大臣或失其法使居言
路者不懼乖忤不避謫極言事情之利害一不聽
至再再不聽至三三不聽而懇乞外補 陛下必
曰此言官何為而去也必感悟而深納其言矣傳曰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非以去位為忘君潔身也正欲人君有以激發而感
悟也今為大臣者遇壞法之事未嘗不執其法然一
具奏而不允則曰吾職盡矣無如朝廷之不允也况
清源文獻 卷之五
承順左右漫無執法者且有乎今為科道者見壞法
之事未嘗不陳其言然一進言而不聽則曰吾已言
矣無如朝廷之不納也况緘默修身漫無一言者且
多乎欲固一身之爵祿忍壞公家之大法臣以為朝
廷無負於大臣大臣有負於朝廷者多矣語曰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虎兕出於柙龜玉
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故使 陛下仁恩不敷者
左右之壅蔽也使 陛下不知左右之壅蔽者大
臣與言官之責也如近日朝廷將有延壽塔之作諸
大臣極力以正之科道交章以言之 陛下俯

諫諍停止工役中外臣民焚香作慶蓋由百執事
其甚力言論甚詳 陛下知之甚明故斷之甚速
也使凡朝廷欲舉一事欲興一役大小臣工皆能
救有如此者 陛下豈有言不聽諫不行哉又如
近日商人朱達杜成周洪等投認皇親家人奏買淮
蘆鹽引戶部雖經執奏科道亦嘗進言未蒙 陛
下采納者蓋由任法者不能三四執奏司言路者不
能三四力言故也使 陛下真知商人名雖買補
其實虧損百萬邊儲 陛下豈肯徇貴戚之私致
壞祖宗之大法哉今中外人皆言曰方今上有堯舜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之君惜下無皋夔之臣故使 陛下稟堯舜之資
斯民不被堯舜之澤者諸大臣之過也使 陛下
享承平之運不能率祖宗之舊章者諸大臣之過也
使 陛下不能燭左右之奸知閭閻之苦者諸大
臣之過也政事乖悖陰陽愆伏天地不和之氣偶泄
於雲南當國大臣何以逭其責哉考古大臣有身任
國家以霖雨恒陰謝罪求去者有為相無所建明以
地震而被劾免者有樞密使奸邪以無雲而震而
奏免者今雲南災異迭出當路大臣素以賢名者當
引罪求退素無稱聞者當論劾免官今賢者不知自

不賢者未經劾免而司風紀者亦不舉姦大奸大
貪以咎天譴乃議請大臣前去雲貴考察賢否欲移
大災大異以遠方官屬當之此何為耶漢順帝遣八
使分行天下表劾忠奸御史張綱埋車輪於洛陽都
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劾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
不疑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帝知綱忠不能用至今
惜之侍郎樊豐受風憲職巡察奸汙使能卓持風裁
劾奏官戚不法者數人大臣失法者數人雲貴不必
遠巡山川不必祭告而災異自弭矣今大貪尚肆而
大臣引罪者不聞一人貴州偏藩考退官員乃至二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
百餘衆而雲南一省又不知退幾百人以此而期弭
災變此又何為者耶臣又竊有議者雲貴二藩僻居
萬里苗蠻雜處閭閻殺相尋士不願生其地官不願官
其所官于此者有妻孥不能給贍有窮乏不能還鄉
貶退官員幕職倉官有焉巡檢驛丞有焉以虐恭不
能淫刑以貪饕不辭責惠以此區區小臣用當赫赫
大變臣愚不知所以也今考察雲貴以災出本處固
也若以災拘地方則貴州原無災異官之被察也何
謂若以罪由米魯則雲南初非所部天之降災也何
緣若曰二處相鄰則四川亦在接壤因此加彼治西

遼東臣愚不知所以也以去歲言之湖廣江浙諸處
地震軍民房屋或水沒人畜生命或雷電殊常或
流火迭見或猛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陽
應天等處流移載道餓殍填途災異之甚又不減於
雲南今議者獨察雲貴二處不及各處官員豈雲貴
多貪墨之吏而各處皆廉白之人臣愚不知所以也
前此數年有星如輪隕于山東禹城縣結石數塊近
年有物如黑黍者偏雨于四川忠州議者不罪禹城
忠州官者以事關國家非緣州縣故也雲南災異大
類此者在彼則原其無辜在此則謂其有罪臣愚又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
不知所以也臣又聞唐陸贄曰九今在位任大者其
責重位近者其罪深近年大臣據高爵而不仰面委
任妨賢路而不引用正人迷祿戀寵一息之氣尚存
一念之心不止自為富貴計得矣其於國家計何哉
夫士有廉退之節而後國有死義之臣大臣廉退者
甚少而顧戀者皆然平居如此幸賴 聖天子太
平之福祖宗億萬年無疆之休皆得竊祿偷安矣設
一旦有事為 陛下寄安危者誰為 陛下擔
患孝者誰臣不能不為慮也况調和元氣燮理陰陽
又大臣輔相之職今陰陽失度晝夜無分而廊廟元

臣等竊以爵之寵遠滿庶職獨遭黜貶之愆天
已天禍加人臣恐人議未一人之心未愜天道有
異殆有甚者即今南省無食北地無雨德宜溥
慎偏施臣昨聞侍郎樊瑩所奏不覺心思失平近得
朝報節該吏部奏奉欽依即令斟酌去留復令查實
來看伏讀明詔臣有以見 陛下仁同一視明照
萬里出於尋常之千萬也伏望 陛下益隆天地
之德益溥日月之明乞勅吏部再行議處或欲綜核
名實感格天意先自兩京文武大臣而下至於科道
部屬等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五
大臣於各省府考其貪酷之甚者與同雲貴照例罷
黜以一人議以愜人心或以即今外官朝覲之期在
邇京師考察之年亦迫乞詔百官改畝既往思報將
來將今雲貴被考有名官員待今冬會朝之時從公
再察應黜退者與各省官員一體黜退應存留者與
各省官員一體存留蕩蕩平平無偏無倚此天地氣
象帝王規模實我 皇上奉天無私之心也仍乞
陛下思天道示災之可畏念 祖宗舊法之當遵
任大臣為腹心使得各職所掌任言官為耳目使得
各鑒所見大臣不能執法者聽科道劾奏言官不能

言者聽吏部以不稱外除仍查近年戶部會計
財裕民事件近日兵部尚書劉大夏等奏議救荒
盜以安地方事宜俱乞允賜施行諸凡庫局供用之
物并各衙門太監等官乞下各官會議物料以某年
為例永為遵守太監等官係某年以後添差者俱各
取回冗食官匠等人查係祖宗時所無者一切裁革
皇親貴戚制以禮義諭以禍福使得長保富貴共享
昇平大獄冤抑者許其聲辨無拘原送招詞絕往時
傳奉官員止寺觀無益營造致仕大臣如尚書周經
侍郎許進等曾經科道諸臣舉薦者下有司起用言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六
官被謫者下吏部查陞與凡蠹政殃民大政當興大
害當祛者悉令有司條奏斷以大義振以乾剛無牽
制於左右無惑聽於群言再乞 皇上時召大臣
延入便殿講求當今政務親問民間疾苦日御經筵
之外暇則觀涉書史求帝王致治之要鑒古今成敗
之迹節用愛人以漢文帝宋仁宗為法奉道事佛以
梁武帝宋徽宗為戒則國用自省國度自張民財自
足民生自裕如此而太倉之粟無陳內帑之財無虧
臣未諭也如此而頌聲不作庶節不礪內綱不振
臣未諭也如此而天心不感天變不回和氣

不殊嘉祥不至臣未諭也臣叨食民曹備員郎署祿福懸於左右榮辱係在公卿不知自愛輒敢直言而無諱者自幸生際聖明慚無報稱偶擊時事一念憂愛之心拳拳三四欲已而不能已也伏惟陛下大彰天聽俯察愚衷則祖宗之社稷幸甚臣冒斧鉞無憾矣

劾太監李曇疏

明郭楠

臣惟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用法得宜則人心服而天下無私議用法失當則人心駭而天下無所措手足是法者人主可得用之不得私之也人主以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七

私意用法則權倖日長紀綱日壞左右近習導諛蒙蔽以成其私而天下人心將潰裂泮渙而不可收拾矣是豈國家之福人主之利哉切見河間府景州安陵鎮巡檢程景貴被太監李曇誣奏着臣提解來京臣初亦未得其詳近該臣出巡地方提吊人犯檢閱文卷審問知證人等乃知李曇夾帶私鹽被程景貴盤獲在官捉拿鹽犯二名申解景州問擬擺站罪名具申巡鹽御史詳允發配卷案明白昭昭可查夫李曇近侍也以近侍之貴而夾帶鹽貨之私犯法孰甚焉程景貴小官也以巡檢之小而能舉鹽獲之職宜

法孰加焉今李曇乃不知自反駕虛詞誣奏陽害致蒙陛下過聽提解來京以守法之臣而遭械

解之苦

陛下之用法固已為失衷矣然既行臣

提解都察院則命都察院究問可也或轉送刑部究問亦可也乃奪而付諸鎮撫司何耶竊惟祖宗

設立刑部都察院刑部則有十三司郎中等官都察

院則有十三道御史專理天下刑名而總其綱於尚書都御史又恐其擬議未當復設大理寺等官以平

允之是三法司所以代

陛下之問刑也彼鎮撫

司何為者哉謂其能雪三法司所難雪之冤耶謂其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八

能辨三法司所難辨之獄耶不過承人順指氣使為權豪倖倖快私心耳臣見程景貴鍛鍊成獄將無以自訴矣夫程景貴一巡檢之微有何足惜所惜者

祖宗之法從此而益壞也所惜者清朝之政從此而

益損也所惜者近習之權從此而益張也所惜者守

法之臣從此而益懈也倒持太阿以養禍亂之萌輕

忽者舊以信群小之私實愚臣之所甚惜而竊歎也

昔者漢光武能容董宣之強項而不迫問其擅殺主

家之奴史冊書之以為盛事萬世稱之以為美談

陛下天縱聖明將以速追堯舜獨不假借一程景貴

而使漢光武得顯美於前哉臣巡按地方親見蠹
賈之寃而不為陛下言之是臣欺君之罪亦大
矣伏望陛下覽臣章奏勿以已有旨為辭即勅
鎮撫司將程景賁放以嘉其守法之忠將李雲拿
送法司以懲其欺罔之罪天下人心將謂聖明舉動
真出於尋常萬萬也豈特愚臣一己之私慶哉

請親近儒臣以養聖德以圖盛治疏

明郭楠

臣聞天下之治亂係乎人主之學與不學而儒臣則
人主講學之資也人主欲求帝王之治而不本於學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

學之適燕而南其轅必無可至之理也欲進帝王之
學而不親近儒臣以講明之譬之渡江湖而忘舟楫
又何以成其學哉竊惟陛下自五月以來經筵
之講廢而啓沃之語不聞延訪之意怠而君臣之情
不接每日視朝不過平旦之頃耳外此則燕處深宮
周旋左右悉皆便習嬖倖之人也學士師保無以致
輔導之功侍從九卿無以陳利病之策史官不得紀
言動臺諫不得盡獻替其所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
性者果何所資也雖聖明天縱未分多岐然從古聖
王未有本於學者況在今日為第一務自可輟而

不講哉夫暑月暫罷經筵雖曰祖宗故事然祖宗
之而陛下舉行不廢益見盛美至於退朝之暇
常御門延訪大臣相與講論治體則亦祖宗之舊制
未聞以暑月廢也經筵雖暫可罷而御門延訪之禮
獨不可舉行耶數月之間賢者未必親親者未必賢
政令紛紛甚駭衆聽昔之詔令許諸人直言無隱今
則言官且獲罪矣昔之詔令欲裁革冗員今則添設
猶如故矣以一童豎之微而阻撓巡城御史之職以
一內侍之愬而輕掣管閣主事之官護大臣之短則
直斥諫官之公論為非是庇姦人之雄則雖師傳重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廿

臣之執奏亦曲加貸免如此之類不可勝舉仰惟
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布中外忻忻雖深山窮谷之
民亦莫不舉手加額曰今之堯舜也邇來人心贊仰
漸不如前陛下亦可以反求其故矣蓋人主不
可以一日而不學儒臣不可以一時而不親人主常
親賢遠佞則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道
政令何為而不善若常親小人而遠君子則所聞所
見所行悉嬉玩邪僻之事政令何由而善是乃習使
之然也即今天氣漸涼伏願陛下留心聖學經
筵日講之禮速賜舉行退朝之暇乞召元老大臣

以治理詢訪民瘼則自然聖德日進治道自隆可以收人心於永久而追商周之盛治為不難矣臣待罪言官知而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直臣之罪也故不避斧鉞之誅冒進工瞽之言惟一陛下留神天下幸甚愚臣亦幸甚

乞霽天威以收人心以綿國脉事

明郭楠

臣聞天下之事變每由太激而後成天下之人心常因泮渙而後失有國家者而不能使臣工協和致成相軋之勢又從而輕重之以迎合者為是以弼違者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七

七

為非是者則欲置諸懷非者則欲投諸壑則人心泮渙不可收拾而天下之禍患將有出於意料之外者矣是豈國家之利人主之福哉臣近得邸報聞九卿大小衙門侍郎何孟春等官為桂萼等議更典禮跪門進諫陛下苦其逆耳赫然震怒將學士豐熙等拿送鎮撫司用刑打問四品以上各罰俸四箇月五品以下每人着實打三十棍又聞楊慎等三名每人打二十發極邊衛分充軍安磐等四名發原籍為民又聞鞭笞捶楚之酷多有死於非命者遠方傳聞東勝驚駭臣惟正德末年武宗南巡群臣跪門

諫當時權奸用事即郎中張衍瑞等官百十員各拿至午門前責打為首者為民其次降級又其次罰俸有因鞭敲而死者士大夫忠直敢言之氣蓋已剝喪無幾矣幸蒙陛下聖德龍興大施九重之洪恩扶植士夫之正氣將生存者復職加俸死而贈官諭祭一時人心欣然喜慰是陛下固以武宗之所行者為非矣不意今日乃復為之又復過之也恭惟陛下入繼大統以孝宗為所後之親當時廷議者非一人雖陛下亦自為禮當如是而不可易者矣自張璁倡為異議於是桂萼從而和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七

七

席書方獻夫輩又從而陰主之以致聖心疑惑紛紛至今雖舉朝皆以為不可而聖心亦終不可回矣蓋璁萼之言順耳也順耳則投機而易入群臣之議逆耳也逆耳則扞格而不通此自古之通患也臣又聞之會合眾人之見未必愚專出一二人之見未必智阿意順從之臣未必忠犯顏苦諫之臣未必忤臣觀群臣之跪門叫呼其心主於忠愛其情出於迫切固非不忠於陛下也今乃或鞭扑而致之死或削籍而奪其官又或發充軍以辱其身不亦為已甚耶排群議而不恤竊美官而無忌上激九重雷霆之威

下貽舉朝縉紳之禍。曩輩亦獨何心哉。所議之禮未足以慰。

二帝在天之靈而撫楚號痛之聲先已徹於九廟之內。臣愚不意聖明之世屢見以忠諫而獲罪也。況今邊軍生變。戕殺撫臣。晚唐之形已見于今。

陛下不慮及此。顧乃行鞭笞於殿陛。嚴督過於公卿。亦惑矣。伏願

陛下於端莊靜一之中。虛心詳察。勿以異乎人者為必是。勿以同乎衆者為必非。勿以順乎古者為必賢。勿以逆于心者為必否。精鑒別以辨忠邪之分。慎舉動以養和平之福。允望

陛下舍已從人。如虞舜改過不吝。如成湯速降睿旨。

清源文獻公奏卷之五
志復豐熙等官仍查死諫之臣。重加優恤。庶幾收人心於既失。而綿國祚於無疆矣。臣遠離闕廷。絨章萬里。實不勝區區至願。奉

聖旨。這廝好生無理。看錦衣衛官校拿解來京。處治。請令大臣侍疾疏。

明張岳

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於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群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係甚為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寒。暫免朝參數日。

陛下稟氣完厚。

臣即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為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不當不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王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所未安也。伏望

陛下仰思宗社

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

清源文獻公奏

卷之五

臣等謹將

指帖具本奏聞。陛下起居之詳。既得漸聞於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哉。伏惟

陛下不以臣言為妄。特賜施行。

則宗社幸甚。

論征安南疏

明張岳

臣伏觀 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聳。敷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為之停止。下外廷。

奏議咸謂罪當討毋赦

陛下寬仁惻怛無幾事

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由本年三月初一日使者已至梧州府迺遷由南寧府前去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暉為逆臣陳萬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暉弟黎諱主國事以兵逐陳萬父子奔據其國諱山府黎諱立七年又為權臣莫登庸立諱幼弟黎應和之既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清源文獻
國諱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已先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干戈臣不暇遠引請以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為辭為之討其亂賊也為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遂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

取之是棄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為也而謂聖明為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所與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未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猥獍攸歟所在屯結官軍僅定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聞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猥獍攸歟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為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碑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為大言耳蓋深於兵者不必談兵其撥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要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土兵躁妄之士得成其基

不待兩兵相攻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不也此
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
益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
敢究言者臣愚以為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為
以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
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
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為不
可伏惟 陛下聖學淵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
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脩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
宜響應况 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
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
民隕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赦初心也去年十
月六日 皇子生是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
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為開邊乎天
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搖之臣中夜以思不
寒自慄伏望 陛下上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
皇祖不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
事勢反覆熟議如黎氏尚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
如果內難未定則且申勅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
毋得妄生事端致有驚駭搖動人心待安南亂定

若入貢另行奏請定奪此於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
至靈得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過
此大征義當據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
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贅言干撓廷議避事偷安罪
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昧
為 陛下陳之伏冀 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
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應詔陳言以裨新政疏 明林希元
臣聞冬寒之極必有陽春大勗之後必有大治天下
事壞於權奸之手至正德十五年極矣 陛下以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世道一旦轉而為乾清坤寧之治化而年方出幼德
已夙成即位以來日新厥德弛張舉錯動合輿情尊
禮大臣從諫弗拂至於退處深宮終日靜坐觀覽章
奏之外即看書史聲色慢遊無所嗜好侍御僕從之
人無敢褻狎天語渙發左右承聽以為雷霆臣又知
陛下端莊靜一於人所不見之地非但恭己以正南
面而已也今中外臣民萬口一詞謂 陛下天生
聖人又謂 陛下血氣方升形神未固不宜過勞
恐有所損又謂 聖躬宜加慎重飲食起居皆不

可苟恐姦人有所不利蓋其愛之也深故其慮之也至臣甫登仕路幸際明時愛君徒有心致君愧無術茲因進香來京覩清光讀明詔不容自默然陛下以言責諸人固將取其有益於身心天下也臣有所見而不言或言有所畏避而不敢盡非臣所以忠於陛下也臣之言類多觸犯忌諱然臣但知忠於陛下得與失非所計也臣觀自古人君莫不下詔以求言人臣亦莫不進言以忠君然求言者每不能用進言者多不見售良由君以求諫為美名而不務其實臣多過深以求君而不量其勢臣所以敢清源文獻卷之五

越分而深求者誠量陛下務實而非好名必能用臣之言也所有敷陳為君道急務者六曰務正學以隆治道曰親正人以資輔導曰用舊臣以輔新政曰清言路以定國是曰急交脩以輔實効曰持久大以終盛美為朝廷大政者二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條列于左總名新政八要具本親齋謹具奏君道急務六一曰務正學以隆治道臣惟天下之治本於道道本於學二帝三王之治本於學故其治不可及漢唐宋之治不本於學校其治不古若漢武帝表章六經唐太宗將心翰墨宋

度祖手不釋卷不可謂不學但不可謂帝王之學精一執中之傳建中建極之旨此二帝三王之學所以致時雍風動之本也陛下萬幾之暇不離經籍中外皆知陛下留心於學但未知所學者何事二帝三王之學何嘗遠於人哉只在日用所常行者耳求之六經子史以寓目於公私邪正得失興亡之鑑求之儒臣講論士民獻納以究極夫是非得失之歸求之平旦之氣以驗好惡與人相近之實求之一日二日之萬幾以籌度撫世酬物之宜求之中夜以思以計一日之間云為得失之多寡要歸於精之一清源文獻卷之五

之以求此中此極而已陛下又當優游以體之毋用神太勞懼其疲敝而難久也洒落以開之毋拘束太嚴懼其困苦而難堪也敬慎以本之毋用意太易懼其粗疎而難入也操之必有要進之必以序積之欲其久養之欲其深必使靜與天俱動與天將則帝王之道在我而可接武堯舜並駕商周矣二曰親正人以資輔導臣惟肯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終之曰爾惟慎簡乃庶辨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蓋人君之心惟

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善小人養之以惡則惡必左右前後皆君子而無小人然後可以養君心於善
今陛下以冲年嗣位如旭日初升點雲未翳又當愛護保養之時也臣觀後世人主初年多有可觀句後漸以不美皆由左右前後不得其人逢迎引誘納之於邪其初甚微其終至不可收拾蓋由不能養之於初也今在外大小之臣孰可孰否陛下當自知之臣不待言在內侍御僕從之臣尚聞循謹臣未有可言然臣不免有憂者蓋藩王與天子相去遠甚有初鮮終人情通患陛下既為天子而操威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

福之柄則今日承奉之臣非復前日承奉之臣也天下之所鑽研而攻取之者豈少彼亦豈能保其終不變哉臣願陛下細觀罔命之篇九在外大小之臣咸擇其忠良者置之左右在內侍御僕從之臣非循謹者更之素稱循謹者亦深察而預防之果有如臣所慮即便斥去則内外交脩薰陶涵養共致聖心於堯舜也不難然君子難親而易疎小人難疎而易親蓋人情承順之則喜違拂之則難小人巧於承順君子多於違拂以喜承順之情投之巧承順之人一第之承順未必為之動事事而承順不覺為之動矣

以難違拂之情投之以多違拂之人一事之違拂致勉強受之小事而拂違必不能堪而繼以怒矣由是君子不期疎而自疎小人不期親而自親臣又願陛下深察乎此見人之承順則曰醇醪甘口伐人性也斟酌于中必求所以遠之見人之違拂則曰良藥苦口利人病也斟酌于中必求所以近之則君子日親小人日疎陛下之前後左右皆正人所以輔導聖德者無所慮矣二曰用舊臣以輔新政臣惟有堯舜之君必得皋陶稷契之臣以輔導之陛下堯舜之君也即位之初悉起先朝遺棄大臣與圖新政固以皋陶稷契望諸臣諸臣想亦有可以副陛下之望者但陛下果能得所以用之與否則臣未敢知也何者當撥亂反正之秋求賢如饑渴之際天下大事又非常時謹厚無過者所能辦必得德業才望冠絕一時者與圖之方今大姦雖去其根未除宿弊雖革新弦未張君子之道雖長而其勢猶孤陛下所與謀議天下事三大臣而已當此之際宜不違寢食以求賢人造使聘諸元老催促上道務使衆賢畢集于朝以重君子之勢而共執天下之大機然後可以撥亂世而反之正今陛下之於諸臣

清源文獻

卷之三

四

但遇缺則補似在可有可無之際且不見隨才器使之意又只行取來京未見隆何禮以致之如此用人臣恐賢者未必處至天下之機會一失天下之亂終不可撥徒使人扼腕嘆息致恨於今日也昔我孝宗皇帝初年三聘尚書王恕于家虛吏部之缺以待之真可謂能用人也惟陛下取法孝宗決意以用天下之賢隆之以異禮處之以重任使臯陶稷契之臣悉布有位則吾君子之勢屹然有如山之重天下之大機在吾操持把握之中於以撥亂而反之正特易易耳四曰清言路以定國是臣惟

清源文獻

卷之五

聖

陛下即位首開言路謂給事中御史言路之官朝廷開失軍民利病使之直言文武官員貪暴姦邪使之彈劾陛下又言無不聽一朝諫臣發憤感激以効忠赤此萬世一時也而臣獨不能無議者則以今之言官既不能盡職於前必不能盡職於後欲陛下通行沙汰使言路一清庶可裨今日維新之治何者今之給事中御史即前日之諫官也今所彈劾錢寧江彬張銳張忠輩即前日之權姦也方其播弄威福勢不為不橫前後幾二十年時不為不久天下幾為敗壞禍不為不深未見有揚一聲者今始歷數

其罪撻猛虎於負隅之秋衆皆奇之搏縛虎於園囿之內三尺童子皆知笑其無勇今日之言既不為功前日之不言豈得無罪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居位之人不能言舉朝之人不居其位憤激而言之至其得禍又坐視而不救亦何顏稱厥官居厥位哉且王守仁親夷大難厥功不細張永張忠平空掩而取之又妄獲平民以邀功于時紀功科道埋身藏舌不見其影今甄別功過以明公論不遇今日臣知功過終不甄別公論終不明也今日陛下廣開言路臣謂此輩

清源文獻

卷之五

聖

宜先自劾前日之不職待旨意慰諭再三然後退與同官議論斟酌首發群姦未盡之惡次列利害所當興革者連名條具以進少答聖天子求言之意遂決於退以其位讓能者而不敢久妨賢路以自責罰如此猶可見其有是非羞惡之心庶可解天下後世之議不務出此反欲乘時要譽取功詔書一出曉曉爭先不顧前後不量緩急不問已行未行各逞已見紛紜重復由前不言不為忠由後之言不為忠不明進退之義不為智臣思往時言路之官特立豈意忠獲罪有識者知不可為亦先引去今所存者皆

苟且富貴之人也 陛下堯舜之君將興至治事
路之官宜得如虞廷納言者充之今雖不追罪其前
日不言顧諸人才具誠不足以當 陛下之用今
外議紛紛咸謂 聖天子御極內自禁近外徹京
堂俱從一新惟是言官未見清理今考察在邇臣願
陛下勅吏部都察院將見在給事中御史通行查考
凡在 先朝不能盡職者俱照內外官才力不及
事例隨其輕重分為等第量為去留更求能者以充
其位仍將臣默以謝言官則言路清國是定矣五曰
急交脩以圖實效臣惟 天子之治常壞於名勝而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四十五
實不足蓋天下無治之名則以天下為未治汲汲於
自脩尚有望治之日惟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
坐失事機天下卒無望治之日矣臣觀今日之事有
似於名勝而實不足何者 聖上中興一新化理
嘗進君子矣而名望才德之士未盡布有位嘗退小
人矣而姦雄欺負之徒未盡空其黨曰去宿弊而積
年之弊未盡消曰行新政而維新之政未盡舉曰出
內帑以充國儲而國計未盡充曰寬租稅以蘇民困
而民力猶未裕此特其大者今將以為亂耶則不亂
以為治耶則未治然則今日亦徒有治之名而未實

其實耳今中外臣民動色相賀咸謂太平之業在茲
而臣獨有憂者蓋恐曰治不治而亂或生其間也何
者正和相勝之機間不容髮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已
故今日之事在上下交相儆戒以脩職業交脩之實
在於勇往直前急緩者害之也在於果斷剛決狐疑
者誤之也臣觀今日有似於急緩而欠勇往狐疑而
欠果決故舉事遷延正猶葛藤不斷天下有轉亂為
治之機此臣所以日夜憂危恐不足以致治而反生
亂也惟 陛下督率臣下交脩職業凡所以進退
人才與詔旨所更革群臣建議舉行者猛勇果決期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四十六
在必行毋入讒言毋惑浮論毋優游不斷毋怠惰因
循務求目前可計之功不徒為紙上之空言則正邪
治亂之機判天下之亂一轉而為治矣六曰持久大
以終盛美臣惟人主必有久大之規然後可以終盛
美之業昔者唐太宗身致太平美矣貞觀之治漸不
克終此立心之弗久也漢文帝始終恭儉賢矣然弱
於黃老而不進克舜三代之道此立心之弗大也今
陛下有更化善治之美或立心之弗久則前功盡棄
人將惜之如唐太宗或立心之弗大則小康自足人
將惜之如漢文帝 聖心弗久臣雖未覩未免為

下憂之 聖心弗大臣頗窺見一二敢為

臣下勸之自古有志之君必以堯舜三代自期待決不作漢唐事業必以祖宗為法決不行後世因循之

政我 太祖高皇帝酌百王而立法真可謂齊德

堯舜匹休三王者後世不無漸失其舊全賴中興之

君整頓收復之今臣見明詔所更革者只是正德以

後之事以前初未之及至於言者請革東廠諸事

陛下又委之舊規謂之更化之福事湏有漸可也若

止於是則我 太祖之法終無可復之日殆非

陛下所以自期於遠大也且我 太宗皇帝亦創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中

業垂統之君豈有開亂政之端於後世臣恐左右懼

失權者假此以欺 陛下若果是舊規則 祖

宗之法固有萬世所當遵者亦有不可以盡循者今

於所當遵者既失遂不肯復至於不可盡循者乃欲

守之而不變是豈善守 祖宗之法者哉臣願

陛下乾乾不息恒久此心勿以承平自肆勿以晚節

或移又推而大之必為堯舜必法祖宗勿盡泥舊規

以妨大事凡自宣德正統以來隨時更置間有不利

於國不便於民者俱照更革正德年間事例盡與除

去以復我 太祖之舊則 陛下之治將匹休

堯舜並隆三代不至使人惜之如漢文帝唐太宗矣

廷大政二一曰息內臣機務以拔禍根臣惟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日親萬幾自決章奏至我

太宗文皇帝為萬世慮始命儒臣入閣參預機務今

司禮監得預機務非我 祖宗之制也臣聞其端

乃起於學士楊士奇以憂去位謀欲奪情恐權歸同

列以所掌絲綸簿寄司禮監一去遂不可復反自後

人主不自決章奏則事由本監內閣僉事承命而已

人主自決章奏雖與大臣謀議本監亦得預聞以絲

綸簿在其手故也夫內臣一預機務則天下皆其掌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中

權專權僭竊靡所不至由是王振曹吉祥劉瑾因之

之相繼謀逆縉紳被禍生靈荼毒京城流血宗社幾

覆寧不可恨可怒可畏而可戒哉故宦者之禍起於

典機務宦者典機務起於變亂舊章欲息其禍在息

其機務欲息其機務在復 祖宗之舊而已臣觀

自古宦官禍人國者其始皆由人主輕變祖宗成法

假之以權其後乃至自欲收之而不可得往往相尋

於覆轍臣不知何說也漢亡於宦官唐可鑑矣而乃

蹈其轍唐亡於宦官我朝可鑑矣至三履其厄夫漢

唐亡於宦官一失遂不可復悔我朝危於宦官則

毫髮犯而不悔是猶人食鳥喙幸其毒鮮謂不殺人而玩食之也今陛下誅斥宦官空其黨類我朝一百五十年之氣始一作一百五十年神人之憤始一伸但未知陛下曾有志息其機務否也若不息其機務則禍根猶存陛下雖能制之於今必不能制之於後譬猶穢草惡木雖剪其枝葉然深根在地當其時至能禦其發生乎惟陛下真知燭見猛勇果決拔去其根反絲綸簿於內閣息其機務以收其權則宦官之禍無自而發矣昔我孝宗皇帝晚年深悟累朝假借宦官之失嘗與大臣劉清源文獻公奏之云

如前又使後人追惜於今也二曰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郡縣衛所而統之以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重臣以鎮之大小相維亦足為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寺人之職宮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重委之宮庭役執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昔漢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初非常設且為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文武官並置因襲為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為何如且內臣出使

皇真欲藩衛保障以忠於社稷哉不過欲魚肉毒民耳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於朝廷之權幸然後得東奎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以為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寶玩之物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溪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剋剝諸民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傷臣知陛下不忍為也今雖使有司為之約束彼未必便歛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將有時而弛與其慮為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去之使不得為害而不用吾慮臣伏讀詔書見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設各處鎮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於磐石矣此亦我孝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之大也

正德十六年六月上附
奏見項來章疏約無如希元所陳者乞留神
覽見之施行得旨下所同議
上虞詔嘉

乞順人心定大禮以抑絕邪佞疏

明史于光

臣聞講天下之禮當付諸輿論之公行天下之禮宜率乎舊章之正蓋禮者倫理其親疎貴賤隆殺之等有不不可以毫釐差者若據一人之見徇世俗之說則理為情虧義為恩掩其所講而行者非至禮之本然而同倫之行悖矣邇者議禮之臣上興獻王尊號之議斟酌考據屢請 聖裁至今未蒙俞旨小大之

臣皆疑 陛下垂省進士張璁之說而左右之人或有陰贊張璁者以故 陛下重思未決爾臣惟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七

七

朝廷之上豈張璁新進獨能以禮事君而宿學舊臣皆悖禮誤君者哉夫正統私親自有天秩之禮萬世不可易者張璁顧曰群臣之言類皆拘執成說不知禮之出於天者不必執則欲人將何執哉又曰漢之哀帝宋之英宗皆嘗預養宮中與 陛下自潛藩入繼大統不同夫立後之說死生無二若預養者為後非預養而入嗣者不得為後不知張璁之言出何典記也其引宋儒程頤之言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程頤固有是言矣不曰禮無明言乎且程頤之言乃泛論臣民宗

子之法非為人君言也誠如張璁綱定預養之說則陛下當自為開統首君於 祖宗亦不當繼豈惟

不宜繼 孝廟哉且 武宗以所承 孝廟

大統特付之 陛下乃為天下得人之意 陛下

下以興獻王長子不得已入承大統實順天應人之

心此其典禮有出於尋常擬議之外又難拘長子不

得為人後之說矣又曰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

也漢文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孝昭之後則

以兄孫繼夫統之與嗣義雖少異然嗣正所以嗣其

統也漢文承惠帝雖以弟而弟無後兄之義故直嗣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七

高帝 陛下今承 武宗亦以弟無後兄之義

而嗣 孝廟正與漢文嗣統相類宣帝承孝昭雖

以兄孫然是時於父行無所承之君不繼孝昭而誰

繼哉張璁乃欲以彼祖孫之禮而奪 陛下父子

之禮豈得為會通之宜足以厭服天下之公論耶又

欲 陛下別立興獻王廟于京師以大宗事

祖宗以小宗事興獻王此決不可蓋廟事貴正祀事

貴專魯桓宮僖宮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以

其非正也若遂立興獻王廟于京師在今日則坐朱

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春秋魯僖齊閔之失

欲致隆而反潰矣自古無有承大宗之祀而後
小宗者人情所注此重則彼輕張璠欲分事大宗之
心而事小宗必至於輕所繼而重私親而於大宗亦
姑舉祀事之常爾豈專意正統之謂哉又曰興獻王
惟 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
母之義此乃以俗情曲說而傳會於公議之談初非
出於本心以為必然者 陛下昔在藩藩何嘗有
入繼之望暨承大統亦何嘗有幸遂之心今興獻王
稱為 皇叔父興獻太王興獻王妃稱為 皇
叔母興獻太王妃而於藩府之廟又擇親王賢子以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十四 興獻王
王其祀世世承襲奉 皇叔父興獻太王為不遷
之祖此其稱號比之諸王與諸王妃尤極尊崇而報
本反始之心與恩義亦備至矣自絕父母者固如是
乎其所引禮記之言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設也
人情而已矣蓋言是禮乃出於人心義理之自然而
非自外至也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蓋禪受放伐權
常通變之謂時君臣父子處得其宜之謂順此禮記
之意精微之旨也今如張璠之言舍正統而顧私親
則拂人心義理之自然矣豈情乎厚於所生則忘
武宗付授之意矣豈時乎兩考相並則恃君臣父子

倫矣豈順乎即張璠之所援證而推張璠之所
認始以情為有我之情時為世俗之時順為順從之
順也不然何其論禮遠天經地義之懿味私恩公義
之辨一至是哉其所論魏明帝之詔以為預為外藩
援立者所乃有為之言非經常之典今魏詔具存反
復近三百言惟奉奉於嗣統為後之義深以宣哀稱
悼考恭皇為戒何嘗有一字一句稍涉外藩援立之
意哉此或可委之穿鑿執拗粗疎膚淺而未可以他
度也其曰 孝廟之嗣其不可延者天也乍讀其
言令人毛髮竦豎魂神飛越不能自止夫宗祀之繼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十四 孝廟
親親也親親仁也仁根於心乃天之理不可泯滅也
仰惟 孝宗深仁厚澤洽于天下天下臣民至今
言及猶哀悼流涕 武宗不永天祿幸 陛下
入嗣雖販夫走卒亦歡呼鼓舞皆曰 孝宗無後
而有後是蓋出於義理之公人心之不容已也張璠
以 孝宗之嗣諉諸天而廢之豈為臣子所忍言
哉賊仁之根棄天之理絕人之道未有如張璠者漢
至平帝國祚已絕光武身自恢復於漢祀亦繼元帝
其所生之親猶仍南頓君立廟鉅鹿以祀但其稱考
重建張璠朱浮為人後之議至今猶有餘憾今

陛下為 孝宗親姪與光武之疎遠不同 陛下
下正位實承 武宗遺託與光武之自致不同
陛下享 孝宗全盛之業與光武之收拾破碎又
不同張璠欲 陛下考興獻王而立廟于京師則
與光武又有得失矣 陛下賢明仁孝有堯舜之
資張璠所以獻說于 陛下者反不若漢中材之
主進士科而取此人將焉用哉自張璠之疏一出人
皆洞見肝肺雖其同年亦切齒唾罵曰首倡諛風獻
邪說以親富貴而累吾榜者張璠也悖古叛今文奸
飾說巧移 聖聰輕搖國是若不重加黜罰以懲欺
諛則將來必有倖進必有如秦檜我有二策可以聳
勸天下之說矣臣聞 陛下在潛藩時遜志聖學
博考古今居興獻王喪動循古典今此大禮豈肯惑
張璠儉邪說佞之說以壞天經地義之倫但恐左右
之人私意窺測以為據禮尊號於 陛下得矣如
興獻王何萬一有此又在 陛下決之爾夫人愛
子莫不欲其子之貴子既委質於君為父母者略有
識見且勉以君親之恩不能兩全况 陛下之貴
天子也興獻王古今賢王也 陛下既貴為天子
更承大宗之祀以興獻王之賢豈有厚望 陛下

遠越分而顧私親哉天下之道二和與正而已出
于此則入乎彼若外此而有他擬議則為張璠之說
矣伏望 陛下以大臣言官之議即賜施行以慰
天下之心以張璠儉壬之流重加黜罰以杜小人之
路緣係順人心早定大禮以抑邪絕佞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旨
乞宥諫臣以光聖德以回天意疏
明周天佐
近該河南道御史党承賜等題為答天戒嚴交脩以
隆聖治事奉 聖旨是宗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
痛加脩實事天兩京文武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關失
着各該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體不許虛應故事況
臨彌文欽此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
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誰不感惕
思效其愚迺今關政忠言未盡聞何故與聖明采納
之度未宣臣下畏望之心未免也蓋求言之道示人
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明旨云時政關失着各該衙門
條奏此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
以政也臣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
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恩宥臣展轉思之甚不能

安況明旨許條奏苟有所見寧忍終默夫國家置書官以言為職楊爵言之是非莫逃屠鑑惟以過直犯忌誠可矜察占者帝王求諫至立毀謗之本毀謗非臣事君之義矣帝王且不避以命天下亦恐言者有不直居民上不幸不聞過耳漢至文帝駸駸治安賈誼方痛哭流涕長太息以進言誼豈好為是不祥哉愛治世危明主忠愛之不能已也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所少者不在於唯諾稱頌之滿庭正在於憂治世危明主之一士在庭之臣不負此義獨一楊爵而逮獄已經數月且 聖怒之下一則曰小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七

人一則曰囚犯夫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為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誠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既遭之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所關係 聖德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災勤政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覈爵之心勅下鎮撫司早賜寬釋仍乞明旨嘉納不吝

奉行旌爵忠謹以來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

之廣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也臣學術

短淺不敢汎濫彌文旁論竇聽區區愚悃先以釋楊

爵之獄為庶幾求言弭災之義惟 皇上垂察奉

聖旨傳下鎮撫司廣東司主事周天佐你鎖綁你衛

裡切實打六十棍與楊爵一例牢固梏囚

實脩省停織造以弭天變以甦民困疏

明陳邦顏

近該禮部累奏災異地震天鳴山裂水湧隕星雨雹

白晝晦暝上天示戒炳然明著被震地方人民傷壓

孤兒寡婦悲號路哭批離無所 陛下痛加脩省

命百官青衣朝參共盥消弭應天以實端在今日臣

以一介書生誤叨聖知拔置諫垣思欲補闕拾遺其

道無由伏見 陛下脩省之命方始於月二十七

日而織造之遣遽聞於月二十八日工部係職掌言

之而不聽工科司封駁諍之而不回竊念 陛下

尊惟一人衣錦玉食誰曰不然欲遣織造夫豈無時

茲者三日脩省百官青衣大小臣工獲罪于天不敢

從吉 陛下亦宜慄慄危懼亟回天變而惑志織

周恤民隱當衣素之日而切衣織之命即脩省之

文尚未克盡況警惕之實心其安有終臣又聞
祖宗於南京原設織染局水泉清勝該局官監機張
工匠種種畢具並無別設供應機房且逆藩舊址氣
觸不祥豈宜在內織造服御而匠役皆順時催募料
價亦額外坐派臣向為縣南方時切見民貧到骨每
追增派錢糧必須鞭楚血流滿地不忍舉視比微解
該局染造各各侵扣計自民間而達之御前一衣不
畜十衣之費勿曰女紅實則民脂臣伏觀元年登極
一詔傳免織造百姓權若更生今蘇杭織造既遣於
去冬而南京機房復誤蹈前事臣竊謂 陛下仁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十九

陛下仁

聖恭儉斷不悖明詔誤差遣以傷國體此必趙珍貪
目前侵漁之利賄賂左右貪緣營差致 陛下誤
有此舉耳方今內帑空虛餉告匱歲計所入尚歉
經費三百餘萬而天災頻仍小民貧困日不聊生伏
願 陛下收回成命俯從部議將降下花樣付之
南京織染局太監如法監造及時進御特罷趙珍差
遣仍乞念小民之艱儉而又儉無輕於臺釐監上天
之戒故而又敢無間於密勿日親輔弼以講求治理
君還諫臣以廣開言路則民生可安天休可迓而國
祚之精神命脉綿綿億萬載無疆矣

乞循舊章省議論疏

明蘇士潤

臣於本月初一日接見

聖諭着廠衛暗訪部院

政事中外驚駭臣於初五日丹墀侍班因見左班部
院大臣無一在列竊詢其故皆云自劾求退以故納
言之司為傳奏事丹宸之上為輟聽政一時臣僚莫
不相顧失色以為異事臣仰惟 聖明在上炳如
日月凡在僚案忠邪動念豈能毫髮避照况有閣臣
以備顧問有部院以聽責成間或遺闕則又有科道
以司糾劾職掌各有司存 陛下誠軫念元元克
動天戒宜諭輔弼大臣以面奏時政責科道諸臣以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

極言過失則群下悚然莫敢飾非即太平可立致今
若面論於朝而特降旨於中不公議於卿相而暗
訪於廠衛臣之愚陋實所未解譬之人身輔臣腹心
也部院股肱也臺諫耳目也若廠衛則爪牙也善養
生者必使耳目聰明四肢條暢而腹心完好然後血
氣周流動皆如意若舍其腹心手足耳目專倚爪牙
為助欲不僵仆不可得已臣伏觀我 祖宗以來
無一事不推商於公卿無一日不延訪乎群臣姑舉
其二則有命內閣楊士奇等每旦造宸前商機密
率漏下數刻始退者矣有賜尚書寒暑等以繩

圖書令政事關失母憚再三執奏者矣有御奉天門召六科等官諭以庶務失中宜直言無隱者矣于時君臣相親動無闕政至今載諸訓典以為美談陛下臨御三載于茲矣未聞大臣奉一宣召承一清宴殿陛咫尺邈不相屬識者方為寒心今又假殿衛以奪之權此祖宗二百餘年未有之事一旦創開使大小臣工爭懷危疑靡有固志避諛畏譏得去為幸此豈盛世之景象而太平之美事哉昔小雅之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方今之事何以異此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今水潦為災在在而是二曜交食變在不遠深思厥咎正由上下未協心官府未一體急宜改絃易轍轉災為祥若尚持猜疑之心長諛邪之口諭諭訛訛戾氣愈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不可之大者也伏願陛下考祖宗之成憲以為法觀周雅之往事以為戒亟下德音宣示大臣益篤初志勿懷疑貳仍乞俯賜收回前旨勿使播之遠近傳之史冊以駭觀聽則輿情允愜皇穹悅豫百沴消滅眾祥駢臻天下萬世頌陛下之盛德將與天無極惟陛下留神裁察臣愚不勝隨越待罪之至

乞矜宥愚直以光聖德疏 明楊廷樞
臣等接得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一本為慎封典重儲貳以慰人心事奉 聖旨這冊封事非為儲貳因其敬奉勤勞特加倚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這廝心懷別故窺探上意疑君買直好生無禮着降雜職極邊談部不許朦朧陛用欽此又接得吏部驗封司貢外郎沈璟一本為懇乞定大本詳大典以固國脈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這廝如何又來瀆奏姑降三級調用欽此臣等聞之不勝駭異夫太子君之儲貳天下之大本係焉蚤建元良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閣臣深惟天下大計莫先冊立東宮兩疏上請荷蒙 皇上鑒其忠愛俯賜褒嘉第以睿體未克欲舉行二三年之後此其慎國本重大禮聖謨神慮至深遠也科道諸臣連章再懇業亦賜俞乃姜應麟沈璟二臣草茅朴忠急於靖獻遂以抗直之詞忤觸天威之怒願 聖量寬宏未即屏黜爰從謫降此於罰罪之中常存宥過之仁在廷諸臣孰不感激然臣以極諫為忠君以從諫為聖臣之極諫非曰僅僅建白言塞責已也上之國家之安危下之生民之利病以至時政得失百官邪正靡不殫忠獻納如是而

可以言極諫之忠人君之馭臣言之當受之國是以
見大言之不當容之尤足以見寬唐臣陸贄之言曰
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
姜應麟沈璟二臣先後進言詞涉狂慝固不能無罪
但其知而言言而盡一念款款之忠則可諒而恕之
耳 皇上臨御以來英識明斷兼聽廣納大小臣
工凡有一得之見莫不領忠二臣亦自恃遭逢故披
肝瀝膽忘其忌諱一旦譴責重加擯之下僚斥之遠
方似非平日優容言官之意四方聞之謬謂之風日
息全軀保妻子之類漸興是二臣之罪不足惜而因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
此挫敢言之氣啓壅蔽之端臣竊惜之矧我 皇
上識邁千古慮周萬世明冊封之故別長幼之倫綸
綍一頒主器攸定是東宮之號雖未正而已可萃群
情協衆望冊立之儀雖未舉而已可定名分別嫌疑
所以貽宗社生靈之安垂億萬世無疆之烈端在今
日懽忻交通慶澤靈長二臣者獨以悃悃忠諫之論
蒙疑君瀆奏之罪當明盛之時抱向隅之戚亦非天
地並生之仁太陽無私之造也伏乞廓覆載之量宏
雨露之恩俯憐狂愚曲賜寬宥將姜應麟沈璟仍復
原官或量加罰治庶言路不墜而聖德益光矣

劾都御史陳炯疏

明王用汲

臣謂臣之立朝也必有特立不阿之行而後可以移
頹風必有精白不欺之心而後可以植臣紀故介者
人臣之美節欺者人臣之大罪也一失焉一縱焉則
國無以為國矣臣近讀邸報見太學士張居正一本
感激天恩准假歸葬事竣恭陳謝悃事內稱四月十
六日葬父于大暉山之原巡撫湖廣都御史陳瑞撫
治鄭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
等情獨巡按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叙及夫撫臣體
尊千里來臨足以榮其親固居正之所深嘉也按臣
權肅特秉風裁不為私交亦宜居正之所深重也臣
竊為臺中有人慶矣及數日應元有患病乞休疏入
臣始疑之豈輔臣未能無介然于中而應元遂為退
避計乎奉旨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
用該部自有題覆舊例也乃掌院事都御史陳炯求
晚輔臣遂參論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
所必有獨內臣得以病告蓋為其無地方之責非出
於推奸避事故凡京秩諸臣或患病果真欲就醫于
故里或進用太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
情不容處釋或朝有侵害之黨勢難以並立皆暫

慮此處此其義未必盡合於匪躬而其心要非盡出於為邪故自 祖宗朝至 陛下今日槩不絕

其向用之途亦所以恤臣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寬大之政也今在朝大小臣工其經告病者何限若以灼之言推之則諸臣皆懷欺之甚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即應元疏入先後數日間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王成又告矣事下吏部題覆皆奉旨允俞何獨無一人為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也如近日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

清源文獻

卷之五

李士

巡按陝西御史劉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田中途遽以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其托病而卒聽吏部題覆乎豈以為鍾等皆不可遽療之病而獨應元為強健無病之人乎夫屬詞比事春秋誅心法也參伍異同韓氏密言術也 陛下誠舉是數者以詰灼將誰為欺乎誰為不欺乎臣謂灼雖百口亦不能以無欺自解矣且無論諸臣即灼在 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後稍復緣攀附援置要津以進為退宜莫如灼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其何以服天下亦異乎大學藏身之恕矣夫

更為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陛下所恃以彈壓諸大臣之專而壯

虎豹在山之勢者惟臺省二臣也今一為挺然特立之行而其身之不能免則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臣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係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是不可勝紀 陛下但見灼之論劾謂應元恣肆任情巧為趨避以為罷斥之有餘辜也其故 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

清源文獻

卷之五

李士

示終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懲抑者半為不附宰臣之人姑舉最切著者言之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文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從來尤密者主事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臯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而同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固志也苟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劾之潘晟且得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中外籍籍亦咸謂有所由來焉臣不意 陛下以其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為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凡附宰臣者為得各酬其私矣不可為太息甚哉夫本朝事

皆各自為屬閣臣不容少干填報賢否在各堂
而吏部為之總評自述不職在諸大寮而吏部為之
彙覆為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權
之所在人爭趨焉咸揣其意之所欲為而預為之所
在居正既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今又譁然有可指之
失亦遂昧邪正之太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
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
其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
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弗拂諸臣熟知其然也爭欲採
驪龍之珠碎玉階之首以自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
主哉是故 陛下欲織段匹則撫臣按臣言之欲
採琬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兩則臺
臣科臣又言之 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
為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事之是與不是誰敢
一言以正其罪哉且有先意而結其懽心望風而張
其雷鼓者矣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能不逢相之惡
者有幾若矜者又其彰明較著者也臣謂天下事事
私矣人人私矣獨 陛下一人公耳 陛下又
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
盡得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

言其勢不得不奔走夫私門矣以 陛下之聖賢
尚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
孰私孰便孰不便 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
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之未可則票擬覆請閱習
既久智慮益弘則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乎聖鑒如
矜之罔上行私非惟不敢形諸牘且不敢萌諸念矣
夫 陛下今日與御極之初不同御極之初聖躬
宜護天下惟恐不輔臣之聽今春秋漸盛親政宜先
天下惟恐盡輔臣之聽何者威福者 陛下所當
自出也乾綱者 陛下所當獨攬也一寄之於人
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矣苟曰有賢宰輔焉可悉
聽其處分也則得賢宰輔莫過周成王宜可恭已一
無所為矣何以猶稱夙夜不敢康哉意其精神之所
注措視聽之所該涉必有出於純心畏相之外而非
徒端拱受成於周公也其在今日猶可言也萬一時
移勢變有一儉人居鼎軸之地亦循今日之故事而
悉以委之則政柄下移極重難反其終何所不至哉
此又中外諸臣日夜所深慮不獨為應元一事已也
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一介賤臣所能回
但見群情洶洶率與臣同而率懼輔臣之威無敢懷

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劫之士
或稍餒戢于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忠
陛下之心也如蒙 陛下幡然覺悟燭炳之為欺歷
元之無罪收回聖旨別白忠邪則天下還正氣之風
諸臣永以朋比為戒主勢肅公道大明是臣之所不
敢必也臣於炳與應元舊均屬官而炳待臣尤厚但
炳得以位而臨臣者出於 陛下也炳則戀私恩
而薄主德矣臣安敢效炳所為哉況臣言未必非忠
於炳耶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奉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六五

聖旨都御史總司風紀御史不法得以指實察治此
是 祖宗憲制趙應元差回即託病乞休明夢
視紀法豈可置之不問朕特斥之這廝乃敢逞肆
浮詞越職妄奏奸生懷奸比黨撓亂國是本當重
治姑從輕革了職為民再有這等的併這廝重治
不饒該衙門知道

狀

乞止宣取木龍狀

宋曾公亮

臣在降到建州崇安縣草澤楊緯進狀稱今年三月
曆居西空中有黃龍蜿蜒於晦冥之間於其下獲一

木厥狀猶龍至七月風雨晦冥如初復有飛龍騰
見木龍之尾翼連足在焉畫到圖一面乞宣取奉
聖旨可指揮福建轉運使令指揮建州於楊緯本家
取索上件所陳木龍看驗若實非偽造如所圖樣即
差齎擎赴闕進呈并圖樣降下臣等竊詳南方山木
偶類鳥獸狀者頗多不足以異伏觀真宗至道三年
詔書節文以刑清俗阜為嘉祥以歲稔時和為上瑞
至於毛羽表異草木効靈豈涼德之所堪亦前聖之
不取諸州今後不得以珍禽奇獸及諸瑞物等來獻
又觀仁宗慶曆四年詔曰諸珍禽奇獸及諸瑞物等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六六

不得進獻臣等欲望踐行累詔更不宣取

論軍器監事不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狀

宋曾孝寬

臣伏見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
軍司然臣體問得逐司每准朝旨送下定奪事件只
是取責軍校文狀開奏非獨務持舊說不肯更改又
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
者必不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
寢苟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也不
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為然今陛下置監

以除戎器不屬之介冑之武夫斧斤之巧匠而使臣
司領其事則豈以臣嘗能此技而使之乎殆將以其
薄燭道理而可使治其官者也臣辭不獲命遂受其
職苟或自度不足以畢事則亦豈敢當故其器械必
盡觀其中外之所藏其法度必盡考其古今之所說
其作必究良匠之所編其施用必問邊臣之所試而
臣之愚慮亦以為可然後上聞而朝廷乃下此屬議
之如聞前所定弓箭等習用故態亦只聚集軍校曹
司共執舊說未知實否今軍器式樣又從本監賫送
往逐司定奪則是使臣等營之而其是否乃取決於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六
此屬也非獨謀及之而已臣以從官預典監事於陛
下則為論思謀畫之臣朝廷一日有四方之事若幸
得使令於前當使此屬奔走以聽事今乃以其悉心
并智之所為而使之議可否於今日之間臣固不敢
自愛深恐武夫健卒輩有以窺朝廷之心脅謂其智
慮乃決於我也以理言之竊恐為例蓋此屬既多出
於行伍則其底裏淺深其下所熟知而臣等雖不肖
然上託陛下名器寵任之故猶宜見懾今又使有以
窺之則不特於朝廷之體為輕而又非所以崇堂堂
之勢而陛下經營四方又未能舍文臣而用此屬則

其名分之定豈可無素雖政事之臣不慮及此而陛下
下豈不自愛國體也臣等以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言
乞從本監奏就一司同議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頌

德勝頌二章并序

唐歐陽詹

唐貞元八年歲庚午陰陽家流曰歲在午人馬食土
人之所食也穀馬之所食也草今言食土明歲無嘉
穀而野無青草則運數于茲合凶災之大者於是天
將舊步地轉恒軸交糾剋薄將有結于常沴自春三
月至于夏五月或赫日杲杲或密雲溶溶為焦灼為

清源文獻

卷之六

霖淫似不日而至皇帝宿布太和人神鳥獸魚鼈咸
若勝欲心揚臺靈欣欣熙熙休氣中積痰磅礴浮蒼
蒼滑相長磨力強者勝九陽構旱而莫展六陰作潦
而不就氣侵窮為慶雲列景暈為祥光汕汕熏熏宛
復如春堤不破而雨足條無聲而風暢日者青氣欲
凝淑氣猶競彼雖罔得為禍此亦未能為福徘徊相
持時澤不降五稼含萌而待藝百芳蓄頤以思圻至
是土膏融甘夜宜若决淳泉若開湧湮豐本增岐花
荒繇繇無礎礫良沃獲一十於百千騰蔬雲結以委
圃餘糧猷時而棲畝夫體病不能害心心平必能制

古人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就和且平則天地之
又焉得成與况奔走將冰之物曰靈曰祇之類皆吁
歎怡逸於其中乎宜其瘵乾元之宿疹愈坤元之常
疾以至於交泰如斯之盛邪古先帝王至聖則竟至
仁則湯有黎暍以稱理歷水旱而莫禦豈不以道未
全洽而德尚涼哉皇帝非徒能禦之又易之為大慶
殊祥其於道德可謂充塞洋溢光合而邁古矣元元
蚩蚩嗚嗚啞啞歌聖代者動天股地以夜繼晝而其
詞未弘輒為頌二章用貽於康衢庶事明而聲暢流
乎無窮而以德勝目篇頌曰

清源文獻

卷之六

上

歲在午天灾于常昔人食土今我飲梁匪徒我飲梁
殊寡千箱盛矣乎吾皇之德變青為祥休哉德兮
歲在午天灾斯屬昔馬食土今厭菽大豕梁肉盛矣
乎吾皇之德轉禍為福休哉德兮

泉州重建學頌并序

宋張讀

清源郡學以紹興丁丑閏十月甲申重建越明年戊
午二月乙丑訖功教授正錄率生徒連鑣惠訪蓬華
讀疲憊岑寂倒屣迎肅廼屬記新學之本末顧氣
衰才盡避席再四不克辭謹採撫而叙之維學宮之
建在州城南之東門直于庚以闕通衢擅山川之壯

錢柳襲衣元勳偉節世有名人厥後太守高侯遂
感遷而西之衣冠遂滅疇昔鼓篋來游者每憤惋
焉合法之初斥養士之額厥地偏迫不足以容冠履
大觀三年鄉先生龍圖柯公述解組還第徇粉榆之
興情審芹節之故址乃扣州牧自西而東今學是也
然廣輪雖延袤而基失庫下時雨浸淫壞屋壁者屢
矣加之行門隙地已給編戶未仍舊貫生徒訥訥至
與獄訟竟以居民高貲沮格不行不獲已經委巷而
出士氣伊鬱積年于茲紹興丙辰冬富沙劉公于羽
以忠孝名家清華重望抗請鄉邦便養耒戔泉山之
清源文獻
絃坐席未溫已大播桃李袴襦之誥鈴齋餘暇解榻
餘暇通以上丁從事于學前期齋淪裝回周覽憫館
舍之頽隘進諸生而告之曰學校不修太守之責也
時雖開闢詎忘俎豆乎遂有經營之意會有甘泉庵
沒財鳩工市木命浮屠惠勝等掌之委教授戴緯駐
泊張謹共董其事增庫而高凡二尺餘殿儼其中螭
螭翼展從祀修廊以翼左右為堂二以集講論齋十
有一以分肄習職事位亦如之御書有閣祭器有庫
祠房燕亭賓次庖廩之屬一新輪奐又贖庠門舊地
以荷紫帽之峰橫跨石橋因南溪支流入自巽方遂

長河濬青草池納潮汐於橋之下則學宇告備矣
教官廨舍在學之右乃矜佩函丈之地亦廣而新之
閱十旬畢工靡金錢五萬餘緡公帑民力無絲毫擾
父老士民樂輸金以犒役既成車蓋填壅萬口一詞
以為東南壯觀雖壁沼賢關規模不專美也先是興
役之際熊軾婁臨趣工彌切至忘寢食因感微恙而
方技之流謂歲星日直薄有咎證公慷慨敢為初不
消擇以招無妄神介正直指日視事而公力丐宮祠
士子願借留不克從欲無由報萬一營生祠講堂之
左巖巖清峙庶幾朝夕景仰焉請嘗聞魯侯修泮宮
清源文獻
當時有史克頌之鄭僑不毀鄉校後世有韓愈頌之
並流芳古今學者慕尚矧雄偉不常之功超魯跡
鄉無案匪工輒希二頌為文以掄揚之頌曰
赫赫清源甲于閩山有屹其巖有澄其淵地靈人傑
龍虎舊傳差肩蘊藻煒燁青
宋龍興化被幅員茲惟望郡首建學宮卜云其吉雉
城東偏公卿紛還譽藹中原高侯選憾乃西徂遽中
雖克復未正門闕士氣不振殆幾百季躓矣劉公忠
義蟬聯輟自紫橐來擁朱轡雍容才刃視牛無全鈞
禮韋布載笑載言時惟上丁齋戒告蠲傾瞻廊廡肅

稽北輓惻然動色予職承宣學校不修又誰咎焉
入意匠乃趣工班材如雲委杞梓楠楓百堵俱興如
飛如輪門直于西前掛紫煙石梁雄跨虹卧青連江
山增麗亘古無前青衿感慨淬礪龍泉鵬搏臨化春
榜擎先遵孔蹈周密勿朝端何以報之繪像巖巖我
公之德業兮拂日戾天我公之福履兮方至猶川我
公之眉壽兮超百彌千湯更作頌兮託青瑤鐫

騶虞頌

明楊曜宗

天以大明克肖其德命我

聖皇續承

太祖

高皇帝之緒神人胥慶夷夏均歡和氣薰蒸禎祥疊
清源文獻

卷之六

五

六

見白象之異方貢遐荒騶虞之祥復來中土自非至
信之德昭格于天何以致靈物若斯之異哉臣謹按
騶虞之詠僅載召南蓋當時文王脩齊之効著於邦
家故致斯應厥後傳之孫子本支百世是乃天眷之
隆發此為之兆也 皇上自登大寶以來遵

皇祖之舊章篤天倫之至愛仁聲義聞漸被八荒善
教鴻恩溥施九有是宜天地委和以彰其德也於戲
物以德致德由心推君心和而天地之和應之將見
措宗社於泰山磐石之安永國祚於億萬斯年之固
蒼姬之錄何足多哉臣備員藩邸獲觀嘉禎謹拜手

稽首而獻頌頌曰

於穆聖皇受天明命四方攸同萬邦以定至德廣敷
禎祥疊見騶虞廼生來自周甸惟此靈物實為仁獸
生物曷嘗草木弗蹂白質黑文金睛脩尾似虎而殊
若兕而匪雉耄驚嗟前斯未覩遠邇傳聞告于王府
人亦有言靡不有自和氣致祥非則致沴茲惟賢王
為帝親輔降福垂休豈此之故賢王曰嘻匪予所克
惟聖天子誕脩厥德獻于龍廷昇以朱栒不震以驚
乃馴而狎百辟卿士聚觀嘆咏斯世斯民抑何其幸
昔在文王脩齊既晉靈物之應天錫之祐天子在御
聰明睿智至治馨香天休滋至小臣作頌竊比康衢
邦家之慶萬載弗渝

平安南頌

明楊曜宗

皇上登大寶之五年功成治定文恬武嬉四海九州
罔不臣服安南古交州也恃險為國乍臣乍叛歷代
已然我 太祖高皇帝始受天命混一天下其主
陳日隆望風款附率先納貢 太祖皇帝嘉其誠
惻錫以王爵俾盡有其土疆為我藩輔德至渥也比
者賊臣黎季犛父子弑主虐民僭稱大號恣為不道
在廷之臣屢請興師以正厥罪 皇上以為方優

武備文之日凡有生者莫不俾躋仁壽而樂雍熙雖遠夷非吾赤子特垂矜恕不忍加誅迺遣詔使開諭禍福至再至三庶其改遷以承大造夫何天絕厥命益加頑很侵掠我邊陲邀劫我朝使悔心既絕怙惡滋甚帝乃震怒命征夷將軍率偏師討之師臨其境不即奔降乃敢逆命營壘抗明於四月丘垤爭衡於泰華兵不血刃勢若瓦解賊其凶魁釋厥脅從不數月間安南以平是雖二三將帥一乃心力而克成厥勳亦由聖謨深遠所向無敵也皇上復以為今日之舉非用黠武惟在救民非利土地惟在清源文獻卷之六

繼絕必求陳氏子孫立之使倒懸之民困而復甦已絕之緒繼而復續然後為仁義之師焉國之父老咸曰然為不道于茲有年陳氏之宗已無遺育苟得天子命吏治之使島夷之民沐于中國禮義得見天日茲非幸歟於是博采輿論俯詢民情立交趾承宣布政司以統之臨之以憲府鎮之以藩帥若邑若州悉仍其舊夷染之俗咸與維新戴白之叟垂髫之童莫不熙熙皞皞鼓舞奮躍若不自知其身之幸焉王音頌告遐邇均懽歷觀往古平蠻之難誠未有若今日致虜之易也臣雖微陋幸際聖明輟陳鄙野之無

謂用美無前之偉績謹拜手稽首而獻頌頌曰於皇大明繼天立極臣妾多方王帛萬國恭惟太祖肇造鴻基安南陳氏嚮義來歸稽首稱藩歲時貢獻臣節不隳由是用勸錫以王爵有其土封為我藩屏期于無窮皇帝踐祚治定功成四夷咸賴永樂太平蠢茲黎虜敢行不道父子同惡肆為凶暴矯詐百出心在併吞弑其國主虐我蒸民培克苛慘如火之焚人之孔哀其何以伸猶敢欺天僭干大號稱為兩宮建其左纛急棄三正招納逋逃姦慝滋甚海邦繹騷在廷之臣屢請致討稂莠之除宜致其早皇帝曰嘻此其愚昧詔以諭之必能自悔乃遣使臣至三至再諭以禍福開其聾瞶夫何弗悛益加殘忍如狼之貪如羊之狠皇赫斯怒乃命討之曰惟將臣爾帥偏師畀以成算授以節鉞水陸並進擣其巢穴師渡富良虜尚逆命眾號百萬來迎來偵我師歷之風掃雲擊兵刃未交虜勢奔北殲其渠魁斬首折馘縱其來降罔不夷憐元惡既除徧求陳後興滅繼絕義所當究國人僉言陳無遺育願為華民變此夷俗乃立牧伯乃設臬司鎮以兵衛州郡咸綏昔也夷虜群為不逞今也禮義與中華並道路懽呼室家

齊慶人和既滋天瑞畢應安南以平海宇以寧赫赫神功垂千萬齡微臣愚陋觀茲偉績敢揚頌言有永無斁

大司馬百川張公平寇頌

并序

明洪朝選

國家將有橫發不虞之禍天必生豪傑偉異之才以預擬之昇之匡襄驅除使收廓清蕩平之勛此皇維所以復正人極所以不墜也稽之往昔寇賊姦宄著於虐書潢池弄兵紀之漢史從古已然我朝成化間荆襄亡命嘯聚山谷刊滌摧創時則有若項襄毅之勛勒在太常正德間河朔狂人煽亂四省窮追殲

清源文獻

卷之六

九

今時則有若彭司馬之功書于國史藍鄔通寇荼毒兩川撫定戡勦時則有若林司寇之績垂之竹帛是皆間代殊才名世宏碩逢時遇變決機奮策功須人而後成人待時而後出上天生才之意固有為乎歲辛酉盜起潮州劫質官吏殘殺憲臣封豕長蛇符食鄰省攢蜂聚蟻連結諸巢而蓄志無涯喜亂不已遂建大號偽封拜騰書以搖惑人心開科以收拾寒士由是從亂之民所在如蛾不逞之徒甘心吠主盧循孫恩復起於海島黃巢尚讓再熾於嶺南事關當寧肝食群工憂懼乃采廷議酌師言擇其可授界之南

廟于時廷臣咸以百川張公無資文武撫西隴時欽廉蠻功効著白南征之師非公不可於是公自大理卿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兩廣統六師之任受專征之

寄公既受代簡將練師蒐乘訓卒峒丁谿徭悉征在行土目夷酋親驅從旅貌貅後猊之士虎賁鵬鷺之師凡若干萬元戎啓行駐師潮陽大閱于郊虎旅如林兵威煒燁人倍其勇刻期進師異時狄武襄征獯蠻詭二錢以鼓衆韓中丞破峽賊設滿采以激士公一以大義勉奮卒勵不用智數士心益勸有師武臣力之風賊驚視魄群下離心公知其可以計破乃以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十

進戰為先聲用間為秘策重購為厚餌賊酋聞風或遁或戰遁者兔絀戰者雉顛會不決旬衿甲鼓下衆衆相屬地方載寧襄毅司馬司寇之勛再見于今捷書上聞

天子嘉歎奏告

郊

廟錄平賊

功進公右侍郎仍撫其地於是少司馬汀贛大中丞北川陸公感同舟共濟之誼歎社稷無競之勛爰徵文以頌峻功授簡朝選乃作頌頌曰

皇明基庥奄有萬方

列聖煦之如春之陽載陽

載雨穀我士女皇澤維膏我民禾黍誰驅群黎使阻聲教豪民仇吏不順以校相挺戲兵如沸如湯奉其

臣魁以令孺狂乃偕大號乃偽封拜乃建城池乃
壁寨 皇帝曰咨嗟我赤子其命廷臣其擇太
吏桓桓張公文武為憲受命于眾群帥大勸賊酋
猶血人于牙既聞大兵束手而又公曰可矣我且計
攻出其庫金以購三雄蕭誘而來璉也繼視曦始克
脫亦縲于市 皇帝念功錫賚優優進秩之崇以
答壯猷惟昔虎臣漢趙充國爛馬元功與世亡極豈
無後人媲美齊名作為歌詩以配營平

贊

四公子贊

并序

唐潘存實

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聞者孰不慕之
有未達則孰不曰一朝富且貴必然嗚呼自四君歿
千載之間豈無貴於四君者豈無富於四君者而然
者其誰既富貴則曰彼四子徒沽名耳三千之人何
為哉悲夫人之貴也為身四君之貴也為人富貴皆
知可及也而富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愚則
未見其及也贊曰

四人為身萬二千人為耳目四人為標萬二千人為
轅桶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彼威馮寔惟義爭嗟乎
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自是妻不睦夫父不慈子

而况乎萬二千士懿哉恨目不規此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

并序

宋韓琦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成人也以命世之才逢不世
出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肩唐
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說不四三年遂興
太平較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學有鄉賢堂蓋以
故丞相文正王公忠愍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
公崇儀柳公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
祀之以起生徒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為最近
若鄭公之德業闕大超然獨出得不為鄉賢之冠乎
其可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之北鄉賢堂
之南以完其美昔成醜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今夫學者既得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
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
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能哉亦在勉之而已
系而為之贊曰

倚唐魏公相于大宗諫勇資育切摩上聰術則仁義
道惟大中堯舜我后臯變我躬遭會真主言行計從
引金自况謂公良工以公喻鑑煥乎吉凶君如是聖

臣如是忠宜不莽月丞成治功高視三代誰其比
惟魏之學鄉賢是崇圖祀者五誠德之豐公實生魏
尉賢之雄尊近遺遠教斯未充吾得公像載敬儒宮
義一為勸禮增有容學者來視以嚴以恭高山景行
衆發其蒙有美魏都大河注東如公之名滔然不窮

草堂菴和尚定諸真影贊 宋曾會

真空非空兮真相非相真性不遷兮真心無量草堂
之門子真閑無關草堂之道兮真脩無上禪徒不集
兮法座不登水中見月兮鑑燈逞像六十九春兮服
道緣終影掛香龕兮子孫迴向

清源文獻

水中丞贊 明丁自申

文房四友子相嚴澤延英召見而子不至則四人者
咸相顧而失色子之飲河吐納滿腹不中泛而外溢
子之濟人一勺自多時僅出其涓滴資啓沃於經筵
歟神功而若寐曾不得與四人者同標名號而被爵
榮豈用有顯晦而時有通塞吾今從子之姓呼子為
中丞使子與膺乎爵命之錫若文士之守口如瓶則
當以子為矜式

箴

暗室箴

唐歐陽詹

人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
又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被元
古勿謂傍帷上蓋天監無外勿謂後掩前扁神在無
形天不長應神寔正直神怒天誅未始有極昔者趙
盾假寐兢莊天迴厥害鉏麇以亡又有符堅竊為制
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
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有薰歲寒不變無人亦
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
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天君

窮箴 元釋大圭

清源文獻

家無其養君子不窮德不有諸已其窮也恥彼何人
斯饑乎陳之都其善自謀曾衆人不如衆人善謀不
思其憂寔曠名隳惟安飽之求爾衆人是師而窮之
違爾不師衆人而不窮其身

棄箴 元釋大圭

汝不狂而動鮮不妨汝不欺而言鮮不違然則人不
汝好也何為而不改其操也噫得於人也棄於天棄
於天也寧棄於人

密箴六首 明蔡清

樂象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疾雷破山

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酌惟胸中有一點靈臺者
常有以屹砥柱于中流

周子之幾起凡之梯張子之豫作聖之據程子之敬
立身之命敬以立身實地斯存豫以作聖吾身始定
幾以起凡一躍入關名三寔一靜虛動直

長注念於遠大而實地則在乎目前夫惟能踐實地
於目前是以能垂光於綿綿而可以上報乎君親師
與夫先聖先賢

澄其心於淵瑩之天奉其身於光明之地言則無一
字之遺而亦無一字之贅動則如萬鈞之弩一發便
清源文獻

中其機會此蓋古之人也

格天之功興於衽席溺身之誤悔於詞章
有數大恩不可忘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凡匡吾
過惡而輔吾不及者也

自箴

明蔡清

喜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襲
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
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
者也

讀書左箴

明丁自中

讀四方書如陟四方之巔讀萬古書如遊萬古之前
耳不聞喧囂之聲若與聖賢問對身不設暴慢之氣
若與父師周旋噫余何可一日不讀書乎蓋將有味
乎斯言

守官右箴

明薛天華

遇暴上思以禮柔之則不可犯臨頑民思以仁悟之
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
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掄之則
忠不失厚庶民有議思靜脩而密弭之則微不留惡
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矧非纖介乎則勤公愈
清源文獻

至以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矧非一分乎則舉職

益謹怨者人之所易恤思精白以任之則廷有分謗
之士難者人之所易避思委質以殉之則朝有仗義
之臣即有偏喜思畏天以奉之則無佚實之賞如有
暴怒思觀理以忘之則無淫法之罰

自警箴

明陳欲潤

天地構精凝合爾形具仁義禮智之正性完營魄臟
體之偉宏古今聖賢豈汝異胡自暴棄戕乃生夙夜
念惕爾震驚顛及時以勉勵茂惇勉以邁征途
爾可為堯舜天豈偏與我輩盲人孝出涕謹言慎行

況愛親仁忠恕悔誠懲念室慾就穀去寧未至則致
彼而勿怠餘日則學文以窮經精義利理欲於毫釐
之間定仁義中正於至覬之淵尸居凜然如上帝之
臨乎前後危坐肅然若周孔之見于葵藿勿以昭明
而矜莊其類勿以暗昧而愷慷其情吁脩此道者則
為聖為賢無往不心安而體寧悖此道者則為狂為
罔雖倖竊祿位亦何貴乎宰相與公卿反其道以自
寶莫若法前聖之軌程若夫堯舜之欽哲禹湯之恭
敬文武之穆肅周孔之齊聖耻予小子何敢輕歎數
聖之尸扁乃若周程之灑落溫厚林子之嚴毅方正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十七

銘

陶器銘并序

唐歐陽詹

嘗侍讀於長者儻有之曰近代之作王杯麗則麗矣
愚以不如古人之為陶長者隨之以為知言退而思
其所自多亦不忝伊人之譽器以利用道從易簡利
用者貴無因而不適易簡者取立功而匪勤今天下
之至富者土也不勞而成者火也夫陶掬壤以製楚

器以擬就其不勞因其至富不瑩而冰清珠璣不
滿金固石堅一工致功千室以給劑南臺駭餅母
孟大窮儋石小極圭撮經昂鑊而自若在煇赫而莫
渝滿盈絕侈靡之譏提挈無剗殺之患其功則易簡
也其實則利用也其藏又保安也易簡二儀之理利
用五行之體保安立身之方執人之方履物之本從
天地之理此三皇五帝所以內戶不扃外戶不閉無
為之德所由生也豈夫王杯之獨劣其餘孰得而儔
焉則利材搜璞窮山越壑磨磨彫琢鑄鍊丹矸力盡
終年之功財殫不貲之產量纔并合質忌湯火寘家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十八
得奢益之議中懷生賊害之累其功則非易簡也其
實則非利用也其藏又非保安也悖二儀之理違五
行之本乖立身之方此夏桀商紂所以人人頽邪比
屋可戮亡身之禍所由生也省費鮮勞皆備於物德
且如彼而人賤之煩人蠹財不周於用禍又如然而
人貴之久矣哉世之迷也物有賤而可貴亦有貴而
可賤惟賢者能審之小子不幸億而有中誠皆常人
之見故為銘以廣之銘曰
汗易杯聖人制器易簡作程利用為貴稽諸往載
實攸興哉因陶壤成假林蒸不曠不丹不彫不刻

承結金堅天然冰色財無害產功匪殫力量盡
用窮幽天物有千金相異我取不費為利物有剝殺
焚軀我取懷藏不虞心存目視奢尋彼至室滿堂盈
侈莫我生省庸周用所賤謂何賈害勤人所貴者那
可貴不貴物失其類失類曰昏雖隆必墜可賤不賤
物得其選得選曰明雖幽必見上惟五帝下相三王
實有以興亦有以亡蚩蚩百工孰若我陶敬銘有器
永告滔滔

棧道銘并序

唐歐陽詹

秦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陰谿窮谷萬
清源文獻

卷之六

九

仍直下奔崖峭壁千里無土亘隔呀絕巉巖冥冥塵
靡無蹤遠望相望三代而往蹄足莫之能越秦雖有
心蜀雖有情五萬年間愛不相接且秦之與蜀也人
一其性物同所宜者欲無餘門教化無餘源可衍遷
可親昵擊拆地脉睽離物理豈造化之意乎天實凝
清而成地實凝濁而形當其凝也如鎔金下鑄騰雲
上浮空隙有所不周迴翔有所不合澄結既定竅缺
生乎其中西南有漏天天之竅缺也于斯有茲地地
之竅缺也天地也者將以上覆下燾含蓄萬靈可通
必使而通者也苟有可通而未通則聖賢代其工而

道之故有為舟以濟川為梯以踰山惟茲地有川不
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級粵有智慮以全玄造立
巨衝而舉追氏鮪懸縲以下梓人猿垂絕冥鳥傍危
岑鑿積石以金力梁半空於木用斜根王壘傍綴青
泥截斷岸以虹矯繞翠屏而龍蹠堅勁交固雲橫砥
平摠庸蜀之通途統岐雍之康莊都邑之能步山川
之無脛若水決防如鴻向陽南之北之踵武湯湯
峨峨以自若臨蒼蒼而不懼繇是輳幣以遙達人神
以會同稽禮樂之短長量威力之汗隆可王者王可
公者公而相吹以風或曰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
清源文獻

卷之六

三

無窮易利代靈斯道也未始有終嗚呼為上懷來在
乎德為下招德在乎義德義之如今日則或人之言
有孚其反之則石雖存恐不為琢材雖多恐不為構
想夫往昔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是用惕惕天下蚩蚩
知聖賢創物之意之人寡明德義固物之道之人稀
敢陳兩端之要銘諸斯道之左庶主德義者存今日
之所履踵武湯湯者荷古人之攸作銘曰
天覆地燾本亦同設大衆難全或漏或缺損多益寡
聖賢代工彼雖有缺與無缺同惟北曰秦惟南曰蜀
地缺其間坤維不續斗起斷岸屹為兩區秦人路絕

火煙孤天實不通賢斯有造鑽堅刻動無蹊以道
若川匪奔若陸匪車緣轉危虛步驟交如構雖在工
存亦由德項佛劉怒從完以踣墮落我營自顛而植
地非單勢材不易林路植之致惠怨之心勿謂斯道
不恒勿謂斯道可久禮不以禮可有而無恭不以恭
可無而有創之之意如彼固之之理若茲彼知不易
茲而易知勒銘道左其同我思

藏劍銘

唐潘存實

曾得劍傳而此劍或怪之乃答曰直不可媚善不可
害仁不可保萬端是則利不在鋒銚矣遂為銘曰

石燈銘

元釋大圭

龍入泉星上天維維神器置在人間嗚呼動不仁靜
不德雖百鍊之功於愛身也奚力

石燈銘

元釋大圭

石生東夷何山之岑斷而為器職是照臨受以芳澤
不自滿溢秉心維中起焉弗溺闇闇之夜幽幽之晨
表裏一白無緇無磷其用也燈其舍也石匪損匪加
日章其德人不其類之胡不愧之

杖銘

元釋大圭

藥杆几杖有銘古也予迺銘諸杖
而自勝直而寡與扶義以行莫改于悔

髮塔銘

元釋大圭

其形去其髮所不與佛同心有如此塔

存著堂銘為齊疇作

明楊曜宗

翼翼堂構存著其名名之伊何以表厥成生我者父
育我者母生育之恩天地高厚我方有祿親不逮養
有生焉為徒增悽愴乃脩祀事乃登斯堂惟聲惟色
晨夕弗忘倏然而見肅然而聞神之來格洋洋尚存
曰存曰著何以致之惟愛惟慈焉敢少違愛存乎心
慈見乎敬以永孝思以仰景行我為堂銘匪譽伊勵
尚善擴之垂訓永世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二

小山石鼓銘

明張岳

厚重少文似勃沉謹寡言似光守節堅深弗可奪似
點茲惟淨峯張氏之石鼓

白石硯銘

明丁自申

用之以研硃則其色赤用之以研墨則其色黑嗟哉
爾質之無常何以異於染絲之可涅惟一洗而盡反
乎白乃所以表是硯之德

員硯銘

明丁自申

斯名龍尾在彼深淵取而斲之如規斯員墨頂踵其
純辨筆縱橫而無端彼其太樸雕於已成之後簡大

太極立於未有物之先嗚呼匪邵弄之匪元惡之我
是之取介石弗移

文

弔九江驛碑材文

唐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何興辭而弔與
斯碑之材昔大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
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
致頃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無行
磨礱而成賞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
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擎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三

搜墳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
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
舟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
蛟螭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
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觀其詭
異與碑材埒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
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歷階亭
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
善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
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三

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
刻公之述寘已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
州稅于茲驛祠即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
良共為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
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
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
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糸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
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
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
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
食糟糠脫錦繡而服糸麻黜諸夏而即夷狄可悲之
甚者况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
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削
之情遠乃傷理拂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
碑究可與知陰陽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
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既
後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
是有類焉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子將競于
斯將悼于斯庶幾所哀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

人得以專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示滅文

唐釋文超

嘗謂此身從緣而有不可久處無足戀者是以恒轉
密因斷臻實相旁脩淨土誓奉彌陀早夜顯勤爾所
自肇前功不棄此緣是歸爾曹以齊戒飭身聞思固
意遠遮未作追訟前非及早圖之毋貽後悔不遠佛
教是報師恩而况浮生瞬息那容怠惰於其間哉吾
沒後無以衰麻哭泣朋儕相弔但於戲而已資生長
物都致一齊勿復營營累其旬七宜遵此意慎勿有
違同念彌陀撫掌相送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五

効毛中書文

明丁自申

余閒居頗以書冊自娛時不廢鉛槧而館所置毛中
書者其冠冕外飾雖若可愛一蒙朱墨鋒銳索然難
與相朝夕也不曰穎而曰魯戲為文効之

臣聞遂也脫穎而登壇定與國之從義不就徵而奉
檄起郡侯之敬毛氏之先見於傳記者炳炳如二子
故一則自薦囊中期盡心以報主一則養高林壑不
浼爵以為榮夫使平原穎出之後而寂無所聞廬江
命下之初而卑以自汙則議者必謂深源之出而文
隱有北山之移矣於二子何取焉謹按中書官毛魯

者本淇水之凡庸冒中山之族姓東毫彫管似蘄

其可觀搗藻玉堂則萎然而不稱陛下使與陳玄楷
知白石虛中同掌書記封之管城位亦尊矣然玄摩
頂而不辭而彼拔一毛無所利於天下白好脩以自
縻而彼懷二心詎可逃于青史且其縱橫曲直一意
隨人石氏之剛方罔尚雖有帷幄幕畫率非經世虛
中之砥礪莫聞無杜甫之長扛難稱作手非呂端之
小事奚取糊塗昔尼父絕西狩於春秋固非其罪秦
皇不中書于禿老即令免冠冠如魯者髮尚盈頭而
衰頹已不振行當脫冕而濡滯復見疑若遇墨勅之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六

斜封誰辨內旨使聞心正之筆諫得無汗顏誠濫廁
乎翰墨之場而虛生於表章之世者也參照毛魯職
佐承明殊負東觀載筆之用簡在記室愧無倚馬揮
毫之才濡首而貪墨是圖借謂臣心如水經年而束
書滿閣何有夜寢生花進不能揚遂之名徒竊沾以
自薦還不能尚義之志祇窺管以自多有如斯人不
亟罷斥是使武臣咲毛雖於安用而文士妄投地以
取封矣臣竊見先朝有茅姓者嘗對大廷稱明旨若
墜下能拔茅之英則舉朝有彙征之慶然茅脩幹疎
才志於用大欲使之碌碌循行數目必有裴蘄蘄藉

之歎謂宜於毛氏子姓散徙吳興者別簡譽髦以代其任不吝呂相懸金之購庶免唐人鞭賈之售無俾遂也義也專美於前矣臣夙緣以進身非不知報而受國厚恩實不忍以匪人敗類也為此具効伏候勅旨

送厲文

明張天叙

嘉靖丙申之夏峇頗亢旱疫厲間作賃人有吳姓者始遷而繼死者二人夫婦也入侍適而死者一人隣姬也呻吟而將死者復二人則始死者之子若婦也星湖子聞之曰嘻甚哉厲之為虐也將祓除以禳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世

已而止曰斯巫咸之能而有司之責也吾何知焉其戚屬乃昇土神曰康帥者厭禳之一夕病者發狂大呼曰適有三夫一據于床之內一于外一蹲踞于門將迫脅以去亟呼子救之始予奉先人遺體惟謹未入也至是哀其悲踰危急也乃肅容而入揖神而言曰夫神為民禦灾捍患則祀之今神惠臨茲土而不能已難神之羞也且吾聞之鬼者亦已死之人耳其好惡當不與人殊今是子之父供役于戎其母食力于賈是子穉愚無他過誤鄉之良細民也今其父死其母死於是其囊錢覓粟取以具棺衾其祭饌

者又整于是亦既毒甚矣近茲一脉復爾據據攪攪極喘喘息不遑何好惡禍福之爽其常如此哉矧吾里之淳也既非爾所當仇吾里之貧也又無以恣爾之所求爾其釋是子違是邦日吉時良行邁四方鄴都鬼穴惟爾之藏予將犒爾酒糧遺爾文章爾不吾從吾將告于城隍訴于吳穹驅執挈戮以正典常言未已病者僵起愕錯而指曰據床之內外者已巡壁而立矣予命隣人錢氏操桃柳遠屋而祓之有頃病者曰嘻三豎遁矣乃汗出熱降帖然即寢調攝旬日狂不復作一日薰沐稽首言於予曰二三豎敬聽大人之言而貸螻蟻之命大人不可食言於二三豎以傷鬼神之信予喜吳氏之不絕錢氏之朝夕不去昭神之靈而嘉諸厲之能聽言也乃為文以與之俾陳酒肉而讀以送之其詞曰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世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鬼所為分也聚為吾體散得吾常死生所為謝也或者姓黃板或落名黑籍或棲遲丘壠或奠居宮室屈伸有定理而人鬼不相射故達人以死為歸君子謂沒斯寧矣厥後王政不綱諸侯失職上干天和下隳民極或召水旱殍于饑饉或事戰鬪橫罹鋒鏑或陷水火濡首爛額或墜岸谷絕

筋斷骨或逢蛇角摩身毒螫或缺鑿藥或魔魘或
癘癘或繫桎梏或傷訐直或困讒惑死非其命數
值于厄心有所不受魂有所不格是以憑天地之蘊
遂乘王化之溝飲或依干人或附于木或登于梁或
嘯于屋或移床舉案或索酒求食或嗷吟星月之下
或窺竊風雨之夕恍予惚予如聲如跡或狀如倭奴
或倣如長狄朱髮綠睛牛首象鼻突胸折腰宣斷露
目長角尖嘴短脰臃腹秉拳係鍊斷肱則足諱幻萬
端不可摸測然而觸之者身熱面赭頭眩額蹙狂呼
識語跳躍驚惕煩懣焦渴不寧一息或一門駢死二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九

三或一里奄連六七使匠人騰夫高價亟現困于酒
食親朋不敢往視婦孺聞之屏息早閉晏開心眩肢
慄大穰無厭小祀則佛富則牲牢貧亦羹炙男致衣
幃女具金錫或連盤盃或捲枕席捐之于道傍水涯
奔走乎無藉乞食烏鳶回翔而欲下大豕觀望而奔
突庸人不知而染指爾即赴響以入宅是故承立而
啼蒼大突腋伯有為厲以要後張巡頌厲以殺賊叔
帶不祀而昭策實沈為祟而徵卜是雖公私之不同
要皆憤恨之所積肆重黎絕地天之通殷人嚴尚鬼
之俗周禮設方相之官孔子勤御讎之肅庾衮奮

之勇昌黎有原鬼之作振古已然匪今斯默然妖
必有憑而興孽必有釁而作今茲之正雨暘頗若旱
未太甚厲焉所托爾胡為乎來哉明聖在上有司惇
作政雖未淳亦未甚惡爾胡為乎來哉家有絃誦卿
有善俗君子隆禮小人農力昔傳斯里三灾不入爾
胡為乎來哉福善禍淫理枉伸縮神之所憎衆之所
惡彼記之子孤犖善弱爾胡為乎來哉豈無通都可
恣譴譴豈無豪猾可以搏攫似茲瘠土迷而不復豈
茹柔而吐剛抑欺善而憐惡聞鬼神之為德豈正直
而顯霍何于斯之舉措乃稽亂而乖錯或時命之使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卅

然乃天天之是桮爾乘機以取食信非汝之所握然
汝何不代人以靖難胡乃助天而為虐耶汝聽我言
吾為爾畫或飛騰於無何之鄉乘太虛而冥漠或輪
迴於衆有之場含血氣而生育聚散無常竟同歸於
漸盡屈伸相感亦無往之不復通乎晝夜之道勘破
人鬼之關雖天壽之不齊及其死而一躡雖常變之
萬端固爾命之所觸儻苛政之所致然豈群下所能
勗爾乃虐殺非辜取人畏忌既無當于怨仇徒自增
乎罪戾矧明神之森列豈能汝之久貫今予告汝以
良圖爾從善以祛累量移此以殺賊與暴官而汙吏

封豕與長蛇暨猛虎而毒螫若諸人之鄙夫與凡
嗜物之疵類人將奔走而爾祀寧不有辭於永世
酌酒而聽言速膏抹以遠去

擬

禹誥并序

唐陳黯

禹賢蓋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啓故
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黯追其旨作禹誥

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受無疏親親惟其人德
之肖仇敵可任道之遠昵愛不可為昔堯舜傳人今
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一

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
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難
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
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為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
其器俾後原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原

原譜一

明張岳

古者封建法行諸侯卿大夫皆世其國家而傳重
繼長其支子不得承先人之重而不敢有事其廟
其分祧續不可無統故立五宗以統之上不

其世嫡之尊下得以隨所宗而明世系序昭穆
累世以相次莫不知尊祖而敬宗敬宗以尊祖如

國有大君政無多門故歷數百年而族不散蓋其世
不得不合也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族治化不明風
俗不厚大率亦繫于此而周衰以來靡靡且千餘年
矣於是士大夫之家始倡為譜學之說肇於晉盛於
唐廢於五季而復振於有宋諸君子當其說之行也
服雖已盡宗雖已易而人猶知淵源之所自支派之
所分祖將忘而不遂忘族將散而不至於遂散者由
譜之力也其法實與宗法相表裏直書之序自高祖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二

而止於魯玄世系明而昭穆辨矣橫列之序自嫡長
而旁及支庶尊卑明而親疎定矣長子繼父而書明
其有所承也諸子適旁而列明其有所統也隱然有
宗法寓乎其間而世之言譜者直以為一家記事之
書不亦異乎江左之名門山東之六族競以豪右相
矜譜之存者僅為婚姻之捷徑流風所染至於暴富
貴而忘至親舍本宗而附顯達謬戾若此豈知譜之
關於宗法之深意哉至眉山蘇氏始因歐譜而作大
宗譜法以盡譜之變然後譜與宗相須之義復明蓋
宗乃見於行事之譜譜乃存於記載之宗譜非宗

不行祭非譜不著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意而樂
算歟之實矣

原譜二

明張岳

天下之道本諸身而施之首於家家者身之符國與
天下之權輿也古人言家之難齊者曰閨門之內恩
常掩義降及後世率以利傷恩則其趨益下而悖理
亂常益以甚夫自曾高而下祖宗之遠也功總之外
支派之疎也然其初則一氣之所傳而分也其情義
之相維休戚之相關亦豈遽至大相隔絕哉而世人
至於忘祖宗而岐族人蓋由不知反而思之所以相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三
維相關之重蔽之而弗知知之而弗明利欲之私日
惕乎中妻子之計又日迫乎其後所以蔽其良知良
能之天而長其忘親賊恩之惡日有甚者自非有剛
明之資深知以禮義自制者孰能特立而不變而知
所以相維相關之重哉此譜之所由作也譜之作所
以崇孝敬廣恩愛繫人心而敦薄俗也標其世系之
淵源紀其族屬之遠近序其宗統之離合詳其生卒
葬埋婚姻嫁娶之始終使後讀譜者反而思之知吾
身之處乎此邇而上之一世則為稱也二世則為祖
也三世則為曾祖也四世則為高祖也一氣之所傳

也知其一氣之所傳可無孝乎旁而推之同祖則為
親兄弟也同祖則為初從兄弟同曾祖則為再從兄
弟也同高祖則為三從兄弟也一氣之所分也知其
一氣之所分可無愛乎有服者則情以服伸無服者
則情以義起生必慶死必哭婚姻嫁娶必赴貧窮相
周患難相恤有善相率行之有不善則交以相戒人
知所以尊祖而睦族則孝敬以崇恩愛以廣薰染成
風道之始於家者殆亦因譜有助矣今夫士夫之家
雖其流俗相沿而尊祖睦族之意根於天不容泯者
人孰無之況有剛明者出其矯然有為之志尤其所
清源文獻 卷之六 廿四
欲自盡者而宗法不立譜法不著卒無以考而行之
是以有親未盡而不相識極至於父子異居兄弟相
訟祖宗不血食風俗卒以大壞其原出於懷利以傷
恩而不知著譜之過也故知乎此則可與言作譜之
意而崇孝愛之實矣

戒

居鄉左戒

明薛天華

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費毋預塵紛事以
務養寐則內外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
不廢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庶則彼已不失毋妄結寔

德以務養交則戚黨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噪不爽而口過息毋遂戀嗜好以務養神則天倪不伐而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忤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已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妬疾雋能以務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歆羨汰靡以務養蓄則不競侈以蠹俗而有由禮之漸

蠅蛸戒

明陳廷表

龍潭子逆旅金臺僦舍半椽為讀書處背北面南鑿清源文獻卷之六

五

虎為蠅蛸之東西有二蛛同日而網東者腹圓色灰厥名蠅蛸西者長脚瘦軀別號喜子各倚窓張羅胃招蚊蚋蠅蛸性貪猾而多智乞乞吐絲大幾慢慵移日所向據為上游喜子賦能不工經緯所至弗盈半尺然而上游之網機弄炳彰蠅爾虫蛾曾知規避半尺之羅出物不意翼芒誤觸日且屬厭焉龍潭子熟視而竊嘆曰嗚呼天下之物胡逞其力強者之驅弱者之益天下之事曷庸以智巧者之謀拙者之昇故孟軻氏曰求有道得有命吾於二蛛可以占浚恒之

新養貞之吉矣言未既有大蜂穿戶而入搏擊窓紗

張皇萬狀始羅喜子之絲傾探震撼喜子料其勢之非敵覘其自危須臾奮怒蕪網而去已而翼翅蒙塵遽遭大網蠅蛸伏久困之下喜不能勝揚揚展足曳腹而來將求一飽反為所螫龍潭子呼童而起之迺呼其名而告曰蠅蛸蠅蛸君子之道量力而取審勢而施求逞於物先省諸已逞之弗遂已亦為庇仁者不饕餐而賈禍智者不毀身而媒利周書有言同力渡德同德度義汝徒言其羅網之密又安虞其蠱毒之刺向微我躬一朝以口腹之欲偃首就斃一命之亡寧足惜不考終於天道羞貽名於世世自茲以死安足論

金陵探春行

明黃克晦

東風吹春不入郭夜傍東郊原上落東郊何樹最先知靈谷寒梅開一萼朝來並轡出都城山寺蕭蕭竹栢清雪消松逕古苔色日出冰池流水聲座上法曹不愛酒參軍對飲但數斗酒酣騎馬探春行村父迎春遊馬首春風莫入貧人家城中自古事豪奢中山王孫多第宅水邊石際皆名花貧家東阡與西陌但覺栽桑與種麥

清源文獻卷之七

論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樂毅論

明張志選

樂毅之勝齊也論者率以破竹之勢咎燕嗣王委任之不終愚以騎劫不代將毅亦何能濟耶昔荆平王之暴也閻閭五戰入鄢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迺後民忽奮臂為之聞無將卒以行列之而卒能各致其死却吳兵夫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

清源文獻

卷之七

樂毅論

二

先

殊始不能以全楚抗吳終乃以斃餘之師復楚是可不及其故邪蓋荆王無道民貳其主久矣既也釋憾舊君而反甚閻閭故申包子能倡復楚之忠而吳子胥不能終覆楚之志也毅之下齊亦惟洛王驕亂之故洛王遁而走莒王孫賈之母責賈以不知王處民其有回心乎毅反重以掠殺之慘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荆丘之植植於汶篁夫係累子弟遷其重器孟軻氏嘗為齊危矣毅復踵其暴焉適所以重民怨而使格鬪也况環兵畫邑劫王燭而致之死民有

之所和也民心之所久屬也加以忠義為之倡是以兩單席以用武而卒以孱弱二邑復七十二之金齊豈真二城足當破竹之鋒哉即墨之民甚樂毅而思舊君一也大夫能和其民二也感激王燭之忠三也以此三者而當民心既去之燕則晉陽可以敗智氏三戶可以亡秦一旅可以取天下曾謂即墨不可以為荆乎哉吾故曰雖不代將毅亦無能為也

王安石論

明張志尹

王安石為相任呂惠卿以興財利任曾布以更役法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二

先

任王詔章惇以構怨四夷惻言改厥度辨言亂舊章遂使一代成法無一二存百姓愁苦天下日入於敝禍至與宋終始誤國之罪人人爭論之矣迺於廢春秋儀禮少有論及者寧知其尤誤天下萬世哉蓋法立於祖宗示守一代者也經作於聖人垂憲萬世者也聖人之經譬則天之有日然廢日之用萬古長夜矣廢經之用萬世昏迷矣况春秋一經聖人平生心術志意皆聚於此書發詩之情貫書之事體禮之經通樂之和盡易之變無遠邇古今有聖人出焉心同體同莫不尊之如天地神明曰是盡性之書也曰是

名分之書也曰是孔子之刑書禮義之大宗也懼
逆正君臣辨夷夏為百王立法為萬世開太平寧止
維持一代已哉至如禮儀雖雜漢儒然文王周公之
法粗在于此朱熹謂儀禮是經禮記是解蘇子瞻亦
以孔子作春秋一斷於禮春秋所褒禮所與也春秋
所貶禮所否也其有關世教猶春秋已安石何人乘
已得君廼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貢舉不以取士庠序
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併與儀禮徑廢之夫世有
疑經者矣彼自疑耳經之不可疑固自在也亦有畔
經者矣彼自畔耳經之不可畔固自如也獨秦李斯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厭絕先聖六經一舉而付之雲煙且坑諸儒盡滅口
誦之遺其設意欲嚴是古之禁以愚黔首俾天下後
世不得非已所建立假非天之未喪斯文也孔壁之
藏老師宿儒之未盡坑也為六經厄寧有今日哉斯
不足責矣安石以文章節行高天下亦敢於廢春秋
廢禮儀文章節行果安在哉幸而神宗天啓其衷不
旋踵而復又幸而周程張朱胡安國真西山後先輩
出相與羽翼於下明道於後世不則雖未至坑焚之
甚亦終泯滅漸盡也已矣率萬世輕動於惡果誰為
之乎故嘗為之說曰天王之斧鉞非不足畏也人有

畏斧鉞而畏一字之褒貶漢帝之法程非不足
也人有不憚法程而憚綿蕞之禮儀安石乃欲廢二
百四十二年之褒貶三千三百之全禮豈以變法故
畏憚夫後之據經者將非已之建立耶抑亦徇一已
之偏徇無畏憚聖言而悍然為之耶嗚呼安石不能
遠萬世之罪矣

論溫泉寒火

明蔡元偉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吳氏解之曰是陰能從陽
而陽不能從陰也火者陽之稊也而歸乎氣氣散則
無形無形則能迎水者陰之稊也而具乎質質具則
清源文獻 卷之七
有形有形則能隨能迎者咸能隨者熱陰之從乎陽
也火之性炎上者也炎上者遇水則息息則何從而
隨水之性潤下者也潤下者遇火則蒸蒸則何從而
迎不能迎者必熱不能隨者必寒陰之從夫陽也火
生于動也而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水生于靜也而以
體為本以用為末動故虛虛故寂靜故實實故熱陰
之從夫陽也其理不居然可見乎按吳氏之論實本
於昭德見氏解云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之說
白水為火爨則沸而熱物火為水活則滅矣然其論
嚴矣亦未能究其精微坡詩云自憐耳目隘未測陽

陰故則東坡亦未解也近見齊語謂寒火亦有燠
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
而有涼燠又抱朴子曰水主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
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燠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
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
而有蕭丘寒燠猶曰火熱熱者多也然則寒火亦有
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以此知讀書不
可無稽考也

議

孔子祀典管議上督學先生 明陳讓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五

日者 御製孔子祀典說祀典申記輔臣祀典集議
等編頒降天下天下之人咸謂朝廷欲削孔子王爵
欲去孔子謚號欲殺孔子章服樂舞籩豆欲毀孔子
神像駭汗驚心咨嗟抑腕謂古今天下一大變恠事
也愚則謂 天子此舉雖出聖心獨斷實皆折衷
前筆之論其間或有可議正好悉心論難盡道開陳
以成吾君之美乃含糊昧闕謂之全無所當是豈所
以論禮之微與臣子事君之道哉然朝廷亦不可以
此而議言者之罪何者孔子之道之功之在于人愛
慕之誠等於君親愛之則欲其極尊崇慕之則欲其

形有象也則雖泥土成形亦曰吾師吾師云爾矣
天下之人既不忍忘其師則必不忍忘其君與親此
正國家之利當以為喜不當以為罪也廷議謂孔子
不當加謚稱王愚以為謂孔子不必加謚稱王則可
謂孔子不當加謚稱王則不可何則孔子之道至尊
不待稱王而後尊孔子之道至大有非謚言所能盡
稱師則在天子有北面之禮稱王則於天子有作賓
之義且既以孔子為王則惟王者得以祭王其餘若
公卿以下其分既不相當其禮亦不得行矣故文王
世子春官釋奠于其先師只以師稱也此所謂孔子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六
不必加謚稱王則可者也謂孔子不當加謚稱王則
不可者周子曰宜乎萬世王祀報德報功之無盡是
以稱王為非妄也廷議則曰讀者當不以辭害意矣
聖祖御極詔孔子謚號皆仍元舊是以稱王為當故
不革也 天子則曰將有待于今日矣然則古今
典故將何所考愚惟請以孔子之書論孔子之事可
乎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為百王法周制天子稱王
未嘗冠以天也夫子繫王於天魯本侯爵稱公僭也
夫子稱公於魯則夫子於當致隆之所在不以謚號
為嫌本爵為拘可見已夫子周魯之臣也尚得以古

所未有之號隆其主以非其君之本爵稱其君則以天子之尊隆爵號以尊其師又何不可哉況夫子之功在天下而天子以已之爵祿與夫子共之世代相遠非有一王之嫌正孟子所謂王公之尊賢也堯薦舜於天不以舜為匹夫之賤不足以當天舜亦不以匹夫辭天之所授天子之所貴則以為貴孟子所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是也義所當受則必受孟子所謂交道接禮孔子受之是也由此推之則謚號之加孔子在天之靈必安而享之也又可見已故論孔子祀典當以後世之心論不當以夫子之心論當清源文獻卷之七

論夫子之功不當論夫子之分夫子之心無適莫之心也豈有心後世之王之也哉又豈有心後世之王之也而固避之也哉若夫子之分則大夫也魯之大三月而失位萬世天子又何祀焉所以祀者直以其功而已夫子賢於堯舜以其訂定典謨使當時成功文章垂於後世也聖祖之治猶堯舜也萬世之君道也至於萬世之師道而無孔子四書六經之教預養熟助於其間愚恐難以祖訓之明白精詳皇上之英明神聖即盱食宵衣戶曉家諭戶曉其勝其勞與擾也此孔子有萬世王者之功所以當

萬世王者之報也若以孔子謚號之加皆出無道之世則元始開元以前如成哀隋廣者固未嘗加孔子以謚號矣然未聞後世以成哀隋廣過於平帝玄宗也不以人廢言孔子教也無道莫如秦而皇帝之稱郡縣之設未聞思有以易之者若謂少不誅長賤不誅貴則君之謚請命於天臣之謚請命於王禮有明文王者請命於天以謚其師又何過矣正名之對無臣有臣之嘆因人因事而發恐不可與後世尊崇之典例論也愚所謂孔子不當加謚稱王則不可者此也又名與實相當器與名相有有名而無器為偽清源文獻卷之七

有器而無名為乖孔子不王則樂當降八而用六服當去衮冕而為九旒九章遠豆當損十二而為十若然則侯禮也若以孔子之本爵論則侯禮非所宜居若以其為天子之師則又不當祀以諸侯之禮況用天子之禮樂而居諸侯之節以名則倒置以器則無名損益之間未見其可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又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夫謂之大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之謂也則古者天子之祀先聖先師皆用已之禮樂也明矣樂舞之數自上而下則諸侯大夫之祀其師不得用天子之禮樂也

明矣中庸所謂祭用生者之祿雖非為祭先師然
謂之祭則皆以祭者之所有以薦於其所祭也祭者
之所不有不得而薦也祭者之所有不得而斬也此
義可類推矣若謂今日天下一統凡祭先師皆奉天
子之命而祭也禮不得而異也愚謂周人天下非不
一統惟春官釋奠言大合樂其餘列國之家塾黨序
術序必不敢用天子之禮樂有不待考而知矣且隨
地而祭隨祭而異而歸其盛大於天子是乃所以為
同也至若塑像誠為非禮朱子之論公矣曰立象非
禮也既立而毀之亦非禮也愚謂立象非禮其失在
清源文獻 卷之七
過厚毀象非禮其失在過薄蓋夫子陰陽合德天地
同神其溫良恭儉讓之容不可以象形亦不可以象
盡塑之而似已非神明之德况隨工巧拙州異縣殊
拂拭脩整弗以其時則埃塵之所蒙蔽風雨蟲鼠之
所污壞反足為不恭之罪此立象之所以為非禮也
然聖象之立實出吾人弗克見聖之誠心而亦感移
化導人心之一道也夫子觀周見堯舜之容周公負
成王南面之圖嘆曰此周所以興也象之所示深矣
中人以下有所感而後有所興有所見而後有所動
以淺言之入宗廟則為肅固也及見夫子南面之容

則肅倍矣高者則益動願學之心下者亦少沮
非之念武夫健將一獲瞻仰亦自取其弓馬之嚴而
有顧知孔子詩書之意田夫走卒之愛其子弟者祭
之日必遠攜兒孫以觀且語之曰此古聖人能讀書
為好人人也子弟從是知所趨向勸勉者不少矣向
使只指孔子神牌而示之或者一時感動興發之機
未必若是其速且神也則夫子之象之立又豈無所
繫也耶禮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
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以孫非真其君與祖考也
特以其將為君與祖考之尸遂敬之如君與祖考焉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堂堂夫子之容上而天子下而諸侯大夫士固嘗門
堂而殿廡之矣俎豆而犧牲之矣俯仰而祭祀之矣
人心所歸神靈所會也一旦擲之如屐曾路馬與芻
之不若愚未見為天理人心之所安也且在金陵則
有歷代帝王功臣象而遍滿天下不可億計者異教
之餘形也何屑屑於夫子哉愚固不敢以異教之形
上同於夫子亦不欲以夫子之故累及乎帝王特以
夫子萬世仁義禮樂宗主神靈之所寄寓一旦悍夫
厲卒繫繩持戟挑舂鉞而加之夫子之身恐亦傷
宗廟禮法而非忘器之義也王者之化以涵養天下

不忍之心為本於人心繫屬之地而示之忍與不忍
何必輕於改革以求合無甚害義之禮哉昔朱子言
白鹿洞改作書院以神像摧毀腰臂斷絕不意聖賢
遭此厄會為深恨愚所以謂毀像之非禮甚於塑像
之非禮也狂誕無當不覺繁蕪乃復約而斷之曰孔
子諡號則當斷以春秋之義孔子神象則當即夫人
心之安春秋垂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繫王於天稱
公於魯周之文也諸侯生不稱名死以名稱定公名
宋而書宋人不以諡為禮變周制也若從周之文則
加孔子以諡號未嘗不可但大成字則誠未當宣字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一
則又未盡或稱為大聖先師孔子亦合春秋之義章
服則以夫子之服如章甫緇衣之類是也樂舞邇豆
國學用天子之禮其餘以祭者之祿聖像則可採朱
子之言援據宰臣郡縣且已之初議特請于朝乞頒
明詔謂孔子神像禮不當立既立則不忍毀自今凡
天下聖賢像未立者則不必立既立者則不必毀自
毀者則因而去之著諸令甲永法萬世亦足昭天子
議禮之精微洗千古未明之陋典其又不行則用板
闕斷微仿夾室之藏以奉 天子之命 天子
聖明不數年後當必深有所悟也不勝區區謹呈

冠議 明陳讓
謹按文公家禮綱領節儀一以儀禮為經故後無有
復易之者變 節則以行乎家禮也故今日所纂
多從文公從又 所以從儀禮也以冠禮言之儀禮
筮日晦翁則只於正月內擇一日行之儀禮筮賓晦
翁則只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為之儀禮三醺晦
翁一醺是皆變而得中異而為同者也但儀禮冠于
廟晦翁從溫公冠于廳事儀禮冠者見母在未字之
先晦翁則在既字之後此則愚衷所未安竊於儀禮
而有志焉禮記云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
於廟者所以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
先祖也匪寧是也一脈長成處以先君之祧受事昨
階以子代父而宗廟簠簋之事亦於是焉托則古人
之冠於廟其義至大且遠也况今士夫家少立祠堂
多於廳事奉諸神主則方冠必當啓櫝以告既冠則
當拜無俟於既字而後拜矣此愚所以必從儀禮而
冠于廟也生於膝下一體而分莫尊莫親於父母也
雙紉采衣班斚戲舞一旦戡然加冠服備而人道成
率其天性自然之歡則為子者固不能不汲汲於欲
見其親而為親者亦不能不汲汲於欲見其子冠而

字之益以文也比諸見母於情於禮果孰緩急輕重耶此愚所以又必依儀禮見母而後字也徑言見母不言見父賈氏謂冠畢則見父不言可知是也夫因見母知其必見父則因見父知其必見祖也無疑矣朱子從溫公不冠于廟是以多見廟見父母一節誠不若儀禮之簡易周密也始加用緇布冠玄端服者從儀禮也無則以深衣幅巾代之從文公也擇而行之可也古者再加用皮弁士與天子視朔服也三加用爵弁士與天子祭服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則今士三加幘頭亦不必疑其僭矣庶人用之則為僭爾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一

中間儀節微有出入要不出儀禮家禮之外世之師心自用肆其臆說以自附朱子忠臣而不知其為朱子之不孝子者固為有罪其或拘攣習俗聞見之近不能擴充本心不可限量之神至終身不敢開口明目引手措足於文字訓詁之外魯魚亥豕之謬亦且為曲說以求通亦豈聖賢佑啓後人之意哉道理極天地而無窮人心通古今而一致朱子尊信儀禮而家禮則不必盡同於周公尊信伊川而本義則不必盡同於程傳此愚之所領學也不然豈敢妄意儀禮家禮之間述孩提可知可能之見以自納於吳楚僭

亂之科哉

朱都憲楊侍御從祀鄉賢議 明王宣

議曰鄉先生沒而祭于其社古制也今之附祀學宮其義蓋倣焉或以功或以德或以學文或以忠孝節義才望非有貴賤尊卑品節之限凡人心所喜慕向仰皆得為之惟王祀夫子而以古今名賢大儒配之者則不敢僭鄉祀之賢蓋有一鄉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天下之善士隨其所至有聞於當世有開於來學有功於天下國家君臣社稷者焉嘗考吾鄉前哲都御史朱公鑑當正統間權臣挾天子出師公在外藩上疏懇留極言虜勢猖獗夷情不測 太皇太后讀其疏至於泣下而大駕已出不可復止土木之變京師震動公在外藩勒兵勤王又考御史楊公智當成化間其在朝廷風采壁立因天變上疏極言時政闕失以見致災之由又乞 皇上示微樂戒膳之勅大臣推指俸救民之仁停工役不急之務節侈用濫賜之財備救荒之義倉汰僧徒之蠶食又謂宮闈之間愛或失均則螽斯之福未臻於內左右之際威福僭差則予奪之柄下移於外宰執或阿附苟容而當職不職臺諫或顧忌畏避而當言不言掌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四

或昧養士禦寇之方司銓衡或無進賢遠姦之實
士師非其人而天下之刑獄不清守令非其人而軍
士之利病未究中外百司瘵官曠職玩法欺公上天
譴怒下民怨咨水旱之災星文之變未必不召於此
疏入同僚股慄公吐辭直氣動止如常士論偉之曰
真御史也以道自許不容於時遂有廣西藩謫照磨
之命大臣有申救之者改廣東化州知州卒於官萬
里投荒九死不悔平生見義若嗜欲不畏義死不榮
幸生故事不疑所行有萬夫不可奪之勇雖身擣責
顯而飲食宮室男女衣服貧約清素有寒士所不能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五

及者可謂吾泉之烈丈夫矣嗚呼自光岳氣分士鮮
全節群然而起持方尺之帑書皮膚之文乘時以投
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不恥不忠不畏不義者往往
接迹於當世有能拔出於二公之為人雖其所行未
能盡合聖軌上比孔庭然其精忠峻節餘韻流風自
足以風勵人臣楷軌後學躋之俎豆之選以並前賢
之列實惟斯文之清議發於至明至公之心之不容
已者晉江舉人後學王宣謹議

純節善道列女吳氏謚議

明王慎中

純節善道吳氏者刑部主事何君琚之繼室也何君

為主事已滿考以錄辟使江南未及上其考故吳氏
未請命於司封然於典已得封為安人矣不舉其封
而稱以謚重其德也吳氏已嫁克盡妻道又以烈死
而云列女者古人傳列女者以其德性才識儀則心
術脩教合道可以傳述紀載垂諸後世為家人法而
謂之曰列如今令甲所著婦人得在旌典曰烈曰貞
烈則以義殉死貞則守節終身以二者婦人所難而
有益於世教故得旌焉而不必其人之平生心跡能
脩教合道何如也列之於烈貞固大有別矣然傳之
所載非處室不字者而總以女目之何也女子之於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六

人倫所處異位而殊名故於夫為妻於舅姑為婦於
子為母於兄為妹於弟為姊於姪為姑其名不同惟
修教合道之女則隨所處之位無不能盡其倫故不
得以其位舉之而謂之女蓋與男子對舉之稱猶云
天地陰陽剛柔內外大凡之名也故惟列女之所處
為能備陰教全柔道正內之位而立天地之大義而
可列於後世非止一行一節之長而已吳氏稟資英
悟而開以講習之學賦質挺特而濟以涵養之功自
其處室治家隱微幽獨不得見之地彌入於教委曲
纖細人不致詳之事亦循乎道人所不得見者其夫

之人所不致詳者夫有不知而惟其感獲知之
見知於夫者則或談說於朋友之間而學士大夫之
所得聞其感獲知之者則學士大夫有不得聞而聞
巷凡人媼煩備臾之所能言約其平生之實則於德
性才識儀則心術四者卓然峻潔粹乎完備雖古列
女無以加也故誦詩閱史鑑古訂今能斷往事而揆
世變其談辨詞采與何君往復論議裁正有互為得
夫夫才識之優也而歛飭莊一嫌以文華自炫傲戒
諄切靡朝伊夕室暗宅奧曾無惰容不以褻宴之氣
干於動靜雖以輔攝何君之疾其摯而有別出於自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七
然德性可謂正矣甘貧樂澹好引古人循苦高潔行
事以壯何君所守故居官僅足自給歿至無以為殮
無吝嗇不安之感自累其趣何心術之偉也而黽
勉有無勤身嚙生佐何君賓祭未嘗陋褊劇情乖惡
廢禮督厲感獲無使浮食而拊視恩卹猶以亦人之
子畜之疾遽詆譴不作於言色是其儀則之閑也今
者不愛一死從何君地下昭然揭日月以自著行路
之人所共嗟慕至其處死之從容非知德者不能言
也几筵之奠享熟饋醑一觴一匕竭舉案之敬如平
生哭泣辭踊傷而不過悉其遺篋書冊衣履與夫檢

之物推何君之意尊卑少長為獻與給曲中厚葬
之宜治葬未賻之力銘幽不朽之託再拜使者屬其
夫友雖知死者所欲亦由靈襟慧識所自及也勉夫
之妻使勿去為之處其可以居松楸勿剪之謀烝嘗
可繼之計量力之所及為之則經費存危誠誨諭夫
兄之子冀其有立責以有子續夫之嗣詞旨酸楚情
誼懇篤見於哭奠之章付授之囑一言一話聽者莫
不動心而一二罷姬昏童不可理諭宜在以義斥絕
念非夫之所忍舍容顧待俟其自媿自製殮具曰此
既不宜以累夫之朋友亦不可以憂吾父兄也自處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八
其死日時前期之夕取舊所觀書及與夫往返之札
秉燭讀之達旦而罷沐浴被服徧拜尊者而命卑者
拜之能使父兄不以為哀奴僕不以為諫較日正寢
十日所視炯然長逝合於成仁取義之要由順正以
行果確豈所謂慷慨憤激伸不忘喪元之志而蹈自
經之小諒者哉予故僭謚為純節善道列女而著其
議如此某既僭定此謚將以質之蔡可泉而值何小
洛與蔡君皆在皆以予謚為不僭於是往告之郭白
峰黃東石易愧虛先生斯吾鄉之耆望也亦如何蔡
二君之所可於是及遍告諸鄉先生輒題其銘旌

予猶不敢自書而以勤李介石翁之筆翁年將百歲矣喜而書焉顧弔拜者相屬日益多讀其旌而欲聞其義不能一一告也故著議以代告觀者當不與前四君子者異意又得無致惜於吳不得寤寐英皇任如於千古之上享和平之福而徒以死自善與其姜伯姬杞殖之妻者比也嗚呼悲夫

本朝 廟制三大禮私議上朱侍郎

明李愷

伏讀國史竊見朝廷典禮義可釐正者在 列宗有其意群臣不能將順者二言之則犯不諱之僂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十九

世宗有以道事親之美舉朝觀望而未改者一行之則為紹述之善夫七廟常與統緒相傳夏商周之廟直列世次夏太康仲康商祖甲周幽厲未嘗絀而不列也子孫豈可擇祖考而為廟乎建文承祖之重四年矣雖其紛更法制誠 皇祖之罪人 成祖訓兵除之大義誠親固也然當 成祖未即位之先建文若猶君天下也四年以來其施為措置雖不足觀然有一日之君必有一日之政事而使之湮沒不傳將來者何以徵也 高皇帝聖神文武動罔不咸今以建文君之紀貫於洪武之年號後世疑以

傳疑將無以其所過舉者而誣之我 太祖乎且

洪武三十一年爾今曰三十五年是膺天之後猶能撫綏四海統理萬幾此必無之事難以示信也

英宗皇帝嘗憫建文之無後出建庶人居鳳陽語太

學士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

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

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今復其帝號以世次序於昭

穆之間令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以建文年號告

高廟而追謚之况 成祖當時葬以天子之禮矣

今一列之不亦善繼 成祖未盡之志乎按正統

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大同失利太監王振不與大

臣謀議獨挾 天子親征駕行命邸王居守師駐

土木虜四面逼圍遂擁駕去報聞人心洶洶京師大

震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邸王權總萬邦

既而復命邸王宜早正位蓋以時方多事國福長君

故也王涕泣固辭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然後不

得已即皇帝位當時社稷為重君為輕與唐肅宗靈

武之事一也使景帝不預登大寶吾恐天下之事難

言之矣獨不見宋人靖康之禍耶况多難之秋篤任

于繼選將擇能練兵主戰社稷不至於南遷狄人不

以勸我者伊誰之功與 英宗還駕景帝拜迎
相持而哭推遜良久授受之意昭如日星一旦不豫
英宗復位徐有貞輩乃貪天功以為己力首倡奪門
搖動國本於景泰七年君臨天下之號一旦改除
英宗後鑒其誣深懷怨悔未及改正遽爾上賓
憲宗嘗體 先皇鞠子之哀改戾王為景帝謚曰
恭仁康定不一而足其言曰朕叔勘亂保邦奠安宗
社亦既有年姦臣貪功請去帝號 先帝深懷憤
恨不幸上賓未及改正斯天語也商輅贊之為堯舜
盛德然而未得稱宗未饗太廟歷朝因循實為缺典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廿一
夫人臣有功於國者猶得附饗于廟而況正位于九
重之上內輯億兆外當強胡七年之間社稷攸賴以
德而言德在天地以功而言功在祖宗及不列之九
廟豈為禮乎 高皇帝混一之初即立四親廟
德 懿 僖 仁是也 德祖居中左右
以叙神聖百年積至 英宗之季九廟之數備矣
憲宗升祔當祧一祖 孝宗命禮部集議詹事楊
文懿公主於功德欲祧 德 懿 僖
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祧盡以 太
祖設契歲暮給祭則尊 德祖尊尊親親明道

備矣尚書周文安以 德祖為周后稷百世不遷
祖而下以次遞遷當是時也世數尚存從文安之
說則廟易行而文懿之說窒礙難處嘉靖十七年
世宗自宸衷事 高皇帝為不遷之祖改號
太宗為 成祖復上 獻帝為 睿宗並祔
九廟祀焉此 世宗孝親無已之心也為人臣者
以天道事其君為人子者以天道事其親以 睿
宗列於九廟於義何取昔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以有天下是天下者太王王季文王之天下也故
武王得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也猶我 太祖之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廿一
也尊 四祖者也今 世宗所嗣之緒果纘之
獻帝乎抑纘之 祖宗 列聖乎纘之 祖
宗 列聖而曰受之 獻帝謂非有兩統乎此
一人之私也非天下萬世之公也我朝之制子為天
子其母獨稱太后不稱后不得並嫡同饗是迺有奉
慈之殿所以明微也君臣之分與嫡庶之分奚殊哉
獻帝本安陸之藩王曾北而於 武宗者也今偃
然居 武宗之上吾恐 獻帝在天之靈必不
安也特設奉天殿一歲五享祭有常尊此萬世大道
為公之常經不容以私意雜焉者也或曰以子之言

必祖擬契是矣其如追王之心何曰裕祭仍舊
德祖尊崇之意依然在也况 世宗以 太祖

配天既以配天又不正東向之位其可乎若不祧

四祖以 德宗為 始祖則是七廟之中既有

始祖又有 太祖名與實乖矣或曰嘉靖中議五

年大禘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今以 德祖為所自出之帝可乎曰

我朝 德祖而上譜牒難知嘉靖中年太學士李

時議設皇初歷位以為所自出之帝其誣甚矣今以

太祖為始祖以 德祖為所自出之帝其義不益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密乎嗚呼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斯禮也非達乎天人之理者不能變也非存乎無我

之公者不能變也非天子之心釋然不可變也非大

臣百執事之心釋然不可變也非天地祖宗臨之乎

佑之不可變也位卑言高罪也讀史臆見發憤不已

敬為門下誦之

築外城議

明莊士元

曩歲達胡傲慢賊虜憑凌罔安穩屬犯我郊甸

天子赫然震怒彰薄伐之威詰逗遛之吏於是胡虜

威懾欲首遁逃於萬里之外國家由此謹烽燧增墩

凡百隄防備禦之計日以完密有司猶以為未
也請略舊址築重城以壯國威 聖天子下其議

亦聞之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聖人圖於無形之中而設為有形之險所以禁侵暴

而懲不軌故天下不敢萌覬覦有司所言殆亦先王

之法也但古之舉事者必順天時凡有興作必視民

之所勤勞者勤於力貧者勤於財是正省工築節費

用之日而驅罷散之民事營築之務靡有限之財為

不急之工此恐非國家之長計也藉使有司有所計

不煩民不費國而可以成功則天下之財已盡入於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官不知一畚插之費一板幹之資囊土寸木將於何

取之異時有急賦歛必不得以不增賦歛日增米價

必不得以不貴此恐非百姓之長計也今被水之地

既無秋成之望郊甸之間旱魃為虐百姓囂然若燒

若焦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復加之燠氣之鬱蒸力役

之疲困則流離餓殍之民不待他日而後見况夫達

虜巨測尚未悔禍近日以來屢搔我邊疆屢毒我生

靈彼見吾京師脩城如此之急必謂我有甚畏之心

示至弱之形召侵侮之端非所以壯威重之策也夫

達根本之慮者馳域外之觀垂久遠之謀者通昭曠

之原古者天子以四夷為守六典有法六官有職九
畿有藩九服有衛所以區別其內外隄防其人民者
固自有道今 天子威武神聖外薄四海大臣百
官待命於輦轂之下銳師健將奔走於萬里之外絲
牽繩聯總合于二御得其道則捍禦有堅城之固用
惟其人則折衝有藩籬之衛詩所謂价人維垣大師
維藩者也又馬用城之城保於民民保於德京師內
有豐阜之繞外有重關之固右太行而左東海是非
山川丘陵之地險耶今日之患兵有備禦之名而無
其實將有使兵之柄而無其財善為國者必因其所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廿五

不足而置之有餘之地然後可以善其終顧以有用
之兵財而用之築城之工未見其可也若謂京師天
下根本不壯固無以重威則王者以四海為家以王
畿為室堂以諸夏為藩籬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
道也豈當示天下以狹哉然有司之說必以為天下
固有無名之費而不益於用今一外城之築其勞可
以尚佚其實可以計遠不猶愈夫徒費而無用者信
如此說走尚不免於勞與費也豈若於無事之時以
漸而脩之量力而舉之力足以經國之用則雖有大
役而不勞財足以贍工之資則大成而不費金

而舉贏財廉而用奢此春秋之所謂不時而
夫恤內者多畧外務近者必急遠外城之築不過以
威遠其憂猶在外也去歲河水為患邛徐之間父
棄其子夫棄其妻此離困苦之狀呻吟號哭之聲有
人之耳目所不忍見聞者有司不為之存卹不幸無
知之民弄鋤挺於草茅之中將使誰禦之手是其憂
在內也在外之憂士大夫之所共慮亦不可謂無患
也在內之憂士大夫之所不慮而其患尤有其焉聖
人之治天下必從其所急春秋凡一城之築必謹而
書之固以勞民為重事也敢述斯議焉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廿六

評

歸去來詞評

宋陳知柔

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
聲而尤簡邃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
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
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
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
踏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
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
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

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也

蘇武評

明丁自申

蘇武十九年之匈奴其精忠大節可使貫虹日而厲冰霜雖黜虜之酋長知所畏伏而窮崖之山川猶為呵護其得持羽旄盡落之節以歸報天子蓋濱九死而出一生寔天有意焉以垂忠臣義士之勸而書之青史有餘榮焉何宋儒之論乃曰蘇子卿啗雪啖糞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衽席之下乎或者又為之解曰武之不屈節於單于而多歷年所也又棲於無人之境魑魅魍魎之所竄伏猿兔狐鼠之所悲號其不得已而為此也姑以消其無聊之歲月庶幾待盡於絕域因以志其北風丘首之感也此在宋儒之論因為不諒武之深而或者之言又何以待武之淺乎且武何如人也彼其視死生猶旦暮視十九年如一日耳夫輕死生而不有吾身乃猶不能忘情於身外之奉能不愛速死以次一旦湏臾之命而猶有所遲回觀望於十九年未死之日此其前後心迹之不侔而豈所以論武也蓋當是時李陵以單于之命置酒游說備述家難武兄伏劍弟亦飲藥母夫人亡葬陽陵少妻更適焉

蘇武亡未可知武當未死之年聞茂陵賈天南面其號其痛先臣建丘墓不守而歲時無以享其血食也忠臣孝子之情誠亦有之豈無懼無後之為大而思所以延先祀於不隕者乎武嘗有言臣事君如子事父也吾以武之忠知武之孝蓋世固未有忘親而能盡忠於國者文丞相之送死於燕京也而兒女妻妾之悲發於六歌悽悽在念至語大忠者不以是少之以武之所遭如是豈得以不拒胡婦為嫌哉其後武老歸漢而子以坐累伏法向非因平恩侯請贖胡子通國則武幾於無後矣然武不負漢漢之所以處武者何如哉夫以十九年使節之忠而不能庇其一子之祀法周官八議之科漢獨未之行乎宋洪忠宣公酷以使金晚歸高宗嘉其忠貫日月而三子並紆金紫以貴顯著稱蘇武之節當居忠宣之右而遺孤之庇不及三子遠甚以高宗而視宣帝漢其有負於武矣抑亦天之未定也

說

宋循說

唐陳黯

昔有兔類而小食五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獲而歸之兔類而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為盜焉

竊食能伺人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捕者而舉言其人曰莽蒼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牙爪之用食生物善作奴才稱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探其子以歸既長果善捕而遇之必怒而搏之為主入捕鼠既殺而食之而群鼠皆不敢出穴雖已食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即是功於人何不敬其狸之名遂號之曰猫猫者末也莽蒼之野為本農之氏為末見馴於是陋本而崇末故曰猫猫乃生育於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蓋得其母所殺鼠食而食之以為不搏而能食不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

清源太獻

卷之十

七

禦暴說

唐陳黯

或問為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耳權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虎狼之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

可知也自口者不過於噬人之腥咋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赤人之族為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莽得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鄙者猶能執弓矢以弭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其暴豈有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心學二圖說

明陳真晟

清源太獻

卷之十

三

陳刺夫真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覺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為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翻上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點白蓋太極生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灣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為義白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為正曰立冬明

以無妄為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履泰為中曰
夏孟兼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
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
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
曰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
陽動靜也然黑白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
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主動離之右曰
動主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
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
說亦合先天太極為一者也總為之說曰右圖二一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後世記誦俗學之所以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
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
是精傳之湯湯以是日躋傳之文緝熙武戒周公待
旦孔子博約孔子傳之顏心齋曾一貫思尊德性孟
求放心及孟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
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
者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
科舉是以士以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
焉今幸 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
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
剝但能體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
極全體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
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
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
者共焉而充望有以是正之

理氣說 明黃希顏

孔子曰太極生陰陽邵子曰道生天地是理生乎氣
之說也蔡季通曰理先而氣後朱元晦曰有此理而
後有此氣是理先乎氣之說也世之學者往往多以
此為疑惟恐有理氣之分判為二物耳殊不知理

乎氣氣載乎理雖不相離而亦不相雜也善乎孔子之論道必以形而上下言之則理氣之辨明矣蓋理虛也氣質也虛者常存而實者迭有也是以天地未判之初陰陽未生之始必有理以主宰之然後動靜有所分清濁有所別不然則成一氣塊耳何以為造化之機生物之本哉然而伏羲之作易兩儀之下未嘗言太極也至孔子始言之仲尼之贊易太極之上未嘗言無極也至周子始言之此皆人世之所駭而聖賢之不得已也何者弗烈其聲而聾者弗聞也不燭其形而昧者弗睹也如孔子不言太極則以氣為理者多矣周子不言無極則以道為氣者衆矣故聖賢不得已而後有是言也是豈好為奇恠之論也哉愚謂太極一圖不出伏羲範圍之外其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伏羲初畫之兩儀也其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伏羲次畫之四象也其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即三畫之八卦也其曰萬物化生即因重之六爻也夫豈有二致哉蓋天地造化之具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萬物生成之理不過氣化形化而已是以伏羲之畫卦必始於三畫而終於六畫也傳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之謂與若夫邵子一

每生二之說亦以見畫卦自然之妙而變化之理耳是豈伏羲之本旨哉愚敢著是說以祛世人之惑

純伯說

明劉汝楠

林子大德冠德之母與汝楠之出兄弟也翁文甫以其字問余迺偕以純伯易厥名而演之曰惟民帝天惟天界純惟純一德子言於川逝者如斯而不舍也匪評川也化洩於斯坎而不止乃見天德君子法之則能純焉故純者天地之性也傳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言純也夫寒暑交而四時行焉易而不悖是以

陰變陽禪而草木生焉運而不積是以化變化相推而不相失也是以純故天不言而民推高矣地不言而民推厚矣四時不言而民期信矣夫此有常以純其德者也民受中以生剛健之德富于乾勇其純也可京天地也聖同天純亦不已而後之言德者必稽焉聖民之積也謂弗克純賊也而後有純者習化性懷敗名衆長妨能多方喪已凌進則力睽愆期則業毀于越異類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言習也進退左右六驥不致懷也蟹二螯六跪而拙於螭鼯鼠五技而困衆長也行衢道者不至尋岐路者不獲多方也

泉野之御文而百反以敝其進凌也水旱廢田則饑
持閱廢市則索其期愆也君子善習以長智則方從
其類矣去懷以豐譽則宴安不能醜矣降材以力學
則長弗妨矣定趣以執神則心結於一矣裕志以居
正則遠能致矣多積以俟時則用有徵矣是故性成
而不染則變也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也變化以純
并一而不貳則民之德通乎天矣惟是純伯念之哉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純之道在天為健在
人為不息子識余言以徵德焉雖天其舍諸

梅谷說

明梁懷仁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學泉子冬讀書于梅山居懸石之陰墜落梅之英於
是窮天地之端理萬物之竅方兀然其若思少焉有
客來自孤山笑指空谷之梅譚予曰子知是是天之
所愛地之所私四時之所厚者耶余曰何居我未之
前知也客曰夫方剝而華寧無愛與藏芳於谷寧無
私與得春之先為萬物府寧無厚與夫形生若寄造
物若意奚以然子惡知其然余嗒焉久之悟乃撫几
歎曰倚吾起夫客之譚梅也得人道矣夫梅其色也
澹於清守於白得天地之素其植也附崖穴邈夷曠
發芳蒞無意于人知得天地之幽其生也形

於無形色於無色枝葉不與同生草木不與同枯得
天地之讓夫反色於素然華莫加之避芳於幽然美
不渝焉退然讓物物未之先也是故其素也天之
所以愛其華也其幽也地之所以私其芳也其讓也
四時之所以厚其先也故曰至華不色反於朴至芳
不洩養於虛至先不爭居於後古之真人天亦私之
故其德純樸金玉追琢其心虛空中涵萬象其行若
黜為群生率梅之道也夫太朴不散純古之極谷神
不死天地之根江河能下百川之王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耀也去其飾守其白為天下質知天下之不可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六

勝也去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知天下之不可先也
去其進守其退為天下後人之道也嗚呼吾起夫客
之譚梅也客曰悟哉譚梅得人道盡矣有山人謝鑑
號梅谷子其說之余曰夫夫也非肄業及之也吾將
擇所告者客曰山人貌若愿居若深若與世無競且
喜聞吾子之言也子書之吾輔彼進於是嘉靖庚寅
年五月望日

二貓說

明丁自申

丁子夜坐書舍苦多鼠為虐命童子買小貓二養之
以其物畜余舍未習也防其逸閑于室中二貓鳴相

和行處相友有食必偕逾半月兩相懽也一日童子
不戒于門二貓逸出趨而執之貓以為將繫已也傍
徨四走僅獲其一而一者不可復追矣則復置其一
于故處悵然如有所失也徹夜至旦哀鳴不絕聲累
日卻食竟毀形而稿死嗟乎是貓也不忍同類之亡
去悲咽絕粒寧死而不欲獨生也於義厚矣而彼貓
也受主人半月之養一掉尾以去不返顧向之聲相
呼而行處寢食與俱者其類之存與否不恤也是不
惟有負於主人而且忍忘其類矣然則去貓為傷義
而死貓為傷仁哉因讀蘇子卿答李陵書陵既負主
清原文獻卷之七

華心篇

唐陳黯

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荐
於關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
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
于華君仰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豈華不足
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吾終有感於帥也曰帥真
為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
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辨在乎心辯心在察其

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
於夷域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心華也若盧縮少卿
之叔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其華人乎繇是觀
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以道祈知
於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皆歸
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
華心

立志篇示門人

明留子陳

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
深耕易耨去其莠莠時其灌溉蚤作而夜思皇皇然
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
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
弗端是美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穀之弗熟
弗如美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夷
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美稗弗如也夫農
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
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
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
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遊者衆矣雖聞
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

述義篇

明蔡元偉

之禮友朋之誼近世古風微矣縉紳家多不閱家世善惡之積與其人意氣高下唯擇厚貲而討之彼亦知勢利之利吾有也忍割所欲以奉焉而資其勢以為榮久之求無厭而兼受侮則亦生悔然無及矣其次不欲與若而人為婚則必避其敵已者為偶然相向以繁華相責備以施報來往稍不及則對言日夕每不令厥終至於交友無論臧否顯以貴賤貧富為低昂苟貧且賤矣雖賢日漸以疎外况與婚乎予於是益嘆古道之微也吾友尤君思所蚤登薦書其榮顯可屈指計數以待乃五男三女俱擇未遇之友八人面與婚不別求媒妁此其心豈預計八子後日之偕貴哉亦豈無責若富勝已者之可以為利哉人以其不近人情咸疑之予亦怪而問其故則徐應之曰彼數友者俱吾同筆研同意氣人也休戚與謀禍福與共有無相資吉凶相慶弔如貴賤貧富之相等則已矣乃或異日之不如已也誼當厚往而隆施今托姻婭之戚施之不尤為兩得乎故吾自喜其寡之多也且吾觀世之號稱通家者聽其面相與語則皆津津然情濃矣不幸有一焉賤且困彼得志者

獨斬於一毛之拔一舉手之勞問其家之所苦樂則罔聞知也而作書輒曰通家生通家生吾甚惡之而忍蹈其轍哉且吾之為是有三便焉相知之深則俗儀可殺百費以省一也聲應氣求門無雜賓二也婦安其姑舅其舅閨門懽洽釁乃不作三也誠與世相離不自知其不可也斯言也予聞為之慨然歎賞者久之又廉其八人中有謝子者先許婚而未就因其歿也遂卒成之克已為義尤世所難市道交者視此能無愧乎是真可以敦薄夫勵末俗為泉之婚娶者式矣

博愛篇

明黃喬植

韓子稱博愛之謂仁儒者多病之以為不根之論噫亦太甚矣世儒之言也其病之也奚居將以為涉於墨乎抑以仲尼之告子貢者而病之乎是過矣夫墨和道也無以議為博施濟眾理之周也堯舜病之而子貢譏焉故夫子非之博愛之說可於此同日語乎感於物生於心無所發而無不惻以隱者博愛也內則父兄外則親長其愛之也宜矣東鄰之子而呱呱則哀西鄰之子而呱呱則哀草木禽獸之物而死則哀饑寒石墻者之微而毀則哀疲癯殘疾奸滑寇盜仇讎疾

愛人而死則哀吾心之感無所發而無不愛則
子曰博愛也奚疑焉或曰古稱親親而仁民仁而
愛物今韓子不言親親之道而遽言博愛之謂仁非
啓人兼愛之端乎噫為是疑者亦固矣夫韓子所謂
博愛者言乎仁之本體也原天地生人之初而為言
也今有士焉以親之當孝長之當敬則朝而惕夕而
勵以求孝親敬長之道猶恐其未至也出遇孺子且
將入井亦必怵然惻以隱矣豈將曰吾未盡事親之
道未可以愛斯人乎噫無是理也天地生人之心其
愛固自爾其博也若夫不愛其親而愛它人者百世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四

而拘於習俗之論見不出衣帶之下而欲譏議者
之上無異於以耳食物又烏知其是非哉

末學篇

明黃喬植

自昔君子將立身行道紹述前聖曷嘗人人而遇世
哉然終始不變所守者信道篤而自知明也見於斯
則行於斯行於斯則守於斯行之而知則行諸行之
而不知則守諸守之而終身無聞則死於斯故絕粟
採薇餓死西山夷齊不以其故變清三仕三黜見議
或人下惠不以其故變和是皆古先聖人而學士之
所樂道者也豈非信道篤而自知明者邪若夫於陵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四
仲子不以困窮變其廉陳相許行不以孟子變其學
豈非後世之和術而薦紳先生所深闢者和要其歸
皆各守一道終死不變豈若近世脩身行道一有不
遇而每輒變以徇人者等哉方未遇時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止古處事定計必歸先王之成功一或攀龍
附驥則相引以勢相導以利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枉
法徧民以奉私儀貪暴淫欲不顧廉恥其或小知義
理才足有為一旦不用遂自委棄索財招利以求資
已日言公事以煩民辭悲夫官不官變為商仕不仕
變為賈聖賢之道今為泥土此於陵仲子陳相許行

其終始所守為何如哉昔仲尼畏匡色陳蔡間
羣瓢糟糠不厭原憲紙冠空室蓬戶當此之時荷
賤其道而為儀秦之計顯富尊榮曷足道哉然孔
原憲不以易其守者信道篤而自知明也子曰遇
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曰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
而不芳君子脩身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達則兼善
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
寒地不為人之惡陰而輟其廣君子不為人之徇
洵而易其行詩曰禮義之不訾何卹人之言是道也孰
明而孰行乎果安在哉果安在哉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四

述

甘露述

唐歐陽詹

述甘露昭孝德也貞元壬申歲福州福唐縣尉清源
蕭邑人濟南林公攢大夫人終公每一痛哭至水漿
不入口或三日或五日內外羸憊殆至殞滅癸酉將
與先府君脩合葬之禮公之於親事存既竭其力送
終思盡其勤含隧品章則有王度不敢越也瑩域固
護實在我私當墜而行之於是躬開坎室自埏甄甕
與兄弟手攻肩負以鑿以築雖率情性而無愆法度
不違典禮而有異常儀載考載理而未之寔也春五

月二日忽異氣自天氣盪下蒙非雲非煙羃羃
彩耀光鮮馨香馥然朝起及暝徘徊不散先是繞
已栽松栢泊晨枝葉間遍懸露滴其滴齊大如梧
子公奇之與兄弟及鄉人時相慰者而嘗之其味甘
異於人間所甘之甘日漸高不銷不晞轉堅轉明瑩
然珠相鏗然玉聲如是者三日覩者爭取或食或玩
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
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棄以物而旌苟無可
棄旌不虛行其德常其物常其德稀其物稀予聞甘
露之說莫覩甘露之實其為稀也不亦甚乎今為公
而降公之德豈常德歟况殊香啓途異彩相鮮凝結
豐圓向日翻堅者哉則其至誠所招又多矣予執手
禮幸而獲見彌覺不足遂為之述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四

朱氏父母孝感誌

明朱鑑

鑑讀禮有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又曰古之君子
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其無美而稱
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三
者君子之所恥也鑑既知父母之善苟或泯而不傳
其為不明不仁甚矣豈不為君子所耻哉先考贈嘉
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朱公則文早喪父母鞠於伯父

卷之七
陳氏元末兵亂陳友定據泉麾下暴橫
發後伯父以取財則文趨抱而泣曰吾賴伯父以生
若亡則吾不能獨存請以身代暴橫者感其孝義遂
兩釋之盡掠資財以去先妣封太淑人陳氏湟娘事
親極孝謹既歸吾父值兵荒家窘尤甚洪武庚午鑑
始生母陳一夕夢神告曰汝夫婦孝感天將賜金助
汝不給未旬月火光現臥室中隨掘光處果獲白金
三百餘兩父母持以祝天曰天既濟我不致獨利乃
易穀數千斛賑恤貧孤及助弗克喪葬者不營資產
越數年依舊艱難永樂二年外祖母吳氏歿母陳無
力追脩每旦夕焚香告天求助旬月間其夢如前仍
於臥室中復獲白金二百餘兩以營襄事永樂五年
丁亥三月鑑甫成童不幸父則文亦故母陳慟哭幾
絕仍旦夕焚香告天曰夫亡子幼家無餘資將何以
為營葬之助賴天哀憫救濟即於是月果見群鼠於
父柩下聲咻甚異母疑而掘之又得金燭首飾之惠
始得變賣追脩功果營辦葬祭及償公私債負時人
皆謂孝感所得永樂甲午始送鑑入邑庠習舉子業
母陳復旦夕焚香告天曰吾夫早逝願吾子學業有
成永樂丁酉報入鄉闈未試前一夕鑑夢神告曰明

日省題是出門如見大賓等章既八試七篇皆是所
夢後二場夢應亦如之遂中禮經第三卷鄉里又曰
皆爾父母平日陰隲所致厥後會試中乙榜除教官
權御史陸參政布政轉副都御史支從二品俸巡撫
山西及鎮守鴈門關事寧致仕非鑑所能是皆祖宗
父母積德冥冥之中致蒙 列聖厚恩俯念微勞
歷陞前職豈偶然易得哉嗚呼吾父孝義而能捐軀
感賊救伯父於臨死之時吾母孝節又能感動天賜
獎母夫於艱難之際孝義孝感至再至三天下古今
世所罕有若不明著以示後人誠為君子所恥雖蒙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二次封贈皆由鑑職推恩而父母已善未嘗暴白於
世謹將父母平昔孝義孝感等事實蹟具本令嫡孫
朱輅親齎奏聞及求當代名公序于首簡於禮當誌
銘梓以傳非惟激勵子孫亦可勸勉鄉人俾世之為
子為婦皆知所以行孝義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化
強暴也夫
戶部主事周蹟山罪錄 明李愷
罪錄者何終蹟山子之志也臣之於君也子之於父
也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蹟山子之事君也何獨不然
以為之著罪錄

二十一年春正月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上疏極
言時政爵陝西富平人天性孝友為御史以疾家居
朝自推糞車妻年饑之其清節聞天下庚子詔起之
正月戊子徵雪群臣上頌稱瑞爵感憤言大臣安危
利災國論明國公郭勛擅權太學士夏言不宜居相
臣崇道敬與士木數事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時自
人僕卿楊最以直言死中外杜口爵疏入中興第一
上覽之下詔獄疏留中二月壬申京師暴風作
上深居每讀爵疏震怒擲之地遣內臣微伺爵無恙
特旨下錦衣衛鎮撫司復校之重樞爵風暴作二日
京師呼為楊爵風聞者冤之無敢訟之者四月辛酉
九廟同災燬成祖仁宗主辛酉夕東北方
焰灼天觀者震愕有火毬從空中落遠奉天門夜火
自成祖廟起延列聖廟風猛烈從官不能
救六主抱入二主焚于火甲子日上躬告南郊
乙丑告北郊丙寅安列聖主景神殿丙子下詔
停大工許大臣自陳各官陳條政事時給事中戚賢
等上疏劄切大臣餘各以彌文言事楊爵繫再月濱
死無敢論及之者庚辰戶部主事李時春應詔陳言
將奉河南光州人疏言用人理財正直劄切上

怒留中不下五月戊子戶部主事周天佐應詔
言訟御史楊爵冤奏為奉旨陳言乞宥諫臣以光聖
德以回天意天佐字宇弼少讀書貧苦并日而食乙
未奉詔歸娶軀幹小瘠平居恂恂篤信日深念草疏
將上聞矣妻問之亦不之告戊子早朝自捧疏入出
始語其友鄭一鸞已丑予偶至其家談笑移時絕不
道盡言事蓋忠耿由天故動定從容死生不惑志云
庚寅下周天佐于詔獄上覽疏怒甚疏留中不
出庚寅晡時內臣傳旨廣東司主事周天佐鎖綁你
衛理實切打六十棍牢固捆囚天佐是早收整書卷
青衣小帽待罪無一語及家事軍校綁之索痛入骨
天佐語之云上疏時自分已死綁不敢辭壬辰杖主
事周天佐千錦衣衛奉旨實切杖天佐東廠內臣監
杖五棍易一校比御前者不減天佐從容解衣就杖
至二十五棍呼云皇天犯人天佐何罪至三十棍又
呼云祖宗犯人天佐何罪旁觀者泣下如雨軍
校私語云此八人小心雄左順門內臣數曰六科十
三道無一人啓口救楊爵而戶部主事能救之名曰
天佐真天佐也癸巳日中主事周天佐卒于獄天佐
繫獄後一夜風霾大作將絕也目獄卒欲語之口不

出一聲既而呼父母妻子終慨然曰吾昇去矣
將手猶執柩具足猶在柙床楊爵私涕曰哀哉予生
南我生極北子以救我殞命庶幾來結再生緣也
甲午錦衣衛奏周天佐死獄中丙申長隨內臣傳旨
周天佐錦衣衛會勘驗明白着地方領出埋了罷丁
酉廼出屍于詔獄之水門前數日予偕鄉人鄭一鸞
各出資預購之棺衾如禮屍出面黑不腐有血水在
喉中出遂於錦衣衛後衢為蓆蓬殮之是日也日色
黃白無光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妻吳氏哭之絕而復
甦士大夫聞有遺腹喜既而又生女友人李愷揮淚
序始末以貽其家復為詩十章以弔之季夏望日記

清源文獻

卷之七

四九

述麻姑山始末

明蔡元偉

余少時常得觀顏魯公麻姑山仙壇記心甚慕之私
念無緣可以登眺少償宿願既而轉秩撫郡計茲山
在鄰封當得乘便一往即署篆年餘又北覲歸復署
篆竟不取越境以至嘉靖乙未冬以公務詣建昌稍
暇往遊焉欲作一記以拙於文詞且前賢敘述已備
姑亦誌記述其始末景跡與廢志歲月云按麻姑山
舊記自東吳天璽間有真君王方平韓遠者過茲山
度蔡經遣人與麻姑相聞因留仙蹤故得名又古傳

姑乃宣城人妙齡時嘗偕寡嫂出汲與一女童共
戲水傍因遲歸嫂訝問故姑以告謂其來莫知所自
去莫知所之也嫂命姑伺其來則以緋線綴彼衣嫂
踵後視果徐至松下忽不見遺緋線于地掘之得茯苓
若嬰兒狀嫂命烹之適有故他往姑自嘗盡飲其
汁以此符仙又傳姑嘗與其弟入山採薪甚艱姑獨
往輒獲多薪弟異之伺姑宴坐林間諸禽鳥皆銜薪
而至歸白其母因母窮詰慮機洩遂棄家去後數年
復歸問之云回自青城山其衣弊垢其家人欲易以
新衣姑曰自有仙裳非世服也復棄家去南遊吳地
肝江小有洞天仙之巔即此山云其地離肝郡十五
餘里前行十里記有尋真亭今廢又數百步有雲關
嶺極峻當山路之半有半山亭行人倦多憩息于此
舊有枕流垂王二亭俱廢亭下瞰深崖望城廓隱隱
萬狀驚心奪目所謂積靄紫江潯者今親見之行二
里許有觀瀑亭其瀑泉自西北而來一源直下中分
為二瀑人稱雌雄泉前後合焉行一里許有木橋橋
下有水自石崖而出與瀑泉會其聲淙然石罅有泉
側出名神功泉僅尺許甚甘好事者稱其水重於他
水汲之釀酒更佳麻姑酒之名得此又稍上行數百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五十

步至仙壇名為仙都觀榜曰小有洞天巋然為東
藩障春間遊人絡繹如織即蔡經故居也宋有三門
記曹南豐撰云至其處其地平寬衍沃倍於他壤今
觀之信然入其門有三忠祠乃顏魯公李忠定公文
信國公在焉中有元通殿姑仙位其中殿前之左有
古松一株經年不知其幾松前數步有鄧紫陽真人
墓起棺中空獨遺象簡袖爐而已舊有古藤七星杉
皆被人斬伐又有凝真堂皆圯右有三清殿藏書山
房其山房今廢嘉靖丙申新建有省愆堂及前三忠
祠皆郡守王公度為之山上有仰高亭齊雲亭及碑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五
俱無存山後有諸峯與桃源相直又有碧蓮池在觀
前已塞為田今其觀多圯壞道士亦寥落僅秋祭不
廢更茲土者得無惻然乎麻姑十里有丹霞觀記謂
仙人所窟宅欲經往其處道人謂其觀壞已久兼是
日風寒冽甚又將暮乃不果以歸嗚呼昔之人能建
之而後之人皆莫能葺之以致傾沒盡廢前功良可
惜也豈其心顛顛於民事而不暇及耶抑志有昏於
彼則不能心曠神怡於此耶噫已往者吾不得而追
矣不知後之興廢又當如何也世皆謂仙非吾儒之
所尚然非清虛恬淡蟬蛻於污濁之中而超然於塵

之外者則不能以為也朱晦翁欲往從非
以不敢偷生不果然微翁之清明高爽其能超鴻濛
而造造化乎予困在樊籠中日久然心神未嘗一日
不遊於物外故於登茲山而益有感云

問

詰鳳

唐陳黯

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得宜也
迨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
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
鳳固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耶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五
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
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匡
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
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
德則是矜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
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
也晚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在亂而不知其時耶
意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
雖知莽之不可臣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
也何過之深與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

其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
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魯不聞矯為其辭以
求庸於魯惟慕仲尼之教以著書立言為事夫立言
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又況求信於人
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對

真龍對

唐盛均

客有抽時賢待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
好假而憚其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
翔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夫靈濟於物無求於人實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五

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則羣形趨之是欲滋乎
泰育宛蛇魚類耳真鳥在哉然則擾于夏闢于鄭者
非邪曰妖而怪所以幽王肯身于產不禮焉率假物
矣彼其真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派或蟠于天或巢
于田或翼于人或為馬或為劍有侔於此靡徒不居
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厥常其在田也賸腴疆土
庶彙蕃庶其在人也珠媚心關呀成智門其為馬也
臣體柔油徧崇九州其為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
至如挾雲則十雨時濡銜照則三光遽舒是群龍也
繇古今而不僊產生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

物天下無道必亢悔於時豈獨矯矯擢端露威於
公而誇爪喙哉是謂妖怪假物也客皺眉而俯不復
抽言

拜微對

唐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
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頌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
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勝
望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以嶽長群山猶人之
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
鸞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五

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
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
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子余言無妄子為妄言
者之歲

諫對

唐陳黯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
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
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
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備是為難矣
豈贏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物無死

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凡
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因氣鎖詞是
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片銀謬
譖造廷折其四矢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
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
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
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
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
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
一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與問者喜而

清源文獻

卷之七

五

清源文獻卷之八

辯

辯謀

唐陳黯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獲載之中胸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己而鮮
為人也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
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
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
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
人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
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谷是為天下之人謀
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
舜論功德者無出禹稷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
又如何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
者不過於謀祿位督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
是心而希其道侔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拾梯航
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
不然怨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歎

引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原性辯

明薛天華

或問曰古之言云孟子善辯則辯性者莫過乎孟子然孟子之言性也以善韓子之言性也以三品韓子嘗云孟子失其二而吾得其三吾以是觀之韓子之辯遠於孟子也何居乎曰惡是何言也夫三品非韓子之言也孟子之言也韓子私孟子之意以成其言又惡其出於孟子也因遂詆之云耳孟子之言性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二

猶興文王大聖人也孔子稱之為至德汝墳江漢之間蒸蒸從父是豪傑之士也猶不待之而興則所得於天也遠矣斯不亦韓子之所謂上品乎然當是時詩稱汝墳江漢即汝墳江漢之外獨非聞文王之化乎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將無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文王至德也天下之凡民猶興即有一夫之不能者斯不亦韓子之所謂下品乎夫一凡民也得文王則興不得則不興或興焉或不焉皆非凡民也其機存乎文王耳然則在凡民者無一常之主而在文王者有必變之道斯不亦韓子所謂可道而上下者

中品乎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困而不學斯為下矣學知困知者中也上智下愚孔子謂不移矣至曰性相近習相遠明示人以其近而懼其遠則亦懼其在上下之間與聖賢之言明白寬通世之學者不訊其意之所存惟言之欲尊則疑其為遠也不亦宜乎曰然則孟子何以言性善也曰孟子之時為害仁義者言之也其志曰使戰國之士專力於此不惑其他即性之真體見矣三者可無言也則孟子之志遠矣

楊墨辯

明何炯

甚矣老氏之害道也百家之學實宗老氏自其有老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三

氏也而後有楊墨也自其有老氏也而後有申韓也申韓求老氏之說而不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刑名而不疑楊朱墨翟求老氏之說而不符各得其虛無淡泊之偏而遂倡其猖狂浮游之論是以流為為我兼愛而不悟太史公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夫道德刑名之歸相去遠矣苟知刑名之原於道德而道德之為刑名也則其為我兼愛又何惑於老氏云今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為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

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也而老氏者不為焉我
為兼愛獨其於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
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
其君則不復致其身不愛其父則不復竭其力此其
勢之所必至者特以老氏之道辯之而無所窮攻之
而無其間也故常以翕張取予之術玩弄天下而天
下之人卒莫究其所歸此其所以為異端之尤惑人
與老氏之道有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墨子
得其慈與儉故其學主於兼愛其言曰慈故能勇儉
故能廣摩頂放踵有所不愛不亦勇于墨子思以易
天下也不亦廣乎然而反天下之心而天下不堪縱
彼能任柰天下何哉楊子得其不敢為天下先故其
學主於為我其言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拔
一毛而不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故不以傷其身不以
長乎然而我不以一毛利人人亦不以一毛利我也
雖欲久長不可得矣嗟乎何楊墨之不善學老氏也
老氏者無所是無所非而卒歸於無有故其縱橫堅
固而不可破而楊墨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故為我
者為兼愛之所詆兼愛者為為我之所議其說有時
而遂窮意何老氏之謫而楊墨之愚也老氏以其全

而兼二子之偏二子以其偏而失老氏之全然則老
氏之不以利器示人類如此而二子者猶不免於悲
絲泣岐之迷與嘗謂老氏之有楊墨猶吾夫子之有
顏曾顏魯各得聖人之一體而不害其為聖人楊墨
各得老氏之一偏而遂自別於楊墨蓋聖人之道雖
一言一行皆可以成其身而老氏之術則押闔變化
反覆百端不得其術不可以相用雖然楊子有言矣
生相憐也死相捐也相憐之道勤能使饑能使飽
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不貪珠玉不服文
飾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此其摩頂放踵以薄治喪
之遺意與墨子貴儉貴儉則不能兼愛不能兼愛則
不得不復於為我故曰逃墨必歸於楊其此之謂也
世謂楊墨之學不相為用也又謂楊宗老氏墨宗大
禹故吾有是辯也以自附於太史公申韓之議
解
仲尼不歷聘解
唐盛均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
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
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故無
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德蝕衰周道徂七國

義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
歸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簡為宗賓也且去魯
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
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
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
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人旱解

唐盛均

渚灘歲越垠曠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庶神又
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或言邦有術人能捕退
龍而誅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
清源文獻
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遁去矣其遺囊有書一
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為天旱震
陽肆山下土祗慎雖六七歲黎民不饑曷為國旱君
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雨蒸為時厲曷為人旱邦
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為陰夫天旱求諸
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
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遊於上刑黜於下百姓焦愁結
成狼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遠龍貨雨
是猶乘桴適海泰羊望翼於何異乎太守得書增怒
是歲自正月不雨至于五月明年將死者數千人而

太中以財禍

妙法蓮華經解

宋僧戒環

實和妙法巧喻蓮華內則直指乎一心外則該通乎
萬境方華即果處染常淨此蓮之實相也生佛本有
淪變靡殊此心之實相也其狀虛假其精甚真此境
之實相也心境萬類通謂之法精粗一致凡聖同源
即諸世諦觸事而真言詞不可示分別不能解故以
妙稱也六趣之所迷淪蓋迷此也諸佛之所脩證蓋
證此也洎夫廣演言教無數方便蓋為此也但以衆
生垢重根器未純先說三乘假名引導故權而未實
清源文獻
麗而未妙及乎諸糞既除心相體信乃示實相會歸
一乘則妙而無麗矣諸佛能事終畢於是也然所謂
妙法非去麗而取妙蓋即麗以顯妙也所謂一乘非
離三而說一蓋會三而歸一也即麗顯妙猶蓮之即
染而淨會三歸一猶蓮之自華而實法喻雙彰名實
並顯故號妙法蓮華夫證是法者必以大智為體妙
行為用智譬則蓮行譬則華智行兩全乃盡其妙故
經文始於一光東照智境全彰終於四法成就行門
悉備正宗之初三周開示皆所以明體也屬累之後
六品敷揚皆所以明用也中間轍迹無非智行旁顯

體用兼明彰實相之大全列開悟之真範發明種智
成就果德故若有聞者無不成佛凡能領悟即得受
說一第一相無非妙法也由是而往山河大地明暗
色空擴而充之則物物燈明智體推而行之則步步
普賢行門直下即法以明心不復離物以觀妙則所
謂大事因緣一題盡之矣

首楞嚴經解

宋僧戒環

如來果體其體本然何假密因菩薩道用其用無作
執為萬行無因無行無脩無證無了不了大小名相
一切不立此真首楞嚴究竟堅固者也特以眾生如
清源文獻卷之八
永隱於藏心非密因不顯眾生菩薩淪於七趣非萬
行不脩覺皇於是示之以大法使不迷於小道而默
得乎無外之體喻之以佛頂使不滯於相見而妙極
乎無上之致指如來密因使明本妙心知三世諸佛
皆依此為初因明脩證了義使悟究竟法知一切聖
人皆依此而證果乃至具足菩薩萬行一切事法無
不究竟至於實相堅固不壞故名大佛頂如來密因
脩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即能詮之文而
已詮猶筌也知經為筌則從而釋之者皆筌也非魚
也學者慎勿執筌為魚然後首楞真經可得矣

拙速解

明俞大猷

孫子謂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今經生學士每誦此
語督責諸將愚嘗為之解曰速而果拙何貴於速遲
而果巧何嫌於遲夫謂之速又謂之拙必其圖取一
時之小勝於中不無自損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紛爭
互相吞併但得小勝亦足稱雄一時而自保其國若
屯兵久而財用竭進不能拔人之城破人之國退則
諸侯乘其斃而起而吾之國危矣是故孫臏吳起之
流為其世主之謀兵速而拙亦以為貴今天下一統
四海一君賊子弄兵命師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
清源文獻卷之八
必剪其株拔其根而後已苟為欲速之倖掩其自損
之拙取人一時之喜聞不顧大計之已失君子以為
何如耶然則今日截殺鵬剿之師即周宋列國之師
速不嫌拙也夫大舉征剿之師即古帝王討罪之師巧
不嫌遲也深於兵者思過半矣

讀

讀文章辨體

明王宣

海虞吳思庵先生文章辨體五卷古今大家制作
之可以明義理切世用者固不止此而其去取之意
尤體制而後工拙學古文者各以其類求之模範焉

羊矩作方庶乎不至於斲車肖舟之病矣然予
觀朱文公論孔氏書序以為不類先漢文章蓋漢文
重厚有力量書序善因細弱格致極輕疑非安國所
作又嘗觀真西山編文章正宗始於春秋內外傳終
於唐韓柳詩取陶謝常柳陳李杜韓古選而不及於
近體故其書之綱領體要自成一家而其去取之意
蓋祖文公之說其冥會符合固不專在於區區體製
也近代詩文號為平易典則然格致凡意味淺精神
力量萎然無復可觀類皆學歐不成刻鵠類鶩者矣
思慮悉取雜入謂之正體嗚呼先王之衣冠郊廟之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十

七

鼎俎與今世貴人巨家之服物器用雜取並列于一
堂之上其規模氣象何啻霄壤此惟會其深者當自
得之殆未可以言語相曉也

讀埤雅

明王慎中

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為書有自亂其法
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證而反以自病
者亦多矣釋暈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
服釋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
竹而釋衛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
燕摘引月令可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

乏文而錄禮文全篇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
夢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
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華之為蘋蕭知其為在野之
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與爾雅則水萍
豈野生而亦豈鹿之所食乎白華之為菅管其名而
白華其詞也乃立白華一名而釋之由箋有白華於
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為野絳則不
當為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
達小曰羔未成羊曰羖既成曰羊則羔與羖乃羊之
小與未成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為名也木之自斃者
曰槁蓋斃木之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槁
豕豬之通名豕其牝豚其牡壯之去勢曰豚而其牡
者豕今乃釋豕與豚不為明也犯豕豕並見於詩毛
卿皆以為小豕惟毛以歲紀數鄭以生紀數為異要
之皆野豬也若為豢獸則豈狩獵之所射且虞人致
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豕二歲豕三歲
特四歲豕與豕生三豕二師一特之異釋知其當為
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犯而遺其
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為豢畜與大抵所識者多而所
取者憊固不能無失至其釋猶引畫譜小言釋為

奎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
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讀鹽鐵論叙

明周天佐

鹽鐵起於漢漢大夫謂必可行漢文學謂必不可行
廷論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也夫
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猶近之今讀其書
豈惟文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不復
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於漢大夫
之議至宋熙寧之爭則青苗之法漢言利諸臣未之
及者嗟夫義利之辯始於孟子惠王宋慳一言及利
清源文獻

孟子爭之數言而止予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辯持正
蓋學孟子而漢大夫所云視惠王宋慳又蔽且下矣
蓋漢去戰國已數世也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夫子
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其累數
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之然耳噫俎
豆之世不必言汗樽杯飲英蘆之世不必言簞糗土
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
焉予以督儲出廣川不得如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
於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常取而讀之從而為之叙

疑

贈諸疑

明蔡元偉

以臯子以殷人之不服周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
此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奸回也或又謂周之頑民乃
放之忠臣愚謂二說皆未得其中也昔者齊襄無道
及貝丘之亂孟陽殺於牀石之紛如死於墜屠人費
相濟結為死黨者不能盡誅而姑宥之雖已從周安
知無二三子者懷私畜忿隱忍于其間伺一旦之便
而竊發也而臯之說則然矣然古之國滅君死忠勇
之士起而圖之如襄公復九世之讐豫子膏擊衣之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十三

恨留侯奮世相韓之忠是皆義激於中不以存亡
久近而遂低狀也彼紂惡雖稔而七王之澤五賢輔
相之功淪肌浹髓殆有沒世而不能忘者當周之興
羈臣逸民咸蒙賞錄而其撫時悼往慷慨伏泣於無
人之境而不能自己者又豈無其人如豫張之流哉
聖人之治天下以善養人欲其同游於相忘之世而
顧使頑者以私心伺隙忠者以公義不平亦何能一
日安也故武周之為君相當伐殷之時武庚即戮之
後歌之以文考之德陳之以天人之意而召誥洛誥
多士多方等篇周公君陳畢公諸聖賢之化訓歷三

猶未已不曰迷民則曰商王士反覆曉告直欲
服其心不平使其私心公義同歸於熙皞而釋然於
治亂興亡之感此則聖人安天下之道而非專以叛
亂為慮以虛辭曲說而罔之也然則統謂之比昵崇
信之臣固不可統謂之為殷之忠臣亦不可而武周
成康誕告之意亦可識矣否則周之勤勤訓化所以
厚待殷人者反為防奸禁慝之謀而殷之餘澤獨無
追思之臣民而皆紂所比昵崇信之小人可乎哉又
謂殷之忠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
箕子乃知不服周者皆紂之黨是說尤非也蓋人莫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十四

不有理義之心一旦存亡異感耿耿不磨凡一節之
上宜皆有之至聖賢所見則異於是當紂之時商之
德德必不可使後周之世德必不可使過天命之去
留人心之而替二子籌之審矣雖二子愛君之甚安
能非武而是紂安能挽周而為商哉紂死不為社稷
而商先王之化之殄則可悲也故抱祭器以存之蓋
以所存者大而紂之不足以死也武周者亦諒其心
一禮一樂皆以其舊而不敢變於其來助祭也又客
之而不敢臣是皆以天理處事為萬世法酌於天命
人心之中以出其安固不可以一節之士期之而狃

亦豈肯以豫讓之流自處哉蓋嘗論之夷齊者以商
家之老就商臣之養非歸周也避紂海濱亦非以天
下之清待之他姓也故有周之興避於首陽而寧枯
槁以斃也孔子贊之曰民到于今稱之於微子之去
比干之死箕子之奴則又曰殷有三仁焉而微子一
篇載於書而不廢所以明古人之迹各有所為其心
則存乎商而無所異同也若曰必微箕之皆叛而後
以不服周者為忠臣必微箕之不叛而後以不服周
者為頑民恐失是非之權衡矣愚故曰本之以禮原
之以情參之時與位親與疎賢與否而後褒貶之法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十五

施焉庶幾無隱惡無遺善而得春秋之旨乎

檀弓疑

明丁自申

檀弓所記曾子易簣一事後之尚論者謂當死生之
際不亂所守有以見曾子之德性堅定雖形已盡而
神不離其得正而斃一語砒砒乎任道之心也是固
然矣然愚意其出於漢儒附會之說而非所以論曾
子之平生者夫以曾子之學隨事精察力行其所以
日省乎吾身者不一而足况辭受之間又其大者而
略不加察苟焉以冒非義之賜幾終其身而不自覺
也必無是矣且季孫之專於魯而不臣也已非一日

子辭宰恐其弗獲至欲逝之汶上而不受其晚其
嚴毅果決如此豈以曾子之智反出閔子下哉論語
記曾子之有疾也呼門弟子以啓手足而戰兢之喻
臨淵履水至幸其免於遺憾此臨終喫緊數語曾子
私毅一生受用之學於斯可見而謂華晚之簣在曾
子能安於有疾之後在樂正子春輩不能正之於開
余之餘此於曾元姑息之爰姑置未論而大賢師弟
平日之所講明透徹者曾隅坐執燭者之不若也且
使其時無童子之呼或因侍疾者之止呼而不再焉
則曾子瀕死而不及知將遂安於不正之斃耶又使
清源文獻卷之八
既知而扶易之苟以反席未安而卒則先是之召門
弟子而開余啓視者不知在樂正子春將何以慰其
師也此愚之所展轉於心而不能無疑者大抵標弓
一書多出漢儒附會之手宋儒亦嘗疑之而此章鋪
叙有法讀者喜其事之出於曾子而不悟其不足信
也余之所信者信曾子之平生而已况魯論記曾子
有疾之書其言凜凜猶在也學者不信魯論而信檀
弓亦惑矣

題

題戰國策

宋王覺

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
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詞之辯博而字句脫
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
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
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
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
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
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
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
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
清源文獻卷之八
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
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題夫子泉

宋傅自得

此泉與皂莢美藻並瑞圖謀按五季間廟庭有皂莢
木州人舉進士視其生之多寡以為驗梁貞明中忽
生一莢有半人莫測其祥是歲陳述進士及第黃仁
頴學究出身後唐同光中仁頴亦進士及第半莢之
枝遂生全莢

題杭郡舍柱

宋陳夫人

吾少從吾父至此邦中與吾夫偕來今又同吾兒凡

到盡閱江山之勝陳氏晉江人龍圖從易之妻三公

題西園岬石

宋李綸

西園號一郡勝槩圖籍弗存罔知創始之由歷時滋
深日增傾圯乾道七年既新倉庾又再作西北二閣
廼因羨工稍加繕治後踰月而畢虛堂幽亭悉還舊
觀喬林叢石相與增氣既落成因刻歲月於岬石俾
來者有稽焉孟夏朔日

題匡廬山石

宋留元剛

予自錦繡谷磨岬歲月起丁酉迨後朔之丁未游歷
凡四十五所峰原上中下成化護國石盆保興聖僧
巖香城香谷東西林太平興國清虛雲溪永清雲際
蓮花報恩龍泉祥符國泰禪智德峰雲慶寶積寶慶
惠濟仁壽香積尊勝勝慶臺妙智甘泉棲雲顯慈虬津
崇壽瑤田雲居同安魯城紫桑醕靖節祠抵能仁而
還朱沐段日嚴釋性坦偕行予留元剛住山曇紹

又

予以嘉定十一年仲冬甲戌于歸宗訪墨池鏡溪乙
亥自俞峰天官萬華重雲上紫霄峰款杏林覺性丙
子至靈谿三將軍洞由隆教過翻經臺栗里醉石歸

米銘濯足靈湯暮抵康王觀丁丑泝澗酌谷簾泉
還山與朱沐陳伯賢段日嚴向公莫同來子滿侍擇
元澄錫石

九日山集題辭

元僧可庭

夫境不負人人何負於境也然境因人而後名著者
人勝也人因境而後名顯者境勝也人境俱勝而兩
不負者其惟泉之九日山歟考諸地輿山水勝絕為
泉南第一麓有寺曰延福寺三十六奇昭人耳目寺
自興平太康九年創始至元朝後至元間再造遷
徙離合建革為禪廢而復興者數矣而山水効奇獻
異猶如故態可謂境不負於人矣古今人士有善鳴
者一獲登覽則必嘖江山之精華必乾坤之清氣命
毛穎沈龍香韻正始之遺音瀉絕塵之旨趣或留諸
壁壁或鐫諸翠砥則人於境亦無負矣首衆必芻逆
流順公懼其歲久湮滅採撫古今名姓留題及碑刻
金石之文各得若干首目曰九日山集謀諸住持石
室王公耆舊湘江月公募緣綉梓流通于世可謂攻
尺璧於荆山拾玄珠於赤水使世無遺抱之恨豈惟
人境不相負哉時至正辛卯佛誕日可庭嘗中題辭
跋

恭題御賜詩後

宋曾公亮

臣觀自古帝王歌詩蓋始於虞舜元首股肱之作由其君臣之間明良會遇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自漢唐以下雖間有述作大風之歌好武而未衰薰風之詩猶樂而未得非廢歌之盛寂寥於後世自應尔也仰維皇帝陛下雍熙之運匹休唐虞都俞之風遠同克舜非漢唐以來所可跋從其萬一臣自詞林鎮國田皇上寵行以詩雲章奎畫照耀今古臣不敢模倣乾坤窺測造化今端拜敬觀儒術德輶之褒惜別貢獻之訓聖意隆渥其所眷禮臣下若此其厚實千載一時希間之遇真與舜之歌相為表裏矣臣惶恐稽首刻而誌之庶幾得為永永無窮之傳

書傳忠肅謚誥後

宋洪天錫

靖康之禍尚忍言哉列聖之所封培諸老之所樹立一壞於新法再壞於紹述而盡壞於黨禁一時公卿無非誤國迷朝甚者賣以為利其能見危授命不辱其身惟劉忠顯李忠愍傅忠肅三忠而已或者尚擬劉李二公不得不死而死傳公可以無死而死當贖此一種議論入人骨髓人知身耳家耳識君臣大義為何物夫是三忠蓋天理民彝之僅存而不與世廢

僕廢者一葦障河雖不及救然使醜虜知中國有人遺黎知我宋有主則不可謂之無益也為國家者謹勿自壞其金城也哉

跋真西山先生心經後

宋顏若愚

右心經西山先生擬聖賢格言自為之贊者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溯濂洛洙泗之源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已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無媿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瘁疴疾痛真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饑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銜直也其將勸講若齋戒以交神明而異其感悟也迨退而築室粵山之下雖晏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魚有歲勿齋有歲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其内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進然尚竊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而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鋟板于郡學與同志勉云

恭題第一林泉後

明鄭普

嘉靖乙巳年閏正月二十四日戶部湖廣司郎中臣鄭普兵部車駕司郎中臣程秀民戶部雲南司郎中

張邦瑞以部命赴內科填銷出內之數其日天和
景晴相與循宮牆望舊闕苑外花園者我太祖
高皇帝時遊息之所也內宮監太監張宣適率人掃
除其中因得入觀之脩竹千竿老樹百餘本土山一
環湖石數層上有御亭一屋僅數楹旁立第一林
泉一石又一石刻龍穴二小字中有龍形無奇花怪
石崇臺深沼以為樂因慨然有感於吾高皇之
垂訓立國其儉質類如此乃因張宣摹刷一幅置之
靜齋使窮邑委巷之人或得與觀之庶知我國家
所以長久者固有在也臣普謹題

書林見素叙陳忠肅忠武二公實事後

明蔡元偉

余讀史悲唐之亡無一死義者而反奉璽勸進何宋
死義者之多也蓋有由矣今觀見素叙陳公二忠感
激赴義視死如歸陳公文龍以參知政事于家特起
而當國難元兵入閩公與母夫人被執慷慨指天自
誓曰此節義文章也械至臨安哭武穆廟不食死母
亦不食死公從父璚起布衣為國發憤括家財航海
助張世傑兵于邵武迨元登城興化不守猶巷戰終
日被執大罵至車裂以徇事聞文龍謚忠肅璚謚忠

武嗚呼彼賣國奸臣受人唾罵生無立地視此何如
也三復為之流涕嘉靖甲子丁未謹書

書王東石綴胡敬齋行實後 明蔡元偉

東石諱黃金銘人嘗著人歸心學錄四卷講
學錄二卷

予嘗讀敬齋要語及居業錄心切慕之但未悉其踐
履之詳今得東石為之闡揚謂先生篤于為己不求
人知而世亦無有知之者其處窮也至於窘乏之甚
鵲衣簞食人所不堪而超然有自得之樂終其身而
不改一切紛華權利舉不足以動其心雖在屋漏之
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施篋笥之微亦區別精
清源文獻卷之八
嚴沒齒不相淆亂益信此老平生言行相顧不愧幽
明非徒言者東石與之同鄉必有考據其所言必核
也三復斯言不覺嘆息深以自警因敬書其後云嘉
靖甲子八月甲戌謹書

書趙古愚刺張弘範詩後 明張冕

自古夷狄亂華不過羶一隅腥數載耳仁人志士猶
憤憤焉逐之蒙古氏入中國胡塵紛塞豺狼偪橫然
猶日侵月削不能卒然得志也張弘範李恒諸人皆
漢產也厓海之舉乃為胡覆宋腥羶汚于中原左袒
敵于華族中國帝王之統一旦盡滅於胡日月晦冥

天地易位悲夫悲夫元太后一胡嫚耳繼然致詰於
胡兒漢兒之間豈直善範之功哉顧鑄其事于崖石
云張弘範滅宋于此嗚呼功耶罪耶後之君子惡而
易之云陸秀夫抱帝沉此石下所以惡奸賊而揚忠
義者灼然數字間矣古愚趙公刺之詩云忍挈中原
與外夷乾坤回首轉堪悲鑄工勒石張弘範不是胡
兒是漢兒蓋嘗誦其詩而嘆曰是詩也明冠履首足
之分也使醜夷不敢干夏明中國帝王之統也使天
下曉然知正統不可一日絕明以華助夷之罪也使
天下知尊主攘夷之義中國之人宜世守而勿失其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廿

向則皆然也若義不審所從而滅漢以為夷戈不攬
所向而戕故主以為功千載之論誰能釋此諸儒道
學大明之後忠義之風淪胥浹髓當時彈力捍禦死
于封疆如芾如庭芝者彬彬不可一二數間關軍旅
出萬死以畱興復如陸如張者又炳然一時從容就
義不事二姓如文如謝者讀其遺言可一字一涕也
極至愚下之民墜井繁林尚相望草野郊圻之間範
獨無漢人心乎故讀古愚公之詩然後知任兵革之
責不以殺伐為能而以明順逆正名義為急効功伐
於其主者不以勒金石為貴而以存萬世之綱常為
重公之言百世其可興與余故書于末簡以告吾黨
之有志世道者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廿
書王真兩公溫陵留墨集後 明何炯
泉賢守梅梅溪西山兩公云炯自有聞即知景慕稍
長讀其全集每閱在泉政蹟尤切興思擬別錄以播
鄉人俾人知兩公之不可忘者如此顧困於諸生未
暇也祿仕告歸徙家東郭適與兩公祠宇相直私心
益不置而墨札不便竟未完編適幸白野朱公襄惟
之初即訪博士取西山心政經刻之徧勵僚屬其於
梅溪猶闕如也一日禱雨祠下炯時侍側公訪及焉

近相述前志遂命完編蓋梅溪舊有南遊集與心政
經並刻郡齋歲久刊缺而西山所以惓惓泉人者尤
不止政經所附已也是編之錄取諸全集蓋皆泉人
之不可忘者萃成二帙名兩公溫陵留墨云炯嘗私
論兩公之學一本於誠一主於敬皆自未遇時操持
一定故所至樹立不凡梅溪廷對魁天下晚歲立朝
勲昭簡冊西山私淑晦翁上接道統之傳非偶爾者
此非特官守之範亦為士者之鏡也今我白野公朔
望詣學必提耳諸生屬有公事移期不輟惟懼泉士
一日不領性命之教且以身先其豈非兩公之一時
清源文獻
但竊疑兩公在泉皆值科目之盛西山嘗敦請三先
生入尊行堂以風多士乃未有深於聞道者出乎其
間毋亦吾黨之過與繼自今願共勉之以無忝鄉邦
稱塞我公作人之意若異日者泉人之不忘我公如
兩公也則已有父老之口碑在

記俞虎工逸事

明王國輔

萬曆癸未余訪李學山始興道過會昌縣逆旅主人
肯能為泉音者詢之則故都督盧江公走卒也性頗
敏為余道盧江公會勦黃香洞時環黃香洞者皆三
司大吏及叅遊官甚衆相守將一年未有款緒緣其

洞內平衍曠達村落十餘外一路可通人行僅三尺
許兩旁絕壁蒼苔蒙密樹枝交加如織皆暗藏強弩
伏機路復迂迴屈曲以故久不得入俞曰相守既久
必有智計之士能得要領者密語招之果有二十人
前云云公許之初二十人入又四十人入卒至四五
百人入初至者語洞中人曰官兵老矣智勇俱困無
能為也以故吾等相率來歸可乘其懈卒出攻之可
以得志洞人中探望果然以其言為信悉衆出戰五
百人者分立其陣後兵始交於後砍殺遂亂官兵乘
亂急攻盡殲之遂平其洞即其地為縣治賊患遂息
清源文獻
蓋其洞深險不可入攻可以誘出因勢利導乃兵法
也余聞之甚智其策即古名將何以過聞蔡峰黃先
生誌其墓甚詳而此段戰功甚奇閱之無有余既錄
其全誌而自記卒者之言以備逸事戊子冬十月也
雜著

正學編

明陳琛

天地有始乎曰元極冥冥孰為始乎天地有終乎曰
冥冥會通不息無窮曷為終乎無終無始孰能測乎
謂有物混成生天地先者此老氏之幻也謂日月合
璧五星連珠為太初之始者此術家之妄也

天地之道中正者其常也垂矣者其變也貞勝者也
颶風驟雨不崇朝焉日月蝕食旋而復焉中正之道
勝也陰陽無截然相二之理有則天地毀而造化息
矣是故中正之道其諸元樞之運乎

命之不齊也其生於陰陽之偏勝乎道於是乎不得
其常矣夫一不能不散於萬萬不能不歸諸一者道
也正不能不渙於變變不能不止諸正者命也故天
地之大義曰道極變化之萬殊曰命易曰言天下之
賾而不可惡不可惡者亦道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也
人猶有所憾有所憾者亦道也指其渙而不窮流而
清源文獻卷之八

不測故曰命焉是故道命一也
萬物之生皆滋陰含陽以為萌始然而有通塞焉何
也曰命之變化為之也夫渙而不齊者化也禪而不
窮者形也萬物以化渙以形禪而陰陽之用廣矣人
物者通塞之大分也男女者陰陽之大分也然而通
而塞塞而通陰而陽陽而陰者道未嘗不在齊變化
而貞夫一者也

生道貫於人身無一息之間焉猶天之運也然而有
散殊統會之義焉具於心者其統會也發於四肢百
骸者其散殊也是故能知統會散殊之義其深於性

矣乎

至神而疾者其惟人心乎故千日之事萬里之途思
之即至是故鬼神不得而窺也風雲不得而踰也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遂能前知陳烈山中靜坐八十
日遂能博記者虛為之也故性虛則靈室則汨夫心
者神之合也無欲故虛虛則神守之穢而不治則離
矣故曰心之神明之謂性

心之小也慎之則也精純之至也所謂內心者也心
之大也拓之盛也體之復也所謂外心者也

王仲淹能識吾心之大用矣是故其志廣而越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廿九

聖賢能全其心性之用故與天地合其德聖賢能全
其耳目之用故與日月合其明聖賢能全其四肢之
用故與四時合其運是故聖賢非能異乎人者也能
順乎天者也

天人之相接也非學不承道器之相體也非學不貫
有無之相朕也非學不著內外之相合也非學不符
是故學也者天人之乘也道器之機也有無之範也
內外之素也

顏淵未之幹而翳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克己為欲
其脩之也仲弓未之條而萌焉者也故孔子示之以

恕焉欲其培之也是故脩其翳則幹者暢矣培其
前則條者長矣

禮者所以齊其外而維其心者也是故垣宿次舍天
之維也山岳江河地之維也禮者人之維也又範圍
人道而不過者其維禮乎夫禮者中正之矩也原於
道而為道之寄也出於性而為性之護也

以禮為亂首者老氏也古之荒人也以禮為偽者荀
卿也古之戔夫也侮聖賢滅禮義莊周也古之亂民
也紀人道毀身體釋伽也古之貊狄也

觸於外而動於內使天下之物皆為吾養心之具者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三

其惟聖賢乎是故能攝心者經傳子史皆學也人情
事變皆學也遠近幽深皆學也水石土木皆學也匹
夫匹婦皆學也學而能立其心者則在外皆澆培之
道也學而不能立其心焉其不逐物而馳者鮮矣
老氏之為道也宗於無然吾道之有而無不可得而
棄也佛氏之為道也宗於寂然吾道之寂而感不可
得而遏也

確然守正不惑於佛者其惟唐之李翱乎復性三篇
幾於聞道矣以禪說目之非知道者也

考德錄

明蔡元偉

孟子引書若藥不瞑眩二語甚切人有痼疾當服毒
藥以毒攻毒使心中憤亂頭目昏暈方能除疾若服
和平等藥猶不服耳今人為氣稟物欲蔽錮已深非
大發作大刻苦安能拔出

子曰貧而無怨難貧則不足之事日攻於前能使中
心無怨懟之意實難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
九遇食十年着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陶淵
明亟稱之故士不幸而遇窮困當堅定腳根不放倒
挺挺然在天地間方是志士若開口即有求逢人便
道乞則志氣餒餒終不能以有立矣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三

學不在談空說妙只於日用言行之間點檢使無差
失便能心存理得便是心學孔子告門人為仁只在
於視聽言動之間居處執事與人之際豈必專指箇
心字裝首裝脚以欺人而後謂之心學哉

人要有清介絕俗使人見之鄙吝不生意思方好夫
鳥之為物至微也然標致高逸如鶴閑野不俗如鷺
則高人達士莫不愛而重之至形之聲詠極其揄揚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嘗愛歐陽永叔詠鷺詩二句云
風格孤高塵外物性情閑散水邊身直遠韻也又憶
齊魯士夫陳紫峰贈文中有云居今之世欲論人物

別其卑高必其明進退大節透名利兩關官峻而
行不誇貌古而心無俗數句最佳每常誦之以自
人之敢以非義浼我者必我之素行溷濁有以來之
也使清風高節凜然在人則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
義者不敢至其廬孰敢以不正之事浼我哉
火能生人亦能焚人水能濟人亦能溺人人之趨勢
也如就火不為其所焚者鮮矣人之趨利也如就水
不為其所溺者鮮矣

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
善為善而後能立身人之不能立身在於不為善人
之不肯為善在於無恥而不知憤故曰無恥之恥無
恥矣又曰知恥近乎勇有恥則可教

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
霸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謂考其師友淵源所
漸猶未及乎游夏而以管晏不及伊呂不加之言為
過向曾孫龔復以歆之言為然而班孟堅從之予以
為歆龔之識皆不如向向之言真有見而云然非輕
於許可者自今觀管晏書曾有董子議論否游夏之
學亦優矣然上得聖人為之依歸則猶有藉而立焉
仲舒生於絕學之後焚坑之餘諸子百家雜興無統

乃能奮然一趨於正告武帝專宗孔氏章六經其
言議淵懿與游夏不相上下使得遊聖門豈止居文
學之科哉

陶淵明詩前輩謂其平淡出於自然所以難學然非
其詩平淡之難學乃其人平淡之難學也今不能如
其人而欲學其詩是猶巧夫窶人而欲學王公之態
度可得哉

遇橫逆之來當學孟子之三自反顏子之不校不必
以此動吾念與之辯是校非曲人直已蓋辯是較非
則雖是亦非曲人直已則雖直亦曲便無渾厚包涵

廣大之氣象吳康齋云畧有與人計較短長即是自
已立澤消融未盡至哉言也

恭愍尚未能懲然幸有覺即止不至已甚即此一事
甚覺費許多工夫因思古人平生無疾言遽色豈皆
安常處順畧無拂意逆境之事只是涵養深厚挽之
不動耳

孤舟孤燈聖賢為侶真有一日似兩日氣象

予見冕衣裳者與簪者作一例者此意甚好尤當官
者所當知今人貴勢者一樣看待做賤者一樣看待
強有力者一樣看待弱無力者一樣看待故物多不

得其所與聖人之心天地懸隔

近來一種講學真是可畏把論孟正宗言語都拋却自立一家玄妙虛空說話改換頭面掇拾佛家緒餘參入聖學聚會戲謔散亂全無規矩亦謂於道不妨情意不孚面目相視虛往虛歸未見寸益攀緣顯宦徒費酒食亦謂聚樂談吐間不謂朱子誤殺人便謂程朱不是學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風俗如此真令人膽破

逆水又逆風舟行亦難矣然其志欲行寸寸而步之尺尺而進之未有不前者不隨之而逆也人遇逆境

清源文獻
其可自餒乎

言怨哀樂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是戒懼慎獨後養成心體如此李延平先生是如此說朱子章句不從其說後來累悔不及改正謂孤負此翁今當以延平之說為定

易怕處其盛觀姤復損益否泰既濟未濟可知邵子飲酒勿飲至酩酊看花勿看到離披論易每到中半處便有回頭却顧之意真知易者士大夫知進而不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故謂之真升真豫

孤負背鴻溝之約不以小信妨大計也孔明襲殺劉璋可與權也趙苞之守死忠孝不兩全事君能致身也程子皆非之過矣

得急褊隘之心融故其量宏深而不迫狼復舊戾之心絕故其言溫潤而不傷封閉吝驕之心忘故其貌謙遜而不亢貪鄙伎求之心息故其氣舒伸而不縮嘗王徽之操之獻之三人俱詣謝公安二人多談時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坐客問公三子優劣公曰小者最勝客問何以知之公曰古人之辭寡噫吾觀孔子之不喜子貢深嘉子騫妻南容訪司馬牛而知聖

清源文獻
人之不貴言矣且多言亦蕩心取厭非有德氣象

蘇東坡自詹州北歸卜居陽羨因買宅一區為錢五百緡公頃囊僅能償之既卜吉將入宅偶步月至村落聞婦人哭聲甚哀公推扉入而問之姬告以故謂百年舊物一旦舉以售人所以泣也公問其居即所買之宅再三撫慰即令取屋券對姬焚之遂還毗陵不復買宅乃借孫氏之空宅僑居焉嗚呼公之襟懷軒朗標格孤高固不可及而一念惻隱之仁藹然有萬物同體之意至今景仰高風真足以寬鄙敦薄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胡五舉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難幾乎嗚呼斯義之亡久矣以能受人實攻者之志難故雖能攻人實病者亦隱忍而不敢發以人不能受或陽受而陰踈之或陽納而陰忌之雖攻之無益徒取踈耳如是而欲望其相與以有成也豈不憂憂乎其難哉

唐之元稹文臣也高駢武將也其初甚疆於為善特為君相摧折之卒乃變為小人若熙豐之小人有君相能變化之豈不可為君子明道作與人才難變化

清源文獻卷之八才易之論非深達治體洞察人情者不能為此言君天下者能率斯道則亦可無朋黨之憂調停之議矣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仁智皆有道人也山水之樂唯有道者能知而得之吾心自得之趣與山水相契而相值柳子所謂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愜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其說亦近之不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如蘭亭之興懷牛山之墮淚者不少也甚至以丘壑草木為隔阂如柳州之囚山諸賦者矣

紀澤峯曰文章高下係乎人之所養養盛者其發於文章如王人之息以踵而聲由於丹田神用不匱而應變無方長短大小惟其所至而止斯譬最佳今世操觚之士不培壅根本而惟枝葉之求搜獵鍛鍊模倣秦漢如優孟學孫叔敖耳

偶閱柳文見所作段太尉逸事狀為嘆息段公之賢者久之子厚立身一敗萬事瓦裂然後來深知悔悵亦可悲也段公事非得子厚為之狀幾沒而不章其好德之心不在君子之後以焦令謚之暴抗得尹少榮之大罵遂一夕自恨死况以孔文仲之剛正為人

清源文獻卷之八所給謚誣大賢其不啻血以斃乎羞愧之心能激人也如此世固有自圖身榮誤國欺君累受國恩甘心降虜與持璽勸進忍事異姓者豈但焦令謚之羞誠徇死之不若矣

人心有不安處便是私欲然其不安者猶良心之動也克之不力便安於其所不安矣此只在幾希間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至哉言乎

人行事不合理雖僮僕亦不服不可以其適而泄之也今明無維實來往人希每日所行惟不媿妻子僮

僕雖神明可質矣即此便是窮居德業

蘇東坡與友人手簡云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知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石心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為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凡造道深至中必不爾東坡此帖非中真有所見不能為斯言豈可徒以文士目之哉吾輩當識此意

人之相知貴於知心人之契合貴於同志人之講學不能盡同貴於同趨人之行不同貴於同道心同志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九

九

同趨同道同則不但德業可以相勸過失可以相規而有無相通貧窮相恤患難相救婚姻死喪相助之事量其力之所及度其勢之所急皆不勉而自能矣如此乃為朋友之交乃可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列為五倫若面交迹合而望其相與以有成難哉

先辨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論學論政只在孝弟二字如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其事何等平易切實其效何等廣大周徧今之講學舍孝弟不講以為淺近無味而別尋高遠以為奇反而

觀之父子兄弟之間其不盡分者多矣

公議不可不明於上清議不可不明於下朝廷有公議則君子之道行而小人知所愧以入於善天下有清議則士夫知廉恥惜名節而垢污無行者不容於卿如此則治隆俗美三代之風可冀矣然本原之地則在朝廷而已

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可急與之合此言非經歷過不能知其味

易曰冥豫戒人之淫於樂也曰冥升戒人之貪於得也曰係遯戒人之留戀而不能去也曰迷復戒人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九

九

終迷而不反也曰拂願戒人之縱於欲也曰夫履戒人之過於決也曰浚恒戒人之過於求也曰頤巽戒人之高亢而假於謙也曰苦節戒人之儉嗇而入於隘也學者能知此數義而懲戒焉則亦知進退存亡之道而終身無凶禍之及矣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徽欽北狩國內無主高宗早登御極以安人心名正言順乃其宜也而胡致堂乃責之亟居尊位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其迂腐至於如此中興七策真為確論而首倡是議非惟昧於達時通變之機而亦失義理之正矣此與唐肅宗即位

武武分明是篡者事體大別廬陵羅氏乃謂此論明
白正大與澹庵一疏相當何其舛也我朝 英宗
家歷非 景泰亟立為君則臣民何所仰戴而也
先持之為奇貨亦不得歸矣然則于少保之見不高
於致堂遠哉

兵法發微四章并序

明俞大猷

猷讀先師趙虛舟翁所授誦鈴內外篇者有年領其
大肯知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不自揣作為劒射陣
三法以衍其意如右顧於根易玄奧未極敷暢茲復
著發微四章以櫟括然後見先師輪精蒐繹窮乎先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
天後天之卦河圖洛書之數九軍八陣之法自必義
文王四聖而下逮漢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所著雖
小大不同而同出天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聖賢垂
世之典宗祖符契之大昭如日星其有功前世不槩
見耶學者玩此而自得焉當知猷所論者一本其所
授自然者寫之云爾若穿鑿附會則猷豈敢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地
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
圖也黃帝則之是為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

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乎巽相
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
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為方陣故首
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
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為天陣於內為地陣於天
地之間變化不測為風雲上下不動為衡兩端不動
為軸卯酉相當為衝奇正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
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為天陣於坤為
地陣於巽為風陣於艮為雲陣於震為龍陣於兌為
虎陣於離為鳥陣於坎為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
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為奇六七八九十為正
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
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
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
黃帝之陣天也衝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衝也軸
也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
六八為奇一三五七九為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
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
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
以友之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各一奇而間一正焉諸

一奇夫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為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第二章

猷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為正以合中衍而為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為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歷數以九府而作園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二

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一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以義之易禹之範大撓之曆同出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且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悖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為正而險所以為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為正

動所以為奇太公之陣五行為正三才為奇周之陣三軍為正游關親戎為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為正車馬為奇韓信之陣石中後為正前左為奇孔明之陣四隅為正四方為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為正四隅為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為正後出旁擊為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為正馬軍跳蕩居後為奇及乎臨機制敵變化無常奇亦為正之正正亦為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勢為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強合以為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為準則哉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為八陣圖者夫兵為陰坤者陰之卦為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為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尸凶六四曰師左次無咎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

凡坤貞坎悔為比也六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良貞坤悔為謙也六五曰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無不利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坤貞震悔為豫也彖曰利建侯行師震貞坤悔為復也上六曰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申貞離悔為晉也上九曰維用侵伐厲吉無咎離貞坤悔為萃也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為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象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因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

大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第四章

猷按先師論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馬山澤一流一峙馬日月一盈一虧馬星辰一經一緯馬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繁矣故聖人制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

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餘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侵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河圖之數六七八九相連而為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為第二層十相連而為第三層五相連而為裏層合而為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為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為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為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為第三層震恒益相對而為裏層亦合而為一者也圓圖之

折自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
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
南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
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
居於酉折自無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
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為
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
對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廓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深
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為八向握奇居中有
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為哉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

策問

明何炯

問今所習者科舉之業耳獨不向上以求道學之傳
耶然道學之傳韓愈正自不易程夫子十四五時便
學聖人得周濂溪為之師又得程大中為之父獨知
濂溪而使之事之故德器成就獨與道學之傳今吾
與諸君年不少矣先朝如薛吳陳王諸先生咸生不
逢時又或指為偽學縱有大中之父其如世無可事

之師何哉然二程之從學濂溪曰自吾從茂叔後便
有點也氣象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何
茂叔教化之速而二程神會之妙如此也其後程門
子弟號為多賢殊未有真得其傳者或恨伊川著書
不以示人且謂當時提撕也不緊又謂程先生當初
說得高了故他門只見上一截而少下面着實工夫
然明道當時已謂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
其學心口不相應伊川亦謂學者只守得某言語亦
自不易少間又自轉移了朱子又謂也是諸人無頭
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師弟子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

問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
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是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信斯言也則吾所處幸矣然
諸賢皆生富貴安樂之地斯遂無望其生全歟程子
曰若要熟須從這裏過尹氏曰困窮拂鬱能堅人志
而熟仁人然則苟有能釋去平日所處之安而來相
與從事此饑寒之味則吾當與其進矣張文潛曰雅
食以與人嘗饑者也與以車馬而辭不畏徒步者也

論生其母以吾言為狂誕也乎哉

問世儒喜言合一之學以支離之為害也今舉古野
謂合一者論之川流之不息於天德王道乎何關焉
魚之飛躍於有事勿正乎何與浴沂風雩之志何以
即堯舜氣象也雪月風花之詩何以與三代一統也
然而道亦器器亦道何以有上下之分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何以有陰陽之別吾道一以貫之何以授于
精察力行之後而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禮樂則其
所以為邦者似亦太多端矣諸賢試思其所以二又
知其所以一然後可以言學也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九

問自古言任官者皆欲均內外之選張九齡言於玄
宗曰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卿不歷縣令雖
有善政不得任臺諫給舍而玄宗之制亦曰選京官
有才望者除都督刺史有政績者除京官蓋言均也
然考之春秋王人下士之微循序方伯公侯之上而
傳亦謂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云者則亦安得不
重內輕外哉置十節度使以備邊而安祿山遂以范
陽反亦玄宗世也因讀唐鑑而質爾諸生

七理

明黃伯度

三代之時君之於民如父為子然為之計度久遠制

其常生之業今考其法制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

之以共衣帛五母雞二母彘孕字以時而家有百畝
之田故其民仰事俯育常有餘力又以耕耨暇日脩
其孝弟忠信之行故其民有恒心有上下歡欣之交
鄰里親睦之情故其俗長厚制節謹度示之以禮故
其民樂而不淫憂而能思今民無常產而治禮義者
不得暇詭詐相冒而有離心富者淫佚貧人僥倖越
禮敗度麗於刑辟故其家易以覆敗今夫世人之家
有百畝之田以高祖及曾玄世守之者十無一焉以
祖及孫世守之者十無二三焉以父傳子能守之者
十無四五焉非不欲長守而卒失之者常產不立而
無禮義以維之也吾意欲立一家之制使人各有分
業授田無過百畝男執田功女勤織紉各食其力無
私自營由學惇倫生其常心德教以行習俗以興人
求禮義嗜欲不盈夫是之謂家理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四九

世之治者文以藻績為飾武以擊斷為豪吏以法律
為師而不知大較儒以踞齷自守而不達變通尚文
之吏徒取先王制度紛更之為彌文無實法令滋章
故其敝也務華而絕根尚武之吏以一切為治鷹犬
擊使元元莫必其命故其敝也威殫而民潰尚吏

之吏緣法而議深文巧詆周內以成其罪故其敝也
殘而亡極尚儒之吏抑心俛首以赴上奉職為事步
趨不踰繩墨論議泥于故常故其敝也俗而拘方治
而文莽之周官宋之新法是已治而武漢之繻衣持
斧斬殺天下是已尚吏之治古今治獄之吏使民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張湯等是已文武吏治三者皆足
以趣於亡而俗儒之吏膠而難通迂而難行竊仁義
之緒餘而無益於緩急之用窒上而帶下塞道沮義
違時執中故其亡國之禍常隱而難救嗚呼趣於亡
者亟起而更之朝發而夕可以回四海之心隱而難
救者世世焉若痿痺之不能起宋之末路是已吾故
表而出之為治理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五十一

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民無十口之家故其求易給而
其力易制後世壞阡陌田無定限跨州連郡無有紀
極聚數百口以為家兼并數萬畝之田民竭力而耕
之富人收歛而錮藏之使民不得衣食凶年饑歲富
人粟紅腐於庾金帛盈溢於府乘人之急因以徼利
故民多殍又多其蓋藏務為畜積與國爭利侵漁細
民故編戶愈困豪宗強族擊斷鄉里凌轢憲度橫暴
而不可制故民多失業流徙而富人奴虜驅役之以

其利藉其貲力約結權勢連車累騎馳騁衡道
鮮擊肥以恣口腹帷帳鍾鼓淫色哇聲以快耳目是
以窮苦之民起為寇盜由富民鉗制山海之利防遏
田畝之稅刻削小民衣食之資至於此也夫富人專
擅兼并為日久矣無異殺人以刃納民於死也而國
宴然不致其罪徒憎疾小民密其法罔甚可悼恨盍
使民占田者無過百畝為戶戶有丁以應徭役分戶
既多徭丁益衆因察無田之戶減其丁則富人不欲
多占田貧人得以減丁粟米不積於富室衣食之需
流通於民間此制定不奪富人之田而受田者有限
是之謂田理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五十一

古者鄉舉里選之法以六德六行舉之以三物賓之
士行不脩鄉曲不容朋友不通世主不臣故士力脩
於家鄉黨稱焉然後王公大人舉而進之故三代盛
時多士藹藹春秋列國大者百餘里小者六七十
里齊有管仲鮑叔賓戚隰朋晉有趙衰狐偃先軫賈季
隨會鄭有子產游吉公孫揮裨諶名公卿常比肩接
踵于一時今世取士以文不稽實行貢於遠郡升於
朝廷寡廉鮮恥之士回面汗行之人剿文藝之緒餘
弄筆墨之眇技朝去卑潔暮躋榮華輕離本而就末

務僥倖以趨時故歷朝累世而名行之士不一見者
取之非其道而文質無所底也吾意以今制取之雖
未能盡如古法若使郡縣取士皆由鄉評所推許者
升之學校憲司以文考之而試文中式即以會試京
師入對大廷者銓選擢授如常法其罷歸鄉里者郡
縣采鄉評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者推轂入會試其行
誼不聞鄉里疾惡者疏奏絀免銓部擢授者以職業
治行考之外則從察院監司內則從省部臺諫有狀
者超遷序進無狀者降絀郡縣有司舉士得人者受
上賞非其人者受重罰即士不敢飾虛文以自售郡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五十一

治民者先明教化之原以道之民知教化則心志定
心志定則服後勞苦而不怨奔走承順而不怠上得
其尊下安其卑統紀脩明而風俗醇美教化所由致
也古者君令而臣共父坐而子立兄率而弟從夫唱
而婦順不敢有越志焉臣不共令為悖子不尊父為
逆弟不從兄婦不順夫皆有刑辟故君臣無訟父子
無獄其化素豫也且夫天下之以分相屬者皆君臣

也以情相聯者皆父子也以齒相序者皆兄弟也以
情合則愛以分定則不乖天下所以保安長治也今
或處一道一郡之上使民訴告其官長且明示之或
為郡邑長吏民間有子訟父奴訟主弟訟兄婦訟夫
者皆為聽之非所以美教化厚風俗也非所以安上
著尊以自崇嚴之道也夫法之所以尊貴賤卑隆親
遠疎崇長微少者將安人而存已厚下以附上也使
天下皆不敢越其心以與其尊者貴者長者抗則悖
逆作亂之心息矣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
作亂者鮮矣且天下之心立教化以坊之猶懼其犯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五十二

上作亂也又為之濬其源而道之乎此由皎皎之吏
不達大理恣威福之柄決教化之坊以啓人心之亂
用人者不察謂之能吏嗚呼能吏用而天下之勢日
趨於亂矣吾有感於理而述化理
古今論用刑者尚平恕而惡深文誠是也然知深文
之害而未知平恕之不能無過也夫平恕治獄循吏
也然而蔽於惠姦宄則平恕之過也書謂罪疑惟輕
者慮其殺不辜也非情當其罪而又矜疑之也今有
殺人者慮得其辜矣必三覆五申之謂矜而疑之必
審克也夫列為齊民肆兇以獨殺使死者糜膚於櫟

以家屬捐生破產以訟獄積數歲以不決破死者之
家累干証之衆被牽連者常數十家每一會決廉官
府廉給煩運往來甚無謂也且夫被殺之冤曾不
蒙欽恤之仁而逞暴之凶獨何矜焉故曰過吾謂朝
得其情夕正刑焉可也不然以得情之日罷免干証
之屬囚以待時而決可也悉籍其家以償死者之費
亦可也且世之冤死者或撓於富威而不得白甚衆
幸得白猶不免於矜疑之累則平恕而至於惠姦宄
傷良善亦深文之類已吾重有感焉故以著刑理
治天下者莫不善於數赦數赦則民玩於刑而僥倖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五四

者衆惠奸宄而傷善良滋惡莠而害嘉穀計未有過
若此者虞書曰眚災肆赦聖人懼刑罰濫以傷天地
之和因災儆懼以赦過宥罪然亦謂罪疑從輕者耳
非極惡大罪皆赦免也今國家有吉慶或凶釁皆赦
非聖人意也夫吉慶思與天下同其福今善人未蒙
福而罪大幸免非所以勸也凶釁而赦有罪則有罪
者莫不樂國有譽矣且犯刑者獲赦而被害者姑寬
長惡傷善國胡可理也故曰過意國家無為赦有罪
也與善人吉同其慶凶同其憂則化理溥矣是故吉
慶則數無田之貧丁而有田十畝以上之丁勿赦

見年之租稅而先年逋負之米勿赦則貧富均蒙其
利而逋負之頑無所窺避矣青災則赦疑獄與誣
者而斬絞戍徒皆勿赦元惡大憝無辜免矣朝廷即
臣賜天下高年孝弟加爵錫服以推恩可也若曰盡
赦除之咸與維新此秦漢之敝政非國家之長利也
昔吳漢有言願陛下慎無赦可謂達於經國之理矣
吾有感於斯而述赦理

戒子遺言

明王文昇

吾泉前輩林龍峰近輩王喟齋此二先生者人皆謂
之朴實頭學者正當如此從朴實上用功夫做到精
密細微地位便是真正聖賢大抵人品好者都朴實
不好者都不朴實朴實好人又有幾等樣者全看他
學問何如耳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五十五

吾於南安得一至孝焉傳行人西巖先生以親故詳
往視棄官如敝屣民無得而稱之
周蹟山先生救楊爵之獄更不貪愛功名願忌前後
何等志士若其廷杖而繫命也不必以斃而論忠也

感省篇

明林甫任

行善不必得福但善即是福矣為惡不必得禍但惡
即是禍矣蓋禍福吉凶只就此心此理決之不必求

其外而後見也

天下治則人之文必平正而通達天下亂則人之文必詰曲而聲牙天下治則人尚六經語孟正大之書天下亂則人喜莊列班馬舛駁之言天下治則人必尚實也必尚厚也必知恥也天下亂則人必尚薄也必寡廉而鮮恥也此世道升降大端也以今論古以此論彼切不可容易下語須是身處其地與之熟慮的見明白然後可以下語斷案若只憑已見立一箇正大之論以壓人初不量其可行與否則枉人多矣噫古今議論枉人者可勝數哉

清源文獻

卷之六

五十六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竊聖人之言以濟其奸乎外聖人之道而有為一端猶所當闕况遊聖門之內而肆其志者乎

清源文獻卷之八終

清源文獻卷之九

書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與王式書

唐歐陽詹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

其大人任溫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

予自能記憶只見馳載長幼勤勤南北子雖童稚意

甚不居洎有安固丞潮陽掾

其兄某任安固縣丞兄某任潮陽司倉

時已冠似或識事以為地分遐陋進取必無遠大若

肄業承家則安固潮陽亦幾於不墜矣便懷耕食鑿

清源文獻

卷之九

一

飲之心焉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恂自勉

不意竊鄉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

得多忝儕類之歸加以薄窺墳籍適有章句濮陽仲

宣河東子齡榮陽從易濟北有融琅琊次臣

其仲宣字仲宣

其字千齡前字從易康寧字有猷王雲卿字次臣則其鄉曲之人皆有識度為州里所重者皆博

雅明達君子公範亦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

業酌文詞不以虛薄往往掛於牙齒予年二十有一

範與群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觀國之心

予以群公所貺之名繹先賢正名之旨進士者豈不

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終自

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舉賢進能之
科也則有若風后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契膺唐
堯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箕缺膺桓文之
舉五段三傑膺漢劉之舉皆齊聖聖明允篤誠立
功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
機約略謝眺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辰
而詞學詩流為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論豈容易之
度力不任又先與靈源道士虹巖逸人其卿人也道
士蔡明潘逸
其山南靈源虹
巖其山名也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其上
下所居地乞從宿志動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年

清源文獻卷之九

公範與群公雖不若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
初因當道憲察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
公南澗之談西湖之醴常相公為福州觀察使薛舍
人典泉州日予以薄劣見知辭歸故林於西湖泛舟鼓棹也丹青目下程準前期
公範與群公激厲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
親屬方以衆情聞於大人夫夫與群公遂有龍首之
會龍首土名也予
之別墅在焉特詢可否至于再三群公不悔前
言以為可固可必人之於于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
大人則有遺從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
親祭於東郊公範與群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離

鰲既饒大人誠最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動
親鳴咽數聲聲堪斷腸視公範與群公備見備聞
也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歸寧予必不惜技能
而有所絕墮以深上下之念汲汲搖搖如旌如翹受
遣之明年達於長安實無六秋禮闈四上頻竭激昂
之力累為簞揭之棄反躬忖已徘徊又疑豈常薛公
布素而有佞歟為群公溫良與朋友有不忠歟
楊朱對岐墨翟觀素勁挺之志半作歸心况以近夢
慈親以亂絲繞予之身萬重大人囑予臂見血蓋神
祇以大人誠切遠警於予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

清源文獻卷之九

之象也囑臂者豈非嚮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者豈
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最深者且青陽讀書接
席五年其於為人公範知之青陽去家四百餘里晨
昏之思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昨道離便奔
馳而去性自天至實非施為今一辭庭闈而踰半紀
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魂夢昭昭感慕如彼日夜之
心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驚振分進退阻故人無新
知愧不可問因考使廻更有决斯科也先以才藝取
次以德行伸大之事君細以臨人如予所習可以賞
之於取乎如予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予理身可

以施之於人乎其可也則待命待知庶幾親之道抑
濁清之心如其不可則任材任器息干時之機謝鳳
牌之若書至與裁裁已過復家在國在佇為去就予
於為予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竭若於為臣之
消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為人生於世區區者所務
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名也予
何權管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予無此心亦公
範知之東風煽和山青水清野芳且榮林鳥時鳴樽
有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上鄭相公書

唐歐陽詹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四

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謹齋沐緘書遣
隸子弟獻於相公中衢之車庶及乎閣下當今主上
聖哲輔相贊明可行已行可止已止其或未行未止
非不知也非不念也未可行而未可止也其愚蒙欲
陳所知則在知之之後念之之內矣亦何敢言今斯
有言自言而已人有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
無聲非不願用而人不用非不願旌而人不旌雖和
平之代至老至死者相公以為有之乎某謂將十有
十百有百千有千也何以若知自近之耳某嘗讀論
語得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為人傷時之弊

著不由所學矜所學也某不敏傷切如之况稟兼羊
鴻鴈之性未資訓導而敬順和合乎教者十或四五
累身畏人負拙自守始以孝悌忠信約禮從儀人生
合爾博聞游藝行義備詞人生固然殊不以有為而
為也幸屬昭代以此官人敬趨條目遂希銓擇五試
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吏部始授四門館助
教某西應博學宏詞不售一平選
教就教又平選始授四門助教也夫人百行庶幾萬
事留心不仕則已仕則冀就高衢遠途展其素蓄垂
名于後代播美於當時匪徒利斗粟希片帛救寒暑
給朝夕也所以利斗粟希片帛者不能無之其將百
清源文獻 卷之九 五
行庶幾萬事留心之流有所分別非斯人之徒與
其慕彼人之徒與企夫高衢遠途也噫以四門助教
限以四考格以五選十年方易一官也自茲循資歷
級然得太學助教其考選年數又如四門若如之則
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然得國子助教其考選年
數又如太學若如之則三十年矣三十年間未離助
教之官人生百歲七十者稀其今四十有加矣况三
十年於是是一生不覩高衢遠途也况先三十年孰
知存亡哉其或素蓄當在重泉之下矣忖已方人所
以知百行脩萬事精內叩潛鳴外聽無聲非不願用

人不用非不顧旌而人不旌雖和平之代至老至
死者十有十百有百千有千也嗚呼今之高懸爵祿
廣設名位實待乎德行與乎能事者也德行也者孝
悌也忠信也不可於公堂斯須而得試也須漸乎父
母昆弟之言公乎州閭鄉曲之譽其遠人也父母昆
弟在萬里之外州閭鄉曲在三江之南孝弟之言無
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聞聞下之聞也能事
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
乎政令裁制之庸著乎後藝使才二莫陪行而已秉
令裁制一月兩衙之謂後藝使才二莫陪行而已秉
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政是亦絕著選能
之見也縱有頽閣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
文章止如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
許於海隅嶺微其柰奉養之身何夫大田斯穫而有
遺秉則滯穗也萬秉希一萬穗希一其豈遂當其一
乎且天地也命之翹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
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躡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
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
之足而不與之蹄躡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
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

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源者
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
契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譬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
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
錫之而分量不相契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
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
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造化之旨者則
不之恠其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閭
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
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
之顧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
灌溉所不需其濯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
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為上天之霖雨佐厚
地之發生也何以處其焉夫舉善不遺於微陋用能
必盡其材器真宰相之任也自唐及虞有其人自夏
及商有其人自漢而降無代無之洎國朝歷歷可數
也相公能以某為手下濫觴乎似善斯升真善以至
似能斯拔真能以來古人行此天下歸仁也相公行
之執行之哉今則猶古筭度途遠蒼皇造次其惶惶
再拜

移陸司勳河書

唐歐陽柅

日月歐陽柅移書即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柅百人之笑一人耶嗚呼一之笑百有者有比耻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耻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覽柅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殷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超閣下為郎閣下俱俱而來柅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今日復一日僅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八

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耶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耶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耶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耶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耶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耶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耶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耶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麟之謝敷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衿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友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柅謂閣下今之為不及昔時不為明矣

近萌不掛冠孰有萌耶孫楚不漱石孰有楚耶閣下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柅所謂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恃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纈繪綵羹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為陸司勳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柅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唐林蘊

清源文獻

卷之九

九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善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墮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欽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畧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

之迫使天下之事可坐而運諸掌則淮西之能不足
以為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
多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
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
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
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
公誠順天而誅豈不倖與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
不與恒鄆兩軍犄角相應此皆腐儒鑒子之言不足
與明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以來僅六十年人皆尚
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

克復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為存者今天下
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
耳議者若以為申說言淮蔡必強則陳許安得而弱
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
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
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
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
城祇二十里北為賊境南是天兵所處傍山俱置砲
砲光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
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將

勢雖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惡蓋
緣滑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聞齋盜糧不得不敗且
兵以售死為效國以厚錫為誠其竊知此者行營師
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
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
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其
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
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諸伏願相公任
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
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

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
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為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
潞制之矣滑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
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
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
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
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效謀自殄倒戈脫劍不日
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
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懇請某以謂已出萬
死固求一伸窮困遂脫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

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
授憲官心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
詳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
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程
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
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
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
此為事先不宜某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唐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平二年輒獻書思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二

曰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
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
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
而行之當昔漢室彼以為內府囊橐走馬曾不虛日
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誇
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
刻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名文物
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陷於犬
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
則為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

左執綬忍其有非常之患也僕若臂不勝力體不
坐則踉蹌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
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
寧此三鎮得不為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
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
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邇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
受命而夕寢行日富貴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
指長河而固衛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
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為歿附於數壤故
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土五十餘年無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三
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
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大戎馳突不
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
暇為國家以卻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
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
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饑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
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
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戟者終歲而餓其來
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無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
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質公之賔僚悉皆和糴斗粟必

歟於大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
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
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
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
相公暫廻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
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
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
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
必以為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
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四

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
已乎此賈生終重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
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其
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
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
未必盡能文章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况漢
之為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
叙先考令公遺事與尹龍圖書 宋韓琦
琦啓今歲始於相州安陽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里

得地吉以明年二月奉考妣以降諸喪歸葬焉孝
之心必求世之高才大筆以志不朽惟先君官氏次
暨從政之迹則有司封兄先著行狀及國史所記不
敢復述今載考家諫詢諸老舊得先君之遺事繼而
書之以備論譏先君之先深州博野人也自李唐以
來世以官學知名曾祖昌辭皇任真定府鼓城令祖
璆皇任廣晉府永濟縣令父構皇任太子中允贈工
部尚書去年秋琦忝貳樞筦繼以郊恩得追寵三代
永濟府君贈太子太保夫人史氏贈北海郡夫人尚
書贈太子太傅夫人李氏贈趙郡太夫人即晋相李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五

公松之嫡女也先君贈太師夫人羅氏贈仁壽郡太
夫人即故大諫延吉之女鄴王之孫也始太師高祖
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又
宿富有文行值唐僖宗朝王室多故遂優游鄉里晦
道自養時鎮帥紹鼎知其名厚加禮辟起參幕之任
逮于景崇襲鎮以巢寇亂糾檄隣道圖勤王之舉庶
子盡所籌畫卒成其功生二子與諸姪俱有才名更
為中令常山王鎔賓屬故鎔府衣冠之盛冠於一時
長子定辭鎮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次即
鼓城府君也祠部屬文最贍貫達古今嘗聘燕帥劉

仁恭與仁恭慕吏馬或賦詩有癡龍銀筆之句當世
其博覽鼓城早亡真定亂太保舉族之趙郡之贊
皇篤志嗜學尤工歌詩鎮帥范延光知之歷補深奧
屬邑主簿丞又攝真定府衙推後李公崧徐公台符
有鄉曲游學之舊皆歷貴仕以太保未達為愧方交
薦于朝而太保病不起故徐哀而作詩曰穹旻何事
教埋玉朋友無由繼斷金足見相得之深也而李公
以弟義之女歸于太傅當周晉二朝屢從藩府之辟
長於書奏得唐李義山之體嘗為貝清河宰受署之
日作條教揭榜以諭縣民其略有枉法擾人之事斷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六

腕不行養民恤物之方疾心是念之語故子孫為吏
祖其廉愛之法後徙家相臺開寶末終康州牧太師
即其第三子也故為相州安陽人太師美鬚髯狀貌
奇偉立朝挺特搢紳聳仰外寬內恕雖家人未嘗見
喜愠之色出入衢肆日不妄視在相幕時年未壯里
人有伺其出戲於眾曰今日得韓公左右顧我當為
爾曹具肴酒其嚴重如此生平不喜任知數與人言
必盡出肺腑性至孝自幼孤見事二親有祿以養者
則泫然終日痛已無及力紹先業年十九登進士甲
科聲稱烜赫仕漸達諸親率均俸周急不間踈迤以

是家無餘財姑姊數人孀且老悉奉以歸事之甚為
為其男女婚嫁又與之營薄業使足以濟其終而後
已訓諸子要令自取祿仕屢經恩得任子皆抑而不
奏仁壽或以為言太師曰兒曹有官在身便謂榮官
可不勞而得廢學矣俟其藝業有所取奏之何晚故
身歿之後三子皆白丁法掾兄用遺奏始得出身九
蒞官大抵以愛利為本奉身廉約於民無毫髮之擾
所去人思之罷泉南行次建州傳舍而終泉人聞之
罷市奔赴慟泣於靈所競為佛事以報焉公早以方
正才敏為神宗所知亟被東擢留計省凡八任不令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七

袖外數欲大用為忌者所抑而止至景德祥符間趣
向寢與時背又任直與當權者不合遂守道平進無
所屈撓以至於亡小子罪累至重幼失所天尚不能
記顏面之髣髴治行之美蓋十不得其一二又先君
章疏文集先為河陽法掾兄所掌及物故嫂辛氏盡
攜以歸其家後失之不復得故紀述之際實多漏略
甚可痛也今遠日有期矣思老於文而相知深者無
出師魯是以不遠千里遣門人楊生奉書請銘惟賢
者鑒此勤懇毋讓

與大慧書

宋李昉

禁近扣壽室承擊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時
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
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
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着衣喫飯抱子弄孫色
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可作奇特之想其餘夙
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
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
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再與大慧書

宋李邕

其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八

緣即應不留胃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
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
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
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上執政論太子不當廢置

景皇帝當讓位

太上皇書

明朱鑑

通者欽奉明旨天祐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
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於萬年僕竊聞之有未安者
前至尊蒙塵在外宗社危疑之際非得長君人
心未定此周公所以輔成王不得已也今而曰長子

見封為沂王一節吾未見其可也且太子仁孝天下
臣民之所共知公侯駙馬伯與夫在廷文武臣僚之
所共立布告天下咸使知悉既不能立之以正南面
又可易而更封之乎及夫至尊鑾輿既歸歷數
有在論骨肉之親則當避位居潛以全手足之情論
尊卑之分則當固讓歸藩以盡君臣之義柰何不此
之思反為幽閉之計日膳既已節其珍羞宮牆又何
增其雉堞意固防微情實違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復林居魯書

明蔡清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九

承惠王文忠公文集清柰未得詳覽以究尊惠以復
雅命偶閱及知學齋記則知此公非止為言語文字
之學者視宋太史氣味為真矣此固非後學淺生之
所敢輕議然嘗觀宋太史文則覺其枝葉太盛面勢
太張波流太靡雖屢屢自辯其非文人靜而味之則
其骨氣及步驟終似不脫文人之習者况其學亦雖
遇老談老遇佛談佛胸中本無主張忒把文詞及博
洽當事了嗚呼豈知天地間事尚有大於區區文詞
博洽者夫學不博不能約言不文不能遠固也但其
中有真偽之辨爾真者根於性率於道而符於教

實偽者性道教外物也宇宙之所以立人物之所以生不絕者以此性道教三者存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所不可無亦自不能無者若出於外類皆人之私智所為於世無益而有損盡可一掃除之或摘其近正而實者姑存之而已管見如斯因得高明者一質焉而亦未能盡其說也

管見上堂尊

明蔡清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慧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

清源文獻

卷之九

二十

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蕭然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為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

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

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

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實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曲相彌縫竟皆得無恙綴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公論所指曰某為姦之首而姦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某為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廿一

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廝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充物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

如堂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
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
為足慮前世草木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
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
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
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
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
也嘗怪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
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
待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

源文獻

卷之九

十二

如叛將朱元之妻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
之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
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
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餘萬里萬
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
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
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豐弊政
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
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
舊所恃以為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

一按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
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
為國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
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
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
必正學母徇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
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矣嗚呼此一書者真聖
學之藏寶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
之際終身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
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
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
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
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
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
計伏惟大臣為國家謀其大者生之言粗疎繁絮非
敢擬為尊者所採以獻 上也冀採其意而更為
詞以獻 上爾

與孫九峯先生書

明蔡清

清所以見怒於寧王者一是賀王壽之旦不得已獨
去了朝服中蔽膝一件為嫌其服制與在朝行於親

王者不同而與行於

皇上者無異也二是王司

官舊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夫

子清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日行禮

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王却疑清有他意

於其間也三是王素有憾於林待用意諷人因言

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

京師傳謗欲以併壞清不知清碌碌凡品豈敢望林

公高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儘有過失然亦皆

可對人言者固不之恤也四是王素知清無學術一

日於宴侍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姑據理

清源文獻宋之九

對之為稍拂其初意按寧王嘗於宴會問公何如

詩與私音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

於奏計護衛事清當時已知為王積怒而同僚又有

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乃對三司道清獨有

後言明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清故因同列之論亦

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朝廷按察司官儲王亦不

輕易訕謔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傳言若所傳果真

豈但可發之於三司但應以諸於朝而罪之然傳言

之人必得以為證固未可輕加誣也為此累不敢輕

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撻拾乍冷乍暖自信有道理

也特聞此王府中諸猷左道俱有誠慮一旦死

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

一身上關祖宗所傳付下係宗族之藉賴者俱未有

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此其大

累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說不一

或有失其而惑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蓋清亦

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况官任提學亦無用

別索高名也若有意於高則矯激矣清不為也况

得善其退亦幸之甚矣相見無日造次瑣瑣代面心

照可也自知而容之可也

清源文獻宋之九

荅甯陽陳侍御年兄書

明鄭賢

承教以益壯益堅相策第不鄙故佩繹之年有老壯

學無作輟夫子有假我數年之思而漢霸抱朝聞以

為願則一義未解一理未信有非可以中道廢者不

鄙治易幸附驥尾竊計猶在強仕之年豈以春闈弗

售而遽餒耶君子不患名之不成而患志之不樹吾

儒許多問業許多工夫尋向上去探討古聖源頭窮

年邁韶不進不休則益壯之歲信可銘心其於益堅

所詔則古人處一之說也遇不遇貞於時堅不堅由

之已脩已俟時有可挫不可使餒者兄視不鄙豈難

應請窮之夫哉若小挫而靡則所謂不愧科名者何人不愧聖賢者又何人而其自汨沒之耶近日朋友來訪者時以義經相問難自愧麗心浮氣不能闡揚四聖奧義謂宜當討論理會使心即易易傳心而後可若夫名利一場未嘗掛諸念頭非直不以窮為恤且狂慙不知有窮者故夫益壯益堅道理雖未之逮然鄙心竊意其當如是耳茲因教音之及請益砥礪之以不負兄教

泉郡旱災與郡太守書

明顧珩

頃聞之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此不易之論也吾泉自冬徂夏亢旱不雨正二兩月地動六次天之示人顯矣可不恐懼脩省也哉昔成湯憂旱六事自責周宣憂旱側身修行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也仰惟執事投香明神沿途禮拜祈求雨澤可謂誠懇矣其如后稷不克上帝不臨何況今鏈麥無收田疇難種百姓困窮朝不及夕嗷嗷待哺將委溝壑夫物極則變禍深難測不可不早為之慮也且救荒之政散利薄征緩刑舍禁最是切要伏乞將今歲全災作速奏報還餉餼芽發粟賑濟未納錢

為得徵招徠商船兩平糶賣無情健訟勿行何堪茲禁輕犯令其召保庶天意可回矣願執事留念

甲辰南橋災與郡太守書

明顧珩

老夫處矣素不敢干預官府之事因見吾泉今歲旱傷重百姓艱食曾陳救荒之策諒徹台聽矣茲又喋喋干謁何哉蓋吾泉四祿之災間或有之雖守者之弗戒實氛祲之攸積有燒毀一兩家者甚至延燒二十家者未有若近日南橋之變延燒四街計其房屋共三百七十餘間計其焚燒致死十有餘人計其房價家貲燒毀損失共銀十餘萬兩計其露宿乏食之民共四千五百有奇民患於露宿非錢財不可以堅屋民患於乏食非穀粟不可以濟饑此理之必然也按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陳不救火許不吊災君子知其先亡也恭惟朝廷設官本以為民學者立心亦期及物今南橋四街百姓方遭饑饉薦臻之時又罹焚燭赫烈之慘富者尚能支持貧者將何賴乎以德消變轉災為祥於仁人君子深望焉近聞大巡藩臬諸公於禱雨救荒議獄省刑最為留念執事亦

當奉行至怨至怨

與黃蓮峯文選書

明王宣

先生仕而處至劇日讀天下書追而漢先秦三代以上探萬卷續千篇矻矻猶未已雖然使先生以嗜學劬書不已之心待天下之賢知人所不能知如其為學用人所不能用如其為文而其心之不忘不已殆有甚焉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僕尋常讀韓昌黎三上宰相書則厭薄鄙惡俱作一日讀程子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謁韓公求薦舉公不悅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人顧使人求君也乎韓公無以語愧且悔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以今之在內閣翰林吏部臺諫內外百執事皆以程子之心待天下之賢亦能如韓公之愧且悔則雖上言如昌黎猶當尊榮推挽而不厭不忘不已者而況於道誼高峻如陳白沙公甫陳布衣劉夫胡敬齋居仁陳如賓茂烈輩顧不能識其人聽其老死於山林不用者耶此事自李文達彭從吾朱柳陽諸老沒後抑無人主管且將休息數十年俗吏腐儒恣意橫流在今日會當有任其責者先生仕而知學學而知道皆也其何以辭為

寄林西泉太守書

明李源

如續皆左傳白虎通等書絕物珍豔莫之與匹如左氏一書雄豔簡暢真有清廟遺音之古非得三代眼目氣力便何到得自來歸之丘明由今觀之明丘明信誤左丘明在夫子常以自况必為夫子前人不然亦如孟子稱公明儀一時之聞人也今左氏與記孔子之言如陳恒氏之不予者半如董狐古史之等語又揭經於先叙傳於後其非丘明也無疑但後之人一文一詩至刻以貞石模以白繭先之以年譜累之以叙文思欲洋溢中邦施及外區方快如左氏一書宇宙間以傳稱者莫加焉乃至沒其名不書此古人之高今但高其傳而極高處則或莫之知也又如檀弓等篇亦是如此西泉於予論有當乎

與鄭邑博書

明何綱

別後天各一方企慕之情雖切其如無由縮地何惟昔韓昌黎有言士不得為宰相得為諫官足矣以生言之士不得為諫官宰相得為師儒亦可矣蓋師儒之職雖不得與宰相諫官並然所以成人才培植風化者正在此是其職之清貴重非他官可比也况

儒之職舉則他日所以為宰相諫官者盡出其門
天下事何必身親為然後為榮且盛哉惟祈先生
以道德文章自重則人自莫敢以師儒之職而輕先
生也

與聶雙江書

明張岳

久不親道範注仰之心無時而忘二月中黃倪二生
過惠安辱賜手教新詩及近刻諸書讀其所為序說
皆發明親切尊兄於簿領之餘而用心於內者乃益
如此歎服歎服書院習禮蓋將使學者知舉業之外
有此一段本領工夫若於此信得及做得是日積月
累滋味深長而許多淺俗見解自然漸覺輕小矣此
學不講已久今聚八郡之士終日群居若不就日用
最親切處示下手工夫使之有所持循據守以交相
勸勉漸次有得而但務為渾淪籠統之語以詔之則
恐聽者未悉吾意其材質高者未必實用其力先已
落其好高助長之心其下者又隨語生解借存養之
目以為談說之資此其病痛面目證候雖與俗學不
同而其根於心術隱微及有甚焉者不可不察也昔
夫子之教以求仁為先仁即心也心即理也此心所
存莫非天理默而致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此數言者

夫子之聖七升之賢提耳而教之可以不終食而
忘者而夫子則不然也顏淵問仁告之以克己復
禮而其目在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之以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樊遲問仁
告之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告之以
其言也訥而已顏子所聞者仲弓不得而與聞也仲
弓所聞者樊遲不得而與聞也至樊遲所聞者司馬
牛又不得而與聞也聖門之教因人成就如此其曰
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曰居處執事與人皆就日用
最親切處指示人下手工夫故曰勿視勿聽勿言勿
動曰恭曰敬曰忠曰訥真如漢廷之法較如畫一使
人即此日下便有持循據守才質高者不得躐此而
不及者亦可以企此以有為所謂非僻之心惰慢之
氣自將日銷月化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此所謂聖
門之學也無他只是有此實事實功而已矣夫豈在
別尋一箇渾淪之體以為貫內外徹幽顯合天人使
人愛慕玩弄而後謂之心學也哉且就講禮一節言
之如士相見冠射鄉飲之類不講之則已如欲學者
之講之也則不但告之曰禮者理也理者性也性即
心也心存則性存而禮在其中矣必使治其文也賢

其節也而又求其義也則必據經傳質師友而反求於心然後有以得其節文意義之不可苟者而敬從之夫然後謂之善學顧其中間自始至終皆以實欲行禮之心主之為有異剽竊徇外以欺人者爾易曰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此言理本自然人不可私意求之耳既曰殊塗既曰百慮不可謂全無分別也故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然至論心自是心性自是性天自是天如人之父子祖孫本同一氣豈可便以子為父而祖為孫哉昔之失之者既以辨析大精而離之使異今欲矯其失必欲扭捏附會而強之使同可謂均亡其羊矣不如釋同異之論今學者且就日用切已實下工夫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先將學庸語孟端坐疊足澄心易氣字字句句反覆誦詠務使思昭晰滋味泛溢反之吾心實有與之相契合處如習禮則冠射相見等用之有時口識其節文大義亦當必求其所謂不可須臾去身如曲禮少儀玉藻中所記動容威儀之節逐條掇出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坐時行時立時拜跪時獨處時至應事接物時操縱精神常常照管使其容色無時而不莊敬動作無時而不節守少有放肆失禮則朋友又得指其失而

規之如是雖於學問之淵源統紀未能深造然其著實規矩安頓身心資質高者自能循此上達其下者亦有以養其端慤醇篤之性不至於道聽塗說妄作用重為本體之害矣書院告成諸士子相與踐踏禮文所願畢勉以觀其盛但以衰服不便遠出又念尊兄瓜期在邇十載神交僅得一再會別後之會又未可以日月期也瞻望使車徒切馳戀狂瞽之言極知無取然使其相見則所講論者大率不過如是爾裁教幸甚

與黃泰泉書

明張岳

在五年逼歲除匆匆告別尚有許多隱微衷曲次第未及吐之左右抱歉無已向所喻物則云云此是文公教人下手窮理工夫十分親切處真能見得事事物物上各有義理精微不差則所謂人心道心氣質天性亦各有着落以為省察存治之端今之學者差處正是認物為理以人心為道心以氣質為天性生心發事縱橫作用而以良知二字飾之此所以人欲橫流其禍不減於洪水猛獸者此也若老釋外事物以求理其學雖差要於空虛中實有所見豈若今人之洞疑虛喝其高者入於奸雄以下殆類俳優此風

不患不知將何止極也舟中略閱學約此老无以果
集聚類為家計第二卷摘出文公論教數條皆精切
上語要是眼力到處但其通篇規模次第與文公平
生講學不甚似使人不無憾爾

寄紫峰先生書

明張岳

久不領清誨懷仰無已往年兄遭太夫人之喪第適
拜官入廣匆匆往赴期會辦香之誠缺焉莫展至今
念之尚有余愧也少年時閱人未多經事不熟以為
幸兄者亦今人中之有重望者耳及再歷憂患以來
所見士大夫功名富貴之際沒溺輾轉寢失初心雖
平時知已亦有不免者如吾兄之高識遠韻真所謂
翔於千仞之表回視今人何啻千萬無算也近聞道
體願養益完莫更加餐否甚懷甚懷一雁勤苦一生
其樹立處終非流俗所及既固其身又絕其後天果
不欲人講此學者耶何待此公之酷也其遺稿尚存
者望令賢即收拾擇其精者數十篇兄畧為序引付
弟攜至浙中刻而傳之使後世尚知有斯人死者有
知亦稍慰於地下也千萬留意

與林次厓書

明張岳

差人至黃邦相等事深領指教幸甚幸甚此事自應

三十四年以來聞彼國君臣乖亂其故王之屬有
是近我龍州境者因以虛利誘我邊民愚民嗜利
喜亂易欺以動翕然赴之竟不能入其尺寸而欽忠
上思三州之人累歲蒙騷擾之害前年常緣廣從欽
州州縣入交交人拒追直至隘外居民死其鋒刃
者三四十人有上七者一家四口俱死其餘為交人
所殺賊而死者不可勝計夫國家所以威馭四夷與
吾輩所以保境息民者自有常道二者既皆失之乃
由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而欲籠絡左右以冀他日
萬一之微幸則嚮之諸公固有誤為此說於前矣其
流禍至今未已在今日文安可不深懲痛絕而必效
之且彼固吾冠帶之國也內有乖亂不奔號請命於
我而出於盜賊之計欲誘我邊民而用之吾邊民不
是官府約束為夷人所誘而欲為之用此於法皆必
誅無赦其署置劫掠之罪且不論也求樂間以
文祖之神武大師定興王之勇畧交人再叛再克而
卒不能定至宣德初又叛則師老財匱極矣文敏諸
亮追惟 仁廟遺意以不治之法治之然後湖湘江
廣之民始得免於鯢鯨被執之苦其休養生息以至
今日皆數公之力也安可以失策追咎之某始至郡

見戶口稍耗田野荒蕪財賦虧折如久病之人生氣
僅屬蓋休養之久事力猶未完復如此不能不為之
凜然悼心欽州又為此輩無故開此弊端貼浪永樂
新立數鄉之民騷動失業者三四年矣若不為盜則
流竄與為盜賊招以擾我爾夫坐視吾民之必為盜
與流竄與為盜賊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籠絡左
右以冀微幸於他日其之力不能辦此而於心亦有
所不忍也是故盡吾所以保境息民者而已抑又聞
之天下之事蓋有是非明白而中間利害復參半者
達識之士亦有權利害輕重而為之以濟一時然儒
者不談也若此事之必不可為與為之必有害而無
利較然甚明正當痛懲深絕使山峒愚民皆知假託
微幸之必誅帖然相安田畝以聽官府之約束是則
所謂以生道殺之而非得已也吾兄曰且必無誅以
維姦雄之心而俟機會此是非利害兩可之言願兄
無易其出愚民傳聞恐將有借復交之名以飾其草
竊寇攘之姦肆然又號於眾曰某衙門許我矣此州
疲民生計如斷梗浮萍寧堪幾番騷動耶設使交人
果有可乘之舉正名興師而有豪傑之材為之任事
亦何患於無兵似不

伏波代武襄之事可見矣今事未有形兆而坐設虐
談疑人聽聞不但非和眾安民之道所先亦恐有謀
人之心而使人疑之古之畧曉兵事者策亦不若是
左也願兄必之重之毋易其出匪特歛人之幸某亦
竊有願焉年來苦於足疾每詠常蘇州身多疾病邑
有流止一聯輒為之慨然嘆嘆生昨覽吾兄登天涯
亭詩言策多矣但不肖平日所望於吾兄者願於
詩中尋一箇安身立命處馬伏波事業有不
敢為吾兄顧之也望炤黃邦相等罪名首惡無可有
之理餘當為分別第後次戮去牌面欲召數人至府
警諭之初無罪之意今收回甚善但此數人亦喜
亂生事者能再出告示諭以禍福使不至於怙終更
善

答王藥谷書
明張岳

安南之議士大夫譚之數年然皆出於一種喜功利
尚權譎者之口沉靜守道者不譚也大抵近世學術
不明廉耻道喪士大夫往往犯見金夫不有躬之戒
其所操之術皆管商秦儀之如隸所不屑譚者而
托以為經濟自媒自眩且不論三代何如孔孟何如
龍我朝成化弘治中亦有如是習尚耶孟子曰

錄正人心息邪說詎敢行放淫辭以揚墨為禽獸傷
行為妾婦闢土地充府庫戰必克者為民賊而善戰
者又服上刑聖賢之言良非迂也西漢之衰士大夫
秦襲之風終不足以勝其經術節行之美故漢能既
廢而復興東漢之衰士大夫氣節之高一變而為詭
激縱橫之習故漢一敗而不能復振由是觀之天下
之盛衰不外在四夷而在士大夫之心術明矣故乾
今日四夷言之士大夫果有深謀奇畧能為國家建
萬世之策亦不在於安南何也泰寧三衛肩項之疾
也河套腰脅之疾也若安南則膚爪之末耳舍肩項
腰脅而治膚爪失其等矣昔人有畫狗馬難畫鬼易
之說三衛河套形勢切近一言不售則其術窮安南
遠在萬里徼外未必便有實事謾為大言爾某守方
拘文自知不足以料敵應變切恐今之談安南事者
大抵多半畫鬼也次厓初到此慨然有勦功銅柱之
意冀婆勸以且去孔孟故紙堆中尋箇安身立命處
馬伏波一時之士殊不足學今亦知其難不復出口
矣其前年八月抵此將及兩載多病煎以吏事素非
所長旦夕俟以微罪訶彈而去歸卧林下倘老先生
肯肯得以侍杖屨領誨言平生之幸也未有奉教之

斯惟倍加珍攝以副注望不一

簡王石沙巡按

明丘養浩

閩中去京師幾萬里海內輿區也至泉漳又為閩中
第一之界朝廷德意大吏政教至此便沮格不下究
貪暴如我隱隱不得達者何限自僕燥髮稍知識以
來未聞見一廉吏郡守間有自愛惜者貳以下逮令
丞簿尉伯沿習為貪殘無忌憚真羅一峯所謂如倚
門之妖如負嵎之虎如驅羊之狼吮膏啗髓肆然不
知其可耻且惡也雖或有差亦百步五十步之間耳
號為名進士則貪益甚害益深且烈媚上益工舉人
次之歲貢又次之號為有長才者則貪益甚害益深
且烈媚上益工稍劣次之甚劣又次之姦民猾胥浸
潤撥置互相為市巧征窳取如鳥鵲之攫肉必獲乃
已畧不如意則破家滅門勢如抄札柰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田野細民無敢出聲士大夫保惜身家墳墓
無一人敢言于當道者又泉中自壬辰即罹凶旱連
歲大侵至于丁酉戊戌極矣人至相食饑餓盈道流
移轉徙村落為空甚不能徙者至閨室服毒縊死言
之酸鼻而貪殘之吏方且藉口賑濟乘機侵剋剽掠
剽奪無復人理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僕承教於君

予矣不敢非其大夫而又不取怒然於鄉井之人惟此貪戾也惟密訪而董治之以副聖明愛養元元之意是所願望深知有道者作用自別故敢為邦人請命仰首一鳴號焉

上顧木齋書

明王慎中

某少無師承師心自用妄意於文藝之事自十八歲謬通江蘇即整學於祇翰方冊之間蓋勤思竭精者十餘年徒知搗擗割裂以為多聞模倣依倣以為近古如飲酒方醉叫呼喧呶自以為樂而不知醒者之笑於其側而求之也溺而不止已成棄物天誘其衷

清源文獻

卷之九

中

不卽淪陷二十八歲以來始盡取古聖賢經傳及有宋諸大儒之書閉門掃几伏而讀之論文繹義積以歲月忽然有得追思往日之謬其不見為大賢君子所棄而終於小人之歸者誠幸矣愧懼交集如不欲生乃盡棄前之所學潛心鑽研者又二年於此矣若使得當世之大賢君子養深學正為鉅儒宗如公者而事之質其所疑濯舊聞而開來益則於斯文或可展發而賦分蹇薄方操案牘以苟升斗之祿不得事一其思慮而瞻望明公相去之遠如泥塗雲霄邈不可及無復振作門關之日猶心自歎知終不能以有

成矣顧惟惓惓知所向方之心異於往日之狂迷冀公之見察而不敢自外故輒書其近日所為詩文二數十首以獻於門下伏惟矜其志察其誠而是正之亮其不朽

與唐荆川書

明王慎中

側聞尊公拜南曹郎之報甚喜使吾子隱不違親養不廢學非子之素志也夫而今乃遂也恨予不得在金陵而拘繫於此也令弟計已成婚田園饅粥之事亦不復以累子之力子其樂哉不審比來尊體病否何如子之寡欲省事以義理養心而病不愈者未之有也古語戰勝者肥子已無用戰矣又何所得瘡哉今居此碌碌殊愧吾子在菴君去諒能為一談之由今追昨其過惡之多不勝其可慚報而悼恨今惟當常存此心益加警察使後之追今其可慚報悼恨者漸如少廢久之不已少而漸少猶萬一可不至於為小人而已夫以余之誦習章句忽聞諸君之論其於聖賢之學亦能謬言其梗槩而竊知一二然自臆括其行則未免於小人豈非其言為空言而知乃臆知也然則由是以知大學之所謂致知者信在內而不外係於性而不係於物而龍谿君之言為益可

矣余力本弱資本下而予往往謬以為可進是并無
而不知其惡母亦誘而振之也乎蓋友離居弱力下
臂愈無所誘進而奮發吾予山所得宜一見示無
為獨善在菴君誠良友去此大可悵恨占筆信率不
盡此心

與李三洲書

明王慎中

頃從淨峯公處見所屬更士所為此公紀述大征之
文皆意義猥陋詞采謬劣真不足以鋪張盛美揚厲
壯鉅文字之學不講於世其誤不淺楊鍾哲趙充國
韓愈紀平淮西循云近世詞章之事如胤侯征義和
伯禽平徐戎僖公服淮夷與夫宣王中興而申甫樊
謝諸卿之功使不見於詩書孔子雖欲存之以為後
世法亦何所考據而傳之耶僕謂淨峯公之功烈既
已不減古甫方叔而作者無人何以媲美周雅載之
無窮也不獨如此也周人有雅而宣王之興始有考
於後今作者無人何但人臣之美不著而已且無以
昭發有明之功德於漢唐之表尤可憾耳今此公又
當與公共底平蠻之績楚多才士宜必有能著其美
者僕竊願見之幸無惜一示及也僕之文極不為今
時所好常欲存之以俟公獨好之故聊及之

以考武之暇之一笑不然此言也其不為妄且曷
且必有暇也故論之如此幸有以教我僕將因以知
公之暇也

與薛方山書

明王慎中

方山天下之士也正氣直節為衆人之所不能而犯
舉世之所不敢聲名橫溢震動時流如鳳翔千仞人
人爭觀今天下之人孰不知有方山者而吾獨識之
於未有所聞之時故聞方山之為為卓偉如此既以
加慕而亦喜自負也方吾以天下士稱方山於同志
之中有知吾者因以慕方山有知方山者因以信吾
然亦有不知吾者因以疑方山有不知方山者因以
訾吾其時吾之言猶未為天下之言也今則天下之
人皆知有方山而吾之言不復有記者矣僕雖處於
時然進為於世猶有特達如方山者是彼為之也吾
正何憾况又出於吾之所知而厚者其又何憾區區
之心願方山益勉之而已久講方山於家居朋友之
間忽得洪君乃深與方山相信而推慕講服尤其至
者使吾喜而不忘故因其行有此奉寄蓋僕於當世
交驩之氣未久意交雖方山之在念亦念之而已

不復以相聞爲意也以洪君於方山如此其至而番
又於洪君特至也故不得無以寄方山若夫向往倦
倦之心則不在訊問之有無蓋繼此又不能以有寄
矣然言豈忘哉唯方山之鑒之也

與江午坡書

明王慎中

疎聞久矣若其闕然徒有此心而已聞兄家居行峻
跡高皎然塵埃之外寡與人接旣爲潔淨如此其所
得宜有過人者僕甚欲聞之也僕嘗笑漢人不夷不
惠可否之間之論伯夷之隘至於舉世可惡柳下惠
之不恭則鄉人無不可狎此於人已之間尚不能無
失惟持其間而已耳故僕之所處固不能盡與鄉人
偕而亦不見甚有可去之人此吾之所志也以彼二
子所造之至猶不免有隘與不恭之弊吾之頑鄙乃
從兼用其長而去其短宜其各無所得清和之名交
失而隘與不恭之訕竝集於身也然吾終不敢以此
悔其所志惟當咎其修之不勤踐之未實而益勉以
求成耳僕所處得失如此聊舉以告以當面質兄必
有以教我也居閒讀書觀古人之言得其用心之所
存恍然若與其人並世而生同席而議決然不敢徇
庸之是而阿流俗之好此卒難以具於書且亦如

弟兄之所欲急聞者其作為文字法度規矩一不耽
背於古而卒歸於自爲其言此在前世爲公共之物
而在今日亦爲不傳之秘欲以語人都無曉者尤思
與兄道之無限欲言何由得悉

與林觀頤書

明王慎中

僕所爲文求合乎古而已初不求時人之知也然文
字既出不免爲時人見之則莫不以爲迂腐朽爛群
譏而族笑韓昌黎所謂直何用於今世者也不曉足
下何所取而好之篤且過爲之加之以所不當蒙
非獨與我同好而已若將就僕而學爲如是之文竊
觀足下之意何其與時人異也僕廢於時久權力不
足以助推挽品藻不足以盪吹噓足下非有所求於
僕者也意者人情炫名而慕遠中無所得而苟悅其
流耶觀足下之文已能不爲時人之文矣宜於古知
所用心者炫名慕遠不足以料足下也不惑於名無
待於求足下於僕之文誠好之耳今時所謂學官第
子攻所業以應有司之舉者舍可以得有司則不復
爲而問古之文非所以得於有司之具也足下獨爲
之於衆人不爲之中其用意良異於時此僕所求於
今之士欲引與共進者以自輔者也足下乃不遠

千里馳書見貽意勤而詞遜僕雖自知不足副足下之望亦安敢無以爲答而孤重賜乎所爲古文者非取其文詞不類於時其道乃古之道也古之道不謀祿利不希榮進足下所謂夢寐古人顧戚戚於既失汲汲於後獲何其與古之道異也足下之好古文直好其詞不類於時耳是則其用意亦何以異於時故僕顧足下姑置得失而專力於道苟於道有得雖不吾問足下將自得之僕將往求足下而告之不獨以有告且又將因足下而有所學僕又安敢傲然當足下之勤意遜詞而無所憚耶顧足下勉之毋忽詩

清源李獻可

為諸生時上南安王大尹書 明沈洪

人之所以生者以有元氣也學校之所以振者以有士氣也元氣索不可爲人矣士氣索不可爲士矣然元氣之索病止一身士氣之索病關天下昔張橫渠爲雲岩令禮進學者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程明道倡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之二公者誠知士氣在天下猶元氣在人身不可一日失養也

不特此耳周公元聖也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猶懼失天下之士今之士去昔遠矣執事之德之位去周公亦遠矣而侮慢自賢顧欲駕周公之德之位之上其亦弗思甚已士者朝廷所儲以爲世用者也故所作養期望既優既渥而有司今日之爵朝廷之爵也有司今日之祿朝廷之祿也擔爵享祿曾弗念所以作養期望之意豈忠朝廷者哉南安泉巨邑也菁莪棫樸之化舊矣加以陳公廷忠植之黃公濟培之楊公濂從而充長之故一時之士各自矜奮固有所謂可親而不可迫可近而不可刼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者矣邇來文風雖盛士氣實索譬如佳木芟葉並茂而風霜摧剝推求其端一折於周公銘之用壯再折於顏公容端之用罔三折於陳公楚華之用愚夫以堂堂正大之氣摧折三令之手遂索焉弗振可嘆也厥後三公摧亦稱是然則士氣之振否豈特闕學校之盛衰亦有司者吉凶禍福之所係矣執事蒞政以來方其始也接士以禮待士以誠車轂之下凡得於見聞者皆歌咏歎賞以賀茲士之遭也夫倚甫閔載餘輒淪其初口說騰焉而無其誠倨傲施焉而無其禮茲則徑行之囚復加無罪之士夫士無

罪而可囚則民無罪亦可殺矣以一人之身二載之內其施為太致懸絕如此此豈無其故哉誠恐執事向也德政昭蘇如日之明未陰翳也今則浮雲點矣向也本原瑩淨如水之止未汚濁也今則止水波矣或者曰語云周士貴秦士賤其自取也夫人品不齊士之甘自賤者固多而知自貴者亦不少顧上人遇之何如耳獎恬退抑奔競崇正直遠諂諛遇士之道也執事于奔競者則與之而恬退者下焉諂諛者則親之而正直者遠焉無惑乎一二萬萬相習而趨于秦也雖然亦有不容弗秦者如上無期功下無應門清源文獻公集卷之五事之訟下官者或有乎見室無辜顧天斯時也雖欲不秦而周其將能乎有司弗原其情揆其勢槩以秦士目之挫辱橫加稍拂拂則援法以恐之曰故違則碑鳴呼苟充是說必傾貲拱手以與敵而莫之或抗含垢忍耻以受挫而莫之敢爭然後為可耳哉聖祖之卧碑雖嚴恐不若是迂且刻也詩曰無罪無辜說口囂囂士以之又曰君子不患不紆究之執事有鳥泉縮而潛魚驚鐘鳴而巢鳥怨蓋懼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况士之索乎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誠以孚之禮以接之非分干焉正辭以謝

之誠乎則知所感而士心悅禮接則知所奮而士氣振正辭以謝則知愧而士習美追來之道也願我執事留意焉

與林兆恩書

明蔡元偉

生在建中辛會高徒吳子得見所為三教會編要旨醒心夏語諸書深異闕中有此人物蓋不唯其獨見超詣不襲故常足以諛聞悅衆而學問之高文章之絕絕煙火氣脫功利習尤今世之所希有者既而嘆曰有斯人也而又有斯偏也何真儒間氣不鍾於其身而天之限人錮人如此也夫道者天下之公通古清源文獻公集卷之五今閭閻聖而無有二焉者也使二氏而可以同於吾儒之道也則孔子亦無異端之攻孟子亦無楊墨之闢而先哲名賢亦不待深攻極辯不遺餘力正人心息邪說而附於聖賢之徒矣兄之序曰余豈不知竊附流離排毀二氏以聲稱於當年唯有見於三教合一之理實不敢強附以徇人雖天下非之而有所不恤也夫為人而至於孔孟程朱亦止矣學而止於孔孟程朱亦無以加矣兄乃敢侈然居於其上戰天下之公論而不疑而猶懼人之非也乃合異端正道必為一以自附於堯舜周公孔子之類虛設衆生問答

以售一己之偏而又刻書籍圖畫像布四方假却病之術以誑惑一切市井愚懵之徒以行其道而不知其為有識者之所笑也夫兄欲合二氏之道以為一似其會編所引儒家之說殊與二氏不相關涉而要肯醒心夏語所論又皆空虛長生之旨竊二氏之緒餘與論孟格言全不相通而特區區斷棄人倫之辯以為老釋皆屬綱常殊非離世而於疾病之本原但可以獨善其身而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與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實之而不論是書一出似當與左道亂政者同科其害不細以兄之資之學已大過人肯清源之學卷之五其徒亟反之以歸於正則聖賢之域奮然焚其書示其徒亟反之以歸於正則聖賢之域一蹴可至濟濟青衿藹藹士類振衣鼓篋遊於門牆引而進之豈不大為吾道之光而永有聞於後乃其得罪名教徒取悅市人以為親戚朋友之棄乎但兄自任已高自信已篤以為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如生區區雖有鄉曲之情年家之誼而無一日之雅驟聞斯言必鄙其如醉如夢反欲喚醒人而使之寤以為不知量之尤者然生之用心實不忍見人將墜於深淵而不之拯也况兄於要旨中云遠望盡言相正庶不使一偏之學復誤天下萬世也嗚呼是心也即反

正之機歸儒之路也夫欲挽二氏而歸之儒則難知尊孔氏矣而復雜於佛老其反之則易且觀其詩與文卷之五其於道者又安知其服義之勇不如由江河之決不知舜哉生之所以深憂過計雖以得罪於兄而不辭也兄尚見罪於天下而不顧生亦何憚得罪於兄之一人而不以言哉唯兄更思之

與張月洲星湖伯仲書 明蔡元偉

弟年二十四時應憲副棠陵方公之聘遊開化授經得見程端禮家塾日程一書皆宗朱子教人讀書之法心契慕之自是慨然乃知於科舉之外復有所謂聖賢之學遂往來于心不置以為孔子固願學而未竟天如顧孟程朱下猶可師也然躬行未刻不敢開告人唯默默自知自考賴二兄每見開以古人之學期勉於是益以自信然困於親老家貧之故義未明遽爾從仕陷入於聲利者二十年雖道理常在心目之間不敢遺忘而中間無師友之助論而無倡而無和疑而無解過而無規幾成而復償者數矣賴作人之志植立其中不僵而性癖耽書開處不移雖屢遭家難摧折益奮勵精明而局於氣質之偏私欲橫發痛加剝磨苦不能盡恐終陷於小人之機

所幸退隱之後深居陋巷遠近市之喧時常展卷讀
玩日有所獲而月有所進世情俗態一切消除性偏
難克極力懲艾真以追補前愆日新厥德求造於聖
賢之域而以其餘力修輯舊業期著一書以垂於後
第近世功利溺人已深雖有英雄多困場屋未暇有
一味潛心於道者可與朝夕論辯相觀濯磨彼以其
志之不相合也亦遠而不親雖有一二之來既不承
問亦不先發坐揖一茶而退且其平日未嘗經用窮
理精義工夫雖與之語亦不能入其任仕途者非以
公事民務經心則未免墮於紛華盛麗之習而無有
清源先生集卷之九
味於衆人之所不味者可與語道德性命之微以故
聞見日孤幸義理紬繹已深去取已定非徒勸陳言
拾成說與求奇好異以為高而已後世無楊子雲亦
皆不恤况望求知於當世乎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以魏舒之賢負公輔之器而季父又有知人之明日
相接不離且終身不之知使之守確又何怪趙清獻
之不知茂叔孔文仲之不識伊川乎豪傑之士非恒
人所知唯智者能識之然弟非豪傑者無惑乎世人
之不我知也年侵耳順見惡無聞蒙詬受汚不相鄙
貳亦幸矣而敢責其我知乎然世之知不知不足道

聖仰不媿天俯不媿地中不媿聖賢乃慙于心耳
夫夫生斯世上不能得位致君堯舜澤民雍熙次又
不能窮理脩身顯親揚名徒闇闇昧昧與草木同腐
豈不空負七尺之軀哉二兄其知我悲乎否也年來
病少壯之失學恨後日之無多雖幸知桑榆之收而
一月之間疾病居半其無病之日又蚤眠晏起居其
半日亦不敢久視書冊冥心靜坐收攝精神觀雲聽
雨洗竹灌花又居其半大義何由而明乎然藏修息
遊無往非道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手足之後則
聽之矣平生師晦庵深感罔極之恩其蒙開發處甚
清源先生集卷之九
多乃待至有今日拜瞻遺像欷歔起敬恨道阻不得
與二兄面論之凡人多進德於晚年亦每虧功於未
與之以學為貴老而不學則志衰而氣不輔必犯
行之成此衛武畢公之所以夕猶惕若也未審通
先工夫次第精進何如遠不及知幸以垂示母金玉
爾音而有遐心
與姜鳳阿督學書
明蔡元偉
元偉無似於海內明公特深嚮慕久企高山茲幸司
教吾閩不敢自外通姓名於大人長者之門頓辱高
誨珍翰寵及詞氣溫醇悃切降體神交謙光彌亮始

信有道者之芳規格度自然迥別令人喜誌而樂親之復聞明公在書院中接引諸生若家人父子耳提面命唯恐不及矧飯菜羹亦與之共此非識聖高明樂道志勢以立人達人為己責者乎至其狷介之行恬淡之資清素儉約有寒士之所不堪者某平生亦頗以儉嗇自將尚深嘆明公之不可及也前輩謂非淡泊無以明志謂人須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又謂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公皆無歎於斯矣歷觀吾輩有志於道而往往無成者多以聲色嗜欲之為累其於本源未能澄徹世情習染未能爬梳而口談性命欲以欺人卒於墮坑落壑而罔覺明公能一切放下視紛華盛麗皆不足以動其中脚眼已堅令不放倒其於進道也孰禦自惟庸陋竊有志於身心之學亦嘗痛加窒慾之功尚葛藤不斷幸於晚年頗能割淨而歲已莫矣旅中僻居北隅獨立寡侶正當樞趨門牆執鞭左右以求匡正而旅寓孤單未能遠離當候道駕臨建時奉謁領教也

復林次崖書

明鄭普

前在方洲處得讀易經存疑此書一出通典象引俱可無矣近有小疾未能親閱中間可疑尚有一二竅

以實諸明者謂當請執事更改之如謙象象多益其太是舊說但覺於義理未甚明當或者當於謙外立說不必拘泥謙已意蓋君子體易只取其意不必定卦義何如且如常德行習教事於坎何與只取一重字意獨立不懼遁世無悶於大過何與只取一遠字意若聚多益寡稱物平施分明是均平天下之道只取過而當損有謙之意耳不誠然否理氣道器之論如尊劄所言更何改評整菴公尚未肯釋然相從甚矣舍已從人之難也然其說破陽明數語真痛快可喜但陽明之學固有偏處今人動輒排之亦未為是蓋人之為學隨其所見皆足以適道何必俱出於一然後為是如象山晦翁二氏之學本不相同自今觀之孰是孰非而二先生亦未嘗明目相擊如今二人也孔門諸子有侃侃者有誾誾者有行行者有行者有狷者有文者有政事者隨其所長而各造其成雖不足擬聖人中和之極然亦成人而為君子均不負於為學今人無諸子毫末舉昂昂然便以聖賢自任擇古之有名於世者以為法則足足以驚人而峻已地位就使立論皆是於己性分有何干涉曾龍使得身脩家齊而國治天下平否乎此今世

予所以重得罪於世教而自身取禍往往不少說來說去只是成得個惟口起羞四字耳大抵君子立身只尋得正經道理循循做去成得一善便成一善之人成得十善便成十善之人彼聖賢道理典籍所載已備已詳不必日講是非也執事先生文章德行海內何可多數哉未嘗立門戶縱辯說如今之講學者此方是實學此方是真儒吾泉風氣乖漓士俗日病先生如大廈一木人未之知普雖不敏竊知向慕久矣舜臣令堦刻意尚行日求諸內未嘗津津然談久長短即其所造何成人之難普輩一接一見有益

移辛吾泉產此一人勝一處而數元老也蓋其得於尊教者多久失候問偶便布此不覺多言惟先生進而教之不任奉奉

與龐惺庵撫臺議去南路叅將及五寨船遊兵

專用土著書

明何元述

南粵閩廣重地盜賊竊發每窠此為常二省依違莫為防守之計以致近地之民斷絕煙火者數十餘年近朝廷新設副總兵鎮之東北有警則委之都督西南有警則委之副總兵福省置此二員無容厯慮矣復有南路叅將以一人而統千兵坐費餼糧似為多

設又潘嶼南日烽火小埕銅山舊制每寨設船四十隻防汛法至嚴矣近又增之以遊兵此冗食之費也蓋自吳平曾一本林鳳數犯為議者以孤兵難禦乃有遊兵之設茲巨魁授首無妖氛儻有竊發旋即剿捕何至使賊勢猖獗如吳平等輩乎內盜既息縱有倭夷少者四五船多至七八而已犯一寨則一寨足以支之如不能及一處告急各處互相應援彼以孤敵而來何能為哉議者曰儻去遊兵有如許朝突入漳境當時寨船何莫之能禦者豈知昔之禦無名而已按其船則散核其兵則耗此豈可以應敵乎故今於寨船之兵能覈其實用則遊兵可去矣其不可去者惟銅山重鎮比隣南粵此一枝者可隨副總兵而備剿賊之用也然賊之起也皆饑寒困苦迫及其身者我福省地狹民聚間有丁壯之民而無可耕之田者皆可以為兵也往年資各兵以應敵所過廬里為墟駐幕而雞犬不寧以故上之人欲去之而客兵猶參半其間今宜專用土著俾言語可以相通叫號可以相應况閩之地尤閩之人素所熟諳者也用閩人而一月之間給銀九錢則彼得以贍妻子免流離閩之人自不為盜矣萬有一急人人各欲保其

鄉里宗族誰不効力戈戟之下也管蠡之見得於傳聞不識可裨戎政否

荅熊提學書

明李愷

承諭豫章延平配享最宜典禮實為曠祀夫晦菴於延平延平於豫章猶河南程氏於周茂叔非若康節種穆之傳授且龜山學於河南豫章學於龜山敦頤二程之師也中立二程之徒也俱配食孔氏仲素之時不遜龜山李侗之粹庶幾叔子晦菴發明六經之功較諸二程工力皆倍默契獨悟雖其天分但汴流源楊之後為羅羅之後為李李之後為朱朱之後為晦菴獨食廟庭而蔡元定父子以上交晦菴亦預榮饗彼二公者同道同心而不得同堂使朱氏而今生也必有所不安者矣愚山公補前人之所未備而得先儒之心於千載之上者 聖天子方有志於禮文稽古之事尺疏上陳當賜俞允濂洛閩閩之門先生弟子嘻咲聚會於一堂不亦樂乎聚訟之庭何有疑貳慰仰慰仰

與謝浦城捐齋呂崇安東泉應甌寧梧崗書

明李愷

僕不才祿位容貌不能動人但江湖廟廊之思或亦

不辭後人也耿耿素自念進不能事君退不能事親中不能諍友是思終無能解而悵悵者將彌甚故敢於同升君子自獻其愚重輕吾言在諸君自擇耳方今 聖天子聰明仁厚哀閔元元躬有宵旰之勞心惟聖道之執然教化未洽嘉氣尚滯者宣化之吏多未稱也今之為吏者小民事至輒開私門以求盈筐篋政令煩苛斤斤求民過失而訶及微細或專意嚴薄屈節送迎又有謂吾無取於民不眩於事而刑法不衷是故上官關於循良之薦未去忘其父母之思仲尼有言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今郡縣牧令古諸侯伯子男君也縱不能以三代待吾民亦當以西漢待吾民西漢諸循吏巡行阡陌召耆老問民疾苦督課民種菽稻及薑芋之屬民有犯在五倫科痛自省惕親臨其家懇懇告諭若其家之長老然禮事長上不邇聲稱儉良上德平刑釋冤務省繇後薄脩賦稅故黎甿咸安樂家業雖有大災而不離上使承命天子者皆若人而陰陽循鑒海宇不寧未之有也捐齋東泉梧崗同賜甲第同拜今官同居鄉省促膝接盃豈無訐謨僕前所言者諒皆三君所無後所言者未知皆三君所有乎浦城甌寧崇安閩之

舊縣之劇者也三君當有治政僕寔命後日當居勞
色願示以為則鴻便布悃察其千里之忠恕其多言
之誚

上兵部尚書東塘毛公書 明俞大猷

猷聞知小謀大者危也位卑言高者罪也未信自衛
者妄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
惋而不能已也方今賢公卿主議於上百執事承式
於下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匡翊於外所少
猷若人哉猷本卒伍凡流無所比數乃敢抗身
孤獨之表奮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
之士談戰陳之勇怯則耻甲冑之偶論功罪之明昧
廟廊之猷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
言愈激則過愈彰而罪愈大圖生無狀投死無所
計之所不及而事之所難料哉少小之所學習故
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盖有不安於此者是以
士有散貲以結客仗劍以要交殘軀以報知己之遇
拔所以售未明之志揆由職此靡念其他猷生年已
踰三十治產不盈十金雖囊食藜藿不以飽事予而
分死七嘗能得其力而用之當在閩海蕩蕩之區

虜截江為患跨吳越之上下出沒三省邊歲不能制
諸司督捕嚴急猷受命以往率死士數人為舟師先
驅卒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繫而置之當道以為
奇功及於論薦連年御史以猷應檄起大司馬儲備
將材皆已試之言也雖然是豈足以效猷之萬一哉
御史亦豈知猷者哉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
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勢孤藐雖有沉謀密畧不能為
縱橫詞辯以移奪人之性情特在外軍數見克捷遂
叨薦舉豈其拔識此猷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御史
既以具數陳應司馬必以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澤
沉劍於淵俛頸於槽櫪待腐於草萊而已負志如此
不已悲乎昔不自量當大司馬征南之日嘗條其事
宜赴軍門投上遣使問罪納降竟如猷所獻猷以是
察見大司馬有身任國家之志有勘定夷夏之勲有
無聽芻蕘之謀有納藏污疾之量猷嘗得於所試是
以鬻資用以為裹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自謂大司
馬必能用猷猷必不負大司馬倘有一陣之寄必能
身先行伍以效尺寸踰分而有國士之遇亦當勉
以圖國士之報鷹揚起於鼓刀元勲出於胯下當時
不過未以喻猷伏惟幕下諒之猷之來也長與妻子

實故生死別矣曰其幸而還必無遠虜則猷得志之日也顧是權在幕下爾猷自入邸以來傳聞醜虜害僅未舉動中外謀議循故習常每候門下知大司馬集思廣論憂國奉公夜以繼日殆無寧息然所伏虞而見者未嘗有如猷之人亦未有如猷之言進者豈大司馬憂虜之心雖出怛而用人之格猶限尋常故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軀保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於效用也猷欲進而趣者數矣第致涉至此困迫窮途大有所負而來安忍無所建而去也是以不得已而陳詞大其聲而叫號大司馬猷集四方有志之士以徇國家之急請自猷始猷無用猶可為千金馬骨大司馬將不得千里馬而用之乎方今之時猛將謀臣所在棋布聞之黠虜種落能習戰者不踰十萬飛芻輓粟所在兵儲聞之黠虜糧食所利賴者不過六畜整戟千族金革百備聞之黠虜長技所能者不過弓矢跳盪攻守奇正無數聞之黠虜善騎所恃者不過衝突我軍得其全而黠虜得其一顧不能以此制彼者國家不能得我軍之死力黠虜能舍軀以徇利也議者曰吝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食糧也猷以為賞太薄太嚴兵太多糧儲太備耳

天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故曰用命賞于祖不命戮于社所謂與衆共之示不得私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而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人有不被其賞者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受賜金之謂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曰闔以外將軍以之不獨示之有專以使士卒用命且使之得以展布四體不從中制事機倉卒無所恃係故爾今則不然奏牘紆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復洩露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論以持其後豈待有所過故而後以法置之哉是不惟蕪頗李牧得之不能為用雖郭進李漢超之為將亦或無以自見也昔者李靖以三千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二虜亦當時之達賊也而我軍豈下數十萬哉其勢乃無異於驅群羊以攻猛虎由羊無敵虎之志是以明其不敵也且於主客之勢亦甚可惑焉蓋主寡可以應客之衆者戰守在我而不在敵故也故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可以守況於重關峻防哉乃今不然至有聞風而潰者豈非聚兵為路傍之室相視以無固志哉猷所謂兵太多者也且猷聞之近年以來輸粟於邊將帥

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願計粟受金以充月糧而積粟於無用此猷之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乃積乃倉乃裝餼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飽今乃舍此而索被豈非國家儲備有餘使之萌生貪汚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計取賕貨散之者利於分銖赴臧受之者至於淵海受害虧損國家蕭牆胡虜其罪在於帥長此大司馬之所宜督察以救邊方之急以收困踣之心者也如猷所言干冒非細恃大司馬過原而保全之俾猷得待罪幕下充大馬走倘得盡所欲言效其征愚雖死無憾若夫軍旅之事擊刺之方固當隨清源文獻

與戚南塘書

明俞大猷

把翫教音文章道義忠精才畧當於古人中求之若夫今世生足跡已遍歷乎九垓豈有如執事者哉吾黨有人斯道不孤昔人喜而不寐之言信有徵乎出以與同野諸公讀之無不擊節稱嘆思欲一見其人而未可得生近閱三鎮舊誌見漢唐以來守邊諸賢勲業最著者所施為亦不過如彼於中欲求其蘊之為德行發之為事業如古之方叔吉甫者亦難也而胥足以擅千古之名故先生世欲與一代豪傑爭

品色宜安於東南欲與千古之豪傑爭品色宜在於西北但未知天竟何如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夫於一代豪傑果不虛生則若存齋翁若東湖翁得專乘輔相之任若虞坡翁若克齋翁得專司用人之權若同野翁若二華翁得有督撫大展其運用之畧若生與公輩又得盡善以盡其捍禦之能新此乾坤以報明主傳之千古使讀史者增一快談然後私心始慰此則區區今日濡滯三宿之本心時人所未知謹以布諸執事燕趙之間真正豪傑皆伏而未露求未得其人義勇之士儘多而尚費裁正西北事體苟得如前所云機儘可為近日兵車三千當醜虜數萬大挫其鋒邊方之人謂百十年來無有堂堂正正若此一戰惜馬兵未得在手故獲功不多然生今歲在此獲功三次督撫薦草十有二尚爾淹抑自謂此一付肝腸真是鐵做至今不肯灰墜但未知將來如何爾去歲厚厚情無以為報茲又繼之感佩何可忘雖然天既生僕而又生公為社稷也奉報自有日惟公努力自愛皓首為期仍教育時賜以慰邊塞逆旅之懷不宣

論鄧城可將上張半洲司馬書

明俞大猷

竊見近日倭寇蠅集突入內地肆毒生靈死者已為
魚肉生者入於塗炭流徙之形嗟怨之聲皆在靈臺
惻隱之下矣卑職待罪近已二年自知才本曩於樞
櫓而力不敢不竭于駕駘節與接戰多賴天幸暫於
浙地強勉支撐而蘇松于隣之警實切于躬防備之
方戰守之宜在今日不可不預講者顧募兵造船措
糧三者誠為急務即當旦夕次第舉行而大要尤在
將領得人此古今通義顛磨不破者也然人才難得
而亦難知蓬蒿側微之下倘有卓異俊逸之才迹已
嫌於踈逖而名或隔於成敗一旦欲自效而使人知
之者固難而或欲薦揚之能使上之人信而用之者
又難矣自非相與有素灼見其才有實用不能薦
而揚之非際在上之人休休有容之心開誠布公之
德又不能信而用之今卑職幸遇憲臺量等天地明
並日月虛訪過及於蕞蕘才不略夫葑菲似茲不
偶之遭不披肝膽之亦不有負於時乎伏見泉州衛
右所百戶鄧城技藝精巧膂力超絕勇足以摧鋒陷
陣而奮於先登才足以拊衆輯士而得其死力報國
之志出於性生顧願得一當而無會破敵之氣決於
臨陣能計在萬全而無行在結髮與職同學意氣

相期凡古兵法陣營一一熟曉而時能出奇者也向
在閩中賊攻劫同安縣庫勢甚猖獗鄧城追至白葉
大戰數日盡殲其黨去冬普陀倭奴據險乘要隨處
藏伏鄧城身先士卒奮臂一呼勇怯皆應遂得全捷
今秋香山賊雖流遁失勢然人知必死似瑕實堅向
微鄧城衝其腹心離散其黨恐未可唾手取也至於
舟師尤其長技在閩則有走馬溪之戰擒佛郎機賊
船一境得生在浙則自奉檄以來無一日不在海上
形勢險易皆能指畫而言特以官在下僚困於資格
未得展布以効尺寸卑職真知其才有實用為今時
難得故不避形迹薦于臺下伏惟明鑑垂察倘以職
言不謬特賜引對萬一足採仍試以事破循資之末
議用市駿之先猷不惟城得自効恐亦致士從茲於
也如謬所言職甘同罪

上李克齋尚書書

明俞大猷

猷結髮與鄧城出當天天下事亦既効有錐刀以售乎
生矣今猷為時所棄不日且南歸竊自惟省與城偕
出而不與偕還江漢之君少原之婦得無笑猷乎城
若幽死猷亦寧願戰鬪死生不同歸故問死將同遊
太虛以了結義業緣人疾病則呼父母窮困則呼

夫恩臺猷與城之天地父母也城之勢亟矣恩臺不
憚而救之其將何望乎雖然天下第一等事非天下
第一等才不能任而才如周公後世稱之亦必資天
下之士以共理恩臺周公之匹儔輔弼一人以開中
興之盛治其素所懷負求天下之士必欲得其氣吞
一世而才經百鍊者以為搏噬之用猷與城其人也
雖嘗負恩臺而窮通時也成敗運也恩臺知人之
鑑猶未為爽若緣是而終棄之謂必不能捐軀以効
報是誣今世之真無古人天下後世其謂恩臺何哉
憤激之辭干冒尊嚴死罪死罪而志有所存願恩臺
諒宥不任恐懼隕越

上李克齊尚書書

明俞大猷

近伏見 聖諭欲恩臺相公揚威運謀破虜仰見
聖心知人之明憫念蒼生之切猷反覆思之不運馬
隆之戰車參以李陵之步卒而時出衛將軍之縱騎
未易破虜以慰 聖心承教戰車非馳擊之長技
用臺於兵觀其深矣必有戰車有步卒有縱騎乃以
全取勝之策而委任權力未得在手姑次第為之猷
於兵車操法已詳言之謹并車式奉覽古人戰車只
用自衛而車中雄器惟稱強弩今則一車有大小佛

節機三門鳥銃神鎗共十管豈強弩所可比古人戰
車用雙輪一遇崎嶇險阻便覺滯礙今則車身長太
與之相等而只用一輪上山下溝快便無阻古人戰
車運以牛馬今則用人推運倉卒成營隨意所如故
堂堂正正擡向賊人大營且守且攻無堅不破是戰
車為破虜之首務然戰車必三百輛為一營約用步
卒一萬人而虎義鏹鈎撥乃挨牌乃步卒之長技故
步卒所當教練也有戰車有步卒非有縱騎難取全
勝故又必得騎兵一萬人按藏於車營之中又得騎
兵二萬人布伏於四方之要路俟賊被兵車截斷衝
散而後騎兵或從中發以乘擊或自四方要路以邀
截此雖醜虜有十萬之衆可坐計其必敗區區世俗
之將藉家丁數百人掩襲一二以為功者恐未可與
同日論也猷南歸之志已久決矣而尚濡滯者以一
時在廷之賢公卿咸有知己之稱或者九邊之兵勢
當振醜虜之氣運當削在今 聖君賢臣相遇之
時時乎時乎難得易失承賜問及謹布腹心無任悚
慄

上徐相公書

明俞大猷

南方之事經畧不過如是無足深慮者竊以為當今

國家安攘之計惟胡虜為急耳而其中之大要又極於強兵足食二者而已也強兵之法無過兵車足食之法無過轉輸斯二者皆非常之事也要必待非常之人而後濟於文得一人焉以經理轉輸仍使之得舉其所知而用之則財不可勝用而食可足也於武得一人焉以經理兵車亦使之得舉其所知而用之則既教而後戰而兵可強也若徒用常才出常計而欲其成非常之功恐萬萬無一是理願恩主相公博求而精選之則自有足稱任使者古人不惜才於異代豈可謂今世無其人哉職固非其人但憤胡虜之恣橫患兵食之不足遇君相之聖明慙尺寸之未効茲年已踰六十一旦先朝露填溝壑終不能平生報知遇其何以見古忠義之士於地下耶伏惟恩臺諒察不任戰慄恐懼

書與李杜

明俞大猷

噫世國獨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猷與斯世之人何爭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馬牛相呼隨應之而已與蘇子卿爭節義與諸葛公爭精誠與狄梁公爭妙用與郭令公爭勲業與岳武穆爭忠貞他如孫臏

較是猷也與斯世之人何爭哉願先生之亮之也

上福建軍門譚二華書

明李杜

嘗謂兵法之微與禮樂等禮樂之制也屈伸綴兆揖揖舒疾咸得其度乃有以格幽隱而協鬼神兵法之用也疏數疾徐輕重寬急咸中其會乃有以適機宜而執訊醜鬼神不和或未必有顯謫而國之存亡民之死生昭然於一旦之間則用兵蓋又難哉是以聖人作易後履豫而先訟師也今明公之用兵也了無遺算動皆萬全馬固何家覽之戰如火燎毛賊既授首而象山邑人尚有不知賊來者平海之戰如毛遇火賊既就滅而閩中之人尚有不知明公來者此其藏之冲朕不可知而放之胎夢不可測蓋有神焉在明公有不能自知而自測之者也就使博古之儒通務之士譎如孫臏權如趙涉欲因其故而論其舒縮之所以然猶不能中其曲達其微而況於矯首濡足欲為之畫一謀布一慮如以勺水盪海寸石增山亦異哉此杜之所以不敢也然今猶有所欲言者蓋非兵甲之謀須臾之事可以積月而思易日而成者也方今天下多故四方有敗如蚊蚋蝟毛如欲得命

之才如我明公者則鳳鳴郊龍馬出河千年而

見者也一旦有急 天子且移明公於他路聞金
雖欲有明公明公雖欲保閩人其可得耶故杜以為
當今之計莫如督責縣官令民立寨築堡不出數年
而倭人不來矣杜敢詳其利害為明公言之夫倭人
浮海而來不過數日之糧耳一旦登陸必先掠食掠
食不得必至遠哨遠哨不得必至饑餓饑餓之甚必
易攻滅此必然之勢也自禍興以來十餘年矣而未
聞攻滅之易者在在皆糧而不必於掠食在在無人
而不憚於遠哨徒眾既盛而不易於攻滅攻滅不易
則良民無依而不得不為賊良民為賊則耕稼盡廢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一
經用盡屈而不得不銷兵兵食俱去城邑以陷此亦
必然之勢也曩時有司深知其然曾行清野之令矣
而野卒不可清蓋吾山谷之民去城邑百餘里涉溪
踰嶺其穀豈能盡輸城中哉藏之地窖則賊發地窖
藏之榛莽則賊搜榛莽將安所藏焉就令盡藏城中
彼以耕稼為業一日不耕則不得食一日無食則不
能耕豈能不持數日之糧耶數日之糧已足資賊矣
而况收成之餘滿山彌原狼戾肩越乎故雖日遣尉
簿督促清野鞭敲日甚刑罪日聞祇為吾民深水火
耳何濟於變哉故欲清野必先堅壁未有不堅壁而

能清野者也欲堅壁必先清野未有不清野而能堅
壁者也此李牧治邊之長計雖禁民不得捕虜而數
歲無所亡失邊境以寧後世因之倭患不異北虜矣
誠使全閩之地亦皆因其地勢之所宜隨其遠近衆
寡之所便盡令築寨立堡基置而星布聲聯而勢絡
堡有雄銳人有利兵邑無無堡之村村無無堡之民
風候將至則先收堡賊舟一入則盡發烽是安得有
所掠哉掠食不得必至遠哨遠哨不得必悉力攻堡
攻堡不下必甚餓疲矣吾鄰近諸堡或擊其前或攻
其後或襲其左或邀其右一旦滅之無俟於兵就今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十二
未滅人有固心野無銖積彼有盪舟以去耳何能為
患哉今閩中八郡惟漳州有堡漳州差完泉中七邑
惟同安安溪有寨同溪粗安而無堡無寨者今無幾
人矣豈不痛哉然今無堡之地皆領置堡而卒未置
者則富家豪人各為身謀爭占形便莫克相下是以
持議不決為鄉里憂為官府梗耳明公誠下方寸之
書於諸道責令縣官胥原履屨度勢測泉廣謀於民
而獨決於已乘今封疆甫寧民困少甦就其村擇一
豪傑者為長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富者出財不過數
金貧者出力不踰浹旬之所急者容人畜藏米

殺而已非有鉅工浩費積久而難成者也其督責
令在諸道其精神鼓舞在縣官豫防既周覬覦自消
雖日遣數輩勾誘倭人而倭人不來也若其間猶有
無堡之村無堡之民則適為賊人藉兵資糧使得悉
力下一堡而衆堡危矣延建汀邵皆有堡寨可以倚
倭奴永享其寧無有後艱是閩人之長有明公而明
公之長保閩人也推而言之則天下沿海諸郡皆宜
以時舉而明公之業與伊傳並流名與天壤俱敝
矣豈不盛哉豈不快哉然今深謀遠慮之士猶有難
焉蓋以堡小人寡其攻易破也獨不思郡縣之城地

清源文獻

卷之九

主五

廣公衆猶有陷者顧備之何如耳無無堡之村則雖
小堡猶足以自固若郡皆無堡必有興化之禍矣可
不畏哉又齊謂古者家富不過百乘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所以使之易制也今若使民自為寨堡則
必有負固而難令者是不然夫古者封建之制諸侯
之大疑於天子大夫之大疑於諸侯故制國有度制
邑有數慮民犯上也今郡縣之制行郡不能抗省縣
不能抗郡里不能抗縣一里之中為堡者數多者數
百人少者數十人又安能抗縣哉若所謂家不藏甲
則亦為諸侯禁大夫耳非禁民也漢公孫弘欲禁民

城守智兵立壽王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矣
故聚閭閻族黨之衆皆軍師伍兩之士居安則以制猛
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禦而施行陣今頑民以
操兵而為不軌良民以自衛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
奪民牧也丞相議屈後世韙之今雲中數百堡皆無
兵器虜來攻堡則委堡以與之是不挾兵之罪乎抑
挾兵之罪乎今之事跡又可見矣伏惟明公裁之於
古準之於今斷然為萬世之安不過發方寸之書而
足矣愚賴之民千冒鈇鉞罪當萬死不任戰慄

送馬與友人書

明唐堯衷

清源文獻

卷之九

主五

傳曰大馬有勞帷蓋報焉故少用其力老而棄之仁
者不為也生蒞任將五載矣風雨之朝雪霜之夜迎
送往來皆賴此馬其為勞非一日之積也今叨轉將
去矣馬齒已長與人走差則力不能使人殺而食之
則已不忍先生仁愛高義幸為戒善遇之俾以天年
終則及物者廣矣謹貢廐下惟君留意之

啓

回登州知郡司封啓

宋蘇頌

嚮者其官奏南司之課庸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
領與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茲

據傳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懷鉛自窘未遑緘綬
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惠存之問領布條之伊始惟善
俗之有方政務多聞福基衆厚伏以某官與學敏識
峻籛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為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
沛然謠於民言臺閣之模稜乎肅於朝著方倚直繩
之用還膺半竹之行昔者由御史而為諸郎唐官謂
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
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茲出守聊為外資詠中和之
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
之奎允為孤拙之庇適臨歆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
清源文獻

賀沈帥加侍制啓

宋林外

伏審渙命端東陞班華秘承流宣化雖可為大丈夫
之榮增秩居官亦庶幾古循吏之賞郵昔遐播輿議
允公恭惟安德待制遠識際天宏材綿世文章古人
所不到事業今日之未聞蟪蛄早結於深知華要存
揚於膺仕方朝廷匪輕於外任故岳牧專用於詞人
張子高之相膠東先嚴賞罰龔少卿之治渤海母問
鉤鉏課農蠶於下車之初戮鯨鯢於安瀾之日青海
無聞於傳箭潢池不見其弄兵坐叔堂上之奇誰是

舟中之敵美歸士東征之勞寬聖君南顧之憂燕
香凝豈繼止戈之詠江城綠秀何慙賣劍之風課政
取以上聞疏寵恩而中出八郡喧騰於輿頌九重願
借其高名人皆有草木之知孰不為燕雀之賀某夙
蒙剗拂厚見周稱適欣躍之耳聞竟游揚而心喜三
十年門墻已遠未嘗聞故人之情二千里道路且長
不能從賀客之後願為紙筆之問敢布腹心之言

賀宰相冬啓

宋林外

準瑟聲明中應清絃之畫律灰衡仰初移白琯之春
維時當迎至之期在禮有優長之賀恭惟某官賢德
清源文獻
可久剛道用言得出處語默之宜悟消長往來之理
靜以待陰陽之定欲存施燮理之功復其見天地之
心將再宣寅亮之化姑從五日之樂茂隨百福之休
其遙望光躋敬為善頌上壽中壽下壽凡三壽作朋
願續於詩人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秉筆請送於史
氏

賀太守冬啓

宋林外

鳳鳴嶰管肇移綬室之灰蟾伏藻淵初養廣寒之魄
於時而復以道則亨恭惟某官政為吏師器蘊相業
厚德暖物真宋廣平所至之陽春和氣饒人如趙承

李可愛之冬日維茲三極茂擁百祥某遙望光輝
伸輿誦五日從樂獲親迎至之儀萬福來求敢效履
長之賀

赴任與判官啓

宋林外

傾蓋如故曾留五里之亭盍簪勿疑辱在十室之邑
矧文明之同好諒宿世之有緣恭惟某官淵量冲凝
墻宇峻嶷家學本儒林之傳授鄉評高汝俗之品題
棠影清風笑伴黃堂之棣蓮花綠水獨榮紅幕之賓
每雍容主論事之籤豈閤畧涉占位之筆政聲騰遠
舉最居先三年然後有成雖區區勞州縣之職諸公
清源文獻
惟能引類當衮衮從臺省之登某世事茫然宦情聊
爾老厭長途之奔走行依屢屋之悵懷臭味既同請
結金蘭之好膏肓有疾願聞藥石之言欣抃何多敷
陳曷既

永興提刑到任謝啓

宋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按涉筆擁文墨之紛紜
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末學
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成九轉
之功蹭蹬風塵未蒙一顧之價再預充廷之貢謾為
入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覽初乏青錢之作宜置

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高等叨從祿仕擢備僑官
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蠟屬大明之繼照
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冊府開闔之始豈乏
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入共榮於入敎時皆謂之
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石渠松籟獨發見聞惟知
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而幸進諷有昭昭之明者必
有冥冥之志無赫赫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
而未敢忍修名之不立以愚自信曷嘗稱博而毀冊
與世何尤不暇去嬰而歸紛安有本同而末異奚嘗
先病而後瘳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其陵南北之
清源文獻
部適幸兩志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
然迎餌詎為宓氏之魚元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
源泉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
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何罪
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更
書復還舊直意無他異莫追終賈之才名不有可觀
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朴之喧囂精
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牒驅即復
來鴈集吏行守之不置間畏罪龜勉赴功入水必
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勉摧頽雖殫十駕之勞

有尺寸之補間以私門難塞多事侵陵祿未逮於孤
窮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負陶潛之歸盜不過
門索多張禹之受屢申愚懇願守方州猥霑造物之
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運雍陝之雄小
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尤藉長
才自非冰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
稱冤顧煩聞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其官元功
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
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僂僕以升高徒煩假手
削輪困而成器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
清源文獻卷之九

回壽詩啓

宋傅伯壽

大塊勞我以生辰之安在君子愛人以德譽乃過情
茲益其官惠顧陳人籠光初度寒知松柏僅獲保於
後凋報匪瓊琚第弗諉於求好

賀書義發舉啓

宋儲用

抱伏生四十卷久蒙應詔之勞請說命一二章始收
稽古之力傳為妙選籍其公言伏惟某人才氣老成

詞章驅藉十載桂林之燈火一編竹簡之工夫今而
得之人謂晚矣然通榜不盈百輩而是和自占六書
半是師生餘皆黨友固久屈有大仲之理而後發乃
先到之機庚辰狀頭元是君家之物乙卯貢士行魁
天下之人君其勉之吾所望也

狀元及第謝丞相留衛公啓 宋曾從龍

射策桐宸濫叨臚傳之首樞衣槐府載瞻公家之尊
文四柱籍之遙登猥及桑榆之晚出薰陶有自報稱
光光柱石重臣一德格天弼允諧於四世三宿出書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全

泰益厚於兩宮惟進難退易綽乎有餘則此重彼輕
卓爾所立為棟為桷散才盡入於斧斤采菲采葑下
體不遺於擷掇方竊登門之幸少伸仰斗之誠還顰
見三千人已厠超承之列廣慶托萬間庇益深歸戴
之松

賀劉撫室啓

明洪朝選

次以烏臺視事風憲地重於名司赤棒辟途霜威權
嚴於執法漢大夫之視相國班秩特次於行國宋中
丞之佐臺綱彈劾必須於上殿暨我朝之改臺為院
律 列聖之以丞為金倚任尤隆清望最著恭維

其官風稜岳聳器度淵淳澤潏理刑捫赤心而折獄
豫章貢士先器識以掄才節制頓履踐更中外闢海
之浸氛未息特借臨邊中朝之綱紀須人更煩召命
執憲轍下賴君之才諳蒼然奏事殿中安世之威名
籍甚行觀盛采用副具瞻其未皇恭恭先勞賜贍知
衮衣之難久借詠切鱗勉想正論之足銷和賀同鵬
鷗

賀督府平寇啓

明莊應禎

電掣雷轟默運帷中之豹畧風恬波靜廓清海外之
鯨氛望節鎮以騰權合士民而播慶仰惟鈞臺蔚為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全

時棟簡在帝心勛庸昭灼於四方精神折衝乎萬里
莫夷夏而安攘有道無文武而經緯成能時厲群醜
之弄兵廷咨師言而授鉞獨抒廟筭聲望震疊于百
蠻誕將天威節制摠連乎三省六月載服長驅貔虎
之師諸將受成直擣鯨鯢之窟樓船颶發厲強兵而
搖動鬼神鎧甲雲屯舉義旗而昭回江漢聞軍中之
聲范醜類先已膽寒集麾下之熊羆渠魁遂就面縛
執俘獲賊勢無異於燎毛草薙禽獮功有輕於折箠
條重溟之宿授伏累歲之逋誅皆由制勝於兩楹故
爾取功於一旦浴鐵椎金之士將可息有刀耕火種

之民從茲帖席不惟東人之多福抑見西土之底寧
職職中稽赴哀烏瞻遙奉一月之捷書私同雀躍神
九天之寵命優答鴻猷

代上少宰何古林公啓

明張宇

此肅嚴程入成大權宰衡式序具起嚴嚴之瞻筐篚
用將修承讓讓之賜叙德罔既揣分非堪此蓋某官
閣下熙朝名哲粵海炳精先知覺後知聖聖修之
緒閣德輔台德優優帝佐之材蚤登臺端抗論驕相
委刁徇國返服明農已從田間起參內憲未厭群望
游貳宰司冰鏡常懸刁某之姓必辨三尺不撓李下

清源文獻

卷之九

全

之徑無蹊一片孤忠皓首完節似星夜艾長庚皎然
而當空如草寒彫勁栢挺然而獨秀求今在位如公
幾人凡與下風誰不仰德顧某不佞持憲一方入境
式賢庸未遑通德之帟下馬拜公府乃深風月之談
小交循循而引嫌嚴公天子之老大臣休休而下比
曰吾父母之邦享以多儀辭不得命顧傳車之南指
惟門廷以日疎一介未將空懷國士之遇尺牘聊遣
用明君子之知若胸腹之多奇有綬戢之長計請公
訓厲開我愚蒙

賀勸院胡玉吾壽啓

明陳紹功

五車孕秀松嶽開申甫之祥三獨肅僚中司隆台繡
之望慶流桂海瑞謁蘭臺恭惟某官閣下金玉定寶
庫穹間氣懿文華國十年身到鳳池雅望昌時萬里
才推驥足皂囊封事直聲震青瑣黃門蒼佩崇班威
稜滿燕磯牛渚簡在宸帑晉長憲臺屢錫龍光首居
多列御史五院風憲提綱領之嚴太微四星象緯動
精彊之耀茲者金鑲薦爽玉宇寧涼孟月吉辰修齡
初度碧虛如拭方諸待滿於桂輪白煇是司昴宿肇
精於蓬矢正萊公生上相之日值地官會集福之時
喜溢鳴珂禧增繫綉汾陽中書之考今始注於凝旒
清源文獻卷之九

序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僚吏序

唐歐陽詹

三月三日有酒食出于野曰褰飲古俗也有唐今上
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一以二月一日曰中和終取九
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褰飲賜群臣大宴登高
臨川與時所宜洎四方有土之君亦得自宴其僚屬
貞元十一年季春月既魄一日則其日也臨汝魯山
令趙郡李胃恭國令宴于縣南澁濱先宴曰夫宴者
古所以示慈惠而期合權者也國家錫以斯宴者情
亦古情焉况食在充腸不在充目酒在成禮不在溺
神歌發其所自和舞發其所自樂窮八珍竭千鍾疆
發揚課絲竹則有勞有逸豈合歡之意與於是首設
一席肉一肩酒一壺命自天子命為佐者次一席酒
肉亦如之命自己命以為吏者次一席酒肉亦如之
命卿閭許以耆年有德者肉既飽食既醉因化育之
物今有歌謠者進有舞蹈者作皆誠激乎中章乎形

登筵宴懷慨與習而為者不類然後漁者請以其
農者請以其器園者請以其蓄戈者請以其鮮澤漁
晉鹿浮泛漪瀾風恬日和川情野媚以熙以怡萬心
一之至義之門大順之家父兄子弟一族一堂之中
不是能過也非仁德淳化其孰能至於是邪旅遊之
子實規盛事茲宴也雖溥於天下百里不同風雨恐
他邑之景物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一方不同教化
恐他邑之懽樂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故叙之

泉州席使君宴邑中赴舉秀才於東湖序

唐歐陽詹

清源文獻

卷之十

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
八人公將薦之于闕下古者相覲相祖有享有宴享
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鮮或克兼諸侯升
俊造於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載
肉玄酒莫飲莫食公念肉不使食則仁不下挾酒不
使飲則權不上交方欲激邦俗於流醕致王人于德
行而賢者仁未伊浹才者權未我交其若虫虫何秋
七月與八人者鄉飲之禮既脩乃加之以宴餽移已
醴醴出家醢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景以先
之後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公荆楚梓之禮執賓

之儀梅讓升堂雍容就筵樂遍作而性情不流將
舞而儀刑有肅銷銷焉濟濟焉於是老幼來窺
盈岐非其親懿則其間里皆內訟而誓遷善焉嗚呼
何其教不必耳提而口授移其風不必門扇而戶吹
公斯宴則風移教行其間矣真盡心竭誠奉主化民
之宰也煙景未暮酒德俱飽有逡巡避位而言曰夫
詩者有以羨盛德之形容君侯因片善附小能迴一
邑之心成一邑之行昭吾人恭儉於嘉享示吾人慈
惠於清宴迴人心成人行周孔之才也昭恭儉示慈
惠管晏之賢也不有歌詠其如六義何是日人有甘
清源文獻 卷之十

送族叔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唐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
寓群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意群公
亦愕爾而阻權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春春美時
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
之為乎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民巧熔鍊

世千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與非三磨
而其實可真與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
研給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
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嘆甯戚無石爛之
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泰而不
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而非所以待乎叔也
叔如之何叔欣然見下氏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
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為到期

送蔡沼孝廉及第後歸閩親省序

唐歐陽詹

清源文獻 卷之十
昔人論別有賦論恨有賦狀此離陳感憤其未見予
於蔡侯是日之情蓋古人之遺情也人之慙莫先乎
同有求而一不得人之慕莫甚乎偕遠遊而一先歸
蔡侯沼字厖中予之邑人又懿親也厖中以學予謬
以文共受遣乎長吏皆求試於宗伯厖中登太常第
歸寧故園予有曝鰓之困猶留京師同求在予則不
得偕遊厖中則先歸堂俱有親身亦祈達自負遠願
落羽之耻對人飛鳴就養之慶懷寸方為丈夫稟太
和曰人子不包羞不痛心行道之人也厖中胸中有
心者以予此辰之意如何哉恨恨真真渾渾迷迷飲

以若茶視春其如秋周泰九軌之道吳楚千
里之水騁逸騎揚輕舟激爾清風歡拜非遠人則姻
昵家惟里閭到日榮賀盡室當在念沾名之不異想
出門之是同父也母也兄也弟也雖喜人之善則有
而傷予之不肖豈無重增予鬱結之端矣明鏡前平
衡下姿媚無取銖兩不登才與命與不自知也烹乳
為醍醐銀金為干將予期烹鍛以變化厖中其行乎
勿謂業就不增脩勿謂名成有所忽及此方遠大厖
中志之

送王蔡序

唐陳黯

清源文獻 卷之十
黯去歲自襄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
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其
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
有是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于闕
命序送行其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
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輕重哉愚歸是不得
讓鱗群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凰
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惟其希出耳嚮使
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虺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
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權賢之首也寔

之大德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纔乎千有司其
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為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
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與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
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
歸想寧慶之晨為卿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
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唐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
別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率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
有本國者風帝王之盛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已還
清源文獻

風化相蕩貪波救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
之暴承羊焉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
弊惟牧守不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
則祿食者佐國不務其理為邦不敝其化愚不知夫
祿食之道也惟閭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
襟山而束水其人獮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稀聞善
化者得非地深法蠹會飲無時狡猾坐恣奸欺黎庶
日為蠶蠹哉皇帝遠懷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
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授必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
以序行

陳先生集序

唐黃滔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鏡
之平衡未嘗不以至公為之主而得喪之際或失於
明鏡或差於平衡何哉伴其負不羈之才蘊出人之
行致身末路抱恨泉臺者多矣嗚呼豈天之否其至
公之道耶抑人之自坎其命耶穎川陳先生實斯人
之謂與先生諱黠字希範父諱贊通經及第娶江夏
黃夫人賢而生先生兄肇無姊妹十歲能詩十三袖
詩一通謁清源牧其首篇詠歌河陽荅向時痘新愈
牧戲之曰藻才而荅貌胡不詠歌先生應聲曰玳瑁

應難比班犀定不加天燠未端正滿面與裝荅繇是
聲名大振於州里十七為詞賦作蘇武謁漢武帝陵
廟賦便為作者推伏二十為文先生松姿柳態山屹
波注語默有程進退可法早孤事太夫人彌孝熙熙
愉愉承顏侍膳雖隆雲霄之望終確絲衣之戀既而
及其子蔚冠太夫人勉之曰付蔚於潘岳之遙俟爾
於知說之桂方起於鄉薦求試貢闈已過不惑之年
矣及會昌乙丑逮咸通乙酉其間以寧家燕在疚之
日斷絕往來吳楚之江山辛勤秦雍之槐蟬嗟知已
之許與同郡王肱蕭德同邑林顥漳浦赫連韶福州

陳說陳發詹雄同時而名價相上下嗚呼斯八賢
以不遇之才出人之行懇乎進趨恂恂乎鄉黨而無
所成豈天之意否其公耶抑人之自坎其命也得有
司失其明鏡差其平衡之如是結冤氣於冥路之中
永恨於泉臺之下豈不甚與先生之文詞不尚奇切
於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詩篇詞賦牋檄皆精
而刃故於官試尤工滔即先生之內姪也自壯趨隅
泊隨計之歲先生下世後二十年而忝登科第東歸
之日求遺藁其家經兵火也少得其文三十首他處
得詩若干首敬俟增而後述天復元年滔叨閩相之
清源文獻

復二年壬戌歲七月十日

晉安海物異名記序

五代陳致雍

肇自元氣生物成形山澤河海風殊物異雖聞見不
周而根本或類致雍家于晉安目觀海族日有多品

考其名實不同者則華人之言異也是故荒餘之
羣職方不入郭璞未詳張華不載沈瑩臨海記類之
推稽聖賦崔豹古今註交州異物紀嶺表錄異山海
經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博物之例物同而名異者
集在此卷就其方言以正之曰海物異名記云

縣法序

宋呂惠卿

天下之民事皆領於縣則奉朝廷之法令而使辭訟
簡刑獄平會計當賦役均給納時水旱有備盜賊不
作衣食滋殖風俗敦厚必自縣始然古之官學皆有
師法雖工官猶莫不然况於為數萬戶之縣而當古
清源文獻

一國之任獨可以無法乎惠卿之有意於此也久矣
茲者出守大名當荐饑之後民卒流亡盜賊多有隨
宜應務粗亦竭愚復召畿內之知佐問其所以施設
之方而監司部吏之歷縣道老民事皆諮訪焉既盡
其所長矣於是又附以平日之所嘗講聞試用者為
法令詞訟刑獄簿歷造簿給納災傷勸課教化凡十
門目曰縣法以趣時便事宜與敕令合而易曉故不
敢甚高而文以其意與所學於先王者不異也故時
及焉而其事多河北之風俗則以行之部內而已然
雖憐君子有志乎民者亦所不廢也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宋韓琦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
衆生為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求衆
問令得解脫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
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
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
以天下是知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惡有
戾乎若其演無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辨神奇獨高
衆論斯則大乘之極致空籍之宗本也至于集一蓋
而覆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
清源文獻
衆饑取妙喜國以至佛土有聞是說或以為疑曾不
思凡夫一念之至猶能以小而容大真近而造遠况
如來慧照所舒性通無閼神變自在譬喻深渺又豈
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什僧肇數家已嘗注釋
開發義趣號為詳博然微言妙旨猶或淵晦今致政
少師叔平公以高才偉度歷輔三朝功成勇退潛志
內典燕休之暇續為新解大抵省繁就約疏與為明
使新學菩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
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來六德萬行無不具足
而猶未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斯

者儼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成
佛而在如來一無所得雖欲稱贊髮髻何有窮盡而
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性之說便謂頓然已悟與
諸佛等輕詆秘藏不思踐履退而質其利佗之行則
蔑爾無聞視吾淨名愈疾之心良可哀已經曰如來
為大醫王善治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既得藥矣
不服不行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傲焉
衆生汨塵俗未始習佛辱叔平公之命勉為之辭深
於佛者幸勿以易言為誚謹序

王初寮先生文集序

宋李昉

本朝承五季之後楊劉之學盛于一時其裁割纂組
之工極矣石介憤然以楊公破碎聖人之道為世巨
害著論排之甚力然當時文宗鉅儒司翰墨之職者
亦必循本朝故事如近世張公安道高簡粹純王公
禹王溫潤典裁元公厚之精麗穩密蘇東坡先生雄
深秀偉皆制詞之傑然者譬之王良造父策驥驟而
騁康莊一日千里而節以和鑾馳之蟻封亦必中度
豈能彼而不能此哉初寮先生太保王公自布衣以
文稱天下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登鼇禁皆天下第
一選司內外制者累年其所製體大而義嚴事嚴而

首深奇而不失正雄而不為誇張動勞則有帶礪丹
膏之信施霈宥則有雨露涇濡之澤文治平則祥極
鳳麟申戒飭則誠著乎金石嘉武節則毅乎彪虎
之威美文德則昭乎藻飾之華極其致蓋與本朝數
公不相上下而馳驟乎燕許常揚之域若不以體製
拘之駸駸乎漢氏矣蓋公天才英邁學力有餘於文
於詩皆環奇高妙無所不能故出為世之賢如此自
徽宗皇帝即位以來擅制誥之美者公一人而已得
不謂一代之奇文歟

樂靜公文集後序

宋李昉

東坡罷徐守時伯父以書抵之坡答書歷道黃張晁
秦數公且曰此數子者拔其有餘之姿而驚無涯之
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此安所歸宿哉惟明者
念有以反之其意蓋以彼為不然而勉其有所至也
惟伯父性誠乎忠厚故其為文橫驚別驅曲折演述
而一貫于理有萬折必東之勢志樂于靖退故其為
文萃然其立淵然其止不侈衆目而風神自遠有久
幽而不改其操之美學博而思精故其為牋奏應用
之作博古切今琢削穩密不傷夫骨叙事外自為文
章才瞻而意廣故其為詩奇麗愜適章斷句絕餘思

渾灑得詩人味外之味此其大略也

朱韋齋先生文集序

宋傅自得

文章之工拙繫乎人時命之通塞存乎天天之適
相合也為甚難是以古今負文章之名者未必得貴
仕而都公卿之位者又未必以文章顯也故吏部員
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間詩聲滿天下一時
名公鉅卿交口稱薦詞人墨客傳寫諷誦如不及予
少時學詩嘗以作詩之要扣公公不以筆晚遇我而
而許從游間宿于閩部憲臺從事官舍之東軒夜對
榻語蟬聯不休比晨起則積雨初霽而風淒然公因
為予舉簡齋開門知有兩老樹半身濕及韋蘇州諸
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之句且言古之詩人貴衝口
直致蓋與彭澤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同一關鍵
三人者出處窮達雖不同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
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俗人言者予時心開
神會自是始知為詩之趣別去未幾而公下世予既
為詩以哭公因求其遺編伏而讀之愛其詩高遠而
幽潔其文溫婉而典裁至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
切事情迺喟然嘆曰公之於詩文可謂至矣今世能
言之士非不多也然淺則及俚華則少實是無他徒

後事於末而不知其本之過也公幼小喜讀書綴文
冠而擢第未嘗一日捨筆硯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
程先生之遺論皆先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朝夕從
事於其間既久而所得益深故發於詩文自然臻此
非有意於求其工也使其得通顯於朝廷施諸閭邑
而見於事業必有大過絕人者不幸位不婉德雖兩
入東觀三為尚書即卒不得以其所長發舒又不得
年而沒天人之難合也如此可不太息也哉雖然人
定亦能勝天故公之嗣子今南康太守熹能紹公之
訓早踐世科而益篤志于伊洛之學安貧守道深山
窮谷之中者三十餘年明天子用寵嘉之即其家拜
二千石君懇辭不獲命強起視郡事逾年而政成訟
簡一旦走介二千里書抵予曰熹先人遺文江西遂
將刊行而未有序引冠篇首先文盡矣不孤之惠誠
有望於門下敢以為請予覽書悚然追思東軒之集
恍如隔世而緒言歷歷猶在公之木既拱而予蒼顏
白髮摧然其亦老矣愴歲月之不留慄餘年其無幾
為之感慨不寐者通夕而病懣廢書筆力衰退文不
逮意獨念自少至老遊南康父子間為最久相知為
最深得其父子之賢為悲故不敢以不能為辭若夫

公之詩文自足以行後而傳遠豈待區區之鄙言顧
年垂歲承誨迨老無所成廼得挂名集端以託不朽
其媿且幸為何如哉公名松字喬年常齋蓋自號云
顏魯公文集後序 宋留元剛
文章節義非二致也聖人入德之序由孝弟而謹信
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以學文士君子循本達末自
得諸已則英華之發外皆源而流者也世變既降以
文名家者攢羅列聚而信道不惑守節仗義耿然亡
幾是以善觀人者必先節義而後文章文章之輕重
在一身節義之輕重在國家存而為節義發而為文
章盡之於一身推之於國家漢唐以來魯公一人而
已公之忠烈始卒不渝穹宙昭明凜凜如在雖庸人
孺子莫不知之而予猶以軼言遺事彷彿一二幾於
畫渾沌者惟觀之節義然後可以觀公之文章公豈
求工於文者哉公之心與天地並星辰河漢山川草
木自然之文也不論其心而徒論其文豈知公者耶
公之文不多見而天下後世仰公之名則敬慕不能
已者蓋重其所先畧其所後也故存亡詳簡有不暇
計而其所以可見者雖僅存而不詳然有功於名教大
矣觀所奏論事先白長官之疏嬰逆鱗凌熖勢抗言

家志上僕射爭坐位之書詆英人朝恩而弗恤自二
十六第進士三十四舉制科閱官四十有五而居中
有幾十載六遭貶斥竟至殺身英風勁氣使人感涕
首循默者寵目前貽臭身後視此孰榮辱受替歸北
幾至餬口拙於生事食粥憂煎固不如屬厭富貴者
之適欲而公論則有在也前後忤權勢者五楊國忠
李輔國元載楊炎皆誅戮盧杞亦竄死公之流芳遺
後歿且不朽迺董聲名與龔璘俱腐禍福得失之理
昭昭不誣而昧者輒快於所睹不慮於不見豈不痛
哉雖然盧杞陷公於死非死公也乃擠唐于亡也以
公之所試諒公之所存使其端委廟堂精神折衝則
敢於弄兵者未必自是紛紛嗚呼唐亦侵尋不復振
矣安有朝無若人而可以國乎所以識者未為公恨
而深為唐恨也予後公三百九十四年而生又三十
五年而守東嘉訪公之來孫自五代徙居于此本朝
皇祐紹興間嘗錄其後官者六人忠義之澤滲漉悠
久有自來矣求公文而刊之將以砥礪生民而家無
藏本得劉原父所序十二卷即嘉祐中宋次道集其
刻于金石者也篇簡漫漶字義舛譌乃以史傳諸書

碑誌雜記鈐次年譜繫以見聞參異訂疑摭亡補失
其涉於公之筆缺而無攷則不敢及焉故書遺亡綱
羅未備尚俟後人按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
有廬陵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有吳
興集十卷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為禮儀使有禮儀
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

雷州府志序

宋儲惲

古國有志尚矣雷陽號孤絕處然有寇相蘇黃門秦
淮海羈寓之跡存焉故中州人士每思訪而知之惲
謨分遠符去臘偶縮程期親故之好事者或求圖志
今夏抵官亟視舊稿字畫漫沒竟不可讀脫板復多
於是議改為之蓋前此圖志止有慶元丁巳吳侯師
尹助屬教授林士謙增輯嘉定壬申教授鄭煬補志
相去五十六年其間已月異歲不同况今之視昔也
參稽二志質諸目前賦輸之盛虧戶口之多寡城縣
之興廢符籍之增減皆以實書前志所已有而今者
不復書至若宿士老農之睹記老胥逸技之流傳士
風民俗恠聞異事爰加搜摭纖悉必書皆信而有證
是使觀風者知是邦雖窮嶺垂海之地我朝德所被
及而與中州無大異也有宋淳祐庚戌仲秋郡守惲

陳儲撰序

淳祐增脩清漳志序

宋王南一

漳隸閩接廣要郡也郡舊有圖經續謂之志國朝自祥符至嘉定二百餘年屢經刊輯推以古今撮其綱要序詳之矣缺七八字載其間郡事豈無關於風化之本原生民之利病失今不記則建新學闢貢宇者誰與置社莊立小學者誰與奏罷高荒俵寄產錢納畝米聽民自槩量者誰與奏代納民丁罷鬻鹽議行募役者誰與創龍江書院以廣教養創虎渡橋以濟往來者誰與淳祐己酉冬郡文學趙君崇珪請於郡侯寺丞章公曰公自下車若學校若貢闈若溝渠城關之類靡不脩舉獨清漳志板老字漫若何公曰余始至欲脩故府所藏南北史奪於勦山寇而未遑行將受代不及事矣是舉適契予心君其主之趙君力董厥事旁搜博採正訛補闕易而新之屬南一紀歲月南一以章公之政足婉前脩趙君之請足缺後世於是書

陳北溪字義序

宋王稼

郡庠刊西山讀書記成學者爭誦之攝博士葉君病其條目浩穰後進亡所從入也曰使西山未歿能然

如司馬公作舉要以振通鑑綱領乎稼固以北溪先生字義為告君喜亟鋟梓以惠同志初先生講道于稼家塾誨人以辯析名義為急候其體認精實然後隨扣大小從容盡其義此書蓋心法也族父雋筆授而成後十年蘇君思恭始出以諗復齋陳公為之叙時讀書行於印圈契合出於一人學者有能即是以求道之指要使吾胸中衡尺不亂然後夬一以會萬詳說而反約讀書記一篇貫串無餘蘊矣此二先生之盛心而葉君惠教之志也夫河圖八卦洛書九章相為表裏經緯理之自然無相謀而相合哉芒芒禹甸將哨車轍馬蹟問津首涂獨不賴司南之載乎覽者其深味之

周禮全書序

宋丘葵

周禮一書周公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泰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業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為

誠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泰平也
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
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天下
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
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
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
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
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聖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
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他習經
毋乃以冬官之缺為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
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椿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
以為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歛衽退三
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
之六官始得為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之
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泰平六
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
羊愛禮之意萬一有關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
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
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則亦思所以贊襄哉泰定甲

平本十一月朔後學清源釣磯立葵吉甫書時年八
十有一
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明蔡清
闕人登進士第自歐陽詹始此昌黎韓公之言也夫
以一第倡一方此其人物似亦未足多者何至動韓
公之紀錄也蓋闕自漢武帝徙其民於江淮間而虛
其地至唐中世民之生聚猶且無幾而況於文物乎
獨歐陽先生秀出凡民之中早知從事乎周公孔子
之道文行蔚然觀察使常公深獎異之至京師受薦
陸宣公與韓公及李觀李絳崔群諸公聯第皆天下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之選時稱龍虎榜焉則其視尋常一第者固有間矣
謂非一時之豪傑不可也自是闕士始知所向慕儒
風日以振起相師不絕迤邐至於楊龜山李延平輩
分洛河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學大明道統有歸吾闕
遂稱海濱鄒魯矣是正有類夫瓜瓞之勢其蔓不絕
至末而益大者謂非先生實為之根抵又不可也先
生故有文集十卷行世前輩稱其精於理而切於情
可知其非止工於辭者而近世無傳焉今冢宰福郡
林先生始自內閣錄出以傳吾師信豐尹莊世平先
生得而刻之於梓力未克成吾郡守弋陽吳公克明

聞之曰是茲郡中文獻也吾當有以表章之遂捐俸以卒其工而屬清一言顧先生家世履歷行業詳載唐書本傳及李公貽孫之序者已刻其卷端無庸清小子之贅矣茲特揭其所係於斯文一脉者如此使後之人知先生之功在吾閩者不止為進士第破天荒而已也

送太守李君之任泉州

明黃河清

泉州宅于海山間閩越輿區也山海之產視九州之得於山海者貿繁而異山而居者歲食其山之入猶出其餘以貿易于海海之居者亦食其海之入舉得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二

七

而有焉蓋山海之利居田之半其民亦侈然安其利以自足矣民樂安其利相觀而善故吏于土者恒不勞而理號曰佛國數歲以來有賦其山之利于官曰蜀山楚山之所未需也有賦其海之利于官曰東海西海北海之所未需也皆上方之所欲致也始而開若賦既而倍若賦今則殫其山海之出而賦之而山海之人俱告困矣夫賦之止於山海之利猶可為也致之又十百倍其直焉則并其田之所入者亦告匱矣遞遞相傳以至於弊由是有顛連而僵者有倚官而為市者有乘風而囂者胥戕胥虐而獄訟滋矣

而上固聞知故兵是用熾在我者當日斯邁而在天下者不可謂非吾憂河清方領之以相激勵遽為造物者忌而換焉欲強為情得耶豪今宰東南鉅邑事得乘時而為之將懼其所當思而紆其所困知其所惡而導其所趨殆不化於時而於時有補視河清之累然居此愚身心而敗之其於平日之所期以相成者何如也與豪去者有四明王應鵬與河清居者有增城湛若水會稽董玘交相繼勗咸亡有窮已也人各有詩河清又為序

四書淺說序

明黃偉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二

七

吾師紫峰陳先生敏穎超絕之資精思力踐之學四書大義主晦翁而時有發其所未發之旨者為定說以開後人淺云者讓辭也纂者門弟所記錄書肆所梓行訛字外句不為不多而論語下部則夫人之妄意所湊補近因過余友朱君廷彥道及是書輒有瓦礫混玉之嘆偉曰吾責也取而校正之別取今地官正郎林六川君論語下部說以足之命工梓以傳嗚呼先生丁丑禮闈魁多士已丑奉勅提督江西學政年方五十竟以母老致政終養今且頭顱蒼短高尚之志確不可拔矣陶元亮七十日縣令朱晦翁四十一

日擊官雖不及樹勳位於時然陶之詩朱之理學千
百年未之朽先生詩繼陶學宗朱自當與二公並傳
而已夫何憾焉謹序

太玄集註序

明張岳

楊子太玄自司馬氏註出而諸家之說盡廢然玄好
著故少今之學者豈惟不好縱有好精力亦無暇及
故歲久而訛脫愈甚余始得是書愛其文字奇古又
愛司馬氏以其所自得之義理說玄明暢詳盡因并
讀之患無善本可以讐校丙戌冬使過廣信郡守張
侯景周方圖刻之乃出余本與張本參校之得其訛
謬可正者數處而闕其疑叙曰子雲之為是書將以
擬易也夫易於天地萬物之理曠矣豈待別有一書
與之並行而能有所發明哉自先天之學不傳吾夫
子贊易僅存其辭於大傳中而世之為丁何焦京學
者方蔽於傳註拘於術數莫有能察其所由然者也
子雲傳極群籍又好深湛之思其於天地之運陰陽
二氣之往來蓋見其機緘之不容已者於是考之於
律則十二管相生之氣應參之於曆則四時分至之
候驗測之以乾象則日月五緯之度合獨反而求之
於易不得其說乃以為四聖亦有未備必待已而後

明也於是奮而為玄其數肇於一參於三成於九
極於八十一一者陽之數也積陽之極輕清而運於
上者為天故八十一首以象周天之體太陰五緯俱
麗乎天者也遲留伏逆參差不齊惟日一日一度無
有餘欠日法既定則太陰五緯所纏之度皆可考故
為七百二十九贊以象日行一歲周天之度氣始於
冬至辰始於子律始於黃鍾宿度始於牽牛而疏布
其節候分抄於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終始
迭運而不窮與先天氣運之序真有相合者而不知
易已有之以為待已而後明則是於易學之未深矣
或謂子雲善於模倣是書倣太初曆及京房卦氣夫
太初漢人本曆自當用之房之書惟互換卦序分卦
直日及四正六爻各主一氣為牽合無取若其十二
辟卦次第雖義文未之易也特房用之異爾子雲玄
首顯言陰陽消息而深致意於盛衰勝負之際至其
贊辭所斷吉凶又直以義理人事得失為言不雜於
占驗小數此其意正與房反自劉向父子號為精達
陰陽視子雲不知何如而豈京氏之所敢擬哉故余
嘗讀子雲是書雖不得先天之數與象而得其意其
他得失先儒之論已備學者擇焉可也或曰象數亦

有二乎曰有理則有氣有象則有數蓋天地間皆然也。因象起數皆可顯造化之體惟其所起有偏全故其顯於是者時有不神爾譬之萬物皆得造化之氣以生而有正者偏者通者塞者謂偏且塞者造化之氣不在是不可也易之與玄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易經彖引序

明林希元

虞齋蔡子以理學名成化弘治間易說若干卷坊間有舊刻顧荒缺弗理人有遺恨三子存微存遠存警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余屬祿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姑克承事書成將刻之庸書數言以告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八

學者曰嗟乎易豈易言哉夫五經之有易猶衆水之有海也海不可列於衆水易可列於五經哉夫何詩書春秋禮樂皆經也然章自為意句自為義易則不然稽實以待虛託一以該萬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冒天下之道豈與諸經比哉聖人以辭而說易猶人以舟而涉海涉海者乘長風破巨浪窮力之所至謂之見海則可謂之盡海之觀則未也說易者擬形容象物宜窮意之所至謂之見易則可謂盡易之編則未也是故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聖人其猶病諸况其下者乎河南見理而遺數建安與

數以兼理二者不同要亦齊魯之間耳蔡子之說何以過是然近世諸儒說經未能或之先也或者見其字分句解遂目之為訓詁吾取其大者而已訓詁非所知也或者見其旁論遠引遂目之為支離吾取其近者而已支離非所知也學者信吾所知所不知者置之以俟他日斯則切問近思之學矣

東坡文集選粹序

明王宣

東坡蘇公生於有宋盛時親接道學大儒程伊川伊川在經筵公為翰林學士吾道可謂有人有機也元祐中朝廷罷慶禮往弔司馬公伊川拘於歌哭同日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九

公不以其說為然嘲笑玩侮之自是分黨相攻之事起二先生各不得處其是矣文公朱子上宗伊川程子者也論擬蘇公奚啻千百言曰早捨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曰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蓋效孟子距楊墨攻擊排斥不遺餘力夫辨異端闢邪說以衛吾道儒者持法之嚴固如是也遽以此加之蘇公是豈聖賢至公至仁之心而其愛憎取舍又豈萬世不易之定論乎蓋嘗論古今宇宙賢人君子之文章功業氣節而究其原本之不同伊川孟子必自涵養中來而蘇公則純以才氣自見者也

公之造詣固不能如伊川之醇乎醇矣然天資高明亦有得乎六經語孟故其文章精神氣骨剛而無餒而其心之在於天下國家君父蒼生大倫大法與其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事為作用推其功於仁義禮樂皆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者也與老佛氏之虛其實寂其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迥然異矣且佛氏之徒曰長生畏死之謂也老氏之徒曰不死貪生之謂也公在當時極言新法為小人所忌惡擠排終於流竄雖瀕九死而不悔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清源文獻卷之十

人與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如是則老氏之貪生佛氏之畏死不足為公累矣但公平生好讀戰國策莊子韓非管荀墨諸書雖叛孔孟去聖未遠然文章非後世所及公之源委祖六經而波瀾渾浩發於此論公為縱橫之學殆此類乎我朝薛文清公造道不雜嘗言莊子好文章學古文者自不妨為法司馬公好讀左傳固不害其為純明篤實之君子由此言之蘇公之大忠大節大功澤大文章在天下後世者天壤未敝固不可得而磨滅聖人復

難亦不可得而偏棄之也予於是取其文之不雜者若干篇類若干卷與韓文並傳而因叙其意如此噫乎學道三十年讀孔孟程朱之書老矣今復有取於蘇氏豈獵心未忘動於數十年之後而不覺有喜也耶抑豈吾道異端幾微之際察之未精彼說之玄妙深遠得以乘予之高明而入而予顧有所未悟也耶

虛齋太極圖解序 明易時中

道之在於世也猶行地之水平源出於一而其流必分至其流之委也必合而後有所止然則是水也雖其流之遠而不可量極其所謂源者固未嘗變也今學道者棄委不循而必源之得勢固無有以委之去源之遠也疑源之不在於是而乃以為有二水焉亦不察之過也載道莫備於經易者五經之源也義文周孔之相承源所從來至一而無二也由漢迄宋為易之言者無慮百家殊途異派其分多矣最後乃有蕪溪周氏伊川程氏考亭朱氏之學合異為同統殊歸一卒極於義文周孔之旨醇如也士之有志於易而欲明義文周孔之言者不盡心於朱氏之學其何所循沿以上溯乎朱子之於易究圖書之微旨會易傳之奧義以統承乎畫卦生爻之初所謂委之合而

昔者固在是矣嗟乎今之治易者何其衆也於朱子之學莫能專而精焉將何以論於畫卦生爻之初而引義文周孔之言哉肆我蔡虛齋先生天挺其資神授之識卓然有追前開後之志沉涵浸清乎義理之中而分折解剥乎文字之際窮其平生之力而無頃刻之暇盡心於朱子之學者我朝一人而已蓋朱子之盡心於孔子無所不該而於易為大虛齋之盡心於朱子亦無所不究而於易為深此圖之解推行圖書探索卦疇入於精微而極於廣大孜孜然惟委之循沿而不止源之既得矣時中少而知學即遊先生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一

清源文獻

洛江別意序

明史于光

仕之歷有三曰勢曰利曰衆勢壓則卑利壓則昏衆壓則瞶卑昏且瞶仕不成其為仕矣仕不成其為仕則我冠橫帶日坐高堂之上亦比之無首人爾故士之不愧其為仕皆不受壓之人嗟夫人悲仕之受壓亦孰知仕之不惡夫壓哉屈節護官長跪買喜則勢之壓不惡矣憂饑慮渴顧鼎探藥則利之壓不惡矣刮席摸稜受成胥吏則衆之壓不惡矣壓之不惡則其來也愈多其受也愈重墜坑落塹亦勢然也天下之不受壓者寡矣海寧陳侯之仕吾邑也不亢不汚秉禮事上不壓于勢也趨索避澗以廉律身不壓于利也遠夸抑毗任理處事不壓于衆也蓋侯之簡重沉着故有以超乎歷如此其所以成百里治者寔自其超乎歷者為之始侯之來民不見德也士夫不見頌也當道不見嘉褒也規為三年治有成績民多其澤士大紀其政當道旌其能吾於是知簡重沉着之有次第而嘒嘒以逞者之不究于終也但侯政餘恤以八十萱親為念乞終養而限於年格制於當道

於士民弗克遂用是憂悵今及考最得以便道歸者
嘗聞其堂親之賢且今 天子尤重作人之教

其抵家也其親必曰汝不壓于仕有治譽吾喜焉
尚竟乃職以忠于君也若抵京師也 天子必曰

汝不壓于仕有治譽焉尚懋乃績以顯于親也大臣
道莫大於忠君子道莫大於顯親欲以終養辭得乎

先因士夫洛江贈別之詩序而及之以觀侯之處此

曾南豐文粹序

明王慎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屬某為序而重
以武進唐太史順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四

卷之十

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
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
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日
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
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
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間
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答問辯說之所撰述與夫陳
謨矢訓作命敷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閨詠巷謠
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為雅頌奏之郊廟
朝廷荐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為古神明動民物之用

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

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為言其才或不能

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

於其時為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為

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周衰學廢能

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不至

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遠之者又

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為學蔽於其所

習不能反正而旁通然發而為文皆以道其中之所

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五

卷之十

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
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
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
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非出於中之所為
言則亦無可見之情而何足以議於醇駁該曲之際
由三代以降士之能為文莫盛於西漢徒取之於外
而足以悅世之耳目者枚乘公孫弘嚴助朱買臣谷
永司馬相如之屬而相如為之尤能道其中之所欲
言而不免於蔽者曹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之
類而雄其最也於是之時豈獨學失其統而不能一

觀文之不一其患若此其不能為言者既莫之能知由其不知之衆則為之而能者又益以鮮矣四海之廣千歲之久生人之多而專其所長以自名其家者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其雖其專久而獨名為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於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為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愧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俱久然至於今日知好之者已鮮是可慨也蓋此道不明士之才度可以有言矣而病於法之難入困於義之難精決焉而放於妄以苟自便而幸人之相與為惑其才不足以有言則愧其不能矯為之說誣焉以自高而掩其不能之愧以為是不足為也其弊於今為甚則是書尤不可不章顯於時顧予之陋安能使人人知好之而序之云然蓋以致予之所感焉耳

不出於孔氏之宗失其統而為學者其端有二曰俗與禪方七子既喪大義已乖之後侵尋且千年之間士之為學者病於俗耳最後乃有釋氏之學蕭梁以來溯祖為宗其說寔盛學為士而溺於禪遂多有之心通性達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內於未形之本則孔門之所謂廣大高明其旨亦何以異其疑慮融釋靈幾照灼兩施雲行則草木畢遂天虛淵定而飛潛自形自謂妙得乎姬易大雅之微傳常足以闢夫執器滯言之陋以為擬議矜綴似而非真謂說詁鮮多而迷始也然以其擺落形迹以為無方體捨棄文義以為黜聰明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游茫昧徒有不可測之言反易為浮誕情縱者之所托故儒者尤患之不顧執器滯言之譏而辯爭於毫髮幾希之際感切殷勤至於詞費氣殫如有宋朱晦菴氏之學是已朱氏之學直推邇於河南程氏而接其傳然於程門高弟呂游揚謝諸賢猶冒然顯斥其謬於老佛不少假也同時所友善莫如呂陸二氏兄弟其於子靜子約之學尤詆排之不遺餘力謂其竊近似之言文異端之說蒿然竭其悼閔距遏之心守其陋而不能以相易蓋患其惑世誣民而

學術之流愈放也河東薛文清先生以正學名本朝
自後明有國使士者尊朱氏以一學術偉人碩士
彬彬繼出未有卓然以正學名者至先生始巍然為
道德禮義之學之首觀其遺言之載於讀書錄者誠
有意乎性命之傳而不敢為荒忽虛幻陷於徑悟躐
造之非一文一義著思力求有待旦忘食之勤階循
等歷次第不越多其聞見而後守以卓約自其脩之
身以行之家國天下者踐彝常之篤而閑軌式之密
庸言細行不忽卑通充其祗畏檢勅之常心無一發
口舉足入於非禮豈不以形迹可畧而品節將由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不存文義少疎則條理或因之無辯取其端士則敦
世教倡厲聖學以興起來者確然獨守乎朱氏之宗
執器滯言之譏固非先生之所恤且將持是以為閑
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夫浮誕情縱之末放也故其作
為文字亦必謹於體裁審於撰類發揮有闢乎物倫
詠歌有娛乎情性雖不為無益之作而皆有所据依
原本以不背作者之法亦其學之所守然也知者觀
之固知其為道德之言而亦有道德之能言者也誠
有德矣亦何事於言未有有德而不能言者近世乃
有詭於知道而不能為文顧謂不足為也其弊待後

通與文為二物亦可患也侍御趙王泉君取先生之
文與讀書錄並刻之為全集以惠學者良有意哉許
南胡君繼趙公按閩中覽其刻曰是本朝之學而吾
鄉之先正也吾讀其書而講其道父矣喜趙君之所
為有合於志而謂其宜序之於是乎書

唐荆川文集序

明王慎中

吳之有文學舊矣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
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
於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於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
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於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於大賢之科南
方之精華為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
行於遠至於今為烈蓋其盛如此畫長江太湖以為
國方地千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
粹之所漸涵磅礴於其間二人而已雖其甚盛而亦
豈非難哉吾於二人讀其書觀其言尚而友之而庶
幾知其人於今所見而及與之為友又得一人焉昆
陵唐應德也君於學蓋所謂得其精華其於言可謂
有文而必行於遠者也其文具在學者苟讀焉而思
思焉而有以得之則知其心之所通於季札孰為

深言之所成於子游孰為先後有不可得而辨者矣
君仕為翰林編脩復為太子司諫皆以守道直已之
志棄去不啻敝屣有吳公子輕千乘之國之節其文
之以禮樂得言氏之傳而廉隅操行必謹於一介之
取予剛果自斷不可以威武利祿誘屈也尤足以闢
夫媮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謂上下二千有餘
歲之間吾謂吳有文學三人焉不為過也季札之生
其國雖尚陋然先君端委之遺教猶存而子游得仲
尼為之依歸其成此非難也唐君獨起於千載之後
追二人者而與之並豈不為尤難哉君行年四十其
學將進而不止其為文將日益富而且精予之所見
如此已可傳也無錫安生如石子介慕君之學得其
所為詩文彙而刻之以與同好者共安生之趣尚如
此豈凡人之所及哉

張淨峯公文集序

明王慎中

伊尹周公不作而功烈德義不出於學術春秋以降
叔向子產臧文仲士會蘧伯玉趙武之徒卓然為列
國之名卿材大夫其於聖賢之學藐乎未之有聞管
夷吾晏嬰在諸子間為獨盛各以其學為書殆將遺
世周以自江顧獨於功利之習隱微元本之地失其

禍決裂王道之金而支出於霸卒為學術無歸
之禍雖盛於諸子而其庫愈甚矣君子之學考正於
王道而後純不純於王道未有能特立於世者也賈
誼董仲舒皆知推明王道而醇駁判矣當時言者一
以為伊管一以為游夏可謂微窺其醇駁之所在然
右才左德之弊亦已見自是以後輔佐興王彌綸太
平之才無代不有鮮不慙德於斯文惟諸葛孔明以
命世英偉之資扶衰撥亂經營於離散壞缺之餘不
為隨俗以苟功名庶幾於王道矣而學不純師申韓
之旨或垂其寧靜致遠之言至使後之為書者以兵
清源文獻

卷之十

法詭其傳亦其不純之弊有以取之與典禮服刑其
秩叙命討舉推而原之於天視聽言貌動於人事應
感之用而命之曰上帝相協陰陽之錫嘯帝王之學
粹然一本於道而已不得與之如此其不雜也懽然
興於有莘之野使一世之君民必為堯舜其行事著
明矣而言之精者猶能垂之為訓制禮作樂膺戎狄
驅猛獸皇皇東山之征保孺子負宸臨諸侯以寧周
家之百姓而詩書易周官諸篇其言且數萬非其文
之不可泯其道存焉耳春秋以降諸君子其不得與
於此也宜哉蓋予觀御史中丞張淨峯公文集嘆

之在此而慨其道之不夫行猷其功烈之震曜
義之彰明則卓然一出於學術矣公仕雖尊顯然不
得在朝廷常握節鉞以征伐戎夷為事荆粵滇蜀窮
四履之所至禹益之所餘侯而後格方叔召虎所為
聲罪致討而後服以威以懷倍有其勞而並著其績
東馳軼道西控象郡兼東西三方之南延袤數千里
之間皆諸葛武侯瘡痍僅平之地謂公為今之武侯
非與自詭管樂宜非公本志之所存也公之學上据
六籍旁括百氏流畧泛該而本統不紊細而不可不
陳者數捕而不可不守者法詳講而精擇博取而約
清源文獻卷之十 四二
受折衷諸儒之傳貫穿歷代之變意不能匿乎其言
而名必適乎其義支詞曲說不擯自黜叔末之制踵
襲寡陋溯推沿別究極源派知古人之治必可施於
今信乎能考正於王道者矣蓋武侯之學究於用矣
而當衰運崩折之餘其時不逢施之卒不究公之生
有其時矣而不得立於朝其道亦卒不究於用皆今
昔之大概也公平生嗜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舍書
以閒其在兵間卷不去手潛思力索彌久不勒與獨
親大意所讀之方異矣故能篤信固守不為異術小
道所亂而免於不純之弊也就其文觀之氣象宏豁

而發發時見法度謹嚴而豪縱有餘如山岳之為
河海之為涵出雲興雨安態百變怒浪悠波伏起靡
常使人喜探樂玩而阻高逗深又足驚掉憚畏自失
其所觀也觀其文亦庶幾得其所以為人與公之弟
戶部君維直氏刻公斯文于家而謂予序之夫功烈
德義難以兼有文章此公之獨盛於今人也文之合
乎道而功業德義由是以出尤公之所以為盛也予
故特著之以待讀斯集者攷論焉
朱碧潭詩序 朱名汶 明王慎中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
豫章從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
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咏之跡有發其志
遂學為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嗟呼懽適以詩
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
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
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耽
牆戶曾不可食其為盡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路
君異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
務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
久遇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

東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
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
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
下突烟畫濕旋拾櫛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
忍饑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詳於郡
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
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為能詩
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
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為謗
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四

五子詩集序 陳鵬江一經干 宗亮朱梧朱汶 明王慎中
詩之為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釘句協聲比律
似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
所難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重施當世者嘗患
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
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孽女縱其貪慕憂
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
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
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
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五

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
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
予性喜為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
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婦之愚於其道之深
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見真機以攷俗化
而驗性情而田野閨壺之聲未見有值於道如古國
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泯滅其動於
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節怪行屢
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忿懣傲
貌相與作為語言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氣而

與其心則不悞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所
讀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怪行
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倡和以為
極權旁觀皆笑為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
不顧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
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嘆此道之將
絕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
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
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
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六

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
其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
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
微者成其名也

送明府宋仲石先生赴召序 明王慎中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議道之方而
君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惑將有
以禁之而率之以無可間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
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徇其習而誘
之而使向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

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
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
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辨也今之仕者其得
施於民而最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最著者
莫如言官始仕為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
以為言官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
君也是歲召推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閩中
獨得吾宋侯一人焉噫可謂精矣侯之為能不以法
勢逼制其民欲以心諭意寤使其訢然自勸而惡色
疾聲不以出已故允樂與民傾盡不為匿械畜機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七

深備而巧摘凡有所為諄諄曉語不厭煩複惟恐其
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苦於自奉
憚以利見污常謹絲粟一芥之末一服食之細不以
苟費一力後之微不以輕用探之無不可見之端而
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持是以事
君吾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欲有為於上下
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為之者
下焉而為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為諫則不
敢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
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犯世之

子固有力足以拂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
君之德而至於為狗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
可哉然彼力遂於拂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辨之
不明而不知其不可也敢於拂民者其動之必有可
成而禁之必有可間以其可間者禁民而民不敢非
以其可惑者動民而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
有必遂之力也而豈為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
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
烏足以辨其不可信有其可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
宜以無辨也不虐於下者斯無所異於上不見矜寡
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貴之可懼恂然嫗煦
如恐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雷霆震擊之威而
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斯人亦烏能
辨之宋侯是也

范母易氏貞節序

明王慎中

昔夏侯令女不忍曹文叔之死誓以節自終為曹氏
婦而迫於父母至於割截髮髮則削耳鼻然後免乎
見奪嗟夫彼其愛不出於烈行令名而苟以保家室
之歡為不失生子者之大願如是而為人父母兄弟
固亦鄙矣獨聞令女之節其英爽足以激發來世而

不能喻當時之親其惻懇足以悲感仇讎而不見
同體之人豈其慷慨迫臆獨立不問有以自持而誠
心精意伏潛著隱尚有所未至與夫髮斷耳刑形已
毀矣彼區區之愛其女者猶欲脩其已毀之形而飾
之取其必守之節而奪之豈非其無苟他之志而猶
有可惑之容耶故使父母疑其容而蕪失其心令女
亦知以容自累也故其計出於殘膚傷體而後得免
嗚呼可以為難矣然其志靡他而容至於召疑是其
所為苟難者亦所以為未至與令女之事余每以是
悲之迺今得見節婦易氏蓋因以有感云始易氏之
歸於范氏而其夫君錫早死又無子以為養也其舅
姑固以為不能終為范氏婦欲再圖其所居易氏賦
柝舟之詩以死自誓其兄易愧虛先生與其夫弟范
正泉君者友也先生以責其友范君以諫其父而易
氏之志得以不奪無殘膚傷體之痛而志喻於內外
之親孝養慈育備有令善余是以知易氏之節非徒
慷慨迫臆足以自持而精意誠心獨有至者蓋其所
守與令女同而其所得則令女有不及也嗟乎閨閣
惟弟潛移默感其欲歆慨歎有出乎情有循乎禮義
其辭慷慨泣有動於慾有激於倫常其志其否隙露

如鼓室中之鍾聲音不能匿咲貌不能藏况不得以苟信其弟母不得以苟信其子而舅姑顧得以苟信其婦哉後世之士好以苟難為賢震異尚刻之行駭於聽而休於視易至於有述精誠篤至窮微徹幽非知德者不能辨也故予序易氏之節與令女論而著之使世之士知其志靡他不愧於令女而其行之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

節婦何氏敦獎序

明王慎中

凡有淑美卓傑之跡而著以為世勸其明有衆人之論其嚴有君子之書而其榮有王者之制王者之制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五十一

與衆人之論有得有失每為勝負而君子者常持所書以低昂於其間是非出乎衆人予奪作於王者美刺之權則君子之所有事也蓋有苟獲王者之制而遠衆人之論則君子刺之以救衆人之所負雖其苟獲有不為榮者焉蓋有同得乎衆人之論而不蒙王者之制則君子美之以助衆人之所勝雖其不蒙有不為不榮者焉其論是其制奪其論非其制予是論之公而制之私也故君子得以美其所奪而刺其所予有制之公而亦不得予其所是焉則君子蓋歎之乃從而美之如吾友王思順之母何氏豈非吾之所

清源文獻

卷之一

五十一

節論之所同與也然以年不及令而不得請豈非制之公而衆論之是亦有不得予之者乎此君子之所為歎而郡侯邑大夫所為致禮而敦獎也君子之書於是乎不可不行於其間矣王者之制有可以化裁而衆人之論必至於磨滅化裁者不可知而磨滅者不可坐而計其不化裁乎而論有也固可以勸於世其化裁乎而論不存也則世之欲勸者无病之如是而君子之書蓋不可以已矣予非敢謂君子而王母之節宜著於世以為勸衆人之論有時而泯泯無聞辭予君子之名使淑德卓行不著而世無所勸則亦豈

黨之罪焉故為之書曰何氏晉江人生十七而嫁為鄉進士王忠先生妻嫁七年而王先生歿其子天錫君尚在腹中何氏知以大義自斷不為迫臆摧決意於一殉以絕先生後而待天錫之生含哀致毀以禮自防無一發齒舉足之過以敗其志先生復生質之不懈其言動有法事舅姑孝敬愛子能訓之以義其有令德而其節尤著鄉人莫不稱為王節婦云々

考德錄序

明蔡元偉

考德錄者何松莊子自其身之所履從仕至老逐年登識以為考德之資也松莊子少不自揣量輒有志清原文獻

卷之十

五

於古人非聖賢之書不觀非孝弟之志不存非天地古今之運化英雄豪傑之作用無以入吾思也而氣拘物蔽鞭策不前加以悠悠作祟故心恒出入日知月亡隱憂而負愧者累月於是而有考德錄之作考德有二一則於子氣質之偏物欲之蔽時常省克而志有強弱功有作輟每時識之自稽其理欲分數之多少以為德學進退之徵一則隨其學之有得心之有開即便劄記或論政或論學或感慨時事或議評今古以驗其器識之高下淺深以為進德之助蓋所謂考德者如此而已或曰君子先行而後言故言必

隨其行如子之言其淺近者固切於學者之日用矣其成德者則聖賢之能事也而子亦言之不幾於大言之不忤乎曰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若曰我何人斯豈敢學顏孟哉則不可以語上矣予少有志於是而未能則不得不托諸空言以寄願學之意恒寘之座右以時觀省求無陷於小人之歸固非敢自謂已之已能以自欺而欺世也前輩如宋呂東萊真西山有讀書記我朝吳康齋有日記薛敬軒胡敬齋有讀書錄居業錄余心慕而竊效焉每愛晦翁之言以為世間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真胸中惟清原文獻

卷之十

五

有窮理脩身為究竟法耳嘗佩服斯言以此兩端定立程課雖苦於氣質局定終未能救其偏而爭其欲而賴天之靈幸有所知好學性生至老彌篤紛華盛麗不以入於其中故歷官雖久日不離功利窠窟而此心淡然不存中間屢遭家難備嘗變故不唯輔翼之不可幾而且摧折之日益甚每自嘆其所遭之窮而此志終顛撲不破堅強不衰則斯錄之助為多晚年丁艱之後絕意仕進閒靜之中道腴咀嚼益自於味行之以不息之功加以未死之年務開卷之相勉期至道之有聞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食

於人必有合於天則所謂人不知而不愠之地或可
以廢幾其萬一焉嗚呼吾恃此以畢餘生焉已矣猶
未知其啓手足之時何如也姑識之以俟

禮經會元通畧序

明莊如愚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其精神心術之妙具
而為法制之原者是固不可得盡窺矣然以今而觀
其見於當日制作所以康濟民物浹被化理者信有
如朱子所云規模闊大條理精密非聖莫之有作也
但一厄於秦火而裂其全再鑿於漢儒而混其真悠
悠千古竟擁虛器是豈道之難言哉噫道非有限於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五四

人而人之所為自病道爾蓋學者於道苟未有存則
器局於小而於所謂統體之大猶未能以會其全苟
未有見則識蔽於近而於所謂精微之奧猶未能以
窮其幽是於禮經之實猶為外也安能張而相之以
翊斯道之成哉所幸天未喪文而識大之賢世猶有
賴焉有宋蔡文康公崛起千載洞見道真於是著為
禮經會元一書而其著作之大旨一惟以經為據且
旁通諸說而折衷以一理是蓋以經訂傳而不泥於
傳以心會經而不疑於經者信入道之準程學禮之
階梯也近世夏氏病其名數太繁恐人於異世之後

或為之節要將使學者得其簡便而易於為功也然
不知名以寄實數以具理若一厭其煩而惟名數務
去則其存於中者又奚望焉是既不得其主宰運用
之妙而何以為融會貫通之實耶今其節要具在可
考而知也予故妄為畧加斟酌一依會元舊本增入
而遺其瑣細之一二庶後之讀者得有所因而會通
而欲推而行之亦有所考而不病於無據此區區一
念之私固亦夏氏之見也雖然贊梓土鼓而大音未
散補綴而組繪之其為緋錦之害多矣予之為是固
未免於組綴之為若欲求周禮者則自有會元之書
在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五五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明趙本學

竊惟天地之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
鞭朴治也則有兵兵之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
法其事起於聞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
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
已而用權謀正猶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
為仁義合王法則為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
心以而攻虛釋堅而攻龜釋難而攻易以驢虞為道假

魯圖為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
如其仁何與蓋人雖權謀而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渡
江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有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
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
之本為漢賊而姑結與為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
併其軍仲達不戰遺以巾幗以激之郭璞詐降泄人
言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
開門却灑以疑之何嘗不用權謀蓋事雖權謀而心
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剛岳飛
於虜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五十六
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正心脩身之法
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徒於虜主和而
不主戰未聞一落權謀之口求其心則犬彘小人姦
四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為此觀之可見正用權
謀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實為儒者之分內
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
書而潛究其理也明矣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
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
來儒者未嘗一開其為鎗雖有曹操李奎杜祐杜牧
王皙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貴劉寅鄭霸等十五六家

之策不過粗略訓義苟且引証加以訛謬相承漸失
古文迨至于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
之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為憂之於是重為校讐
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之
曰校解引類使四方之經生學士皆可以讀之而不
疑矣雖然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
不答衛靈公之問而因以為諦殊不知春秋之時天
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孔子之不
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
於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五十七
為義以孫子為賢乎漢唐晉宋及我 聖朝天下
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儒者生於其時遇國家有
難而主兵何不可之有其曰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
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之
惑不解故復推其說以為之序如此云
王順渠先生文錄後序 明尤魁
自聖賢不作而尚同立異之學熾於天下尚同之學
如矮人看場取必於人而無實得於已問有立異者
則志本根立門戶亦不免呵佛罵祖之譏律之聖賢
之學二者皆非也何則理本天下之公而吾之心所

戴明興

天子赫然震厲嘉樂太始悼悔來俗布

令郡國蠲貸刑罰期悖本實與民共善是用丕變通

南郭劉子拜湖州推守將行乞言余自惟闇不習民

事實未有藥石但喻曉 明天子意力行仁義廼

作而言曰惟天降生下民親戚君臣上下歲時祭祀

賓客以莫不親湖民愿惟耳目聰明實相視聽善則

歌舞碑石湖民哲惟趨利避害若饑者之嗜飲食蹈

水火者之求免湖民毅三善在民若固有之順其自

然仁義用光是故君子不為區區之愛設忠不為察

察之明昭智不為子子之貞植強慮作法於身有不

能盡而刑罰長也是故因愿以教愛則忠因哲以通

明則智因毅以樹貞則強三者備而天子之用章矣

雖然子司刑名余言仁義子治湖州余言天下悖而

寡要非妙理也但觀世之以事設忠而俗薄陋以譽

昭智而下困惑以法植強其派類靡至不可止茲刑

罰所自治 明天子之意其有痛於斯乎劉子曰

然子言藥石請志以治湖

贈近巖楊子叙

明張志選

天官遊天下士可師者得楊子以請 上可曰其

以教壽州衆賀之楊子肅然而懼曰夫師也匪名

分是崇亦模範之道是急凡今之士雕蟲擣藻

色矣周務而能馳辯而通然而振民和俗獨化於陶

鈞之上其誰與哉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而天下

治必善治其亡如師潛道之速刑則後之是故尊嚴

而憚耆艾而信誦說不陵知微而論非所與論於術

也迺若經義治事水利算法世稱蘇湖條約迺其效

最淺近是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張子聞之曰善哉

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若楊子可以為師矣可以

為師矣

明俞大猷

清源文獻 卷之一

敵學荆楚長劔頗得其要法吾師盧舟趙先生見而

笑曰若知敵一人之法矣詎知敵百萬人之法本於

是乎敵退而思思而學學而又思思而又學乃知天

下之理原於約者未嘗不散於繁散於繁者未嘗不

原於約復以質之先師曰得之矣夫首之大嘴牙之

小不相稱焉兩不相為用也手足之大指爪之小不

相稱焉兩不相為用也身之大手足之小不相稱焉

兩不相為用也鳥以掌大而不能棲焉以嘴大而不

能啄焉以翼大而不能擊狼以尾大而不能掉鹿以

角長而困豕以肉多而喘驚以鬣濃而鈍虎以項短

龍力兔以前短而狡鷄以爪細肩廣而善聞犬以垂
尾銳而善獵疾病之人手足軟掌者懶臍腹彭亨
者倦頭項癭瘰者偏腰臂薄弱者痿前急後曳者
無不有勢存焉聖人制兵師之陣必有奇有正必有
從有伏必有揚有備必有前後有中央有左右必有
變奇必有游關其陣不一各有輕重饒減盈縮遠近
疏數之權度大以稱小小以稱大人以稱地地以稱
人無不勝也然則舍萬物之情以求行陣之法者遠
矣一人之闕有五體焉一身居中二手二足為之前
後左右有防有擊有立有踢一體偏廢不能為也惟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六十一
伍法具於一人故起伍之數必五人兩之數必五伍
隊之數必五十卒之數必四兩一車車之數必五乘
偏之數必五隊軍之數必五偏陣之數必五軍自一
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一人之闕身體手足皆
有屈伸之節屈於後者伸之於前屈於右者伸之於
左使皆屈而無伸與皆伸而無屈僵人而已耳雖具
五體不能為也故伍必以三人為正二為奇什必七
人為正三為奇八陣必四隅為正四方為奇五軍必
三軍為正游關二廣為奇自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
一法也人之善聞者一身四肢屈伸變化有無窮焉

變形故前正而後奇忽焉正後而奇前正聚而奇散
忽焉正散而奇聚車正而騎奇忽焉騎正而車奇自
一人以至百千萬人同一法也萬人之變化猶一人
之伸縮萬人之從令猶五體之從心無不勝也然則
舍一人之身以求行陣之法者遠矣上古聖人觀之
於天察之於數驗之於易推之於度取之於身証之
於物曲盡其理而立為伍法以教人可謂明且盡矣
忠臣義士志可以矢效公忠而學必求乎實用氣可
以運量宇宙而謀又貴於有成彼覽影偶質豈能改
獨指迹慕遠何救於遲也耶猷謹將所得要法著為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六十二
鈎經以告後人世有真丈夫當亮予志
司徒新山顧先生教劄序 明張天叙
嗚呼此元老新翁教家手劄也翁登已未進士敷歷
州縣部署藩臬卿寺其宦績收之傳誌勒之碑板采
之實錄書之太史者天下所共知也至于鄉行家範
非其鄉人後學受教而知德者則未易知也邇翁之
貴幾五十年自少至耄氣靜神開心清欲寡筋強骨
鍊望之儼然如泰山喬嶽即之溫然如霽月光風少
讀書泰嘉徽每朔望月考或值烟雨衣巾靴履自山
而下事竣即還山讀易每三百遍如是者十年其

遠養發為文章措諸事業以當大任者夫豈偶然
之故哉自奉清苦食無蕪味歷州縣即署尚未製
衣及參湖藩有大朝賀始製而服之終身也子姓化
之皆布素儉質家無結襪之僮門卻官給之夫廳事
爾未嘗答一細民至矣奴放恣者必杖至百子姓稍
為非義則嘆咤憤慨竟日必引罪悔改而後已故終
翁之世無附勢來歸之僕隸無怙勢凌人之子姪沒
齒二紀而清白之遺雍肅之風儵然完潔不櫻垢氣
身存身亡猶一日也蓋翁心源湛虛儼若神明操履
端嚴不愧衾影持身之介澄之愈清嗜學之志老而
清源文獻卷之十
六三
彌篤即此一劄而所以脩身教家以及國人者胥積
此矣是劄也翁為司徒而元子賓洛夫在太學姪孫
懋齋君明德幼鞠于翁委以家政翁懼宗人有所挾
而縱也故手劄十數訓之皆守身保家之道自強遠
恥之方可觀可法所謂夫子之家事治言於國人無
隱情者非與懋齋念翁手澤請諸濱洛叔父哀為卷
帙將世寶之示余索序余展讀汨簌簌下愀然如復
見我翁也聊述梗概弁諸卷首

明郡人前清江教諭何炯纂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水政書叙

明徐榮

大臬伯朱公欽奉勅命荒度土工于南甸暨浙東西
深有意于經體以立民極命郡縣有司百執事圖上
山川夷險廣輪形勢編纂成書永賴世世以縣志首
叙後及下吏榮俾究水源之來洩列興脩之利害與
夫工力之給于公私復古之意可知也榮受命以來

蚤夜祇懼慮無以稱德意乃詢耆耆稽乘載遂拜手
稽首言曰縣西北不百里為太湖太湖吞吐蘇常湖
宣歙九陽荆溪諸水汪洋浩蕩地絕天通寔東南巨
浸也東道三江入于海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水
勢異趨古蹟漸奪東松二江俱失故道惟婁江納太
湖之水東流入海不改其初縣西二百里許為杭之
西山西山之水達于運河同于湫浦會于秀東過于
縣治至于張涇北折于風涇白牛塘入于邗又東過
于松江至于黃浦北達于婁江入于海茲水之大致
也夫水生于天一出于山下浸淫于百川朝宗于東

務者乎昔宋趙昌言惡豪民穴防規利因陳更告
僅取其廩積督令砌築而陳襄以運渠之丈尺對民
曰之步畝分授以浚茲者沿海居民趨塘覓食潛
穴石頻致坍塌設能發摘奸利用威董理富則科之
以儉貧則罰之以差且蠲海鹽諸科色役分派各縣
解令專供海塘因其所居里分限以所守丈尺小壞
則責以獨力大壞則資以口糧而不與之直抑亦可
將嘉湖歷年脩塘供支悉貯于藏永為濬江疏渠築
堤開陂置歸之費則逆流之勢捍田疇可無斥鹵之
患矣周官小司徒族師鄉大夫均人之役法其水政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三

之所當稽者乎按古人之法而行之於今刻水之害
而因以興其利由此而經營四方霖雨天下則江淮
河漢之水皆當順軌四隩既宅九州攸同神禹之功
其可復也已夫胸中有洛書而後能明水之性胸中
有禹貢而後知導水之道公之餘緒也榮下吏何足
以道古亦以對揚休命不可但已故借書以獻

贈廖東雪督學山西序

明李愷

二十一年秋八月北虜寇大原城九月復寇岢嵐諸州
至石州而還文臣武士胥心戮力以捍禦虜患山西
獲學副使胡栢泉君上議夷狄侵入邊徼寢備遠近

尤禍慘傷夷人駟滿眺嘯臣不勝惋恨敢瀝誠行
慈荷玩懷携貳蕃牧利具十事奏入京師 天子
天悅綸音孔嘉賜秩優異廼更其職守俾顯意疆場
以分宵旰之憂于是工部也田司郎中東寧子實膺
龍命表正茲上予謂胡大夫忠勇有斐廖子代之器
量道術當比德亡殊嘗與之遊見其舉動尺度詞理
明切治行精絕雖慕羨之猶以為聲飽從事庶幾逮
之粵在己亥 皇上南狩睇望顯陵歸至自楚思
與民休息庚子之春訃言再幸道路有司行宮夙戒
糗糒早橐人情洵洵咸謂乘輿且駕而隱變巨則子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

內告司空今南面垂衣靜養萬壽不奏毀所經殿所
不惟妨時耕種且搖惑民志疏入 上報罷之吏
士歌頌河以南大定君子稱是舉也 上心曉然
仁恩汪濊于下廖工部功倣之斬將奪旗或過之且
大臣小臣各各懷忠不發子不動聲貌以一疏消國
疑慮而奠安之不賢而能之乎夫士讀孔孟之書平
居孰不掄明神天陳說今古凌轢歸蘇一旦出履王
廷下者改節徇人次者經經謂信約約謂恭一事暨
利害得喪至微細每畏懼退縮而肩荷不勝由無義
理以充內誠不足而才困耳子強立不反誠與才合

綱胡君為政光大前休居知文事急則武功異體
付予又聞三晉之士多厚重質直之氣亡浮誇之習
茲漸濡教澤以薰融稟質當有殷傳說周吉甫者長
育於其鄉以威嚴狃以佐中興茂不濟矣夫士之仕
也以身報國者隘以人事君者大子其勉之

贈東莞陳君之任九江序 明李愷

東莞陳子守九江問曰政有定乎吾將矩也抑齋子
曰無有定曰政無有定吾其規矣抑齋子曰無無定
曰何謂無有定曰昔九方堙之相馬也牝牡驪黃亡
觀焉而千里之馬至是故省機而發張弛不可度也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五

驅轂而御疾徐非所豫也故曰執方之謂器通變之
謂道然則苟無定定乎曰子不見捕鈎者失其鈎芒
則不得魚仁愛郡守之鈎芒也因天之時則地之利
均物之性竟齊繹是無以得民其要在身之已矣是
故強之以志無弗邁矣守之以應無弗靖矣體之以
恕無弗平矣御之以敬無弗毅矣出之以簡無弗入
矣持之以憲無弗勅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
上不親民而曰民不吾親猶身蹈荆棘而欲民之能
舜也今夫大江之龜可呼而蒙信不失其常也續紛
之絲解而理之而經緯成故為而無為必有攝也刑

而無刑必有畏也令而無令必有懷也志銳而求治
迫則棘其敝也擾苦節而自信太重則矜其敝也苛
寬綽而少斷則民易其敝也玩愒號而中無主則多
疑其敝也恤簡靜而居無事則近怠其敝也勤守經
而行無權則物泥其敝也割是故政外而毀來上慢
而下怨矣審時應物幾之融內剛外巽中之和屈身
以濟事智之哲明義而聞德養之深有其名而不有
其官氣斯直有其政而不有其名行斯篤有其道而
不有其政心斯醇子言之在親民親者親之也故曰
如保赤子心誠而物動矣陳子曰然無定而有謂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五

贈徐履素分教遂昌序 明李愷

今上壬寅鄉先生徐履素計偕至京數試之咸列高
等明年夏五月同教遂昌介山李氏愷贈以言曰履
素君古之經師也遂昌士聽之哉經之不明於天下
久矣 國朝懲唐宋之敝特罷詩賦專用經義革
薄從忠齊民以常道也 成祖繼統命集儒臣開
乃纂脩五經四子不用古疏箋翼以灋洛關閩諸說
義理詳密表章遠哉宰相入告之資經筵啓沃之助

後舉之皆以明經不肯傳註為正本行之既
久入耳決心經生學士老師宿儒爭辯橫議宛守不
貳其所沉潛訂證者豈但宏旨微詞乎因置內外句
讀先後藏之繹之思之釋之仇之羿匠妙悟神應惟
心虛靈而穀率規矩師弟子必遵由之朱晦翁平生
勤苦精髓在學庸語孟自謂無遺憾者在詩與易蓋
皆公親筆不假乎門人云爾愷嘗學詩矣古原於商
周遙出於里巷精合於律呂體本於情性用感於神
明道通於政事然言微婉幽揚誦之者多不得所以
弁其章句而忘之晦翁解詩先為箋註多用毛氏後

清原先生

卷之十

言樂歌正意畧增減一二字咏嘆之其味深長躍然
以興假使卜商曹中根牟子而今生也亦不能為異
同 孝廟以前士人一意本領之學科目人才皆
敦厚正直寧執滯而少浮華服習其藝因以約束其
身古云歸其有極是已後來倡為一切道學之名動
欲體驗未發之中而不及於明實馬慎之教其流幾
以六經為龐贅傳註為芻狗排新安為支離取鵝湖
為超卓肆其奇變紛然雜出其下飾以雕繪構以軋
齒畔經失傳不悉註中何解或問何辨主者且眩惑
無以勸沮風俗下矣惠安小邑也介於莆泉衣冠禮

家之澤不絕如綫惟毛詩一派近執其藝以歌鹿鳴
刊文以獻者恒不乏人後生秀士得魚忘筌以為聰
明體教之效愚謂前輩曾林徐謝四君子講議訓詁
乃定信之林謝之門愷幸竊其緒餘徐氏之門鄉人
者多沾其化曾體元氏之學雖淨峰公詔自父師
一變至道少年亦麗澤其間予嘗見履素與吾二師
友也發憤鑽研餐寢俱廢集註大全猶日用飲食然
其所操行脩辭一詭於經則惕然曰非孔朱法也今
晦於時老將至矣自開雅以至殷武問之皆能舉其
詞隨大小叩之咸得其蘊遂昌邑萬山中其俗質朴

清原先生

卷之十

猶夫吾邦也其談天說極猶夫世也幸獲聆其聲歎
辭難問疑其所成就不亦休與君事親孝謹省已抑
畏佩其誦法不離於造次不特施教之方入於上乘
遂昌士聽之哉若曰守註無可喜之論良知有直截
之徑則非予所敢知也伏生九十歲背尚書二十九
篇口授之掌故鼂錯董仲舒以春秋為博士災異郊
禘盡據經以答漢時顯門之學貫徹精熟言行以之
故漢治最近古今日一道德之制胡為改其舊乎予
嘗有感於履素之不過虞士人忽之而因有感於世
變也於是乎贈

送林次崖知欽州序

明周天佐

嘉靖歲乙未大理寺丞林次崖公以論遼東事觸已
歸謫欽州時吾泉士大夫殃於官者惟次崖為尊及
其出也或相與語曰吾泉其衰乎列卿獨一次崖茲
且不能容於朝矣予嘆曰不然也夫人才盛衰誠不
於其秩之崇卑與其分之疎與戚也吾泉仕者與朝
廷疎遠天子寵光所不及天下之所知也至其
為國家忠謀不為爵祿牽繫而直言以報天子

乃於泉得一人焉亦天下之所知也且予聞次崖公
奏議方上雖中官輩有願一見而相語者曰不識林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九

公何狀夫人如中官且知慕次崖則天下之仰慕次
崖公者當何如耶然則泉其盛乎或默而退予乃戒
從策馬造次崖公之廬而謁焉公適檢點行裝古畫
浩瀚一見而戲予曰書其能誤人耶予曰不然惟次
崖能多讀古書故能為今日事次崖公其不負於書
書其不誤次崖矣公欣然而笑乃告余以必去之意
曰平生所學為何使今而默默居棘寺指日可得大
中丞吾本心幾壞盡矣予不肖方由秀才被舉到都
下居數月見士風與時勢相趨波蕩風靡鮮有存其
初志者則嘗竊嘆曰今世之官皆壞人心術之具也

不如吾秀才輩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予聞次
崖公言其喜次崖公能不以官壞其心也古所謂國
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次崖公其人也歟公卜日啓
行祖道郊門者皆賢公卿大夫名士行色甚壯予亦
蒙恩賜歸娶方與公同歸是歸也即欲効次崖公之
多讀古書他日即欲効次崖公之敢為直言不壞本
心茲予志也并述以請教次崖公非敢言贈也惟公
以為何如

重修泉州府志序

明康朗

余嘗覽觀泉郡歷年登科諸錄自國初迄于嘉靖隆
慶之間殆二百年於斯為盛而舊志闕四十餘年

卷之十一

十

不錄又嘗欲知一郡生齒之數則舊志無載靡所考
至稽邑籍采風謠則云自嘉靖末寇亂兵興賦役日
繁戶口日耗而生民之苦倍於往昔矣其籍之存者
類多虛數而已夫人才由戶口出人才盛而戶口衰
此豈細故耶盛衰之際得失之迹此弔古者之所憐
慨而歌好古者之所托始而述有志復古之治之所
深觀而議發憤而求者也姑孰靈湖萬公自司寇出
守是郡質直有文平易而惠雅意菁莪之化而士知
興起彈心鴻鴈之歌而民用安宅于今三年蓋盛者

盛而衰者亦有完實之漸矣於是喟然興嘆以爲
外史掌邦國之故今世史無官吾爲郡長而使志不
脩邦之故事不傳民瘼靡而不昭墜賢士大夫之業
不述闕莫大焉乃告諸巡按都御史任齋塗公巡按
御史又池王公暨分巡僉事心泉蘇公擇鄉士大夫
之有文者禮致之分主其事而總裁於尚書蔡峰侍
郎小竹二公同誠協力整齊故事羅網舊聞約舊一
十七志而爲八志凡卷二十有二迄五月而書成朗
得而伏讀之見其綱約而目該詞核而事詳山川則
其脈絡源委城邑必表其年代廢置戶口賦役之
源流
耗據事直書而治亂自見人物官守之行蹟或傳
或註而流品自昭凡若此類多發前志所未備至其
不錄去忠之碑生祠之記以絕諂諛正浮僞尤有益
於風教吏理非獨文與事之兼核古所謂竊取之義
益得之矣其於興衰保盛之政教豈少補哉既成余
故不揣其陋爲叙其述作之意

訥溪周公怡文集序

明洪朝選

國家優容懇直崇獎忠義旌敢諫之臣廣不諱之路
至於弘治間極矣 武皇嗣位朝政寢非然巡遊
之遠未及於赤水而祈招之諷闔宦之權未至於十

常侍而掃除之規更進迭諫甚至駢首受脣使容陳
義於闕庭之下而不悔者豈人人之皆忠義哉

敬皇帝之澤有以淪其膚而作其氣也然自是漸流
於訐而無有乎包含渾厚之風涉於黨而又成夫立
敵相攻之害 肅皇帝臨御既久心益厭之時惟

富平斛山楊公太和晴川劉公太平訥溪周公以正
直忠厚爲天下倡其處心積慮惟欲納人主於無過
之地而非欲章其美也惟欲大小臣工共成乎和衷

協共之風而非有朋比愛憎於其間也故其言主德
則惟防未萌謹將然言臣下則惟嚴君子小人之辨
清源
和正忠佞之分言天下事則惟分別安危得失之所

以然其至於治且得而不至於失且危者之所由自
其他激發摘訐分曹立黨之事絕不爲也 肅皇

帝終以爲疑故雖三君子之言不能入甚至於觸忌
諱下詔獄繫再更冬既宥復逮凡在繫者五年而
肅皇帝之仁終不忍殺也故三君子卒以生還異時

稱 肅皇帝之仁同天地而三君子忠義之名由
是滿天下然三君子終不以是自滿而有識之士稱

三君子者亦不以是爲極摯也嗚呼士患不知道耳
苟知道則其於爲善也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寒之

之於衣足於其性而已而非有頌乎其外也故其事
其雖軒天揭地人以為不可及而視若無有也其節
義雖飛霜蝕日感空中之神語人以為異而視若尋
常也其震暴光耀與非有所加也其湮埋汨沒與非
有所損也三君子是已始余識訥溪周公於良鄉公
方以行取入京繼識公於山東則 莊皇帝改元
之初去良鄉時已二十五載矣公居閑已久一旦復
用復因言事以出年既衰矣而剛方正直之氣不少
挫也以其慕其為人屬予方復命因薦公于朝公既
沒而其弟京兆少峰君哀其集凡四卷予讀之其文

而當取法於公也

王遵巖先生文集序

明洪朝選

天之生才何其艱哉由千古之後邇千古之前而得
一才焉則人以為景星慶雲之不可再覩矣由千里
之內邇千里之外而得一才焉則人以為祥麟瑞鳳

之不可再得矣夫所謂才者非特一郡一省之才也
其才足以蓋天下蓋一世乃足謂之才也人之視不
過莽蒼有能自齊魯而見吳門者此乃謂之絕明也
入之力不過百斤有能舉百鈞之重者此乃謂之絕
力也人之聽不過垣牆有能聞戰蟻之聲者此乃謂
之絕聰也夫才豈異於是乎毫芒絲忽纖悉微眇而
智慮之所必該磅礴混淪洸洋瀟洞而精神之所必
貫超乎無垠至乎無始而心思之所必造入於九淵
潛於九地而識趣之所必詣信口而成珠璣錦繡疑
眸而視十行盈尺窮之以事物之賾而無不應也亂
之以清濁之淆而無不周也是豈一郡一省之才而
能如此哉使世僅僅有一人焉景星慶雲祥麟瑞鳳
豈足道哉以余所見若吾晉江王君遵巖真其人也
君以弱冠舉進士年方十八遭時 聖明藝術之
士紛鶩於詞林才藻之彥馳騁於皇路者人懷隋珠
家挾和璧君顧視其間頗亦有意日閉戶讀書夜藏
膏帳中如是者二三年出與詩人文士方駕並馳諸
詩人文士望之絕塵莫敢與扳君才既高識尤絕倫
不以自愜也已而棄去前所作直窺先秦而京下至
東六大家之文得其指歸由是變奇崛為平直化

鍊為悠永而君之才氣沛然有餘下筆一掃數千言
滾滾不休而包涵蘊藉蔚有深致至其底於神妙不
可測知發其意之所欲言而得其心之所未有雖君
亦莫知其所自矣君雖習學詞藝而孜孜講學日與
青衿之士談論演繹而門戶廣潤見者無不容受延
納予嘗館其家半年君無一晷之間無客也交際親
賓親疎泛特去者方休來者接軌夜則讀古書課家
事作東答四方賓友畧無懈怠頽墜之意書一目輒
十餘行下一經手未嘗再觀書至千餘卷君益無所
不觀而亦未嘗再觀余嘗翻其架上書書無一卷完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十五
者讀竟即為人竊去亦不復顧也文章極工造意微
如針芥而推之至於華岱細如涪蹄而達之極於溟
渤在他人不不知如何造端立說而君顧高之無不覆
傳之無不包人以是高之形容人物如點晴盡神色
相形聲奪其形似成吾天然雖學者極其模擬終莫
能似也蓋君之才得於天授上之足以躡藉六朝之
沈陸下之足以凌厲近代之徐李餘子碌碌固不足
彷彿其藩籬者况敢望其堂與乎此天下之士所以
推君之才為蓋代之才為蓋天下之才也夫豈私其
所好哉君既沒而其賢進士莊君國禎子庠生同慶

四君詩文為四十卷余因付之蘇守劉君濬刻之而
序君之才如此

送陳太守序

明洪朝選

均之為人或內地之為人則便佞柔給飾詐作非至
於智巧機械襍然而並出或中州數千里外之人則
鈍訥困幅多質少文至於忠信誠樸渾然而未泯若
此者非內地之人不如中州數千里外之人而中州
數千里之外之人能賢於內地之人也其故內地之
人生且長於富饒繁輳之區五方之人又從而牙錯
繡居其間耳目之所漸染心志之所盪惑皆足移其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十六
中而變其舊其至而為之長吏者又皆有過人之才
兼人之智喜多而闊巧鬻長而伐異於是所以御其
民者不務出於忠信誠樸之道而反以過人之才兼
人之智網絡而繩繫之民於是益多其變詐設其機
阱以務出於智術所不及是故其變日深而去古也
益遠中州數千里之外其地僻遠其人生於山巔海
聚之間饑食而寒衣早作而夕息無五方之人以蠱
其耳目而亂其心志至而為長吏者又皆淡然無足
見喜於世世方用以為棄謫踈外之地故其至也亦
多以無事為治上下之間漠然如結繩垂衣草食本

如之世蓋昔者孔子欲居九夷而老子至卒於流沙而不返豈非以內地之人其俗已薄其人已漓而中州數千里之外猶隱然有忠信誠樸之風故其未至也則欲居之以忘其憂其已至也則遂樂而忘返者哉今天下士民之彫巧變偽之日滋可謂甚矣而內地之人之漸染也尤深毋亦生長於繁富之區蠱惑於五方之民而為之長吏者復有以激而使之乎不然何其變之速而入之固也獨雲貴之間號稱朴野其地蓋在中州數千里之外五方之人之所罕至仕者之所不欲往而今往為郡守則郎中陳公又吾所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十七

謂淡然無足見喜於世者也君質朴敦厚有古人之風而為縣令一在祁門一在溧水皆富饒繁縻之地其民乃智巧機械之尤甚者然君一以至誠待之居常無事而西顧亦治夫以內地機詐之民而君治之猶能使之不純變於俗而稍近於古以忠信誠樸之民而君一以古人之心處之其有不純為古者則吾不信也往時見為守令者患不得其良士民而為士民者亦徂往患不得良吏今吏之與士民兩相得也其亦可以復古矣乎故於君之行也有望焉

贈月洲張先生之洛客序

明翁堯英

余友月洲張先生分教西粵之洛客也人咸謂遠且陋非所以處先生先生怡然喜以為吾舊游之地也而去今十五年已忘之矣海門子嘗宦游此邦也由京入柳之路為我言之柳之路有自楚入者浮大江循臨湘下桂林若是其險也有自越入者踰梅嶺由蒼梧迤象臺若是其紆也有自閩入者由甲子入龍川循羅浮若是其梗也居易俟命志之所至即至矣無所謂險易遠邇也世稱豪傑之士翔奮君子之林者可多數然或陟蹶通顯或投置冷落或騰茂初年或收功末路其途不同其趣一也士所遇亦何常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十八

之有余觀漢興重文學爾雅博士學官著之功令維時言詩如魯申公者年九十餘矣其徒王臧趙綰等力薦于朝當是時安車駟馬弟子傳後天子為親問治亂之事力行一言何其壯也今先生詩學為世名家年未逮申公而志不讓焉何有途之險易遠邇哉先生行矣申公退居謝賓客弟子自遠方受業至者猶以千餘人先生方嘯 天子新命涉萬里以教出平生之素變一方之士夙莫橫經口傳心授隨才培植之又以其餘大肆力文章俾與柳州頡頏上下先生夙志亦餘事也 聖天子壽考作人壽

憲文學方且重儒術制作以崇化不庸知不有嘗受先生詩如瑄臧輩者言之于朝矣車蒲輪以迎余濟多士乘輅傳從者相踵耶夫老驥垂耳於林垌人將以外閑下乘視之然壯心猶在一試之羊腸太行顧盼千里先生熟業女類是乎於是先生躍然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吾與子相從筆研之好有年矣切磋之誼吾何以報子也請敬服斯言

沈潛吾先生遺文序沈名亨有士行明張冕

昔程正叔稱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今觀其所為清源文獻卷之十一十九

學孜孜汲汲求情實之偏是務去點檢一矜字按伏之斷絕根萌使不滋長若雲消雨霽一腔洞然然後克拓有地道心日著駸駸然日造於高明而不自知嗚呼此切近之學也學者用志于茲者亦少矣夫學莫貴於為己志於為己者則必求身心性情之益情質上有一偏曲即為心累本原之地不能主持欲其入道也難矣故學必先定其志志必務去其偏以合於道近世之有志於學者吾於沈潛吾先生得之余昔讀書一峰書院朝夕侍先生見其潛心性道闇然自脩卓然以古聖賢自期待其所聞切要語則云心

橋上要致其光明氣質上欲矯其偏邪雖一事之微必指而示曰此吾心之有係累處不遏其端則邪心從此滋矣凡傲情忌嫉飾觀逢迎一切墜于情質之偏者必諄諄規而正焉其用心本原之地不惟自攻其忌而相與以責其善者一毫必示底止務得其本心而後已嗚呼其庶幾切問近思之學也哉余未知先生所得與謝顯道何如然而心地峻潔性度雍容言溫而確行篤而恭至於義利公私之際纖悉隱微無不詳辨而謹嚴之在家則孝友無間於内外在鄉則行誼推重於縉紳歷官所至則禮教融洽無不薰清源文獻卷之十一二十

先生之德而享其化非粹然有得於道而與聞濂洛關閩之傳者其孰能之平生所著有周易說論孟辨太極解啓蒙疏皆心得所發有功先哲者余歸田來索諸書觀之已多逸失所存惟周易說太極解及詩章文賦耳其孫某復出先生司教新會宜陽時諸作示予予閱其厚諷童子問刻朱子家政序說勸行親迎諸篇諄諄然闡明脩己治人之方綱常倫理之懿作士行扶世教率繫乎平生所學之正以淑諸人者也乃作而歎曰先生之職止於教而其用在於淑世先生之學先於誠身而其志則兼體用人已而致之

者也余蒙先生之教每自點檢身心其有負於指示
多矣乃今捧誦遺文猶恍然先生之臨提省我心而
詔詰之也於是書以遺其孫某俾歸而藏之且以識
余寤寐先生之思云

見吾陳先生選稿序

明曾承芳

吾溫陵陳見吾先生以直道節槩表重當世雖厄塞
廢退不盡宣其用而道業文章歸然一時學士大夫
咸亟稱之余從公游垂十餘年方欲從公棲遲相與
論文於涵江紫亭山水之間比余乙卯謝病歸溫陵
公則宛然以死矣何其悲也公之子爾身氏懼其遺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一

緒之弗宣而懿善之遂泯也梓其選稿凡若干卷委
序於余余既受而讀之因作而嘆曰文難言哉文難
言哉夫言聲于心也文以達之發舒性靈宣暢道真
於以經世而昭軌是宇宙間昌大流行之氣而直道
之所融貫也今夫乾元動直則雲雨品物變化流形
天文彰焉坤道直方則艮止坎流四維奠位地理著
焉人道正直剛大流行充塞故經緯萬端繡綸炳煥
人文之所宣朗也世衰流失直道渙而人文漓孔子
觀滄海之橫流喟然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人
之生也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嘆斯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二

文之不泯幸直道之猶存於是因書史作春秋春秋
者仲尼所以寄其直道而祖述文王之文者也故直
道也者生斯斯謂性集斯斯謂義昌斯斯謂氣煥斯
斯謂文世儒競談菁華不究本始工雕鏤崇纖妍靡
縵綽郁不由心聲而昌大剛直之氣亦因以泯沒此
余所上下古今慨然有感於斯文之際也見吾先生
天植其性狷介方毅不能與塵俗俯仰以春秋舉明
經一日而屈八閭之士一時人士莫不欽衽推高而
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褒貶勸懲大義未嘗不
再三焉蓋有意於斯文而潛心仲尼之直道者也舉
進士登仕籍確然砥礪不為脂韋突梯聞其風可以
庶頑起懦入居西臺抗疏開陳治道秉忠嫉邪橫遭
訕刺排擊瀕死而浩乎其氣不衰也及退老于家杜
門謝客沉潛六籍討論天人馳騁古今其剛毅慷慨
之志性德發為文章今讀其文其義斷而裁其氣昌
而達其體宏而肆旁羅萬彙則群王之藝本祖仁義
則聖賢之稽匡世經務則廟廊之揆宣鬱暢和則風
雅之度斯誠直道之經緯而近世宗工所罕儷也然
先生游宦於世抗激剴語不能少貶而為言遜其退
亦表正卿邦侃侃魏魏又不失為危行則雖不得處

其用而表重當世者其以此哉嗟乎直道不行命也時也而剛大流行之正氣幸有托於斯文則先生又何憾焉先生諱讓字原禮紫峰先生琛之弟紫峰以易學名先生以春秋名一時學者翕然宗之世稱二陳先生云

陳紫峰先生文集後序

明丁自申

紫峰先生文集萃於家塾梓於書坊海內爭愛而傳之寢病未廣自中之入蜀也則取令子及峰君所遺抄本而翻刻之既以請於文峪母公序其編次矣復不揆蕪淺而掇其後曰惟文之弊于今有可言者自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三

周文郁郁詒誓繼謨訓而傳歷漢而唐而宋代有作者各以所長傑然自鳴一家秦與漢之不可為周與唐之不可為漢宋之不可為唐也且言人人殊非獨其世則然自曾思孟著書同宗孔氏之道而學各有從入言各有攸當要以文其意之所欲言闡其蘊之所未發其為道相謀則均也彼老列莊荀數子雖皆為偏曲不該之見然彼馳騁其精神鼓舞其筆端騁雌黃之雄辭而爭為道術矜赤幟者今其書具在人自為家可讀也何至如今人沒身塗俗學之口耳而張吻啖秦漢之糟餘哉夫唐宋文稱六大家氏推本

韓祖孟歐祖韓柳與韓頤頤蘇父子一門曾王一時較相考訂而其文務去陳言前後相掩不可謂非步秦漢絕塵者而無秦漢一句一讀何也鎔金在範色象肖而規製別矣豈今人命辭顧出六大家右哉宋人有言黼黻刺繡良錦也尺寸而割之則綈繒之不若世之刻意班馬句字而模倣者皆割錦之類也即使優孟如叔敖吾猶惑焉今觀先生諸作本孔孟之學術程朱之義理而發以自然之文章固不當與文人題品然其推轂倒海之氣媚澤輝山之精卓乎成一家言未知與數君子相伯仲何如自申恐世之讀斯集者執蹊徑以求先生之文將茫焉而無所入故為是說以質正焉若先生之吟咏性情則愚嘗以比於宋儒康節方追悔少作而以為未盡也觀者因是文而得其意於文之外或可想見先生云

懋齋劉先生語錄序

明張峰

余讀懋齋語錄行狀知懋齋以道德氣節凌駕一世以故與世迥異功業名位不克大顯於時浩然退居錦屏山中聚里巷英達以講明心學視世之寵辱不為以動其心真人豪哉夫道德氣節皆性也善學者率其真性而已懋齋自習舉子業便以心學為己任

既登進士歷縣令州牧引躬逡巡下位氣節軒昂愈
脩飭不肯錄錄為趨時態時方務為卓鸞矯桀之行
爪搔其民以迎合人好惡而憚齋恬然與民相安循
良古意時出科條之外圓鑿方枘莫能知遇不得為
京朝班列再遷同知廣平適為道家言祠官入境當
迎謁即日假以送母還鄉解職事西歸部使者趣留
之不顧及其抵家也屢檄之就職不顧已而晉南都
郎署清秩矣又不顧部使者竟不愛惜憚齋遂講學
以終其身此非其道德實有諸中而氣節性成不可
以困頓改易者其能然耶昔在成弘之間士之以道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五
德氣節立門戶者天下學士大夫靡然宗之如景星
不可嚮邇而士負是名者亦斐然成章即居軒
冕而氣槩自別凡品不幸忤時勢嬰羅網尤顧藉身
名斷毋少損而當軸者委曲保全未忍報罷即罷猶
抗其名高固之以激勵風俗故兩朝習尚淳雅士大
夫心跡是非明白而無所媿媿也當時道德氣節章
章著者如王陽明林見素指斥近佞瀆九死迺得全
其性命及天日廓清近佞誅戮而二公遂以此成名
靖陵公卿負重望於天下天下至今稱之不置使憚
齋當其時不為儒林則為諫議所開導陳說當必

有以關係世教不至留滯州縣久溷吏事弗謂道家
實臣其心術隱微與二公一致用意忠厚激發以時
位不同耳當必有闢而揚之次第其行事載之史官
竟不使落莫無聞但與里巷英達相引為名高而已
夫名高於山林則其重在我名高於朝廷則其重在
人士者之特立獨行固無所待於世以輕重其道而
世不以此重天下之士卒致困頓遠名利長往反謂
道德氣節之士不適於用而棄之風俗升降有識寒
心也憚齋之學深造性命洞見萬理一原語錄中皆
之不厭也余無容述矣惜夫有道德氣節如憚齋者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六
而不大用於時以行其所學亦可慨也已余故表而
出之以俟夫主張世道者擇焉憚齋之子存為舉子
業有聲庠序余愛其篤厚能傳世也因其請而書之
贈朱中序
明陳存晦
金谿朱君中擢星相之學於江右有日矣予自泉州
西遊至建昌聞其名造其廬請焉既獲驗其術而朱
君因以所自說可齋求廣其說於予予以為可猶宜
也物皆有所宜則皆有所可天地之化陰陽之運寒
暑晝夜消息盈虛變態萬狀皆惟其可其在於人也
為公卿大夫為士庶人名位不同皆因其人之可其

器物也絡馬首穿牛鼻雞司晨犬司夜雖為用不同而亦皆有所可之時義大矣達人大觀曠然適於天地之間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可得可喪可榮可辱可生可死鼠肝虫臂惟化所與又烏適而不可哉其親於人也是之非之褒之貶之予之奪之皆就其人之可以如是者而吾亦以是施之此所謂達於方之外而造化在我可與天地參者也昔者孔子自謂無可無不可夫無可者無專可也無不可者皆有所可也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孔子之貴可也今人去孔子遠矣朱君方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七

使之士也孔子罕言命而朱君言之孔子病賜不幸而中而朱君適坐其不幸吾何敢以廣其說顧道術不同理無二致朱君操術遊公卿之間及諸巖穴隱處之士百家衆職隱顯殊態有來問者皆因其可者而應之知造化因物付物皆非有意予奪其間喜我亦可怒我亦可雖其術不貴於孔氏而意則不異也亦庶乎其可矣

刻孝經刊誤序

順江名儒
忠安人

明莊應禎

顧蚤受外父洪愧齋先生教最深因獲拜外世祖安溪學傳顧江先生所刻孝經刊誤而卒業焉首叙歷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八

代先聖先儒宗緒而系之以贊次刻是編俾諸其人蓋有意於永世矣夫自迹熄而教湮於是乎經生學士之師誨而習靡也率馳驚於世趨而枉枉于聞見鮮能不受變於俗已先生生於元季當胡俗糜沸邪說蜂起聖人之澤幾隕墜無聞先生獨能排橫議崇正學紹明洙泗之絕統以振胡元之詖俗諸豈可以移於其習者稱賢哉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叙九流摠儒墨風謠蒐羅貫穿誠恢恢乎其言之也然至謂儒博而寡要又豈其深於道者昔孟軻氏處戰國綏綏思其道闕而還之正顧連蹇諸侯間不得試今考其七篇吐昌辭紹聖緒書與六籍竝不啻詳也而其言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則謂儒博而寡要誠然乎先生發憤數百千載之後嚆洙溯源首列聖儒祀贊而續刻孝經意因以明聖道旨要之攸歸與邑乘紀其經明行脩居家求禮不用浮屠蓋學不說於道行不違乎其言矣謂之彬彬篤行君子非邪即其悲胡俗昌言正學以覺世為衛道計儻亦有孟軻氏之心乎卒際明興大道鄧隆首以明經薦辟為安溪學博士則先生之敦聖學聖代之意生歟可謂千載一時矣先生沒既二百餘年其子姓

雲仍以儒官起家纓綬不絕今八世孫孔學調良懷
良進隆君十餘輩皆有聲學序是能世其家者一日
相與執經蹶然起曰君吾門婿也論吾世宜莫如君
可無一言以識之迺自忘固陋而推本所以昌其辭
者以明刻者之志如此

盱江張氏遺墨興思序

明傅夏器

國家右文之治至成化弘治之間積纒爛矣學士縉
紳先生爭淬勵於文章彬彬然浸淫于漢于唐其布
之功令垂之訓典者固以黼黻廟廊焜耀圭璧鏗然
而金石諧蔚然而龍鳳翔天下之觀莫大焉及至維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九

見於歌咏贈遺亦皆炳炳烺烺聲之成歌列之若繪
寸楮尺牘寶之千人傳以永久不瘵於稽其時蓋文
明之祥發於重熙而諸公以文佐理亦倚與其有章
天人交和靡有餘革之虞上之見於治以文為尚而
其時習亦以積文為富主璋亡以為嗜綺殺亡以為
華惟得諸公之題咏如獲重寶家藏世守至今五六
十年若有余生其後鋪誦昭夏之文藻崇論奕世之
人豪於是乎愉神爽魄抵掌稱嘆嘆今文治若斯續
盛也惟是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僖張公昇以成化
己丑第一人及第翔館閣宦成大宗伯致臣而

嘉靖丁巳公孫干岸適判散邦得其在史館時所贈

同年吾鄉憲副莊公詩於其家出以示余屬予序之

將裝卷而傳諸世且曰是蹟也所以發孝思者大有

濟律以鳴意有韻墨以盡神自不佞之率觀斯卷也

觸而咏焉側而展玩我文僖生平忠愛之惓惓與夫

勤作之真逸燎若在日前彼留畫扇以資思慕存昌

歎以追嗜好孰此之為真繼自今張氏孫子觀卷興

思奮然惕勵相與聿念厥祖母由此耶余昔列客壘

竊登恭館之秘滕詳覽故牘得公所為經緯邦國和

諧神人者固已仰之胸中矣及今一誦誦心復悚悚

乎萌也彼特以物為適而心猶慕之而况其精注乎

彼特以好樂為疑似而心猶嚮之而况其真倪乎公

之子兩山公先達名卿其孫又能茂循良以世其家

此者世道多艱師旅之事歲興禮樂之務不遑思知

公以文鳴盛雅容於堂署風動寰宇詎可得哉故誦

公詩亦善論其世而序之

郭白峰先生奏議遺彙序

明傅夏器

嘗讀蘇文忠序田錫奏議之集曰古之君子嘗憂治

世而危明主非不樂明主也而輕其臣者之可危非

不善治世也而易其民者之可憂是知言於衰亂之

國如禍亂之不可以一朝居而言於休明之世
亦皇皇乎禍亂之將至惟言之過於君也亦然不惟
亂之朝盡言之無以自免而休明之世亦盡言之
以自安也田錫之在端拱咸平宋德方與英君繼
作非治世與明主歟而田公若有不能以釋然者所
指之事皆當世所諱而田公亦不能以安乎其位出
制河北之轉運出知陳州君子之存心於世如是君
子盡言之難如是余讀郭白峰公奏議於是重有感
矣嗟夫公之從政 上之新政也聖政維新萬幾
振肅天下可謂大治而公未嘗敢於自默北巡諸奏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指其蠹政之跡發其積弊之實除君側之惡靡有遺
力其所以奏諸政商度詳盡鑿鑿乎如五穀之可
以療饑饉之可以伐病而雲南一疏尤為剴切犯
龍之鱗而探其睡止岸之逸而截其角當時公亦以
死自安矣 聖明得以全軀雖復起廢吹枯
救溺泥滓之中投以民社之寄而終於一郡不及大
用以歸蓋田錫遇太宗之明而不得以言大其用白
峰遇我 皇之明而不得以言大其用莫非命也
田錫言不受知於時而受知於後至使人土集筆疏
以遺嗣君而其奏議流在天下蓋忠臣之深謀遠慮

所指未然之禍不見於近而信於遠近之所未見雖
英君以為疑遠之所已信雖庸君或見思公之奏議
當時十未用其四五也安知後之人不信而思之乎
受知於嗣君殆未可必而受知於君子可知也忠臣
孝子條已往之論觀未來之變以俟乎後之人豈容
已哉或曰田公夢葉懼直也傳之非其意也公之
奏議之傳也於公意何如余曰賣直之嫌小成君之
忠大伊尹周公之諫其君至為深切而至今存之於
書桀紂之亡而其臣之諫書無見焉則諫書之存也
於國有光而其無也適以為尤甚焚蕙之始者誰歟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孔光為之今以其人與其君何如哉過懼其知於後
則必慎之於今諫書之存於人主未必無補矣以區
區賣直為嫌小之乎為忠者也余所以樂公奏議之
傳也余於公如蘇於田居有同鄉之雅跡有見知之
近忠臣孝子之事觀感亦有戚戚焉是以忘其陋而
序之

園林漫稿自序 明末梧
詩之於梧何如哉梧之幼也先人授以易先人既沒
依叔碧潭氏碧潭喜為詩每得一詩輒令梧書之以
為常梧因而亦喜為詩遂改易受詩自幼至冠為傳

王弟子治經義然為經義者常十一而為詩者常十
九以故不為時所錄丁酉歲學憲午坡江公以梧文
論奇古拔使應試梧乃輟詩為經義者三月是舉幸
策名焉梧愚無知以是益易經義曰後不過再得三
月攻舉業可以從科片王矣三走南宮道途奔頓竟
無數日之暇日集其業交遊漸廣於詩益好不能自
克且欲速去筆墨蹊徑遂就職為博士倡狂恣肆喜
怒愉佚輸寫懷抱刷雪肝腎一於是詩人事絕不入
意不能奉承阿諂干澤結好雖有瑕累不屑彌縫忘
懷得失遂不為譏嫉者所容稍遷楚令邇雅厭黜鳴
呼梧之不達詩窮之矣雖然梧之不窮詩達之也梧
見今之人見棄於時則必憤懣無聊怨尤並作其下
者以財自娛荒淫無度梧之廢也既無饑寒俯仰之
憂又無人事奔趨之擾謝絕過從杜門却掃樂而不
怨逸而不荒每遣時即事或林泉魚鳥之適田夫野
父之傳輒出數言以紀之長篇短章惟其所為又性
不喜俗人堆積蠹編于東軒北窓下月與數千載間
騷人文士為伍光景滿前應接不暇追念為博士弟
子時好之而不能專為造士司政教時專焉而未能
久今則好之而專專焉而入死生不足以奪之况竊

達乎梧今年四十耳從今以往更得三十餘年馳騁
騷選出入經緯可以追蹤古人何疑哉梧所畏王尊
嚴氏見予贈詩十篇復梧曰與意險語殆搜神賦而
破鬼膽何但仰參黃陳宗派直將上闚韓孟戶庭眼
中何意忽見此奇特事嗚呼搜神破鬼未也奇特然
哉遵嚴於文章少許可竊常侍其言論舉世能言之
士彼視之真若瓦礫蛙蟬無一言一字足以入其眼
而當其意而許梧若是偽也非真也擬以為信梧其
顧長康哉然長康亦以癡名後世梧自撥汗漫不敢
求序世之名人輒自序以求正使觀梧於出處憂樂
之際詩果窮梧者耶達梧者耶其果窮梧也寧使詩
窮梧毋使梧窮詩而可
昔蓮華先生文集序 明陳道基
蓮峰先生妙齡舉進士陟華要志榮不群尤善著作
聞小泉林公嘗賞其初稿而序之前省公林公携刻
于粵以傳焉先生以嘉靖乙酉沒于留都享年雖不
求而所著作已甚富先生季弟應舉乃偕諸子姪輩
益收先生遺稿合初稿編次之凡若干卷愚嘗受而
讀之既而仰思國家更造華夏文章著作至於弘治
茲益精醇猶之淑氣輝靈品彙涵濡乎其間莫之遺

也先生生於其時以少年遭際內承家學外友天下
豪俊同時若蔡虛齋王陽明湛甘泉董中峰何太復
鄭少谷諸公咸以經術著作有聞於世先生與之往
復議論道契志孚故其所得益深由是抽思灑翰出
人意表與諸老並稱為一時之盛三衢棠陵方公固
以文名家者而推崇先生謂所為文動以先秦為則
斯非漫語也愚嘗歷覽秦漢以來大家著作各有專
詣若唐韓子之於貞曜愛其所作神施鬼設間見層
出可謂奇矣然貞曜之後天獨嚮之豈非天地精英
忘乎太取若已羨於才者而其餘有所靳耶乃今讀
清源先生集卷之十
先生之文精英踔發前追大家而年未及艾奄作古
人過二子謙誨亦無愧者竊為浩歎天之不吊而至
於斯也愚非能序先生之文者追慕先生之賢不可
得見而執役於遺文則竊願云

贈薛方山督學兩浙序

明薛天華

夫士於世未嘗絕無聖人之材而不得其所依則不
可與幾於學亦未嘗不慕為王者之吏而一失其勸
沮斯不可一日適於治此正天下之學董天下之吏
是二人者皆不可不慎也然而為之有本有末聖人
之學不明即王者之吏不可期於世矣此無他其所

為吏者皆昔之為士者也周興士之教於比族庠序
之際而養之辟雍大學之內者所蘊則道德也所近
則聖賢也當是時化行俗美士得千載不可見之人
而師之亦得千載所難傳之學而明之學得於世之
難見道得於後之難明矣非獨如此而已及其為吏
操重權而以黜陟之者又皆如其人行其道以服其
心者也有所善而求之不惟其人幸之天下共幸之
曰是聖人之與也有所不善而舍之不惟其人恥之
天下共恥之曰是聖人之棄也然則士生其間以道
德聖賢之身而復為名法之所進退黜陟之所勸懼
清源先生集卷之十
德惇然畏天子之大忠規百世之不朽皇皇然嚴始
終之大節惜身意之是非其志於君子而不為小人
說以其二者召致之如此也後世之士則異是士者
既然矣其為吏也亦復如之蓋嘗以古之人求之今
之世卒不多見焉豈天固不生才於今召致之卒無
術哉然則為其職者獨得而不思耶何其久而不思
易也易之者非吾師方山先生其誰也先生行純而
學正志潔而道方天下學士大夫共稱重焉方其為
黻於江西也賢士之所慕而其為考功部於南都也
賢吏之所喜先生易之之術如此其省也今
天

予為兩浙簡督學之臣得先生馬無之矣可謂得師者也書稱百僚師師然則督學者職豈惟以師士裁雖百僚亦有之先生至士相與稟其學明難明之道於此世其為吏亦相與稟其教行千載一隆之道豈不常與先生行矣僕先生門下士也無所知能蚤承訓誨偶今登朝其於夙夜提携之際方且喜其近也今又將私惜其去焉夫以僕去先生之近者為門下致私惜觀於浙知人士之得先生者喜何如也雖然先生中外爭慕賴者又安知僕之不慙惜而倏喜也哉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七

俞虎江公正氣堂集序

明李杜

李杜南方之野人也終歲於林麓榛莽隴畝之間龜手蓬髮束未服襦於烟雲泉石之上家無簿書筆算歷往來書問不逾墨引紙者數年矣何足以知世之文章而況於經世之文乎客歲都督俞公以杜曾與之友也走幣山中迎杜至明州為其子師客於是堂居無何公以胡公論赴詔獄妾媵客於明州公留杜守之而以其經畧之事蹟委杜曰吾之歸不歸承可知而是書不可不傳於後使後之當其事者有考焉歲餘公得無罪入雲中而杜歸矣又二年公以平

饒至漳再遣人招杜杜適以治耕深山中為所獲去逃歸病而且餓得公書以告余母母曰去哉來見公歡叙數日談及是書以杜不挾之來也怒杜曰王遵嚴謂公瞻視在韞蒂之間言不能出口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金鼓鳴乎側白刃交乎前則驚為舉而虓虎怒今日之怒豈有金鼓白刃哉猶怒杜曰甚哉公之怒如羊叔子之悲也叔子密計人主遂吞強吳以霸天下功勳赫奕照耀無涯猶慮其不得久聞於後世也登峴山臨漢水與叅佐相語悲咽而唯今公之怒得無類是乎公曰非此之謂也亦將使

源文獻

卷之十一

廿八

後之當其事者有考焉耳杜因於公篋中檢得是書稍隱括之凡若干卷見公之所經略者其於窮變化裁之制何其不異於聖人如此也公之勞烈動於君相忠讓推於縉紳威望加於四夷恩澤普於蒼生則世之人皆知之無俟杜之言之矣讀公之書非有所援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旨則皆聖人之意之法之所存則世之人有未及知者而杜當為世之人言之也吾指摘其一二較著者而明之以聖人之意之法則其所以用兵制勝之方良有異乎孫吳之為書而亦皆聖人之意之法也蓋聖人之待夷狄其意

之至嚴莫嚴於春秋而法之至詳莫詳於詩書於其
不可以化誨懷服者則絕之甚峻蓋將使中國有必
御之威而夷狄無敢拒之權若公車之千乘公徒之
三萬則莫我敢承戎車之嘽嘽如霆而如雷則南方
秉威其制之之具在乎我也於其可以化誨懷服者
則處之甚通蓋將弭之以控縱之術而潛之以消奪
之機如追貊之可服則因為之伯而壻壻畝籍之法
行淮夷之有憬則許之獻琛而元龜大賂之貢入閭
有若服不服若叛未叛則周公之為酒誥誅戮必及
小周之聚飲而訓教姑行於商之沉湎者變之之術
清源宋史卷之十一
因乎彼也今北虜陸梁車制不講徒以羸馬當虜驕
駟東倭肆渡戰艦不脩欲異偷目前與之通市五嶺
之賊皆赤子交黎遺庶性亦易馴但以統馭無紀
積驕而叛累費屠慘不設後圖其制之既無其具而
變之又無其術天下之患將安所息哉公於北虜以
兵車取勝而破其奔衝於東倭以樓船定制而卻其
貢市蓋周雅之戎車魯頌之公徒而春秋至嚴之法
也其處交趾則欲設舟師以禦其來復四峒以厚其
蔽其處瓊黎則欲止土官以統其衆建城郭以致其
聚散墟市以通其來其在五嶺誅元對以折其首衆

是縣以更其俗薄征徭以致其附則追貊之立伯淮
夷之獻琛而周家至通之意也其在新興以浪賦治
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徭賦化外之民也治之宜緩則
於酒誥之義又何其相準哉以此數者是吾所謂公
之書非有所援於聖人之意之法而要其大旨則皆
聖人之意之法之所存者也若其料敵制陣之機應
卒全後之圖實有仁義節制之妙蓋有以盡乎孫吳
諸家之巧而其運之以聖人之法之意則又孫吳之
所不能無也孫吳之書可以行於權譎之代豈王者
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究之法哉以公之才使其早
清源宋史卷之十一
得賢相而用之四夷賓服兵革不試而天下又安矣
今其功雖日隆而其志未盡施無恠乎公之以存是
書而擇以不存是書而怒也羊叔子雖有無吳之勲
然卒不聞其有經遠之圖可以延晉室百年之命者
蓋當天下初定之日而山巨源已嘆之矣則其一時
之功胡足顧而悲其易泯耶今公疎遯之臣也所經
畫建置之宜化裁通革之利其盡合聖人之意之法
如此已可百世因之矣使其得當廟謨之筭樞機之
任則其戡危興治保大傳昌且有以幾乎古之作者
之盛叔子何足道哉後世之士有能讀公之書而擢

其意則由公之言而治不由公之言而亂且以得見是書而喜不得見是書而怒矣見之而不獲睹其金則又豈能不致怒於余哉然吾聞之公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其餘緒以為國家其土宜以為天下則公蓋浮雲事業糟粕詩書於凡天下之物舉無足以動其喜怒者而猶不能不係意於是書則公所以仁天下慮後世之情又豈人之所能及哉嘉靖乙丑春三月序

家譜序

明何炯

余家譜今定為三冊云合前辛巳譜為四辛巳譜樣而為之其譜首畫像次墓誌勅命有則書之其今六世譜則有姓紀世系畫像歷年宮室墳塋版畝田貨書籍恩命考妣傳外傳為一冊文獻述啓二集為二冊總而名之曰譜作庵子拱手而序之曰管在儋州公奉奉立譜與余今日奉奉於續譜者非他也異以大何氏之後而使世有人也凡譜所載非獨以紀姓繫氏而已要以明仁孝之道而教子孫為善之意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余每以此自勗又每以此告人者然不釋其義可乎今夫所謂家者非父子兄弟夫妻姑婦之謂乎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

正姑惠婦順者則家之善矣父慈則父之慶子孝則子之慶也兄友則兄之慶弟恭則弟之慶也夫義則夫之慶妻正則妻之慶也姑惠則姑之慶婦順則婦之慶也然積之云者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即一家言無一人不善即一人言無一事不善即一世言自一世以及累世無一世不善然後可以言積也一事善則一人受其慶矣一人善則一家受其慶矣一世善則累世受其慶矣累世善則自累世以及無窮受其慶矣是之謂餘焉慶自善而生餘自積而致理數之常毫髮不誣故以必有言之也或曰善則吾既聞命矣而慶之所云願與世之所謂慶者異何也曰吾所謂慶非世所謂慶也然世所謂慶亦在其中矣世所謂慶功名富貴焉爾功名富貴慶之文也若父子兄弟夫妻姑婦各盡其道則慶之實也有慶之實無慶之文不害其為餘慶况有其實未必無其文乎王晉公特以百口保符彥卿之不叛而知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東坡記三槐堂乃不以累世三公為榮而獨稱其忠信仁厚子孫多賢為過李栖筠父子三世則君子所謂慶可知已故使父子兄弟夫妻姑婦各盡其道即此是善亦即此是慶不然是為悖逆淫僻之家

功名烜赫富貴顯融其何慶之有然以余耳目所
贈記往往當其身則功名烜赫富貴顯融而其子孫
顯悖逆淫僻父子兄弟夫妻姑婦不盡其道焉是殆
處於功名富貴之際其為不善積矣故天以是殃之
耳則幸而顯融烜赫尤宜以慈孝友恭義正惠順之
善保之其為慶乃完也余所聞於易義者如此繼自
今即吾之身以及子子孫孫觀諸易之所言考諸譜
之所訓凡父子兄弟夫妻姑婦之際偕之惟善是積
惟仁孝是遵俾何為著姓益遠益昌彌久彌盛世有
人焉以繼斯譜之後則譜為有光而何氏之後其太
矣哉載之譜者無非此意故吾欲歲時朔望冠昏大
儀出譜而讀一通

安平皇恩里鄉約叙

明蔡存省

孔子曰睦於父母之黨者可謂孝矣黨也者聚也聚
一鄉而處之閭閻同開朝斯夕斯歲時有祈禳儺逐
之會出入有友助賙恤之誼庠序冠婚喪祭有
節問慶賀訊賻交錯往來之禮其關節脉理相為聯
屬是不直可以鄉人褻視之也鄉黨有宗道焉杖於
鄉者為老宗之父祖也黎於鄉者為壯宗之同儕兄
弟也壻於鄉者為童稚宗之子姓弟姪也宗以宗

子統族人每事必告善不善皆得詔廟而勸懲之鄉
以耆老統鄉人每事必告善不善皆得鳴社而賞罰
之同室鄉鄰雖有隆殺而用意周浹互相表裏要皆
所以維持人道而厚民德也安海鎮據朋原之岡脊
而中蹲折而東屬皇恩里面海負城與西偏夾峙為
鎮左掖齒聚而鱗居者無慮數十家伊吾者商者販
者耕者漁者人各專其習而四業相半雖文行寡聞
而閭塾素敦雖格法多駁而盟好世講兵燹以來間
有跳宕身為不善以自干刑憲者鄉人相與嫉之若
仇已憂其終變乃復鳩衆申盟於郊壘不作幹止甫
寧之後予撮其要而讀之以為有近於聖人教人以
孝之意夫宗族稱孝者鄉黨必稱悌而鄉評所不韙
者必皆宗盟之所斥逐故夫蔑倫干紀從逆為兇與
夫逞狠貪善蒲擲間鷄蹴踘憑陵恣睢者皆以父母
之遺體行殆者也故君子敦睦以合族而宗法行焉
因孝以錫類而鄉盟詔焉法行於宗孝也而亦睦也
盟詔於鄉睦也而亦孝也由已之父祖以及人之老
由已之兄弟以及人之壯由已之子姪以及人之童
稚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屋皆可封矣况知方之民可
成有勇而親上死長制挺足捷利兵茲會也其於安

平尚亦有利乎

仲氏摘稿序

明莊履豐

余有仲氏中益之喪哭之慟踰年而不能解諸所親
有勸者余曰非在原之為慟此子國寶也而夫亡
矣而無子以傳諸所親輒曰而哀其亡而不傳也而
知其有不亡而傳者耶余悟因謀行其遺草第苦不
能割愛則屬門人何穉孝手銓之穉孝余仲同年友
也與其兄齊孝楊惟彥李世禎故偕余仲為古文辭
稱五子黃山人孔昭為作溫陵五子詩不啻損簫蘭
菲矣至是銓予仲草加嚴焉登第以前草存不能什
之二登第以後草削什之二曰母令中益負後世也
蓋余仲才甚豪氣甚邁不欲為靡靡聲故其詞往往
絕去摹擬馳騁迅激風雨來而川嶽撼每一篇出又
慷慨自意登第後就余京邸相與抨擢貌加下心加
冲若悔其藁之為者乃稍變而為正聲雅調即其藁
適不盡掩然毋傷格矣一日謂余曰吾家自大父藩
參公以詞豪吾兄弟與季父童而習為詞意亦降也
茲朋知所請事矣二陸獨秀於平原三謝雅推乎康
樂有以哉余咲未答今余仲余季父相繼早世獨余
在生死來別余何忍不為竟之余為文章墨守差有

差勝耳至於詩季父之凄清仲氏之豪雋皆予所
不及也天假之年其所至余安能槩之哉而已矣而
已矣然仲持是足以傳而不亡矣初仲歿于京邸三
旬人忽起及其前和賴蔡侍御君弼急抹襯無恙而
其遺草余業數日前徙去里中學士大夫訛曰民部
遺魄其友全之民部遺文其兄全之嗟乎馨烈者燔
薪炎者燼余仲之禍之為烈也天寔中媚然留是而
不燔不燼未必非天意也其不然者枯桐既爨其能
索諸棄灰之衢哉余故序而行于世萬曆戊子十月
既望兄履豐校淚序

代司農奏議序

明溫顯

大司農心齋張公業以名諫垣疏動中外繼歷中丞
撫陽陽譚措邊務輒如石畫不佞某業從縉紳後則
嚮往焉 上即位之六年公受命大司農又四年
而不佞實協恭其事遂獲從容末議觀所為後先疏
奏未嘗不心概而嘆也夫雕思藻帙斬於經世奏議
其經世之具乎顧人情徂於因循世務難于通變積
蠹極弊之後驟而振起之則下見以為拂而不可通
腐精綜理之日轉而煦拊之則上見以為徇而難於
唐嘉隆之際吏治虛飾弁髦財賦物力匱而內帑

竭駸駸乎不支矣公廼為之覈實責成廉諸郡國所
營罔文而後期者所嘗蠶獵而漁沒者於是有所稽
奏清出納省鎮餉減冗費諸疏不數年而儲積報峻
國用以抒既而天下揣摩上意競於急效喘馬一切
節約之名而罔遺其所餘於民公則慨然以身調停
轉移而休息之於是有所賦輕徭便商免帶徵調限
糧諸疏蓋當虛靡之習在下不操則國耗故為之操
以便國迨操切之形在上不縱則民急故為之縱以
便民然公之意常不使其所操者勝其所縱者如積
穀之議遞減清丈之議原額東南之議賑荒民藉成
清源文獻卷之十一
利安享其賜而不知公之籌度於民情國體隱酌於
往事成規遠市恩之嫌議細旃之上以求適於時而
變通於政者蓋有所甚難也又其大者若取帑金則
停加辦則停返九重之成命圖社稷之遠計辭侃議
諄必得請而後已此豈可與厘厘守職徇慮而却顧
者道哉蓋公慎重忠誠本自天性而其才識之包羅
粹應又足以自達其赤蓋而當於事機故發而為議
用能投無不中動與時宜振飭而不病於矯拂寬舒
而不淪於姑息下省供億冗濫之蠹而上植國計深
厚之脉至其文章忠懇溢發典則謨訓允含英組華

之士所嘗殫精而弗能致也昔陸宣公氏人謂其有
宰房之智賈誼之辨而其主不遇裴晉公纂述蔡卿
以來機略用志雖勤而其主不終公之奏議方之二
公實相伯仲而遭時致主不負所志議成而上不疑
遇隆而澤遠被則二公者固有餘憾矣不佞重公之
忠誠又嘉公之遇也敬僭為之序云

贈憲伯敬所禱公之閔序 明溫顯

今東憲按察閩中則曩令吾晉江譚公也公從晉江
治行召擢侍御已僉憲外臺周迴郎署蓋十五歲所
而鄉之薦於父老嚅嚅思公德猶相與徼惠是國無
清源文獻卷之十一
何而閩兵備副使缺公以摠餉關而當 上意遂
命公往於是諸同舍郎大夫以例屬不佞顯使贈言
余惟士矜奮明時有弗翹節自樹哉顧致遠肩鉅匪
器靡任唇吻聲華之子母當於利害成敗亡論已縱
世所多重厚長者其行謹醇豈不雅鎮有餘第往
往疎於提衡而困於負大此繪嗣木驩耳欲搏而駕
能乎故劒剗割則知利士任使則知器徒博長厚之
譽而乏幹濟之能非器也鮮有任矣今夫譚公恂恂
而惻貌休中而植挺不為才華不為議賢諸大夫之
目與從事也寧弗見謂重厚長者耶迺嚮症吾邑無

閭閻摩鞠字奉職循理即有所約束刻核其不便於
巨室取迂于當路若均賦平徵之法疏蓄提關之方
勞阻而中格者豈少也公獨斷之以必任發之以當
幾計迅於左右之先而事立就于指顧之頃以故首
議不便者咸稱絀而民藉成利焉公之負大振憾類
若此固志趣使然哉亦由其器足辦耳公嘗為我言
在晉江時驥絆足書掣肘庸亦有之既乃諧請於上
得以一切便宜從事時睹者咸謂譚公兩截令也今
天子捐全閩之地以畀公日所經畫廊廟為諸黎元
蠲損徭役郵遞之費而四封兵戎之簡詰閩外虎符
清源文獻卷之十一
四九

村人弗靳於吾邑而故靳于諸邑吾意其非情矣然
則公以其便宜聽之於吾邑令而吾邑效以其便宜
聽之於諸邑令而諸邑效以其聽之於諸令者而後
幾受成于全閩而全閩效閩不煩于理也夫雷震有
聲實先之以公彌受彌容之器而有晉江為之先
聲又何有于閩哉閩父老薦衿所為勤思而願借有
以也顯為是語既具而諸曹長大夫見者咸囑然曰
子言譚公則然雖然譚公繇晉江入侍禁闈先後江
南關西皆有譚尚子獨詳晉江何也嘻閩人閩言固
也里子言父室婦述姑其素睹然也公之敷歷中外
清源文獻卷之十一
五

所至彪赫蓋始自吾晉江而天子將加意嚮用
以風寓內亦惟自吾晉江始夫萬斛之舟載未及半
則主者亟需焉是行也國家將亟需載於公公欲久
留閩得哉吾又竊為吾閩慮也於是諸曹長大夫然
余言遂書以為行贈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記

曲江池記

唐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數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為池為沼苑之沼囿之池力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圓環四市中成坎窞穿郭港洞生泉喻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繚垣未繞乃空山之樂曠野之狀然黃河作其左塹清渭為其後洫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濤川鈎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寶陶鈎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饒確外為寰宇敞無垠塢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為區域束以標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中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蓋陶鈎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邪夫物苟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廓以靈海真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

三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郡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蒂固可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涸於有隋比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主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制極墻隄制趾勾陳定位地迴帶室湫成厥池既由我署纔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據爰自中而軌物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豐功及物則摠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墊隘潢汙入其洞澈銷涎聚以下澄汙虛隨其佳氣蕩鬱攸而上城萬戶無重脰之患千門就葵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生蠲疾有如此者皎皜如練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飛鴈斜窺澹泞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花中縉重樓天矯以紫映危榭嶸嶸以輝燭芬芳蔭潛浥濃電熒煙吐霧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開麗譙微微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鄙人遇良辰於今日就妙賞乎勝趣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則因高乎斷岸被袂則就繁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絳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錯綺綺交錯五色結章於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神輅沸渭神僊奏鈞天於赤水馳龍敷命天人曳雲
霓於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
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淅淅
瑞見祥形其或淫涵以情泛覽無數則飄風暴振洪
濤噴射崩騰絡繹妖生禍覲其樓神育靈興善懲惡
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遺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
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於斯矚太始之玄造訪
前聞於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於性情物儀人事
之端徵之於耳目夫流惡舍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
應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澤源文獻
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
志也棲神育靈興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專其教也
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草樹皆有所謂
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池以居之
有此池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於大則小矣以其淵洞
而諭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
盖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
諸岸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
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唐歐陽詹
萬物闐闐各由襲公無襲無公而忽以然苟非妖怪
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
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
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時勦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
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飆環駭軒
窗杳冥雄雄者雷驍然中震迸火噴野大聲殷空岑
嶺蹉跎潭洞簸蕩瀕史風雨散雲雷收項劈輪囷斬
然中開南委地以梯落北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
而不東亭亭厥心隱出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
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端然慈
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
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罔測其
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况高原廣袤又群石之傑
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為造石之初致有相而外封
乎其為有石之後入無間以由攻乎意不可以人事
徵請試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輝道精其身既傾其
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
賴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為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
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我存存我之門經曰

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百億之一焉
諸佛報見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
若因其不朽之物馮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
足與夫為童男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竅則
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
樂予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於
嶢嶢之餘仍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
記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唐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五

田疇將植而求實雖耕矣必稱分其畦壟嘉穀由是
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
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常博士清
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也聖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
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
籍而講之束脩既行進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
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
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
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
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

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
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
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
所昧鏡徹於靈臺所凝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
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
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
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
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握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
月二十七日記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六

泉州北樓記

唐歐陽詹

釋名曰樓樓也謂其高明觀遠樓樓然也建於第宅
則以閱園林有媚樹於雉堞則以警寇盜不虞故墨
子曰城三十步一坐候樓百步一立候樓茲樓者蓋
此郡北墉之立候樓也卜築之始微而具之哀不倍
常廣惟再尋製造日遠土木力殆左騫右侈上露下
圯有年數矣邦牧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至九年
目之三祀重民力而未形言是年暮秋歲豐農隙有
司率常典告有事于土功公曰斯郡之南極也元后
帝鄉實在於北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欲因

繼主向方瞻矚惟北有樓半傾半摧日夜闕登降
研之所風雨憂折棟復隍之患政因時令爾其營之
俾有布席跪立之地間更人防卒之蒞事予將時躋
展北面拱辰之心焉受命者感公之意如公之意野
人群庶感公之誠如公之誠川朝子來築廟易靈址
有餘而不刻基坵自延材有長而不剪棟宇自崇既
望庀徒未晦成功倚層霄於軒檻納千里乎牕牖如
鱗之解署若岸之軍壁得之之狀若連山之有重巒
長江之盛洪濤氣勢繚繞是以雄焉公每子牟情來莊
寫思生俯仰於斯徘徊於斯夫完城壯邑有邦之本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二

也戀闕愛君為臣之節也善矣乎公廣茲樓也遠得
有邦之本大有為臣之節執邦之本曰公謹臣之節
曰忠惟公與忠公斯昭矣小子家在委巷多聞輿頌
藝忝儒術每侍公居上志下衷兩獲而達敬書其事
為之記以獻至若眺四維之雲物臨萬井之煙景遐
象佳致眸莫勝觀非公有樓之素故不之載貞元九
年秋九月三十日記

泉州二公亭記

唐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為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
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

能自戒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
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
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
量其才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為亭亭
也者藉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
觀臺榭異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
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
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員天水姜公念茲
邦川逼滇渤山連蒼梧炎氣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
胃次斗建展位和氣將阻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三

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况地理卑卑而不擇其
壇以蕩夫汚虛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
奇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合之
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峰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
之前如鏡之紐狀鷺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魚
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擇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
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既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
登中隆觀娟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
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
謂政平教成時和境清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

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
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
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
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真吾
父母矣今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
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偕發為公就亭
之如墻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為之辨方
經墟等周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
餘糧園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剪一枝材焉一心
百身蜂蟻往榛莽不去以自雉瓦甃無脛而葦葦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汚填之備息再展而成
三公莫知層梁逗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南西北
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艤頽壤而垂繪通以虹橋
綴以綺樹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迴
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其遐際容影光彩搖潄入瀾
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乎波裏曠潢油演如飛若動
又鈞人飄颻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眴一睎千
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
於舊賞納衷懇乎群庶尋幽採異常於斯勞賓祖客
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途在下可以親耕耨可以

誣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阜其因與人為
亭歟不然何不遠邪郭而博故詭秀之若此非常之
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觀也邑
人想之後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為二公而見
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可署曰二公亭雖蕪蕪之云
中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為號小子藝忝于文曾觀
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辰踰荆泛漢會稽之
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為
佳境或棟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遍得而覽
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
清源文獻 卷之十

感民若彼其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亭者知之古之
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效
古而為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
始為之記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為邦榮在位賓
寮亦以序從公而刻貞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泉州六曹新都堂記

唐歐陽詹

貞元八年刺史安定席公為邦之二祀冬造六曹之
都堂公表微而慮遠也天子建六官紀綱天下分刺
吏六司用經緯封中猶天之有四時而人之有四肢
一時不若則歲罔成功一肢不和則體莫全用公以

六司之掾如股肱思安之與身之安也火流定中時
城郭親覽屏宇首視斯署既隕而臨非凝神撥務
之所日撫人民不則有國營宮室是亦為政乃量美
府以度用指斯宇而命易又曰處湫居卑非智也煩
人靈財非仁也吾欲全仁而就智藏事者志之有司
於是審基址程廣袤山節藻稅備也削而不取土階
茅欄逼也革而是捐非約非豐允執厥中然後計具
櫛量日力山木則訓之如市人功則稅之若時物樂
民頌未旬而畢飛梁三道而通負運楫六接以都豁
阡畝引陰室旁啓挹以重屏翼以迴廊晦黔黔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秘邃屹崇崇而宏敞夏處其達則炎天以涼冬居其
隕則淒風以溫足以寧肌靜心釐厥職者也夫哲人
有作不惟利身在利人不惟利今在利後相斯堂者
公侯卿士禮隔殊品公不之降也斯不亦利人不惟
利於身歟堅壯固護存延千祀人不之逮也斯不亦
利後不惟利於今歟觀斯堂見公之意時某處某乙
為司功某處某乙司戶司倉司法司兵司田皆外莊
內融懷材抱忠無回邪以蒞下有塞謬以承上當時
之彥也請列于記左庶後之君子親名訪德知夫是
日堂有人焉建堂之明年記

永春桃林塲記

唐盛均

唐武宗二年余還斯境其塲由西十里右脇精廬危
岫形拘勢促不似公門故其人輕而險其官屑而殘
曠非厭遷殆有數也今已卯年覲季父於此視廬里
若巨邑覽風物如大邦鱗鱗然屏宇之羅需需然煙
火之邦一派趨碧群峰走青橫飛而野霍冲波曠望
而晴郊遠去是以俗阜家泰官清吏閑凌晨而舟車
競來度日而笙歌不散故知興廢有時吉凶由地不
然何勞於舊宇而逸於新亭耶吾友工韻字還古篤
泊未遷祿為親屈莫邪曾試屏象無全是年冬枉車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再至蓋有為也先是知余謀展觀視驟謁簾幃去繞
旬月歸諧素志知還古不日青雲暫過我願耳徒服
其所刊變風易俗嘗聞期日之內變為大縣乎亦是
斯塲人士之所願也其他故事前記已詳其或加予
未可無述大中十五年十二月
初建清溪縣記
五代詹敦仁
夫萬戶而置郡千戶而置邑古制也泉之為郡古矣
小溪塲西距漳汀東頻溪海乃泉之一鎮守也地廣
二百餘里三峰玉峙一水環迴黃龍內顧以驟騰朱
鳳後翔而飛蕭土之所宜者桑麻穀粟地之所產者

簾禽魚民樂耕蠶治有銀鐵稅有竹木之征墾石
溪山之固兩營之兵額管二千餘人每歲之給經費
六餘萬貫地實富饒是豈不足以置縣歟敦仁奉命
以來視事之始既嘉山川雄壯尤喜人物夥繁思禁
而縣之乃以狀請于郡太守未幾而報可之令下增
割南安近地新揭清溪美名敦奉以還大懼弗稱矧
新邑發崗自乾亥而來轉勢從辛兌而入向丙巳以
奉離明之化派寅甲以仲震豐之威左環右接如抱
如懷前拱後植若揖若拜折為四鄉一十六里通計
一邑幾三千餘戶梓列以圖卜契我龜當三農收歛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十三

餘暇適三營番戍休閑便近之戶役止三日而民不
告勞築作之工計不踰年而兵不憚用崇門堅樓所
以嚴其勢繩廊周宇所以處其吏屋不華而加壯寢
僅足以為安居民鱗次雍雍然以和官廨翼如濟濟
而有辨由陸而至者必出其塗白水而運者會流于
下坐肆列邸貿通有無荷畚執筐各安職業上沃而
人稠風淳而俗朴真東南形勝之地實疆場衝要之
區也初經營於顯德大火之首冬遂落成於明幸小
春之下澣苟完焉美不至侈矣曰庶曰富又何加焉
其柰地華人夷業儒者寡是豈教有未及者歟殆亦

俗有待而化者歟豈知夫秦奢魏褊俗若未易以
轉移夷清惠和聞者尚能以興起顧在上之人所以
作之者何如耳敦仁不能遠引古者之說以為喻請
以鄉邦之事而昌言之爾開之初人未知學自常公
觀察以來有歐陽四門者出豈曰彼能而此否孰謂
昔有而今無蓋未然者猶有所待而然未至者猶有
所勉而至齊變至魯魯變至道盛事鼎來以答山川
之靈雄名日起以續龍虎之號曰教之令固不敢不
勉而從令之教爾邑之人當交相勸勉以副令之願
望倚歟休哉丙辰十月甲辰記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十四

清隱堂記

五代詹敦仁

清源之西踰百餘里有地曰清溪去邑之西又踰百
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絕高大遠跨三郡有田可耕而
食有山水可居而安予既卜而築之爰取清幽之義
榜其所居之室曰清隱堂然清則清矣是特懸之名
耳又烏觀其所謂至清者哉若夫煙收雨霽雲捲天
高山聳髻以軒騰風梳水而微動於若曉粧觀鏡夜
籟沉聲寒泉聒耳玲瓏如憂玉崢嶸如鳴琴非宮非
羽五音不調而自協不絃不絃不撫而自鳴此
其所以為清者也然與其適於耳目之外孰若得之

饌酌襟之內春而耕一犁雨足秋而歛萬頃雲黃
餐飽適遇酒狂歌或詠月以朝風或眠雲而漱石是
非名利榮辱得喪皆不足以為吾身心之累此其真
清者也宜乎斯堂以清目之是曰清隱堂云

黃氏族譜前記

宋黃宗旦

自結繩之俗弛書契之文興人之因生賜姓定氏而
別其祖之所自出譜隨以立焉蓋嘗論之六經傳聖
賢之言行以著諸史載古今之是非以稽故後人以
之而作則焉天下至大以輿圖收之人民至衆以版
籍定之矧人之本乎祖不設譜以志之子孫孰知其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為始也予錦田黃氏泰泉望族厥先光州固始人也
祖道隆為東部會稽市令之官東漢末亂甚於建康
歲棄官避地入閩初居大尖山小尖山之陽後以里
匪宜居隨改遷盤龍山東靈秀村之東名其地曰黃
田有孫曰迪者為袁州判官嗣是家祚稍興三傳而
至曰讚為明州刺史立家語縉紳疊起代不乏人其
間之以文名著績為世所物色者有滔公官至太子
中允有克學公官至侍御史數傳而至訥裕者唐禧
宗時官居工部侍郎繼而次兄毅裕產厥女德色曼
人唐昭宗光化間閩王王審知聘立為妃產世子曰

建鉤延政者鈞後稱帝追崇其母曰后來謁家廟
錫於後山之下文武百官悉朝遂名斯地曰錦田絡
曰錦谿驛曰錦田驛錦遺跡尚在迨國初建隆之間
先則有履道公至道公襲慶則有禹育公以至郎中
負外忬丞繩其芳學士評事錄事按其武御史州判
諸公振其響而其間科目萌生誕出者則難以枚舉
也故當是時祠厥宅里表其風聲左有取青右有拾
紫中有甲第聯芳噫五寶出於十郎漁陽推實氏為
重三陳生於秦國天下以陳氏為榮然則椒房簪纓
踵踵於我錦田者其地之榮且重者何如哉予策名
時思婉前美按稽舊譜傷已往之失次虞將來之罔
聞聊紀其畧以托重我杰孫子云

閩帝遊靈秀山記

宋黃宗旦

龍啓二年甲午十有一月朔越七日癸丑車駕幸于
此祠家廟置酒召姻舅飲酒酣上戲曰太陽俯照秀
溪山後徑前溪乾不乾克濟公正色颺言曰願彼麗
天恒在午并乾九有八荒間帝喜曰尚賴群辟終宴
極歡而罷時夕陽西下帝宿於離宮次日駕幸靈秀
山見峯巒峭拔狀似美人詔改號曰美女峰又覽諸
形勝畢駕回獨羨是山之美勢峻巖巖伏盤蔚嘆曰

地靈人傑不其然乎又見第宅週迴甲乙翼以
阡陌飾之錦綉以為雖花錦之地不足以勝之故以
錦字別名里曰錦里驛曰錦田驛居曰錦第銘曰錦
谿墓院曰錦田大福勝院君恩優渥家塚增榮斯日
也盤桓遊宴之間唱和不絕晚帝入宿至次平明時
見金風剪剪瓦霜稜稜帝曰錦田之地如斯時者暫
乎常乎克宗公奏曰茲地極瀟遇秋之日如城郭之
遇冬也帝嘆曰小民得無愁苦之聲乎於是下詔凡
瀕海之居民房屋許用瓦粘而瀕海獲以粘居者始
此然斯時也於山之上旁築御道結綵山設帝座置
離宮鋪錦於田剪綵於樹窮極華麗觸目之間令人
不覺有折屐齒處至於山石之顛則刻有萬歲龜千
年鶴鍾馗拊鹿驅鬼於上焉不特是也鐫字於石則
前有通帝座後有觀是天左有過處便是山右有兩
峰之間又是嶺至於山勢崎嶇行者多困而瀕則鏤
書於山曰凡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
地則不跌而其他盛事則紀於碑碣之間者不贅言
也噫遊幸日也東則有衿佩煌煌文雅雍雍西則有
兵衛森森旌旄閃閃結綺散彩千載殊逢故筆之為
手餘道

記殘經

宋李昭記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
勁歷歷可喜按大藏經目凡五千四百卷今所存
雖有一首尾可讀者又無幾也阿含經四本泰寧軍
節度使齊克讓造廣明元年劉漢宏合黃巢侵楊州
高駢按兵不出詔克讓出汝州會許州部將周茂殺
其帥薛能克讓懼不叛引其軍還克讓十二月巢攻潼
關克讓復出戰關外士饑燒營以譟克讓遽走入關
勢不能守賊遂犯京師昔王縉相代宗或夷狄入寇
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大事不脩而終
以賊敗嗚呼將相大臣不能以身任社稷安危而浮
屠氏以生死負天下多矣然辱國喪師不罹誅殛之
禍者又何幸也正法華經一卷乾符六年女弟子牛
妙音書禧宗既立天下多亂盜賊群嘯王仙芝搖毒
於江湖黃巢磨牙於閩粵荒墟暴骨不堪行路士犬
夫顧唐將亡索匿避禍如觸網罟畏死無日閨門女
子區區媚佛以自救亦可哀矣大涅槃般若經三十
卷武寧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
也後為龍武都統軍與民叔琮同殺昭宗全忠誅
之以威天下謗此經天復三年所書崔垂休召全忠

誅宦官韓全誨劫天子奔鳳翔昭宗初不知謀金忠
既至帝怒諭使還鎮未幾復引兵薄城下惡熒赫然
震逼與衛強藩悍鎮陰虞爛額之禍進退首竄莫肯
同出一手以扶天步全忠禍心滋大欺天盜國人共
怨怒友恭猶詭佞佛以厭天下耳目使世無佛則可
果佛能報應人則又將欺佛而盜禍不亦愚乎毗柰
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
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飲貨賄山積
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為此經豈
非畏后所偪耶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
進封時所制也唐制太后皇之寶皆主之未嘗用印
凡封令書即太后用官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
人不間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鎮使者旁午
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為僭矣按五
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
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其餘中斷橫裂蟲蟻鼠齧
雨敗塵腐無復完綴想夫飄散踪籍炷燈拭案補壞
帷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釋氏之戒能為人寫四
句偈獲福無量心生不信罪抵千劫今其徒怠棄如
此何頃頃之甚也不然禍福自人不在於黃藤赤軸

也麟耶予感其禍亂之迹殘缺之餘因書其事聊寄
其一嘆云

水陸堂記

宋李邴

凡人居其家以孝弟雍睦教告其子弟弟順以從
必其人孝弟雍睦有素故其出諸口也無愧辭施諸
人也無忤色否則其家不誠其言且弗從之矣非惟
弗從又從而慢易焉家其易者也移而施之鄉以禮
義廉恥教告其隣里朋友隣里朋友順以從必其人
禮義廉恥有素然故其出諸口也無愧辭其施諸人
也無忤色否則其鄉弗誠其言且弗從之矣非惟弗
從又從而靳侮焉鄉其易者也移而施之國之天下
則又有難焉人其易者也移而施之鬼神斯極矣神
與人異乎曰好惡同人視聽有形神無形人可欺神
不可欺則神之難也滋甚人能以責於人者望諸神
而出之無愧辭其施之無忤色神誠其言而從之焉
必其人仰不愧俯不忤者而後能之不然則殃咎作
焉其為慢易靳侮也豈直其家其鄉之比乎泉之南
安有精舍曰延福其刹之勝為閩第一院有神祠曰
延福王其靈之著為泉第一每歲之春之冬商賈由
南海暨蕃夷者必祈謝於此農之水旱人之疾疫

亦然車馬之蹟盈其庭水陸之物充其俎戕物命不知其幾百數焉已而散昨飲福觴且雜進喧呼狼藉有禪師慧邃以紹興元年尸是院其持身也靜而通其蒞衆也簡而嚴適責之未償者償之規繩之未舉者舉之未幾院之徒循循焉異前之為惟神祠仍舊師慨然曰吾教以殺牲為大戒神依佛而守焉猶人之於家於鄉者而弗從其教可乎此非神之意特人徂於習俗耳質於神曰其能易殺為仁者則兆吉卜者曰然又曰其能却葷茹為蔬食者則兆吉卜又曰然師曰神其許我矣又號於衆曰吾教有所謂水陸會者能化刀鋒為金淨土化鑊湯為花池化鍼喉為火喙為天人化洋銅熱鐵為香飯以一色一香為無邊以十方三世為一會其德莫大焉神許余以不殺余將為是會以報神之功且與人為請福之地其可乎衆唯然曰諾於時闢祠之左為屋若干楹環其外中設十六位堂宇靚嚴繪事煥列不勸而事集不督而工成作於四年十二月成於五年六月涓日之良師即其堂設壇場為大施會受成以五戒如其法之儀自是凡祈謝於此者其牲饗牢餼蠶桑之費易之為水陸會救物命歲不知其幾千萬人不作罪業而

作福業神不享福報而享淨報其利益不既大矣乎或曰師以佛戒信於神其有不信於人乎神以佛戒惠於物其有不惠於人乎是佛與神交致其道與物兩蒙其利將見泉之人無旱疾無災殃年穀順成壽考且寧水陸堂其和也雖然吾聞世間法以鬼神知為貴出世間法以鬼神不知為貴昔王泉山神受教於智者大師嵩嶽神受教於元珪禪師與師故無以異名障蔽魔王隨金剛齊菩薩一十年覓起處不得而提婆尊者與自在天神相見以心不以形王老師遊庄土地神預報以為脩行無乃為鬼神覩見與清源文獻卷之十一
今日是同是別師學雲門禪得其真旨者也必自有關鍵其尚有以語哉
九日山墨妙堂記 宋陳知柔
吾州之西有九日山焉俯金鷄江為寺其中蓋閩之一奇晉以來士夫避世氛多遊息賦詠於此至唐盛宜其筆畫與茲山俱傳今訪求亡幾也晉遠矣唐自馬懿公為郡以儒雅稱而相國姜公實廬山下席使君秦隱君從之遊詩益多而字不及復見其後內相韓公偓居南安尤以詩鳴其家刻之碑有吾伯祖龍學簡夫之跋可信邦之文士如歐陽四門林御史

是第史黜盛昭州均與李山之沂周處士朴草性
有墨蹟在巖崖間率磨滅不傳獨四門書建造寺額
在馬國朝進士顯名繇太諫錢公曾楚公龍學公顯
之太師曾公丞相蘇公諸難先賢少時嘗留題今存
者賢良公姜相峰三字與舍人呂縉叔所為林卿墓
誌銘而已中間陳君舉再為吾州其子瑩中有書房
在山巖鄉志完郭功甫過之蔣穎叔將漕往來亦題
名以其寺改律為禪屋老而碑非惟端明蔡君謨之
刻巍然並存焉題名為詩文凡六其三在寺三在州
治郡庠若洛陽江之湓臺塌者無虛日愈久而愈完
蕭源文獻公卷之十一
豈非山君海若之呵護歟抑世情好惡有厚薄也住
山無可一日令諸公碑刻敝舊奉先院為墨妙堂以
棲之與東坡先生柯氏瑞鵲章黃魯直蓮花巖銘陳
瑩中詩并帖近時大叅李漢老謝任伯郎儒冠先溫
叔皮郎留詩贊列于壁屬予記其事吾老矣文不足
垂世且素不習字而嗜古學之心猶在也嗚呼自古
文廢於隋學者不見制作久矣能繇漢隸以攷周秦
繇義者絕無蓋唐晉之帖鍾王顏柳多工行書世人
鼓慕終身惟恐不到尚暇遑其他乎君謨人物風流
不居王顏下其行書亦今日第一此所以獨傳然書

之工不工無深泥也學者要當論世尚友考其行事
以無愧於天地間足矣而後商畧古今之是非悼石
經之缺補奇字之亡猶不失為蔡伯喈楊子雲若夫
臨池嘔心退筆成山以謀一切之名果何益哉果何
益哉乾道六年冬至後五日也
宋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祠堂記 宋梁克家
乾道五年泉州太守為中令韓公忠獻魏王立祠於
州治之大隱庵淳熙四年公五世孫康卿拜奠祠下
及明年夏四月壬申改作中令及公之祠秋七月甲
子訖事康卿告饗如禮來諭克家曰是舉也非康卿
私其先將以慰邦人無窮之思願乞文以紀歲月嘗
攷景德中中令公以太常少卿知州事魏公實生焉
中令公有德於此邦邦人不能忘及拜諫議大夫召
還道及建陽而卒邦人奔走千里拜奠朝夕哭久不
忍去其後魏公歷相三朝有大勲業邦人曰是我諫
議公之子昔生于此邦者也則相與即州之堂因其
謚而名之以著夫不忘之意歲時奉祀顧猶缺然逮
夫即庵以祠繪事雖嚴而堂宇制度曾弗之稱至是
易其舊貫輪奐儼然像設並崇分左右室佩金戴綬
煜耀交映瞻者起敬罔不懽喜蓋古之為政必因人

心之所不能忘者故物成而人說夫以遺愛在人忠
勲嗣世合而祠之瞻敬一新豈不真以慰邦人無
窮之恩歟克家頃使北虜過相州虜使者語及公舉
手加額曰公勲德威名百世所仰今畫錦堂固無恙
公歿百餘年彼異域且知所尊敬如此而况此邦之
人哉故附載於此云又明年夏四月既望資政殿太
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充福
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清源郡開國公食邑五
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梁克家記敷文閣學
士降授中大夫知泉州軍事兼管内勸農使斬者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韓彥直書朝散大夫直秘閣知
南外宗正事趙不敵篆蓋

漳州府續郡守題名記

宋莊夏

官守之有題名非直紀到罷之歲月而已能否美惡
來者有所鑒戒亦風教之一助也道州之陽見其姓
名而思之水中之蟹見其姓名而惡之為政者恩威
行於一時而愛惡存於心是非賢不肖之論凜然於
數十年之後某廉也某貪也某勞於撫字也某煩於
賦役也者老轉相傳授一視其姓名交口褒刺昭昭
如目前事可畏哉臨漳自唐貞元二年始移治龍

縣距今四百二十有九年而郡守名氏太平興國
以前無傳焉嘉祐中太守屯田郎中鄭偕始裒次而
序列之沿襲登載莖莖不墜而刻以斷板置之居壁
過其下者若無睹焉誠不足以示勸警夏蒙恩領郡
之明年易為二碑揭之道院庶幾朝夕便於觀省於
其所愛敬而辟焉於其所賤惡而辟焉則賢者吾之
師也不賢者亦吾之師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必
有感於斯文

萬象樓記

宋留碩

郡城于山亭于城區以南州爽氣舊矣山而城之城
而亭之翼然翔于空虛得名無忝也今山不滿丈而
城夾老木亭不越乎蒙蒼翳翳之表臨而四眺無一
矢遙將何以騁遊目而掇秀爽歟迺得一遺址構斯
樓踰月落成櫺林軒敞則列峰森揖大川橫陳傍臨
海光明無遁影文如塵鑑雲開天闕逍遙晃蕩御風
半宵曉而登則霽色初分群動蠢起水浮陸走鱗鱗
翰飛絨機不藏意態萬出暮而至則斜陽斂照素
揚輝坐挹澄明卧吸沉瀟萬籟寂猿聲出林迨夫
土哇膏而千疇暴布足以省耕也雨篩霖而凌澹
龍足以志喜也閭閻列而疾苦周知歌謠興而譚

之勤是樓之所有不一而足矣特爽氣之多而已以
萬象目之可乎客曰萬象皆春意詩人語也構成於
春惡乎弗宜然布中和奉寬大納斯民於和氣薰陶
之則環境皆春臺也何一樓之獨春予曰千
里昇騰職敢不勉既羸于考民偶相安公退坐對岡
巒眺望江海澄涵有中州氣象風晨月夕達人賞心
至於德澤洋洋周流八極者化工之發無一物不遂
其生則霄壤之間何地非春乃聖主之仁也守臣何
有焉抑取其時然耳客曰唯請書而揭諸楣

石井書院記

宋留元剛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若遠而近所寓
皆教故士君子行人人有之世世有之世入春秋魯
泮鄭校不絕如絲一經羸暴掃地亡幾漢室開學治
今百世然豈必曰京師郡邑而已哉亦惟崇廢起墜
猶幸不泯嗟夫吾先聖之道與天地並赫赫巍巍天
下用之天下之功一國用之一國之功一家用之一
家之功可祠而敬於地何擇後之所以日不逮古者
教化之畧治效之虧也昔龍江有書院寔久弗葺惟
南徐僅存開禧甲子余始議復故或者難之余喟然

曰教化之地不病其詳而病其略今之所病乃畧之
故聚廬萬里徼福縉黃重堂突屢經營恐後設一傳
館遂駭觀聽寧有是哉繕脩以來于茲十年建安將
若絳貽書曰石井居郡之南亦號多士距郡學二舍
有爰者告病日間予漸倣為肄業之所太守邵武鄒
公應龍然其請捐公帑四十萬以倡漕舶二使者郡
之貳車鄉之秀民咸以資助爰相茲土面三峰會衆
流歆基崇數仞規制殿於中堂於後為齋者四杏壇
築於西序之前祭器藏於東序之左又即堂為別室
以祠二朱先生三門列峙繚垣環周簷楹層複凡三
百楹公私經費合四百萬贍養有田肄習有舍釋菜
之儀攷士之式大畧可觀矣經始庚午之冬訖工壬
申之秋若時司存期會東濕艱方郡國不急是圖不
惟不敢亦且不暇微賢太守孰主張是淑人之功遠
矣頌文以記余思既事未免遺俗效之猶非敢自足
乎雖然是役也請之者不憚從之者不疑卓然有見
實獲我心天下如石井者凡幾使請之若而人從
之若而人則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將使是民為三代
之民矣書之何辭

丞相留公梅祠記

宋留元剛

恩平有二陽陽江簿尉廳我先大父丞相魏公所居宮也尉舍餘隙地官門無事植梅數十本盤薄其下去之四十九年季父作州來訪大父故址叢榛簇棘剪為徑而後可步梅僅一二存者忻然如釋滯淹而有感主人盼睇之色少尹林君革請効力遂即其處為堂繪大父像以祠焉列梅於庭而榜舊植者曰留公梅示不忘本也堂成季父帥其屬奠謁祠下邑之故老秀民咸在相顧咨嗟頓生恭敬既而走書京師謂元剛曰汝其識之且以林君所述之槩惟大父之發軔也元剛告未齒孫行後十八年迺獲錄事清源文獻

願濱先生祠記

宋黃必昌

黃門公請雷後百二十四年王侯當時始即故居之未幾復壞又二十年永嘉薛侯是來一日訪遺址則棘生焉瓦礫聚焉乃慨然曰是地勢碑兀風蕩水雷莫能支宜也北行數十步得貢闈舊址迺裏百丈曰是足以奉我公矣嘉熙戊戌之冬月築而遷焉建樓百丈祠公其下創老蘇長蘇二公神主於樓之上為三翼以兩廡位以四廳更衣有舍齋居有室庖漏浣濯各有次聚九經百代書備籩豆簋簠之器門之外甃以巨沼跨以長橋繚以垣牆植以花竹沼之外為重門登樓遐眺則環城樓觀如拱如揖規模宏偉氣象軒豁而居址堅密是可久矣而侯猶以為未也首捐俸二十萬買田積園群郡僚屬及州人咸踴躍趨之積二百萬歲得租約三十萬凡月朔謁祠春秋釋菜與職掌之廩皆理之費皆給焉是祠千載猶一日而侯之德亦與之無窮矣噫嘻並建聖哲立之風聲此為治之光務而世俗罕有知之者黃門公氣節文章師表一世去此百餘年矣更幾守而後祠建又作興脩壞至今侯而後能為久焉之計聚書畜器掌以學者春秋之祀弗替引之使人常有興起愛慕之心是則難矣雖然公方立朝屹然一有不合卿

之位萬鍾之祿不屑顧也使肇是祠者一拂於國有愧於心公豈屑享之歟今侯之為州大畧類長公之記蓋公嘗論齊相所治齊者比歲穀賤民紓節縮用度之餘因人心所同慕者而為之以是奉百世之祀吾知公其享之必矣

泉州大成殿記

宋洪天錫

天下萬形皆囿于數惟形而上者非數所能囿故巨浸不能汨五行之倫烈焰不能燔六經之理此夫子之道所以超衆有而獨存閱萬變而亡弊也旃蒙赤奮若之歲冬十月辛巳泉州大成殿火宗正行守事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七

趙侯希宅以兵救止故學不燬申旦率僚佐及有位千學者臨夫子之庭三提學使者移問火故校官林起東黃以謙震悸承命郡帑素枵侯悉少府用度輟師生餐錢命別駕虞會元幕史霆聲蒞其事大漕寄公各致助里之喜於義者願受役焉明年六月甲子禮殿告成用舍萌禮霽廟重檐四阿視舊加壯剡繪就章各按儀式先儒後祀一如穆陵詔事竣事二校官以侯命來謁曰典教亡狀貽禍聖師無所逃戾茲幸而濟未知能自贖不記事之成敢重奉以請予謝曰此童子時所誅歸也雖老且病曷敢曰不可春秋

賢新宮穴而新宮成不書今書春秋意與二君固諱曰謹知臯也顧微以復侯命予不得謝廼曰侯命辱矣紫陽夫子侯之外王父也文獻在焉朱子嘗議白鹿禮殿欲按開元禮臨祭設位不果欲改跪坐又不果豈像於古未有而禮以義起亦莫之敢廢與我朝通祀之典所以度越前古非但門二十四戟冕十有二旒錫之鎮圭扁以宸翰而已列聖以儒立國諸老以道覺民緯義經仁祖性宗命億萬斯年賴此一脉學官像設特以收歛人心之敬夫子之道豈依形而立哉嘗聞至人入火不熱是雖寓言可以喻道善學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七

者能於溫厲恭安而得夫子之氣象於蹶躩蹢躅而得夫子之步趨於鑽仰瞻忽而得夫子之博文約禮於及門歷階升堂入室而得夫子之宗廟百官道在人心火固不能熱也特患人心不火而熱如朱子所憂爾內規束縕也外誘抱薪也吾為此懼二君幸以復侯倘以為然願與承學交相儆焉侯方築精舍祠紫陽尊師重道不以乏辭蓋政出於學故知所先後云咸淳二年六月初旦朝請大夫洪天錫記

連州學記

宋陳晉接

溫陵留侯守連之明年民歌于塗士誦于校廡遷學

于海城南因郡人之請也將訖役以書與園來因道
郡山水之秀名天下蓋自唐賢以記詠發之繇是文
風四振為名進士者代不乏人至國朝尤盛見諸錢
學士希白所為書堂記班班可紀而邇來人物少不
知書故議者咸以郡庠斗僻一隅氣象鬱律為言城
南有列秀亭迺丞相紫巖先生張公嘗所游憩之地
而扁榜則其子宣公南軒先生之手澤也其地爽塏
臨平衍一水縈迴四山環揖宛然古類宮規制殆天
造神設若有所待者既定遷議亟發帑廩為之倡邦
人喜夙心之一旦獲也相率捐金惟恐後輒使李公
華嘗為是邦史曹掾遠致五十萬以助連帥彭公鉉
常平使者黃公成聞而矐之亦各致二十萬事力既
裕百堵皆作於是殿有廡有堂有序門有橋射有
圍御書有閣禮器有庫齋廬庖廡靡所不具又祠先
賢于學之左仍亭其前以存列秀之舊風氣宣豈人
心作成說說成材或者其助乎是歟願為我識歲月
且有以惠告于連之人習接不敏何以辱此而重辭
侯命竊謂連舊隸湖南湖南學者寔宗南軒而此地
又嘗經其品題然則是學之遷夫豈偶然哉抑聞先
聖之學得之五峰以仁為天地之全體以弘毅為

仁之妙法所謂豁然大觀以充其體卓然有主不同
其波學者亦嘗從事於斯乎今其書家蓄而人誦誠
能力探精索繇五峰之門邇伊洛之庭有以闕見洙
泗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其於藏脩游息之間必有
所警發他日之所成就亦必光明俊偉有大可觀而
非直區區業文為名進士而已山川炳靈當於是乎
在矣惟爾連之士懋之侯名元長丞相忠宣公之孫
所至有惠愛其治連也會鄰冠為暴畢力捍禦州以
無事調度煩費之餘又能興此鉅役此尤可書端平
三年夏五月甲申記

清源文獻
金舟世系記
宋留元長

昔有真人鄭安期來遊羅浮後於廣州蒲澗所隱而
成道者也嘗謂秦始皇曰後三十年訪我蓬萊山羅
浮則其別島也安期以丹法授朱靈芝此山洞天寶
朱真人所治也朱以授陰長生居鐵橋陰以授蘇玄
卿居青霞谷蘇以授葛玄字孝先吳時居飛雲頂葛
以授鄭思遠字思華居泉源福地鄭以授玄之從子
洪於麻姑峰下煉丹

安溪重修大成殿記
宋梁椿選

咸淳元年季春上饒鍾侯國秀來領縣事仲秋釋奠

將撤饌微聞殿宇剝剝有聲心甚恐故事也然視之棟桷矣召諸生告之曰禮殿靈廟如此無以植教基柰何諸生曰姑補葺侯不可命撤之捐金為倡授匠指畫僚佐邑屬暨職事員致助有差學長蘇君魏等分董其役增高舊址二尺兩廡各廣拓如之棟宇崇宏像設嚴備始事於是歲之臘明年夏五月訖工蘇君令諸友請記惟我朝以儒立國重道右文章尊崇先聖先師秩之祀典是豈徒循舊比哉上下四方之宇從古來今之宙非此一脉行乎其間人之類滅久矣夫子之道固不以廟與廢為存亡然示學者之依歸尊正傳之宗主賴有此爾今為吏者惟知簿書期會之間上以督責為功下以趨辦為能至有漠然視學校如傳舍者聖師之居顏髡推壓謾不之恤風俗日卑人材日陋莫有知其故者鍾侯於邑焦熬不憚樽節與此鉅役是則可書也已

儒遊縣尉廳思賢堂記

宋黃嚴孫

儒遊尉廳在縣西南數十步屋壽且數百年廣不至奢狹不至陋規模位置整整可觀樓曰大隱可以面溪山軒曰梅竹可以羅賓友亭曰環秀可以娛觴咏有堂介乎其間粗完潔可喜書冊橫陳花木群揖公

暇藏脩必以是前此未有名之者意必有所待予因榜之曰思賢有客來詰所以曰尉職警捕耳事至俗官至庫以至庫且俗之官而馳志於至高至遠之域得微欺我歟敢問予之所謂思賢者何居予且愧且笑對曰客何言之陋士方脫民訟齒吏行俛首就一尉誠庫且俗然事俗而不自為俗者學充於事也官庫而不自為庫者人大其官也故有都三公而飄忽如煙埃者亦有屈一尉而震耀隨日月者顧樹立何如耳客亦嘗聞昔之尉斯邑者有二賢乎邑舊有學自就圯士失所業咸平中段全易東南隙地新而大之作孔子廟按三禮圖為七十二子像後既畢率縣令備三獻告成且碑之侈其事士謹曰官于此者未有是用大勸始盛有儒雅至今論所起曰段尉云蔡君謨弟兄生農家幼未知學凌公景陽一日拔之群髦延之公屏與子弟齒兄弟日進學不已去之日復以囑之守其于學督課之後接踵登上第而君謨卒為慶曆名臣繫一尉教誨之力夫尉以警捕為職止於警捕而已今也立學以教民挈民以就學切切然若不逮可謂不局於其職者矣彼局於其職者以警捕為職以發適為神以一切治理為功至於興學先

民之事則曰非吾職二公不局於其職之中而行其志於其職之外可不謂賢乎哉殆不可與庠且俗者槩論也昔常袞使閩以文辭進郡縣小民而首得歐陽詹文翁治蜀脩學宮而人爭為弟子員予謂段陵三公之舉實似之特位有崇庠故所施有廣使耳然二公初筮之所施已晶煒炫耀如此使推之一州一路其功豈在常袞文翁下哉予職警乎此視二公無能為後深恐先賢之名久遂就湮沒故以名堂寓其德難華高之思復記其所以名堂之意俾列焉既辟予之俗且洗客之陋又以詔後之官于此者寶祐四年十月三日記

遊菱溪記

元盧琦

惠安之北鄉其泉石林麓之美獨菱溪為勝菱溪源甚遠惟余之所嘗遊者為尤勝溪之上兩峰對峙皆蒼翠可愛嗟哉嵒巖狀若相敵而不相讓焉者一水出兩峰之間或淵濤點黑莫測其底或淺僅沒膝瑩澈靜幽魚之往來可數也溪多石水觸之則澎湃有聲其最巨者離列水中相距咫尺水束而過過則帖然凡幾曲折而抵于驛道之衝宋治平中橋之以渡即所謂永濟橋者水由橋下注有山橫截其流水復

曲折疾逝自此以往余亦未暇究其所窮也余外鳥石山下溪出山之背曩來余訪親舊愛溪之勝而屢遊之然信宿即去不能久留也至元己卯初夏余與莆田大方君同寓烏石精舍每日未晡主人輒相命以出出則菱溪至則沿流上下以釣得魚則歸歸則月出東山矣故一月率一至焉雖風雨亦往然猶以為未極其趣也五月未澣不雨不晴三人野服芒屨客亦如之一僮携釣以從一僮肩酒雜以般果始由永濟橋則披榛取道以達于溪主人把釣立于翠蔓青樹之下倦則與客列坐石上命酒小酌酌罷即釣如故頃之步且前石愈奇水愈清地愈奧意愈適而魚之嗜餌者亦數數獲之於是爽氣憑凌煩襟飄洒雖屢酌不醉也已而復得石橋數間盤桓久之溯此而上計當猶有佳處而日入矣噫主人生於斯長於斯且將老於斯余與方君客也水光山色不可奪而取分而去也雖欲恒賞茲勝其可得耶昔柳儀曹以事謫南州久且不復其境之最勝者若黃溪鉅鍾潭等處無所不遊遊為之記所謂雄深雅健之文皆於是乎得之今余才不見用於時文不足示於後姑以此以記歲月云

息見閣記

元釋大圭

夢觀堂之東齋為閣其上瞻而南焉窺介乎二宮之間北宮高而南宮有樓益高面遮背擁閣不有見見不能遠凡山水草木城郭人物之盛美秀蔚者無一於前因名其閣息見吾居歲不一二登為吾徒者以吾所不登亦不時登以故閣為棄閣也一日群來告去其階者吾問然念焉夫物以無用棄閣以度諸物其用且南鄉而明求其為可棄者無得徒以南北宮者限無覽觀之適棄之不已過抑今有載道之用而知道之明其所以為絕人者且澹然無外物接群高厭之無所動其心則以為無見而棄之可乎吾於是重有所感焉古之人以見為妄教人息之則真者不求而致矣而人廼遂遂於見前趨疾馳之不暇而暇真之求耶人之去古之人遠矣吾生四十有七年才卑知閑不適用有愧乎閣者方將登之樂其靜以老焉不閑之得之幸而閣之棄其得乎閣也二三子用吾言無棄至正辛卯二月五日恒白山人記

清源文獻卷之十三

記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贛州重修博濟廟記

元莊震孫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郡士某某踵門請曰靈濟昭應王懋功碩德靈貺昭彰碑記班班獨至正壬寅事蹟未有紀者願聞揚之余因詢其詳二士曰熊天瑞據贛是年五月十八日率眾攻寧都至螺石遂退十五里圍營使人窺覘無兵乃進邑民協力固守是夕備禦外攻益急飛炮入城邑民迎神東城樓上砲石飛在神掌中亦無所傷交鋒之際熊軍輒見白鬚老人巡城飛砲射弓不能迫或言胡太公陰助之也熊怒縱火焚廟火屢發而屢息乃行魔魅之術廟遂燬焉方是時外無援兵內多罷民食盡力竭熊亦以不救為誓然後歸降全城之力神助為多然熊之兵士道殣相望部將劉千戶夢神譴之抱病將死忽躍起狂言曰我今營蓋廟宇雖未竟亦靈驗之一端也余作而言曰有是哉因取神之家傳閱視神姓胡諱雄字鑾處之虔化人今贛寧都也後梁龍德辛巳四月八

目生體貌魁梧隆準廣額目見耳言行敦篤邑人
發畏是非咸取決焉人有善則勸之以成其美有惡
則懲之以改其過年八十三以壽終每著聖貺人咸
異之乃立廟祀之縣東南二三里地名潭傳岳州太
守孫志康嘗夢神謂曰若何可得封爵康謂曰宜行
陰功毋專為止禍因勸以禦災捍患朝廷必加封賚
自是邑中水旱疾疫干戈皆禱焉神皆響應而救援
之宋崇寧四年以神有功於國有勞於民始賜廟額
曰博濟邑人狀神之功屢請於朝越明年初封兩字
侯乾道四年加八字侯自是功德益著嘉定十年進
封公爵端平元年加八字端平三年又進王爵淳祐
七年加贈四字靈濟昭應王而夫人劉氏亦贈慈祐
助順妃上下百有餘年詔命疊至恩寵隆赫向非神
之精爽昭燭顯著何以遠近尊崇上下敬畏廟食一
方如此哉余惟盈天地間浩然之氣也人稟是氣而
生養而無害則塞于兩間與天地相悠久故其生也
德器超異事業烜赫及其卒也精爽如在能驚動禍
福不隨死而亡若神之所為彰彰如是豈非浩然而
獨存者歟矧神之曾孫曰吳者以邊功授銀青光祿
大夫內殿崇班即之所謂以驅疫癘救水旱功贈

侯慶侯皆伯食於廟曰楚者以八行舉教授蔡州
侯攝亂闔郡奔竄公獨不遁不降一門受戮事寧贈
官覃恩今祠于學宮部下有二將曰丁權曰吳子輔
神以助陰功丁封顯靈將軍吳封助德將軍侍于殿
上此又餘澤之沾焉後人久而靡替也邑人以神棲
遺燬乃相與捐貲鳩工中構正殿右廡祀銀青光祿
無祀衍慶經始癸卯十二月二十日以次年九月畢
工雖未完美猶有俟後之人嗣而營之

寧都縣先賢祠記 明莊濟翁

洪武四年秋濟翁叨宰贛之寧都冬十月望視事恭
謁先聖先師因謁鄉先賢于明倫堂之西觀其像塑
綉飾彩色凋敝方興念于懷適以事至江右閱十有
一月而後歸未遑他及亟命工整而飾之列坐十有
五賢亦不知為何人茫然無可攷正遂稽邑乘及詢
學職耆士久而後得其詳面南而坐者九人駕部
郎中周先生諱薰字世南居中賢良方正黎先生諱
仲吉字漢儒潯州太守孫先生諱長孺字思齊贊善
大夫曾先生諱奉先字紹宗岳州太守孫先生諱
掌志康在左殿撰少師黎先生諱珣字東美桂州
孫先生諱立節字介夫婺州教授胡先生諱

德林孫隱君諱勵字志舉序其右東坐西向者三人曰通直即陳先生諱志言字德成丞相清獻崔先生諱與之字正子號菊坡東州同知贈太平路總管孫先生諱登龍字壽甫號春谷西坐而東向者三人曰東蒙隱君胡先生諱時中字伯正肇慶節推曾先生諱興字光祖號唯菴松江知府孫先生諱興禮字慶甫號梅谷悉書官爵姓名于其座且刻石于壁間庶以貽永久無寧都賴之鉅邑山川炳靈卓生異才自宋咸平庠子迄咸淳辛未第進士者自黎仲吉而下三十七人特奏名崔甲而下四十五人前元中鄉

清源文獻

卷之五

四

貢又二人曰曾先賢曰庚旂可謂盛矣祀於學宮又其傑出者忠義凜凜文雅彬彬苟繪塑故而弗嚴姓字泯而不彰何以起人心歆艷而激勸之哉故表而出之俾登堂瞻拜者有所感慕興起焉吁孟氏不云乎人病不求因書以示邑人且以自警云

南安金鷄橋記

明朱鑑

泉之南安縣西數里許有大溪古名金鷄渡環溪之前後有金粟紫帽清源翠屏諸山東則翼以黃龍江西則殿以飛陽廟郡邑之勝藝於是為最識云金鷄通人行狀元方為三才宣和給事江公謹因堊母墓

舟浮橋建炎丁未始告成梁文靖公適生久舟渡定間郡守葉廷珪命守淨募緣創為石墩架以木梁覆以樓閣人甚便焉是時文靖公名魁天下其言足徵也入國朝洪武二十三年鑑始生又九年道經于此橋之規制猶有存而未毀者永樂初梁閣沒于火僅三五石墩存焉人復病之又十年為今成化乙未太守徐公憫人病涉乃謀諸同寅欲脩繕之有工師李王生者告云水深數丈無容措手足未可為也公乃率同僚友往視果如言越數日王生走報云沙灘數丈功可舉也公又與同僚友往視之復如言乃鳩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

工市材命知縣馬燧經歷鍾強董其事與凡越事施帑者咸出於歡心迨茲歲五月朔日落成沙忽退去水深如故然則橋之作殆有數與其規模視昔有加墩十有七每墩架桃木九十有九鋪巨梁有十上則建長亭八十三間傍則翼遮屏三十有四雄哉斯橋也愈曰功成不可無紀太守曰知斯橋之顛末今之老成惟都憲朱先生在遂以記請予曰先正謂平政君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若太守者其知所以為政歟

太保休小泉公鶴圖記

明鄭奎

三山林小泉翁謝政綠野舊鶴林園命余不辭記之
余以德者君子所以翊治世者也鶴者君子所以象
耆德者也鶴之生也七年薄飛雲漢後七年學游應
節舉則高至鳴則遠聞行則依洲嶼止則集材木書
夜十二鳴中律異凡鳥矣泉翁之取之也其有所托
歟詩言鶴鳴九臯聲聞于野易言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言德音其遠而世應也泉翁以賢太宰鳴而小
泉翁和之小泉翁以賢太保鳴而學士肖泉公宗伯
榕江公和之玉帶麟袍五代簪纓泉翁之蓄德蓋世
世也方且收聲結舌與昂昂九霄之鶴飄然來往如
在世外翁之所得者深矣語稱聖人在上鳳鳴鶴舞
翔翔臯崗之上以翁之德行將羽儀天朝翼至治而
和鳴國家之盛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豈可放鶴于野
其羽特儀式於一方已哉溫陵老叟九十翁年家管
明鄭奎記

介庵記

明蔡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常命其所居
為介庵以見所志及其第進士廳官內外所在為麟
為鳳為長城為砥柱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蓋未
始頃步而不與之周旋也既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

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天子連詔起之
復居今位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清觀政吏
部也命之記清庸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
而發越所以命庵之意哉顧方今人物在清素所思
慕而喜談者獨於公為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
辱乎蓋竊嘗思之矣自古之有大建立於天下國家
者其人物類皆雄渾濶遠吞吐不凡往往身不離乎
齋軒几席間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意度若
是乎遠且大也夫常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
疎畧而不能拘拘屑屑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
不免而今也併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別明白把
握堅固其介截然有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謂
其出於資稟之高加以學力之精緻自有非可以庸
衆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言之志於
萬里者必不肯略於跬步亘古未有耽利肥己苟且
模稜之人而能為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為
君子所滿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
皆不待稱引而可知已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
者乃正所以為遠大之器也故曰人不為也而後
可以有為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達之所施

如其遠之日一變塞焉則為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
立事功而慰人望哉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
非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
也愚意介之一字公所以領終身守之而不間於窮
達老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為字從人從行形兩岐
意蓋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
此意所該自廣惜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證愚言
耳蓋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伏皆有兩岐如是
非善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
之其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
國天下之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
是兩者之間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
釐以致千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
之能事畢矣所以光明吾君阜成吾民而鞏固吾皇
圖者又豈假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為記若夫是庵
之建置規模之類非大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

同安縣題名記

明黃偉

凡百司庶府之公署有題名石以紀厥官其來舊矣
吾邑肇自隋唐而斯闢焉仁和竹厓許子先尹德化
以治優移吾邑未逾年考最乃於堂東立石類題圖

初以來令丞簿尉且紀其鄉里出身履歷不知者開
之虛左以俟續書屬予記焉謂將以考其賢以自警
且以警夫將來者予惟是舉也豈特可以警夫父母
斯土斯民也哉亦可以警夫斯土之士若民也夫父
母於斯者皆聖君賢相以為賢才而禮命之者也間
有不才未必皆君相之誤也世惟中材最多士若民
或因得以邪誑之奸利干之故始以廉能至者終或
以貪暴去而自隋唐迄今千餘年間雖不惑於士民
者不少獨紫陽朱文公以主簿能速化士民為首稱
而莫與京馬嗚呼民不足責也士為民望者亦為之
何心哉茲焉采列實以示之凡登華堂覽貞石父母
于斯者固得鑒別賢否以為勸戒而為士若民者亦
將指之曰某也賢不受變於士民某也不賢士某民
其實病之也安知讀紫陽書者不咸勉厥脩以復紫
陽舊風也哉是為記

泉州府歷官題名記

明史于光

歷官題名非古也然有警勸之意焉郡守佐為天子
親民吏上而孤卿岳牧政需以成下而群邑雜屬職
需以舉得其人則上不勞而下之勞有序故天子之
澤流而其治易成也不然反是然守佐尤為相

曾真西山守泉李果齋得以道學而為之倅折知剛
為倅而鄭守丙以貪刻肆于其上是故居官僚友又
莫幸乎賢之遭也賢不賢之間廉濫公私仁暴分矣
邇者郡守高公以我朝泉守佐舊無類名特鵠石置
廳事以寓無言之規屬光載言于首泉自秦及兩漢
地尚荒朴景耀以後始置縣官至梁天監中乃折晉
安地置南安縣述世至隋吏是者記無可攷唐記刺
史不及州佐宋記詳於知州而州佐亦畧元雖有記
而伸夷抑華無足多也我朝自開運以來百六十年
可攷而知者守三十八人丞二十五人倅二十四人
推一十八人蓋郡志久廢成化而上多畧迨後始得
而詳也若其廉濫公私仁暴之實非居是邦者所敢
知而田夫野老胥人隸卒固有知者鵠成則指而上
下之者至矣亦可懼哉此公與僚友互相警勸意也
公名越字進卿直隸鳳陽人為治嚴而不苛政先所
急而信以行之無以苟為事先無以怠為事後貞剛
簡重稱其邦君之體處僚友邦大夫士和而有則不
可得而親疎也而虛心以盡利病又其善治之本云

朱文公祠堂記

明陳琛

永春大尹臨海縣侯陳文公祠堂戎以書求堂

曰為政而不知重教化作人才吏之俗者也鑠無似
頗有志於古學而未之能而亦豈肯甘心下同于俗
哉來吏茲土已四年餘心長才短未能使民各得樂
生兼阨於游寇之侵日嚴武備故於文事未暇及今
幸寇靖人和乃率諸生顧瞻學廟病其地之不美且
棟宇舊將就頽議徙建于白馬山之原而吾朱文公
過化永春有詩在誌可攷也宜有專祠去縣治三里
許地名流灣山環水遶鬱有佳氣前尹毀淫祠貨其
地于民以充公費今贖之建祠以祀文公中為正堂
正堂之南為大門北為講堂其東樓扁曰識風西樓
扁曰同月取文公詩語以寓意也外此則為號房為
社學凡二十四間先事以白于提學邵公銳分巡曾
公鵬皆曰可遂命鑠董其役而徐司訓衡亦相與著
力經始于嘉靖四年臘閏之望落成于五年季春之
吉敢請執事為之記竊惟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
子則集諸儒之大成以發明夫子者也學者口誦
其書心惟其義真實為已刻苦加功繭絲牛毛析之
極其精天高海濶合之盡其大斯可以知夫朱子者
矣知朱子則知孔子矣知孔子則知天知天則知新
以事天而學者之能事畢矣而近日上大夫以豪傑

自許者由訓詁以識字由文章以著名由科舉以進
身顧乃張大其言曰不談科舉不習訓詁不作文章
而後可以言道然則文公亦廢此三者乎顧人之何
如耳訓詁所以明義文章所以達意而科舉則學成
而見諸用也初何妨於道學哉滯於字義而不得其
會通溺於浮文而不根於道理逐逐焉以爵祿繫心
而不思曰吾將以行吾之所學也如此則於道為有
妨而於文為無用而豈聖賢著書立言以教人之本
意哉聖賢之書而得其所以教我者之意孜孜求
道而至於聞道焉則視傳註為糟粕可也章分句解
以啓迪後人亦可也白晝反本朴若野人可也無意
於文不得已而文出焉亦可也隨時科舉而行乎富
貴可也不樂科舉泊然而安於貧賤亦可也夫讀書
而至於聞道又焉往而不可哉患書多而讀之不得
其要乃謂文公著述太繁多言障道而引許魯齋欲
焚書及陳白沙以輪扁為真儒之說顯肆譏排間摘
其一二未定之見痛詆于師友之間而自謂朱子之
忠臣而不知其為不孝子也義理無窮人各有見分
更分漏亦安能一一與人皆合善讀者融而會之則
千流萬派同歸于海足蹈於焚膏繼晷之

路爾忘言於千言萬語之內於是始知文公有罔極
之恩而書可以無焚而魯齋之所欲焚者非文公之
書乃文公之書之蠹也永春在萬山中山水秀麗風
氣完密濟濟多士喜談書而無外慕必有聞道而知
恩者其亦念柴侯今日作興之勤倡率策勵以求其
所謂集大成者而反之於身也已

鎮海樓記

明張岳

廣東海邦也其會城故治番禺自漢以來號稱都會
我國家臨制宇內幅員萬里因嶺海以為金湯是邦
隱然實當管鑰之寄城內北偏有山曰越秀拔地二
十餘丈國初天兵南下列郡既聽受約束守將朱嘉
朱侯亮祖始作樓五層以冠山顛曰鎮海樓成而會
城之形勢益壯其後樓漸圯成化中總督御史襄毅
韓公命有司脩完之比燼于火亟圖再作以費鉅力
艱持弗決者累年嘉靖甲辰提督尚書蔡公經巡按
御史陳君儲秀折衷群議出帑金二千二百有奇以
為木石瓦甍丹漆僦傭之費選用能吏稽董工程以
明年乙巳閏月興工既而蔡公去余來代之陳君書
御史楊君以誠代之越又明年丁未正月朔工告成
觀制如舊而闕偉壯麗視舊有加樓前為亭曰仰高

左右兩端跨徑為華表左曰駕鰲右曰飛屨舊所無也方樓之未作也環海百萬家矯首齋嗟若失所負及其既作重簷飛閣迥出雲霄以臨比戶群山內向大海浩渺如禿者之冠廢者之起凡海邦之形勝精神有不迅張翕沓以赴茲樓者乎昔我太祖皇帝以丙午丁未歲命大將帥師北伐是歲又以偏師徇嶺外然後天下合于一樓於是乎始作列聖繼統休烈至我皇上稽古重光禮文煥然樓之廢而復興也又適值於斯時蓋斗綱之端貫營室織女以指牽牛之初越所分星也其日丙丁其辰午未其方宿為朱鳥之精文明之象氣數參會有足徵者斯樓之成豈徒抗形勝於一邦實所以彰我國家一統休明之盛元元本本明示得意於無窮也書稱有虞氏之治曰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亦必以是為盛當其時陽德昭融雖海隅之遠為其臣者莫不靖共一心以敬承上德無一毫陰濁以翳其間蓋其君臣之際如此今吏而食於嶺外者冠蓋相接也登高騁望寧獨無帝臣之感矣乎夫苟目前之安而忽遠圖蔽於一方而不知有政理之要風俗之本此徇徇之臣非體國者也撤去戶牖

息一起居無一念不屬於君父其於政理之要風俗之本為之必盡其方而又擴之以廣大持之於久遠精粹明白夙夜匪懈庶幾於古所謂黎獻者於以登降俯仰此樓豈不有光而無愧也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一峰書院記

明張岳

故翰林脩撰一峰羅先生初入仕即上疏數千言論大學士李公不當起復落職提舉泉南市舶司未幾召回守資南都即浩然棄歸天下既聞其風而高之北歸杜門講學不以世事屑意而尤嚴其節於辭受取舍之際俊偉明白必欲得其本心而後已故久之而天下益信服焉嘉靖己丑春按察副使萬安郭公某巡歷至泉以先生嘗謫居於是而尸祝之典未舉維時郡守顧侯可久以入覲去乃謀別駕李侯文節推徐侯昭得城北業祠一區請於巡按御史聶公豹斥去昏淫之鬼因舊材稍易鐵椽悉以堅良以三月朔日率郡之人士奉先生神主而舍奠焉既又治其齋居講堂下及庖廡之屬凡為屋四十間有奇擇士之有志於居之者進士王宣顯職其教是夏顧侯

及晉江大尹錢君甚至自京師則教士續食之法議
求益備而書院之傳可以久而不廢矣夫以先生風
烈之盛去之千百載聞其風者猶將低徊嚮慕不能
自已而况神靈精爽瞻臨茲宇登降出入如將見之
有不反身警惕求無愧先生之心者乎孟子曰無為
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而推其所為
所欲之類至於穿窬同科夫士者之不為穿窬必矣
孟子復云爾者幾微審察之間一有未至其陷溺必
至是爾是故八苟得其本心也雖墮爾就爾之不受
乞人行道之人之心與不受千駟萬鍾者無以異也
如其苟焉以遷就於功利而已則桓文之所以扶義
而霸良平之所以挾術而謀亦何以異於穿窬者哉
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先生所以寧終其身困約
而不肯少貶以徇流俗其不以是欺世或言起復之
事李公入疏辭者十七八矣最後乃屬先生先生辭
不宛曲若有負李公者是不然夫事之不得乎理而
冒為之者使出於庸人與小人中材以下皆得以拍
擯而議之惟其不幸出於賢者復有賢者為之諱其
失而面互之則是非反易人心無所折衷其流弊可
謂害哉嗚呼此先生之所深憂也亦惟求得其本心

而已矣故并述之以告吾黨之學者

一齋記

明張岳

五溪豐先生名其燕居之室曰一齋先生起家進士
及第踐歷禁苑餘二十年遂掌玉堂之篆身榮且貴
矣俄而國家有大議論先生議不合則率官伏闕下
痛哭極諫 天子以為狂妄不祥斥戍閩海居且
七年常獨居一室其湛然然乎其中者日益虛靜其
充然發見於外者日益和粹其靜觀天下之理而自
得之者又日益精察而有條蓋其學之所至不以富
貴貧賤患難而易其守可謂致一之極矣而名齋之
意奉奉不忘又以下問承學之士如不肖者俾說其
大義蓋嘗聞之自精一之訓見於虞書而伊尹之告
其君亦有協于克一之言百世之下惟顏子之學為
足以及之故夫子語以克己復禮而決其幾於視聽
言動之間所謂一者何也天之理也典禮命討皆天
也其體則具於心是故必視聽言動之皆由於禮然
後可語典禮命討之皆出於天體驗之未深培養之
未厚本原之地反而求之有不勝夫蔽且雜也而繁
和衷懋政以一天下之動不樂於自誣其天也歟嗟
夫學者之不講久矣是時而伊尹孔顏之心其終不

傳矣乎某學不知道固未免於所謂蔽且雜者豈微
幽毫髮意見以發明名齋之意而况先生之高明切
實又非有待愚言者故竊推典禮命討之所自出以
見先生之學之至於斯也雖越在嶺南之外其有繫
夫天下之萬變者無端倪也若夫主一之功則先生
之所自為者備矣某小子終奚能言是為記

信芳亭記

明張岳

雷州西湖之勝聞於海北然縉紳南遊過雷州若不
知有是湖者蓋凡湖山以勝名則必帶林麓窮巖壑
有宮室亭榭之觀而前世又有高人逸士留故事以
清源文獻
傳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然後其名始盛而遊者踵
至茲湖皆不能挾而有之獨其渾涵漱澹吞吐萬象
與海上雲日相澄輝於遐荒杳藹之表則非意趣悠
遠不以奇麗弘富求山川者亦不能屢至而自得也
嘉靖乙亥石盟孟子雷謫貳雷始即湖心小島累土
增高作亭以臨湖亭成未及名而孟子遷去又三年
為壬寅春食憲夢山翁子溥巡歷至雷遊斯亭而愛
之棟楠頌覽已有壞者為繕葺開拓加煥飾焉而余
與衆戎鳳山劉子經適以事至雷翁子以其暇日觴
衆二人于亭上酒酣過蘭四望慨然嘆曰賀知章林

和靖死天下湖山無真主人久矣其不幸據都會之
盛日酣於笙歌羅綺又不幸則為勢家之所據奪欲
如茲湖之淪於遐遠而全其真胡可得哉試自亭而
望東阻城闔西蘸冠祠其南則走朱厓之路也昔之
君子蓋有抱忠懷索走朱厓萬里至於僦屋躬耕九
死而不悔當其時豈有待於後世之名哉卒其所以
名者諸君子蓋不與也士患不學無以自信爾既學
矣而有以自信雖無以盡知於人必有以獨知於天
周公之聖而不悅於召公七十二子於夫子亦不能
盡知也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夫以聖賢之徒同堂合
席猶且若是况於以遠外之身逡巡末俗而欲俛仰
脂常以求聲光於上下亦不重愧斯亭而可悲哉余
與劉子矍然竦聽命酒酣飲因取離騷所謂余情信
芳者以名斯亭既名而去猶覺湖光之入夢寐也

泉州府學明倫堂記

明王慎中

堯舜在上設五品之教振民於飽煖之餘而免於禽
獸之患三代循是以建學為之立其官師作其宮室
辨其時物勅其條法甚脩而蔡隆而孟軻氏獨知其
指曰所以明人倫也民之不可使知雖堯舜猶病也
而其聰明彊敏有材智之出於衆人其材也

成足以踐三才之道其過也至於殄行而驚世智之
至足以察萬物之理其蔽也則必為邪說以誣民先
王取而命之曰士而教之於學其所為教有可得言
者矣編收端尋緝紳綦偏之飾而楊襲委進之宜琮
璜瑤璣齊夏和鸞之節而步趨周折之度豆蓬簞簋
鍾鼓官絃為之器而酬酢搏拊以為容典謨雅頌射
御書數為之文而詠歌講誦以為業耳目足以極視
徧聽口與手足足以放言恣動然所以禁防而開發
之者其為事詳而為物博如此至其所以為是詳且
博者其跡可守而其妙不可為其形可名而其精不
清源本廣
可言其通於天謂之命出乎命謂之性凝神於不見
不聞之表默化於無聲無臭之中形器俱泯而思為
無所日改月新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其於所謂父子
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者顧若疎濶而不治簡畧而無
常蓋孔子教於洙泗之濱述聖道以善其人待來者
所可聞者文章所可言者詩書執禮所不可語人而
以待中人以上者德性見於論所載顏曾冉閔之
所答問曾不少及乎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間
而以孝為問者游夏二人而已先王所以造士孔子
所以誨人其可言者如此烏在其為明倫耶是不可

以不知也習其教而不知其所以教由是會其高才
以為發揮於性命而不悟其為人倫之本先王之道
使其高也而出於人倫是乃所以為異端而非所以
為性命也守其卑者以為該貫乎事物而不察其為
人倫之用先王之道使其卑也而外於人倫是乃所
以為曲藝而非所以為事物也德之不一俗之不同
豈獨學者失其體用哉以子貢之賢當其未悟猶思
托於事君事親以求息焉而少休乎為道為學之倦
彼不知其所學者所以學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也大學之道極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國家天下
固非蠻貊之邦鳥獸之群也必有人焉居其間非謂
之君臣則謂之父子非謂之夫婦則謂之長幼朋友
也人有心想志意之精主乎內有耳目手足之動行
乎外非之於君臣則之於父子非之於夫婦則之於
長幼朋友也先王之教使之凝神默化致其心知志
意以善其內又為之設其文采備其容器制其度數
使有以禁防開發證其耳目手足以善其外其通於
性命者行乎事物其由於事物者合乎性命其學於
事物性命者貫乎人倫故其於家則父子親長幼序
夫婦別其於國與天下則君臣義朋友信故無一會

之爵無尺土之階而人物之性以盡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畢得誠行邪說無由而作民生其時無復震驚誣惑之憂其於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雖有所不知而坦然由之是民之所以親也親而不能明民之所以為下也明之而使民親焉士之所以為上也泉之有學國家所建教學之法則命於天子其來非一日矣士之聰明孺敏能自致材智以見於世者往往由之以出而未有能得其所以教者郡侯俞公為政好以德教撫循其民養其長老而訓其子弟惓惓於德之不一俗之不同以為是有貴乎為士者又不

清源縣志

卷之十一

學

鄙之為不足與進且知其民之已信而可用也乃與僚屬咨議叶謀撤明倫堂之舊而新之以興士者講習於此堂而委記於余余謂古者立教其具誠設然所使長治之者皆賢鄉大夫以其素講之學成德之行倡導而鼓舞之其於化民成材尤易以侯之賢專有長治之任而斯堂之作及其政成民信之日士之興起發憤於斯時者宜益眾咸思捨舊棄故以聽侯之所為雖今之去古遠矣所以禁防開發之者其具難以一二追古而心知忘意之精未有求於內而不得也得於內未有不得也學之則為士不學則

為民上下之分可不勉歟興造之歲月則始於壬戌七月已巳訖於十二月庚寅金取於帑之羨者其修鉅體大而費不及民工不踰時亦可書也侯名咨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為今官云

晉江縣題名記

明王慎中

晉江縣舊無題名而有題名者始於嘉靖二十一年邑令貴溪汪侯宗之所為也始侯至縣屬長吏久曠之餘務馳蠹勞叢沓委頓歲又大饑侯補助救扶剔滯滌治功滋起民用大和乃以其間申命衆史蒐獵牘書考前為令者二十人得其名氏官里伐

清源縣志

卷之十一

學

石鏡之立諸治堂之左以待來者而以記屬予其言曰自吾為此常憂邑之繁鉅而懼其不敏問地於圖而田之以頃計者五千問民於版而男女之以萬數者餘三十問士於學於塾而弟子之以業名藝占者至數千可謂地大人衆而禮樂物軌誅罰勸賞禁戒教令行於其間則令之施為非惟民所由利害也當世之治亦將有考焉吾之為此非謂其力之足以獨決而專濟蓋欲考前人之為取其効見於事愛在於民者以自勉以與人同好而共其利也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自勉以與人同好而共其利也故知其人則

其人以追其流風餘思於不泯故雖當官曠歲食之
際勤於有事而獨不敢緩乎此且使好古之士為今
之吏用今之民欲以得志於治非變禮易樂擅刑出
賞宜難以得志又勢之所不得行也藉令處得行之
勢非漸之以馴久遲之以歲祀猶不可真於成今制
官以九歲為任而此二十九人者在任之間或陟或
罷輒以舍去無有滿制而任者其變易之數如此雖
有聰明疆固之材亦且因時便事營民所急以就當
身之功孰能操意悉力措無窮之慮以俟難必之時
哉有誠心如古之人則遵法於今而婉効於古亦何
所不可龔黃朱召漢所稱循吏其為政刑賞禮樂豈
必盡合乎古正使古之為吏亦何以加焉在職之久
近非可以自斷要以盡吾誠心而止苟其一日之在
而不取以不盡此吾之志也夫樂前人之善而思與
民同之又不稱其不善者其意良美所自為志知用
今以合古尤非俗吏所及是可書也昔漢高惠文景
繼體遵業循吏之盛始見於孝宣中興之世桐鄉零
陵成都膠東皆吳蜀策遠絕之域循吏乃在其境
今上嘉惠元元申徵吏治方有勵精之功而晉
江辭任粵後之傳循吏者宜有取於侯於其時事

甚相類然傳於文翁佚其字王成佚其州邑而此石
之存侯之傳其可以無佚矣余既述侯之言而復論
之如此使來者得考焉

泉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明王慎中

鄉試題名刻石學宮自洪武至嘉靖癸卯而石之下
方盡矣上海唐君堯賓以經明行脩擢為教授於斯
學乃訪堅砥題丙午己酉與今壬子凡三種虛其下
以俟方來是歲所取士盛有得人之譽侍御臨川曾
公佩寔監臨之公以公明肅舉故取不失士士所
以成才之多則督學憲使萬安朱公衡所造也唐君
謁予乞記予德業無所稱不足以光前者之石而胡
以副君之所託也揆惟國家取士之典損益前世不
獨法意明備疏數之期多寡之數亦折其中閤以叢
然嶺表之土其盛甲於中州泉在閩遂與晉安莆陽
鼎立為三而亞其盛蓋 列聖道化涵濡之深而
山川之光英醇秀所發育厚矣自此法損益既定以
求士無不由科目而得進用於世而有司所收之士
亦無不出於學而得與於是科者夫脩其身以為天
下國家者士之事而進之所教出於此也養之使可
用而後用之以其

之事宜無不能為者此欽才選賢之方而道德之一
治化之隆其術亦由乎是其為法亦何以異於成
周賓興之良惟其所以教而取之視夫司徒之所掌
閭胥族師之所書大司馬之所論古今同不同可知
也故今之士其得為天下國家而有述者或行誼之
篤或才能之長或氣節之高而粹然出於道德之用
未易見其人焉亦其教之取之之具未能合乎古故
也然其教之取之如此而士之有行誼氣節才能者
不絕於世則選學設科養用相待於無窮其效豈為
小哉道德之為天下國家守之必本於行誼行之必
清源文獻
濟於才能立之必屬於氣節是三者皆所以為道德
之用惟其純乎性而明於心斯不為專長而小成果
其純乎性而明於心則講習讀誦之用於詁訓而詞
章之拘於格法體製者亦不病於陋且俗而皆可以
謂之道德之文學以是教之以是取之自可以得為
天下國家之成材而古今之同不同又未可知也今
日之制宜不為有志者所病而欲有為於天下國家
者宜其皆必由是科以進也若其性之純心之明固
可以自力而必至使行誼才能氣節之偉然者時出
而兼濟乎世豈小哉紫手時世而囿於法制者

夫不繫於時者有開闢造化之機不囿於世者有
變通人物之權此豪傑之士而吾黨之所能為也某
既弱不能自振有負賢科而樂為吾黨誦之以俟方
來者勉焉是為記

遊清源山記

明王慎中

登高望遠攬山水之奇變娛耳目於清曠寥廓之表
而窅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
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
登岷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憮然而罷何
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矍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
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
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
之易泯撫當身之權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樂而哀以身為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於
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
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於物而備享之以
為快何所不得宜其無得於山水而牛山岷首之勝
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
久有喜功名之甚冀於壘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
右江履齒岸而猶憊憊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

乞且為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崖翠壁發舒氣象而
凌薄光景亦尊榮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
耐乎奢佚之驕羨倦乎勲伐之勞動思取樂於山水
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湏臾之樂而不可得豈
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超於濡戀矜顧而然
耶富貴功名者之於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
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余嘗以暇日往遊於其間好事
者往往撰肴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輒相命
為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竒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為
悵也顧視其踽踽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
之價從峴首之賓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
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於時習於富貴之
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曾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
欲為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為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
水之樂卒為吾有吾雖困於世於物無所多取而獨
得之於此彼富貴功名者於天下之欲窮矣而於天
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千駟之
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於江漢魁乎為一代之元卿
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於茲山也吾之
所取其亦不為少歟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遊筍江記

明王慎中

郡侯程習齋公治泉之八月政既通矣天荅之歲而
民此其生公乃得與客遊于筍江之澗夫其浩漾澄
泓之水流日夜之不息演漾洄洑放乎四海浮於曲
折迤邐之遠不知其幾百里而空曠寥廓際乎目之
所極若在几席之外膏原漫隰彌望逶靡畫什伍而
理縱橫巖巖峰踴迅勢驟形凜乎其不可控臨兩涯
而四眺則若逗若拱徘徊停峙瞻留而不去各獻妍
態映燭乎玲瓏泓澈之間而光晶新爽飛散下上媚
雲氣而麗烟霏蓋亦奇矣若夫高帆疾舫出沒於霧
濤風浪相啣首尾而離離漁蓬釣艇謳嬉通祭前唱
後和擊楫空明魚沉而鳥起川虛山蕩於微茫晝靄
之中灌木菀柳之駢羅鸛鵲棲止鳬鷺還集輕簷細
招隨曲成構延亘亘及復鑑晴波而漾倒景斯則民事
之動因乎山水而公與客得以為瓌傑詠怪之觀者
也至於靚粧袿服會一州之士女沿隄循渚而不可
選紛散互合莫窮其來往之所從文蓼芳荃之續郁
遺履焉而星桂棠激豪吹之清越采繁絲之要眇淋
漓真倒徙倚難還忘其岐道之所向而忽乎日之將
夕斯則生人之樂亦不為少歟而公與客又得以同其

嘉治之意者也公飲酒樂甚顧謂客曰吾所得
以為觀者彼方勞於有所營役後而不得休而豈知
是之為美而吾獨得之以為遊娛於物節者之以為
遊矣徒徇乎耳目之好而甘於衆炙之味而烏知吾
之所樂惟我能與之同其意而彼豈誠能同於我哉
今日之遊蓋亦云樂矣然而此江常在泛日月之無
窮而于遊此者不知幾何人而聲磨跡滅與水俱逝
皆已化為浮漚游沫而不可尋矣不有文字以托於
不泯則後之人孰知吾與公等之樂於是也乃舉酒
屬予曰子宜晉之予復於公曰昔叔子峴江山公習
遊與夫柳惲之具區蘇子瞻之西湖其光景物象備
極一時之美文雅照耀意氣雄俊既擅絕於當日而
流風餘韻於今猶可稱思至其從吏鄒湛侍兵葛疆
以及方外惠勤參寥之徒皆因以不沒於後世然則
客方有託於公而此江雖常在其名或當由是以顯
公顧謬意鄙陋無能之文為足以圖不泯之盛事豈
不過哉言已酒罷公揖客別而予退為之記

筆耕堂記

明何元述

堂名筆耕者小洛子為表弟陳時業子名所居之堂
也何以名筆耕者陳子所業名也名何以昉今日

時業子易舊為新飾陋為采余飲而落之因題此名
也堂何以新而題時業子守先人敝廬有年矣雖足
蔽風雨而未夢熊羆以故新之而始名也時業子幼
業儒已通微指大義中歲落於殖置之而業書蓋倣
古者鋤耒良田之意業既精名遂雒里中里中賢豪
士無不交驩時業者時業益得開發舊聞以擢擢其
性靈而濡豪染翰手動神俱蓋不直畫檀鍾王諸凡
詩文對偶調諧啓札之屬亦各有意致音節幾軌作
者之涂用是其名聞於薦紳諸公間而時業方且吟
弄舒嘯倘羊夷猶絕無艷人索已之態其意誠遠矣
昔王沂公之父素時性嗜書有寸紙隻字遺于地者
即拾藏之緣是以感宣尼而見夢曰當使曾參來生
爾家故沂公生而名焉以予觀時業子所脩之業在
稼穡豐年之間其意氣與王公類非重董業書者埒
余茲望時業子之有子之似之也此堂其拓而大矣
季子居憲尤善時業為請予記因書歸之而懸諸堂
計與時業游者必以吾言為然

重建諸葛亭記

明俞大猷

昔諸葛先生躬耕南陽時人以伏龍稱之故名其所
居之崗曰卧龍是山因先生而得名也桂林郡有峻

山古名卧龍後人以其名之相合結亭其巖壑先生之像而時祀之是先生因山而得祀也然先生為天下後世之仰止無已者其何以得之哉陳承祚謂先生理民之幹優于將略是未足以知先生之大為足以服先生之心哉猷謂先生為相亦優為將亦優但此二者可以一人而並優不可以一人而並任可並優者人之才也不可並任者勢不行也相居閭內秉樞持衡若國難方殷大慙未殄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皆將取足於民理民無方則財用不給為相臣者豈容一日使居於外哉將治閭外張軍宿野常如見敵援桴而鼓呼吸存亡賞罰不當則兵不服號令不申則兵不齊節制不明則不能決勝為將臣者豈遑一日使居於內哉故蕭何為相韓信為將而漢興魏徵為相李靖為將而唐興將相不相越以相侵乃能相資以相成若一人之身將相之事兼理形瘦神困兩不得成此不可謂其才之不並優實其勢之不可以並行耳噫先生之慮非不及此先生獨苦之心誰則知之方漢末擾亂宗廟傾危先生生逢其適進欲龍蟠虎視振長策而清宇內上無可同下之主下無可同事之人乃退而龍蟠高卧南陽夫南陽北通

中原南連荆襄天下之大通都也先生卜隱何取於此不過欲居此通都博求至人共成初志求君得君劉玄德公既有帝王之量又為中山靖王之後是可與有為矣苟得其人焉如韓信如李靖先生為相以成之可也苟得其人焉如蕭何如魏徵先生為將以輔之亦可也而皆不可得雖幸有關張二人足稱名將乃驅馳未久相繼淪沒君子謂關張沒而蜀之事已去真確論也天竟何如無意於漢劉玄德公隨亦沒矣先生之志不亦孤乎中夜思惟托孤受遺言猶在耳漢室存亡寄吾一身舉目徬徨無可共圖或出或入或將或相攬機總樞甚非先生之所樂為也楊顥氏以先生不知位分之體失為家主之法先生亦竟無辭以對但先生自知一日不任相事則軍需必窮而國政先墜一日不任將事則士心必離而敵國益橫不得已而並任之至於功業陵遲所志不竟自當付之於天非人智力所能爭也其在先生淡薄則永玉其潔寧靜則山岳同體忠貞則霜雪爭嚴精誠則金石可貫存亡不易其心終始不異其志論者以三代而下人才惟先生一人豈欺我哉使幸而生於三代多才之時豈不能建周公作樂制禮之業立秦

漢啓伐開國之勲惟不幸而生於季世乏才之日反不能成蕭魏韓李諸人之事重使千古英雄墮淚於無情之地興嗟於感憤之際其心已不能堪不知先帝當日身處其厄將何以為心哉雖然炎漢江山在當時不能光復先生固不無遺恨然天下名山有稱名偶合者後世之人且以屬之先生得與堯山舜廟相悠久亦可自信而自慰矣乎亭宇歲久將傾大巡白野朱公感慕先生之風議重建之臬司廉憲近轉右轄周公倣副憲曹公天祐吳公文華程公大賓咸以其司多得此山之勝而又有先生之像在其上遂舉行之大叅莊公應禎余公敬中少叅張公冕從而力贊之不踰月而工竣偉然西粵會城一大觀也命猷記之猷因論先生之大以告同志

重修關侯廟記

明李一德

侯之事昭烈也古今人偉其忠夫侯則忠矣而所以得完其忠者智也漢獻不君董卓肇孽孫吳曹魏建號立國往往弁髦帝室不知有漢天子之後久矣玄德初起雖云帝胄而孤貧販履無尺土寸地之階一時材名之士如荀文若周公瑾魯子敬之輩不南歸其則北歸魏而中山靖王之胄無擇焉惟侯知之侯

蓋知有漢故知有漢天子之後匹夫相遇相然信以死豈其無故而弟昆哉無亦環視諸劉之宗若淵若素若璋盡孱弱闇懦不能自振而有矢志如玄德者可以留如綫之緒噫既燼之灰侯之與漢始委志於此矣東奔西竄雖死弗貳何論問關哉世每奇孔明之得先主而醜文若之事曹公曷不以侯觀之也夫隆中未出劉豫州已有聲於吳魏矣仗之以名義之正加之以枉駕之勤故諸葛公之識先主也常易於侯荀文若之歸操其初心豈遽無漢哉特其料主擇君無侯蚤智故誤以挾帝為秉忠偽兵為倡義逮九錫既加或悔亦已後矣使侯而無有與劉之識必不知北面於有度之君或或而有如侯之見亦何至飲恨於壽春之死然則侯之知主猶在諸葛公之右而以死漢視或或其汗下於九原哉何況老瞞之徒也或曰侯之斃荊州也謂何噫嘻侯為漢死焉侯不云乎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夫死則侯忠也乃其死而得以為漢之名終而不如或之死漢而入於魏也是則侯之忠且智也夫

南安學記

明黃養蒙

學也者所以學其所以為學者人所同具而常患於

於不自知先王詩書禮樂之教能順而達之非能
民所本無也習之既久則得于中者愈真範之彌密
則守之已者益固士生其時周旋揖讓於詩書禮樂
之中不離乎日用躬行而自得其道德性命之實其
論而選之也足為天下國家之用而未及用者亦無
進競取之嫌流風所被雖以衰季之俗猶有先王
教化之遺意噫何其盛也三代既降漢人講治經術
崇守師門數傳不變雖其穿鑿傳會或遠於聖人之
旨然皆勇於自立篤信好古無苟且之心若董仲舒
之春秋京氏之易伏氏之書王吉之詩終身立朝議
論奏對不出乎一經之中而取與進退率能自變於
禮義風節所流足以懾奸雄而奪之氣安可以其訓
詁牽滯而少之也至宋諸儒發揮義理之精微窮極
性道之根本語學術則卑游夏論治功則陋漢唐似
乎其過之矣然考其所樹立多後於漢而事功更不
逮者何也且夫黨錮之禍駢首就戮而不悔道學之
禁遂或更名他師杜絕來往此其於利害之所守視
漢何如哉無乃祿利之途既啓則得失之患已深議
論之功日勝則躬行之實益微故天下國家未有以
收士之實用而當時之好議論者亦未見有以用乎

天下國家也夫虞廷之告成精一之外無數語而所
交儆者惟水土工虞百穀之事蠻夷寇賊之憂而已
孔門之教性與天道則罕言之而所告語者孝弟忠
信居處執事子臣弟友之道豈不以百工庶績固精
一之所寓而庸言庸行則性道之所流行與今之工
文詞以取科第者既不止漢人訓詁之陋而高明者
者則又標宋儒之緒論以附道德性命之說夫道德
性命之說皆發明其所自來使人歸宿於實用今者
躬行講說岐為兩途未能忘情於富貴利達之際而
欲自託于高遠玄妙之見此其用心乃與學者絺章
繪句以鈎取利祿者等耳且道始於愚夫婦之可知
而極於聖人之所不能盡今必求工於聖人之所未
言而所行未有以服匹夫匹婦之心惡在其發明夫
子之道哉甚者欲廢舉業而專道學廢傳註而誇獨
得所言者非其所用好名之士靡然從之使言之而
是也已非夫子從周之意而況乎其未必然也故六
經之訓具在而諸儒之說已詳有志之士不患乎言
之不精而患乎行之不力或槩而演或起而角或竊
取以為名其為文詞之害一也誠使因所讀之書反
求其所言之理守所習之業以究其所施之用為子

言孝為臣言忠為官言政為士言學內不欺于其心
外不欺於其人則所謂道不遠人親親長長而天下
歸之是矣若夫紛紛于同異之辨汲汲於功名之
途則非所願聞也是舉也費九百有餘金出於公帑
之羨罰贖之緩而佐以師生之義助後附廟之民工
以數百堅緻牢實視昔倍之皆丘侯克成厥終之功
也侯名凌霄廣東海康人鄉進士

南京戶部山西司題名記 明洪朝選

南京戶部山西司故無題名林君以謙為郎中之年
命吏蒐案故牘悉書前任人名氏揭之廳事之東壁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七

而請記於予自三代以還士之欲復先王之法以建
非常之功者衆矣然其效卒不見於天下者何哉不
知先王制作之意而闇於古今之宜也不知先王之
意則失其本闇於古今之宜則不可以適其變此法
之所以不可復而治之所以不可幾也先王之創制
立法將以何為者哉所以阜天下之民而便安之也
是故田而井之賦而什一之弛關市之征公物土之
利與天下同其好惡而不私後王者作謂其不足以
足已而附欲也於是競山澤之饒錮百貨之利以歸
於已然後雖已之利不遂此先王之意之所

以異於後世者也所謂本也然古今異宜先後異制
先王之法能一一可行於今乎即一一行之能使上
下蒙其利而適於治乎不適於治而求以拂世矯俗
非先王之政也蓋今之緣邊戍卒內地屯衛之兵衣
食縣官之坐困農民者遍天下此古之所無而今之
所有也古者天子膳服匪頒好予之需寧荒賓客祭
祀之用莫不有式過于式則譏之此古之所有而今
之所無也古之所無者不可復今之所有者難以卒
廢則其勢不可盡復古先聖王之法雖不能盡復古
先聖王之法然而先王道德仁義之意自古及今未
之有改也本道德仁義之意以行後王之法雖不免
於筦山澤之饒錮百貨之利先王之政固在是矣何
者阜天下之民而便安之先王之意也井田什一先
王之政也得其意則其政舉之矣此之謂也國初建
都金陵即設戶部以理天下之財當時建白經營日
不暇給自兩京並建則南都獨為少事之地山西司
分治河東蘇州歲計不盈數萬事益以簡士之居此
宜可以苟安而自逸然古之士問國之政而不能對
則耻之况身為主計之臣而官守之責者哉今大下
財力大訕 天子當以興理財之政戶部

之官皆得其職論議而能本先王之意以施之政
華皆古之良吏也噫今之居位者謀及其官職者鮮
笑況於國家之事哉謀及國家之事者鮮矣况於古
今之善敗得失有能致意於其間哉故林君之為茲
舉非特使後人得知其人之賢不肖亦欲有志於天
下者毋忽於國家之大計也故余本其意而論之如
此嘉靖二十四年某月某日記

覆魚記

明薛天華

道院之東有尾池圓濶數尺許直對予宿堂道人畜
金魚其中方夏置架其上日出而覆之日入而解如
是者不畧刻爽也余觀其色如深有仁之者蓋時常
偃息其間亦足以舒慮憤而娛窮獨也他日有客過
道士而問曰若是乎子之戚戚於此也道士對曰方
夏流火捨所覆池魚將及矣子為此蓋仁之也且夫
物必得所覆而後適何獨魚客笑曰有是哉子固小
於用覆矣若所志寧能窮南溟天池之大而覆之也
道士不言者久之顧謂予曰嘻予七歲時即棄父母
從吾師今老矣將盡且死於此院中耳寧能知南溟
天池之為無窮也子為此所以盡其心於吾所見者
此亦覆之至也夫人之有羨於其外者必失於其中

僕窺乎大者必至散於小此理也亦勢之然也莊
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吾方以此為六合也
又烏能數數乎其外余聞之恠其言若有得者蓋容
方以道士為迂而不知與世之羨乎其外以喪其所
見者遠矣感之而作覆魚記嗟乎使人人皆能無見
乎其外不以覆為小吾之道豈異哉時六月二十一
日記也

重修南充縣學記

明丁自申

南充縣學改於正統脩于成化有年矣至是棟椽上
側垣甃下頽諸生升堂講業者殆三百人謂其無以
肅觀容而時居息且禮殿燬於附郡諸按部入境內
展謁不至邑大吏朔望隨班後行釋菜禮即至邑學
循故事覩敝陋漫不為意乃學官博士弟子方欲倡
脩葺之議會參政南昌張公正和分守至郡問士所
欲興廢者具議以告公進守官自申而語之曰蜀民
坐括木以貢司空也力不勝而憊甚矣茲將徹學宮
新之為士則可若民何子如乘其未甚敝也計彼後
可若干金吾與爾懲若民之陷辟者以贖使治焉崇
正抑回胥此焉在子受命以往逾月而金輪於學
主備作會會言言工工公越任以去而倦

以記為屬乃學官博士弟子幸觀其學之煥有以懼
前議也則相率詣于請文子惟學之新故此有司興
造之常無足書者而古先建學之意何也夫先王於
儔民之中擇其秀而出者命之曰士又取環民之壓
樊墮之區而勢之良使立為學以居之故士之居學
如農於田工於肆商賈於市無一日可使去者不然
則作其宮室置其官師儼其像設辨其器物充其廩
餽豈故為是縻文哉蓋管子所謂不見異物而遷者
或一道也昔涇野呂子論教學謂士有不之學而之
山水之都衢甚之巷肆者其痛切士弊嚴矣然特為
清源文獻
羊牧敗群者防耳抑猶未盡焉是故鼓篋孫業學之
始也命鄉釋褐學之中也飲爵受醕學之成也宦賢
俎豆學之終也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苟一日去學
則有負士之名而孤國家建學居士之意故古人方
子有知而就學宮為築舍者是子生而免水火不忘
乎學也自秀才已任天下而以所得居地捐學宮者
是老死而遺子孫不忘乎學也罷居於是而歷少壯
老如一日者謂之有方之士不能居於是而不得齒
於學終身者謂之無方之民民士之分可不畏哉爾
南元三百之士出處以居子吾有司既任其

實為新之矣學新而足以居矣即視之為蓬廬托
焉不得挂其名與學俱敝者責將誰委也吾願與多
士均勗之是役也始事於七月甲申迄工於十月癸
亥以次年正月落成予偕同知李君司鎮通判吳君
懋推官蘇君柰為文告夫子廟壘石門右而鐫其言
以詔學者是為記

希鄰堂記

明丁自中

予少也弱而放父師課以小學孝經及四書大義不
甚解也家兄故業易則取易授一遍茫然了不曉所
謂然好觀雜書無由得也時於笥中竊贏錢從故宦
家易亂書數種其可意義通者夜篝燈密觀睡以束
書代枕人莫能窺之一日家大人搜笥求錢不得從
床頭得無名書非日所授者詰于狀跪而鞭之余以
購書受鞭寃不止母安人恚而勸曰是兒吾豈意其
吝斯哉往吾之幼兒也以膝下移置地中然呱呱泣
也試取故紙敗帙玩於前若琅然能為誦聲者移時
而忘其啼吾以兒當若何竟為故紙敗帙之癖也家
大人怒霽解曰吾始謂妨故業耳雖然兒所易者書
也即以錢費不愈於他費乎盍姑任之是後予以就
傳辭出外雖冗書堆案家大人亦莫知誰之所授矣

幾行年十七八猶童心也忽經書本自而耽玩好
左傳國語史漢三書若戰國策韓非六子與夫經志
聖同等集皆手抄彙輯以資誦識坐此經義艱澁屢
困有司稍返本黜華三十而始竊一第追憶少年馳
騁之勞亦悔日力之虛擲矣然自顧涉獵梗槩誠不
自度以為千金敝帚也遊宦金陵無紛華冗沓之煩
得以盡發南廬書庫取帙輕價廉者必具本焉而吳
中客以貨書至間投所好俸寡不能售然不忍拒也
捐緋繒以償所直客笑而受之其同志有聞予好者
亦稍稍益予以所無焉蓋積數車而歸以重累一介
之行李會故園燬于寇家大人他無所保也驅數僕
浮海負入城中母佯為戲曰兒何貧兒有富書出半
屋特貧無棲書處耳予乃籍篋數并筦鑰以寄于姻
有力者之家既久而頗為姦所侵薄遊歸暇理篋整
蠹自悼其初之不審且懼其終之就敝也因思謝顯
道讀史多識程子尚有玩物喪志之譏余徒取以充
卷也自蚤歲涉獵之外不能有加玩物不已甚乎然
母安人從幼以此玩之使余因以墮是癖膏一受鞭
猶莫懲也矧是家大人出諸厄中固以獲予之所用
心者予何敢忘焉遂僦屋而選堂以藏仍其初之願

的希勤蓋鄴之家藏三萬軸雖未敢幾而繁之能朋
父卷則有待焉為吾之兒曹者無貿易之費無負重
之累得以醒心寓目而慰其不貧但不至如汝父之
馳騁可矣不然俟後之子孫有如予之癖者留取故
紙敝帙以止啼聲猶賢於敗子之噫書而犯其一蠹
也已記此以示長兒造并遷近遵邊迎以次有知使
受觀焉其書目則以類區別而先識凡例于左方

崇正書院記

明李杜

昔先王以脩身正心之道著而為治能使人自約於
禮而砥其欲心故天下之風卒歸於正而治教大行
於後世其所以勸率而程督之者雖有其人與其具
而非其所專倚而甚賴也使聖人之教天下而專賴
於其人與其具則其人與具之所不及而其教且有
所格而不行而不得謂之化國蓋昔聖人慮天下之
不治也必始於正道之壞而崇其遙僻故先有以辨
其分而定其志其分田制祿都鄙有章溝塗有界以
大統小以卑承尊蓋其疆理封域之閒固已截然其
嚴翼肅乎其平章毋敢有越厥志者矣其國之老少
自歡於服田力穡入孝出悌之中不知其為勞而忘
其身之為賤其卿士大夫服官秉職兢兢然有不憚

之懼而無寐於其身無慕尊美侈之心而不見其為
逸而忘其身之為貴此所謂遊於化國雖開之以邪
辭而有所不從故天下極治及周衰禮廢列國交爭
則先王封國之制自諸侯壞之而卿士大夫各以無
并自雄於井邑之間而氓庶之賤始無以自相長養
於故土之內上下交征怨並熾而先王之正道蕩
然不存矣孔子生於周末明治亂之原乃始嫉三家
之僭禮昭兩觀之當誅墮郈郕正丘甲思欲存先王
之治於魯而不可得乃與其徒講於洙泗之濱其於
富貴貧賤義利取舍為己為人處約處樂之言獨倦
倦而不置三代以前先王所以教士者三物六藝未
嘗汲汲於此也推其意蓋傷先王之正道既不得以
望之民隸而猶可冀於聰明強毅之士有以存之於
不惑故使之終日於詩書執禮文行忠信要以鼓動
而薰磨之使自泯其畔援欲羨之心則其不慮之知
不學之能自有所擴拓以及於世而獨發其蘊於曾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千百年間未有明摘其蘊者而
蘄溪周子獨發之曰一者無欲也夫所謂欲者豈專
以聲臭安佚飲食男女哉生人之所不能無聖人之
所不去也蓋雖富貴貧賤死生功名語默進退直婉

取與尤不容處之以有欲之心有欲則二無欲則一
有意則二無意則一矣道而至於無欲則飯糗茹草
將終身而已矣披袵衣鼓琴二女果者固有而已矣
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而已矣其處上下也能為唐
虞之禪泰伯之逃其齊死生也能為比干之死夷齊
之餓以開一代之治則如周公之制作以立萬世之
極則如孔子之刪述大哉一也斯其實矣堯舜之精
一非有所期於夫子而夫子之言道自不得不出於
一貫夫子之一貫非有所期於周子而周子之明其
義自不得不出於無欲以無欲言道則雖夫婦之愚
不肖皆可以與其知能而彼自懽於服田力穡入孝
出悌之中者皆可以為聖人之徒而聰明強毅者得
之則其不慮之知不學之能自能有所拓擴以及於
世而彼刑名術數功名章句之徒殆將見之而內降
聞之而起愧求正於吾黨而有所不暇吾獨怪夫釋
老之心可謂無欲矣而儒者攻之彼自反其心之無
也與儒者同而儒者攻之則亦有所不服吾又有
以之而彼不得辭彼佛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
天下之物皆以為無足欲也而善於忍辱忍辱之
也而至於無諍夫政失於朝則宜諍之於朝矣禮

失於家則宜諱之於家矣道失於學則宜諱之於友
矣未聞無諱而可者也彼不知吾之無欲也未嘗欲
諱也而不得不用之於不得不諱之時彼蓋生全於
儒者有諱之中而不知有諱之為功使世皆無諱則
佛氏之死久矣老氏之心可謂無欲矣然其視天下
之事皆以為無足為也遂至於提提乎仁義絕滅乎
禮樂則其言之失視佛氏益甚矣彼不知吾之無欲
也正欲以端夫仁義禮樂之原使天下有所循而不
亂而乃以為天下之亂皆始於仁義禮樂彼自生長
於仁義禮樂之中而不知仁義禮樂之為功使世無
仁義禮樂則老氏之死亦久矣噫彼其心之無欲也
與儒者同而其功用不足以及於世則猶微有自私
自利之意介乎其中而不免有悖於孔子之所謂一
者是以聖人非之使其獲生於聖人之世而得聖人
而正之則其功用之所及又豈止於二氏哉二氏之
流恥其功用之不顯乃托於靈通冥報完精永年以
自神其教則厚誣其師失益遠矣今世之闕然後之
者不知其所以得而其闕然非之者不知其所以失
故吾特本周子無欲之說一貫者以為崇正之
論而併舉二氏之

者如聖人之無欲而稍異於二氏則無不正矣噫先
王之制其廢已久既無以使人自得於無欲幸而有
二氏者能自得於無欲矣而其幾微之差又不足以
有所及於物而反以為闕然後之害則崇正之論豈
得而不作哉萬川沈公好古樂道嘗游南溪溪其
所之及尹會昌度學之隙地以建神交之閣而寫蜀
山人所著太極於其上兩廡為房聚其邑之良朝夕
講焉蓋將明周子之學以達於孔氏而所作五行論
述則又若有疑於周子旁通曲喻不固前聞四方之
賢士多從之遊者後竣以呈於督學賓嶺何公公歎
清源之學
古學之晦而喜其復明於公也因命其額曰崇正書
院而令請記於名筆公曰終當屬李山人耳迨予至
會昌則公已遷工部去京師公之門人諸君述其意
於杜杜與公論學多師其說故雖其既去而猶樂為
之記

明經會記
明李杜

學聖人之道者果在於明之乎固有所聞尚淺而於
義甚高所知雖深而其守或失者則聖人之道果不
在於明之也聖人之道之所以明者蓋有其故矣蓋
天下之道起於夫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其

極入於興居視聽俯仰言默服食之際而其教寓於
器物度數委垂綈褻周折之微四海之廣生民之衆
雖聖人不可使知之而其所以使之由者恃吾有所
謂器物度數綈褻委垂周折之微者耳其微者愚夫
愚婦可以遵而守而其所以微者成人髦士有所不
能窺也雖夫婦之愚聖人猶冀其有明而況於成人
髦士所倚以彰明斯道者而忍使其不能窺耶故家
為之塾黨為之庠術為之序國為之學廳暨祝園僅
簠豆籩之器不自制於禮言而以為民間之稅三老
五更艾期黃耆之臣不敢煩以民政而以為閭里之
清源文獻
師要其所以為教則亦不越乎致慎於興居視聽俯
仰言默服食之間以求當乎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
倫而命之曰道禮樂射御書數亦皆為民用之所急
者姑使游之而命之曰藝士之聰明強毅服習於其
微者自油然興其忠敬慈愛之心積之久而熟矣而
遂契其隱顯物理之原由是士又各以其所明者而
為教民之愚而不可使明者亦固於器物度數綈褻
委垂周折之微之中而不能以自出先王之教所以
此陶彼薰日伸月引以章昭於不匱也周衰學廢士
始以學文為先及孔子教於洙泗則皆篤於自脩維

禮亦有棄而不習者故孔子教伯魚悵悵於不
之弊推本詩之為用其歸在於事父事君而孟子言
禮樂之實亦以節文夫孝弟而已自是學者始知夫
六經之旨揮發乎事物事物之繁通貫乎性命苟有
志於復古者皆可因其言以求其義由其義以明其
教則豈有義高而猶淺於聞知深而或失其守之過
乎今周君麗峯建堂於家以祀先聖而題其扁曰明
經聚鄉之碩髦以講於其間而惓惓忠孝儉慎之數
言是亦不越乎致慎於興居視聽俯仰言默服食之
間以求當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夫婦之倫者也蓋
有得於家塾黨庠之意誠使長治此邦者率喬家望
族而大昌明其教家建而人習之如三代建學之隆
則孔孟之經于以復明顧不易耶余蹇且拙不足以
當幹局之任而率先教化以求明聖人之道者不敢
不汲汲也故於是會也樂為之記然余又有懼焉蓋
道之不明非不講者之過也講之而不行行之而不
力徒攘竊於外以為高而好名之士又侈然為欺以
和之敦實之意微矯飾之俗盛則反為是經之障不
若夫不講之愈也劉屏山有云學有三代上汲汲然其
次懵懵然其次悠悠然周君志汲汲然非徒講者也

是經之明也可冀矣君名微字其侍御史六厘公之
子也

鹿民三澤記

明莊如愚

君子志役乎民而欲功善於事則必備有弘濟之具
而又思為經遠之圖苟其具是濟而施有或限或其
事雖立而道非可常則拳局隘陋徒取應於一時而
豈知君子弘久之道慮民者周而經政者詳雖不必
人為之所而人之在所處者若不能遺於所濟之外
此豈可漫為而苟圖哉自王政不行於天下而司險
所掌設涂樹林之職廢下至脩垣除道與夫乘輿濟
人者非不侈然傳記之間然君子竟予之為惠而獨
於後世治蜀之政乃有取其精密而知大體至所以
詳其政者不獨謂其規模調置可觀而必及於橋梁
道路之脩舉井竈園之畢辦蓋自其經畫之周悉
者以要其大體之攸存誠所謂弘而不隘施而可久
若蘇庵劉公之政其有得於是乎公以儒道司臬嶺
西約身飭已貞肅憲度凡見於御史任人繕卒練兵
與夫操刑斷獄者莫不精確詳慎而一以仁恕之心
持之一日按所部見嶺表炎荒之地程道逶迤暑月
溽溽行人之困於途者憫無所乃則受濕蒸糊於

廬餘因厄而斃者多已於是檄下郡縣令所司度於
通衢者每十里輒為一亭鑿井其旁遍植榕陰仍充
以官緡率仗義督而成之其情之溢于詞者藹然煦
覆鞠育之真可仰也如愚於是慶公之命而出以謀
民民亦樂公之為而喜於從事自高要抵新興入恩
平陽江以迄茂名石城廣象輒輒不知幾千百里而
亭邸翼然軒轟端拱列於周行趨者望而赴焉蓋
空谷之遺廬也所至井甃完備而甘寒時出隨汲而
足洒然於心目之交而忽忘其為途至其所植則又
根盤吐舒葱瓏凝翠以暢其柯葉於原隰岸塍之間
夾道離離而繁陰日就其為合抱千霄之漸乎公猶
謹其所以愛護之者恐搖其本下令而蒔字之故木
得其性而不讐夫公之心始於勤民而效之旁及能
使庶物各得則知天地變化草木蕃信非居吾心外
而德澤之垂被可引於勿替者在茲是可以無述哉
顧如愚下吏淺陋無聞又何以述公然獨見夫古者
甘棠聽政民猶誠其勿相剪拜祈井得泉史且列其
能濟時艱他如喜雨豐樂之記初無繫於亭也特以
事關乎民而名托焉况今此之亭欲以休息行人而
直為民作乎後之沐公三澤者指而名之為庇旅可

也公名洵別號蘇庵江西鄱陽人戊戌進士會魁由戶科給事中歷今官

海鹽捍海石塘記

明陳詔

萬曆乙亥夏五月晦之夜東南海潮泛濫北自直之淮浦靖江南自越之寧波定海俱被淹墊而海鹽為甚泰之范堤松之黃浦鄭之荊公諸塘俱被衝決而是塘為甚蓋浙水合微發衝諸溪千里漾潏北東入海而龕嶺二山對峙東臨勢益奔溜鹽地如箕舌三面濱海正當江下流之衝內無重岡巨阜可以屏障外無列嶽魏壘可以限帶每風汛倏發正西則佐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

塘無慮正東則值塘東南則值江之橫派俱稍稍震恐無大慮獨東北則江注自南而風逆上之潮生自東而風愆憑之而又秦駐白塔激射于前雪屋銀山排空撼岳區區一線之塘固難卒抵此乙亥夏潮之變殊甚于他方也然天下財賦實倚辦東南而三吳地形窪澤海身高陡塘踞上游若肩背之于肩腹塘一決則萬姓蟬蛸全吳淵漫國家歲額孰克上供故是塘之築關天下大計也為尤甚余自丙子秋甫峻高郵湖堤之後猥奉專制劉海甯總理厥事爰按行部諮故老覆圖謀集同嘗條畫脩築便宜謹

清源文獻

卷之五

五

諸撫院屬諸有司以規久遠語具海塘錄中方應議物或謂錄必百萬程必十年後必九郡今者原估一十九萬餘再估一十六萬而僅費及十萬然猶犒賞賑貸往往格外通融自告成距興工之日僅歲餘中更農月汛期時或寬假即簡賢任能募商招匠旁及他郡而自瀕界郡邑量行協濟外毫無濫徵且也石塊則分採于杭湖諸山不專洞庭以躉歲月石船則分造于杭湖等廠不派下縣以致推調而又督以限期驗以關隘通以塘河佐以舊石故石料日集而工日興視昔為易其築砌則扒沙下椿倍增巨木縱橫疊架底潤身窿一如監生典史樣塘舊式至合縫則用糯米鐵錠使無漱汨填心則用方正石塊使無傾斜傍塘則挨石實土使無孤懸視昔為密全築者七百五十丈理砌者一千七百九十二丈餘新石一十五萬餘舊石一十三萬三千餘內開塘河并濬白洋河三千三百九十五丈隨建木橋五座以備疏洩通往來培舊土塘并備塘二千二百一十六丈築新土塘七百一十五丈以壯地局預不虞外置盪浪木二千六百丈置鐵獸一十二座以殺洪濤鎮龍怪中補脩缺塘八十五丈

鉅後既竣然後以其餘力鼎建海神楊公廟宇增飾
宋庄天闕陰要開鑿激浦裏河為生民社稷萬萬年
磐石之安于是精衛功陽侯失險塩民始獲寧宇
吳越始獲舊畬而朝廷始舒青社之慮矣是役也余
雖專厥職而撫院諸公提衡于上郡縣諸吏質理于
下我藩臬諸長公往還持翼于其中加以戎衛之奔
走卿大夫邑父老士民之諷議竭誠殫力鞭石移山
顯帙豐碑詳哉其言之也比余擢滇南而去郡倅張
君繼芳率士庶懇余言告諸耆老孟張襄採抗石厥
功最多今攝鹽政厥勞最久而余亦慮夫艱難之易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五十六

忽也輒書其梗槩授之

勅建按察使楊公報功祠記 明陳詔

捍海石塘之後余間關奔走者數年而楊公尤神應
云公諱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舉景泰進士試御史
再疏曹石之奸謫戍嶺表 茂陵即位復公官陞
浙江按察司憲副巡視海道癸巳甲午風潮大作乙
未丙申繼之海大圯公篤意籌畫定海城北捍海塘
縣西走馬堤霸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皆
公脩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最鉅捍患最大隨
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語寐寢懣懣惟築海塘法不

及私語具名臣傳中塩民戴公德肖公像祀之海濱
萬曆乙亥之變祠宇漂沒而公神像泊二三侍衛平
移百步外雖高曠間儼如廟貌土人異之余自奉命
綜理塘務巡海上訪公故蹟率有司謁公禱以默相
比余督石相江公白畫現形授以脩築之法山人意
糾摠既完余據祀典白之撫院疏請建廟賜額蒙吉
准名報功祠有司春秋仲祭遂於白洋河內擇高爽
善祀負城而海創建神宇設以几筵侍以衛從環以
垣牆區以勅告永鎮洪波與海神埒夫公立聲在
廷數名在史冊區區一祀胡能重公顧萬頃溟渤一
縷堤防自非藉公精誠孰克鎮定遐思美報百代不
磨宜矣然余復有感焉邇偕少府張君增修前績而
張君內倣縱橫樣塘外倣荆公陂塘堅緻華久覆之
往牒鹽之有荆公陂塘自公始也其有縱橫樣塘自
裴峯黃公始也張第脩二公之業兼而用之績以罕
儼今公作元祀而黃未參一豆人心歆焉矧丈尺段
分次第宇號迄今皆遵黃法視公屬纊惓惓良亦無
忝晉祀何疑余雅意續請於朝凡捍災禦患法施民
勞定國一言一事苟合祀典皆乞俯食廩間用勸來
晉而黃為急乃匆匆滇南之行未果也余感公懣懣

之意書以識之蓋亦公所許矣

葦涿鹿公署記

明王師性

涿古范陽地也戰國之時燕都易水上范陽與雲中九原並跨要害其後漢建關中宋建汴河燕雖天府之國當是時隸天子輿圖為北邊地於四方藩道猶郡縣也不足以當國家輕重之虞自我 明定鼎燕京而涿州為咽喉矣東從固安南從新城西從涿水車騎分道進輻輳歸涿以北抵良鄉入帝城則所謂天子股肱郡無踰此者夫燕有棗栗之利民不佃作而富棗栗蘇季子所以語燕文侯也故問畧之所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五

布耒耜之所刺火耕水耨不可以方吳越郡之平而田園市租錢穀徭稅廩入之儉自秦時已然矣當今稱內地畿輔寓縣四方吏受冠帶祠春秋應朝請而耒奉貢而至者其輿皂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輶輪殷殷若有三軍之闕而靡不供億於州大吏守是州者一日之間什一坐堂皇時事什七候疆外賓至甌窶於車塵馬足間而已不佞自中都倅奉命來刺茲州蓋嘗竊思之州之治有難有易它省藩郡國去京師遠守令賢否天子不能自察知而寄雌黃於都御史御史之奏牘往往有淹抑不上聞涿抵京師

不二百里而近更有張設注厯朝下令而夕上陳

才謂易以見而聲聞易以達此它省藩郡國之所難而涿之所易也今天下遠近人氓謠俗喜好如所云楚剽趙悍齊緩達多智而吳越多文學民仰機利所豐所畜姑未遠引要以涿附長安輦轂下地雖薄募於積聚其民觀觀推樸少文頗有桑麻之業畏罪而重犯濫無翁伯閭氏刀諸豪吏執三尺繩之頻首瞻裁獄訟稀少其案牘易以訊而法網易以行此它省藩郡國之所難而涿之所易也它劇郡當孔道衝或

清源文獻

卷之三

五

授於有司則亦其旁近國監司上官與天子一二皇華使以事至其境其有郵驛厨傳之供猶易而涿則不然藁爾之區受天下轉轅賓過如織館壞於垣車疲於軫縣官無錢從民賞馬以次傳之至益發民間卒而猶不足以應幸然帳具無訶望去疆候又以賓至請矣此它省藩郡國之所易而涿之所難也嗚呼季布一河東守其賢人言之其勇使酒難近人言之言未必其益於當否至以其毀譽之詞入能令漢天子轉圜而聽夫非以股肱郡近故邪不然今布而遠方吏何以遽蒙此聲於朝廷間也東海蕭生為平原

太守天子已蚤知其經明持重議論有餘而復試之
於三輔則亦左馮翊重地治民考功得表見所長耳
余不佞謏謏待乏奉職無狀不敢自擬於蕭生而亦
何虞於河東守毀譽之言維是涿之治其難可為也
其易不可為也其難者在官與民之供而其易者在
名與實之辨微名則善上官伺意迎旨其難必在民
効實則調民力抗禮守正其難必在官難易之際蓋
未易言之矣余故因公署之箚謹書之以告後之刺
涿者

清源文獻卷十四

碑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篆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重脩清源郡武榮州九日山寺碑并銘

宋曾會

夫山川之秀者閩中為勝絕閩中之勝者清源為靈
異故其著地形辨土脉陰協於鬼謀憑高峰俯空谷
幽居於佛刹者其惟建造乎東去郡城十五里南去
大海三十里左則南安屬邑市人之所遊集前則晉
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納獨其西北岡阜連絡若虎而
蹲若龍而奔黛滴藍噴藏煙泄雲自遠而來豁然屏
開雙峰對峙中坦數里疑其融結之初已張本乎造
寺也始晉太康九年在縣西南至唐大曆三年移建
於斯會昌廢之大中復之五年賜其額有沙門宣義
者諭衆以輸財邑父老洪玉丁替同謀而市基庵巖
院落總五十有四得錫額者凡二十有一故其托平
地瞰懸崖架石梯跨澗水高與下相疊背與面相鏡
尊樹陰森藤蘿交盤簷窓隱映以迴合鍾磬春容以
遠舉樓臺輪奐乎半空門徑委曲於絕頂每海日明

天籟生虹蜺掛峰苔鮮紫壁逍遙澹沔若在鸞嶺沃
洲之上雖勞塵俗慮至而顛脫曾不知心因境靜境
逐心閑優之游之真趣自得允所謂東南之美為幽
人之窟宅造化之功開後世之基址故唐之周朴張
為聆風嘉尚寄詩美之其大殿者唐咸通中將取山
材先齋禱次忽遇人指其處果楸枿杞梓者是夕又
夢計與護送既而一日江水暴漲其筏自至了無遺
失大壯既隆日為神運自開寶中連帥中令陳侯割
俸增飾兼重建三門焉其東南隅別立奉先報効勞
於考妣也寺之講堂者先是連帥鄂國留公造經藏
於招慶律刹功既成而財有餘陳侯繼舊治補遺事
乾德中興建立至端拱中寺用常住作亭於前因以
集講學而示宏敞也殿之前衆作石幢石塔以引翼
之殿東南鍾樓者周廣順中募衆財而造之薦冥祐
於舍識也殿之西北星宿堂者濟南郡夫人建之資
景福於陳侯也寺之東浴室者勸群緣而構之以
滌外塵而植淨因也講堂東影堂者通判團練使陳
侯奉孝終於此也西堂五百羅漢者是尹翁番二君
勸吏民以植福也東峯亭基唐相姜公輔左遷是邦
也尋密致而營棟宇也西峰亭石佛者獨標奇形

歷列岫唐徵君秦系昔為隱君勸策同高士岑
中連帥陳侯鑄而為像擇僧尸之峯之下構以亭因
石為爐碾盆硯皆系之遺物也亭之右古松二株偃
蹇盤屈異於常者昔寺未興有老僧獨坐誌之謂晉
時所有今或天地陰晦有龍盤攫其上也北峰之南
白雲井者泉味甘涼爽人肌骨唐進士傅奇寄褐在
茲旭旦汲之見雲覆波湧中有龍躍者也井之左壇
越林者青葱聚秀昔殿甫成夜有神人擁徒歷觀俄
隱是所今陰雨中有燈自明也林之下菩薩坑者出
大盤石莫測其源奔湍激響有聖僧時見也坑之右
石龕者危岩虛室人跡罕到無等禪師昔常宴居唐
大中中郡守問道留偈旌德今猶存也古金剛經者
昔天竺三藏拘羅那陀梁普通中汎大海來中國塗
經茲寺因取梵文譯正了義傳授及今後學賴也凡
得法要分為人師者由大悲至嚴頭由觀音至米溪
由天王至隆壽由西庵至招慶皆是寺所自出也大
哉如來之教見性以成道假相以遷善外以因方便
內以契真實故塔廟者攝執滯而發信根由迴向而
通覺路念念自在塵塵圓通三界豎王四生慈父將
必興者待於時繫於地乎吾皇帝平一區宇百姓無

事是教於天下得以更始也布告正朔百越羣化是
寺於閩中得以勃興也不然者何室於彼通於此若
斯之盛者與知沙門惟峭主領有程誨導不倦始余
閩里間屢然來登樂作嘉賓及端拱初首與卿書
駕精舍越明年登甲科授勳丞直史閣符假束歸來
追舊遊寺之黑白衆食謂熱山水之趣知廢興之本
作記事官見命論撰卷畢撫實乃作銘曰

天地成氣融結著形山澤之秀東南炳靈通海流潤
排空聳青中有佛宇昭然福庭唯禪之門亦覺之路
本乎虛空孰為堅固運以慈心拔其苦趣瞻此儀形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

興之齊度魏我月殿重疊雲樓石徑幾泐煙巖半浮
松寒不夏桂煖長秋彷彿鸞嶺依稀沃洲緬邈聖賢
杳然長逝盼縵鬼神聿來加衛古物斯存靈蹤益熾
發揮寶乘振灼遐裔其人出兮書軌大同諸佛來兮
教法弘隆梵刹維新矧邑其東勒銘豐碑兮昭融
帝功

興化軍文宣王廟碑

宋段全

咸平二年冬十月興化軍作文宣王廟明年夏四月
廟成轉運天水公知軍南陽公通判京兆公將揭碑
於廟命僊遊段全為其文全曰稱孔子者鮮不謂其

德過於堯舜及以天地日月為之比對也老生常談
曾不足尚請紀作廟之所以先是進士方儀以諸廟
卑毀不若諸浮屠伯陽之祠實將新而大之率鄉之
人始構正殿塑繪先聖先師暨費侯至邸侯十八淇
陽伯樊伯等六十一人工止是而費已竭既而儀貢
藝京師因亟伏闕下表其事請出公錢以周是廟以
示文教於遠人上嘉之以三十萬俞之命庫帑出之
軍之官其主之於是材必市奇工必募良乃峻斯堂
乃延斯廊乃宗斯門由殿之北辟廊為室以秘經籍
以休生徒復徵彼冠冕衆珎几床車輅旂旆弓矢戈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五

戟之聲琴瑟鐘鼓拊敔鼎釜七洗銅甕彝壺之狀明
堂廟社壇坎制度而模於其堂凡系禮器若巨與細
皇皇粲粲罔有遺才噫三代之典百王之教奚不觀
之盡在於此此夫畿甸鄒魯作者則廟之文不一缺
東南之俗敏而有智田畝市井之徒悉能識字書字
今設廟像嚴教道之如是將見其已學者進而為賢
者未學者化而為學者不可窮也已非風雅不能申
明之作詩遺樂工俾落之晨奏墀下云
廟制宮雘儼如帝宮爰塑爰繪先聖之容爰迨四科
列乎其中若在洙泗連袂而從官崇家侈斯則忘矣

慨也無位而謀其始志弗克終乃祈天子天子成之
我文治鄉人翼翼惟學是職胥率用勤庶臻于極
員衣不裘有覲厥後變閭為魯實儀之力

重修永泰縣儒學碑銘

宋陳知柔

洪惟我國家以文治天下儒風翔起迨慶曆間庠序
遍于郡邑吾永泰始建學宣和罷舍法學寢弊而地
卑隘士不步之紹興初邑宰莆田方侯漸乃遷于官
田市就爽塏也惟一草創久之復敕今宰清漳陳侯
宏規率諸生脩之殿巖巖然仍闢講堂沿及廡門奕
如也於是詠而歸者日滋復增弟子員而課程如初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嗚呼其規模遠矣侯求文以期不腐知柔蓋嘗寓講
席於斯也喜黌校之重振猶懼夫學者未知所以學
謹為之銘曰
若古有學達于海隅黨庠之際初無僭踰廟吾先聖
翼以其徒立師弟子卓然規模維泉七屬桃源最備
翕然文風其興固既英英陳侯以儒飭吏春秋真謁
升堂嘆喟蠹緣兮折棟旁窘兮風雨講不安席而居
無肅容殿巖微缺祀事弗崇欲葺新之靡然樂從貫
乎仍舊校亦增員道學之重孰為後先文焉游具德
兮弓淵蓋得不傳之傳咨爾衿佩宜有植世兮無幾

此勅勅以高騫

惠安縣漏室碑銘

宋謝起宗

惠安為邑已百七十有六年所更邑長亦六十有四
以類不暇恤挈壺氏之事民間生子者諷時於野巫
夜半行人或致疑於四鼓風興之勤無所於稽授時
之道有慚他邑紹興二十四年三月福清林仲俞始
尹邑事未浹辰間百廢具舉惟是午夜鼓人失節一
日語同寮曰今蚤晚衙率謹時而官無其拘縱得之
晝復失之夜不可謂政會建安知張仁能其事遂使
營之陶土為壺揭木為籌三十有八以驗晦朔弦望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遲疾出沒無毫釐差創於筵賓之吉成於夷則之望
闕廳事東廡以寘之同寮相與觀焉僉曰天地相去
凡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周天凡五十一萬三千
六百八十七里日月循環冥冥難測皆不逃於茲漏
之涓滴嗚呼休哉乃屬夢溪謝起宗書于石起宗併
請銘曰

陶土揭木注水其中水之增減天地攸同誰不知時
伊聽事東六十四政因循侯公昔諷且疑今焉雍容
吁千百年自戒折衷

廣靈萬夫人廟碑

宋梁克家

靈廟在泉東湖之許神姓萬生能療病沒能
捍患乾符六年黃巢寇閩斬處士周朴神樂曰未
泉州境且說東湖一萬家巢衆駭遁民無肝腦塗地
者是維神力也禮曰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神之功
如此泉人祀之也宜矣守臣王潮請封護國英烈萬
氏僊妃以章祀典焉嗚呼廟貌歲久將顛余憶母病
昔禱有感故即城東地墮祀之落成撰志庸垂不朽
淳熙丙午孟冬吉日

慈濟廟碑

宋莊夏

通天下郡邑必有英祠表著方望納民瞻依然威德
所被遠不過一二州近不越境其烈以靈而顯著比
比皆然是惟忠顯英惠侯宅於漳泉之介自紹興辛
未距今垂七十年不但是邦家有其象而北逮莆陽
長樂建劔南被汀潮以至二廣舉知尊事蓋必有昭
晰於冥漠之間而不可致詰者矣按侯姓吳名本生
於太平興國四年不茹葷不受室嘗業醫以全活人
為心按病投藥如矢破鏞或吸氣噓水以飲病者雖
沉痾奇怪巨曉之狀亦就痊愈是以屬者廢者瘍者
癰疽者扶舁携持無日不交午其門侯無間貴賤悉
為縣人皆獲所欲去而遠近咸以為神景祐六

卒于家聞者追悼感泣爭肖像而敬事之屬
倡厥居民魚驚鳥竄朝暮不相保率請命於侯未幾
賊酋喪死民獲莫居於是相與德侯之賜思所以竭
虔妥靈歲在辛未肇創祠於是精爽振發民謹趨之
水旱疾疫一有款謁如谷受響時梁鄭公當國知其
事為詳適部使者以廟額為請於是其有慈濟之命越
慶元乙卯又為忠顯侯之命開禧三年春夏之交亢
陽為沴鄰境赤地連數百里獨此邦有禱輒雨歲乃
大熟會草竊跳梁漫淫至境上忽有忠顯侯旗幟之
異遂洵懼不敢入一方賴以安全邑人又以其績轉
聞于朝於是其有英惠侯之命先是邑人欲增故居之
祠而憲於財一夕有靈泉湧階下甘冽異常飲者宿
患冰釋自是求者益衆百役賴以具舉不數月而成
門啟皇皇崇崇輟輟脩廊廣廡是赫是稱既訖事鄉
之秀民黃炎貽書屬憂以記夏嘗見今樞密曾公言
幼年苦風頭瘍頭發禿就侯鑒輒愈嘉定九年丙子
歲右股赤腫大如杯惟禱於侯不事刀匕之劑未幾
日而平復因念疇昔雙瞳幻翳積久浸劇百藥俱試
如水投石自分已為廢人適有良醫自言能游針於
五輪間小有差舛如觸琉璃而倒沆瀣人皆危之類

候之靈以迄濟乃今漸還舊明例屬東儲明發軌經
橫展側讀粗免敗缺荷侯之休何有終窮故喜書其
事且繫以辭俾鄉人歌而祀之

辭曰相紫帽兮大麓蔭英祠兮龜龜雕甍兮糾閣樓
楹兮燁燁簫炳兮飾五音柏蘭仰兮震澹心飛龍
駕兮祥雲舞侯安留兮慶陰陰舊流行兮訴無所侯
有靈兮與天語語咨潦兮開雲霧望雲霓兮澤如霆
懲嬰疾兮砭劑莫施禱于侯兮旋武而治扶扶款謁
兮道路囂囂侯之濟物兮利惠不貲靈骨槎兮朝天
車麟麟兮馬翩翩將明兮為輔澤區宇兮何千萬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永春縣知縣盧公去思碑 元林泉生

泉州居閩海之南屬邑多近鹽尚商利永春依山僻
遠壤值阜蕃民勤樹藝比年亦稱難治至正十二年
盧君希常來尹是邑承饑饉通滯之餘發常平廣賑
貸省賦役正橫欽決滯訟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
權鐵之無徵者時行鄉亭省田野見良禾嘉麥煦煦
笑語召其人勞之間有離落不整清恤不治者必罰
其情兩造在庭則詰之曰何為棄農而即公耶立剖
其事而遣之各得其愧服以去自是民樂稼穡而耻

爭競訟獄大息官曹少事新作學宮延師儒課子弟
月書年考皆自較之文風翕然隣郡傑遊盜發逼邑
境君方行界上賊衆望而拜曰此永春大夫也吾邑
長吏暴毒我驅我至此爾君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
去棘禦願為良民一日得九百八十三人自是威惠
行於境外盧永春之名滿閩粵矣十三年永春郡大饑
死者相枕藉扶携能就食皆來永春幼稚棄於道者
君使人以舟載之分諸浮屠及邑大家使給之食所
存活甚衆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襲永春君乘寇未
集出邑外喻其民曰永春無城吾非逃死我為國家
命吏不可徒死於賊耳民度能致死則與之戰不能
則我先死衆皆感憤使君何言歟使君父母我民彼
盜焚我室廬掠我妻子一邑同讎也我何忍以父母
界仇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皆歔歔泣下人人自奮君
乃率以攻賊大破之明日則分道而入諸鄉之民無
老少皆以鋤鋌瓦礫助君擊賊大小三十餘戰捕斬
賊衆一千二百餘人民無所傷賊勢大衄寇退君與
其民更始相安遵禮尚義若未經喪亂也十六年君
改調寧德尹邑父老走大府願留君不可得則遽道
拜泣相率拜請予口其數事求文以紀去思予聞而

賢者吾今乃知禮義之可以得民也國家承平無事
時武夫之吏薄儒生迂禮義銓曹以勞掩賢州縣以
法為治養成黨風日長寇亂大閫求苟勝之功下吏
無恤民之政苛歛橫賦以給外兵高爵厚祿以寵將
將及將驕兵敗寇蔓於外財殫力竭民離於內連城
列邑淪胥不救者以怙兵而不恤其民耳獨聞余帥
廷心之守安慶也禮賢養民汰去冗卒百姓為之戮
力吶戰故能保一邑屢危於三匝之間吾閩則前有
彭君庭堅之尹崇安以義導民得其死力故能保閩
閩復鄰壤建邵以南皆賴之有廬永春之政亦用此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十一
道一帥二令皆儒者也使當方面任守令者人人能
然則百年天涵地育之德百姓何忍負國家哉余因
永春吏民之情而列叙之以為救時保境者之楷式
云廬君名琦壬午進士惠安人予據輿人之誦而聲
以詩曰
理亂無門感休自人治生君子賢傳有云泉南七邑
獨善永春七邑鼎鼎一邑安枕南荒大饑百里屢稔
大夫廬君治教整整平易近民歛薄刑省大夫蒞政
俊秀有等大夫行田木麥滿頃耄幼炊春仁及隣封
隣封不治搏蟻聚蜂我卒鋤挺挫其銳鋒指麾整暇

感革頑克武城三百冉有是從備國與守孔伋在公
勇以義發人心齊同編氓何知大夫之功大夫五年
但如一日大夫改邑何以朝夕彼縣之民得其羽翼
此方之民孰拯饑溺勿馳爾車慰我戀思我思無止
我君則移君子紀之以勸後來
永春縣主簿錢宗顯免徵箭竹碑
元林泉生
元大德四年庚子上司檄縣輸箭竹一節十握首三
萬五千派昇平善化福德民蘇四里地非其產官吏
畏嗔不敢辯強其所無催徵竣急四里之民奔馳隣
境數百里外求買者不計其直竊取不顧其身愁嘆
之聲載道任司牧者若罔聞知公襲為例民甚病焉
至大二年己酉主簿錢公適督辦目見心思惻然動
念乃謀縣長申于路府路府申于帥司帥司呈于行
省行省咨于都督爰詢爰度議久未決徵納如初或
者疑其難濟公獨毅然自誓曰害若不除我去有遺
恨辨明愈力延祐元年甲寅始獲俞允命下四里之
民歡聲動地是時公適在任八年與此事相為終始
迄用有成抑天之留公以救斯民也乃相與磨陳巖
之崖頌公盛德以傳不朽

泉州府學浚河碑

明何觀

本學舊河歲久湮塞積雨恒恐水不泄正統乙丑念
憲姑蘇陳公擇人浚河道開陰溝以吞吐潮汐而今
而後永賴之河後倘壅塞必倣此浚之患乃免直文
淵閣中書舍人何觀書陳公名作宣德中以御史言

唐相姜公墓碑

明傅凱

樹直節於當時流芳名於後世此大夫夫事也夫臣
之於君謨明弼諧相與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共
成乎德業初不見其所謂直此固其所願也不幸佔
有過而在所當諫諫之不聽而譴怒隨之黜罰隨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遂使君有拒諫之失而臣有直諫之名此豈其所欲
也然與其貪位固祿寵依阿而不言寧覆公餗而不
失吾私圖則婦寺之為耳惡足為人臣惡足為大夫
夫哉故肝可裂而口不可緘首可碎而志不可奪嶺
海之瘴可犯而此疏不可以不陳是其身之利害有
所不暇計名於我何有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書
之簡冊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名自有不可得而掩
者此唐相姜公之墓所以脩而碑所以立也稽之史
傳公諱公輔愛州日南人德宗時為翰林學士預知
朱泚之將叛諫誅之而不聽卒之亂復諫取之以從

行而不聽及德宗欲駐鳳翔又諫以張鎰之不可備
及在奉天又諫以羽衛不可不嚴皆果如其言除公
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既而德宗欲厚葬唐安公主諫
宜從儉以濟軍興德宗遽怒其質直求名雖有陳宣
公之解不能釋遂罷為庶子未幾又貶予泉別駕當
時盧杞保朱泚之忠貞而致乘輿播遷宗社幾覆德
宗曾不之咎公何負於國家而一黜不可復返德宗
何如其君是固不足深尤而直道之不容於時可慨
也公至泉日與隱君秦系往還南安九日山遂終于
此秦君為塋之此山之麓即今姜相之峯秦君之亭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屹然砥柱相對而故丘斷壠頽然寒煙芳草之間幾
莫能識者今別駕桐廬侯愬以鄉貢進士來治郡幾
五載雅慕公之直節弘治辛亥冬出按于邑屬予為
訪公之丘壠將脩之而立石以示後予歷訪得之以
報侯乃謀諸郡守李侯哲通判張侯祐節推楊侯塋
命工脩葺卜日具牲醴以奠屬予書石嗚呼天地有
正氣人心有正理天地之正氣不容一日息人心之
正理不容一日戕使公在當時若盧杞之姦邪誤國
則雖蒙德宗一時之寵至令人將唾罵之不已枯骨
在地尚有欲發而暴之者况望其垂弔哉惟其直節

不回可以質天地而無愧此所以雖居於一時而起
敬於千載之下也觀高山而仰止啓後人之具瞻列
侯亦可謂知所重而無愧於公之為人皆可書已也
因係之辭曰

天地交萬物通時有直臣而不顯其功天地不交萬
物不通時有直臣而獨無所容公之在唐處社稷之
將危而費出之無窮諫章朝上而足馬夕出乎閭山
之中忠言逆耳王臣匪躬公蓋以之古今孰不仰姜
相之高峯滿林紅葉孤塚朦朧不有我侯孰起其崇
謹鑽石以記實蓋將使後人知異世而同風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十

崖山碑

明黃澄

皇明嘉靖十二載春正月甲寅總督軍務巡撫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總兵官征蠻將軍
咸寧侯蔣鎮兩廣時維陽春西山蠻寇負固滋蔓貽
患最急乃恭行天討閱兵七萬釐為三軍維僉事黃
澄都指揮李森為中軍由龍水進屯羅銀右叅政祝
續左叅將程鑑為左軍由新興進屯灣口僉事鄭允
璋都指揮高譽為右軍由陽春進屯鳳凰批受成箚
尅日俱奮一鼓而擒凡擒巢百二十有五馘魁從趙
林花等三千七百有奇俘執如之罔有遺者於是復

田賦七百二十餘石真民居乙千八百餘家感德太
沛遐邇懷懾徭寇殞膽革心兩廣川靖夏四月丁巳
振旅而還嗚呼昔漢銘燕然磨刻劔閣考烈徵勞何
以加此僉事黃澄謹拜稽首而志諸崖山

鹽政碑

明王慎中

權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
閩中之法尤為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瀕海鹽
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
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通則課
為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十一

令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
始得不滯而其所從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今甲
未嘗設為禁戒而偵捕吏兵自以徵候非常不為齷
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徵候而每以其偵捕之威施於
鬻鹽者舟牛之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徃徃皆見執
拘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鬻之不當得執而駭於
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所
任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謂緣法為鬻
者猶有禁戒之令直於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為低
昂如於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及乎牛任不得以牛

任者而譏及乎人荷雖其作奸起暴尚寄於可後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夫匹婦之負擔不能以幾於此乎產於此乎鬻第轉之於淖澠荒園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蔬果穀粟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駭名橫被譏求足下自為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栢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戢橫刷奸聰明旁燭而司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為一方著察部使者至郡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為苦余公為慨然出禁於是載任負販之家曉然知所歸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求偵捕吏兵亦洒然濯去昔日為暴之心而無所覲於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為郡晉江邑侯朱肅菴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慎於是鹽之鬻於民間無異果蔬穀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集於新橋浯溪之渡近渡居民常資以為生其黨王憲達羅德靜甚私司徒公之德群來涕泣以請曰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忘相與尸祝之於家而尤願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為民病者蓋多矣為使者有如金公為士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決行惟

此以及於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恭行又作則此石之記尚若司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失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以不問而告乎其為此記蓋嫌於為不問之告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泉州府城隍廟碑

明陳讓

高皇帝平定城區正位建元二年己酉詔封天下城隍神爵號視地為差三年詔定天下所祀嶽瀆城隍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皆依本稱無爵號謂神通靈山川調風致雲奮雷順兩春秋秩祀焉四年敕郡邑里皆立厲壇以神主其祭監察官民善惡官履位必先假廟與神誓期陰陽表裏協于正直以順承天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而理於義以曲成民物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能知之未易與世論也心寬者多眇慢心惑者多譎瀆不講於幽明之義矣惟聖人觀于天道惟陰與陽觀理於陰陽惟神與人觀天地神人之心惟公與正觀天地神人之心之所甚愛者惟君與民制為禮樂以理民議祭祀神祇以祈幽祉事雖在禮樂敬在鬼神故明

德馨香上下昭格百穀殖好民用乂安唐虞夏以來
未之有改也神祀舉亦為民義民義舉亦為神道序
秩其事先後輕重合體履之乃知其物不二直所從
事之異路有能與不能爾人之所能神所不能者人
其任之人所不能而神能者神其不任耶爽德怠事
皆為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泉郡城負清源而臨晉水
崇雉周池神與郡諸侯皆受命於天以保民為職位
分相當通氣效能秉稟共治若晝夜寒暑晦明舒肅
成歲實有其理非假借神道而為言也廟舊在衛西
逼近臺省諸署湫隘誼置圯剝殆盡歲甲辰大侵郡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七

侯俞公蒲山別駕陳公少華思祈神貺載輯民休乃
相諮議謂神聰明正直能調和風雨福善禍淫助我
綏育黎庶今廟若茲甚非所以妥安神靈昭致慈惠
精意者時詘不可用民惟資壽寺廢且盡門堂寢室
僅有費一功百積高居幽寔惟神明之隲正直之府
足稱陰陽表裏之義其惟遷我廟東北舊有晦翁小
山叢竹亭不二堂舊為歐陽行周讀書室可充崇福
廢寺餘材材一修治庶幾不遺古義時效吾儕景行
之思者至是厥功聿成廟貌巍巍聯扁彪章丹青煥
耀清齋有舍繼流有次遠近來觀莫不欣喜謂蒲山

公高潛神參制義達權少華公協德齊明少府樂正
胡公繼至罔不同心與德謂幽明之路可通果繁昌
之福可坐而致賢哲之跡可尋果為善之類可樂而
生也詞曰

增增榕城其隍淵淵濬穿潮汐屏翰深堅通節內外
保民禦奸英靈超躋配合山川神司民物與天同心
勝且開霽旱則為霖繁殖百穀康阜黎黔萃亨元吉
辟除氛穢神秉正氣出入乾坤居高領會鏡觀無倫
分別淑慝不見不聞惡除其本善裕其昆漢祀紀灌
尔重生辰民我尚荒安能事神肆惟我侯猜意明裡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七

帝眷在茲幽明共治返于古初之於天下如視諸斯

紀侯廟碑銘

明丁自申

古克國為漢紀侯信所生之鄉後人姓其村為紀名
其郡為安漢而表其俗為忠義之邦風烈之被人遠
矣紀之利今折入西克西克於侯有事祀郡鄉賢祖
豆以侯為首其於祀典不殺矣此為廟於西門之外
何也侯之忠義激人心扶世道應侯祀以為忠義勸
也然不獨郡祀之侯蹈難榮陽即榮陽祀之矣又嘗
從軍龍節間即龍節亦祀之矣夫以所死所過之地

人爭祀之也而況祀於其鄉者哉當侯之驅馳也識真主可與圖存不愛慷慨一死以脫漢祖須臾之命侯無祿於漢漢何惜析圭之封不以慰侯於既死哉吾意陳曲逆陰謀人也其夜出女子三千計窮詭秘不可以傳豈得侯之死而掠為己功耶不然侯之捐軀甚壯其一死重於泰山甚明漢王既出百死之生成馬上之貴追論汗馬矢石與諸臣勞苦平生竟不為黃屋左纁假王一勳念者此豈近於人情也侯之子孫既遠而微無能叩關以明先臣之死而一時在廷左右名能轉移帝意者顧忌沙中之偶語忍清源文獻卷之十四

仁取義之貞也特以從龍失叙匿山受焚後人為其死而寒食侯以死定國賞不酬勲而其忠烈至今有耿光推侯廟食雖至百世可也廟成余偕同知李君司鎮通判吳君懋祭以落之而銘其麗牲之碑銘曰

秦鹿漢逐楚雄乘敝虎口摩牙劉執與帝桓桓紀侯捐軀得赦漢既論封爵不及裔鐵券盟寒伊誰帶礪三綱長存侯廟不替侯坐其中崇階嚴陛愧彼偷生過者氣泚

清源文獻

卷之十四

七

傳

明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釋文偁傳

元釋大圭

文偁師者清源之開元東塔祖也俗氏仙遊唐貞元時生元和中出就師邑之仙苑學佛未幾得度具戒道資天成不斷而器會昌民天下僧偁布衣蕭然巖石間大中詔復如初時仙遊為是州屬邑州刺史聞偁有道部所屬延致之至則即寺之東南造木浮圖清源文獻卷之十五
五級是年咸通初也偁使募施使者州四門日投錢其器以歸內諸匱傭直必匠身取之過取則迷方廻遲不知所如也六年浮圖成賜名鎮國九年秋倉曹徐宗仁以佛舍利上都來鎮藏之偁於是終焉偁性高潔澹然自處至未嘗手泉布其影不出者三十年連背金剛晝夜有颶風聲堂為之生白所蓄軍持出井實不涸監輒隨寒燠宜殆類天給侍之者乾符三年十二月廿九日化年七十九刺史縞素送之偁前囑其徒必香煙絕處葬我既而用其言果然隨至俄大雷雨作視之匱在石中窺見可識今猶呼坂頭塔

石之竦出亡慮十尺若偃月然禽鳥巢棲歟其上而
狴狴瞻禮得乳香者偁之後東浮圖凡改造者再今
艾不木而石矣偁得以世祖祠如生

余畏叟公傳

明張岳

先生諱福萬祥其字也登進士第仕至二千石歷撫
州平陽九江三閩郡擢於權勢左遷同知又歷寧波
太平致同知事家居而職二千石最久績最著最有
聲鄉人稱之猶從其初官曰太守云先生幼有至性
八歲失所恃事繼母以孝聞甫十四入邑庠郡大夫
以公事至謁學升講堂奇先生宇貌訝其衣服不飾
清源文獻卷之十五
衆以繼母對先生諱之曰家貧耳大夫初奇先生有
遠大器而不知其識度本如是愈加奇愛永樂乙酉
舉於鄉明年第進士 太宗皇帝以盡忠國家許
之蓋先生以氣槩自負耿耿形於色可望而知奉勅
還鄉讀書未幾起為行人奉命使交宜達有體交人
悅之餽以金銀寶貨悉卻不受夷情大服使還入對
具述使事及卻金 上曰餽賍之金可受也何故
卻之先生頓首曰臣受命出疆國家榮辱攸繫而以
貨易守彼謂使臣可貨也國家何賴焉臣恐死無辭
四夷之侮笑也故不敢受 上由是深嘉之凡有

四夷之事必以命先生或正或介皆能稱音而

上注深矣庚寅車駕幸北京 仁廟監國先生適

巡緝南郡以權要朱主事不法事具啓致法司擬摘

先生戎籍先生令家人懇寬行在 上覽奏曰是

詐使交行人耶朕方欲用之安得有是旨遂取詣行

在親鞫之果得其情遂命復先生職反罪朱所司皆

置重辟時 上怒不可測先生為叩頭死請廼從

輕典先生之仇自此立矣其後以年勞擢撫州丁外

艱服闋歷二郡左遷同知又歷二郡遂致仕先生方

介志以忠誠結知人主不能媚事權貴仇人稍稍復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用於宣德之末連結部院相與伺先生隙而擠之先

生方與異已者為敵以故歷剔五郡積二十餘年不

遷竟中飛語坐貶其自九江左遷寧波也素不善先

生者謂其重聽廢事參政饒禮抗聲折之曰余福耳

重聽其心固聰也與世徒有耳者較孰輕重凡以好

惡為先生毀譽者若此類先生能自堅其守不為威

惕利疚故卒完其晚節以歸居家和易執禮若未嘗

有愆者鄉人莫不加敬臨終立諸子床前歷叙平生

慨而曰是何所在也曰正寢有婦人乎曰無遂瞑目

諸子亟請曰將無遺命乎曰無用浮屠士大夫聞之

嘆曰余先生亡矣甲者執紼者贈者相屬於道

張岳曰余家舊藏寅賓堂詩一章先生為吾祖經歷

公所賦其辭甚偉余幼能誦之通謁先生家廟閱家

乘日接前輩長者聞先生事甚偉使交為尤偉吾邑

有登科文筆諸山靈秀輸委百年來惟先生一受之

繼先生後又不多見先生其偉人哉是不可使無傳

也已

陳紫峯先生傳

明王慎中

嗚呼士散於場屋之業而固陋浮淺怙其心臍專一

經以自業茫然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董末生相尋以故自

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群疑張主新意推明理性

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

學者其駢拇於條畫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場屋之

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

其傳而紫峯陳先生生稍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

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二日虛齋得其文於

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

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

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為發於沈

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
之今且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
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
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
通於朱氏微先生之書如瞽者失相從禽無虞儀儀
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
往為書其卑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
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滅
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焯乎
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
清源文獻 卷之十

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
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
一葉照映闌楹人所同視而先生茂對之趣獨遠矣
時放於山租水涯漁樵相問或竟緣原隰農圃滯談
各自為話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所樂不問其解否
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莫睹其面為快注意
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而已亦不盡報也
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崇劣禮數隆汙為
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懷之爵祿又烏有
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綽形以遊於世宜
其浩然自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在仕不久事功無
所表見為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得情為戶部謹於
利邀不以自汙此皆砥行植節之士所能不足以論
先生之大也昔由求言志千乘之國方六七十里之
邦自課其用所以使民有勇而能足者可計歲而見
效何其確也若夫及春而制袷與六七童子五六成
人為侶望沂而浴見雩而風此何為者然孔子喟然
而深與者乃不在彼而在此其意可知也以先生之
高使與曾點並時而生同問而學則鏗然舍瑟之對
曾點必不異撰於先生而喟然之嘆先生宜越內夜

而見實矣始丁丑榜得士吾郡最有名給事史第江
公于先今僉事林次崖公希元中丞張淨峰公岳興
先生並以經學為海內巨工張公尤號為閎博而傑
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趨好滯一官以卒
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卒無所就中丞
公方據融顯事功為一時絕出然林公悔其顛躓張
公亦以酬俗成務為多憂而恨道之難行未嘗不高
先生之決而慕其清也某生最晚猶及侍言於給事
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為友忘其年輩之後也謬學
率駁與二公有所往及二公不以為是予猶謬自信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且不揣而思有以易二公也獨不及事先生而請其
說然以二公推之知其不予是而予亦宜無以易先
生也然而知先生之心而能言之者某則不敢讓也
先生之書其天趣極詣神機妙契在於言語文義之
外而已至於言語文義之所存字謹其訓句詳其義
顯名一門粲粲然如恐涉他足而誤塗徑固與治場
屋者設為如是耳其超然心會離去形跡而遺忘物
累靡幾所謂不枝葉於道而全其真者由是以推先
生之大然則論先生者不徒有考於其書而讀其書
者尚當以有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

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資政大夫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襄惠張公傳
明李愷
少保謚襄惠張公諱岳字維喬別號淨峯唐文獻曲
江公弟嶺南節度使殿中監九事之後也六世孫崇
純入閩子瀾為漳刺史始立族張坑入我明曾祖桐
震承茂祖鄉進士贈都御史萍鄉令綸有聞弘治壬
子十月鄭淑人生公於外家霞庄之舍宅有祥光茂
公卜其庚甲曰是必亢吾宗者為人沉毅朴古慕古
賢豪志匡天下正德癸酉領鄉薦第一丁丑第進士
清源文獻 卷之十
愈發憤為學友陳紫峯講易 武皇寢疾公上疏
言當以九卿輪直嘗藥獨與內使處非防微之理奏
雖寢廟廊肅然雖之日南狩公為行人率其黨諫下
獄暴烈矣中五日杖于闕下幾死調南國子學正
今上即位召還以優忠賢恩數升俸一級壬午奔
贈都御史英德令慎公喪三年赴部部懸科道之選
以待公入廼力辭不受乞留都武選員外祠祭郎中
叔季士熱中競進公於功名獨退一步與宋大儒辭
館閣命不赴者同未幾丁林鄭淑人憂愈剋勵去英
德統平實學養逾精粹服除補主客司郎中陞廣西

後學僉事壬辰調江西粵西以質勝從容與之計
文義豫章良知說行專責之守傳註以歲貢生例試
落職廣東鹽課提舉初公為禮曹即禘祭之議紛起
元相張公璁欲遷合以某祖為所自出之帝議既定
崇伯李公時問公公曰以 皇初祖立位精裡所
格必有得姓受氏之人儼然陟降者李璉公言翌於
朝房將入奏亟以語張不可以原議上內批設
皇初祖位如公言張於是始忌公令王祭酒致公門
下謝不往亡何出公廣西廼卒坐是貶云歲餘轉守
廉州廉天涯荒微公煦煦字之為城里甲之務嚴採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珠之禁時巡郊野勸民墾穡濬川又改學宮立課程
以振士風公嘗自云吾治廉三載不持一珠做漢吏
教民耕讀庶幾無愧厥官廉人德之祀之焉適
皇太子生頒詔外夷以安南久不貢停使將觀兵如
永樂故事侍即唐公胄疏諫 上怒梟其官公以
遠吏奢筆條六不可征將繼疏之貽書朝堂反覆難
詰斯舉也內閣憂公言不體 宣皇帝與楊文敏
止戈之誠而雲南撫臣汪文盛復揣迎其意岌岌乎
殆已莫登庸氏詞知歎曰 天朝猶有一張燕州
不欲戒戒族類因上表請辜 聖朝憬悟命尚書

憲公伯溫視師勘實與張公經合謀奏乞公以浙江
參政移官入廣東經畧安南機宜公廼建畫謂若聽
其降當存大體揚國威折奸萌其詳具在督府帖文
書疏中莫氏入鎮南密遣人問公在行驢然壁觀見
受都統制歸邊塵不驚元氣以篤是天相哉 明
故置公於萬里了此大事事竣文武吏士翁萬達輩
蒙殊擢公亦陞級錫寶鉞既文征崖黎檄公主中軍
肅令討謨諸軍斬黎二千餘級絡山袒呼款者數倍
州人德公生祠之上功賞公功猶降交然壬寅拜公
僉都御史撫治鄖陽逾月轉江西巡撫 上持本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下語內臣云是曾有功者公入江西一意節紆財力
里甲驛傳經常之法民到于今誦之於省當國講學
士大夫一以禮處不為苟徇嚴上相介谿賜樓公奉
勅供費如式所司循重復以請公曰是皆非元老意
批卻之事聞介谿喜與公書曰足下伯夷之所築也
時頗有謂公隘者公復之曰寒骨稜稜只欠馬革一
張其他自分已定毋庸念也是時朝野咸以當今一
人屬公幾其殊遇但公所存積仇之千鏌雖藏鋒戢
芒餘光猶能燭天忌者終不肯援公以升於朝乙巳
遷總督兩廣右副都御史征封川捷陞兵部右侍郎

集旨集土漢兵征融懷馬平克之躬至柳州進圍
高諸寨破之魚高天險國初四攻不克公督戰抵寨
下將士猶恐師老持狐疑公以危辭激副總兵程鑑
諸軍冒險用間卒毀其寨以歸迺為分屯築郭官民
移石紀勲且祠之未幾以刑部侍郎召御史徐南金
奏言公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留征賀連功未奏戊
申秋復召為兵部侍郎陞掌院事右都御史人謂公
志大行矣越三日乃復以原官總督三省軍務征苗
公勤勞于外二十年不得一日居內而東西南北運
籌策鉞愛公者謂是舉似宋韓范不容中朝出撫元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吳者公無幾微愠即就道駐黔中察苗情向背庚戌
正月開府于沅決意用兵土指揮田應朝族吳黑苗
龍許保聚眾攻印江庚戌春破石阡明旨切責朝議
譴甚公持之愈堅上表謝曰元和伐蔡之役竟成於
獨斷又曰若此賊不平臣有何面目可復奉勅書以
對吁壯哉迺以計擒應朝斃之于徵集兵十萬三哨
滅猾撫順春遂撤之而宣慰冉玄復族吳黑苗等寇
思州欲因以去公詔奪一官議又再譴公力持不變
懸重賞卒獲許保獻之惟黑苗渠魁朝命購之急諸
同事者畏其難各遂自倚幽陰謂不若以購費開別

巧便而朝堂爭私意者或不無互持憊通
闡公先為冉玄之劾又遲疑未下斯艱危之會也公
屹不為動不復用兵惟督責諸將吏捕之卒以計誘
其黨擒之以報病革且懇疏言總督不可罷遣湖廣
五六十一年之安是舉也很胡載寬良工獨苦惟公性
靜量弘猷策允塞故始卒奏俘而蜡爾之烈可鐫銅
柱壬子四月星隕西南十二月二十四日公應之不
起矣遠近請祠尸祝公讀書不事章句博通墳典語
古今人物事貫穿有條理而筆力雄渾新意疊現弱
冠提學姚公鏐以宋岐溝富平策之下筆滾滾三千
餘言勁氣卓論如大將出師萬騎森列公後久握重
兵說者謂是策為之識凡論心性義一程朱為師為
行人過浙渡江謁王陽明講明德親民之旨陽明曰
明德之功只在親民後人分為兩事非也公矍然曰
戒懼謹獨皆是未與親民時工夫如公言又須立一
親民之本以補之乎陽明不能屈公揖而去之其答
尚書聶雙江書辯王氏渾淪籠絡之非而欲其逐一
體認於孔門求仁之訓知行體用持敬分殊合一之
理證據真的聽之使人歆悟是時初仕未有宦責志
於著書臯比北面其徒倡正道於東南迨入廉州值

安南之後迺慨然以身當其責故志為所掩不以道
學勝也愚嘗論公四十歲以前欲為程朱之事以蓋
生平四十歲以後累膺閫寄馳驅征伐鞠躬盡瘁竟
以韓范數業終焉公狀貌峭聳高奇有威撼之如山
凡所注厝中有一定之見不言而酌於衆論振衣於
千仞之岡動不趨時故不為衿臣所喜而淹於外亦
不為激言矯行故瀕險不危卒行其志而保其身淡
於利欲事親孝友於兄弟好讀書曩無餘積不事生
產作業既貴猶如樵衣素如寒士然其至行足式里
閭者衆也沒後三省總督胡宗憲等上公功本兵復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議 天子曰吁惟此純臣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可
復原官贈官保遣行人諭祭葬謚曰襄惠特恩蔭子
雋公所著書有小山類彙聖學正傳恭敬大訓惠安
誌名儒文類若干卷藏於家姪宇編梓以傳冢子太
學生宓以傳屬愷公他日當列世家太史文之謹續
實以族云

冤士蔡石亭傳

明李愷

予竊謂文人才士天地清淑之氣毓而生之也既生
之呵護之畀之成立天之心也而迺使之蒙不可白
之冤以死似天自生之而自妬之耳於乎天乎友人

蔡石之死隔一世矣予西牘之日也不為之傳其
知之石亭蔡姓信名字實夫別號石亭惠安人父文
恭母楊氏性姿穎異少長日會記誦五千餘言十七
歲偕予充弟子員予於時文馳騁宕蕩無端緒彼獨
好深沉之思構一篇按古為度新意疊臻正德乙亥
同師謝平齋公嘗獎予氣豪而云信奇難及予矜不
肯下每得石亭手筆讀之輒惘然自失以為繼張襄
惠公大魁之後必蔡子也 肅廟之初弘正靡麗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說其要旨該博妙悟溫陵一時白晢之徒舉出其下
惠一二故族子弟望其風而不可企嫉其勝已也以
為閭雪而群嗥之乙酉歲復不薦錄皇皇然遊莆中
將擇名儒事之以利進取不遇而歸越年丙戌莆林
秋英者近邑故族黃氏庠生楓伯喬者延之西塾石
亭慕自莆也謀劉君大誠致之庠齋與之為會予同
御弟慎輩從之者若干人未幾蔡與黃以膳師小失
噴有煩言楓既忿忿復以閨閭悍釐亂志六月念七
日夜月上齋房微行逸去七月三日以布裙結松枝
縊于盤龍山下未死之前楓友黃子室胡于文冠與

楓父清甫書道楓數日心性煩錯可急召回鎮寃之
子臬存也時楓屍暴于蔡堂外議洵洵聲言楓父將
於劉蔡二生甘心焉二生恐投于縣欲謹避之楓實
自死非蔡謀之也寃哉蔡氏饒於財訃之者不無意
焉信父會刀筆以理直不欲以賂免忌者暗中之以
蔡帖入不至遂羅織而深其獄石亭三木之日群黨
得志言其寃者面叱之公正耆老余士仁談及蔡寃
泫然涕下本末曲節皆有證據愈叱愈發忿至死不
貳弟慎亦以訟同繫獄繫解蔡劉欲成學校列名辨
蔡虛誣上人廼蔽而不察大誠者議辟而後釋耆年
清源文獻卷之十五

官家未得訴痛憤之極悽惋之至可以觀矣獄中
以爲人作七子度關賦字句體裁宛爾騷音美而愛
知子而憐者誰耶額天集予閒得盡讀之歷膽披肝
慘愴懇切憂思怨慕如悽風苦雨如孽子孤臣戕戾
此生恨恨千古自然成聲自堪下淚悲夫惜哉博成
存友道也因以警世之聽讒不察聽獄不聰者

松莊先生傳

明黃濂清

泉有望大夫蔡先生諱元偉字伯瞻世居晉江之蔡
莊莊多松別號松莊先生世甫人宋端明殿學士忠惠
公累之後忠惠公兩守泉州其三世孫楠再蒞是邦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四世忌因移家焉大父耀爲湖廣倉尉最有隱德父
思誠母蘇氏先生自少異常兒三歲能識字十二歲
能文章縣尹楊公太古甚奇之年十四應試四篇未
夕而就郡守葛公恒大加驚異由是知名耆老蕭銘
家溫許以女妻焉總角從新齋洪先生之門下筆輒
屈其朋儕入泮試皆居前列忽值母疾服藥必親嘗
晝夜侍側不離病篤促娶婦凡裝送之物悉代父還
官輸充日費無幾微見頰而母歿哭泣盡哀思慕不
置大祥後凡延請聞有優者輒辭不往服闋督學吳
公進之薦憲副方棠陵浙開化人也求爲師蔡泉

得先生先生至獨居一樓嚴師弟子之禮夙興夜寐
以身先之見程端禮家塾日程皆宗晦翁教人之法
嘆曰學當如是矣卽手抄服行慨然有求道之志其
徒徐吏部文汙徐諫議公遴皆稱佳士師事之禮終
始不衰登嘉靖辛卯鄉薦屢試春官不第而先生以
文學名聞縉紳數延登講席泉漳舉越之間賢士出
其門者最多凡束修餽遺之儀悉以供親甘旨不入
其私於諸弟友愛尤篤衣食百需皆仰給焉辛丑又
落第慨然曰今親老家貧尚不揣已知命求升斗之
祿以為養乃奔走馳逐異不可求之獲不孝孰大焉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遂決意就祿授湖廣黃州之羅田時年三十六也適
在都下值同鄉周公蹟山陳言救侍御楊公爵杖死
獄中都人士凜凜莫敢往視先生獨臨撫其尸哀賻
作祭文二通七難論一篇挽詩三首周公無子僅一
從外弟在側為之沿途護旅視若拜祭以歸人服其
勇筮教羅田端模範嚴規程重祭祀崇廉節恤貧置
和僚友與諸生講論每至夜分雖隆寒盛暑不廢擇
其資之可與者就舉業中默誘之以進聖賢之道後
擢德安令德安邑衝役繁糧多逋負初迄于今令
無有遷者先生至一以節愛為本

事不以外至者嬰懷才之所施先其要者事之所集
亮其大者中有定裁而人不敢干以私利有定示而
人不敢亂其條歲有定輸而增減者無所庸其巧刑
有定斷而回隱者無所庸其奸仕未半載一縣之精
神煥然倍新課農桑舉鄉約恤貧困戒遊惰公宇郵
舍橋梁道路色色修繕訟平而刑不煩費省而民沐
其澤清理夫馬而勞役以均勦除群盜而境內按堵
簿書清楚迎送安閑賓至有倫其來如歸辦鄰邑之
疑獄力抗臺院蠲潯陽之支應歲省千金他若建書
院置學田嚴考校立會規表先哲獎節義士皆彬彬
嚮風政暇則進庠士之聰敏有志者語之以讀書之
法作人之方士皆欣欣以聽省身克己自有程課雖
日在俗冗中而其心實尚友乎古人故其為政真有
得於學道愛人之遺以故清聲四達譽情嚮服一時
士大夫稱學識操行及才具之可大任者必歸焉諸
當道咸喜其有古人風遇以殊禮凡叅會考論一時
作縣人物輒居其最以身勤職七載經獎薦者屢矣
卒不遷後門生徐公遴掌科自以公論告銓曹竟得
判杭州去之日老幼攀號塞路越明年民為立去思
碑杭東南首郡迎送絡繹簿書雜沓應之裕如事上

有禮不為詭隨御下有恩不事姑息打身以介不徹
近名處心制行不混流俗受檄軍門造緣釐以脩水
戰措糧餉以充軍資築樓櫓以據險隘勞瘁實多賊
燒北關人人自危時委署運司印無守艮山城門凡
守城之具措置無關而勞來撫摩民賴以安運司有
庫銀二十四萬先生計曰賊入城予必於此司死焉
時諸門皆牢閉獨艮山開門放男婦數千以入及賊
迫又於城外縋入數百人全活甚衆冬復推應朝考
察畢將以親老致仕吏部尚書李公古冲命考功司
留之歸署錢塘印一月民甚稱平因總督趙公甬
江至嘉興委督運軍餉犒散兵糧乃辭印專董其事
追憶觀時無像物以見及是行勢燄熏灼多為先生
危之陰勸以求通者先生曰死生榮辱命也吾可以
貨免卒不從趙公亦初無害意未幾報擢貳撫州時
寵賂章甚私計平生無求何以得此後乃知其為吏
部冢宰吳公默泉銓司查公近川所拔也先生自茲
仕至今秩未嘗有一書通問政府未嘗遣一介至京
分餽禮儀嘗曰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故其
自守之操至老不易如此撫下車數日代巡徐公五
台適臨其郡委督樂安通糧樂安縣邑民習舊

俗聞之望風先逃先生下縣悉寬命令去鞭箠慰
再三逃者漸復輸糧相繼三月之間完糧三千五百
有奇復取回署府事者民送者盈路謂自髫髻至于
今日見徵糧官無有如公者無何值樂安劫庫之變
守巡以先生之賢會達徐公復委先生再往捕盜補
庫至縣未幾忽流賊數千焚掠南豐等鄰邑縣無城
羽檄交馳乃出令嚴禁緝徒操練兵事召各鄉精銳
之兵設險把隘分布有條躬親戎服揚兵演武場衆
心始安賊聞風不敢近先時縣獄不脩風寒無赦每
遇兩荷傘以立至天明逋負枉問軍徒數百人獄不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能容時蒸疫癘接踵以斃先生聞之惻然盡縱以歸
命如期即至民歡若更生及期無有違者即預辦瓦
木刻日興工越三旬監房鼎新縣監無一人疫者賊
退後催補庫銀文移日促時獲真賊十三人攀誣良
善數十家人人自危悉為申脫設法措處兩月而事
告竣復取回署府事大約如治德安時其善政不可
殫書冬覲推北上見士風大壞每撫膺長嘆徐公澗
濱時為禮部郎中聲名籍甚一見語之曰子要做好
人慎勿出權貴門下徐公懷然荅曰此事決不敢為
歸門回復署府事見府城傾圯惻然申節撫修之後

太守陳公季山至謂是役非先生不可復申委焉
蓋周詳出納明慎費省而城復完固金谿有生員王
糾兄之獄東鄉有里長陳利三之獄其人命皆事究
而迹疑威力為辯脫會委至九江迎景王道經德安
舊治民歡迎車擁不得前至公署塞滿廡不去有醫
生饒姓者隨行見之不覺墮淚事畢歸委署崇仁未
數日報賊突至縣東西二耆縣無城在北耆與二耆
僅隔一河水淺不舟先生以筑然之身與凶鋒對壘
親督兵過河馬上口號云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
身先士卒率戰數合殺賊三十餘人五日賊乃遁散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而鄰縣之警報又至時鄉兵取給賞於內官兵需糧
餉於外賊勢逼迫警報時聞民心恟恟各思逃散先
生悉力調停綜理激勸以忠義縣賴以安無何以積
勞感疾申回調治未朞月報賊已侵入各縣突至臨
川論者謂先生預申脩城之時已有先幾之哲曲突
徙薪之功大矣冬復推應朝仲春聞外艱之訃號哭
不絕奔至建寧探賊攻興泉甚危道梗不通暫駐旬
日間道以歸哀慟瘦瘠異常居喪盡依家禮念諸弟
祖居屋毀捐貲修葺家鄉已置田宅悉分與之既而
料倭寇未靖喪葬畢復卜宅建溪以所餘俸金買田

田縮衣節食僅足自給志哀居約終三年不聽絃索
之音深藏陋巷日惟掩扉左經右史毫末不干有司
服將除所親以貧故多勸之仕曰吾之仕一以行道
一以為親今親終矣貧吾能耳之可再往乎遂隱於
建為終焉之計晚又喜易曰吾於易沒身而已矣所
者有讀書日程四書折衷易經聚正考德錄文集行
世憶昔居鄉時知先生舉業恒喜讀其文壬辰歲會
京師同舟歸又得上下議論知其趨向端嗜學篤未
稔其政也及先生令德安予節推姑孰每遇江右諸
士夫有識先生者咸稱德安之政雖卓魯不是過後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在戶曹日久見吾弟養蒙為予言謂來江西者皆稱
松莊為漢朝循良之吏徐五台亦親與予言曰巡按
江西時如貴府康鑑峯林象川蔡同知真好官也已
企慕於心不忘及致政歸以賊梗寓宿於建者數月
乃知先生之行實最詳先生心地平易賦性質直孝
友出於天成行誼隆於鄉曲與朋友處不修榮戟溫
然可親然有過必忠告不能苟容非義之事退怯不
為至遇患難死生之際則以身任之不擇利害為趨
捨也奉身澹泊耻事華靡凡百玩好不少經意所志
不存也蒞政愛民如子所至去思志有所不為而才

又足以有為故庶民安其政而官評重其守也惟義
所在為之必果伸人命之冤力抗三臺遭四番之寇
與民效死其明且勇何如也平生節操自勵其避權
貴若將浼焉辭受出處了了分明歷官年久皆在有
司家猶未至苟合也慕古之志至晚益篤窮達壯老
皆有日考進德脩業尊卑不倦學由程朱以泝孔孟
直以聞道為期死而後已也四書論著皆由心得不
事口耳真有發程朱之所未發者虛齋以後僅見此
書非用力之深者不能知其味也其為詩文以為末
技耻之不為然至其乘輿所作思深詞達自成一家
清源宋獻 卷之十

貞節傳

明張志選

余見鄉之貞節者矣往嘗具奏上部民之妻貞節者
武進宜興凡五人皆得 詔旌其門額曾未有如
蔡者蔡青陽故家女幼讀書曉大義年十七歸確軒
志廉君余從兄也為士人妻世業涼薄心甚安之獨

夫刻厲燈窓而躬辛勤以餉母令內顧不數載夫
病羸病矣病革囑其子守範與其遺腹手書故事數
段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蓋夫
妻平日語也乃持且涕曰夫且死吾何愛此未亡之
身有遺孤在它日地下尚持此相見也于時兒甫周
歲母年二十六爾號天慟痛悲動四鄰敝衣弗櫛屏
辭一切來往獨與一侍婢俱誓死必撫孤長成婢弗
堪諷以乘時依富家兒固可活也迺叱責之曰若寡
耻甚矣夫人豈得二夫有手書在勿徒汚爾舌為也
既又每言度其終弗能堪也尋遣去媒姬日至斤絕
清源宋獻 卷之十

節者良苦苦有如若而人者乎夫歿而守其乳抱之
予子歿而守其乳抱之孫榮一女人仰手業以活
三孤日止再食即穢穢不能取足井曰且身任之矢
死靡他奚為也邪亦惟從一而終之故弗忍殞其夫
不絕如縷之脉愈折愈厲歷九死而不悔其跡一時
感慨委瑩曰從先大夫于九京者孰與難易也迹其
貞節信非余之所睹記可與並論顧不能使聞於世
余之耻也迺獨論次其畧載之家譜昭示後人且令
子子孫孫百世不遷永為貞節之報祖宗臨之余弗
敢增飾片辭輕議世紀也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事

草塘高士傳

明張天叙

草塘先生者衛輝使江公其之曾也諱一鯉字某少
倜儻有文聲君固將種性豪宕喜談孫吳一時儕輩
皆歛衽畏之予一夕邂逅南園坐月露中劇談夜分
見其風神爽朗議論風生因行歌相答予方弱冠而
君已跼蹐不羈矣豪氣逼人盡傾一座予竊異之意
其尚任俠喜事功締交游重然諾以為有古四君之
風而未之奇也及予宦游楚間已二十五年矣始得
尊嚴先生所序五子詩讀之則君張然其首也其辭
體裁畢備而格調清越音節鏘然予竊駭之曰異

落薄舉子業而自托於詩以傳非孟浩然林和靖之
徒與何其變之善也又十年予棄官歸田而君已蒼
顏斑鬢癯然詩翁矣追憶舊游四十餘年恍如昨日
事相與嗟惋久之因招予入社予雖踈懶不能操紙
筆從諸君後然有倡則和惟意興所至不強作也君
輒以為可自是往來日親則見君謙謙自牧無復昔
時發揚蹈厲之氣油油然與群無復昔時矯舉匡拂
之言怡怡自適不為暮年嘆老嗟貧之態有室數椽
有園一區方塘半畝雜植花菓蔬蔬君莖笠短褐携
鋤抱甕灌園學圃安之不為疲也好天良日挾策引
觴詠歌倘佯于花菓之間每得句躍然自喜如獲重
寶然客至摘柑剥棗烹葵剖柿室有縞綦不聞徧讀
之聲隣比石塘雅有日涉之趣昔慨隣靡二仲室無
菜婦君無有之安貧守道則有陶邵之風焉園無樊
墻佳實離離盜不忍竊知為高人之所樹也非力不
食又有徐蘇之風焉君性嗜飲或冥酒招之造飲輒
盡未嘗向人語貧有所求假然親朋禮餽之亦弗卻
也乃若匍匐啜李之庶却衣凍死之介亦君所弗為
矣晚有嗣息字而弗育君樂天知命亦不甚戚意天
不終絕高士之裔乎而君之高懷冲致則齊彭殤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事

物我以天地為蘧廬以陰陽為鑪炭以萬物為金鐵
惟所陶鑄焉則又何足以宣啾有遺之側哉君之寃
竟予不能逆知而知君之言必傳且怪其昔豪華而
今冲淡也詩窮云乎哉其變之善也若此

孝子張君傳

明林一新

孝子張君志越以崇晉邑清平坊人也父新軒公素
性豪邁承應天府學教授慎齋公家訓慎擇交游時
有聚會君每治酒餞供式燕雖力乏弗恤也新軒公
晚年目盲手足痿痺君躬攝几杖未嘗頃刻離側凡
衣服飲食務適時宜新軒公心安之母許氏患痼經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七

七

五歲莫能醫君旦夕籲天請以身代夜夢老人拊其
背曰子勿恐屬女醫來亡恙矣詰朝果得女醫治之
隨愈人謂君之孝感云迨執父母之喪哀毀踰禮既
免喪猶愴怛不懌或值宗戚燕樂輒辭避此所謂終
身慕父母者幾于古之至孝矣抑其素性重厚簡默
人或有過輒容隱已有不及輒管謝鄉鄰宗族翕然
稱贊無間言于時郡守白野朱公旌所居曰彰孝邑
令新陽黃公復旌之曰孝行者英繼此郡守姚同庵
丘厚山鄒龍望三公履屐輿論以聞于撫臺勞公按
院孫公成蒙嘉獎榜行實于旌善亭列姓名于孝義

坊萬曆元年軍恩申錫章服歲舉鄉飲畢聘賓席
呼張君將有聞於永世哉

貞烈許氏小傳

明林一新

貞烈許氏晉江西隅人也名端娘父必誠隱市中敦
龐自好端娘幼靜慧父愛之選所可適聞郡學生林
應元之賢許聘焉年十八歸應元後五年應元病卒
卒之明年六月五日端娘縊以殉宗鄙鄰里聞而蹙
之相與易名曰貞烈初貞烈之喪應元也念無男女
弱息可恃輒引決其姑王氏固諭慰之不能回至率
宗鄙戚屬憑應元几筵語且泣潛潛下宗鄙戚屬相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七

七

顧悲酸不能禁貞烈迺始紆緩以勉承姑意寢興作
息未嘗去姑左右他日父小祥其弟來告貞烈歸奠
則辭曰禮父母終無歸寧今我寡也常不去姑側柰
何柰何悲且泣竟不往居常毀瘠屏膏沐取應元故
衣補澣服之見應元遺文殘簡亟收拾庀置恐傷姑
心時佐諸妯娌饌具致姑食期寬解久之姑乃稍解
而亦不復虞貞烈為防矣一日貞烈從容語妯娌曰
姑老矣服食起居我諸婦是賴庸能共事無失否乎
則應之曰吾諸婦在其將無有失也又曰應元不幸
早世無嗣伯兄二人亦僅有嗣息且未敢議置後也

繼此可為應元後乎則應之曰二伯兄之心也吾輩亦稔知之貞烈俛首吞聲徐而曰誠如是也我其可往矣蓋以死自分諸妯娒顧不省以為往者將它適也以告諸姑姑曰將往果然乎其善為爾所也貞烈對曰婦終不去姑左右以冥蓋應元而負二伯氏也二伯氏聞之亦不省也及貞烈死而後思向所云將往者固以死自分云貞烈將死之夜治茶具為會妯娒語嘔嘔夜分罷去沐浴更衣就縊既死而視之所縊帛則應元殮餘也

象川子曰應元之母王氏嘗寡矣不以立孤之難果於一死應元之妻乃徐承姑意竟必死不死以存夫之嗣死以成夫之盟不死者必不難於死之烈而死者亦必不孤乎不死之義由其所處之當而易地皆然也窮荒寂寞之野幽貞之婦聲名不宣於人余儻為之傳俟觀風者采焉

顧復傳

明何炯

予來靖每訪鄉人物得顧復焉鄉先生朱得之為予言顧復孝甚奇及詢其曾姪孫庠生學海亦云請其家譜讀之乃未有叙其事者付也靖鄉賢尚缺予請祠焉而先為之傳以傳

顧復字德中江陰人成化七年新置靖江縣分江陰士入靖江學復以廩生首與焉明年應貢入京師試第六當銓念母不置請告歸省既母促之授官曰兒念母不置不願往也母乃命其女夫同之京師及至遂遣其女夫歸曰汝歸為吾省母未幾復以疾卒于京師一日母於夢寐中聞復哭聲曰噫兒死矣數日果訃至及柩還以故所服員帽度諸柩上于時母哭即員帽輒墜諸地若有推之者他妻子哭則不然於是知復之孝雖死猶生也復在庠序中以文學名今其所遺貧士八詠殆有道者

論曰傳稱孝子事死如事生此言親沒者事之如生也又云大孝終身慕父母此言終子之身非直終父母之身也夫子終其身斯可已矣未有身既終而其心不終如復者一氣所通無間死生之際非至孝有然乎

孝子王君傳

明陳道基

孝子王君應篤初名壽祐後遊泮以字行更是名南安沅州守紫南公第三子也母楊氏君七歲而楊喪孺哭泣孺慕不自禁其事繼母陳也益康和不少

曉謁選得沅諸官府里徭賔戚祭祀之役一以委君
君身獨任之不以均諸兄弟嘉靖季倭寇蠅興剽掠
鄉落多族塚以徵贖金君懼大父塚被發募死士黃
夜扶歸鋪土執紼悉以身佐之賊果覘無所獲而罷
祖有開山祠正統間火于鄧茂七鞠為丘墟君恙曰
柰何我子孫堂與以居而令先魂飄蕩無棲乎於是
因舊址率族人構之廟像宗器塋埴木石皆君所自
具時衆憚佐役君親被土立版築不呼而即事者百
餘人紫南公善譙讓獨君能得其驩君每得美服美
食問紫南公服否食否有則御不則廢不御也凡紫
南公居室多君脫奩所治者既治之後與兄弟共之
不少恡其於死喪急難尤所懷伯兄邁疾君手躬湯
藥卧起與俱兄仲為虜所得邀贖錢君度不可柰何
假貸典鬻脫兄於厄猶子產黑痘醫曰將不治吮之
方可治時憚吮之者君躬為吮之而猶子竟活君於
友愛其天性也故一切丘壟祭祀之事不以醮諸兄
弟余嘗至佳鳩山麓觀紫南衣冠生藏其山逕迢互
迴問諸里人皆曰此君所求為其父母壽藏者君生
長世族衣御甚悃悃至族中大禮大役及諸困乏不
能喪娶者君不以無為解也必悉心扶之故族無下

重君者即有紛結亦得君一言為定君之於親戚朋
交坦中膺行門戶洞開至於赴人之阨尤不餘力亦
不望報其於里中父老少年山農樵叟君往往推心
置之無貴介公子習氣君故雄於才屢試輒屈竟以
死死之年三十有七諸族里友戚童叟無不人人
涕泣者紫南公每騎馬過余墳舍余曰若何朝夕跋
涉乃爾公愀然曰令吾第三兒在者吾快活矣因誦
所作十子詩示余中有三子孝而死之句其見思如
此邑中諸友重其行君歿後相與列其狀於郡邑有
司額其扁曰褒揚孝行曰孝重鄉評蓋公論也余墳
廬去君居二三里許里之人為余備道之如是屬君
之子文學欽遴銓遴錫遴從余遊且索傳余曰是不
可不章也宜為傳
藥鳩氏曰余不識王博士何狀也第聞之沅大夫及
其族中父老昆弟里井之人云博士死垂二十年其
孝友謙和至今人人能道之其所風者遠矣余聞博
士祖廣文公有隱德以故子孫張大今博士世之廬
豈有量哉余故為之傳俟觀風者採焉
少司徒新山顧公傳 明丘有崑
公姓顧氏諱珀字載祥系出光州固始人先世有諱

道者南唐保大間自光州入閩仕終晉江丞因家于
莆其徙居晉江則自宋國史院編修建中公簽判泉
州始也四傳而至欽欽生長祖長祖有子曰鸞贈南
京戶部侍郎於公為大父鸞生贈侍郎公美公父也
公生天順甲申領弘治乙卯鄉薦第已未進士筮仕
虹縣再宰旌德擢知和州再擢南京吏部考功郎中
復改兵部出叅湖藩致仕家居者五年起四川憲副
叅政河南江右左轄陟南太僕太常卿歷戶部右侍
郎致仕數歷中外凡三十有六年公為政以誠心愛
人為本其惠愛在人心故常繫去後之思宦轍所至
有德政碑有專祠有名宦誌尸祝俎豆沒世弗諼貞
石勒頌譽不容口具載在寧國和州全蜀諸誌中班
班可紀初任虹縣清白自將撫民如子虹父老號為
顧青天未幾以父喪去復補旌德廉明勤慎嘗以片
言判隣縣不決之訟當道每有滯獄必以屬旌德旌
德之政以咨詢民瘼興利除害為首務斥縣中罰金
積谷至萬餘石寧國大饑旌民獨恃以不害又以其
餘濟隣邑之饑者蒞和之日歲則大侵公賑恤多方
全活尤衆州大姓豪猾積歲乾沒蘆課課官莫敢誰
何又苦部使者之督過也欲自經死公曰毋恐立召

大姓跪庭中諭之曰國課當輸不輸者法無貸最
皆伏地曰諾公乃為嚴立限比而濟以寬諸大姓感
公至誠輸納罔敢後期自是官無逋稅倉廩充溢禮
讓俗興一時江南郡國吏治咸推和州而和州之聲
籍甚于中州矣南考功氏堂數廢官之殿最求帥列
司以上贊太宰之治故所司率慎簡以充非其人不
以輕授和州一旦由外僚膺是任然南中士論又未
嘗不翕然於和州也居一年丁母憂去服闋改除庫
部別憲劄弊明敏有聞看乃加柴直之羨金一塵不
染清戎衛之勾稽京伍無耗至今循循為例云丁丑
擢湖廣叅議專理督儲催科不擾而賦役辦治派徵
王府祿米與他稅均以蘇民困 獻皇聞之嘉悅
語在 武廟實錄中曾有宸濠之變湖湘震動公
聞警即日馳赴黃梅勵兵給餼朝夕為備禦計戢綏
招徠地方牧寧事平四疏乞休不允 世宗皇帝
登極以護送 聖母有勞荷白金綵幣之賜已復
再疏乞休撫按交章留公吏部亦叙公勞勩以聞奉
優旨顧珀素履清慎陞湖廣按察司副使致仕公身
雖退而望益尊薦劄無慮數十至有他官可無此官
不可一日無之語丙戌乃以前職起 四川威茂兵

如設整堡以阨險塞覈賞以杜侵冒嚴互市以懲奸負開通衢以徠商旅皆鑿鑿為經久計創會館于郊關夷貢至境上即令釋刀易馬乃入居民始免恇擾之患全蜀志載公持憲剛明蠻夷咸服制御之妙人莫能測亦以公威信素孚故也在河南江右時所領皆錢谷出入不貲之數人情最易染指者公置身其間如水晶玉瑩儼然不滓在太僕日稽檢故實條陳馬政得失懇開田若干畝官民至今便之晉陟戶部署篆之日居多日取故牘閱之曰財不可歛也去清源文獻卷之十

如塑起居步武周旋咸中矩矧未嘗造次有失每之官雅不欲以家累自隨行李蕭然故衣一篋而已比休官無贍產晚節益堅罔犯在得之戒里中有富人子犯重辟者太守授指欲取決于公里人夤夜挾千金為壽公峻却之旦日太守造膝間以為請公遜謝曰此非老夫所知也於是太守登車嘆息而去泉境內梵宮多占勝地尤饒膏腴田勢家輒沒其資以自肥僧徒苦之鳩獻於公公不納戒宗人曰而母以射目前之利而傷我志居常絕不以私事恩有司至一方利病即不厭諄復指畫於前有如痼癰在身清源文獻卷之十

是朝夕省循大懼愧公而公已不可作矣公有
應禎官都下持狀屬崑曰非吾子莫可傳先公者嗟
乎予言烏能傳公嘗記閩督學鎮山朱公稱公即存
素絲美盡黃裳官毗八座之聯家無百畝之入侍御
古林何公亦曰譽望宿聞于海內聲華特播于泉南
耆德益勵靜居尤見其慎修晚節彌堅子姓皆閑以
禮義兩公者觀風閩中也其所稱述若是以質予言
信不虛哉

王居南先生傳

明許宗鑑

居南王公余里杜之賢者也余素慕公而久宦于外
治歸隱公已謝世悵不及熟遊公然而知公之行稔
矣公篤孝人也按公之先出廬六安世次具若大母
李氏節傳中李之子東軒公燔起家分教于廣能率
母訓以賢孝揚厥祖父風公其季子也諱文昇初號
及泉後改號居南有至性弱冠時隨東軒公廣歸劇
賊方熾水潦為災而東軒公遘疾甚公涉險弗避竭
力護持籲天祈代不解帶者歷日夜已而東軒公疾
愈旅亦無恙洎後東軒公塋則毀瘁致哀如禮塋之
自有虎出沒墓道公以身當虎尋去衆始懼即二
而竟襲事易如也蓋公之孝感歷歷若此云嫡母閩

母事之盡歡生母鄭疾思荔未熟也及熟而
切則終身弗食焉公於祀事虔甚潔修思慕潛然
下痛痛失其父東軒公所置祠園言之輒淚物猶不
能忘公之子鏞跪而撫之以必復請乃瞑也公好學
於古擇地而蹈居常譚吐必稱古人課兒雖以舉子
業而視世之繁華靡競口習行違者弗善也令惟簪
之名賢哲士是法肆今長君鏞次君鏐皆恂恂然行
古之道公之教可想已余聞世惠之家宇內希遺王
氏茂敷于國咸休無極而李氏洪氏以雙節稱東軒
公與居南公以雙孝著所謂世惠非耶夫世所恃以
植立者綱常耳節孝綱常之大者也王氏節若孝皆
以雙顯亦稱希觀者矣矧公之子又惇行先惠而思
昌大之其興可量與

沈青霞傳

明黃伯度

嘉靖中分宜嚴相嵩用事政以賄成上下相冒紀綱
紊亂苛賦橫征毒徧四海戎政不脩軍實隳廢南倭
北虜屢劉邊鄙而海內騷然矣是時忠鯁之士罹禍
酷者甚衆而青霞沈公最烈公名鍊越人也以進士
令深陽抗御史調在平以憂免起復為清豐入為錦
衣經歷時 上日夜焚脩居深宮不御正朝而

相尋政久惡 上聞邊事邊備益弛公懷欲言之

而未有路甲辰虜自古北口入蹂通州烽火照大內

都門晝閉虜薄城要貢 上集百官議予貢不予

孰便群臣或言可予或言不可予公自下僚奮言虜

至無道侵迫都城下盟也太宰夏邦謨呵公退公怒

語侵邦謨聲色俱厲會勤王師稍集亦迭掠引去公

請尾擊之可有功相嵩沮其議公大恨奏嵩父子亂

政邦謨阿嵩皆可斬 上大怒廷杖公謫田保安

莫敢合公者有賈人舍公而使子從學公居保安歲

稔饑為糜以食饑者募人收百里內殍者瘞之塞下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人爭為公憤嘗相嵩且暮習射刻木為三偶人馳射

年餘堡順又踵前督所為上功狀畏公訐之使告嵩

于世蕃沈鍊陰養死士將不利公父子世蕃大怒屬

御史李鳳毛奏公不可於是路楷聞之因自進也楷

至邊接捕塞下為白蓮教者竄公名籍中與順共奏

公事下本兵覆奏公謀叛有旨斬塞下籍其家時丁

巳十月十七日也公死時年五十一順既殺公廕一

子錦衣千戶猶缺望曰師相嗟哉即捕殺公子衮

褻幼子衮僅免又檄越州捕其長子諸生衮閔三木

繫縲至邊榜捶無完膚囚獄中期日殺之適給事中

吳公時來劾順楷罪詔逮赴闕下襲乃得脫變姓名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跪匿山谷間嵩父子敗世蕃斬都市諸孫鵠效忠等

集 332—596

戊邊籍其家產御史胡公維新奏還公妻子衮負公

骸骨歸葬若耶山下今 上即位以 先帝詔

錄死言事者贈公光祿卿一子入冑監即襲也明年

丁卯貢上春官伏闕訟父冤狀詔捕順楷下司寇獄

論死

黃生曰歲乙丑余兄洽原公在京師親見嚴氏之敗

也忠義士奮厲談舒其志氣府夫孺子亦誰呼奔走

稱快當世蕃就戮時有國子生塞下人持長幡題曰

明忠臣沈公鍊之靈臨斬世蕃慟哭曰吾師可慰也

而楊順代為督謀殺公以媚嵩會虜大入應州破四

下與見者為泣下豈保定賈人子耶吾兄又言公所
公與其人至今尸祝公公死未十年而嚴氏敗順
亦法死然公死循生奸諛者富貴亦幾何時嗚呼
後之覽觀吾傳者可以懷然思矣

黃孝子傳

明黃伯度

黃孝子者名良豐海陽人世為冶工居新田孝子獨
為錢鏹鏹刀錐之屬不肯為兵器所為器甚精善
不二價得直輒市酒肉為親奉朝夕溫清無違節居
里中恂恂謹厚里中稱為敦厚先生愛重之不忍欺
也屠有請其刀者金不可用請易之怒而詬孝子遷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

寒耳棄刀去人為罵屠者追以金易之竟不受嘉隆
中潮多盜趙推府攝郡黃岡城門壞召孝子典作役
給費不能十一孝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為囊懸胸間
置鑪轡市炭鐵給諸與事者悉收領狀納囊中黃岡
四門僅完其一趙推府怒以侵匿罪逮係孝子獄杖
幾死罪當戍諸與事者以孝子故盡入所領金賂推
府而出囊中領狀訴于臬司事乃解未幾父沒獨事
母母堂病思食鮒天寒市中無魚鄰大室丁氏有魚
池往市之丁氏謝不受直捕池中得鮒數斤恣取之
孝子第受二大鮒母食之愈孝子連得子不育弟

為弗愛為寄猥孝子怒曰母斥居海濱三年至是丁
氏為請復之弟亦悔過為善母又沒潮中亂盜甚盜
至孝子以鐵索自係樞下盜相戒勿犯是時盜所至
盡燬以孝子里獨不火新田鄉先生西峯章公熙嘗
召為治與食舍肉問之曰未免喪弗忍也公為表於
學官邑大夫姚公延見稱先生郡守侯公子金助塋
始孝子從父治居隱溪而時節一至新田今年丁丑
六十二矣其生正德丙子也孝子不甚知書而至性
過人父母沒每食必祭父牀肉不飽母嗜扶留祭必
有之而身常蔬素語及親淚承睫下不自禁其人如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

黃生曰余客潮蓋聞孝子云余謁韓祠沿東堤至隱
溪孝子之廬見其人如所聞孝子之行積之蓋有素
矣孝子以刀尺各一贈余而送余渡北溪舟人為予
言如黃公者寧有幾人嗚呼非質有之惡能動人手

高祖林處士傳

明林甫任

忠臣孝子烈女貞婦其苦心瘁行蹈險忘軀往往有
為匪變之所望者而世屢有之迺至於義夫之事若
干溪無奇而古今稀聞焉惟宋高宗以邢氏沒於夷
而盧中官者三十餘年金世宗以鳴林谷死於虜而

終身不立后斯已偉矣然求其當少壯之齡不更娶
不近色內外終始純白無瑕者則甚寥寥也豈非以
俊邁克艱之節人所喜蹈平淡無奇之操人所易忽
抑君親變故勢易激發情欲微醺終難克制而士耽
女耽防畛寬密之間人情敬肆係焉故難易多寡有
若是迫與夫非天資無欲知制心之禮得克已之功
安能壯年守義皦然不染者乎若吾高祖者可謂無
愧矣謹按高祖姓林氏諱茂森名宦同知公之四世
孫也娶趙氏生子二女一趙氏歿母諾氏撫孫泣曰
哀哉幼而喪母異日且將為繼母苦矣公年方二十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
人也即誓不再娶內無戚獲便嬖之侍外絕雜沓燕
昵之交里有一婦以刺鞋度食公及兒所用皆其出
也或戲之曰君不再娶義不近色是鞋何從來乎公
歸即以刀碎其鞋而棄之自是蕭然獨處者三十餘
年垂老時有惠安丞俞某者聞公行誼登門以詩贈
曰節婦世間有義夫天下無泉南林茂森真乃烈丈
夫可謂知公矣閩脩通誌有監生某造公言曰誌書
所載忠臣孝子節婦貞女皆有之獨義夫缺耳以公
之高行請言諸官不有光哉公愀然謝去之公事朝
孝謹於奉先祖墳畔有歲祀麥園邑巨姓某者以其

地鄰已田也托親故求買共人入坐從容言及公不
吝但誦戴記君子雖貧不鬻祭器數語其人即惶
謝罪而出伯父觀領鄉荐在國子時與同舍生姓周
者為婚周浙之處人也後授官尹晉江携子婦蒞任
於公為姻舅矣始至即延入叙親人罔不嘖嘖謂公
良遇也然公自一謁之後絕無私干郡城東南十里
名負龍山公外祖謀有墳地一所在焉外祖歿無嗣
人告公公以非吾家地弗問也莊嚴和易與物無競
接人以誠見者聞者無不愛慕敬信間有爭鬭多不
訟於官而質於公公徐徐一言剖析未竟而兩家即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
惟然水釋非有有位之藉而信于閭里卒之日里之
遠近數百家莫不奔走悲哀賻含贈送信乎其行之
在人哉大抵公天資絕高德器甚粹雖不為言語文
字之學而諳詩書之趣於聖賢理道間有默會其梗
槩者故義夫事人以為難而公獨易抑其懿德純備
更僕不能數茲特其較著焉者耳甫任顯於譽言雖
至親不敢有私惟是公之至行有不忍使氓民是以
不得不闡揚之或者觀風君子將藉是以補傳誌之
缺誠不敢知亦不敢望也昔萬曆丁亥孟冬戊辰
世孫甫任謹述

梅義孝公傳

明陳紹功

當正統之世國家太平垂七十載矣鴻雁豐豫之化周握八食即閩東南陬往往有嚴慶奇士之行至好義樂施以布衣名聞萬乘顯名天下則莫若清溪李公公名森字俊茂系出李唐江王元祥武氏派王諸孫於江南故李為閩人其在清溪勝國時君達始著三傳為內黃簿則成公以人材舉五傳為公公少慷慨有志尚讀書獵大較不數數佔俚間觀史至魯仲連陶朱公輒佩纓歎曰吾獨不得為此耶既蚤喪怙富戶棄為儒居恒鬱鬱曰吾不能行之天下樹德於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五

鄉可也席先世高貲由數萬晦粟數萬鍾計山百區出木數千萬章僅千指公益使自饒而盡其力居積日起富甲郡中復歎曰金穴錢埒今皆塵土夫世務多藏以侔子孫寧免伏波嘆乎計歲所入捐粟千斛別窖之約曰凡我族戚亡論迭昵若里中矜人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盜者咸給於斯歲以為常它有緩急隨事賑贍各極意去於是鄉人無不知有公者會泉郡治事堂將經始時糾舉羣議庫不給太守以謂公公蹠曰森幸蒙縣官之賜安敢愛力取木於山杉可材也百役訖需某是任之無然使簡以開大觀公

特搜將作而開高庭夷郡宇露然矣則文佐修郡孔廟已建邑政事堂清溪之豐宮一如郡於是郡邑守相師儒無不知有公者一日過劍口渡行人負任褰裳以濟胥及溺公憫之茲延建汀邵四郡於此取道至荷徒涉而立跡其貼危則庀匠石醴水為二十梁工未就有老人語公曰是溪險惡齧岸善崩在形家蓋塔諸言訖不見公如言表浮屠數級無何長橋即波矣復連造龍津鳳池等二十五橋事具邑乘及甫之江口橋蓋費數萬緡已而脩郡玄妙觀以棲黃冠建龍津清溪等宮獅子等囀九丸所郡東嶽什宮四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五

方乞靈畢集公謂零榮襍禮是稱群望廟貌不肅神將焉依捐數千緡初五帝殿寢諸石材甃甃鉉鍾積幹礮礪絢聖之屬罔不堅緻緇黃祀公為檀越云嘗遊會城憇芝山衲子有事招提募緣疏施未有應者公微哂之衲子私相語豈斯伶俜過客能贊茲役耶而不足斯舉耶不末福田利益耶則請公布金度木焉公欣然諾之吾所不足者非財也願會城去家五百里外金難卒致請以浹旬為期立命僮歸指其園粟若干某山杉若干亟市之某攢金若干亟輦以來奉如期致之工師寺成矣實長明燈為膏費又若干

三山諸父老矍然大異之於是郡邑以消七閩
不知有公者適歲侵道燼相望有詔諭民出粟公
輸二十石待賑守臣以聞 英廟嘉之賜優詔旌
為義民錫文綺二公請闕進方物稱謝命羊酒宴勞
之於是京師縉紳又無不知有公矣而公復念承平
久即隄符不逞何以應卒先已戒家僮肄兵飭器自
衛鄉落先後盜發擒斬酋徐子通蘇隆黃宗成等數
十徒抱鼓宴如閩藩臬交章薦公文武才欲官之會
沙尤寇掠泉界公率敢死士掩擊之生俘酋黨魏崑
王褚良宗等百餘人招撫及奪回被虜無算寧陽侯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七

陳懋保定伯梁瑤刑部尚書金灝等上公功

上

特授漳州九龍嶺巡檢頃之從安溪民請調公源口
其為巡檢永春德化前後缺令監司命公攝其篆公
所至不自潤多惠績二邑咸謳頌之已攝安溪捐貲
脩公署建儀門百廢為之一新云公自微有官迄於
白首大都拆節為義矜已諾其急人之困先於已公
事既畢然後乃敢嘗酒食人以是嚴重之里中人視
公猶父望公家若庫庾尊之不名稱朴菴長者即有
競不從邑令訊而信李長者之言化逮其弟俊德咸
辨為義郡車橋林姓者兄事公適有急走僅致書

黃金五百公覽畢探囊裝無有也為之廢食人以急
投我奈何寂然無應令待斃之軀而縣望數百里外
乎後德問知其故為別黃金拊公背曰金具矣無憂
也昇其僮去公廼食郡中豪聞公至皆擁篲迎門延
頸願交龜突無煙者負責閭者人人相語何所得李
長者乎來濟矣公聞之私獨喜其為施益甚然對人
未嘗自矜其伐也歲癸未暑雨彌月大浸稽天公所
建釧口橋圯公冒雨省視太息曰百年之功盡於此
手扼孽成疾遂以不起屬續之日遠近白衣冠環壁
哭者無慮萬計即窮山極谷穉覲嬰婦咸相聚賈涕

清源文獻

卷之十五

中八

曰李長者死矣公有子五人立書塾置書田積書萬
卷課之五子咸有衣冠而仲煜舉於鄉為南豐令李
焯貢大學為南雄司理孫十五人曾孫四十八人玄
孫之子百六十人孫曾今已二百餘人其顯者為贈
君澍封君雲霄別駕瀾都運道先縣令仕觀孝廉宗
潤楨刑部郎懋檜看郡邑博士國子生及弟子負者
又數十人穎出未艾也今去公百四十年後輩勘稽
故實乙亥之歲郡堂傾橈議重葺乃知建堂為公太
守掄材料清溪得大木一合抱輪囷足任主器則公
向所遺也神物有待輪奐危人謂李氏造郡堂者

再斯故國喬木哉余惟游公諸孫間而二孝廉與刑部君皆同舉於鄉刑部君復同余庚辰籍時得闢公行故勅具存閱郡乘稍載公脩初軼事多未詳乃采故都憲朱公鑑所為墓志及先輩所傳撮其大者為旌義李公傳

論曰昔太史公艷貨殖貴游俠而其歸本之仁義故曰富而仁義附焉又曰侯之門仁義存誠有取爾也李公擅素封好施不勅始家鄉泊都邑至使天子聞而旌之素擬陶朱公魯仲連為人卒如其志夫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世豈無與公埒譽者顧鐵畫作苦口約腹裁捫一錢汗出不忍釋手甚至腴瘠以自肥終不餘力而讓利矣公芥視萬金而妻散之厚施薄望好行其德君子哉 國初堂肅情通士則不隔 天子不難以重書華幣寵一布衣公起布衣不難以一乘郵官服勞疆圉昭德布奢其應如響休哉君民之際乎今亡矣夫

雙烈傳

明周訓

雙烈者其一邑人其一淮陰人而邑人姬也皆以盛年從所天死夫百年一聖千里一賢昔人謂之旦暮比肩也何州里之內三月之間兩觀奇節而皆女子

北若足乎銘若狀備矣不佞不敢越俎分銘若狀者權第各為傳而弁厥生死里氏於首無讓略矣許伯姬瑤林里人也諸生許植喬女十六適諸生林有棧兩家皆婁人乃其居室倡隨油然而天性隣里莫不贊之越八年棧以酖死伯姬妻絕復甦在令甲酖於人者當按驗受酖狀乃伏酖人者辜伯姬聞之泣曰士師殉三尺為夫復讐不敢恨未亡人則何忍見之遂自經死蓋距其夫之死之為日百也居無何而有沈槐英之死槐英淮陰沈廷器女也廷器業蓄頭槐英幼而父母塲十四從其伯氏騰吳參知蓋徵吉於夢云槐英端警寡言笑有寵於參知越四年而參知塲槐英剪髮殉參知而訣之曰公幸待妾冥冥三十日妾請以身試黃泉薄蟻蟻也屆期自經死右史氏曰由二氏觀之或產於晉或媵於晉伯姬八年槐英四年要以草莽微賤卑節若飴吾何間然於二氏彼文君之為富人子文姬之為名人子斯何可與同日而道哉

清原文獻卷之十一

清源文獻卷之十六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行狀

有宋故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贈
特進資政殿大學士程公行狀

宋傅伯成

曾祖士彥故贈太子少保妣咸寧郡夫人金
氏

祖畎贈太子少傅妣高平郡夫人陳氏

父世昌贈太子少師妣新安郡夫人朱氏

公諱卓字從元徽休寧人也自儀同忠壯公靈洗效
節於梁居新安之海寧今占籍於此者皆其裔也惟
程氏之先系出重黎氏世序天地歷夏商周而失其
守及宣王時伯休父為周司馬始見於詩國於程子
孫遂以為氏其世次遠而分至唐定氏族程氏之望
分為七惟忠壯公之後獨蕃衍於是邦為新安甲族
少保侔儻尚志氣富而仁延禮名儒訓迪子弟士有
來就學皆館聚無倦由其家塾以成名者甚衆少時

通文史能繼其志長子尚書文簡公大昌始以疎丈
直道被遇阜陵為時儒宗少師則以家事自任而成
其兄文簡之學傳德襲訓允篤風義體休委祉用集
于公程氏益以大公生而神姿高徹穎悟絕人純靜
無他好惟潛心經術文簡公深奇之盡以其學傳焉
淳熙十一年遂剋南宮別院廷對又首乙科授揚州
司戶參軍紹熙元年因薦者陞從事郎為撫州崇仁
縣丞五年談登極恩循文林郎慶元二年遇慶典循
儒林郎四年以薦員及格班見改通直郎知處州龍
泉縣未及上丁少師艱六年七月服闋再調處州龍
泉縣嘉泰二年十月有旨與六院差遣轉奉議郎四
年五月差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開禧元年正月差
充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五月以堂兄太府寺丞準
親嫌改差監行在都進奏院九月除宗正寺簿轉奉
議郎二年五月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疏請
外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三年八
月服闋以嘉興治最授朝奉郎九月入為大理寺丞
轉朝散郎四年正月差充省試參詳官二月就陞正
五月除尚書刑部員外郎十月勅借朝請大夫工部
尚書充賀金國正旦使明年春使回以勞授朝請郎

五月守刑部郎中九月除軍器監兼吏部右侍郎
賜六品服六年四月最權太府少卿八月以言者去
國七年三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轉朝奉
大夫十二月起知泉州轉朝散大夫九年六月就除
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泉州十年二月還司三
月兼權福州十一月除直秘閣知福州主管福建路
安撫司公事轉朝請大夫十二年七月召赴行在奏
事十二月除秘書少監越十有三日除起居郎十三
年正月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五月差充
殿試詳定官六月講經筵終篇以修注推恩特授朝
議大夫七月進王牒以公嘗指宗籍授中奉大夫十
月除權工部侍郎陞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賜三
品服轉中大夫十四年四月兼權吏部侍郎六月以
進書恩特授大中大夫八月除給事中賜對衣金帶
十一月以裡禮告成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十五年三月談實鑒恩授通議大夫進封休寧縣開
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四月進實成禮授通議大夫九
月拜同知樞密院事進封休寧縣開國伯加食邑四
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六年四月公以疾在告六月
五日疾稍間出赴朝參退朝疾復作二十三日遂薨

上奏乞納祿有旨轉正議大夫守同知樞密院事
任進封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
戶越一日公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遺表聞上震
恒輟視朝一日降中使卹其家賜東園秘器龍腦水
銀以殮銀絹一千匹兩以不願勅葬加賜五百匹兩
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官其後六人公儀觀秀偉凝
重如山宇量宏裕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其際自
為諸生時識者已期有公輔之器天分素高加篤學
力行本之以枕養之以厚守之以正以是立身以是
事君以是治民出入中外幾五十年名節全瑩終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如一日雖致身兩院未為不遇惜在位日淺未竟其
功業然平生所立亦可以無愧矣初試民漕榷時揚
帥都丞鄭公興商馭察吏甚嚴幕下有傾險者專言
人過以取悅帥嘗以一二事實諸公公曰卑所知者
職而已他無庸知帥愠曰君亦黨乎色頗厲公終不
為動始察其忱更加禮異焉詆誣者反以獲罪人服
其忠厚淮上行沃民多儲蓄巨胥獻計會其數而征
之吊稅其利甚溥至許互告則盡籍所積以克賞民
苦其擾命公往蒞之公曰民積粟以備凶荒也亦足
以寬公家之憂且彼歲既輸租矣又未嘗販鬻今征

之何名哉帥悟曰微戶曹不聞此言者幾誤我語
歟公之法邦人甚德之崇仁江右巖邑民尚餌筆
無一宗子挾群不逞專持縣事橫甚邑人側目公執
而械之獄痛懲之隨從者皆抵罪而始戢漕使吳
公猷委公攝邑事首以教育為急時至學宮與諸生
講明義理禮者贈獎技雋異以風厲之縣有楊田茨
陂省莊屯田計二萬八千餘石歲輸于郡然民戶所
入於縣者十不一二每累他邑代解邑以重困公條
陳其害申於外臺縷而上聞罷之公私以為便泉江
有遇害而矢其身首莫知孰殺之者公燕坐默思恍
若有所見曰只尋親人呼其妻詰之曰汝知而夫平
日與何人惡婦沉吟久之曰昔嘗與伯父因競墳土
有恨乃執其人遣吏搜其家得衲衣一持示其妻妻
一見號泣曰此即手所製與夫者也復詰其人何從
得此始駭服遂正其獄甫書初考即有別院之命始
莫識其所自已乃知叅政袁公說友所薦公與之素
昧亦無與為地者時人咸服至公且頌其得人時誠
齋楊公萬里聞之為賦詩有拜了除書却問媒之句
蓋紀實也公始登朝慷慨欲拯時弊以宗正簿對首
論諸州公帑妄費謂祖宗之制於諸州軍公用須出

於給賜之恩然各有差等之辨故人心有所底止而
不敢踰越今之公使名曰分隸往往營中人十家之
產不足以供一饋之需盡細民終身之奉不足以當
一燕之費互送將迎無有限極民生益困國本益壞
蓋制之無節則用之無藝此必然之理也乞取會諸
州軍公使錢之數隨其所臨大小以定其所用多寡
要以一歲之內至於若干數而止諸路監司大率準
此立為定則異時交替以數乘上於是而考功覈焉
庶無過取過用之弊矣又論馬政之弊曰馬者兵之
本也臣昨備數諸軍糧料院會計一歲所收之數僅
足以備補是歲斃損之半則一歲所失可謂多矣臣
又嘗以前此數年考之大抵歲收常少所損常多數
年之後馬必甚闕豈非軍政之大害乎夫以民養兵
以兵養馬官給芻粟而馬之充腹常不足甚至有以
馬養人之譏臣欲乞責內外主帥盡牧養之方稽其
損耗防其戕剋而嚴其責罰上深然之薦李輔郡公
以推擇出守剖決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平恕
或偽為倖廳印紙與奸民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
既廣更因事覓視為奇貨謂無真偽當歷加追驗則
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曰此不過偽造者罪耳若一

一驗之編民並擾吾以安民為先利非所急也乃
民有誤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集一郡晏然
尋以內艱解郡公之在憲部也論胥吏之弊曰有官
府則有胥吏不可闕也亦不可冗也吏數愈多則民
愈甚民愈甚則官府無由而清獄訟無由而平
民生無由而日趨於厚也欲申飭諸道檢照條令隨
州縣大小以定吏額私名罷吏一切逐去庶幾胥徒
簡少文書省暇政平民樂不為無補詔有司領郡邑
加遵守焉未久北方王帛復通人情危疑無敢往者
公獨請行且以規中原事持節使判宗趙公師儒偕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七
往焉公威容端肅專對明辨虜為之加禮歸奏略曰
臣竊觀夷狄以徒威立國故其時自恃者勢而其不
足者理是理既失勢亦隨之此渙散陵弱之漸可
預規於今日自其兵言之韃靼據有偏方非能地大
力強有加於今虜也而頻仍侵掠莫克誰何倉惶周
章搏手無策乃盡遷民兵不遺老弱傾其國以捍禦
之然諸繁興潰裂四出乃下令曰潰兵五日不出者
死徒揭牆壁潰者如故方且日夕惴惴南向清野惟
恐本朝之兵乘危搆虛腹背受敵此其兵不足恃者
也又自其民觀之螟蝗水旱連歲為害昨幸小餘常

烈之興又復橫取無藝常賦之外曰和糴曰和借
力殫咨嗟滿路垂氣召戾自冬涉春數月不雨今
河南粟直既倍常時燕山之直萬錢石粟饑民嗷嗷
舉無生意怏怏然歸咎其上其民心之不足恃又如
此顧乃飭虐偽以欺人事形跡以示外使事往還異
時率以州縣之吏奔走服役今也騎士取之鄉民甲
兵取之市戶糧食固其自備弓刀亦其自隨諸如此
類自謂可以感人而其中枵然已不可掩於斯人之
口徒威之失今已如此他時後患未知所終臣欲乞
陛下制人以已御遠以近明政教以立治存德澤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八
及物使義積而邦本愈強思深而人心愈固選擇將
官訓練軍伍修車馬備器械徐起而收之齊人歸疆
宣王復土其在茲乎上悅褒勞殊渥自是始議止絕
歲幣正隲虜之名不復與通大義始明矣公為戎監
上言古之善將者非臨戰而後計遇敵而始謀也求
兵法於往古考地理於圖誌以啓迪心思發明機變
何謂兵法推堅破銳擣虛擊實其攻也有方深溝高
壘雉堞相望其守也有策舳艫蔽江鐵馬風馳其用
之也有宜諸如此類皆平日所當講明者也何謂地
理兩軍相接必知某處可以倍道可以設伏某處可

以斷後可以橫衝取糧有地會師有濟諸如此類又
皆平日所當講明者也今之將帥其果能盡知此乎
臣愚欲乞陛下嚴諭遠近軍帥凡列衛之間汭江之
衆自備裨以上各使條具方畧圖畫形勢以滌其昏
而開其明以發其蒙而動其機不責其文而惟考其
智畧審擇裒類上之樞府擇可行者頒下分屯去廢
俾互相告語閱時既多見聞日廣習中之甲兵帷幄
之籌畫實足以為異日規恢之地時上方向用期贊
中興有忌嫉者橫興萑菲昇祠廩未幾起鎮溫陵氏
積年滯訟不決者一經裁斷莫不悅服公深思便民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九

之策可經久者一曰減免上供銀數二曰發泄境內
楮幣大畧謂本州舊有銀塘而納綿非本州所出朝
廷以有無相通檄台信邵武建昌四州軍合解上供
銀今泉州代納令四州軍以所產絀綿絹帛折價還
泉州支散官兵自泉州銀塘開廢銀價日增比之舊
價十增其七四州所收絹帛遇缺猶有檢放又逐歲
拖欠動輒數萬欲乞將本州代納上供銀一半科取
民間買納綿絹帛支散官兵一半將四州軍應納絀
綿絹帛之數令自賣起發庶幾泉民稍紓先是淳熙
間文簡公守泉日具奏未行公申前說而加委曲焉

甚以為然事下都司沮止之議者惜焉越四年
大卿宋公鈞知泉本公之說告于上時公持以奏事
竟以濟其忠信惻怛篤於愛民終始不倦蓋如此至
端緒幣則謂本州田少土瘠逐年全藉廣米接濟計
一歲收糴之費為錢百四五十萬緡錢會中半而廣
東未承朝廷指揮行使官會以致本州會子積而不
散乞劄下廣東經畧將合解上供窠名錢銀收買販
米官會全網起發劄下本州告示人戶各以錢會中
半收糴其會子賣回廣中就官兌錢或白金充上供
錢銀之數庶幾本州楮幣其來雖多而轉流發郡不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十

至積滯暮年政成民以大和謠咏四起於是士祠公
於學商賈父老祠公於衢緇黃之流祠公於梵刹尚
書楊公炳侍郎李公訖皆先朝耆德寓是邦敬服公
曰古君子也閤適謀帥上念無以易公者就拜閤守
公控辭甚力朝廷不許公以民害之大者莫甚於盜
亦莫甚於吏鉏姦剔蠹條蕩而振刷之稅籍始清獄
訟無滯郡國所禁總十二縣之事止十有五人公乃
新學校括學糧增養士之貲及論三山海寇所以難
制者以兵將皆不習海道之險欲擇選統領及所用
巡兵使之朝夕閱習長於水戰則盜之長技無所施

矣上念公久勞于外有詔輟觀公辭不獲命入謝
將不可專恃虛籍不可徒費蓋富貴既足則壯銳
銷鑠不若拔諸偏裨下列志氣盛強必求自見至若
尺籍伍符核實未盡或有敗衄差出病傷之類不以
賢聞所破生券主將掩而有之虛費類皆如此要當
委自總所更加考核使供軍無虛破之弊士卒有可
用之實此內脩外攘之急務也又言泉貨洩於外夷
銷為器用法禁不能止不急救之中國之銅日少上
曰然豈止於少殆將至於無矣公欲以鐵銅錫三者
合而成錢如往者夾錫鐵銅錢之類夷虜得之則為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十一
無用小民銷之不可為器如此則重者反輕法不嚴
而弊止上皆嘉納之不一歲進貳冬官時將帥多事
剋剝士卒貧困公極論之以為將之所恃在兵兵之
所恃在食今者指剋日滋士心寢失請給腴削乾利
取贏恩施於上怒起於下自今支散請給不宜屬之
將軍總所則委屬官州郡則委通判令彈壓之則上
恩可達而士氣稍紓矣公每因經筵讀必寓默替
親切時事言州郡不可輕畀必試其事無容但拘資
格又謂三邊之勢兩淮為最要上游河水多淺秋冬
可涉恃水為險者淮之東也依山為險者淮之西也

陽守之計在乎兵將得人又以近來州郡稅賦折納
大為民患藝祖有折納違制之論孝宗有無食貨蕪
取之說乞明示州郡俾之遵守又言今之兵冗當嚴
考核以革虛名無實之弊官冗當裁濫領不釐之務
暨琳館之虛員冗費當節迎送脩造與夫添給妄用
又言援例廢法實開僥倖之門是致賞罰無章私情
勝而公道泯宜守成憲凡公所敷陳皆切中時病深
當上心及居東臺封駁之任抑僥倖振綱紀惜名器
凡所爭執皆關大體有大臣論事專徇賄賂既從
罰而上恩寬大復畀職名公駁之言貪夫徇利以辱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十二
言路而置不問政刑安在上知公果可大用也故雖
自以年邁迭上封章丐祠而聖眷方勤不允未幾進
貳本兵天下想聞其風采公膺重任極經理切心職
思其憂形於言色猶念新疆雖拓於版圖其費無藝
歸附尚煩於籠絡其志難量遠而故老相繼淪亡孰
可倚仗擇城宿將凋喪無幾孰備驅馳加之逃亡不
補而尺籍多虛將帥剝削而士卒多怨必將蒐練軍
實獎拔人才警飭營屯申明紀律凡三邊之險易虛
實諸將之勇怯能否糧儲之豐耗城池之脩圮甲兵
之利鈍科條邊瑣靡不周備而所謂宏謀大畧悉盡

穀策關於國體輕重鄰敵利害日與廟堂講明議論
密贊廟謨人莫預聞每以先皇倚注之深欲自竭忠
仰酬隆眷百慮嬰懷積成煩閉上憂之甚欲遣中貴
問疾增損狀公力辭遂止少愈入謝上目公有喜色
主音問勞聞卿近少違和幸已平復宜善自調護公
再拜稱謝退朝即自力治事疾復作國醫視之已不
可為矣其壳也士林相吊諸公哭之慟公為人篤厚
平實表裡洞然不為機械持身甚嚴待人以恕雖年
德位望俱高而接物謙抑賢愚賤皆與之均禮自
幼篤孝與敬少師遇子弟素嚴公先意承志惟恐順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十一
適不至雖雅情嗜書不樂俗務然東西惟命勞冗靡
辭必挾冊以往學不廢程蠱無闕事人以為難恩隆
族黨遠近數百口雍穆無間言與人交終始不變樂
賙人之急解衣推食雖重費無所靳故舊亡歿贈卹
其終經理其家纖粟備至凡鄉邦利病視之不啻猶
已如折帛輸錢朝廷舊則每足六貫五百而休歛二
縣田賦既重民獨不堪歛縣向已蠲減惟休寧未有
援例奏陳者公在省府本縣歲蠲指錢一萬五千緡
析帛每足裁減二貫由是鄉邑感公遺德相率立祠
于以寓無窮之報公平居不喜言人過寸長片善必

揭汲引不遺餘力因公所薦進知名甚衆自奉極約
既貴供膳服用無踰寒素里第仍故居僅創一樓貯
圖書一堂燕坐而已嘗言富貴在天非人力可求分
有之則聽其自來無之則信其自去至於居官之道
又當以廉勤為本予平生所以省憂患得便宜者此
爾公初第而歸四方學子不遠千里執經席下一經
師承其所得必粹其文必有體製可觀門人多達者
如左史吳公格則與公偕顯於朝餘登桂籍預鄉舉
升列賢關者接武殆莫勝數師友淵源特盛於江左
奏議文集共二十卷藏於家公娶齊安郡夫人朱氏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十二
謹靖賢游事舅姑至孝從公宦遊勤儉樽節以需賓
饋延禮師儒未嘗少為私奉先公二十年卒子男一
人以思從事郎監西京中嶽廟以哀疚中山行卜兆
域犯風濕得疾後公十有一月卒女二人孫男一人
剛中前脩職郎監西京中嶽廟今承遺澤換授承務
郎孫女二剛中將以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塋公歛縣
長壽鄉龍歸里龍山之原千里走价馳書謂伯成曰
先大父雅與公善敢以行實為不朽託伯成辭不敢
當然竊謂公以儒起家以動輿仕歷四十餘年迄登
省府外不為長暴顯著之跡而斷斷無它休休有容

有古大臣之風齋心服形於燕閒之間而民自得其
畊桑隴畝之上使公未薨則措施成就止此哉伯成
衆人也公守是邦嘗獲遊公之門而且蒙公之眷相
知最深其立身行已足以儀刑當世而一語一言又
可垂法將來至於慈祥愷悌之政鄉人歌咏成編棠
蔭蔽芾之恩遺愛於今未泯也敬撫公言行之實書
以畀其子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寶慶元年四月
日顯謨閣學士正奉大夫致仕傅伯成狀

江西按察司副使拙齋莊公行狀

明李源

余受至于莊莊故臬副拙齋公女弟也愛習公惟稔
乃德鄰蔡虛齋余畏友也見輒嘖嘖公謂鄉先達之
僅見者將銘之用識不朽適公嗣憲以狀請余誼惡
辭公諱恭字儀甫號拙齋上世縣汴固陵避地吾泉
逮宋聞人輩出寔繁有姓歷傳至曾祖羽珪祖允祥
配曾氏用節孝旌父景暘嗚有廷訓公幼而犖奇弱
冠補郡弟子員高等聞莆吳仲珠先生精匡黨業不
遠從之因得與黃木軒仲昭切劘解頤而歸遂領成
化戊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刑部山東司主事給事中
韓文等以論兩宮事被拷訊公首疏廷救輿論壯

焉三載考績封父景暘如其官母陳配朱皆安人蘭
其贈安人乙未陞本司員外尋丁外艱服闋改本部
湖廣司大司寇林公聰器之甫復部擢僉江西按察
司事公風猷夙著吏民信服下車如秋風一鼓蕪穢
皆清良氓樂更甦矣行部南安上猶令望風解纆去
袁州南浦橋圯久難工民困溺溺公廣設方畧凡成
百餘間為袁世利錫石廟祝至今焉癸酉程武景稱
典雅公刑濶居多豐城揚廬名擅江右幾落矣公按
自遺卷而寘諸首藻鑑籍焉歲丁未賴冠大哄禍延
閩楚粵三省朝議知公負文武長才陞為本司兵備
副使聞外寄焉公相機度勢策無遺策踰月巨魁授
首境內晏然他日建昌瑞州寇作間有長鬚善妖術
者能騰空陷陳勢張甚公用壓襍法出奇殲之前後
俘馘無算餘悉平定安輯厥功尤偉捷聞聖書嘉勞
南城張公昇廣昌何公喬新為桑土慮咸請起擢以
父利其地且旌殊勲秉鈞者亦有意大用之而大母
曾氏計至矣所部攀轅泣送公猶慰以禪除再來也
胡意哀過成疾竟以弘治庚戌十二月卒于喪次距
生回十九齡爾嗚呼惜哉公孝友周聞先賞悉讓諸
弟俸餘則推贖戚族死幾無以為家其待人情禮備

至即剛亢者亦自規屈善物色後進獎掖不倦如童
識蔡虛齋為它日大儒見李文祥而指為年家鉅紳
其徵也平生遇事幾發大則雷擊小則斧斷至於
治獄治兵未嘗濫及誣誤脅從尤所難者性寡交遊
來往惟周翠渠瑛張東海弼雍康傳泰數人爾常
憲廟時閣直李孜省最能移 上注嚮嗜進者流
門可炙手而孜省江右人也屢欲得公為重卒謝不
往其人品可知已惜年與位甚不蒲德今家憲復董
聲貴胄克稱家兒公寧亦醇謹不譁孫守愚如愚似
愚似愚等俱振振世其家語云不竟其祿子孫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君子謂莊氏穀矣謹狀

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行狀

明林希元

先生諱清字介夫虛齋其別號也先世居惠安東林
里元至正間有處士惠者避紅巾寇徙晉江是為始
祖傳高祖潤及曾祖輝中永樂甲午鄉試卒祖懋德
不仕父觀慧以先生貴封吏部稽勲司主事母王氏
封太安人先生天資穎悟更出流輩髫髻就摠書屈其
師明有司試其文皆以大器期之及長益肆力於學
六經子史及周程張朱性理之書靡不熟讀而情

之謂易經之首性命之端故尤盡心焉毫分縷析
不遺餘力而深造獨詣有發前儒所未發者胸中
博要不肯小就直欲窮極底奧折衷群言而上繼朱
子於前人蓋不多數嘗謂吾平生所學惟師文公一
人而已文公折衷衆說以歸聖賢本旨至宋末諸儒
割裂糲綴盡取伊洛遺言以資科舉元儒許衡吳澄
虞集輩皆務張大其學術自謂是繼道統其實名理
不精而失之疏畧本朝宋潛溪王華川諸公雖屢有
辨其非文人其實不脫文人氣習於經傳鮮有究心
國家以經術取士其意甚美但命題各立主意衆說
紛紜 太宗皇帝命諸儒集群書大全不分異同
撮取成書遂使群言無所折衷故吾為蒙引合於文
公者取之異者斥之使人觀朱註瓏玲透徹以歸聖
賢本旨如此而已謂天下之理以虛而入而亦以虛
而應故號虛齋好學之心至老不倦居官出則治事
入必觀書或與諸生講論雖隆寒盛暑不廢常見其
卧榻置燈思惟自得雖夜半必起而筆之與諸生講
退即記其難疑答問之語以入蒙引有就問者即傾
倒與語每自夜分達鷄鳴方辭去教人以看書思慮
義理為先其言曰今人看書皆為文辭計不知看到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十一

通理透徹後詞氣自昌暢雖欲不文不可得也又曰
吾為蒙引使新學小生把這正經道理漸漬灌漑在
胸中久後都換了他意趣則其所成就自別先生教
人既不為言語文字之學士出其門皆能以理學名
于時故教聲振于遠近宦轍所至如建如嚴如杭以
及兩京隨杖屨者常有餘人其在病告侍養守制家
居則設講于水陸館幸有志之士不遠數千里從之
泉南人物一時之盛皆先生所造就今天下稱揚學
猶推泉南成化丁酉福建鄉試先生年二十五即發
解首有司刻其文先是清源山鳴如玉磬聲者三日
清源山鳴如玉磬聲者三日
人以為先生之兆云辛丑試禮部大學士劉公戩方
以編脩主試事酷賞其文拔置首選將刻之先生以
大雪不終試乃落士論惜焉入胄監祭酒瓊山丘公
濬試蔡沉進尚書傳表批其卷有真箇是宋人之語
深加敬重登甲辰進士以病歸戊申弘治改元授禮
部主客司主事家宰三原王公恕重其學奏改吏部
稽勲司主事時與談論道理及訪以時事與當世人
物先生感公知遇知無不言因上時事管見三劉公
皆嘉納又疏名士東山劉公大夏等三十餘人以獻
至公一時錄用殆盡時有庶吉士鄒智以危言傷

家宰 朝廷怒下之獄將處以極刑大司寇何公
為新方以病在告舉朝驚懼計莫知所出度惟何公
為能解衆以先生何公所知以其事即之謀先生曰
已達言於何公何公即出上疏救之得不死謫嶺南
先生作詩送之死又以詩哭之其事尤為時論所重
辛亥丁母太安人王氏憂服闋王公已去位銓部有
不悅先生者以袖祠祭司員外郎先生有長子舉人
存畏之喪乞留都屠家宰以取選不公為言者所論
遂陞先生南京吏部郎中上疏乞終養至家未三月
丁稽勲公憂服滿除弘治甲子山東巡按御史陸公
清源山鳴如玉磬聲者三日
誨請主其試事先生以王朝之臣非王命不可行
辭不赴丙寅正德改元朝廷即其家拜江右提學副
使既至修白鹿洞重師儒以德行道藝教學者而時
課試之激勸有方士欣然爭向上列學政文移及大
學中庸蒙引精選程文於學宮學者有所矜式丁卯
小試凡居首選之壬悉麗鄉薦人尤服其明江西舊
例三司朔望先謁寧府而後謁文廟先生率僚屬先
謁文廟寧府大怒加訛罵又欲三司具朝冠先生不
從又怒先生既不悅於寧府又因其行事度其必反
遂上疏乞致仕寧府知其賢使儀賓諭留且欲以女

義其子先生力辭既歸數月朝廷復以南京國子監
酒起之命方下而先生以病故遂不起矣先生素有
精鑑常以文字知人之窮通壽夭士有經其甄別者
毫髮不爽在江西舒修撰芬夏考功良勝鄒編修守
益方為諸王未知名先生試其文於芬則以殿元許
之夏與鄒則稱為臺閣之器既而皆如所料子舉人
存畏聰明夙成先生賞其文疑其不壽學政文移蓋
其文之粹者先生謂不類平時之作自意必不久不
知何見也性好山水經史之暇常携諸生山遊累糧
數百里或經月而後返常謂山川秀抱必毓賢俊風
氣虧疎斷無佳產於是漸用塾書改遷其高祖以下
四世墳塋又欲遷所居於叢木臨流之處未就歸自
江西即絕意世事日與門人數輩觀山玩水尋壑地
以為樂曰此吾身後百年事也體孱瘠素多病湯藥
恒不離一日微恙不復服藥或強之曰吾數將終豈
藥物能續耶前數日召門人故友與別俱朝夕待左
右一夕自知將盡沐浴更衣冠端坐謂諸生曰吾官
至贊學於願足矣復何憾但吾平生志慕古人古人
如賈誼諸葛孔明輩皆年未四十做出許大事業今
吾年過五十而功業不建上負天地中負朝廷下負

祖宗皆吾所以羞也諸君其識之勉之言訖瞶目而
逝時正德戊辰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夜四刻也是夕
有星墮于屋西吻距生景泰癸酉年五十六先生孝
友出于天性急于求道而進取之念畧筮仕二十五
年從官不能十年家居事親讀書之外惟與諸生講
學著述及遊觀山水而已方進士在告為母王安人
寓容安人見中憫猶故愀然不樂曰吾聞母以子貴
兒必以官榮親吾有冠服之榮即吾無恨矣先生聞
其言大哭隨促赴選比至得封安人始沒在留都一
日思親心動即上疏乞終養至家僅三月而主事翁
致人皆謂孝感所致二親沒後每忌日必痛哭流涕
終日不飲酒食肉其純孝率如此宗族有貧乏者每
周恤之死而殯葬之撫其孤者凡八九人叔父睿年
老篤疾莫為生一子四女日就寒餓先生子其子嫁
其女奉養之終其身毋安人弟翰為晉安驛丞鄭君
子以去王祀中絕後鄭有子翰莫能歸先生訪求得
之蕭山適翰死收其骸骨挈其妻子以歸給以田廬
俾主王氏祀於門人尤有恩義有貧者常衣食之而
假之館因之成就者甚衆平生惟輕利好施故家無
儲積垂沒之際身無以為殮皆有司及門人助之

生少而聞道自幼知學即悟世儒詞章訓詁之非而
得乎濂洛關閩之風旨謂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
成朱子之道不明則聖賢之道因之逐晦故其所學
所推明惟朱子而已至其用功之要則求之心嘗曰
吾居閩南一念及燕北其神即在燕北吾居燕北一
念及閩南其神即在閩南此可見天地之神在我善
用之則窮天地之秘搜聖賢之蘊達古今之變而無
所不之也故其為學必定此心於靜密以立之本運
此心於思索以致之用庸能剖析義理入於毫釐折
衷群言歸于一致又其言曰東海之士得論語讀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七

可進於聖人而海之士得大學讀之可進於聖人南
海之士得中庸讀之可進於聖人北海之士得孟子
讀之可進於聖人蓋語孟學庸之書各自以所見示
人途轍少異而其歸則同士因於東西南北之風氣
各以其性之相近為學而皆可以入道聖賢垂世立
教微旨各有攸存然非先生之真知允蹈未能發以
示人也然則先生之學於道深矣世之支離博雜者
固不敢望其下風自謂簡易高明而中實暗昧者又
不足涉其藩籬也為文章尚理致皆溢中肆外之語
不待雕琢而成淳雅平實如良金美玉無瑕可指如

嘉祥粟民生日用之不厭也所著有四書蒙引
經新續蒙引河圖太極圖說綱目隨筆密箴來集皆
足以發揮經言折衷衆論羽翼四書六經有大功于
朱子之門以開後之學者仕必欲待其所學一言一
行不合于時則奉身而退雖挽之不能使留則守孔
子進禮退義之家法而禍幾燭見於十年之前又庶
幾大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至其死生之際
卓有定見從容而無遽急安定而不紊亂雖曾子易
簞之時朱子屬纊之際要不是過非達死生之理而
深契乎性命者又何以至是噫若先生者謂振古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十四

四

某傑非與元之學也後每恨不得與諸賢及先生之
門親領其教音蓋嘗聞風興起於先生之書潛心熟
讀亦既有年竊有以得其緒餘之一二矣癸未之春
考績北上先生之季子舉人有遠遇予於京邸備述
其先人平生事托為序次以垂不朽夫褒崇先哲予
志也亦予責也所愧淺劣無似不能寓先生之萬一
况旅次倉皇書籍俱無可考姑據所述與元前後所
聞於人者互相參考作行狀若先生之盛德大業元
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俟後之君子

尚寶司少卿竹坡李公行狀 明王慎中

公諱源字士達別號竹坡泉州晉江人弘治壬子舉人登乙丑進士初仕為戶部主事轉負外郎終尚寶司少卿高祖德盛曾祖長生祖應禎父明封戶部主事妣陳氏封安人先世居邑之清溝里實徙自唐郡諸著姓而清溝之李為獨舊封主事朴茂公始徙居郡城公以成化己丑八月初四日生嘉靖庚子二月初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二配莊氏封安人子男六人女七人安人無子有女四人男及餘女三人皆側出長女適先大夫封吏部考功員外郎王某封太宜人次適黃確次適留志業次適邑庠生蔡紳皆安人出

清源宋

卷之十六

廿五

列

長男治懷郡庠生娶周氏孫女一人渙懷郡庠生娶楊氏孫男一人曰夢蘭聘僉事黃鰲女孫女三人冲懷娶太守張志選姪女孫男一人曰毓蘭漳懷未聘女長適戶部主事徐榮長子用賓邑庠生次適教諭朱廷貴介子東啓皆出高氏渙懷娶王氏孫女二人渙懷未聘皆出黃氏以壬寅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東郊王枕山之原公生而簡重凝峻頭直手恭不習而能自幼學至壯以老無燕僻之朋世俗媒娼之語不敢出其耳為學官弟子已以文高伏人而行索禮莊同進尤嚴之一時之士盡出下風出行途中足跡

所履直於繩引絕不側視反顧自後躡之不得一見其顧頗嘗與友人入市購書有為角觝之戲於前者友人皆舍書就觀公獨取所購書着袖中徑歸友人謂其為矯公曰吾乃不聞鼓聲好義遠利篤於天稟而修之以不倦遂成自然郡侯馬公屢試其文異之獎待溢甚公唯唯而已終不私至郡庭有所謁卒業成均文試第一京師人口相傳其篇以熟布於四方家兩有之故相楊公廷和時在翰林其子今殿元公慎少已有大名楊公以禮來聘曰吾求士於都下非先生莫可屬以此子公感其意終以濡跡貴門為不

清源宋

卷之十六

廿六

列

樂辭以疾自其未遇不近於榮利已如此為進士奉使廣東督發稽留諸賦故事藩司以使事相聯綴貨贈特厚至百餘金舊使者以藩使官尊長者逡巡不敢却公一無所取藩使重其守購大儒陳白沙先生字書四幅為贐公拜而受之使還除戶部差監臨清倉倉故置中貴人一人董視之中貴人嗜貨與諸吏使甲保乾沒為姦利事憚公嚴恪數治酒饌為好會冀娛公意公舉杯濡唇而已中貴人知不可動盡一歲中飲手不大為姦恚不得恣所欲則構兵備趙副使使侵撓倉事擾吏徒公疏其事以聞并劾中貴人

羅事下戶部尚書孫公九峯歎為得職每舉公官
氏稱於曹中以勵屬員數為冢宰馬端毅公言公直
遂瑾用事以在臨清劾中貴人事記其名遣轉饒遠
左故縮其期陰欲中公以失期時天寒雪深數尺晝
夜行雪中日二百里竣其事以報瑾不能中也是時
翰林楊公已為宰相公之在臨清往還左楊公問公
何在公若不聞楊公無由見其面心尤器之楊公與
馬冢宰孫司徒並一時名臣雅知公將殊用之不為
遂瑾憾沮然公念父母不置勉強在職三年得如制
以其官封父母喜曰吾願畢矣疏乞終養父母孫公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七

勉諭再三察其誠懃亦不能留也是時瑾用事未張
孝宗之遺澤猶存士大夫習於晏熙高重不樂去職
公之去人咸以為難薦紳咨嗟填溢都門有賢大夫
之歎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先不詔而悉自居息早
暮飲食多寡衣服寒煖具適宜節陳安人好怒女御
狎侍猶不當其指日數十怒公在側則歡竟侍一日
則安人竟日不怒公在職不能俟三年而歸蓋患安
人之怒也安人患婢公制軟輿自輿莊安人昇之游
嬉堂中公素有足疾蹙蹙然行也女侍苦公爭走代
曰非之使欲以用勞為小孝耳且吾自勝之不為

也朴茂公與鄉長者為遠樂會多微時所交公親
執弟子禮不敢與諸長者抗每會公必自視有酒飲
其芳美長者坐定公出洗爵實俎徧奠在席畢則屏
息立楹間長者皇恐不敢當起立再三辭公乃退朴
茂公出公躬為挈裘束帶扶持登車未及盛衣冠以
俟或大醉手煮湯茗進之俟寢然後敢休臧獲逆事
朴茂公者有大過不加呵扶叱咤不至犬馬服御器
物敬置之朴茂公置妾蔡氏數犯陳安人安人故好
怒又患婢不得有所為益怒公惻怛寬曉曲為掩護
父母之間無間而蔡氏免於罪譴其用意獨至家人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八

有不及知蔡氏生子洞公與均財銖髮無所加分田
多取境摘以自損歸養五年而陳安人歿又十年而
朴茂公歿十五年之間左右無方聽聲視形極天性
之樂朴茂公春秋高公亦已老坐者涯丹立者垂白
乙箸盤觴之奉溫以愉色泉中傳誦嗟嘆老者自恨
少者自愧以為不及朴茂公歿於古禮惟衰麻在身
時矣猶哀悼感疾嗚呼可謂純孝君子也免喪或勉
以仕公不可或諷以貧公應曰吾養二親身不及綏
而心甚樂今已謝二親及老而為子孫謀祿耶言者
屢薦于朝故相佳公等為吏部尚書奏以南京文憲

即中就窰起公久之少傳方公獻夫代桂公爲
遷拜公尚寶司少卿公竟不起疏乞致仕方公於公
同年進士也歎曰吾乃終不能用李君幽居以文史
自娛所居近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病足不喜出遊
兀然一室焚香展卷正襟而坐俯仰千古之上清夷
恬曠脫出塵壘其趣絕去留連杯酌以山水爲妖豔
者遠甚無他玩好尤屏淫聲平生不御絲竹與人談
有及物價市利羸縮低昂之說即口塞似不能言至
於陳說理道揚摧風雅疊疊有韻如巨木撞鍾
應叩聽者忘倦咸灑然有得自謂發矇工古文詞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三十九

左氏爲宗雄偉奧健其語所獨到斷破規矩亦自爲
方員一時贈別頌績銘幽記遠之文非出公手皆以
爲不得所託行尊輩舊學爲時師尤不自標特謙冲
下接好獎誘人材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後生一行之
善一語之工寵借嘉樂患人人不聞清約自將甘脫
粟之食衣裘不能具襲楊纔取蔽體蒼頭五人應門
給薪水而已始公爲布衣朴茂公饒於財衣食不至
苦惡人見爲豐既入仕處顯矣清約如此又見爲儉
不知公終始所守不殊一日人自以晦顯異見耳即
邑大夫欽慕德履承風致敬旬月必一造其廬不致

隨垣閉門之隘往來交際有儀然不以他事相潤久
之其敬彌篤遂論爲先進之交及去如他官廢居異
地猶好問不絕若句吳顧公可久四明屠公俾是也
三公並時名流惓惓若此必有得於公者深矣監司
部使者行入郡境已知有竹坡先生其所以下公與
公所以答之者亦若是家居前後薦者凡七章雖知
公事守其文章議論又不施於郊廟朝廷徒爲鄉黨
間里所誦誦其誦誦者不過以公爲有至信篤行高
尚雅退君子也固未能信其見於用者之何如使公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三十九

當正德初不去有諸名公之知嘉靖初不堅卧不起
有諸巨公之力欲引以爲重必馴致通顯有當世事
功然公去之蚤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趨舍去就豁
然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當世事功彊敏博
達者之所易至於趨舍去就當於義而能勇則有當
世事功者或難之公優其難而其易者顧有不可信
耶公自起進士凡三十六年有田百畝宅一區皆先
人所遺歿無以爲殮諸子貸於人先大夫歸購財而
僅成禮今其葬甯田而後辦諸子常不免於饑何其
貧也始公宅煨於火久不能興竄伏草莽瓦礫而寓

其擊於他郡侯王公士俊慶然歎曰及吾爲帝而使
賢者無以庇其身吾之愧也議捐貲助之公皇恐不
敢聞命一日以可否問其應曰此古道也古者邦君
諸侯尊事國中之賢衣弊爲之改造當食爲之授殮
又爲築夏屋以居之渠渠然大也及其稍衰猶有國
中授室築宮而師之之禮侯之此舉合於古誼公其
勿辭於是受助而築室焉其堂僅成而房寢庖廡不
能完嗚呼可謂貧矣公用不究於時而行施於一鄉
所謂歿而可祭於社非先生其誰日月有期玄塗將
啓謹次序歷官行事論而著之以請銘公之墓俟觀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世一

民風者采焉

儒林郎順天府推官易愧虛先生行狀

明王慎中

先生諱時中字嘉會本江西南城人南城之易自太
原徙東晉後周世有名人宋淳化淳祐間仕尤有顯
者其籍於晉江由凱二公以歸義入泉是爲先生高
祖生道童應觀是爲曾祖及祖應觀生欽贈文林郎
夏津縣知縣父也母胡氏封太孺人先生生而醇靜
不與凡兒狎毀齒從師塾遠於家往來早暮不失譽
則行過市無遊視躡步坐市翁媼竊識之終始如一

日曰異哉誰家兒在塾執業熱矣猶守案坐誦同塾
兒誘之嬉不可或靳之不爲忤時摘誦數句不絕
僞兒笑曰獨此數句患忘耶應聲曰誦久有味非爲
忘也塾師駭問之知其性近於繩準而章句義味殆
心所通矣比長彌究經訓潛心儒先之業蔡虛齋公
以儒學倡明一時尤精於易從游多名士先生一旦
不介而謁公廁於末席方講孟子知言養氣之章公
舉以詰先生耐應有條理公頷首久之同輩皆側首
盼末坐名爲之誼公語諸名士曰晚得此士吾易不
孤矣呼爲小友尤愛其德性自是游日益親有同列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世一

所不得聞年四十始舉嘉靖壬午鄉試蔚然爲碩儒
舉送官皆大喜以得一人而榜重也已丑乞授東流
縣教諭邑介江隄守陋僻文先生日坐堂上質難諸
生經傳諸生瞠目不能答因爲條折大體敷暢微旨
歷舉前人訓註孰得失以相証發諸生皇汗沮屈先
生彌下其意易色牖之隨材專接不困以所難諸生
雖終窘於文已知据經演訓矣則爲開說文行先後
榮華本實之辨諄諄懇懇悉遠利秉禮身行其言非以
空言感諭人者諸生傾聽轉相語漸以不義爲耻後
遂今有記其言邑鄉大夫宋御史公和輔疆直廢居

清介絕俗與先生游甚密去東流贈之文條其美十
二曰明道術曰復古禮曰育英才曰敦風教曰擇師
範曰優儒紳曰揚節孝曰禮耆年曰篤孝思曰協寅
侶曰勸廉靜曰廣慈惠不見其文而數其目師儒之
美具是矣宋公以爲無愧詞也浙江甲午鄉試聘先
生往內簾權積輕久考試官有其號耳先生正色舉
職精閱而決取外簾不能奪所得皆名流乙未陞夏
津知縣歲旱蝗大起先生視事吏進牘白署揮之曰
非所急也即出舍素食白衣管屨徒步請禱有神必
舉從者不堪瘁苦先生羸然病體獨勝之精誠至而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廿三
忘其憊也天乃澍雨驅滌敲厲蝗去而邑得歲齊東
最患役重括民屋居桑棗牛馬以定戶上下先生惻
然曰役非吾所得遽蠲惟毋使司役籍者妄上下之
庶以均爲寬耳籍出民無以役不當戶怨者受田稅
使民自執量權主受者莫爲虐邑訟故寡先生曰吾
爲之民將多訟人怪其言戲每訟至者早隸屏立廊
下扑僂于庭民不怵威情實具吐即以其曲直還與
之鞭贖都弛其重者撓遣而已民有欲言於官爭來
言得其言輒去庭中絡繹有言者民始曉邑公無戲
也上官多移獄夏津此罪必於情法不視上意所向

獄比上或忤意被譴讓恬不爲改卒如所上其愛民
惟恐費之視一錢如膏血至葺治城垣脩飭學宮有
所當費以義諭民使自差次出費民悅而事以集獎
訓邑子如在東流復爲延名師餽幣不以費邑子弟
彬彬多成材暇則蒐訪故牘舊聞輯次成書而夏津
有志邑之文物遽有稱東郡化去昔陋武城大水檄
往視之具以實上監司迎撫臣意憚以災聞駁其議
先生仍前議益以危苦詞持議踰境謁監司言武城
窮衰狀曰稼爲棲苴彌望汚沔矣民脫魚鱉者尚露
立窟伏忍不速救武城其無民乎聽者始盛氣待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廿四
卒內慙感動得奏賑蠲其循心而行必守所是不顧
計他人喜愠事多類此云在邑四年撫按交革論薦
吏部覈其廉良召試臺諫先生以年自實不就試當
得郎曹而澹靖無他門竟除順天府推官京兆俗雜
難控馭臺省諸署臨之期會繁數人謂夏津之治非
佐京兆所宜先生曰京兆視夏津大小殊耳民貧急
當恤上官異同多不可徇吾以小治大第恐弗勝無
非宜者所司刑法常兼治他司多猥微猝索繫獄當
寺寄屬紛拏竊頌侃語慰遣之失所屬而不從然隨
事徇補施澤少而力尤勤俸篋屢空貸於鄉人蓋京

歸潯穰游接十倍夏津其不取如在邑日故青緇不
足而今乏都御史胡守中不法下獄有旨推勘先生
殺旨蒞事窮其奸狀賊數千在位有爲胡左右內憾
之謀中以他事先生方以母老憂念疏乞終養都人
榮其去先生去夏津人思之繪像以祠寄其思於石
臨清林比部公瓊書其石以宋仙居令陳襄爲比
蓋確論也人聞舊邑公乞還老雅不戒而集牽犒數
舍迎舟於河側曳挽後先持棗栗修脯以獻先生爲
啖一二而受之皆叩頭大歡聲載兩淚循河壘壘不
肯去及去哭有失聲者時金陵王公以旂以中丞赴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廿五

留臺聯舟河中嗟嘆之爲賦詩有斯民信是同三代
循吏元非拂衆情之句至家築一室奉太孺人以居
昏夙起居出入告省有恒節造次必於親側視啜敬
愛竭其情禮友二弟掩過掖美用意曲至家人有不
及知捐父產與季弟買田贍寡妹之守節者保誨其
嗣子如子故給事史公于光之夫人先生姊也事之
如母異母姊二人家皆落審力所能營護周旋其間
皆以懽太孺人之心太孺人年九十一而終先生行
年七十矣毀瘠始不勝客悲之送葬徒跣扶柳
車哀動行路宗黨

夏津武城二縣人思之不

置列上其政士民無異詞祀先生於夏津儒學之名
宦祠武城亦奉主配故郡守陳公儒之專祠世侑享
焉去而見德久而不忘豈私智小數所能致哉先生
生成化癸卯十月十六日卒嘉靖戊午五月二十五
日年七十六子用復國子生孫象深象與象昭用復
將以是年某月日奉葬南安三十三都之乾頭原其
兆先生所自卜也先生形癯神清溫恭而莊和氣溫
於面目語不華寡無悅人之容而有浸漸醉人之益
無驚世之論而有篤近扶世之憂一見知其有道君
子也淡非由性加不欲以疾憂親尤寡食色之好居
常泊如也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味深規過攻慝不
爲遽切常以微詞感諷謙抑恂恂若可玩易非禮義
所可決不以徇人在齊東故習州縣事中丞御史監
司用與臺禮同官漠不爲耻先生跪起呼贊用下士
事上大夫之儀張御史者威震甚內不堪其忿詬曰
易某侮我或以謂先生先生曰以禮事上爲恭以莊
禮是侮也御史自倒其恭侮吾不誤也中丞某入朝
郡縣厚有賂獻先生入謁持在邑所刻唐齋圖解數
冊而已中丞知夏津令不取亦不責也自號愧虛志
不及其師有問先生爲名位不如師昔所期而愧耶

曰夢為是吾所愧於師者沒身為耳由其言其志可知也先生傳師學教授生徒數百人未嘗自出其書曰蒙引一部足矣細說熟復可也自為說於師何所加祇不及耳且有西河疑子夏之嫌也其篤信貶謫若此學專一家不務談泛問語某吾以羸疾不得致力於書甚恨寡徑先生誠多疾其不務博要以質反約為功某知其以微詞教我某罷河南閱歲而先生乞還侍游於家十有七年雖不副師誨知其學術事行則不後他人故用復委狀先生之行而不得辭嗚呼木壞山頽仰放曷所文劣而事校惟宗工鉅筆採擇而章著焉

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林公行狀

明洪朝選

公諱性之字帥吾其先莆陽人宋太平興國中徙居晉江之永福里故公為晉江人林氏自徙晉江代有顯人入國朝高祖梅徵孝廉不就歸老于家曾祖乾以明法當得官不願仕秩廸功郎以終祖構隱居好義有子三人並明經著名世稱三林先生其一即學生堯公之父也方貢于太學會公貴推恩封承德郎南京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公少而精思篤學

自得其不以世儒自期待自為博士弟子時所著為說中庸口義弟子家傳而人誦之有所疑輒舉公之說以證曰帥吾先生之說也人聞者輒曰帥吾先生之說也成油然而退僉事蕭公乾元聞公名賓禮之為弟子師縣令有以賊敗者蕭公將劾罷之使私于公曰今以蕭公之故且得罪公今為蕭公所厚誠得公一言無不得釋即釋不敢忘公之賜公曰某書生耳知為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也其人愧謝而去嘉靖元年貢於鄉八年登進士授浙江麗水知縣至官崇教化責大體不治苛細民以事至庭開懷與語清源文獻 卷之十六 本
自山谷耆老垂髫童稚見公簡易不立聲威言語嘔嘔涕泣苦樂相告公一語不忍傷之人人竟所欲言終日不聞敲朴之聲或言今末俗滋偽不震駭不可令創父公唯唯受教然竟不為變性尤不喜發人過惡緣史有過輒為拊覆俟其自悔終已不言縣故有密戶歲久課繁戶逃亡課無所出於是命並室居者代償其額公至悉疏豁之輕重相得縣不負課而人以安及當籍時民以寬絕自言者三十餘戶吏白戶嚴覈無減今民自占不實而妄飾巧詐之辭以避重賦如一旦除三十餘戶今上官非我不可公曰此民

也吾請任其咎遂除之亦無非者大姓王溫周坐
激文保山谷間自匿司府輒名捕之不能得公廉其
人亡他令人持教往諭溫周涕泣首吏伏辜公捕致
府廷為請其罪竟以贖論其務安全人不行誅罰皆
此類也居三年訟獄衰止繫者財三四人縣中大治
遷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未幾丁外艱服除改戶部
浙江司主事尚書梁公材素器公適密雲分司告代
遂命公行時輸邊金者例加什之一公至中額而已
晚告左右毋使漁商人法於商人不便者輒申白之
巡行堡壘拊御戍卒其有恩邊人感悅事竣還京委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三十九
督十一草塢會邊事急諸道調發咸聚京師責給焚
藁公所督塢入已盈數萬始人以公第長者不任事
至是乃服三歲考績遷貴州司員外郎出治天津倉
是時歲侵倉中亡見在糧運道寒凍輸者不至士卒
告饑公上疏言狀請權假德州三月之廩以救困急
朝廷從其議一軍以靜公既以倉餉為憂又值病作
於是乞改南京遂以公南而遷公廣西司郎中行至
家病卒年五十二公事親孝友愛其兄尤篤少率母
獨與封主事公居家貧歲時甘旨奉養無不如意寔
乏請貸不令封主事公知之封主事公在嚴嘗授二

子書他日以問公無所遺難盡講解其大義問公
廢已封主事公怒跪公兄于庭公則與偕跪于庭公
兄數以過受答公則解衣並答封主事公以公故意
輒解並召而釋之公尤小心畏慎動止有法居人中
悛悛不能言無貴賤一禮下之惟謹遇童僕雖甚怒
無忿厲之色其為主事家居里之賦正來坐堂上大
呼叫謹語言悖慢鄰人病之而時輸期未也公方坐
室中若不聞久之徐攝衣冠出見甚恭謝曰奉法不
謹乃煩公遠來公且休矣即為公輸之里正羞慙走
出居官不求廉聲不立治迹所至於民有恩去之日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十
人刻石紀德或領繪像生祠之祿入之餘買置義田
以給宗族之貧者身被服布素亡異寒士葬封主事
公日值里中士亦葬其母盡召郡中賓客諸賓客
人無敢後至治密葬具車數百兩郡縣長吏以下交
走計弔公布車蔬粥寔周於棺哭泣悲哀人不忍聞
非親故亡在者人至今並傳其事而以公為不可及
一言一行有誤於心輒汗顏面赤改而後已故公平
生表裏洞達突與之行可質神明既歿郡邑諸生以
公行誼上于學官學官以狀白于有司咸曰公體道
篤實修身潔慮表式鄉閭行應祀典其以公春秋鄉

祀以章有德

孝順東衢陳公行狀

明何炯

公諱建沅字時沛泉之晉江衮繡里人曾祖某祖俊父錫母何氏公幼天性和順不類凡兒生三歲父沒母以貧故改適黃獨與祖母何氏居祖母憫其孤日諭以勤苦事公即從教無童心越五六歲時語人曰人皆有母我獨無祖母告之故輒掩涕不食者累之稍長習攻金業日有所入衣食僅無贏乃潛蹤跡母所在多以所入金分奉母且曰以吾母歸可乎逮黃沒母復無以為生即迎歸母與祖母並事惟謹祖母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

素病泄惟得苦緝子為粉和麵炒而服之則愈公多方肯蓄以待時即至諸子家則肩輿從事必求當祖母意惟恐傷之嘗欲自任養以終身祖母不欲也後壽至九十五而終母以改適歸公恐家人事之不至每旦夕訓戒惟嚴有少懈失禮者輒忿恚自撻晚歲母疾不便水火人或不屑微近公親為滌溺器櫛笄總視飲食搔痛癢設席於旁以待呼召如是者蓋三年公斯時斑然白矣飲食必祝曰天若祐吾母必使母幸先於吾及沒悲號不已母對人言輒曰吾有子恨吾不能母也公為人謙讓沉深不立城府躬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

行篤望其議論務從寬厚與人言若不出諸口為人謀則曲盡其忠待諸親戚綽有恩意居鄉黨間循循禮度無忤叔父元堅當送徒湖湘徒道逸懼罪公多方緝訪徒步涉數百里獲逸徒以免其姑適許與林者貧且死公則生而饋之死而周旋之諸凡内外兄弟賢者資以成學貧者指以生財之方周匱恤孤意無倦厭然且口不言惠終身不語勞也見諸鄉黨耆舊執子弟之禮甚恭其同儕與少者怡然與之處故月旦鄉評靡不嘖嘖稱嘆曰陳某真一鄉善士哉方二母之聚居也有貓乳于久出不歸適犬亦乳子而貓而與之乳得不死有二母雞各字其雛雛往來二母翼下人莫知為誰雛也識者謂和氣致祥云嘗買田於人為日久矣故主以歲多稔也固求求贖贖去而田決於水又歲除之夜藝燭于堂燭跋延燒屏几而堂不為灾人皆以為孝順之感云先是鄉人屢欲上其行義於有司公蹙然曰我何所德而辱諸父老以聞也嘉靖癸丑正月始和諸庠生舉于郡請充賓席公固不就而書幣至門矣卒之日鄉大老李介石翁銘其旌謚曰孝順先生噫若公者其匹夫而有君事之行居今世而暗合古人者與公生弘治乙卯年

月十六日丑時卒嘉靖癸丑八月廿九日戌時享年五十有九妻林氏克順夫子竭力以事太姑與姑子男二長自修易名廷表安慶訓導次自省自修將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葬于本縣三十四都南山里從祖父墳側而買地焉時炯方客京師以書來曰知我父者莫如大人爲詳願賜之狀以請銘於大方謹述其事如右惟大方君子采而銘之庶以爲世勸也

他山夫子志行事實

明列女吳扶陽

未亡妾吳氏痛夫之死志行沉沒無以表見於世憤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

憊悲傷無以自解以妾夫子平昔自期待者何如而今徒使其抱湮鬱而死也故忍痛援筆敘其所知將以乞狀於大人先生而幸有取焉亦以畧表妾不忘夫子之志也妾夫在刑曹時例當散廩有堂吏二人挾老先生之勢而多所求請先生守義不與仍叱堂吏出後以其事聞之老先生老先生姑息待下亦且勸先生與之先生義形於色力爭不從頗爲其所不悅妾嘗乘間而語之曰先生之所守者果係國家之輕重則執之可也若未關於國家之大計則又何固於執焉先生勃然怒曰凡事豈有大小哉惟顧義之

可否何如爾汝之委怯若是是將隨流而靡者也豈復乃愧悔而深謝之其在提牢尤加致謹晏卧早起衰矜憐憐嘗遺妾書曰獄者生人之大命也早起一刻則刑人減一刻之苦晏卧一刻則刑人寬一刻之害其心之厚於仁者是何如也同年楊君繼盛以諫遭繫獄有同年某者適提牢事希當路意而囚禁愈嚴九外間所進藥物之具皆拒之使不得進先生屢爲之請而同年某者竟屈於當路而不敢從先生歸謂妾曰世有匿媚事人至於如此以此事人將何以立於世乃往獄中見楊君而楊君大駭謂先生曰他山汝之不顧生死禍福有如是耶時史觀吾先生以議獄事降職出判某州先生深慰勉之妾觀其言論忠誠憤激辭直而壯使當職任事妾不知其又當何如也每出而與東臺伯兄談論歸必語妾曰得東臺伯兄教導裨益良多其虛心納善無不如此其慮因江南也審慎求生之意妾不能知然嘗寄書云予於此事特奉命而來不敢以不盡心想其相告之言必不相誣也居嘗竊嘆時事自謂得行其志內之當爲朝廷計安國事外而一郡守之寄亦必使一郡之民皆戴恩蒙利無不各得其所然後成箇人品而可以

無負朝廷任使之意若都不可得則退居田野讀書
優游治心養性以適已事亦足以自樂也詎知一疾
而盡違其素志耶其平居衣服飲食稍異貧時輒感
悔思念而惟恐損福詎知福亦不加厚耶凡出而應
酬入而燕居苟有一言一事之失默坐終日追訟無
已至於疾亟猶反覆思惟三復其平生所行之非其
悔過遷善之心如此天地鬼神猶當佑之也何為今
日而遽殞其生耶退食之暇手不停卷至於古人之
嘉言善行未嘗不欣然為妾反覆曉諭必使其心融
意會而後止每評論臧否妾亦時出意見以相質正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十五

而嘗多以妾之言為然惟不喜妾讀悲痛哀憤之辭
又安知今日之哀痛悲憤反有甚於書傳所傳者耶
嗟乎痛哉興念及此肝腸裂斷所思頓忘有難盡言
惟憶夫子昔日嘗語妾曰王遵嚴蔡可泉二先生之
德業文章吾所願效而皆未能也今夫子之歿妾願
得二先生之言以瞑目見我夫子於地下想同會諸
先生亦必能贊成妾志也未亡妾吳氏泣具

征蠻將軍都督虓江俞公功行紀

明李杜

俞氏之先出自鳳陽霍丘始祖敏從 高皇帝

驅天下膺百戶之封于泉歷五六襲而太宗絕今贈
都督俞事愛松翁原璫其支之曾孫也俞氏之勲賴
以復世今征蠻將軍都督大猷公者其子也公生而
穎異個儻甫髫髻時出語輒欲轉乾坤昭日月以豪
傑自命人或訛之則艷然作於詞氣以為舉世皆縮
蓄柔曼無復烈丈夫之風家酷貧日或不再爨太夫
人楊氏刺髮網未就公誦讀不輟就乃鬻米以歸益
勵志攻舉子業云得借階青紫當與稷契臯夔絮能
較功焉時泉中名師一牖王先生宣雲衢林先生福
唐舟趙先生本學俱博雅方正受易蔡虛齋先生者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四十六

也王先生常即易以論古今治亂興衰之迹林先生
常即易以明心性忠孝仁義之奧趙先生常即易以
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公皆師之而其默契神會尤
能融貫三師之意闡所未論嘗言人心之撰四端而
已四端之變不可勝窮也若夫易所衍極深研幾尚
象通變彌綸天地變化鬼神旁行曲成易知簡能蓋
自有以遠悔吝定吉凶而生大業者非必假之卜筮
而後知也故絕不信神僊飛昇佛氏輪迴占相兆夢
禱祠禱崇支干孤虛雲物氛祲妖魔星術堪輿奇遁
之說落官誓衆陳師鞠旅營室典事率自決於理

時而未嘗一訊術者之口夫聖人作易以資卜筮大
為鑄鼎以象神姦文王作臺以望氛祲周公設大卜
以訊占臺子產論實沉臺駘之崇而刀圭羽翰見詠
於朱子則古之聖賢蓋多然之公獨何所從而斷以
為不然也可謂篤理而略數者矣愛松公薨襲其官
始學騎射指能知簇輒命中從李良欽擊荆楚長劍
既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閻良欽釋劍謝曰公
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公益悟常山蛇勢以為兵法
之數起五猶一人之身有五體焉雖將百萬可使為
一人也嘉靖乙未登武會舉第五陞正千戶視篆金
門既至飲耆老於鄉延明師於塾導以孝讓申以詩
書民有訟者虛心聽之不入東矢各得其平後以朔
望聚民鄉約申白其事是非之公與衆共之非者大
愧悔前之為公在金門五年人無以訟聞司府司府
亦不聞發一牒勾攝某人也丙申大饑殍死相望有
司發賑縣官多議審戶則里胥墨胃施不當餓盡召
赴州郭則離鄉舍次不可旦夕得食死者轉衆矣公
所領賑同安偏東也令民各按其鄉每請一鄉令民
數地而坐公偏行坐間審其為餓者也以藥識其顙
號後以票使得受穀於官三日之內無不得穀者

入對公取其素號疆兵者而折其為弱指其素號聖
賢者而指其為庸不卑意毀見以求任也翟公嘆曰
南人乃諳戰陣勇士復識詩書吾不當武弁目之降
尊隆禮大驚一軍然終不以國家大謬決於一策士
之口矣乃以公奉勅守汀漳駐武平公治武平作立
馬讀易軒輿博士弟子為文會日談士擊劍鬪藝精
閑聞四方林菁盤結逋寇一旦悉平會海寇作公發
海舟大破之盡奪其器械俘斬三百人會賊行海上
未嘗有此挫衄也督府秋崖朱公東崖盧公侍御和
庵趙公交章奏公可將遂以公為廣東都司時新興
思平之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督府約庵歐陽公
必進移檄命公開誠撫諭公躬到界中以徭賊化外
之人也治之宜緩浪賊治地之民也治之宜急單騎
持糗遍詣村陌以保甲聯民教以戰陳令民得自為
戰自為守且上書督府以為保妻子顧身家之念雖
盜賊亦有之苟治之得道安之得所誠信以致其來
威武以制其背旬月之間可使編民也復遍詣諸崗
以數人從崗賊張刃出迎公諭以禍福且教之擊劍
劍術勁捷變化如神崗人所異也有蘇青蛇者能手
解猛獸為崗賊所推公至其門乃出迎公集諸酋諭

之曰青蛇久橫界中使公等喪其生人之樂而且
遺罹鋒鏑之患即公等不愛身棄妻子何象皆泣曰
惟命因目其酋梁伯清出袖中牒授之令之他兩發
鳥蓋以衆授伯清也由是伯清銷鷙口諸酋散去公
因令青蛇前行至城市數其罪徵之悉其首以獻督
府明日詣何老猶崗令盡歸良民田數十頃適有云
賊在某村劫民者公立命數兵往殺之持數賊齎還
乃緩其新附開誠示懷與民更始教敦睦課農桑勞
來不怠良民不畏賊新民不畏兵而二邑平矣迨潮
福督府雲川朱公統以福建海寇張甚奏公遷福建
清源文獻
都司而歐陽公以兩邑生靈之命皆懸於公不可其
去竟奏留公及安南入寇欽廉甚急又謂非別將所
勝也使者趣公繹驛道路新恩人扯衣遮道留者數
千奪公輿肩之以歸數日不得行乃單騎夜半從間
道去先是安南賊臣危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灑之
位乃教莫登庸別子莫正中走欽州控于天朝云宏
灑已爲其民阮敬所弑奪其位矣詔撫臣覈實以聞
久不報范子流范子儀乃偽置官封擁衆三萬戮官
破縣以匡復莫正中爲辭時諸司以議選募陸兵公
獨以爲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我專備於陸賊

亦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逸在彼而勢
在我非計也宜多集海舟擊之便歐陽公曰事無大
小悉以委君公馳至廉州則賊具臨衝梁屬晝夜攻
城而當事諸公委其事於俞將軍以去者數人矣公
白兵未集且當有以緩之遣帳下陳子莘王仕擢奉
檄馳入賊營呼云我天朝欽命俞大將遣我齎諭書
諭汝國人若子儀悔禍偕我請軍門乞降便不加兵
盡赦爾無知數萬人之命且爲爾處分不者大兵壓
境無噍類矣賊懼是夕散去五月公所調舟師至伏
于冠頭嶺賊以我久無兵復率衆犯欽州白勒公以
舟師遮賊之後盡奪其舟溺水餓死者甚衆七月復
入寇公率水陸師追至永安萬寧連戰大破之擒范
子流斬俘千二百人獨范子儀走安南內地公追至
海東雲屯移檄責莫宏灑捕之函其首以獻莫宏灑
與其臣阮敬躬詣鎮南關聽天朝揮畫稽首舞蹈而
退交州大定初公出師時廉州守出勞公曰即如將
軍計當以何日竣事公笑曰後四十日當復與公相
見於此耳及是果然捷聞嚴公不悅降內批責諸臣
防禦無狀今日之功差是掩過俞大猷有功無罪坐
贖白金五十兩初嚴公以其孫効忠爲寄於歐陽公

希封賞也歐陽公不與故公功雖中律不得侯焉他
黎友公率大兵平之一戰而定公上書督府云黎亦
人也率數年一反一征豈上天生人意哉宜行善後
策建城郭設墟市稍以漢人法因夷人俗襟治之可
使數十年無反督府善其策公單車入崗坂中與黎
人約法黎人爭持牛酒勞公圖公像佛祠中呼公爲
俞佛而禱焉歐陽公請於朝以公爲海南右叅將從
公處黎之議也壬子東倭入寇陷城池壞村鎮去還
莫何千里蕭然朝命以思質王公忬督潮福以公左
叅戎潮江王公遣使者從瓊速公公即圖上方畧謂
攻賊長技當以福建樓船破之則蠅蛇之醜不足平
而蒼沙諸船非足恃也王公善之大調福建舟師分
布諸島澳公至溫遂入海擊之斬俘數千徽人王直
者亡命入海據烈港勾倭夏貿易公然殺入爲逋逃
主時假官兵殺賊請賞公以賊直不殺終爲大患發
兵擊之賊矢石俱盡而颶風大作我舟幾覆賊因走
日本定海故倭人入貢關也故定海最爲賊衝自公
至賊無敢通關軍屯秋毫無犯公又廉靖不擾士民
弦誦耕織如故浙東西底寧民甚德公獨松江柘林
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乙卯詔陞公南直隸副總兵

官民請以衣冠留者數十襲竟不可却則相與謀立
祠祀公遂往提督金山甫至數日兵不滿三百總督
尚書半洲張公經檄公出戰公不赴張公大怒公曰
某可殺豈可使擊不勝哉乃整擄河船四傍遮板藏
蔽兵稍周行河湖迎賊之來尾賊之去初張公計柘
林之賊必得勝兵三萬乃有以破之會朝廷遣侍郎
趙文華監其軍文華嚴氏義兒也要張白金二萬不
得乃益批格張所爲狼兵八千甫至趙即欲張公擊
之張公召公謀曰今永保二萬之兵旦夕且至奈何
以欲速壞大計哉趙怒遂搆張通倭以聞數日賊出
狼兵邀擊之不利賊至嘉興保兵擊之又不利張公
與公馳入蘇州催永兵以公將之迎至平望大破之
保兵由嘉興戰而北永兵由平望戰而南斬三千餘
級趙乃揭於朝以賊爲浙中投毒死也張公之功竟
爲所掩而置之戮悲哉五月賊由崑山入姑蘇屯于
六金壩公將河船布伏沙河中賊擡船渡壩將盡濟
乃麾兵擊之斬首千餘而柘林之賊遂空矣初公論
柘林用兵十難人持以示相國徐公嚴公怪公之不
以關白已而以關白徐公也噀之八月張公論死督
府諸公人人自危賊來如飛蓬紛絮水陸戰敗爭以

其罪委公廟堂諸公曰俞帥一身豈能在海復在陸
哉嚴公欲遣中校逮公諸公謂嚴公曰俞帥自為將
將將兵俱漳人漳人受其拊循久矣今遽召之漳人
必有不安之心不如先散漳人而後可收俞帥也嚴
公乃止公坐落職奪祖官而東南之禍日亟 上
怒曰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兵若不知者於是命內
外公卿大臣臺諫雜議長策以聞章疏數十上咸言
東南之禍非公無以已之丙辰五月以公鎮守浙直
總兵官與賊戰於吳淞江口營前沙茶山連破之斬
首千五百餘級直平獨舟山之賊積歲不能誅九月
移軍定海賊之浙又平進署都督僉事丁巳海上無
警五月進署都督同知大都東南殺賊無慮數萬藉
樓船為多耳公嘗言海戰無巧法只在知風候齊號
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余嘗從公過普陀出大洋
追賊及之風遽作公引舟去夜泊大洋中如衝抖簾
錫書曹俱反逆眩亂不可起獨公在舟中指使余能
戲謔飲食時 天子必欲得直至勤精裡督府梅
林胡公宗憲以趙之議欲遣辨士蔣洲陳可願之其
國誘之來副總兵盧公鏜揭陳靜倭之策謂宜與通
市兵部即中荆川唐公順之為之請於朝云鏜老將

也其策可用獨公奮議以 太祖 太宗知倭
賊健悍終為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船將以
廢其水道耳方今來寇是通之之罪非絕之之過也
本誠大治戰艦賊來則擊賊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
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之通市東南
之禍無已期矣且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非若東
南諸島真臘爪哇猶有椒木奇貨可資中國用者也
祖宗絕之不得忍復開之乎王直在海島則能以續
物誘倭之來在彼國則一逋逃之夫耳倭之來不來
非關王直誅不誅也置之度外最為得策若誘之使
來聽其互市是為國家生事矣若宣諭其國王則
祖宗以來有故事亦或可行胡公卒遣人誘之來則
要中國為市且言入貢也胡公自松江召盧帥入海
洋誘之而令俞帥盛陳兵威直舟入公欲出擊之胡
公檄公曰敢與盧帥爭功俞帥論死盧公竟誘賊直
入見則 天子必欲殺直矣不殺直則違明詔殺
直則失信倭人胡公恚曰吾為俞帥所笑矣有旨必
欲盡殲來者倭人怒曰吾非若若為賊者招我來許
我為市又以我貢也竟不許我而又殺我耶天朝詔
令何以信遠人哉遂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而我師

之氣老矣夜乘小舟走閩中會有云樊御史將論胡公者胡公懼遂論公違節制不窮追有旨召公赴詔獄聞命之日囊不滿百金妻子客明州僕如也二華譚公為公恤之士民軍校工旅奔走喧問嗟嘆之聲相聞士大夫富人爭致饋贈至都下盈數千金陸武惠公炳陰出千金為助五鼓抵嚴府中叩關而入關人曰大師侍郎當所正睡非內旨無敢傳告者太尉曰吾數夜不睡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乃敢以請也關人入者久之侍郎乃出搔睫欠伸而言曰姻長來何早耶太尉曰炳不睡數日矣齋宿焚香既卜且筮侍郎曰為誰太尉曰為俞帥耳侍郎曰公何黨俞帥哉是徒負空名違制無功輕蔑政府厚交徐武英不及愚父子也太尉曰帥知誤矣始白徐武英以武英松人告以松事耳今自知獲譴太師不可解故陰有致於炳炳敢請於太師侍郎為炳德也時太尉典法司權既重上信之嚴氏亦樂其與已同汚也心已許及太師出太尉告太師亦如告侍郎者太師亦悅太尉出疾呼俞人去謁侍郎明晨太尉復馳入府中八拜數十頓首而起嚴氏父子為之動容刑部尚書淡泉鄭公侍郎方厓公為公穆卜左都御史

山周公見公入避正堂出教云有敢索將官金錢者配公囚首跣足立獄門外臺中諸公群來唁之且云公之功高明主所知即有不測我臺官當不畏誅謹為上言之公上疏自明不一語干胡公胡公深悔且致書嚴公為其乞貸天子覽而憫焉下其奏會停封未及上拘幽且再閱月其與思質王公忤武河湯公克寬寒松鄧公城同繫皆宿昔所共事者也相與賦詩講理談事張揚慷慨如平時及詔釋公公復東出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之前猶運之掌也總督同野李公聞公至輟兵書以候公來出迎公抵掌曰微胡公之論吾豈得與公復相見於此哉公卓出新見制兵車營獨木為輪以人推挽可以上下山塹揮指如意而無壅滯之患強弩神銳擊堅及遠簾第龍盾而虜之弓矢不能及也蓋以馬隆之戰車兼李陵之步卒而參以衛青之縱騎最謂備算後有作斯弗能易矣曾以其車百輛步騎三千控虜千餘萬衆於安銀堡虜救死扶傷追奔逐北數百里自入寇以來未有此衄同野公以其制請於朝置兵車營蓋自公始也時在位者固不喜公公亦不欲已技長奪邊將佩印一年之間章疏賢公者二十

上帶川劉公以福建急則請之福建巒峰黃公以湖
廣急則請之湖廣鎮軍之命又下矣諸苗皆承昔時
調遣從公征伐者也聞公至皆相戒不敢動歲辛亥
廣東叛民張璉聚衆數萬人攻陷江閩諸州縣僞名
張官朝廷出師二十萬往討之分道並進朝議以公
威望素著詔公為南贛叅將胡公移公檄曰賊棄巢
突出自投死地諸將速出兵擊之公召諸將謂之曰
賊雖出巢其財寶在焉若以師迫之必悉衆自救大
兵乘之如壓卵耳所謂虎方捕鹿能據其穴而搏其
子者也因疾引兵萬千人先登柘嶺嶺俯關璉巢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五

如高屋建瓴諸巢作伏皆可知之賊果歸保巢公連
破之斬俘千餘級賊懼公遣人說其黨執璉自贖皆
啼泣詣壁門自訴公稍賞慰之則相與說璉出率賊
與官兵格戰從其陣後執之其黨有欲市勞於兩廣
軍門者疾馳報之兩廣人發兵扶之而去人有告公
發兵爭之者公曰賊惡不滅何必在已念菴羅公有
詩曰暗投奇計無堅壘早縛名酋却讓功時誦為詩
吏翌日班師不復殺一人以示恩信遂乘勝誅林朝
曦殺千二百人而還諸巢帖然 上悅賜白金陞
副總兵官賜璽書如節鉞以公控制江湖閩廣四道

兵馬加祖官一級公以五嶺之間林菁蒙密藏奸伏
應後終為患莫若衆建縣治使縣官之政治常有餘
而奸雄之伏藏常不足方可百年無事今議行於朝
設平遠一縣矣誠其議盡行則嶺表戍兵雖盡撤可
也其年嚴公罷相世蕃戍雷州胡公兩被逮公發書
唁之聞其計也悲哀數日且云胡公功勲在東南
主上所念也縱對簿必從末減又安知不如漢宣帝
赦蕭望之故事乃遽至是豈不痛哉壬戌閩中山海
寇無慮數十萬督府游公震得請以公控制全閩江
廣潮數道兵馬命未至而興化城陷事聞 上怒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五

督府諸司責戰益急都司歐陽深與戰於崎嶇死焉
癸亥正月公自贛晝夜兼程馳至平海駐軍秀山都
督劉公駐明山距賊營三四里都督戚公提浙兵未
至公度未可戰星布兵營畫地鑿溝東西通海列柵
其上賊屢挑戰公按兵不動移檄速戚公兵作戚後
議大要謂當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則彼虛我
實彼勞我逸縱有突遁秀山明山二營之兵可截於
前矣且速戰賊之利也賊得一戰勝亦可遁負亦可
遁遲戰我之利也兵日益多守日益固賊日益困矣
會督府二華譚公至得議甚喜以四月十九日抵

睇明日以三將軍分道並進滅之賊騎躍走盡
中無一漏時閩中諸公責戰急至以逗遛語於朝公
不為動平海山無竹木營材不辦公命毀殘屋為營
興泉二郡既無以供軍仰糧海運數日不至公令軍
採麥食之興化人多怨公公曰吾為將三十年不擾
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父母之邦耶捷書入譚公進
副都御史戚公進都督同知劉公加秩公賞金幣而
已譚公貽公書云論功疏甫行而前捷疏已覆公止
受金幣之資而已大抵世人知公者少至於真知則
惟綸然又不能為公重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

清源文獻

卷之十

本

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
堪大受蓋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子儀忠
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
今之世舍公其誰哉公幸甚自愛此時潮州倭寇二
萬數吳平相犄角久橫界中積五六歲而閩中新倭
繹繹南下天子屢敕江廣三鎮撫臣偕公平之
詔公移鎮其地天語峻切而諸崗山寇藍松三余大
春春文劉萬清蘇阿普各擁衆數千以扼縣令陳
紹祿劫延平梁道輝劫汀州伍端溫七葉丹樓有衆
萬餘寇經則善戰時出劫數百里外燬村破堡惠

之聞幾無民矣五月公自泉中遣把總洪道謙持
鉞往督陳紹祿歸崗至上杭卑騎入紹祿營中稍責
諭之紹祿匍伏願受鞭杖杖之遂統以行令驅梁道
輝歸崗過汀其黨遂散乃令鄉民殺之陳紹祿歸其
黨亦散愈憲徐鏡湖殺之八月公至惠州時督府百
川張公臬方聚兵討伍端別將與戰不勝乃詐言為
俞家軍伍端大懼馳出陣前驅諸酋以歸公果至乃
遣人乞降公遣王鸞俞尚志許之遂俘賊首溫七等
七人以出故有府幕某為伍端所執在繫縲久其
僕從騎衛奉之以歸公乃遣翁思誨俞尚志持鉞

清源文獻

卷之十

本

將伍端兵二千人由惠來往潮殺賊自贖不取人一
疏一策途有言公將誘之潮以坑之者伍端遽白二
將斬之至鄒塘夜斬倭數十人十二月公由河源程
鄉往潮藍松三葉丹樓俱以次款之乃遣人誘吳平
吳平率衆來謁公單騎往見之平見公啼泣願投身
於公其諸酋長尚多不甚聽平故平不能自決然猶
為公殺倭百餘級而吳平遂與倭人絕平故梅嶺人
也公使居其地遂請於督府吳公桂芳曰閩中浙兵
二萬與賊戰則遁入潮今潮兵驅賊益急則賊入益
深益深則益闢非若達賊之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之

以歸巢為生路也將安所造哉誠當大集精兵使其
片甲不返乃有成功若兵力告匱不能取勝又令造
去還曠日久糜費愈多數年之潮事然也可復蹈之
乎吳公然之遂調漳兵二萬賊分住淡水蘆清相為
犄角欲專攻淡水又慮蘆清賊出之後公乃為一陣
以當蘆清益嚴軍令進攻淡水賊閉門乃引兵佯却
誘賊出巢擊之賊走復入兵追擊之斬首一千四百
盧清賊懼窮日夜行二百里走至九龍山公既有狼
兵堵其前自率參將湯克寬王詔追及大破之擒斬
千三百餘級捷聞得賜金先是潮州海兵以糧不給
清源文獻

奇至而廣無一兵一船必欲滅之須三月之德廣兵
艦俱集彼此合勢盡焚其舟使賊獨坐窮山公攻而
南僕攻而北成擒必矣若其機先洩使得由海而遁
則未可圖也賊遁廣中舟久不至竟不得平為御史
兩論坐免官歸時吳公方請於朝以十萬之師興二
源之役分兵五道各以臬憲統之而屬公總其軍公
聞罷即徹油幢歸將印於吳公吳公患之乃屬諸司
琴使者相屬於道且抗言於朝曰六月間俞大猷自
請不費斗糧但假以半載生縛平賊乃閩師果於一
戰以得賊而閩人方以徃歲招平為大猷罪故大猷
亦隨衆傳咻而已前歲叛卒若不為計款之而但與
角力於大海茫茫之間則叛卒至今存也今兩省會
剿平賊廣費五六萬閩復倍之令大猷計行何至費
此大抵士之當事有所行出於人情之所共駭而實
有濟於地方之重計要在臻其成而後人翕然信之
其不成則人以爲罪而當事者亦無以自解俞大猷
之所以蒙重詬者其以是歟芳林壑之想旦夕惟勤
非故爲將官飾罪以自持固特念與人共事知其實
非推避退却而不以達是不忠也廟廊諸公多然之
者二源諸山環袤千里懸峭巖巖賊據崗圍奪如蜂

屋宇高互相唇齒介三郡六縣之間李亞元擁據雲
溪環巢皆河環河皆竹竹內爲柵柵內爲牆聚衆萬
餘尤稱勁悍君服諸巢僞置官封三郡之兵環視數
年而莫何聞大兵且至多謀出劫者公曰當誘而聚
之乃遣王鸞盛賜從充偏裨入統束賊人王鸞素機
敏善挑弄賊得鸞遂自喜他巢聞之爭投附焉蓋萬
七千人公日發兵擊諸巢之不下者所誅殺千餘人
賊據砦砦砦如山如笋立突坑百仞鳥道如線構樓
懸后數夫守之可以俯制萬衆也公遣遊擊將軍魏
宗瀚往擊之遊擊多選烏銃火矢爲前鋒麾把總王
清源清源才學卷之十下
可興從其山後以進遂焚其巢賊多壓崖死者俘賊
衆李爵李賊姪也縛歸李賊且讓之曰既輸誠降附
奈何又潛入他巢爲盜耶亞元益感信公乃令賊出
數人爲鄉導引兵以誅李明率諸兵過李亞元巢前
去雲溪里許若將向李明者公自引兵由溪西以入
其途岫反賊不虞我兵之由之也忽見兵至錯愕欲
出聞王鸞給之曰此必移師誅李明左路耳乃出牛
酒勞兵須臾諸兵悉集巢下圍之數匝巢固不可破
公乃斬其不用命者以徇懸賞金三千把總黃慶林
擒遂縱兵殺數賊中軍陳其可鼓之益力銃鉤雨下

人竹拔柵以藤牌遮矢石四面仰攻而進烈焰灑天
賊燒死無數斬俘四千餘級生擒李亞元王鸞竟與
一賊首偕出公乃賞先登酬死間因乘滅雲溪之威
發兵擊東崗賊率衆下關如高山轉石我兵競仰戰
拾級連步而上蟻附至山巔銃矢雨下遂獲鄧廷鳳
等斬二千餘級初公之擊東崗也令上杭兵殿後上
杭兵皆公昔所撫賊人頗難馭以東崗形險非彼莫
敢先登者故遲遲不即發不知公故欲其遲遲使無
功以愧之也及是匍匐自請擊黎永元以贖憤氣如
沸乃以把總翁思誨將之公意叢薄中有伏先期遣
清源清源才學卷之十下
人往覘之黎永元果率千人伏焉而以五百人出康
道誘我師覘者以告翁思誨白諸遊擊縱兵擊其後
黎永元率驍賊與我兵力戰稍却翁思誨出陣前督
兵疾力戰遂殺黎永元入其巢盡殲之五月進攻伍
元吉于五崗五崗連絡險峭令把總林友李君素發
兵擊之賊勢方張郡邑騷動林友李君素執銳前
驅身率士卒戰而奔之火矢煽亂盡焚其巢窮追至
白沙塘遂擒伍元吉斬賊千餘級其諸小巢公昔各
令人統束之者徧移檄令縛其酋長以獻諸崗悉平
其公上公功於朝復其兵權制曰是余謂是役也束

諸巢如圈猛虎戰高山如履平地名酋悉執旁近不
驚將軍之功信足偉矣吳公首定兵謀厚任將軍朝
議異同獨抗言正論以爲將軍可以將別將別將不
能將將軍則知人善任尤其難哉時王西喬糾衆二
千掠東莞之北以賴時清衆二千掠東莞之南御史
小川王公謀公殲之公曰今兵已老當再調其壯者
兵集乃進駐淡水扼賊歸路且便糧餉也遂一戰而
殺李元立再戰而殺賴時清三戰而生縛工西喬四
戰而盡王之黨賴李殘黨盡輸降乞爲農民一方以
寧吳公以廣西徭獠間錯良民居數作亂自弘治間
陷古田縣殺總兵參政近復越會城爲劫者二非文
武通才有威風知大體者弗克勝乃奏公鎮守其地
給事中歐陽公一敬復以梧鎮大帥佩將軍印綬皆
世勲之胄不閑兵夷情上疏除其任朝廷乃以征蠻
將軍印綬屬公佩之公四爲參將三新鑄印六爲總
兵皆新鑄今所佩印又出特制領勅十五道制勅一
道行當大布威惠懷格蠻方以恢宏聖化未有既也
公爲將未事之先則必周萬全之筭既事之後則每
垂悠久之慮其周萬全之筭以底事成績則古之名
將蓋多有之其垂悠久之慮以戡亂興治則其用心

非儒者不能也公儒者也於安南瓊黎東陵北虜三
苗五嶺皆有善後之長策可百世因之蓋得易先庚
後庚之意文王之所以治蠱者也固守宋儒傳註不
爲他說所易聞佛老之論疾之如仇不與原讞非若
於他無大利害得失者心雖非之而口不諍也直截
易簡灑樂快濶不爲町畦畔岸卑已而尊人有容而
善忍視死生若寄興替若環橫逆不能干憂患不能
入也輕財利好施與重忠信篤親親功則稱人罪則
稱己寧人負己無已負人力以忠孝自任有雄成明
作之心而絕無跣弛解嬖之容歷官三十年祿賜之
入盡付其弟不啓齒問焉近分產業不加厚其子諄
諄數千言以明俞氏之宗宅心公而慮事詳矣曩赴
詔獄史王陽以數百金來唁聞其受節君城亦被逮
命守者藏以遺之此其大者蓋公所以就大業之本
也其他嘉言善行豈易悉述哉今天下之人人知公
之所爲矣猶未知其所以爲則以公特異於今之爲
將者耳今撮其大者表而出之則敦行之君子猶或
難焉後世之士慕公之勲伐思欲知其人論其世而
得其所以爲則繼公而盛無難者若徒循其戰擊張
弛之權而謂其足以譽公之事則非是紀之所以作

之意也

大父貞軒公暨大母林氏行實

明蕭騰鳳

大父諱景鼎字世厚別號貞軒其先河南光州固始人宋南渡時避亂徙閩之晉江居岑海上歷代俱隱不仕至曾大父諱存者以詩領成化丙午鄉貢爲應天教授世遂有聞貞軒公其家子也少習博士家業已而倪就功曹爲尉定遠定遠故土城適大盜劉六劉七等蹂殘後城爲墟公至與令長弔死問孤歸掠招逋並手拮据以完定人復與其丞詣城隍所曰奉命築城易土以磚厥費甚鉅我與若矢心經營身先畚插務省浮費且圖永久卒如其約民競趨而工告竣言言如也以曾大母楊氏憂歸定人祠焉服除補長洲尉是歲吳大饑巡撫吳東湖公薦其才委之賑分給有方全活甚衆凡持牒則先審於公乃可其見重如此嘉靖三年有中貴監吳織造肆張鳴吻吳民不堪令長郭波君閩人也持法挫之中貴嚙甚一日伺郭出擁徒百十誣以阻撓御衣狀執實車後曳行十餘里公時在撈場一聞義激操者憤而前截中貴道大呼亟歸我長中貴初易公將并執辱之公奮袂

奮然諾不事生產作業而常周人急有古俠節之風曾大父三爲學者師屢典試最後以師都人士乃老歷官二十九年所積俸餘公悉以與二弟謁選時山東有鄭姓者授吾泉司倉以告身貲二十餘金約至泉贖比至不能贖與之告身甫有京解失水貸四十金敗於官歸無以償勿問也其人歲時來致祝止之役來斯亦仁者之効已公雖起家功曹酷耽詞翰常聚古今名書畫披閱自娛吳下名流石田祝枝山唐伯虎諸家名筆好事者得尺幅如王公得獨多蓋諸家俱同時雅相慕重及被逮共歎其高義大節震動區極夫相國械繫實慚陶朱太傅不能制恭顯反爲所構至下廷尉吾聞蕭系俱蘭陵果其后也視前人不啻過焉公鐵面虬髯怒輒張氣慨峻嶒無萎蕪側媚態既卒祭之日有戒獲忽仆地久乃甦自言公盛衣冠出自寢頃其不避拉而僵則公英爽赫赫在宇宙間不可磨滅歐陽子有言生而爲英死而爲靈不諒哉大母林氏爲封御史林公妹奩頗盛嚴自約飭閨政肅然曾大父嘗詫於姻戚中吾家得一賢婦當被逮時不在吳遣吾父奔往且曰朝廷清明可無惡汝父與汝宜自愛及生還慰曰身死令長義也

將蒙宥則從大父北面再拜他懿行不可殫述此其
大者大父生成化某年某月日卒嘉靖某年某月日
享年六十有七大母生成化某年某月日卒嘉靖某
年某月日享年七十有三所毓吾父一人年躋九旬
童顏鶴髮步履若蜚醇應詩文不少輟能爲燈下書
書法道勁其爲壽徵且未艾則吾大父母所詒者遠
也吾父女兄弟三人俱適族孫男八人曾孫二十一
人玄孫三人吾父卜吉于晉江洛陽江之原以某年
月日奉大父母而寔窆焉命騰鳳乞銘于大宗師將
納之幽用垂不朽惟念大父奇節鬱而未宣憫而賜
之清源文獻
之言則吾祖父子孫世世嚮思無已也

弟生員文鏐妻姚氏節烈行實

明陳鏐

姚氏晉江澄江里人鄉進士知縣居易孫女也父應
夢郡庠生見文鏐異而許昏焉無何父即世姚氏方
五歲母黃氏鞠之性端警敏異教以列女傳諸書通
大義長歸文鏐鏐才質雋穎士類器之值家事中落
姚氏姑淡躬織紉具滌髓以佐之奉慈姑孝養備至
務得歡心處妯娌無間言視姪女若已出於是鏐無
內顧憂刺志効學遂邁勞疾峴然骨立乃勸就別室

事歸附治湯藥必親五閱月無懈額天祈以身代而
鏐卒不起即自剪髮與所訣詩內鏐極中語人曰吾
不難即死繫姑老矣方哭其子又哭其婦萬一傷生
謂婦道何君嗣未立吾辱九載巾櫛不能舉一日朝
夕之奠謂妻道何乃忍少須臾強飲食寬姑憂囑其
夫兄嫂供薪水日上食如儀赴日屬纊距鏐死日近
五旬也前三日促治棺衾一切從儉簪珥系縷分惠
家人惟均田廬籍付夫兄先墳戒宜亟治自製文哭
奠奠畢拜辭家廟及諸族鄰男女尊卑少長曲中禮
節不少喪而精神雍容不亂迺沐浴更衣焚香告天
清源文獻
曰妾不孝不能代夫終養罪願以已不盡之年並姑
壽俾康寧無恙妾薄命不能延夫血食罪願天祐伯
氏多男子嗣夫後似續不絕妾死猶生矣已復別姑
哭盡哀家人環哭不為動遂掩尸自經于鏐之柩旁
時年纔二十有四嗚呼若姚氏者從容取義慷慨成
仁不憤不激一念可貫乎金石不詭不隨百折竟回
于砥柱至於戀姑之孝置後之仁達士之知逮衆之
思克家之儉男子意慮所不周處置有未宜者姚氏
以婉婉一女流兼之不佞目擊其事憫弟鏐夫婦之
宛莫已好德之衷敢撫實以告諸大人君子
卷十六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纂輯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疏文

謝雨疏

宋李昭玘

百穀之仰膏雨方精禱於祇宮三日以往爲霖乃聖
微於休應惟帝之神靈可賴俾吏之譴責稍寬菲禮
聊陳洪恩曷叙

水後謝疏

宋李昭玘

我佛開方便門施知惠力哀衆生如赤子假大願為
慈航比者暴潦淹旬川流漲野駭孤城而若塊憂庶
類於其魚惟是熙寧之間將惟昏墊之患威神一叩
渚潦四空再瀝丹衷上千靈鑒惟願散白毫於頂上
盡逐頑陰決巨浸於毛端坐成沃野永賴維持之賜
益堅回嚮之心

脩河疏

宋傅伯成

洛川之陽芒山之麓宮廟在焉地既積高水則弗至
而苑圃池沼之大灌漑滌濯之用凡所以奉至尊共
朝夕者無所仰給吏用是懼水距城之七里實得美
泉方將繕治隄防溝而納之禁中此神之職所宜

祀亢事之始不敢不告

辭廟文

宋傅伯壽

其假守此邦顛末三載荷神之佑兩暘時若年穀登
稔絕治豪強因被重劾荷上寬仁許解郡章而罷去
維神聰明正直必有以鑒臨之其去不敢不告

東州謝雨疏

宋李說

郡處僻隅溪淺土燥雨暘稍愆則水旱之憂立至矧
苗方從植而舟運欲行失時不雨吏民其不遑惑乎
比者奔告洞庭甘澤下沛如鼓應枹王之惠民而憫
吏亦至矣不昭靈貺敢或不虔然吏民拳拳猶不能
無望於王者以農疇未極霑足而舟人猶未可順流
而東之惟王其終賜之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明蔡清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
副使蔡清茲詣白鹿洞書院敬謁先聖孔夫子之靈
而不能已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
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既有夫子之後則有夫子
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群聖賢也夫子之道塞乎兩
間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未之六
舍之內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即其所在聖

靈惟嗚呼圓顧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子之人尚饗

白鹿洞書院告周失二先生文 明蔡清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群聖人乎有群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間必有虧故我二夫子輩出皆不得一伸其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行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非必造化之有心其亦所遭之定理嗚呼不肖乃今知吾二夫子在天之靈兮蓋有以洞

夫易知之始終而信渾沌之不死尚饗

祭文

祭文正范公文

宋韓琦

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為吾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執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聞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尚踈道同氣命

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難而萬險伏忠義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驚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有媿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復夷途叛羗來附一節同趨與公並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為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為黨果如是乎道與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憂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為寄珠貝累幅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日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矍然遣使候公鑒寐會公得穎肩輿赴治尚煩公荅親筆數字意公小痊粗以為慰方具書樂詣公所憇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俱廢氣填滿膺食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兮雖聖賢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不憖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變蹈高文奇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于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亘億萬載不可磨滅此為大而為壽兮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

公之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幾
已時公乎公乎知與不知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宋韓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
奉職隨行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
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享歷事
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深虞
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
壽齡胡不憖遺遽爾摧傾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
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
偉瞻閱肆曠無擬倫建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
降及五代愈極頹敝唯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
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
海內瞻仰日高而熾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曆初
職司帝聰顏必有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開茲萌輒攻
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
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
各囑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
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
早踐而彼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

震雷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幄猷爲台衡獨
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
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
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
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
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氣同類
出處雖殊趣向何異暨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
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謗忌
青蠅好點白璧美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
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酬荅
柰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
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
焉用生爲遐修薄薦奠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茲
尚饗

祭柳侯文

宋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躡張雄深雅健
實比子長民思無數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
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
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
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尚書即時將大用

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蹏
亦如利器鑢錡干將直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
玷于韋王群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斤不復困于三湘
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如巧匠
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
龍城雖遠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祖
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
脩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
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旱潦祈禳
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
政凜若冰霜目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
香拜獻蕪詞公其來饗

祭用平文

師俗姓陳名泰住東禪寺有詩名與陳旅阮恂王潛游號明道禪師

元釋大圭

用平和尚下世六日友末某謹拉朋舊廿有一人修
薌茗奠即靈龕而祭之曰於乎公以茂才謙而彌尊
遇人以德亦莫不親春風無言勾萌津津厥行孔淑
維道之醇人徒知之謂鳴以文公推緒餘黼黻其身
西方問奇蘭足到門公志堅高却掃深雲室曰寒趣
藝惟松筠自方蒲鞵家亦姓陳寸心困月浮名際塵

舉山一起少副衆動馳驅既範媚怒乃群出不信道
善何訕身毅然而退高風邁倫胡爲一疾永寐不展
伊我數子道友實敦歲在龍蛇同哭故人時方忌才
人少識真同時不察異代悲辛自古恒爾頌慰公魂
銖香敬祭載誦清芬於乎哀哉尚饗

祭示上人

元釋大圭

言外示上人正月二十日以疾化後三日友人某等
會哭于瑞象精舍出香蔬菓而祭之曰噫子之生介
特寡與小有不合不屑徑去坐以此故窮而至此死
以不悔謂天定爾子不愧天天實病子豈無顯通子
耻內友望塵磬折蓋子所嘲有疾莫藏有荒莫包衆
加以爾驚吾知不驕與子相知夫豈一日我窮類子子
加以疾更相勞苦伊誰云恤數朝有遠終古罔覩偃
松陰陰維子之室子乃輿病于茲巖宅清淨絕鄙蓋
棺是息子今無憾素顏云畢天生爾材不壽而顛徒
立奇節厲俗之頑人自多可子行實艱人安紛華子
樂靖閑人慕飫煥子甘餒寒彼之瑣瑣外縵中孱苟
徇其欲去觚就圓剛方爲下輓媚爲賢視子所立鮮
不赧顏我聞子喪來陟嶢峴求子魂魄山澤之間亦
既子即竟不我言佇立林壑清氣來還於乎哀哉尚

哭安陸尹莊德融文

明李聰

嗚呼德融官不稱才命不稱官予不勝爲君哀悼幸而有子能文以述其行有行以繼其志予又爲君哀中生喜不終悼也嗚呼予與君生同庚業同師旅居同館宦遊同省竊以祿秩要散崇卑始難不同終必有同詎意爾牛刀小試以來困於叢脞厄於二豎抱此彌留弗與弗悟止於知命又加三數也耶嗚呼君孝而友君柔而剛君文而行君介而通其形脩長其氣融融其色章章予意松栢後彫異乎蒲柳之尋常誰知默默其宰不可較量也耶嗚呼人生皆有死身後貴有子君今有子克世其家以永終譽君雖死猶不死也嗚呼予將往哭羈于職守緘詞寓哀予心如炎當空一瓣香臨風一杯酒何由縮地至爾柩前一拂一叩也嗚呼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清白吏子孫至今人膾炙君今卒於官舍衣不周身梓不周棺誰不憐之囊無十金擔無長物誰不知之當路脫遇仁人君子脫驂之賄大事之謀麥舟之助或者有之秉彜好德孰無是心哉嗚呼泉南一片石昂山一堆土是君埋馨處也呱呱扶櫬式過其歸水遠山長第

祭蔡虛齋先生文

明黃鉞

嗚呼聖賢來作道在六經有得其精萬化以成寥寥千載此意誰承考亭云遠爲昏爲真榛蕪與翰豈無豪英剽竊緒餘有愧宗盟嗟維先生吾道之積爰及早歲撫墜如驚陋彼俗學千里于征循伊及洛以達考亭臺分縷析啓鑰開病風雷之變日月之經爰暨兩闢色色形形一以貫之天高日晶待而後發孔思周情謙冲疑竇規矩準繩或山而峻或海而濤頃更萬變無有留迎先生之學于焉大成觀其翔翔于帝之旁天曹之半縉紳之望以人事君藉引推揚亦既東歸于彼豫章循循善誘綱舉目張學術既正士以知方中途偃蹇方出而藏不究所學天下徬徨急流勇退無乃太剛矧矯之下何有鳳凰收名北斗有爛其光謂當百年以迎小子爲梯爲航命之不融孰執其綱愛莫起之有淚淋浪計其生世五十又七計其在官惟十之一豈天有意累以著述回書之讀庸見之作爬梳擷括靡有餘作究極天人整然脉絡波濤邪遁莫得而托一時之屯萬世之福譬之荒蕪朱實經營豈無瓦礫以待先生揮而斥之吾道日星入

不死有此令名嗟予小子渴飲滄溟先生何人可得
而名脩身補過以畢餘生敢使墜緒缺然無承先生
是臨以望其行嗚呼哀哉

祭陳紫峯先生文

明王疇

嗚呼大道久荒正人希濶談理學者多隱僻而不經
張氣節者每詭異而無實原其設心初欲自附於賢
士君子之名寃其所至未免為鄉人也求純粹無瑕
高明不累如吾先生者天下鮮矣先生之未仕也窮
經涉史索隱鈎玄上會聖賢傳受下集諸儒大成著
書立言剝髓入神深而明微而顯今之經生文士朝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十一

夕几案未嘗不讀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謂深矣先
生之既仕也不為勢誘入華樞不為利奪謀孫子兩
京即署各羨清苦之名再起儒宗不易終養之孝二
十餘年間詩酒以為歡花竹以自老日月古今豁視
大觀世俗城市之囂毫無所預先生之節可謂高矣
論者謂先生有渾雄之文章不知先生所以開來學
者有出文章之外謂先生有恬退之高節不知先生
所以立大本者不專在恬退之間也蓋先生平日之
心不求知於人求知於天不求同俗惟求同理故其
功名不必大顯天下而教澤垂后世其特立不必露

悅當時而行誼擬前脩嗚呼先生行實如茲與世之
虛名取大爵軒然自耀於兒童走卒者固無足齒與
夫高談濶論隱僻詭異顛倒古人千載之上夷考其
行而不掩者賢不肖何如也先生未遇時讀書子館
著述三年蔬粥共歡如兄弟既仕之日往來書問
以陳情共隱為教告歸之後時常携手秀林之麓茶
帽之巔談吐平生蓋相知者四十年而吾兒某又荷
教育之恩德音在耳手書在目感德懷義不能不哀
思也嗚呼先生老病不堪陳辭遺子聊以慰生平之
私爾惟先生鑒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十一

代府祭唐刺史王潮文

明史于光

唐祚不競四方陸梁士夫避地百姓皇皇閭中不靖
泉胥以據公以偏師南來自光師行無暴民迄小康
為衆綏緒迺長于行泉民遮道賴主我疆渙散其机
殺伐用張攻廖廖敗攻范范戢迺建義學迺還流亡
勸農以疇定稅以鄉去民膏火以就清涼用是擁節
保障一方第却刺史第知封王嗣公之澤泉以無殃
王代之初民豈敢忘相率祀公以永其昌某等弔古
繇元祖唐士類故老道公之詳祠混于淫良用惻傷
哀慕上偶廼專公堂數難適值理固有常庸脩一奠

王冠洋尚饗

祭大中丞孫一川先生文 明丘養浩

祭癸酉一川孫公以少方伯蒞閩泉小子養浩隨諸
生後獲賞別焉又三年公以中丞撫江西已卯寧庶
人故公死之又二年養浩來牧公之邑壬午三月望
祭流具香帛牲醴詣公墓下伏哭焉嗚呼自古儲亂
之雄或十數年或二三年亂廢用靖賊之蓄鋒稔累
已一紀于此矣而風驅漚滅於旬月間何奇也蓋公
之持荼蓄祖以延有江西之人心而一死之烈又有
以其賊之惡激天之怒俾賊蕭然一賊耳蓋所謂名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七

其爲賊敵乃可服焉者至其陰忠餘憤鼓貞風而張
義槩如所謂厲鬼之助者亦不可誣也然則公之生
有餘賴死有餘功匪獨一死之爲烈也嗚呼公之風
節不下張許而其死於林至賊亡之前又適相類公
死不死矣而甘心賊從者滑欲以忘生幸生以滅義
而竟亦等死焉禽獸踴躍于人世何如也養浩垂壯
幸覩光霽今已已矣慨歲月之永遠而典刑之不可
復再墓草已綠一觴未致托心語於冥鴻西悲風於
長涕嗚呼浩浩舜江嶧嶧龍山千秋萬歲公神其間

祭司徒顧新山公文

明王慎中

爲人力之知巧以造作而矯拂震耀世之耳目
神功豈不見謂離類而絕匹惟枝葉不由於根本情
欲常露其心術雖彌縫藩飾終至於敗缺而道屈故
小節細事或盡失其平生而衰年末路輒沮害於昔
自誠舉此而究論前世之名公其不蹈此者蓋亦甚
鮮而況於近世之人物惟公性質之篤厚器度之麗
碩粹美殊稟已精氣之間值濟以脩爲之敦恪踐履
之完密故其行業之載於世隨施輒效俊偉明白焯
星月之昭揭而舍其昭昭之地求之於毫末之爲隱
昧之隙曾無懈惰苟且可以竊窺而潛索其退而家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七

居日月云邁約束筋骸於禮度繁敷之中保合精神
於嗜好撙接之外臨深履薄未渝敦致與慄慄故謂
公之剛勇以百里之邑宰列署之郎官當逆瑾權寧
之虎焰而宸庶人之變不動聲色坐使疆圉清謐皆
世之所驚要非公之所得其不以尊貴加乎匹夫匹
婦而見三尺之童以耄期禮之均與已敵斯其剛之
屹屹千鍾之祿三品之位稍屈已以締當枋之權台
階衡軸已旦夕之可即而不少戀顧抗疏自劾因人
之所難而未足以知公之介決惟枉席之上余枕之
聞和氣不干於四體常若齋居乎燕室其決於難掩

其儉儉是而可覈其不學蚤仕負奇挾怪機務
馳騁不悔益謬詭於高明而謁公之貌休休斷斷
寂一長之無有未嘗不退而自失中歲懲艾悟百虐
之變滅惟忠惟信堅於金石譬潦水之歸壑思去華
而反質方將侍公不離隅側執杖之僕役豈謂忽然
化去捐邦人之瞻事與邑子之儀式民之無祿所共
號傷而不肖無似尤抱棄予之恤猥陋之文豈足與
於論述而粗浮頑率終無典刑烏進脩之敢必公尚
其亡靈其可已

祭林龍峰先生祀鄉賢文

公名

明王慎中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十五

鄉先生林龍峰公之歿士民上其行事于郡邑大夫
郡邑移檄于兩學得其行事如所上不謬遂上于部
使者督學使者垂下其議祀先生於學宮於是戊午
歲七月朔行禮鄉後進河南縣政王其敬從諸公後
拜先生之位於郡學之鄉賢祠而爲文以告曰孰是
瞻仰宮宇巍墻曰宣父在其神洋洋恤茲一室寔宅
其傍仁義禮樂周浹旁皇照臨在上曷敢侑康不誅
而嚴凜於刃鋒其嚴伊何論有否臧有異有同有約
有詳一七一殂一豆一觴重於廟烝從享太常儼然
在位正席偕嘗有以政業有以文章先生來處在位

有光先生之仕蹟而不敬置道行志斯業之易先生
於文好所未遑有物之言匪文自彰惟忠惟信惟
不棄踐之甚通道阻且長孔門所教世遠將亡率是
素履不倍不忘以侑其側對越昭明先生受哉予言
無荒

祭新興尹莊王泉文

公名如愚

明王慎中

嗚呼王泉溫恭之度忠信之資謹身飭行靜默自持
率地而蹈周折矩矱爲義甚勇好德如飴友于至性
如石損處救睦族姻處厚安卑喧喧逆耳不激不隨
早歲明經文聲四馳苦心刻志靡怠昏曠旁窺百氏
鑄寐寤姬敏修趙詣邁越倫夷冲飛鴻翮宜漸于達
數奇屢踴矯超而垂簪官選士以君應之抑情就列
委命俟時晚從一官匪才之宜孰隆其與而當其施
始佐永嘉愷悌惠慈以儒飭吏政肅事治民曰父母
士以爲師晉尹新興夙志不移禁奸止暴罔敢恣睢
調柔良厥民寔裨信已獨行不求人知竟以此黜
柄者行私人咸悅歎君獨自怡謂彼諧人造物其尸
行使止尼曷辨成虧倘律十畝論文談詩手不廢
燈夜披君素多疾羸然蚤衰不即嗜好薄味淡滋
彭爾神王謂當未期詎意大命竟止於斯室有內友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十一

嘉祥鍾美孰測其涯君其瞑矣慰此哀詞

祭黃曉江文

明王慎中

嗚呼木之有瘳石之有峰皆不中材適器匠者無所施其繩削磨琢之功棄捐於深山大澤汨沒泥沙穿穴蟲蟻沮洳蒼巖之所蔽蒙而其奇形怪質輪菌嶮巖突兀玲瓏徘徊呈露變怪嘯變魅而怒雨風至其直之耳目之須摩娑瞻睹則足使人愛玩駭嘆而繁卉溫珉退然自失其可悅之容故好事有力者竭意取不忍其長捐山澤而二物者雖其無所用而亦不悲於所遇之窮惟有力與好事所處殊勢故二物之所遇或珍重寶惜於廣園華軒雕欄瑤砌之上亦或與畸人勝士朝夕徘徊娛遊獨而媚幽忡在物如此人亦有然宜乎兄之懷靈含秀怪怪奇奇不爲有力者所得而使予之寡陋鄙樸竊取以自快而成乎好事之高蹤惟此形之難久既終歸於澌盡則遇與不遇曾何足介得失於胸中嗚呼曉江今其下矣奇形怪質既不復存於山澤精魄靈氣猶將升天入地飛揚光景而變滅幻隴子顧嗷然於死生之際哀悼歎歎而不能已其爲拘拘吝固之人而不足以語造

地之大終

祭楊利約秀才文

明王慎中

吾友楊君一魯之亡予哭之既哀每臨其壟則哀不能止不敢往臨者久之幸且三月几筵將徹矣乃始抒哀爲文陳菓核肴酒以薦而告之以文曰甚哉君之不可以死而遽死也君少時即以才雄於同遊之間而亦以取忌世方大驚其文而竊訾其人甚哉世之多蔽也論文不惟其據經合道而以雕詞繪句爲工論人不惟其好古砥行而以趨時合變爲賢君且以其大驚者自喜而以其竊訾者自疑自予之得與君友既熟其爲文又詳其爲人乃始喟然謂君曰君之爲人果不可訾而其爲文乃不足驚也然世之多蔽如此宜其見訾而取驚也君乃以其自喜者自悔其自疑者自信又不以其自信者自多不以其自悔者自止益脩其爲人而盡反其所爲文蓋數年之間其爲人之好古砥行者愈篤而將成其爲文亦且據經合道而大異於昔甚哉君之材志之難也世之學者以一人之譽而矜且怠者多矣一人之毀而畏且沮者多矣君之爲文衆人之所驚然且不矜不怠而如變焉君之爲人衆人之所訾然且不畏不沮而加

此子所以慕君而欲引於道也君亦方有
予言而天遽奪之使去可不痛哉然君之爲人既無
可訾而其文已足驚其又奚憾窮達之感脩短之悲
不足爲君言之矣

祭吳康齋先生文

明蔡元偉

先生之心尚友古人先生之學克已求仁力除閑氣
固守清貧逆境順處備歷苦辛點檢匪懈日新又新
憂寐不忘咀嚙道真清趣悠然舞雩同春榮膺聘召
未作臣鄰辭官不就獨善其身偉少誦日記左右皆
晨茲官公鄉得拜公神神其相我期步後塵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九

祭楊天游文

揚名應詔建安人講學不仕

明蔡元偉

維嘉靖四十四年歲次乙丑十月甲子朔越十四日
丁丑年生蔡元偉謹具清酌時羞奠于故友年兄天
游楊先生之靈曰嗚呼天游而止此耶唯秋辛卯同
登薦書鳴鶴交和久如厥初志同師手孔孟門共入
于程朱數聚首於都下獲質疑於斯須乃仕止之各
異唯趨嚮之靡殊癸亥之夏卜築建溪慶芳鄰之密
邇仗矩誨之提携或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或兄之
早悟而我猶終迷雖議論意見之未能以相一而源
流素旨則翕然如符節之無睽唯允豪邁凌空至若

而喉強猶昔顧予氣衰力弱羽毛幾奮而折羽賴
鞭之時勵庶柔懦之少輩方冀扶植以終老詎意先
我而返于真宅唯兄器度自少侔儻不倫長益閑廓
河海吐吞所至振曜名動縉紳挺然自任晦翁後塵
文章滿家逼迫古人試屢擯而屢奮肆聞見之日新
理無幽而不燭仁無遠而不親煥書院之重建參賢
聖於昏晨以寡欲爲本根以不愧天爲歸的朝藝暮
並持身約畚遭百毀而不移唯委天以自救悼斯道
不得行於當時將脩一經爲爾類之錫因學有錄道
源有集懷群書之未就志不懈於瞬息而今已矣嗚
呼悲夫人誰不死唯兄之神則昭昭而升于天其不
朽而存者自可俎豆於先賢生近從心亦云永年有
碩齒以爲之後孰云盛而弗傳念我交情匪愛而偏
傷道之微涕淚潺湲思典刑之曷從誦遺言而勉旃
病得伸執手之悲沒得展撫棺之慟嗟我與兄天作
良緣兄既棄我而先逝吾亦故鄉以言旋想英光之
不泯願陰相我以無愆多鷄絮酒跪奠靈前哀不能
自己而復申以茲言尚饗

祭戶部主政周蹟山先生文

明蔡元偉

嘉靖二十年戶部主政周蹟山先生以諫獲罪斃獄

中越三日乃得昇其尸以殯都下士大夫知與不知
皆爲掩涕膊其喪者無慮數百人其邑人蔡元偉以
酒一杯香一炷生芻一束哭於先生之靈曰嗚呼先
生少時無一廬之土一畝之宅待求而歆僦屋以居
綬衣黥食以遺父母隱饑忍凍以讓諸昆軾輶備極
堅厲彌篤鄉閭中已稱其爲偉器矣及舉鄉薦連登
甲科擢官戶曹不及汲送窮以思方愈自祗懼日究
心當世之務平居緘口拱手悉鋤去陵谷若無能人
然凝重潛深簡易和粹容止疾徐默有矩度凜不可
犯及至過深知促席陳利害劍鋒差聽者若毛聳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乃知其真欲任國家事者先時鎮守之罷士民歡歌
以計遽復中外惕息公即章疏欲上言辭割切會未
幾復罷乃不果其後扈從車駕典司倉儲舉止施設
咸卓有可稱楊御史之獄舉朝喁喁無首論抹獨先
生以羸瘠抱病之身奮然倡聲抗疏絕毫芒顧慮朋
友不與見妻子不得聞其端奏章已上衆心爲之震
悸而公談笑如常及命下拘囚從容就刑無咄咄之
狀識者莫不交爲立極聲節稱嘆豈以先生真能持
直亡身犯 聖主之所深怒之死靡悔徇身後之
名之爲烈哉此由天植忠赤積於衷而時發於外

足取信而言論中幾宜也揚之疏在仲春望以
公之疏在仲夏朔以後夫豈不欲即援之而後朝會
乃姑徐徐云爾者方以待掖臺之言而不侵其美且
以仰天威之震而不亟其禍撥首延佇欲寬一人之
死以勸千萬人之忠者未始不一日數迴於腸也及
長望而救聲寂頌宥而揚名非矧逢 廟災適承
求言之詔斯而緘默則爲貪位故先生之言匪舒匪
輒舒吐積誠以幾萬一其所不可及者正以其忠而
不驟也嗚呼今之士秉觚牘焦思慮充棟列肆與身
俱歿而公之不朽獨抗疏之一章言若拘行若制積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功累行幾以復償而公之亡獨孤忠之一死少而
憐壯而肆將老而寤窮力盡氣未能庶幾以斃而公
之有倣令終乃在於三十有一之齡歸乎蹟山其又
何悲然以公之學使假之年則其文之格君而垂世
者又可以多啓我後生以公之忠使未即死則其功
之植國而鳴民者又可以永熙於鴻號以公之質懿
而夙成使其壽如衛武公蘧伯玉則其德之日升川
至吾不知其何所底而遽止於茲胡能以無慟乎某
與君方擬蘭契生也得執之手以訣歿也獨得撫其
尸九原如可作也吾其與倘佯而委蛇嗚呼哀哉歲

祭歐陽東田都聞文

明俞大猷

維嘉靖四十二年歲次癸亥夏五月朔署都督僉事會生俞大猷謹以牲儀奠于亡友福建都指揮僉事東田歐陽公之靈曰古稱士為知己者死名之為士天地綱常此身攸係而區區一知己慨然以死許之豈為無故哉夫士生於世學古人之道數十年未有知之者則嘗私自嘆曰苟有知我者雖為之死可也彼其為士之知己者則當愛惜曲全求其能成天下之事以報君親相安於勇功智名之俱無然後水火清源文獻卷之十七

海鏡恨結之霧余悲東田之情與此山海同悠悠於千萬載之間而莫能解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陣亡義士黃遜等

明俞大猷

爾等生長閩中天與忠義從予多年驅馳千里近殄巨寇于浙東遠掃南夷於嶺趾予所以得至於斯蓋爾曹辛勞所起方將飲馬於河津與諸士凱歌而鼓舞日者陶宅倭奴穴居野處爾出師促魚于釜謂必滅此而後朝食豈意反罹爾於陽九貪一勝以窮追暗後算之莫覩後途倒戈前敵莫禦遂使轟烈先驅率血刃而沉諸當斯時也草木皆愁山川無色天地為爾震怒鬼神為爾飲血金鼓失聲旌旗如裂子對劍以徘徊益撫膺而哽咽嗚呼金風既高易水長寒夕陽西下村草秋殘悠悠戰地永帶愁顏壯士何在一去不還抑人有言脩短有數天實司之人乎曷故人誰無生生貴立功人誰無死死貴得所爾等生不虛死死猶不死勇激群衆名垂千古忠肝義膽灑歷荒丘憤氣英魂橫街牛斗予即誓士報仇蕩穢醜虜以祭爾靈誠首為殂所望生為英雄死為神武陰相我旗點揚我旅結草秦郊陣前躡杜厲鬼睢陽旬中威史平將遣人收爾遺骸瘞之淺土且恤爾家使

無虞所臨先陳奠表我哀慕若皆有知來格于此

祭宋鷺溪文

明洪朝選

嗚呼書於六學藝居其一秦篆漢隸蚪形鳥跡伯英逸少章書稱聖秘監魯公真楷道勁四家之學筆法各括摹被畫腹鮮有能兼寥寥吾鄉自君崛起擅名三家傳寓千帛寫碑大扁柱聯門帖不得君書於意不愜傳及君子復工篆隸異曲同工書法有繼晚與君交有求必獲今其已矣門楣無色臨風一奠傷時寡有小藝莫能矧於不朽

祭謝志望死綬文

明莊應禎

嗚呼古稱無求生以害仁寧舍生而取義何衆庶之馬生而烈士之殉志若君今日之死寧不凜凜其有生氣君毓德名閭鸞鸞鵲時天植拳勇神基忠智既頡頏於辟雍更決拾乎孤隄島夷匪茹鞠兇怙愾狼奔豕突蟾蜍沸禍蔓吳淞井閭刊發僥倖四明居民震悸君伉慨激衷襟斷刻誓赴赴鷹揚耽耽虎視誼急解紛貞圖敵愾誓鳩武旅分囊饗耨慕冉有之用才效嗣業之割臂一鼓而起距爭先再呼而左袒皆至鏖邪電激千旄颺逝期戒此以朝食繫千奴於一縋臨山解圍膽喪鯨鯢煙浦摧鋒魄奪魑魅議守

中續力扼要遂掘坑設伏翼張基置前後捕斬力山驚使益之以掎角之援而繼之以樵蘇之備則戈馳白日威揚鐵駟豈不足以殄妖氛於海服而樹銅標之赤幟顧狡夷紛沓而竊出我援環顧而却避餉絕勢絀矢盡力匱猶躍馬奮呼挺身擊斃首悞帽三戒就殪乃叱家奚之泣告雖九死而不貳痛臧洪之同日揆睢陽乎一致首碎茂原而精忠可以薄虹誓身橫草野而貞烈可以動天地山雲黯淡而失色谷風悲淅而慘悽遐邇哀號大小垂淚朝議卹典隆恩特異賞延后嗣祠宮孔闕王猷以光寵錫斯備嗟乎倭寇不靖燭霄孔熾日厯南顧設官增吏孰拯其溺而拯其焚徒食其祿而居其位乃若君不階一命之寄不授尺鉞之界而散費募兵以身殉難其真庶幾乎成仁而取義視遐邇奔北者當杜門齟舌死矣寧可與君之臧獲並論而此議追泝本源實繫文正公之遺公翊輔四朝勤宣三事勲昭旂常祚錫胤世堂構相仍弓裘不墜報國承家忠孝攸萃則見子之死即見公於九原而無愧其等辱交尊甫知君國器勇死立名古之忠教臨風瀝辭君知我意用藉威靈垂誠醜類沒爲明神生為壯士千載芬芳幽光永青

祭始祖宋太師文肅公墓文 明李愷

嗚呼始祖其生也鍾山東之秀氣其出也膺宋家之
碩輔魏科蚤授崇寧宣和之間為校書郎為直學士
為翰林學士文章氣槩已鳴天下矣繼贊高廟力叱
苗劉之光具臣醜顏立草鰲龍之赦四方傳誦扈蹕
策謨言憲行靈祚倚之已而進秩資政提舉洞霄
開國食邑天子於公眷注猶隆公年且未艾離鉅野
之故鄉卜居泉南構地結廬蓋賜恩上下觀山詭水
寓物賦詩其用意深矣剛貞雅亮毅然正辭播於聖
皇之稱劄復辟秘謀實出孤忠見於雲龕之擬表公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其一代偉人哉愷嘗評公人品不在韓范富歐之下
而南渡以後閩中伯起俊卿諸賢未之或先焉繁公
名實稽諸謚法太常張闡葉夢得諸臣議以文而重
以敏其於公也不為盡掩其平生矣傳至寶慶之中
賢大夫魏了翁迺奏覆議鄭清之蘇極皆佐輔元老
也率屬定論改詒易黃謂敏不足而易以肅公之譽
望勲業徵於國是決於人心殆與有宋扣為終始者
錫葬石鼓薦車明器天子所與啓攢引掩都承旨范
宗尹護其事告安兆域騎都尉王大寶主其輟生榮
苑哀輝光泉壤夫斯原不亦大乎其時為公之子伯

祭王遵巖先生文 明李愷

嗚呼遵巖子與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乎
吾泉清源紫帽靈粹之氣五百年來一鍾於虛齋再
鍾於遵巖今其往矣海內其復有斯人否耶公稟資
秀穎弱冠登第詩文體裁必宗秦漢學班馬模擬曹
謝製郊廟章什撰東粵試書遂稱才子於天下既而
盡棄去專教曾子固溫厚典雅之作駸駸似之中年
迺好深思獨出新意而不甚修詞又與曾氏異矣少

嗚呼遵巖子與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乎
吾泉清源紫帽靈粹之氣五百年來一鍾於虛齋再
鍾於遵巖今其往矣海內其復有斯人否耶公稟資
秀穎弱冠登第詩文體裁必宗秦漢學班馬模擬曹
謝製郊廟章什撰東粵試書遂稱才子於天下既而
盡棄去專教曾子固溫厚典雅之作駸駸似之中年
迺好深思獨出新意而不甚修詞又與曾氏異矣少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其一代偉人哉愷嘗評公人品不在韓范富歐之下
而南渡以後閩中伯起俊卿諸賢未之或先焉繁公
名實稽諸謚法太常張闡葉夢得諸臣議以文而重
以敏其於公也不為盡掩其平生矣傳至寶慶之中
賢大夫魏了翁迺奏覆議鄭清之蘇極皆佐輔元老
也率屬定論改詒易黃謂敏不足而易以肅公之譽
望勲業徵於國是決於人心殆與有宋扣為終始者
錫葬石鼓薦車明器天子所與啓攢引掩都承旨范
宗尹護其事告安兆域騎都尉王大寶主其輟生榮
苑哀輝光泉壤夫斯原不亦大乎其時為公之子伯

京邸夜幸伯華唐應德諸君談空吐奇俯視今古
以功名無足爲者旣而自司封謫外迺折節與念庵
龍溪講良知之學力削浮夸鞭辟近裏隱然成德而
所以自期待者甚不凡也嗚呼遵嚴道方進而未止
也養潛積而將粹也藝洞貫而成章也年近始衰正
煥然自足之會矣云胡溘爾而逝豈天亦妬才人皆
媚彥所謂賢者未必壽而千古獨弔乎沅湘與公內
介外和元相桂洲公在諫垣亦嘗忘年慕王子之高
矣一見柄用耻爲朱穆孤真之節寧爲其所真而不
入其黨天性好善如貪薦引名流無論顯晦家食事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九

祭康磐峰中丞文

明李愷

嗚呼磐峰少也聰悟習爲文章微詞之中隱有粹
亦有質性惇厚之中挾有勁氣方踰弱冠遂擢巍科
外視朴野內涵剛明稱大器焉嘉靖之季國有權臣
曰武定氏附會大禮寵倣桂張橫似霍實言官伏闕
而逮之獄斯時也邇國之勢燄猶熾一人之眷注未
衰司寇旁皇陝曹被繫廼遴衆薦公顯理大獄公以
死生處之情法皆得無枉咎繇之執暴大憝于市而
郭亦尋斃卒正夫天曹之罰是以小臣而輔
天子之義者也迨撫鄧鄭藪林細醜偶有嘯聚部議
剿滅公讀堯弼輯綏之奏體元傑建閫之忠懲五季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九

李特之亂而以去就行之流民不殺天德斯存萑
太甚母悔母辯是以大臣而全 聖天子之仁者
也嗚呼哀哉大獄艱危公有倍於擒王之勇功而不
自頌天下陰受其賜而忘之大節皎皎然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撫治之寇公自是其人是公者什九而
媚者非之 穆宗之初頌公者交剌以騰無援絀
之不容何病不亦將終君子乎懸車歸來以易學傳
其子以家事付戚獲松菊業中悠然獨趣歲未古稀
天不慈遺不昇之收旋轉於桑榆不亦謂之有命也
耶然子又有言公周流於藩臬之間二十餘年而

不意閣下與弟松陽君相友淡如也小務不親
不入廉靖之風可以勵世也文宗漢氏七言詩鬱有
唐音練達國體明於天文善觀星緯察其灾祥敦篤
之學足以立名也予不暇縷書詳述其偉烈鉅行竊
取稱天以誅之義合謚忠毅蓋其生平輿論攸同國
是不特非虐加之也庶他日史官爲公立傳聊備採
錄耳人生一世期願旦暮富貴浮雲雖死無遺恨是
爲全歸予於公執其手視其殮淚潛潛下嘆龍山下
復有斯人否若公則生順死安亦何憾矣長兒晉賢
聲篤行於父有光靖克自樹諸孫岐嶷死後未食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三

報天於公且未靳也於乎磐峰有性掩豆有酒盈尊
姻姪婚媾友朋弟昆有從之涕不溢之文

祭林六川先生文

公名性之

明允烈

先生天質豐厚充養純明發慮惟憲制事有經介不
忤物義不殉名內行聿修不情冥冥孝乎友于著於
家庭衣如不勝言似不能溫溫其恭匪色之令屬屬
其畏匪勢之兢進士出宰不數其昨擾頑以簡遇狡
以誠匹夫勝予予敢淫刑當身問問去後乃稱度支
有署陟握其衡渭流涇中湜湜其清在易有訓危者
使平先生治易爰得其精率詞揆方惟尚之行

嗚呼自學術不明士習若決江河而趨也志事功者
競爲掀揭夸吾之圖陽嗟陰喻以求鐸化於洪爐其
高談而闊論者若身以爲度口以爲符至稽其行已
大閑又不能以無踰以先生之所爲使與是二者而
較其區區則絕無可喜可炫之事而深有合乎君子
之儒蓋其好脩成性恬澹自娛軒冕惟其儻適富貴
以之頭顱遡其一官三紀履歷紆徐使少溺於功名
之會可以博吾意之所如豈累黍而尺寸惡曲徑而
趨趙謂非怯勢利而遠之如古之所謂懦夫而先生
之學又其大者冥思神索有得疾書洞觀性命之粹
妙契道真之腴言異聖訓動與道俱君實平生之信
老聃盛德之愚使一見者尚其易知而恒虛者以爲
不厭非先生其誰與嗚呼仕學交蔽孰及厥初其中
砥標柱峻韵孤宜其德可以消鄙訐風有以激貪
何乃年未踰乎中壽而官不及陟要樞惟完節而金

祭王堦齋憲使文

明丁自申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四

嗚呼自學術不明士習若決江河而趨也志事功者
競爲掀揭夸吾之圖陽嗟陰喻以求鐸化於洪爐其
高談而闊論者若身以爲度口以爲符至稽其行已
大閑又不能以無踰以先生之所爲使與是二者而
較其區區則絕無可喜可炫之事而深有合乎君子
之儒蓋其好脩成性恬澹自娛軒冕惟其儻適富貴
以之頭顱遡其一官三紀履歷紆徐使少溺於功名
之會可以博吾意之所如豈累黍而尺寸惡曲徑而
趨趙謂非怯勢利而遠之如古之所謂懦夫而先生
之學又其大者冥思神索有得疾書洞觀性命之粹
妙契道真之腴言異聖訓動與道俱君實平生之信
老聃盛德之愚使一見者尚其易知而恒虛者以爲
不厭非先生其誰與嗚呼仕學交蔽孰及厥初其中
砥標柱峻韵孤宜其德可以消鄙訐風有以激貪
何乃年未踰乎中壽而官不及陟要樞惟完節而金

老則自可游衍於太塵某等或叨職屬吏或私淑里
屬載瞻令德心服誠輸方沾餘波於桂水遽泣遺櫬
於蒼梧式薄奠而薦享聊一束之生芻啣淚陳辭終
古長吁英靈不昧庶其鑒諸

祭獄厲文

明蔡信

人之有生魂神魄體用物精多魂魄愈勵沒而有歸
乃不為厲其或無依反能作祟鬼猶未食弗可餒已
嗚呼吏或慘於刺木人咸威於畫地四門之內便非
人世一日之間氣候頃異或殞于簋扼或殞于病瘵
或殞於寒饑或殞於經綏上靡擇於鳥鳶下靡擇於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廿二

蟻蟻思樂國於閭閻異得請於上帝嗚呼哀哉孰無
父母孰無兄弟執手牆下將正而斃爾死于茲守於
禁隸孤向丘首島回鄉視爾死于茲天涯海澨遠近
離殊隔絕同理三日而殞取速為貴爾死于茲文移
留滯屍虫出戶五有三四恨厭厭以長齋魂飄飄而
逐逝素路言還薜荔叢時月旦出遊犴犬啞噬舊鬼
煩冤新鬼睥睨大鬼柳榆小鬼怙恃露形於危垣園
林之傍雜聲於木柝金鐸之際風力悲兮草悽月色
苦兮霜悴四山之寒木如慟四壁之秋虫如噉怨魂
嗚呼率寄於是疫染凶年實自此始嗚呼哀哉時惟

獄陰氣用事鬼亦乘時東西突墜忍待挑刺躬歿
殯殮孰謂不靈有感則至呼朋引類同來食氣死而
無冤義也自制死而有冤命也自委栖于真漠各安
靖止

祭觀吾史親家文

明丘有崑

嗚呼士君子析圭擔爵立人本朝居常自許忠義拔
肝瀝膽豈不矯然其稱丈夫一朝臨利害遇變故輒
背鼠兩端踟躕若轉下駒甚者則彎弓下石黨邪害
正不復知名節之有無孰有如公不顧利害不擇陰
夷之死矢而靡渝也哉方楊忠愍公之就獄正雲燭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廿三

之方張彼鷹鸇與狐媚夫誰不改慮而易腸惟公法
紀是司邦直自許辯折數四堂官莫詘啗以高官棄
如腐鼠嚇以奇禍甘如飴蜜蓋山可移判不可移石
可轉心不可轉當斯時也見者咋舌聞者掩耳即以
身伏斧鑕借忠愍公英魂並遊于地下公固已甘心
而沒齒矣及至大明當天鬼域屏跡生者賜環死者
褒錄公亦首膺內召符卿輦轂當斯時也衆方曉曉
公獨脈脈人方嚄噉挾一長以自見公獨汶汶耻專
事乎表暴以故五年棘寺四載鴻臚差遲徊於一紀
官不躋乎亨衢乃公晚節益堅貞操逾厲秉素絲之

清風日委蛇於晚莅今世之知公者謂公未售未大
畧不知公者猶云濡滯於去國豈知公奉詔獄之日
即已置死生於度外又何有脫屣乎官爵所盤桓而
不去者蓋亦覩泰運之方亨尚冀拔茅以征吉也詎
意一疾天不慈遺嗚呼傷哉公論事訥訥若不出口
而慷慨擔當則有萬夫不當之勇接人恂恂一長者
而砥柱波瀾則有百折不回之氣觀公德程既以消
鄙吝而黜浮薄聞公貞風尤足以勵頑鈍而起菀滯
舉世方以為儀準云何溘乘化而長逝公歿之日金
陵人士知與不知靡不悼善類之云亡歎歎而流涕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古

祭王陽明先生文

明李熙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脉理之在人身脉調而身泰
脉病而身屯茲關係誠匪尠矣胡察脉而真識者之
難其人三五之代政穆風淳上有軒農之主下皆岐
扁之臣宜其顧攝參於玄化蒸蒸乎翊斯世而咸春
太和既降札厲相循異端衆岐蛙噪簧鼓使愚者情
情其莫之知者又沉酣沒溺於怪隱之妄斯道之不

絕也哉乎若千鈞之繫於一輪於是孔氏則誅亂賊
漢孟氏則距楊墨矣韓退之氏則闢佛老矣二程晦
窮充峻開崇衛而悉力以芟刈乎荆榛彼數聖賢之
於道孰不謂其療良心於既死續正派於將湮而詎
知先覺不作淫邪漸煽大中至正之矩日以圯塞而
淪淵卓哉先生英穎絕倫解脫株局頓悟本真指良
矩以立教揭日月於蒼旻嗟嗟良知誰不具之孟氏
已先陳之胡先生再發其旨而舉世器器咸皆以為
異聞蓋以功利之害深入於吾人淪肌浹髓良知蔽
昏譬之病脉者容色體膚起居飲食雖無變常度而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七 古

岐黃倉扁獨遠望而憂呻彼不惟諱之不吐也反忌
良醫之憂之過至加詆詈而相嗔嗔先生蒿目而
視洞照厥因喫緊反覆寧拂衆議而不忍斯世之批
塵故熙嘗以為孔氏誅亂賊孟氏距楊墨韓與程朱
相繼闢佛老而先生之教則毅然以遏絕功利剷劑
乎斯民今讀其書味其言大旨昭昭可觀而議者乃
以先生為異端玄寂既不覺其所見之霄壤至徒以
文章事業觀先生者又何異乎井射而望北海之津
嗚呼先生往矣功利之障日盛月新安得解良知之
首者揭之以醫斯世之沉痾庶幾三五復作直與之

域而同臻熙勿雖向學長而無聞間有論說繼
議於效顰惟傾仰止以興斯文肅庀院宇敬妥靈神
闕風而起實賴我多士之彬彬尚饗

哀辭

孝宗皇帝哀辭 三首

明蔡清

痛我 弘治皇帝兮夫何其喪世痛生民之薄福
兮使我呼天而籲地我 皇其繼明兮天聰無蔽
夫何為哉曰惟 先帝之制

痛我 弘治皇帝兮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
哭兮萬死無計嗚呼孤臣不才兮空與我 皇帝

清源東獻

卷之十七

廿六

同世

嗚呼我 弘治皇帝兮漢文之後有幾仁明武三
德日新兮天其或庶幾成康之治嗚呼一藥不起兮
天傾地圯誰能窮此兮臣甘心為之萬死

江午坡先生哀辭

明王慎中

午坡先生江姓名以達字子順信州貴溪人也先生
年四十九歲而終將以稱於修短之間猶未離乎天
也而得專先生之稱其文學風節高一世不係乎齒
也先生以刑部郎主閩省戊子試事士之受知而選
者以為先生也以僉事督學於閩士之游於庠業於

者皆以為先生矣復以副使督學於楚而楚之士
皆以為先生矣江氏故貴溪仕族代有聞人父斗峯
公與諸父昆弟並以才學為貴仕先生內得諸其家
出則盡友四方之賢豪視碌碌者千萬輩如無也慧
敏既絕人遠甚尤自振厲焯發不欲與流俗伍一時
譽者雖盛要以才名相目先生雅不自喜益務矜重
以簡倨自持而亦以繩人不為權力者屈當論訛交
煽易疑且奪之際尤能操觚不變其始人未遽信也
久之駭者定惑者解謗者隨以譽而先生之名亦成
矣先生最慕李獻吉之為人其詩文獨宗之其豪氣
敢決臨以威武刑禍而益峻大畧相類而先生無獻
吉之病也獻吉督學江西忤宸廕人被其構陷力起
大獄為出廷臣以蒞獄事卒以失官而不悔先生亦
忤楚藩至誣以大不敬逮繫詔獄濱於不測而後得
放還田里豈其所為有以近禍者然宸廕人以逆謀
覆而楚藩亦以內行不道見殺於其子禮義法度之
君子宜不為叛逆數亂之夫所容先生之所處果為
有以異於流俗其所以得禍亦足以警習偷疎群懦
而不為無補於世也惜其年不永其學未究其志未
行而遽亡矣嗚呼是可悼也夫詞曰先生嘗為平

清源東獻

卷之十七

廿六

望園先生之文以為近世絕出謂其人已死而魂魄猶足以華國自為詩哭之其末云乾坤雙病眼終目望梁臺蓋悲一代文人之不幸其推慕之至而亦其怨閔之深也予哀先生不能復為言惟以先生哭空同者為先生哭今日照臨薊溪之間固亦當時汴水之上之靈爽耶憂思之歌痛於涕泣世之哀先生者其有哀於此也夫其無哀於此也夫

戶部主事莊中益哀辭

明周訓

亡友中益莊君卒于京維時萬曆丁亥二月丙寅也嗚呼悲哉君位上士未期年不能四十未子嬰婦携

二弱女哭於帷其兄

累絕不勝喪也其

友右史氏周訓為之經事暨於蓋棺暨于首七茹淚戒諸內外勿慟哭以制修撰哀而不自禁其涕之交於頤也初中益之嬰疾也蓋兢兢有位云君鋒穎嶙峋磊落忠篤文布鵠左馬詩無唐以後聲居司農舍中輒以才受尚書賞識每有封事若撰結吐聲淋漓上矣頃之則更受之事事治任之禁錯禁錯理尚書歎曰始為莊即何作弗典何吐弗奇固不圖其習於吏也君益敝形竭精務自振以奮知已而更折節損挹不自銜嗚呼如君倘所謂學古入官仕優

為學者非邪蓋十有二月而疾作脩撰日夜籲天泣仲年少未嗣初仕為郎歷歷爾身為仲兄在

帝左右十年選矣有子抱子即仲不可起請以身代語絕痛聞者人人涕下也彌月稍瘳已疾復作而君逝矣當屬彌留修撰附且泣而數號之君舌結氣忡猶然瞑目作赴尚書期狀嗚呼如君倘所謂寒寒匪窮斃而後已者非耶有友若此予安得不涖簌簌而聲涕涕也有弟若此修撰公宜其慟哭累絕不勝喪也修撰公哭且言曰母夫人之棄身兄弟也身四年仲二年編修翁絕憐愛之其憐愛仲也甚於身大類左師公為人以至今日莫不皆然藉今仲計從萬里入傷哉吾翁其何以堪命乎藉令身奉大人遺體忍死護仲櫬歸萬里間關心瘳首疾岌岌乎吾翁之殆也傷哉予也其何以堪命乎嗚呼悲哉莊氏父子兄弟命相倚也奈何無幸而有文名為司命所忌又何無幸而有孝友名為行道所悲嗚呼朝露晞而霜蹄蹶麒麟斃而鎮鄒沈寓寶於人取不越宿悲歡錯行慶吊相仍昔人沈痛興嗟於幽冥至呼造化為小兒訾天地以不仁皆是物矣嗟乎君子桑戶也漆園後身也為君稱達者之言君其聽之夫百年亦盡也何

古人不可見如高高天長安市上逢君來對君
淚如流泉天地豈無才磊落空塵埃遺稿竟自焚悲
風揚其灰化作海底百尺珊瑚枝空青如斗山崔嵬
誰謂後世楊子雲眼中一杯宵向分君歌陽春我鼓
瑟滿堂感嘆何紛紛我將斲出山中玉為君殷勤刻
作君知君似知我送君上青霄虞廷揖讓變皋陶手
正玉衡回招搖不教南望室敝貂徒為擊筑秦長謠
長謠雖苦君莫悲樓頭酒多但飲之明朝把袂生別
離令我愁鬢風絲絲人生窮達自有時名垂千古君
應知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誌銘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 炯墓誌銘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

唐歐陽詹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
子鄭公年若干終于其居州閭親識遠近連涕重吉
人也嗚呼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為天下
之材也珠玉碎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喪天下之
寶也公之生則深林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
而有未玩而下哀哉公諱晚字季實其先宅榮陽永
嘉之遷遠祖自江上更徙于閩今為清源晉江人曾
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潁川陳氏育者
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嚴潔無復
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貞亮有成人之德既冠儀表
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風不
近腥龍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詹有若人之妹
獲配於公公太夫人早世妹不逮事則見公霜露之
憂蒸嘗之敬公尊府君近捐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
憂之愛縑斬之至奉公居閨門鄉黨者十有五

公善民內外兼得受命不承其如命何
或亦中敗惜哉子二人皆幼公在日名之曰
方章章既在京師不遂撫慰來人有述實孺能號
妻亦聞哀有過人禮禮不踰制寔取遠日堂殯三年
以貞元十二年某月日永厝于郡城東偏聞儒里常
熱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遠告咨于題誌既忝真懿實
舊知人江嶺則遐想象不昧取思芳茂為銘以寄銘
曰

有斐李實君子之禎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任
長更推誠材植遠林實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骨肉歸土用瘞斯原嗚呼斯永棲君子之魂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

陽公墓誌銘

宋韓琦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
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
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
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慕
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
歐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請能直筆足信後世

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鞠四世
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吉之安福令
季孫因家焉曾祖諱柳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
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
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
所為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衛院判官累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
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
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
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
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刀自
營贍教公為學公六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
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
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建崇政試雖中
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
升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
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
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
序時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

余安通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
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
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
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
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
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
用端綆以增諫貲公看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
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
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
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四

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
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頌絕小人始大
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盡力左右之俄拜右
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
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
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
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
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
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
猶舊而虜人寧耕不巳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

公果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
必盡為虜人所有時主帥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
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
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
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
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
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
御河漕運造鑠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
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
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
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盡言論
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
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為選
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
中公復據張氏貲產事遂與詔獄窮治上為命內臣
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
快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
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
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
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五

惟公發軔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
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為公疏請汰內臣以激
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
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
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
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
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為
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
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
兼禮部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
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
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
其所短以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
改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俄拜禮部侍郎兼翰林
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
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
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
守正不為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
歲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

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
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
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曰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
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
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
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
太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
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
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
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歷詆必請
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為誣說欲惑衆聽
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惇諭知不可留各以
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耻窺伺愈急今上
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
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
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
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
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
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甲告
藏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

勸發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壓
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大原府河
路經畧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勾易蔡州大畧以久
瘁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
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
舊官知蔡州事公在毫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
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
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
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為襟懷
豁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為難故未嘗挾私以為喜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慈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為稱薦故賞識
之下率為聞人唯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
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
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
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
自唐室之衰文體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
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
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
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
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

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自漢司馬遷沒繼千
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
利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求大本嘗以
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
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賢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
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
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
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
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為本明不及
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潞揚二州皆
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
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為外夷欽服如此至和
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
橫隴地已高而功大不可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
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
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
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
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
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其
言多所蘊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

其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通自
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
方爲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
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
不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
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
卷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
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
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
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一
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
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
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
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
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並光祿寺丞
次鼎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
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地
銘曰
意公之節其剛烈烈彌達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

天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譏議
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效德高毀及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旣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也胡爲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茲惟不窮亘千萬祀
宋故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特贈徽猷閣待
制累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肅傅公墓誌銘
宋李昉
宣和七年十月詔以吏部員外郎傅公察充接伴金
國賀正旦使是時金人將渝盟而我未之知也十一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一
月公至燕山府聞虜入寇或勸其無遽行公曰衛命
以出開難而止若君何遂行二十一日至涇州韓城
鎮使人失期居數日虜騎暴至夜圍鎮詰旦有酋長
數十騎馳入館公飲以酒問其故知有變強公上馬
與副使蔣盡偕行至界首公曰迂使人故例止此不
肯進虜輒易公馭者擁之東北去百里許遇金國二
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虜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吾
若使至金國見國主乃拜耳今迂使人境上若脅我
衆又止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
之有幹不爾怒曰吾與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何

使之稱耶凡汝國失德與向我善意為我憐道之否
則死公曰主上仁聖海內又安與金國講好信使繼
米項背相望也何為失德太子于盟而動意何所欲
還朝當具奏知憐不曰汝尚欲還朝耶虜左右促
公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
者哉或抑挫公使伏地公愈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
友處論辯者踰時幹不為怒曰爾今不拜我後日雖
欲拜得耶虜令去公知不免謂隨行書表官侯彥等
曰虜脅我以拜我以國故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
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一

吾親庶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
泣是夕官吏隔絕不復相見十二月七日虜次燕山
郭藥師迎戰殺傷甚眾再戰還虜軍以降侯彥等不
知公存亡累日乃密以訪虜虜曰數使不拜太子昨
知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積怒殺之
矣彥等即為公發喪燕山將官武漢英者識公尸焚
以薪命虎翼軍士等三人裹以歸間行至涿州亡其
二人者獨沙立在過虜人繫之土室凡兩月伺守者
急即毀垣出會宋伯友奉使還因隨以來以靖康元
年五月至京師蔣璽武漢英及官屬歸者人人能道

公不為狀侯彥又具列本末聞于朝大名府路安撫
使徐處仁河北轉運副使孫昭遠諫官李光相繼論
奏淵聖皇帝臨朝歎美下詔曰死有重於泰山生有
輕於鴻毛顧爾處如何耳苟激於義雖死猶生也察
以一介之使馳不測之虜臨以白刃毅然不屈卒以
身殉於義得矣延閣次對告于里第以旌高節特贈
徽猷閣待制公喪至公父裕之適為屯田郎中遣公
弟宜歸濟源縣權厝先塋之佛廬曰資忠崇慶院鳴
呼公之節著矣或曰自軍興來死節之士凡三人李
若水當淵聖出郊之際嘗預聞其論議非死不足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一

塞天下之責劉韜虜人知其才欲用以為帥非自引
決將反為夷狄用二者義皆決不可為故仗死而不
顧若公者卑卑之使耳事變初已預聞虜人又未嘗
欲已用公之死若有異人之為者何也鉅野李師曰
上之所貴勇於義而已當其兇威外逼忠憤內激
刀鋸如坦塗安鼎鑊於几席烈丈夫之操也何暇反
覆計慮得失輕重不可而後為之哉曰然則公不
必死而死與夫彼不得不死而死公之為其賢於彼
者歟師曰義者士之所甚重死者人之所甚難三人
者特所遭事異耳要之皆輕所甚重易所甚難易之

制是以知國家有仗節死難之臣書之史足以為萬
世臣子之勸皆古所謂見危授命可殺不可辱者又
吳擇焉謹按傅氏世為益州濟源人公字公晦故山
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贈太子太師立之
曾孫故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后
俞之孫右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裕之子曾
祖母王氏贈昌國太夫人祖母張氏贈碩人母錢氏
封恭人公幼秀穎異凡兒伯祖父獻簡公尤愛之年
十七崇寧五年同進士出身蔡京柄朝勢薰灼天下
聞公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公力拒之亡論俞然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四

歸重添差青州司法叅軍帥守率前宰執貴重不以
少年待公多委以事移文林郎洺州永年縣丞改通
直郎淄川縣丞時朝議公提點南康軍道遙觀公創
道遙堂以便親養淄川多名士朝議公與之酬唱往
來公日奉溫清雍容其間公娶趙氏清獻公梓之孫
女清獻三子皆博雅有遠識公久在淄青間益得周
旋切磋其器業遂大進通判萊州改順安軍皆不赴
除太常博士久之召對除兵部員外郎改吏部死時
年三十七妻封安人男女五人自強右直功郎自得
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自修右承務郎女長適右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五

鄉趙氏賢有法度居訓諸子
勤學問有成立公端厚粹夷自幼時書不去手
同舍或邀嬉公介不屑舉進士有聲長益專於文溫
雅有典裁平居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家人輩未嘗
見其愠怒遇事若無可否而胸中辯天下賢不肖如
白黑與人游惟恐傷之至其意不可卒然不可犯尤
恬於勢利在京師時平生故人列侍從公希至其門
聞見談笑道舊而已未嘗及其私士益重其賢凡所
為必一度於義有緣髮不憚於心必大愧服若將有
誅責至退省無悔然後色和而氣平蓋其天資如此
故倉卒之際能有所立豈苟然哉紹興五年郕寓泉
州自強等亦自廣東來始得哭公而吊其孤自強曰
先子與公最游舊公知之深惟是撰德之事所以信
後而行遠者敢預以為請他日國家恢復疆土尚獲
遂其志焉豈惟不肖之孤是幸抑先子寔寵臨之耶
曰然宜為銘銘曰
學綜貫于群言文秀發也行矩矱於前修稱其家閥
也器韜養而渾涵不為襮白也義有所必伸萬鈞不
吾壓也臨難不顧倖古烈也生不極其施死不磨威
也銘以訂諸幽萬世以為質也

宋曾正

墓誌銘

公諱字允初世見朱晦菴楊誠齋所撰師相陳正獻公行述誌銘君正獻伯氏江淮安撫制幹公正卿
公在薄同安從之遊過一年年四十始以正獻公郊
恩授承務郎以詞賦魁吏部調監泉州鹽稅改宣
教郎主管西外睦宗院賜緋魚袋轉通直郎遷秘書
丞知仁和縣縣輦轍下故多盜君以保伍籍民且許
相告捕贖罪州是襄正得召見慰諭曰卿賢相勸務
職事宜也內出姓名直集賢院遷太常寺丞三司判
戶司部判官益有名改大理正賜服金紫知梧州軍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七
歲旱手無救荒十餘事行之屬縣米適四集人以不
饑群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增額且半累疏仍舊流
徙來歸徭徭帖然以安轉太常少卿入奏事引疾歸
家食者五年不復命而卒嘉泰辛酉四月八日也積
階朝議大夫莆田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配阮氏封
碩人子堽福清縣主簿堽堽城孫琮璠初君入
杭先與子交色欽然恭氣退然卑子謂賢公子習使
人親近然爾徐而親切反覆即平日之近驗事物之
遠寒士之深造處詣有不能逮其後道行名立公相
鄉里多談允初賢亟用之則老至而歸不復出矣

墓誌銘 宋曾正
公諱從晦菴朱公學及於主敬行恕之訓則守之不
孝禮清忠亮直乃其家教然也故壯而後仕仕之
久方著其材材之施人皆謂之君子亦有光於父師
之教與堽等將以十二月八日奉葬興教里繼善院
之北而价求銘君可以銘銘曰
死而有知乎允初之往乎有以見正獻公有以見紫
陽翁生而有知乎而予尚為人乎寧無有愧於先生
之風

宜黃令尹楊君墓誌銘

宋曾從龍

新天子訪落于群臣從龍以舊執政奉詔書舉賢能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七
才識之士凡四人知宜黃縣事楊寅翁與焉時名公
亦多薦之明年上初御正衙遂與曹叔遠等八人俱
召未行以疾卒于官舍其年以喪歸紹定己丑臘月
庚申寔于晉江縣臨江里之石園山其孤踵門泣曰
士誰無知己未有如我先君之於公者初舉進士首
出公門閒居里閭最辱公知叨被明揚實由公薦推
公之心蓋欲使之有表見於世豈忍使之遽泯沒以
死而無傳耶願將疇昔之惠而辱銘之余為之累欬
曰子之先君足以不朽何假余銘士之自修於內可
以勉而能而自外至者有得有不得焉是制於命也

學充行脩其時非不遇矣而竟止於是嗚呼尚忍銘之君字仁叟泉之晉江人也曾王父世永端溪尉死于王事贈承郎官一子事載國史王父桂齡通直郎贈太中夫人父炳為吏部尚書以實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碩人累贈通誼郡夫人君幼喪慧少長卓卓自立不肯隨人後博聞強記經史百家制度律曆靡不淹貫於春秋之學尤邃為文慕曹南豐為詩慕黃山谷陳后山四六文則倣汪浮溪未嘗規規撫倣而雄渾精拔自成一以舉子文遊太學為士者爭誦之以父任承務郎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九

繼登嘉定元年進士第初監福州領口倉甫再致請閒祿以便養文昌公晚歲里居無以自娛獨君與商榷古今上下馳騁或有所論著有所酬唱於會心處怡愉忻適綢繆至夜分不寐或達旦每謂天下至樂乃在閨門之內君若亦釋然進取之意食南岳者五年升東岳者五年或勸之仕曰積是歲月上以寧吾親下以卒吾學足矣嘗舉博學宏詞科危中之退而沈浸義理所得益粹與人交和易無忤遇不可未嘗輒徇見人善如已出聞人過雖弗面斥而告戒懇切惟恐其不得為善人有來質疑辨答如響略無自多

之色親族鄉井貧不能給者調之不計有無丁外親既免喪踰年始調撫之宜黃至則白郡黜宿逋以舒民力得請乃就職邑民習故態持吏短長君曰使我行一邑而與豪家共之不若棄去為愈耳自是強梗屏迹日究利病罷斥之君以勝流名輩處益未薄書問疑若弗堪乃能爬梳苴紛補理隙完政譽大出時為君者因其風負時名朝廷乃嘉行遂以一邑令首被初元之召而君勤政苦學竟得羸疾聞召命自草疏納祿頃之易簀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四十有八衣纔足歛其身帑纔足供其喪資而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十九

購之者衆始得歸官止朝奉郎有旨轉一官以示不致盡用之意悲夫通衢萬里發軔出門而車軸拆孰不嘆惜然士非遇時有位之為難而明善制行之匪易如君之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於其難者既優為之矣若夫清官美職此易得者而或靳之命之不泝歟易者或可人力求難者非天資不能致造物厚君者多矣君方為士時前師相留忠宣公知其為遠器以其今中大夫直徽猷閣提舉亳州明道宮籙之女妻之封安人君有書解左氏春秋講義及記序詩詞雜著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此篇之質允高且明孰卑之時而厄其行豐彼番此孰為權衡萬物同盡不磨者名君得其豐獨施不宏斯人之屯於君則亭俾千萬年觀于九京

奉議大夫莊公墓誌銘

明朱鐸

公諱琛字廷璽松嶺其別號也厥初固始人唐光啓中入閩徙家于泉之永春桃源里宋淳熙進士累官尚書兵部侍郎兼煥章閣待制封永春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少師諱憂者功著當代賜府第泉城始為晉江世家嘉定進士授中大夫大理寺正襲封永春縣開國男序將仕郎彌衡元將仕郎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二十

在泉州路儒學教授元弼之後國朝贈文林郎大理寺右寺右評事士明配孺人吳氏之子兵科給事中宣之弟公倫次居四幼而嗜學長游郡類常以趾美先世聞人期待長兄輝目疾次宣次護俱蚤世父母相繼物故家道中微公筑筑于立旦暮屢以二親未定為慮哀毀骨立踰年始克禮葬從吉卒業于學凡經傳子史靡不研究尤精真章篆隸四家書得之者賞惜如珪璧然永樂甲辰入貢成均祭酒四明陳敬宗公以公筆法道勁為群英冠乘傳簡進中書繕寫諸勅正統己未拜官大理寺右寺右評事評事古廷

公存心仁恕見繫因有陷極典者必導其可生之路而全活之人多以方之于定國張耀之時大司農以賑給邊士事聞上命公往給河間等衛軍士道經武邑邑令泊蔣彭二典教聞公善書乞畫夫子廟額以綵繡若干端白金若干兩致謝公卻而不受廷臣及翰林學士長洲劉鉉諸先正聞之噴噴嘆曰莊大理於當受不受其於不當受者寧肯受之耶自是清譽日彰已而援例歸展先壠聞諸故老曰先少師府基為族之無告者私鬻諸人今悉為豪家所有公不與之較營其行囊倍直贖歸遂建家廟以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廿一

奉先世神主兩考政績懋著國家推恩以公之官階如前追贈父母并封柳氏為孺人時廣西按察司僉事缺員天官慎重其選用前大理寺卿今都察院左都察院蕭公維禎薦膺斯職公便道過家焚香告語鄉人曰吾年幾七十叨寄方面重寄自愧衰老無以報稱倘得乞歸素願足矣公自到官以矜恕存仁以廉謹操節以惻隱慈愛綏撫荒服之人上而巡撫中外重臣泊三司察案下至百工技藝田夫野叟莫不慕其廉明為景泰癸酉詣闕行慶賀禮竣事乞歸致仕諸許其請而宜人柳氏先卒于廣西官舍公未之

歸國被之同歸既至亦卒于官舍時年六十有六

潘泉素知公者為治喪事仍遣所親護柩給驛以歸

公子二長楷郡庠弟子員次桂茲以景泰六年十二

月十九日庚申合柳氏葬于惠安縣重安里洛陽橋

山之原前期子楷偕徵士陳微仲卿先生之子錫持

泉州府學教授羊城黃君結狀請余謂銘余聞公在

日每遇一親之諱終日悲泣不食泊已生辰亦然平

居或有珍味輒潛然不御有問之乃曰晉吾親未嘗

享此吾安忍食之至於兄之子女貧薄不能自存者

公與之衣食婚配不異所生其居官治民休聲令聞

諸源文獻 卷之十八 廿一

著諸朝列播於家邦洽於朋友昭昭在人耳目尚期

歸老于家為後生小子者式不意遽終于彼是可哀

矣夫是可哀矣夫銘曰

閩泉四府惟莊最盛猗歟少師積有餘慶篤生大理

克允厥宗不衰而孝不替而忠惟其忠孝天介之福

練寺蘭臺都官厚祿止足之誠素繫公思詔許退休

以遂懷私便道携親同歸故土詎意宜人遽殞公所

公憂不起亦卒于官歲德在人遠邇興嘆橋山之原

巍巍其墳勒銘貞石以告後昆

嘉議大夫戶部侍郎楊公墓誌銘

明朱鑑

名與字士載松軒其別號也世居泉州城鎮雅里曹

祖益翁祖昇中俱隱居教授考曜宗任韓府左長史

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贈祖如其秩妣常氏贈宜人

公生有異稟幼好讀書過目輒成誦未弱冠能屬文

善吟咏通五經尤長於春秋子史百家莫不通究嘗

言科第進身甚美只怕場屋制度過嚴遂與徵士陳

微仲輩為友不求聞達建塾授徒門人數百多有學

成亦不應舉公召養於學校者戒之曰爾可比樊籠

外者耶厥後如林同莊諫丘壁輩皆以科名顯宣德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廿一

癸丑公求父葬地晚洎石井村氓謝子仁家家寢疾

者十五至夜半子仁燈下見有人相邀曰快出來相

公在此明發病者皆起是時傳聞為異人皆以大器

之乙卯上命進士黃公纂脩實錄以公有三長為

總裁郡守蔡公錫訪民情公以正風俗重儒雅均

富義倉親君子遠小人禁焚喪蓄水利制巡軍

火盜十事告之皆得行實錄成正統丙辰蔡公與

通判朱公加強薦公以明春秋經儒士為惠安邑庠

訓導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無何丁繼母宋氏

父己未起復適簡賢輔導以學行純篤入為郎工

傳讀兩講必以聖賢之學所為必以聖賢之道其
初直感武莫屈已已王入正大統潛邸舊臣咸應
顯用公僅出為處州知事忻然就職而去未嘗幾微
見顏色至別簿書清淨贊襄得宜時郡山寇猖獗巡
撫委補之公定謀謨備糧儲擇快手嚴賞罰如賊首
梅十五迎鋒就戮王敬叅敗奔三節嶺自縊擒趙真
兒王敬安吳宗坡及賊徒葉明等二百餘人被虜掠
者如張澄子婦程氏唐懷能女六渚等七百餘人悉
給親完聚由是沐溪芳竹等九處賊巢皆破民得復
業厥績上聞錫勅獎諭稱其協贊得人克效勞勤景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廿四

泰壬申考績召見文華殿

上親問民情苦樂對

曰無苦民事則民樂不苦

上善之遂賜酒飯寶

鈔千貫特陞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國用民產經制
得宜勢要巨商循蹈規矩六年乙亥考最陞南京戶
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天順丁丑以公不趨時例者
得除要職遂調湖廣永州知府時適久旱以風公至
視篆即告城隍曰余之官未浹旬豈有失政乖天耶
風遂息雨乃作百姓歌之曰知府非楊公芝城久旱
兩旬風楊公是知府芝城無風半旬雨先是廣西苗
賊滋蔓公發策禦之賊不入境民皆樂業未幾總兵

平公震等率兵十餘萬征之駐永郡公策應攸宜屬
邑與廣西密通公請城備之牒至不二旬城中民皆
安堵總兵奏凱賚公以倩盼女子六人公皆備服飾
擇嫁之邂逅城中疫癘孔熾公詣諸病所執桃符逐
災氛命醫以藥飲之復給賞財濟其調理不半旬遇
別公詣學宮歸見稽首呼再生父母者塞途公問故
答以疫病得藥者公曰是皆循義理固元氣也都指
揮高公毓告以軍營疾篤日甚願祈一視同仁公惻
然往療之如初不旬日府大門外謝者亦如初公令
人語之曰勿怪藥飲汝後也人稱為長者之言他如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廿五

葬塚蔭以樹木瀟溪祠整飾仍復其家擇裔二人養
於學校給以衣食郡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莫不賞
勞作奸作惡敗常亂俗莫不懲改當祠神廟下至公
廨橋梁道路皆一新之淫祠改為社學先後為民娶
其不能娶者七十餘人嫁其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
其不能葬者百餘喪野有暴露屍骸令人掩埋無數
決民事如流辨奸宄如見吏不得欺強梗懾服癸未
當大朝會再三引老乞歸燕賜甚腆詔有司以禮相
待永民聞之哭踊如失所生抵家日惟訓迪子孫力
學執禮經營生理順其自然二次掘地得白金三十

氏植產頗得開拓觀書吟咏有詩文若干卷題曰
集暇日一樽一酒邀二三朋優游山水人皆以陸
地仙目之治家內外嚴肅非禮行則不入公門於蒸
嘗則嚴潔承祀有問學者則條陳本末人樂近之初
仲弟範為郡正術沒王事弟婦鄭氏哀而繼以不食
卒公含淚與治襄事其子女皆擇昏嫁之季弟輻歿
子女四人亦恤之如仲弟子也他如母族人常永資
早喪三子居括蒼召而為之婚娶仍送之習藝治生
焉凡在親友婚姻死喪莫不相助自致仕抵家十四
年晚頗病目一日疾作乃刲羊具酒邀余與縉紳別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七

曰某今年七十有七矣人生豈有久長富貴者乎今
目相看莫辭酒明朝合眼事茫茫未幾果卒時成化
丙申四月二十九日生於洪武庚辰十月初十日娶
賀氏瓊州府通判公次女先二十五年卒其懿行具
於國子監祭酒吳節所撰墓誌銘男四清溥渤庶清
溥俱早殤渤中成化戊子科舉人以乙榜授寧波郡
學訓導公先營墳二窆在石井考君墳在左虛其右
為壽藏今卜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寔焉先期渤
持外舅黃先生寧行狀泣血謁予銘溫陵以教鐸著
筆惟公與予耳迨歸休出入相依坐起相友亦惟公

與余耳今公往矣余其不言則孰知之詳哉銘曰
驚鸞之英洙泗之精心涵靈簡志在麟經鳴鐸雷封
曳裾王庭賓卧蓮幕章偃寇清地官階陟芝城福星
見機疏受解印淵明父作子述王振金聲可以岩瞻
可以儀刑一銘于石百世馳馨

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菊泉李公誌銘

明傅凱

叅江浙藩政李公既卒之明年其子敷持乃從祖卦
進士雍所為狀踵門拜而言曰不肖孤不能延先君
之壽而宇兆已終奉葬有日願知先君之悉者無踰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七

先生願乞銘諸幽以示來葉於乎余安敢銘公哉然
又不可謂不知公者烏可以不文辭公諱汝嘉字士
美號菊泉道人始祖念四由光入閩居于泉晉邑屬
山之陽裔多業仕自伍世祖于盤至高祖伯鞠曾祖
思聰祖邦幹皆隱德弗耀于盤有詩名于世邦幹亦
善工詩從乃叔父斯義進士出判武岡而卒祖母陳
氏年少孀居甘百苦不改節考松崑二歲而孤賴其
鞠育以續如綫之脉縉紳士夫若翰林脩撰羅先生
倫輩或立傳賦詩以美之松崑稍長讀書知大義遂
為鄉邦領袖母王氏有賢行生公昆弟二人公行一

自少穎敏比長就學乃從叔父合浦令紹日記經傳
數百言為文下筆立就似不經意合浦興之弱冠遺
將郡庠學益進郡守張公岩郡博黃先生結考諸生
每定公優等以科第期之至天順乙卯果領鄉薦甲
中登進士除戶部山東司主事持身出納惟謹三載
考最封松嵩如已官母王氏為安人時有貴倖侵民
田者上命公覈實遂據理斷歸于民禍福非所
計奉差往湖廣金沙洲權商人舟賦一毫無私取未
幾復奉璽書清兩廣財賦搜剔奸蠹無敢干以私時
巡撫都憲韓公雍方伯張公瑄輩見其操持不易咸
清源文獻卷之十
作詩文以贈上嘉其績陞本部員外郎後張公
陞都憲巡撫八閩盛稱公美不置公亦尋陞浙江金
華守時本部尚書楊公鼎嘆曰李員外吾方倚任銓
曹何遽奪以他職適之任道遭母安人訃即匍匐以
歸哀毀未已復丁考松嵩憂服闋轉除江浙三衢守
公治郡不立赫赫名一以至誠御下因民所好惡而
張弛之大脩郡縣之學以崇文教而城垣樓櫓之有
圯壞者亦以時葺之不忘武備府藏積餘白金數千
兩交代之際盡發義倉以賑貧民人盡信其清白又
有富右遺孤尚在襁褓族人利其貲訟非彼于多方

誣公鞠是而獨斷之俾孤得以父其父郡人皆
服其他善政多類此三載述職榮膺旌異比六載政
績益著勅陞浙藩右叅政階亞中大夫總督諸郡糧
儲有方民受其惠公時年五十四衰病相侵遂乞休
致後鄉人有謁見今文淵閣大學士丘先生濬詢及
公起居自惜當國之遲不能留用公歸第日教子弟
讀書課僮僕務農暇則邀二三故老對酌聯詠於風
晨月夕之下累不以功名事介意人方覲其克享遐
齡詎意弘治癸丑六月十二日遘疾卒于正寢距生
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七配王氏封
清源文獻卷之十
安人有婦道子男二側室龔氏出安人以已出愛之
長數次別宅兆在行輦山之原公在日所卜也公為
人氣象岩岩人初見之若不可親久則見其一誠相
與有不容舍焉者博盡群書文章正大亦象其為人
詩有古意事親孝處兄弟怡怡待內外姻戚各得其
歡心脩族譜以紀世系尤善於誘進以至人有過而
責之退無後言亦無甘言悅色以媚人治家不事華
靡而在官在京有聲可謂真丈夫矣管與公同從合
浦先生學易又同領鄉荐癸未同試易於職方江右
劉先生忠至秋公試捷遂登第為美官子屢敗北

公獎許無間後僅溫第從諸大夫之列而驚銳寒拙
實不足副公之厚望子歸未幾而公亦引疾正相期
結社林下而公不作矣令子不忘公之故舊來強以
銘嗚呼予奚足銘公哉然誠不可謂不知公且悉者
銘曰

李氏之先世有令德篤生于公士林之特質美而學
文行可則早聽鹿鳴聯奮鳳翮有聲地署來軺南北
冰蘖自持奸倖以革守節參藩不尚烜赫仁施義翕
民受其澤 帝心簡在方爲側席鱸羹思歸之疾
以獲優游林泉風清月白九老未會二監爲厄行輦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之原山光水碧公卜其佳乃子克力我無椽筆爲公
備勒爰述其大千載弗泐

吉府長史木齋李公配孺人陳氏誌銘

明李源

大明成化之盛有節操文章鉅公起於興漳之間曰
木齋古先生精華燁燁塵蓋雲霄比郡諸生多歸之
如山之岱掇科拜官所至有聲如是者五十年濱終
遺言曰年家遠近門人朝野家食之久惟李生源我
終而能歲月也聞遺哭之寢尋誌之李公諱聰字敏
德號木齋氏後進之士咸呼曰古先生云公之世遠

吳元季有祖曰汝楫藏器肥遯由府城東改築晉江
之南青陽山今之居也高祖覺經傳靜然傳澤齋傳
昔時式封檢討妣紀氏封孺人公器宇巖巖意遠語
核雖燕居不聞俚語情容焉平生耻言人過有蹈諸
非道付之哂有蹈諸道輒首肯之又從而揚之終日
高堂惟開唯聲諸下寂無譁讀易之外詩書大小
戴胡傳綱目性理諸書甚習微醺境靜琅琅然楚騷
數章時或步其體跌宕凄切真若楚之遺鳥聞言官
抗疏不屈輒中宵起舞凌寒賦詩所著有易經外義
發凡別要鑑斷若干篇公之友厓齋手標之曰大眼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目也科舉文有奇氣落地有聲用詩書禮經語若已
出時出一二篇號老科先生輒自卷其文以去恐恐
然莫之與京作古文不屑屑古人亦自我作古也教
諸生惟點綴一二能令人遠焉厓齋嘗以精敏信謹
堅苦之識之行之志推之領成化甲午鄉薦尋肄國
子業大司成丘仲深曰可秀才也世史正綱初落憂
遂手授之登弘治庚戌進士制策誦於人賜禮部宴
主司楊公守陞特名而賀曰塲屋中如其文章有數
也氣象而味永賜歸省起授翰林院檢討備雍府書
堂尋出府拜長史尋丁外艱畢改吉府前後啓侃侃

諸學法祖進賢遠奸章凡數上其遠猷大猷靡如
也既而以母老故七上疏始允歸與母居三年而母
卒百凡用情其鄉人曰有子矣林居數年簡約如初
陳方伯希白公齊年屢致之莫致卒懇致之公至數
日言不交利方伯色動竟歛衽而將之退嘖嘖然鄉
飲賓席李郡尊抑之難其人專書請之力公固讓尋
遣官抵陽山之廬問焉篤諸弟念其遠也為營六壙
以厝之大其祠堂賓位可百宋踣而元科第下衰三
百年破陽山之荒斷非偶然也配陳氏封孺人清泚
孝謹庭以內事理而人安焉合葬晉江石室山之原
清源宋獻

公樂丘也銘曰

振古豪傑海內文章一世之短萬世之長爰有其配
載錫之光彼崇者封室山之陽

樂平尹南溪張先生墓誌銘 明李源

南溪春秋雄偉起於粵山晉水之間聲光殷殷摩臺
遐邇讀三傳者多師之門人如浯溪輩登金高步賞
音錚錚真若河之有委其淵源可窺矣南溪者張公
文應字廷鳳唐季先世自光州河南人也宋季有二
十四郎公居晉江之龜水時有泉張之號以別清溪
仙蓬諸派也曾大父保觀大父弼有隱望焉父俊

公始遷泉城南偏登瀛里母貞懿太孺人潘氏南
溪九歲喪父喪如禮獨與母居坦齋以有子望之遺
命貞懿無以貧廢學奉以周旋一燈分光書聲杼聲
共之事貞懿之日長欽欽終日或歸自學宮未暇出
一語急趨母所伺顏色方慰貞懿九十一歲也補郡
子弟員師事若林誠齋者數輩春秋匪專門學憲常
公賦劉公炳提調李公哲張公濂每按歲按季動容
南溪春秋其深乎閩丁卯科果擢春秋第二人刻文
式天下居則曰道而吾以何必使相好官也上春官
得溫瑞安教諭不辭焉學規曰文質競爽不徇時好
清源宋獻

青衿風之有母在念其遠也嘆曰白雲回首幾千里

紅葉驚人又一秋迎之與居竹筍江魚舞菰水以盡
歡風青衿者益遠矣溫人曰有孝有德惟直惟寬得
師哉職八年擢饒樂平令其去溫也青衿于于走百
里遮留度不可退立石大書何書乎紀學也學有數
樂平兵燹仍仍民艱日甚南溪慮慎惻怛煦煦衣哺
之不曲事以速名不厚刑以立威脩邑志復社倉祠
烈女平鉛山之變宸濠稱亂執戈勤王師後其政於
饒也如此可謂粉飾文貌薄文學一書生哉故總憲
孫姚江旌之曰一廉激俗六事孔脩而王陽明公

廣華宴獎賞有加焉當道方蒸蒸入言而母老終養去矣其去饒也黎民于于走百里遮留度不可退立石大書何書乎紀政也政有惠又曰嘉靖改元修武宗實錄二任皆入宦蹟別饒七年百姓累糧赴闕陳保此其情天也論世於南溪不一書而足挈其大者如此配孺人黃氏相家百勤南溪無內顧憂南溪詔子多古義至諄諄也謂子連燈火不可以不文辭銘曰

丰神猶在人豈非肅肅西旌悲已遠萱親九十長依依鴻鴈之民集且歸叩闕留君君拂衣多士剌石從清源文獻

古稀譬彼長江浩無涯鳳毛載振丹山威嗚呼我歌

兮歌正馳起看落日生光輝

明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紫峯陳先

生墓誌銘

明張岳

正德丁丑天下士群試於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脩襄持一卷語總考大學士靳公以為造詣精深出舉業谿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為反覆數遍曰信然必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為此然竟以程式格之置次本經比折號乃虛齋門下高第弟子紫峯陳先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

諸考官皆伏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奮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理學者必曰陳紫峯云羅禍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戶部雲南司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大臣有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署擬議用人必念及先生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虛齋先生以深微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十百人能得其言語者有矣未必得其精微或能并精微之意傳之者清源文獻

其反躬踐履又未必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其能悉合於義無媿師門者蓋鮮矣先生資稟明邁

閉門獨學不苟同於人時輩未甚識也虛齋一見其文字以為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辭焉

遂以師禮事虛齋其為學先得大者宏濶流轉初若不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一經專門

之士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也始入仕郎署刑戶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穀非其所

長先生莊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戶部嘗督船稅

淮安嚴水關啓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獲不由開

集 332—674

旁染往來者悉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
若微欲有所干撓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不虧而多
取贏餘以為功吾不忍為也其人愧屈考功居閑無
事益得肆力於學問學者造門請業日踵至淺深高
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得也會上 兩宮徽

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慰吾母矣於是
乞終養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問即
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中靜觀天地萬物消息
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或適然
發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其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墓

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談叙風俗
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往自在脫灑超乎
浮濫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交藹然
可親愈久而愈不可厭其出處大節及為人如此虛
齋既歿所謂無媿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歸養若干
年太夫人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執喪如禮後
十一年先生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為太息
有司為祀於學宮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待於外
則官資之久近崇卑事為大小俱不足言余獨記其
督稅一事者見儒者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而為親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墓

進而有為於世其事功可勝述哉所著有四書
錄說文集若干傳于學者先生字思獻紫峯其號
先居晉江青陽山元延祐間始祖若濟碧溪始遷涇
江曾祖保祖福考體成三世皆有隱德至先生貴乃
贈考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吳氏封太安
人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年
六十九配王氏封安人鄉進士一懼先生宣妹一懼
亦虔齋高第弟子子男三長敦履次敦良次敦豫敦
履以公遺命將以戊申冬十月某日祔葬于秀林山
承德公兆西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同年進士先生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墓

銘

文

集

332

675

告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余不能自決俄
南巡事譁余繫杖瀕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墓

銘

文

集

332

675

非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一卧廿年衆望方殷
天不憖哲遽爾乘雲涇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
千古來今體魄所藏山曰秀林父母在茲式慰孝心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墓

銘

文

集

332

675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明王慎中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墓

銘

文

集

332

675

壬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
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墓

銘

文

集

332

675

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
必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
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
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群而訥之夫使身達其責
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
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齊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
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
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
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
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為戶部主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
平防範謹勾稽諄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
高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
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
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
不得延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
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
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
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
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

紳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指慎據樹車
然必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
死也 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
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
其言且益多必不為小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
圍患至禍及必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
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
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
女三人以兄元正之子日暹為後上疏逮杖之日為
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
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仕不久其年不
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動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
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
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
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
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
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
市之里實蓋山之麓穿墻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
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
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

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舉其一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耶銘曰

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死耶亦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之好脩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名此

林沙溪公墓誌銘

明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論事之肯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合慝耻為辨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

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遺民有指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久之為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為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莽行宜褒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為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為壽論林御史范輅被逮

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顛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爲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勾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携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爲好珍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開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休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索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爲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爲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一康彊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教孝謹不惰侈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佐公爲學與入仕能以勸資其敏以儉養其廉始終

一於敬順無諱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婦孺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爲之娶而接其室其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遂不近勝侍所以致其恩也公善飲酒不爲嗜味而常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爲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人畏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踈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媿人雖卽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嘉靖庚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塋喪三月而葬禮也公子弘宇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謹其禮而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勿以我葬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仕日淺其志不犬見於施爲又以過廢惟化服于鄉其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必得予之文而後葬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葬獨論其善鄉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爲仁者尤深切而諱復焉銘曰

其爲玉矣以繼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爲美而斲者反是之指既不克薦積而藏之乃終以

其爲玉矣以繼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爲美而斲者反是之指既不克薦積而藏之乃終以

王者謀薦則斷而藏則全亮不為彼而為此

吏科給事中荀江史公墓誌銘

明梁懷仁

荀江史先生將即封子昌言狀請誌懷仁弗文以師
生無辭義受而誌之誌曰先生生有異光諱于光字
申裕居荀江因自號焉父鈍庵公貧且老先生事之
歟沒致喪如古少好讀書屏殖累清厲成儒癸酉舉
鄉不就計偕曰仕不及親奚以棘為丁丑登第

上方遴儲相材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為文章有
聲未幾疏疾歸歸五年起授吏科給事中尋又疾歸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歸四年起先生官居十年退居者九家居喪甚未嘗

私有司形且癯不廢書卷嘗受徒劇刮書義戶外履

滿居必謝真即寂暑晝樹寒夜燈有得處便欣然忘

食所著易解正蒙解四書解若干卷修郡誌有古史

遺風文不求工能使賢愚得意士人宗焉先生居諫

垣僅二年五疏凱切動京師嘗代同官纂脩中不駁

二字丙戌 上簡命同試天下士多獲雋異既授

院復委以業務先生必身之勞瘁成疾漬甚却醫沒

之日朝之縉紳慟計至泉之士大夫慟鄉人識不識

者聞之慟張先生岳扶其喪而歸嗚呼先生遽如是

而已耶親不顧其存妻子不享其獲生也官不澤其

才死也不及罵其子終焉為善者懼矣誰謂善人天

何鄉先生渙儲周于而宗著旌善義疏君子謂先生

之遺也先生生成化八月八日卒嘉靖七月七日享

年四十有七子三昌言昌紀昌述女一墓在三十二

都獅山之原嗚呼古者壽考德先生不壽其身而壽

其後之名匪銘也奚壽乎先生銘曰

誰之富矣而克終譽誰之壽矣而不速朽原憲匪貧

注畸匪殤達人觀化孰短孰長有游景止有高仰止

先生之壽青山終始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明通奉大夫湖廣右布政使史公墓誌銘

明黃光昇

公諱朝宜字直之別號方齋始祖諱禡者自寧波入

閩居晉江之平易里歷傳至仕傳以孝行著詔旌其

門復推子盛貴貴之為戶部郎中仕傳生臨臨生時

泰時泰生宏珂世稱厚德君子宏珂公別號淳菴娶

吳氏以正德甲戌十月六日生方齋公卜者言當為

聖世高蹈名儒非徒功名富貴士也長補郡庠弟子

員領鄉薦登進士第歷官湖廣右布政使乞致政歸

萬曆辛巳三月十有二日卒于家公配薛氏先公卒

安三十三都雲臺赤崎山之原時厓右壙為公
壽茲卜癸未年十月二十有三日將奉公柩合葬
家子繼倫率其弟繼伊繼偕等恭奉其升父永州守
禮齋朝富公所為狀泣而再拜於葵峰想明子黃光
并氏銘之余盤辟謝今文人崇詰屈聲牙余效嘖宋
語曷足以頌公德業雖然秉彛之好胡容終默公嘗
自言少受業於其伯父商厓公日講四書周易不襲
時師皮膚說務根極聖賢垂訓本旨翌日荅而未悉
必使反而更思索之復未悉者責之既悉方與續講
後章自是循循孜孜愈久愈覺意味深長真有不知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四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公讀書之法然也公既樂得
書意味遂以身膺而服之自綱常倫理之大以至謁
見取受一事一物之微苟有畔於聖賢垂訓義理間
然不使少加於其身也公弱冠即以儒士應試補郡
庠弟子員士慕公屢試皆高等也競學步其舉子業
公曰是筌蹄耳君等遜志聖賢義理意見既克詞自
足以達之抑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道德功業職分重
矣奚區區舉業效習為也嘉靖丁酉秋公與弟禮齋
公赴秋闈同登鄉榜然至四上春官阨於數奇公守
聖賢禮義之訓久而彌堅竟不徇俗尚為干有司治

穀殖計也已酉淳菴公患瘡卧床公躬理藥餌時湯
粥扶持起居者五餘月至目不交睫歿而哀且毀執
喪必如禮制遂卜宅兆雲臺之麓且與禮齋公廬墓
讀書者三年不知有世事也壬子冬復偕禮齋上春
官癸丑春同第進士公拜淮安山陽令山陽當南北
水陸之衝冠帶之倫往來絡繹往時卑者緊致阿奉
亢者第極意於其顯且要者餘悉慢置而留滯之公
率性省約品無高下施無隆殺惟應得水陸夫馬隨
至隨與故行客悉以便利為忻而里甲歲節供餽何
啻幾千百計也山陽民貧地瘠賦稅本額重而積歲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四

難辦復繁於是民多流移地益荒蕪當路督計嚴急
催徵艱甚公以帑藏備賑飢之蓄遣糴於江南湖北
間招賑其流移者而代輸其所逋負蓋存活淮民莫
可計其數也是時倭奴入寇瀟湘浙直淮揚海門之
間公防守封疆保定居民遭值少司空趙文華氏怙
時相寵得請如浙直禱海神退賊所至勞費不貲既
誣殺提督尚書經巡撫都御史天寵復假監督浙直
諸軍事威陵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業賂保命奚啻百
萬計乃過淮時公惟祗應夫皂諸役餽廩常供不至
緩時而已趙怒以為慢已既則知其為苦節吏也置

之南計出納繁劇公以廉稱上意權主計事淮民攀
號遮泣問母吳氏恙因便道省覲奉侍左右甫半月
遂丁吳母憂時附身附棺躬致誠信禮齋公令永康
奔無遺憾者皆公孝感攸致也服闕還朝補主比戶
部事大司徒掌邦計九邊列藩奏請題覆劇矣而皆
以屬于公諸叅度機宜擬議方畧近適一時之便遠
垂百年之守司徒以上無弗當宸衷者於是考最承
恩考妣室氏皆奉寵贈瓊崖遠在海外外守臣相繼率
以賄敗 聖天子方懷南顧憂司銓者遊公以行
或慮盜泉非所以為飲也公誦吳隱詩對之至則悉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四
掃歷年珍奇之取撫安積剥疲憊之民崇風教以正
醜淫之俗肅官箴以剔貪殘之吏凡生熟黎蠻五指
岐夷罔弗率俾蓋公夙稟恬淡中不自亂素位正已
絕無阿緣故其清風披拂仁澤浸灌如此 聖天
子嘉樂之即拜公東廣按察副使治兵海南公申布
恩信內固岐黎歸附之心更新威令外革將吏玩愒
之弊海洋積寇李茂吳平之屬聞風東邁於是湖廣
商販烏艚橫江往復滄溟之際無復剽掠之患公之
功被百粵如此東吳兩浙遭倭奴殘破之餘民弊於
征調供億方望廉仁安集之浙西嘉湖田則輕重參

錯賦役復繁且急尤費經綸 上乃命公叅政浙
藩分守浙西三郡公罷不急之費止無名之徵鋤總
書飛洒扣隱之蠹掃庶厲煎銷鉛炭之焚田賦畫一
耕解鼓舞咸誦東粵山海盜劇而諸道捕兵率與盜
通村居良民家稍給者兵盜合謀佯首罔誣於是民
冤盜摧厲氣充塞而吏其土者復大率為富家計盡
吏與盜交相為雷將方與無東粵矣尋以公總東粵
憲惟公正本清源素為粵人所信服故不怒而威捕
兵飲劇盜伏平反大小獄而行無冤民澄清嶺東西
海南北吏而粵無焚瘴遇入覲期祗以嶺海總憲職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四
述諸 聖天子命天官卿總內憲者大計之以公
為列省卓異於是元輔張江陵氏欲收士望以固己
寵也屬司銓者擢公為楚藩右轄公曰士各行所志
耳毅然履任公親江陵規局槩以刑名慘刻斷國家
元氣道不同也尋呈撫臺為請歸休撫臺曰公家雖
貧而楚帑所掌握也惟時時致慰懃意即當交代余
矣公退曰是盜國營私非吾所能也復以休請于撫
臺則復曰渠借重公也來歲大比只為再拔一令公
子即六卿之長惟公所欲耳公退曰是欺君枉法非
吾所能也迺自馳使特疏再疏司銓者覆請得旨

籍調理且云病瘥之日撫按具奏起用公歸而治小
書室於其陋巷之東仍讀書其中時與禮齋公廬居
雲臺先塋側以山林泉石為樂有司當道之門足跡
未嘗及也時八閩撫臺楚黃州人公自楚轄東歸且
以理學相雅重或勸公時致通問可籍薦復起宜若
可為也公曰則如勿止止而後仕且援焉非夫矣易
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欲予以羞自承乎竟無隻
字往復晉尹梁原沙氏公守瓊郡憲海南時門生也
梁時時效恭公第公誦宛丘默示箴意惟以清慎勤
三事諄諄期之而已竟無一語及身世事即渠有致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五十一
私厚意但纔覺其顏色遂以他辭域之竟不可得以
私抵也蓋公清貞之節道義之守終始不易如此信
乎盛世高蹈名儒非徒功名富貴士也公享年六十
有八子男凡七繼儒繼倫繼倬繼伊繼偕繼佃繼任
銘曰
公讀書精研悟入兮程伯淳之沉潛也公聞道反躬
實踐兮張子厚之果毅也事雙親死生義備兮包拯
杜羔之孝也宰百里貌瘦項彊兮宓子董令之操也
陽春有脚而炎海咸熙兮杜詩之守南陽張詠之鎮
成都也三吳別處而百粵洗冤兮李襲譽之巡守江

南周茂叔之提刑廣東也藐權門曳不入兮謝捷輝
詎所屑由見幾而作兮泰然與洛江晉水同流龔勝
而漢梅福之遠安漢公也嗚呼世規穴金若抱榛棘
公獨空匱陶然以適世擁鳴珂泐忍嚙公獨伉直
不阿以隨上下聖賢兮詩書協其比鄰朝夕弟兄兮
山水卷其天真歸封表兮千禩宜子孫兮振振
故考后泉公墓誌 明莊用賓
賓聞之神旺之胃百世之後必復其本吾宗自古山
公而上世系殆不可攷以吾父后泉公驗之似戰國
莊周之裔也莊周以生為夢以死為樂以富貴為累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五十二
以貧賤為適儒者每詆莊周夫豈能知莊周莊周孔
子異法而同達也后泉公之言曰吾在人世久不過
六七十耳耳六七十之年身營營汲汲惟日不足母
乃自以生為桎梏或有身後之譏聞而笑曰人身後
能有知乎無知而厚而薄而永而永不永奚用顧念甚
矣吾父之似莊周也居而不蓄一錢時有所得輒費
之吹笙彈箏略不為後日毫髮計留妻子告不足怡
如也才高而敏以不能繩墨規矩遂棄不復業性喜
張弛自便將冠帶束縛之公相弗屑也賓以浙江罷
歸賓甚憂吾父父反憂賓而常以言寬譬賓賓常笑

其情矣非吾父則賓幾不能生以賓視吾父識量大
小深淺可知也以嘉靖某年月日終病亟之時妻子
環床而泣父無幾微色顧少子至撫其腹曰用晦用
晦吾母再強之言張目視之而已死生亦大矣妻子
之際人不能為情吾父之於莊周得無根本之乎吾
宗若系莊周似不誣也父生於成化某年月日距卒
之年享壽六十四子男三長用虛年三十五而夭無
嗣次用賓又次用晦卜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塋
公黃山之麓隔居宅半里許左十餘丈為長男用虛
穴禮宜有銘世俗諛墓之文非所以待吾父也擬實
書之父志也賓之罪也

刑部郎中莊仁山先生墓誌銘

明丁自申

吾泉有君子曰莊仁山先生諱士元君聘其字也先
生官不踰五品壽止五十而得稱為先生也何先生
嘗同考天下會試士士之為先生取者無不以先生
事之矣歿而有司狀其行誼以祀於鄉又合於古者
鄉先生歿而祭於社之禮則亦從而先生之於稱號
宜也先生生晉江青陽里自童年端重不煩父師教
詔而言動盡有繩檢閑戶下帷窮探玩索庶幾深潛

淵粹之學識者謂為莊家顏回蓋深器之居至肆筆
成章滾滾萬言神思天授又足多者年十六補郡弟
子員十九應試補廩時督學憲臣皆名公若臨海金
公貴亭婺源潘公清晉溪江公以達先後校士俱褒
然居右選今所梓文論猶為士人傳誦不廢以嘉靖
癸卯領鄉薦癸丑試春官編脩胡公杰得其文以白
太學士徐公亟加稱賞洎揭榜置名第二雖歐公之
知子瞻不是過也時方試館職先生以濡跡權門為
耻竟不入選授知廣德州士論稱屈先生為州原本
經術飾吏而政尚簡靜不擾輕徭省訟吏戢民安每
於農隙料丁壯以繕城池保障完固譏察嚴密時師
尚詔寇中州渡河而南州恃以無恐尤興學勸禮垂
意作人廣德自前守歐陽南野公而後州人以先生
並稱焉孝豐吳吏部稱其仁愛清約於蒞任十年之
餘吳公隣郡乃久而猶稱之可知其非阿譽已二年
上考道中聞轉比部員外郎赴官值己未會試擬
入簾先生以文學為柄考者所知雖同考於官階在
後而所得士林君奇材魁易經人服其識鑒焉通所
舉二十四士而泉士若詹君彬王君徽猷黃君襄陽
陽君模與林君九五人前此未有也非先生懸衡焉

公有以服士心其能免於物議乎給事吳公時來抗
章劾嚴閣老逮詔獄先生時為問官將議全貸吳曰
非所以相愛也得免死幸矣改擬謫戍當閣怒甚持
奏四日不下然畏公議不果駁吳公得棲遲嶺外旋
復柄用者先生曲全之力為多已而轉本部郎中曹
銓預有江西督學之注會當慮囚先生得命東廣行
抵家已有足疾固稽簡書尤敬刑獄披閱招移凡死
中求生者若干人用是勞勩疾轉劇卒於高之化州
竟止艾年而不獲稍壽以需大用命也夫先生豐願
廣穎有壽相又寬弘簡默近於仁者仁山乃其自號
清源文獻
要其質與行誠足當之仁者壽仁者必有後而於仁
山皆反是天道果不可知也莊氏之居青陽徙自永
春世有達者為泉中士族最盛九傳至翠山公某其
大父也翠山公舉弘治甲子兩為清縣令人以純德
目之生封大夫公某其父也母林氏教諭準之女先
生生某卒某配某後二年卒累舉子弗育以弟士利
之子維續為後女三人某某其壻也士利以大夫公
之命卽維續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奉先生暨宜人之
柩合葬某都古陵山之原謂必得信筆以掩諸幽使
後於余念昔承乏留曹先生往來白下獲相過從終

知廣德之政而士利垂涕出袖中一帙乃其從兄金
憲方塘公用賓之狀遂據而為之銘銘曰

宜其兄壽河清難俟豈其必俾誰昌厥緒吁嗟先生
弗壽與子俎豆蠻宮衣鉢髦士雖嗇于身猶幸有此

明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見洲尤公暨贈孺人

林氏墓誌銘
明陳道基

隆慶辛未余友尤君應復馳書狀至姑蘇其言曰不
孝孤歲辛丑喪先妣孺人林壬子喪先考主事公日
月逾邁未得吉卜以寧吾親寢食不遑茲擬以來歲
之吉附于霞美山王父母之幽宅而葬焉君幸志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墓誌

余以通家之誼舊德之思不敢不文辭公諱麒字國
禎別號見洲少有大志篤行力學初授業易槐虛先
生之門槐虛為蔡虛齋先生高弟戊子督學吳公仕
閔其文大加獎異是秋領鄉薦累上春官不第丁未
始就選為山東武城縣尹武城壤地褊小民貧而當
孔道流移轉徙幾不可為邑公至問民疾苦條罷不
經之費與民休息有巨猾商鳳鳴以其武斷之才為
鄉人患縣官莫敢誰何公捕置之法一時善弱賴以
保全邑有兄弟相訟壯年罹行獄至白首猶不能決
公出之于庭諭以天性及身故所屬族戚事兄弟感

過為之聞于當道釋之王少宰之僕于紀害人為公所執彼其雲烟既張機排自廣眾共危公矣巡撫草亭彭公傳廉治狀首叙武城君賢群咻不入清譽益昭蓋公履貞養定已既有得人亦信之如此查盤諸州縣獄多平反每事性存大體不務苛細與今所稱能吏善逢迎上官意追呼逮繁使人破家亡命者跡所為心鵠鳳不侔矣夏津恩縣故城等邑咸有長吏在焉時常繇諸民群赴當道請委武城君以往公審編差役各得其所當道深喜以為得人即諸邑長亦莫不心服者武城舊患水利不通民多失業恩縣與清源文獻
卷之六
事不
武城接壤流桐鄰堅公相度便宜力加疏築流澤及於恩民三年考績撫巡二院交章保留天部上其狀得進階為文林郎追贈父如其官母妻俱為孺人辛亥公以治行優異行取北上圖書數篋選授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赴官至都門一疾弗起嗟呼命矣方公之去武城也士民請配祀東昌守芹山陳公及南都計至武城士民群聚一室旦夕哭奠公之恩澤入人之深見於去思苑哀也又豈今人所能有哉余兩過其邑寔見聞而知之云公天性孝友事父母順志家數教訓父母如其父母視從弟如其弟撫異母弟

嫁婦娶如其子惇倫厚族人無間言鄉評士論共譽之賢哉公矣孺人安溪名族恭順勤性與公一故其行足以成之凡公事父母處井父母弟妹德美可稱皆孺人所贊也公生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卒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孺人生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卒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三十七子某其號夫公位不過郎官而行義明志為望萬夫其名則崇壽不過五十而三年遺愛人有甘棠之思其身則永詒其子孫無厚積而清白可延式穀以似其祚則昌公之所恃以不朽者較諸世人之所得不既多乎銘
清源文獻
卷之六
事不
曰
荷與見洲學行鮮傳出宰武邑姬美子將歸葬先隴正于首丘高山仰止我思悠悠
明南京工部尚書東湖吳公墓誌銘
明林希元
南京工部尚書東湖吳公既葬其子太學生藩狀來以銘請予辱公知銘予責也公諱廷舉字獻臣東湖別號也其先嘉魚人國初徙戎居梧數傳至某生英俊英無子俊子三公其長也母黃氏公以父命為伯氏後幼雋穎稍長為諸生幾冠擢鄉科舉成化丁未

進士試政夏官即疏地方民情四事宰順德政先教
化脩學校頒四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奈何公立
執之凡諸興革罔不以時舉寺鐙傳其有寵三府欲
為營家廟公以病民弗聽船司倚充貢市葛于縣舊
晉倚辦於民公以非地產婉却之獨市二葛以應七
載遷成都倅治劇發奸官無滯政賢聲益藉以憂去
服除改倅松江上時政二疏清遠盜獮人不能平以
馬司馬文升劉中丞大夏薦進愈憲備兵嶺南討十
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兼理屯磁振頽剔蠹政為一新
逆瑾專恣令天下府庫盡需京師復有偏求使至諸

清源文獻

卷之六

李

司承風恐後公既却其求復疏留其財於軍門理怒
未有以罪也進參議岷府遣查市藥物于諸路所過
橫驛公發其私瑾積怒命總鎮伺公公復劾總鎮二
十餘事遂交構之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以枉道
過家罪焉重枷暴之必處以死越旬垂斃以主事宿
忠孺諸人營救乃解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歸農瑾誅
以滇南憲副起公姚源峒賊乘噏作難進參政往治
之公以誠信撫諭不服乃議征勦往還弗戒因為賊
得臨以兵不動賦詩自若賊異而歸之公賄誘賊黨
令反戈遂掃其穴置萬年縣賊功成進廣東右轄立

船貢獻市易法人便守之又定均平省驛廛民四
以舒嶺西徭徭煽亂命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畧方南
兼官異典也尋陞都御史賑濟湖南民不阻饑辰州
土官讎殺積年不解公解平之肅靖吏政進公兵部
侍郎上疏自劾以干宰輔居五日調南京工部侍郎
徵寧池太安慶饑改戶部侍郎兼倉都御史往賑之
遂轉副都御史撫治南畿恤凶歉均糧運鋤強惡植
弱善剷除宿弊彰脩禮教凡諸稱貸債利額外供用
一切病民之事罷不踰時民鼓舞稱便陞南京工部
尚書時年六十有四公謂所親曰余年耆耄平生精

清源文獻

卷之六

李

力鼓舞倦矣退休此其時也連上三疏遂歸歸即作
後計手書遺訓授其子居二年以嘉靖丁亥三月既
望終于正寢囊無長物襄事惟艱總制姚公助之始
允就窆御史署以聞 上憫之賜葬祭公面若老
嫗神采炯然容儀不甚脩飭中甚辨才畧雄偉居常
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人眩莫措已獨迎刃而解易
易爾居官不為苟祿必盡乃心垂惠澤於民故宦撤
所至咸俎豆焉非但賊功之在清遠姚源爾也嘗學
不倦案牘之暇填籍不去手在順德常與白沙陳公
甫性求議論本朝大儒若薛河東胡餘干獨酷信其

嘗表章其遺言人有一善舍已從之弗悵弗嫉士有
時名者企慕如恐不及一見或當意輒委臂腹至人
人有不善則纖髮不能容外斥弗至惟所悅者
而所惡者衆故特以刺窄短於人衣無重錦食無重
肉客至以數味款洽不爲歎其作縣也還往會城不
勢多從惟以一隸負行囊自隨每至人必知爲吳知
縣也其奉身清苦類如此中丞劉公時參藩政獨重
之見必款之齋舍與談論知其必爲遠器每屬意焉
天下事罔弗置慮非特職分已也夜坐深思每燃燭
達曙遇倦并衣就枕或思索有得亟起書之凡有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本

本

聞必建白時政得失必參議間或被撓弗恨弗阻事
有定見斷必行之雖死生禍福得喪無恤也非其義
雖小弗受既老猶不易介永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
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爲壽堅却之及聞公歿裹糧赴
吊其恩信感於夷狄又如此書再過目輒不忘爲文
隨意所到亦合程度詩有白沙風教蓋得於陶鎔云
建東湖書院積古書數萬卷所著奏疏幾卷詩文幾
卷有西巡類稿行于世生於天順壬午月日得年六
十有九先娶馮氏生藩繼娶梁氏無出側室氏生女
未字馮梁俱封夫人藩以公蔭入太學墓在梧東界

首山子其向中爲公藏右馮氏虛左以待梁公之寢
丁亥之冬月日也家窶三年弗能具禮 上有恩

典乃以償負予官至廣始相成之憶公氣節稜稜若
烈日秋霜獨行自信不苟同於俗志在朝廷與天下
不恤其私故劇虎牙落虎穴生死變于前而不懼筮
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口客于朝人被其衣食
若半天下歸無以潤其身與妻子他諸功業且未論
其大節固已卓然萬夫之表矣世之持雌黃之舌者
洗垢索瘢於公或有訾議惡足掩其大者哉銘曰
鬱鬱蒼梧實生豪傑貌也不揚人則卓絕屢抗權奸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本

剛風烈烈屢平寇亂勲庸揭揭宦轍所經甘棠弗折
百年操履冰清王素仁覆蒼生身謫迺拙千載幾人
爲公擊節界首之岡允爲公穴公其已矣令名不滅
明副總兵寒松鄧公暨淑人李氏墓誌銘

明史朝宜

公諱城字藩國別號寒松其先延沙縣人始祖從
高皇帝取天下有功封滁州衛百戶歷二世調泉衛
諸牒相傳雲臺鄧侯之裔也將軍甲子登武闈解元
不第襲父爵以功授中軍指揮陞廣東僉書時兵把
總通泰叅將累官提督狼山總兵將軍狀貌魁傑犀

虎形有古將帥畧事母孝謹家貧力學喜賓客所
著有詩集數卷法二王書問悟筆意少事王參政遷
嚴公講學方伯薛南塘曰燕山公暨余兄弟相從筆
研既長就明經試嘆曰吾固將種也不北逐胡南蹂
越此舉何之發吾志哉因習弓馬韜畧與都督俞虎
江公定勿頸交泉昇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山海寇至
輒股慄將軍奉檄捕寇于時晉江同安賴之歲乙卯
倭奴大寇浙直間都督俞虛江與巡撫王公畫曰今
寇據疆場陷城邑壞村鎮勢且益劇非文武兼資之
帥不濟其須吾友鄧君乎王公馳書幣至其廬遂偕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使者倍道赴軍門浙東西士民皆人人喜既領兵與
賊大戰于徐公山普陀蓮花洋羊山陽戈橋之間斬
首三千餘級自是鄧將軍威聲懋著矣松江柘林寇
擁衆且巨萬總督公患之將軍曰寇不可玩城當決
死戰遂將兵前驅身冒矢石士卒無不感奮者大戰
平望江涇自辰至酉大破之餘賊出屯六金壩又擊
破之北賊渡河遁俟其半濟鼓譟衝擊又連大破之
是時陸寇蕩平將軍慮寇間發具有區畫已而海寇
果卒至皆墮將軍計中倭寇相戒無敢犯鄧黑虎將
軍也撫臣列其功朝議以狼山重鎮非總兵重臣不

奇制曰俞其以通泰參將鄧城總其師將軍新府朝
命方上疏議置舟師適倭寇百船突至將軍舟師不
滿四十攻沉倭船無數賊焚舟登岸復陸戰盡殺於
白蒲如阜間人咸稱東南奇功云會當事者方恣威
福每陞總帥者謝不贊將軍以恩權出朝廷命弗為
謝竟被逮下獄將軍既下獄作數百詩以自傷悼賴
世宗仁聖獲免落職從雲中總督李公以卒千人破
達虜萬餘衆是時興化府陷撫臣以將軍為請尋惟
聞遊擊將軍至則設水艦多間謀扼其歸路賊之不
能奔舟夜遁南塘公得一鼓而盡殲之者皆將軍之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功也然將軍自是勞瘁竟不起將軍慷慨多大畧用
兵能先登摧敵以少擊衆更善犄角勢不為行陣至
性簡易折節下士以故士爭輸策于將軍爰成大名
配淑人李氏有婦德將軍念太淑人孤居孝養備至
惟淑人體之將軍折節讀書攻辛茹苦惟淑人成之
當將軍貴宦祿養不入淑人無北門室人之適當將
軍畏憂死生隔淵淑人有草蟲夫人之貞淑人歿將
軍不再娶是以知將軍之有賢配也將軍生某年月
日年五十六淑人生某年月日年四十六丈夫子三
人銓鍾鍾葬晉江三十六都桃花山之原銘曰

烟其目瞽其腹厚鼻燕頤見者伏不知者以為執弓矢立殿前之虎臣而知之者以為敦詩書說禮樂之卻穀今其後昆或以武奮或以文摧其將紀雲臺勒燕然以世其家抑將抽金匱石室之藏以華其國耶嗟寒松與洲人永斯域

謝氏二世合葬墓誌銘

明史朝宜

友人謝君九思與余論及先世之行事輒扼腕流涕曰孤不幸生四歲而喪母五歲而喪父吾父不幸生七歲而喪大母十一歲而喪大父凡今不肖之身所危苦艱難百死而僅存者以有繼大母蔡氏也蔡氏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墓誌

七

之貞心善勞世所知也而吾父吾祖所以陰貽默積以相我后人者世未知也非惟人不知之雖孤亦不能知也孤為子孫而不能辨其先人之狀貌則亦已矣而微音懿行茫不能舉其畧是孤貽耻於先人也痛其若之何無何則又持其所為表四叙一為譜以示余頃就再拜曰孤為此益內訪之宗親外詢之姻戚而旁及於素所來往檢之故篋而單紙隻字可以想見彷彿者皆意念之所及而薦也譬之抱烏號以求色澤存昌歎以追嗒好猶足以表所亡之萬一今生者已死死者已朽願子為誌其墓嗚呼余觀死生

謝世所代有惟死而有傳謂之不朽今君之時世荒悅而措其意於悲哀戚嗟之感聲詞凄戚而省其傳於青忽毫芒之內君之為此可謂孝也已按謝氏自潮州守教齋公以治行聲最食其後嗣傳至于今五世皆以廉潔敦厚世其家聲而默軒公瞻抱一公宗又加以文雅顯名庠校期於立身揚名有大志而傷于天二氏佐之婉婉貞順無間於內外而相繼以淪者其孤九思所以流涕瞻瞻而欲為辭以表之也以九思君之刻意如是是必能榮親亢宗以成先志而顯其為仁人之報無疑矣然向微蔡氏則二公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墓誌

七

雖有孝而不得以屬其終其孤雖賢而不能以有其始則是再世興衰之命係於栢舟一線之存亡而今日九思所以竭情盡慎以追其迺祖迺父者正蔡氏盡節於謝氏之初心而亦九思所以光昭蔡母之職分也斯義也子將以表之於世使家人不幸而遭際凶之戚則貞姬慈孫更相為職而後生者死者俱可以無憾也銘曰

惟默軒有志而不享于先惟抱一繼志而亦不永其年二世之荷惟蔡氏是肩蔡氏之德惟宗孫是延川有源兮木有頤二世五坎兮速綿綿蕪辭兮表其門

壙誌

弟賢良方正溫允恭壙誌

明溫良

溫恭字允恭予之弟也溫之先太原人徙遷河南又遷清源今為清源人曾祖諱宗文樂善好施鄉稱善士祖諱彥道以能詩名有梅窓雋永集父諱天德有德有學孝行孔昭母唐氏允恭性資剛介敏而好學十四歲我父見背十八歲而冠動止敦朴如老成人時予以舉子業自累乃俾允恭授學於相崖先生陳微仲而能薦志以窮經傳探子史朝夕勤厲手不釋卷習為詩文先生嘗許其有古人意善作楷行書深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李

得晉人筆法能鼓琴知其音律平生所為詩文皆有遺藁歲丁卯予領鄉薦計偕來京師允恭居家躬養老母具甘旨問起居子職謹既而見知閩憲僉事孫公振望辟為社學師設帳於郡城中和堂而能嚴矩度為子弟矜式郡人詣京師者莫不稱道其美予自喜其得賢弟以代養也居亡何詔徵賢良方正之士郡守胡公志和以允恭充薦方伯石公琬試其才藝如所薦以名聞于朝允恭將上道忽違疾僅彌月齋志以沒景泰癸酉正月初十也距生年三十又三歲取張氏名妙泉年二十七未有子而先一月沒

明年月日合葬于郡郊東行五里許皇山之下從弟寬適以書聞於余余愴然哀慟成疾皇皇如失左右手顧欲一臨其喪但為官家所羈嗚呼吾家不幸遭此凶釁一何酷耶我父早世同胞所出惟二人允恭茲焉又棄我而去俾我號咷不立將奚冀以恃我母痛念何日而舍耶嗚呼哀哉吾弟賢而不得其祿仁而不得其壽孝而無其後天果可謫哉然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可也今我弟之生有益於時死可還藏諸壙中庶少慰我哀感之情云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李

明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學泉梁君壙誌

明蔡克廉

君諱懷仁字宅之別號學泉晉江人曾祖隆太學生祖武榮父黼皆秀才高等未仕而卒母莊氏君生有異質敏慧絕群週歲識字三歲誦書四歲善草書吟詩至子史經傳無不能讀時翁然稱曰神童子九歲而孤十六而貢禮部二十登進士奉命賜歸娶娶陳氏初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在任三月死年一十三君無同堂伯叔之親有弟三人懷義懷禮懷智懷先君數年卒君之卒也懷義秀才文聲籍籍起庶

以繼君而不幸又卒義之卒也懷智亦且馳聲賢序不媿伯仲之間而又卒嗟乎哉君於是無兄弟而黷公無子矣君又無子一女許聘莊僉憲用賓之子某其諸兄弟未有一息嗟哉隆公武榮公亦且無後矣方君之少也有神童之稱則閩中人士竒之其登名禮部有才子之譽則天下人士望之其生也人愛其才視其文章翰墨如璵璠結綠世所希觀片言隻字必爭取珍藏之雖兒童走卒無不識姓名者其死也人惜其壽也自臺省部寺九卿百執事以及遠方州郡之吏莫不嗟咨痛悼謂天之無意於斯文也而咸

購以金帛輓之歌章以扶其喪始武榮公黼公相繼
 淪喪人謂積善而不食報既甚悲之然猶冀冥冥之
 意於學泉君之身既而舉進士立朝方稍稍謂天道
 之可以知而詎意其更不可知如今日也君之族屬
 單隻義未有可立之後者而君死且有年不忍久無
 所歸廉則與莊君用賓謀以嘉靖癸卯年月日葬君
 本邑碧湖山之原予自十歲時與君為文字之友後
 同年舉進士並請歸娶君為南吏部主事時病且亟
 余適以主事改南相見八日而君不起寔殮君君之
 旅櫬歸鄉未能葬者十二年予適以不孝在制葬

之餘則又葬君交游蹤跡之巧生死契誼之深其中
各有以相之不偶然也所愧力薄於君後事多所未
能未敢自附巨卿死友之義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尚
俟族屬有人倫序應繼為君立嗣以綿宗祧豈忍終
絕也其在司封所著有國朝功臣年表三冊讀史口
抄數十篇詩文數百首余已次第收拾將付梓以傳
諸世至如德學行義之詳則當請之當世能言君子
詳之銘志以闡幽光日月有期譔輯未就姑次其世
系生卒刻石而納諸幽嗟哉予何忍記吾君哉

神道碑

宋守尚書兵部侍郎少保諸葛公神道碑

、并键

宋傅伯成

淳熙十六年春孝宗皇帝既勸于勤將以神器授于聖子顧瞻廷臣求可在侍從為異日宰輔之儲者兵部侍郎諸葛公時以工部郎中言事稱旨上喜頷謂公曰卿人材磊落議論正直當為國家立事即日擢起居舍人實光宗皇帝受禪前二日也繇是登嗣掖貳夏官且將大用矣而遽以不起疾聞上臨朝震悼對宰執稱惜者久之士大夫皆謂兩官之眷如是而公姿容重厚審於是非之辨持守堅正其學又足以

徽慮遠使天假之年必將為輔佐名臣不幸不克
究其功業此則有命也已公諱廷瑞字麟之世系出
自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丞相武鄉侯亮之後也十八
傳至高祖諱安節河南鄧州南陽人任福建轉運判
卒于官曾祖諱卯弗能歸遷籍于泉之武榮祖諱升
隱居不仕父諱季文以行誼文學聞于時家貧授徒
以養嘗著六經諸子解有益後學樂道人善如已有
之人知其必有後矣以公登朝累贈至朝奉大夫公
其長子也少穎悟博覽經史百家之言為文下筆不
能休鄉校推重焉擢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潭龍
溪尉邑多盜公待下有恩出輒獲以賞改承奉即知
建寧府崇安縣事俗強橫號難治歲少不登輒剽掠
四起公在任踰年水又踰年火民多饑貧境有相拒
欲為盜者公告于郡及部使者出斗斛緡錢賑業之
且示以首惡必誅之令邑竟以無事邑人感公惠祠
而祝之丞相王文定公時守郡與轉運使者具以政
績聞有旨堂審差主管官告院官省改通判明州未
赴丁外艱服除通判池州倖權與守迫儒者避事強
者侵官公一以至誠行之有不可即委曲開曉即以
治理秩滿知惠終今可行擇而行之又言國朝以經

術詩賦取士比年在前列者率經生乞選還主文官
兼用經義詩賦廢人才各效所長上意甚悅未幾宰
執因擬即官上曰如諸葛廷瑞亦可除即宰相以郡
守不久對上曰雖不久畢竟曾作州朕前日見其人
物議論可嘉遂除工部員外郎陞即中金人遣使賀
正已差館伴使尋改命公蓋親擇也竣事入對公引
賈誼有流涕之書魏徵有漸不克終之戒文帝太宗
不害為明主今朝廷清明百度惟正然而敵國未亡
水旱時有不免上勤聖慮因言講武備擇將帥備蓄
積及知人聽言等數事又言邀駕訴事非實省部給
清源文獻
告稽緩之弊上從容顧問俱可其奏蓋公容止詳整
敷奏明暢其言不為詭激又皆可行一再奏事被知
已深此其所以進也既任柱史光宗嗣位金人有大
喪命公使弔祭以使事與其副偕辭公奏前者高宗
升遐虜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堂帖下又只云
備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其強欲以其
國之禮加我當豫討論中節則使臣可以死守上云
天下事惟理所在卿等過界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
越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鞋為言公云皇帝新即位
開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不為

不厚一事一物皆討論而後行凡平喪但弔者更衣
饌從何與方爭時虜使聲色俱厲公徐折以禮語逐
塞及抵汴至丞其爭如初公不為動泊入燕關則三
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謂中國有人動不失禮
威不可屈既致命虜以例勸燕公語以弔哀而來勸
侑非禮也不受虜加愧焉使回入見上獎諭曰卿所
處悉皆善善公稱謝時臺中久缺侍御史宰相取旨
除人上曰如諸葛廷瑞端正靖重可居此官宰相以
親嫌對命寢未幾無權吏部侍郎進起居即上疏言
兩淮藩離不固法禁不嚴措置民兵規畫屯田關防

清源文獻

卷之八

七

銅錢過界皆未見成效臣以為經理兩淮他無長策
惟委任得人必有能辦乞詔侍從臺諫於文武臣中
各舉所知可為沿邊監司郡守一二人以待選用又
乞令凡任人條具禁銅錢出海利害及乞將提舉市
舶官依守臣例上殿廢可詢其材能事付三省施行
道詔左右史帶脩新舊起居注公以記述繁浩遂懇
辭侍右無職紹熙元年三月無權中書舍人未幾宰
執進擬權侍即者二人御札付三省併命公為真公
在後省不久侍事雖微涉於啓倖門者皆請罷之為
語與實溫厚人以為得王言之體公夫人聶氏故相

國陳正獻公夫人女弟也留衛公方當軸其子亦娶
聶氏女公以時相有連不宜在封駁地故累抗章求
避丞相亦乞徙公上曰諸葛廷瑞老成端重不必改
易以此親戚人誰無之再辭上親批特免迴避辭不
已改除權兵部侍郎公上疏言陛下登大寶以至于
今宵衣旰食日與大臣圖事天下固已知聖德之高
明而所謂聖功之光大則猶未有所興起先正司馬
光在仁宗朝獻五規其二曰惜時臣亦願以愛日為
陛下獻又言貴戚用事未有不害于家凶于國漢唐
以來歷歷可鑒真宗時如駙馬都尉李遵育閨門之
怨雖有才望未免貶竄仁宗時後宮親如張堯佐寵
任或過群臣亦交章論之陛下臨御肺腑之戚未嘗
假以事權行事或冒典憲必加竄責除授或違公論
隨即寢罷臣願推廣之俾各保其爵祿無高危滿溢
之虞則宗社幸甚公列侍從僅歲餘所上章奏上每
嘉納未及大用紹熙改元十月己丑以喘疾卧家疾
革謝事遂以朝請大夫守權兵部侍郎致仕卒享年
六十有二卹典贈大中大夫官其子二人賻璣金帛
賻其喪喪歸道經崇安父老挽輅車而哭者以千數
曰此吾邑故宰諸葛公也相率為浮屠法事以追報

之亦可見公之治民獲其心已後公以子升翰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聶夫人治家有法度清脩勤儉好內典後公三月亦卒享年五十有六封碩人累贈安慶郡夫人三年九月甲午諸孤奉公與夫人之喪合葬于南安縣楊梅山之原從治命也子男四人直清為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禮未仕而歿應祥故文林郎廣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潤痼疾不仕女三人長適承務郎陳惟慶次適將仕郎傅伯拱後公歿次學浮屠氏孫男玠珽瑋瑑琳珽珂皆業儒琳早世珽今為迪功郎新福州古田西尉孫女五人承事郎顏慶老脩職郎新吉安太和縣簿陳挺進士黃仁甫其壻也二人祝髮為尼曾孫男女八人皆幼既葬三十有五年其子直清始以公行實來諗曰先君先夫人早棄諸孤歲月既遠而墓隧之碑未立今先君所與善無復存者獨公有一日之故敢以為請伯成年老病侵舊所聞見廢忘十已八九猶記淳熙癸卯秋先公屬疾且革公來別命引公卧內執手謂公抱負如此必即為時用善自愛且以幼弟為屬蓋公已許仲女歸之矣比公入西掖首以伯成姓名應衆代之今猶念先好辱出門下今幸未死何敢以忘

惟公端莊而樂易寬博而沈確正不矯俗和不諂隨聲色玩好澹然無營平居簡默言若不出諸口至商榷古今是非燭然不可移奪嗜書無不讀所為文法度森嚴一出於正居家時間與鄉之名人過從詩賦和賡酬至數往返見者服其工天性孝友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稱人之善惟恐不及所薦引多有聞于後歷事兩朝無指其瑕者論議之文和緩不迫然切於事情皆時務所急中興三宗稽古好儒緝熙之學群臣萬望清光講筵進故事幾於具文公獨以近臣獻替為職朝廷闕失可以疏諫然救於已然不若先事啓迪故光宗踐祚初首授中庸知仁勇與司馬溫公仁明武之說以進且曰三者非行之以久終之以不倦則有時而虧有時而損而怯矣光宗英明果斷近習斂手獨潛即舊僚有因干政黜于外者公懼其將復入則援李絳吐突承璀事以進曰君子難進小人難退憲宗任杜黃裳而蜀平任裴度而淮西平可謂知人善任使迨於李絳承璀迺迭為出入平使承璀獲志皇甫鎛程昇皆由以進致陳盛業有國者當以為鑒其疏言張堯佐李遵育事為貴戚之戒亦猶是也人皆以為難光宗顧公厚每欲處公要官

公輒引親嫌辭留衛公亦數為公言而光宗欲大用之其不至於丞弼可不謂之命與公未病前數日書勉其子曰臣子之道莫大忠孝忠孝苟虧雖有他長皆不足稱亦可以見公心之所存矣伯成既受知公之卒雖久行實所載猶可考其證故特刪其繁補其所缺而系之以銘銘曰

士抱所學委質事君或遇或否匪我而人亦既有合詢謀考言不究其用匪人而天公以儒奮厥聞四馳振羽將翔甫逝于遠孝皇勸勳將異大位敷求端良以昇聖嗣公在周行敷奏造膝義則不讐言必可績

清源文獻

卷之八

墓表

帝曰汝嘉勿遠伊邇記注螭頭職是右史光皇御極始初清明聖父有訓疇敢弗承抗擅承命載筆納忠禮折天驕謏東帝秉近臣盡規有闕必諫婉或近諛直或疑訕近諛匪正疑訕徇名優游懇款言迺必行尺璧至寶運城莫鬻一指其瑕隨簡于櫝公祀三紀粹潔夷易靡激靡說不磷不緇棟將隆矣誰則折之鼎將寶矣誰則缺之匪人之為天寶奪之武榮之西山川逶迤化相從謨謀著龜佑爾孫仍福其永綏

墓表

贈承事郎監察御史詹君墓表

明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閤者伏馬前諫不可為回轡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洵洵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眾又欲往大臣有為鎮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邇京師祖宗時常臨幸上一出即洵洵如是徒搖人心

不如無往眾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賊已成以重賄賂左右嬖近盛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

賂左右嬖近盛

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

甲卒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雷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寺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褫繼上

疏者衣冠械鐐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

上愈怒褫繼上

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詹君敬之與馬敬之為人開爽磊落長身美鬚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慷慨激昂明切如冊青其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眾

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為之痛悼初 上頻歲巡幸
無諫者而南巡即群伏闕死諫頗為感動故自敬之
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勅
戚重臣往鞠之濠遂發兵反 上震怒召大臣議
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
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四方莫知乘輿所
在訛言相煽搖其為變豈可遽弭哉今 上即位
首詔贈敬之與同死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
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
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太學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
清源文獻 卷之十
六十年 社宗 列聖優假成就始終正德間
權姦繼起用事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列名或獨諍
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最後變起宗藩連結左右
變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公舍一死以諫人心蓋
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譬若敬之死謂非繫天
下安危成敗非也敬之死時年四十四其再從叔父
瀚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幸不死為經紀其喪主
事君今為浙江左布政而敬之所錄嗣子曰貞亦授
南京光祿寺署丞謂余與敬之同官又同事知其狀
最詳以墓道之表見屬于余嗚呼敬之平生為人故

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敬之止於
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
故特為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明大理寺評事贈太常丞石峰林君墓表

明張岳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 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

危疑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

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繼上 上愈怒

群梓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

屬三人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

清源文獻 卷之十 七十九
項械手足梟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

數行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為大理寺評事質夫

長余十歲稟素壘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

入棘署也越四月壬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

下質夫兩臂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

昇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

卧養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枕流

涕累日是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

乃攜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為

人忠孝沉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

嘉靖孝友恭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

於人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清脩雅飭為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懾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非止世所謂善人也黃後峯伯固於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為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如也今天子即位贈質夫太常寺

丞遣官諭祭錄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陞署正逢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冬余撫江西逢春由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同質夫時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人死者十一人自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者惟余強顏苟祿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萬物各以其生質受之為變不齊然莫非天之道也於天乎奚有欣戚質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且慰九原之志云質夫名公黼別號石峰死時年四十四墓在長樂縣某鄉之原配某氏子一即逢春嘉靖甲辰小至日書

張毅齋先生墓表

明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閑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掩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祀塞權瑞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

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
周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
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
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
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
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
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為
順群執羈縻御街廢奉車駕還都轡鈴不爽節審鞠
無脫者而國勢尊卑曾靡障碑成壘之藎蓋國之大
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
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
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遠諫廢卜之怨且快
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
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
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霍之詬公獨踐必死
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適以求全嗚呼
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
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為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
之講纂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
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矣

而一意於國死而不代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憐其期
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
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
其始從公之族孫鄖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欷歔慨
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余嘗好觀國朝故事竊
窺英廟實錄載危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
事烈而其名掩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
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
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公出
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
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
奎始歛衣冠而塋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
齒髮骷髏化為朔陽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
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
奕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絮莊
而常遨遊於鄖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
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藁窆施石而孤兔穴
室牧豎樵子頑憤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而睨
草木以為薪樵之資胡以嚴佳烈而象幽光寧獨其

數孫子之惑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廬
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翬木蔭
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阨石泐之患
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
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城又
當絕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
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其
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
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
不為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
清源文獻

墓碣

明宣義郎湖廣按察司經歷府君墓碣

明張岳

嗚呼經歷府君之塋於是百二十餘年歲月滋遠碑
表未立不肖大懼先人威美遂至失墜無以示法後
世顧府君官階於舍式得立碣墓前敢敬題其碣上

之額而繫其下方田府君諱祖字彥宗以字行系出
唐始興文獻公弟殿中監之後唐末有崇紀者始入
閩其子潤字清溪為王氏漳州刺史居錦田後遷延
壽里香山下代有聞人至府君大父性祐公仕元為
鄉信校尉泉州翼百戶生考景壽公以至正丙申五
月十日生府君府君生十三歲而祖考相繼淪喪無
旁宗族獨奉母孺人筑筑以居是時國兵初定閩中
改元洪武法令嚴覈絕吏之法尤峻悍役者邀府
君斬右大指以白紵府君疑之入白孺人孺人不可
語府君盡去之法可避指斬不可復續府君遂避去
未幾斬指事覺詔逮捕成遠犯者告言張某始與某
輩約如此并逮府君久之不能得也會天變肆赦事
解府君乃歸鄉井自昭信公沒張氏益衰府君一去
室中空無人至繫馬檻牛毀斗桶以為薪者府君歸
默然也念非力學無以樹門戶於是折節讀書業儒
者事建議者謂吏非有恒產故不自愛而輕犯法令
民田八頃以上家擇子若孫一人為吏詔可或言府
君家有田八頃者縣檄府君府君執卷奮曰吾而吏
邪麾其檄弗受縣言於按察使者以其檄來府君往
國弗受如縣使者熟視之曰君我輩中人也母辱於

縣選拔以去積年勞注選吏部得番守知事出為湖
之安吉丞清勤自持秩滿考功閱功簿命丞得滿九
年無過者若干人以最轉湖廣按察司經歷行至吳
橋縣卒旁惟一子扶喪歸時未樂已亥四月十日也
嘗聞父老言 國初吏於官者遠或數月近一月
率拏繫以去家人夜中聞疾驅聲輒相顧驚愕見舉
火以為兵吏至也各鳥獸散不止府君更憲其夜中
從數騎歸未至里許家人遙見煙光大驚傍徨出走
府君入門徐呼之乃稍稍至喜極而悲相顧垂泣孟
不肖嘗見鄉人墾蔬園下有頽基破甃問之曰噫其
人故宅也昔吏也又見鄉人配丁從戎徵發及孺穉
問之曰噫某人子孫也吏而我也斬指而我而噫彼
其多行不義禍其身而餘殃及子孫耶抑無以致之
悉遭其時然也府君非其時耶能以功名終再振厥
家以至今日而卒異於彼者必有以也府君嘗恨業
儒弗遂而心獨不能已仕宦所至必親友其賢士大
夫講究磨勵故其行事根於義理者最多顧名位弗
融澤未究於生人世罕有知之者其辛勤一生以
育覆庇我子孫者又以遠遠而將忘之夫世之知不
知府君無與爾也若子孫而或忘父祖之艱難既

亦幸峒蠻不相逢我愧古人化未必義和鞭馭急
沉冥冥四野各相失征夫一步一躊躇茅底蟪蛄
唧唧忽聞遠遠有人聲交口連呼方我即問村遠近
都無言生怕村徠來呵責再三溫慰遣之行不擾何
妨宿半昔村中引到已三更昏昏索睡無床簣童僕
饋我我不飡藉地措躬聊偃息村中無巷亦無門有
牛幾頭馬幾匹須臾渡濤一時傾但把衣衫來掩鼻
粵西之道噫吁戲詰旦長途又涉陟此心於我却無
尤素乎夷狄行夷狄

清源文獻十二卷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明何炯編炯晉江人官靖江縣教諭是集成於萬
厯丁酉皆錄其郡人之詩文前列爵里一卷首曰
寓賢凡僑寓於泉者自唐秦系至元王翰十二人
次曰邇賢乃其身未家於是而子孫載族以徙者
爲宋李昭玘傳堯俞二人次曰孕賢則誕生其地
及其父祖爲泉人者爲宋王曾韓琦明邱濬三人
次曰郡賢薦紳則自唐歐陽詹至明周訓二百五
人藩王則宋陳洪進一人武弁則明俞大猷鄧城
二人爵里疑誤者宋段全等五人布衣唐王穀等
二十六人閨秀三人釋子三人女冠一人羽士二
人凡詩賦雜文悉加甄錄蒐採頗廣然如王曾邱
濬皆終身未至其地而亦援以爲重未免失於限
斷也